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八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三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

天池草重編二十六卷

〔明〕王弘誨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池草二十六卷》提要

大秩宗尊師王公集序

昔人論文以氣爲主顧所以養其氣者有適矣出處無愧則氣隨在而不撓以是發於文金晶玉潤傾動一時譬之三秀之芝窮山頹壞不得而湮沒者亦理之固然古今一揆也吾師忠銘王公弱冠起嶺表以淵博淹貫溫厚爾雅之才

一旦居帷幄之地作爲篇章明光温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名公巨人之行蹟忠臣貞女之嫩節遠而雉裳鵷林之重譯

已不欲得一言以爲重蓋文章之用極於是矣年未五十來爲南秩宗忠言讜論不以去葦殺而息如請開講慎詔令有疏禁奢靡宮

言官有疏請召對停傳奉有疏至冊立豫教率南九卿疏且四五上蓋不得請不止也南都佳山水暇輒同通儒名卿覽觀江山

擧杯相屬酒酣耳熱泚筆爲詩賦究轉淒切萬口傳誦此與典冊而施朝廷絃歌而薦宗廟其用異矣而未甚相遠迨請老而

歸去清華繁富之地歷小徂水湮之險去國登樓之感夫孰能無之乃公涵養彌邃而結撰爾工大抵安時處順超然物表不矜不

挫不誣不懟讀之令人遺榮利寘得喪如覩東郭順子而悠然意消何其盛也

公雖繇

禁廷登八座而世有未盡其

才之嘆當是時巧者方睽顧回隱求市於世公獨白首一節不少委蛇以苟登用其見定矣以故盡言於遠外之日有智士之所不

肯爲乞身於強健之年有勇者之所不能決以彼小有才而氣不足以馭之即幸躋柄地然得不償失榮不盖愧當洮額咋舌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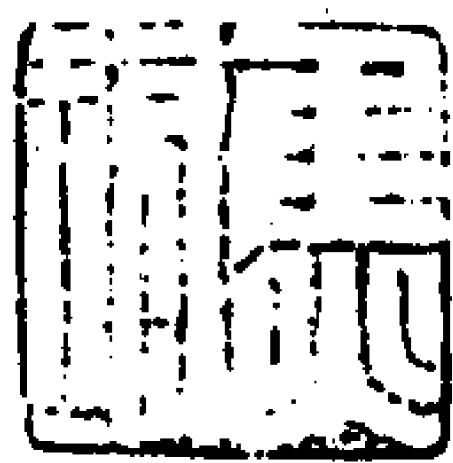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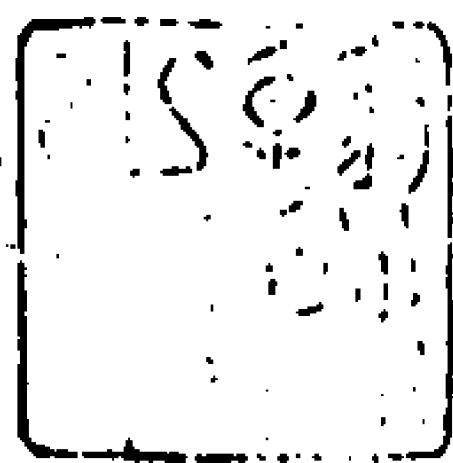
睽乃欲以言語文字追公
之逸駕胡可得哉嗣公子
簡之世兄囊公之文至自
萬里命余曰願予敘之余
於諸生當公國士之遇而
未有以報也輒述其所感
而歸之識者當知爲時惜
不爲公嘆也

旹

歲次乙卯仲春吉旦

天池草　序　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纂修
玉牒
日講官瑯琊門人焦竑澹
園甫頓首百拜撰

天池草　序　七

重刻大宗伯王忠銘先生文集序

嘗聞著書立說非爲邀名則知古人敷奏廟庭與夫吟咏泉石間者悉本情性所發而

其人學問之淺深德業之醇疵無不於此而畢見是以尚論君子頌其詩讀其書又必以知人爲貴良有以也曩余分符建水正慮天涯絶[illegible][illegible]

獻不足備觀有客揖余而言曰瓊南名勝山川迥異中州其間登臨舒嘯弔古興懷鍾靈著秀詎孤陋之足虞余曰此不過騷人遊客使節逐臣

所爲何補於用客曰今天下士大夫以及學士家誰不知有文莊先生爲海甸風化主子注矣愼毋謂遐陬僻壤遂可置遺篇而不問余曰唯唯

而是果得文莊瓊臺會稿出
經入史明體達用至今不僅
為騷壇生色再見滇南詩選
知海瓊子為奇甸仙才又閱
備忌集稾蓋垂忠介公更優

文學此數子者不獨煩表彰
羣抑亦為古今來所不易及
者已他如瓊山則有鄭螢溪
臨高則有王汝學文昌則有
韓克彰若唐景夔鍾筠溪[illegible]

其吮毫濡墨咸克摛詞挨藻
肢僅存一二斷簡其人之情
性與學問德業又安能深知
而熟悉哉惟我定邑
大宗伯忠銘王先生作之於

前傳之於後滿笈充緗百有
餘年一日厥孫諱懋曾字沂
元甫遊庠序輒持一帖乞余
刪訂之余曰此傳世之文非
汝學所可得而更改也且屬以

序余咏之再詠之恍然如有所得其皇皇韓柳歐蘇之遺乎而何其大雅不群一至此也夫吐艷争香可以悦目以之舒情多悖探奇搜異于以感聽以之論理則深玩先生之文見其觸境題咏則有登高作賦遇物能名之才也見其奏疏獻納則遠宗唐虞三代之盛近攷秦漢唐宋之規

之見其綺交贈答則上不失周召和平之化下不傷李杜雄渾之矩也錦心繡口抗雅揚風平日得於頴異者固深且運際熙隆歷金馬上玉堂讀中秘書學問更多淵源當時潤色皇猷贊勷聖化已為一代文章而不止為一代文章也其人之情性德業亦無不於此而畢見此所充所以

重壽諸棗葢欲傳其情性學
問之德業俾子〻孫〻有所
矜而式之也昔人云祖宗
嘉言懿行子孫當寶之傳之
此其得之矣余不敏敢序

公哉特以得仕是邦與重湘
元之敬祖勉為序

旹
康熙九年庚戌仲春穀旦
文林郎知定安縣事五狼[illegible]

學楊天授西紹甫拜首撰

明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忠銘王

先生天池草序

嶺表人文自李唐張曲江而後代肴名賢至明季尤盛余童時即知瓊海有忠銘王先生為一代文章山斗與丘文莊海忠介齊名者葢吾瑯琊焦淡園太史紘出先生之門文章一脈遡流而知其源也不期余令者承乏建江獲與先生賢冑覲一日從先生曾孫沂元甫諱懋曾者乞先生天池草讀之至請朝講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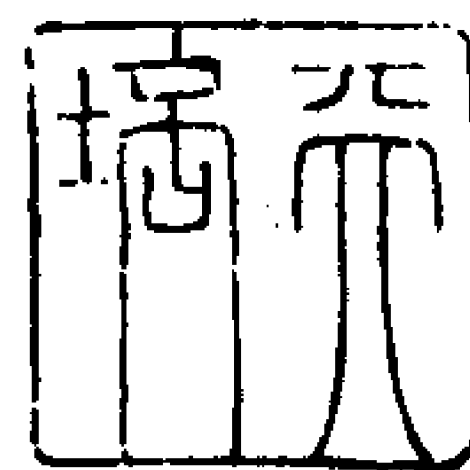
詔令宥言官乞召對停傳奉以及請建儲豫敎不得請不止忠讜剴切絶無激烈要名之語皆不朽文字令人三復不能置至於即景留題出風入雅卓爾不群人方之蘇軾洵非虚語夫以先生之才之忠處之政地躋有明於三代之盛也何難而使之盛年乞休止乎南秩宗之秩寧不為隆萬時惜雖然昔夫子不用於時乃著書立言以垂訓萬世先生之蘊不得盡展於狀季歸創書院以淑後

人豈非後先揆一乎頎令沂元父予家學淵源克紹書香他日若裔若梓馳驅
皇路以竟先生未竟之業於熙朝殆取諸左券耳余不敏不敢為先生詩文序然太史公曰胥志之士必附青雲之客而後能馥施後世有以哉故不揣鄙陋弁一言以附於不朽云

旹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冬下浣穀旦承德郎知定安縣事古莱姜植天培甫頓首拜敘

姜植

天培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

忠銘王先生傳

南京禮部尚書王公弘誨瓊州定安人也學者稱忠銘先生公生而異光滿室五歲好弄楮墨從塾師遊過於目卽誦於口凝神專一刺經之外未嘗見物而羣籍徧通經史九歲就童子試出語驚人主司異之勸令俯就陶養十三

游庠辛酉弱冠舉省闈第一人計偕上金陵會贈公自燕回卧病遽奉以歸贈公卒力襄大事甲子春除服六月畢姻第乙丑進士選讀中秘書是年冬海忠介以直諫忤旨自分無生理屬公後事比廷杖下詔獄公晨夕詣獄勞問傅瘡視藥調護甚有恩忠介得不死會外舅送其夫人之

京至金陵卒公聞請告同夫
人護外舅喪歸庚午授翰林
檢討充
實錄纂修官丁外艱夫人憂三年苫
塊蔬食服闋起補丁丑會試

房考實錄成晉編修
賚金幣時江陵當國專恣私其
子鼎甲不第發喪公作火樹
篇寄寓譏焉歌云九衢車
馬紛馳忙紫貂坐擁金罍熱

祇羨風前雪作花寧嗟月後
花如雪從來花雪自秊年謾
將春雪關花妍君不見天邊
日出簷邊雨變幻冰山自古
憐江陵聞而啣之會趙吳兩

翰林疏論江陵搆禍公為救
解江陵愈怒思以螫之京省
主考講筵諸鉅選皆不與故
事官詞林十年例得坊局公
在館十四年始轉司業十八

季江陵敗乃晉春坊諭德其
生平骯髒大節蓋可覩矣癸
未陞南監祭酒申明監規嚴
督課程觀聽一新晉南吏部
侍郎改禮部右侍郎

會典副總裁兼
經筵講官改本部左侍郎
會典成加
太子賓客充日講三品滿考詹
子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已

丑會試副考與大學士許文
穆品藻精核黜詭異復爾雅
文體爲之還醇七月陞南禮
部尚書時大宗伯丁鄴公於
資當序補當事者意有所屬

乃先出公於南而後補北公
若弗聞也修舉職事意中所
欲劾用章疏發之禁風俗奢
靡則疏申明禮制停止傳奉
則疏愼內降

詔旨至於請豫教請建儲請
召對請朝講諸所建明凜然古
大臣風節辛卯再疏告休得
旨回籍甲午再起會齎
萬壽表往返勞瘁遂決歸志復

兩疏乞休得
旨致仕給與應得
誥命廕子入監蕃異數云既歸
屏迹城市俸餘散宗黨窮交
蚤輸縣官租稅爲閭里倡建

宗祠儲義租講行鄉約刱起
書院務在化人成俗誘進後
學從瓊郡生童渡海應督學
試時有覆溺公疏請海南道
憲臣兼領學事其禍遂絕士

子相與建祠尸祝之其爲德
於鄉皆此類也生平孝友敦
篤折節謙讓未嘗言人過至
其守道守官坊表峻整於權
要人無所屈撰文章爾雅醇

厚自成其家詩歌品格在大
曆以上所著尚友堂集南溟
奇甸吳越遊記來鶴軒集居
鄉約言天池草等書卒之日
士民哀之爲之罷市

贈太子少保祭葬如例論公品
詣砥行孤立與人交無私昵
而人莫能名其介宅心平恕
休休有容讓人之能掩人之
過而人莫能名其大位在宗
伯怡然散地未嘗營權要
求覓一日之用而人莫能名
其高斯亦庶幾古之博大眞
人哉蓋未易測量者也

旹

天啓四季歲次甲子仲春上
浣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大理寺少
卿前南京太常寺少卿廣西
監察御史端溪門人區大倫

頓首拜撰

少保王先生傳

誥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進贈南京禮部
尚書梅厓王公暨配淑人進夫人陳
氏誥命

制曰儒者佐王經國昭憲令于萬年仁人
積善起家垂休光于再世爰念發祥之自

聿殞追顯之恩爾壽官王祿乃太子賓客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誨之
祖父躬行節俠稟性淸方逃名自託于計
然軌谷允侔乎陳實詒謀自祖三槐開植
德之祥纏武有孫駟馬應高門之兆是用
贈爾爲通議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龍章丕耀于重泉駿
業光昭于奕世
制曰國家建萬年之策有典則以貽子孫
人臣膺再世之恩用絲昇以洽祖妣盍似
續之原有自而綵綸之寵宜申爾陳氏乃
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王弘誨之祖母吉叶鳳鳴芳垂燕譽居
然生子爲王家賓貢之英篤爾聞孫貳宗
伯文昌之秩似此紬書之績允爲酉硯之
徵茲特贈爾爲淑人介福茂隆于王母餘
休永庇乎來昆
誥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加贈通
議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進贈南京禮部尚書
龍泉王公暨配太孺人誥贈宜人淑
人進夫人莫氏誥命
制曰儒臣載筆鴻猷增黼黻之光賢父遺
經燕翼衍箕裘之緒肆酬庸而錫命宜晉

秩以疏榮爾累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王允升乃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弘誨之父行爲模楷學貫
典墳雖常充貢于公車未及登名于仕籍
一經垂訓竟成華國之文章六典就繙遺
迎傳家之學術茲特加贈爾通議大夫太

子賓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延
式穀以彌昌耀熙蕃而永懌

制曰東觀編摩資鴻裁于名碩北堂啟佑
溯燕翼于先慈罔極難酬重申有命爾累
封太宜人莫氏乃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弘誨之母沼沚揚

芬山河比德乃占我夢預知祚胤之昌載
之瑋益懋杼機之訓廸成哲嗣貳秩宗
生嘗荷于珈封沒宜隆乎鼎祀茲特加
爾為淑人尚歆儀渥之恩式慰劬勞之

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王弘誨并妻周氏誥命

制曰朕茂簡鴻儒重修大典惟治神人而
贊邦禮南宮之職務方殷乃闡經制以定
王章東觀之編摩適就宜加褒寵用荅勤
勞爾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王弘誨學識淵宏器資醇篤蜚英

翰苑咸推華國之文司業辟雍克稱育才
之職晉官寮而掌南院領胄監以贊賢銓
乃貳秩宗仍兼翰學典禮著寅清之譽紬
書綜述作之勞嗟副墨之浩煩管列史曹
而分緝迄汗青之就簡能襄綸閣以總裁
既奏成書庸頒寵賚爰晉儲賓之秩載申

綸綍之褒茲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班資善而護青宮預備元良之羽
翼貳文昌而聯玉署益贊左右之論思行
將弼亮乎天工豈特勒成乎帝典欽哉
制曰王盡制而聖盡倫允藉鴻儒之述作
男正外而女正內式資燕婉之匡襄道既

相成禮宜偕貴爾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弘誨妻累封宜人
周氏毓貞望族儷美儒英治內而閑有家
相夫不懈于位委蛇羔素知蠶織之辛勤
夙夜駿奔精雞鳴之儆戒柬覲啟三長之
懋中閨懋四德之成是用封爾為淑人祗
膺綸綍之華益謹衿鞶之訓

皇明諭祭葬文

維

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臧爾勸堵維垣

分巡海南提學副使戴熺

諭祭原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并妻

大人周氏曰惟卿性資愨恪操履端

平文風既著于朝堂經笥夙稱于嶺

表早升坪對游歷冰銜講筵之啟沃

良多太學之風規更著班聯亞旅位

正文昌夙夜惟寅公清攸譽豈料海

濵之稅駕遽乘箕尾以遊仙天不憖

遺良深悼惜特頒

諭祭遂爾室家靈爽有知尚其克享

維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臧爾勸堵維垣

分巡海南提學副使戴熺

諭塟原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并妻

封夫人周氏曰惟卿三朝碩士一代

偉人早登玉笥之班遂操石渠之函

擅三長之令譽游六館之芳規自謝

人寰俄驚窀穸同頒中體用慰窆

卷之一

外制

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誥命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誥命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申時行誥命

冊文

擬冊立中宮詔　擬封妃冊文

謚議

上大行皇帝謚議

表箋

擬詔翰林諸臣更日入直江起居應制謝表

擬命婦賀皇后箋

殿箴

擬無逸殿箴

卷之二

奏疏

請建儲公疏　請建儲公第二疏

請朝講公疏　請召對豫教疏

慎重詔令疏　乞釐威備宥疏

擬改海南兵備道為提學道疏

禮部題禁風俗奢靡事宜疏

考察自陳疏　乞休第四疏

致仕謝恩陳言疏

議征剿黎寇并圖善後事宜疏

卷之三

序

贈冢宰立峰孫公應召序

送大司空陳公之任序

送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潘公赴召序

贈少司徒中陽舒公晉南大司空序

贈少宰山泉周公應召還朝序

送宮諭葵日陸公典試還朝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記

卷之十八

行狀

卷之十九

神道碑

卷之二十

墓誌

卷之二十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十二

七言古詩

題節俠奇遊送馬惟遲太學還金陵
采蓮曲

卷之二十三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聯句

回紋詩

卷之二十五
七言律詩

萬曆十七年己丑科

正總裁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國

副總裁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王弘誨

賜進士及第第一甲三名

焦竑 山東日照縣

吳道南 江西崇仁縣

陶望齡 浙江會稽縣

賜進士出身第二甲六十七名

董其昌 南京華亭縣

張世才 南京山陽縣

蔡懋賢 福建同安縣

唐傚純 南京武進縣

王志遠 福建漳浦縣

吳正志 南京宜興縣

徐彥登 浙江德清縣

黃如金 浙江海寧縣

葉茂才 南京無錫縣

王謙 浙江烏程縣

沈儆炌 浙江歸安縣

蔡獻臣 福建同安縣

何湛之 南京無錫縣

郭日烜 福建同安縣

楊維嶽 浙江餘姚縣

殷廷樞 南京華亭縣

柯鳳翔 福建同安縣

張鳴鶚 浙江錢塘縣

陳所蘊 南京上海縣

郭光復 北京固安縣

許維新 山東唐邑縣

喬徹 河南寧陵縣

李成章 江西南昌縣

李景元 北京大名縣

王士騏 南京太倉州

蔡果 福建漳浦縣

顧際明 浙江嘉善縣

宋廷訓 山東靖海衛

黃功懋 福建閩縣

莊天合 湖廣長沙衛

朱世節 南京崑山縣

劉應鈳 江西安福縣

趙文煒 浙江常山縣

陸夢履 南京崑山縣

馮有經 浙江慈谿縣

王金星 河南洛陽縣

史起欽 浙江鄞縣

包見捷 南京宣城縣

黃輝 四川南充縣

黃杰 河南息縣

趙邦柱 湖廣咸寧縣

張三聘 山西蒲州縣

常裕 山東臨朐縣

陳鵠 浙江山陰縣

劉毅 浙江山陰縣

周繼昌 南京無錫縣

劉曰寧 江西南昌縣

顏宇坪 湖廣應山縣

劉廣業 河南洛陽縣

饒景暉 江西進賢縣

郝名宦 陝西清澗縣

陳九韶 浙江平湖縣

王禹聲 南京長洲縣

李有實 山東王縣

賈維鑰 山西臨汾縣
蔣 杰 南京吳江縣
張納陛 南京宜興縣
洪文衡 南 京歙縣
曾偉芳 福建惠安縣
賀聖瑞 河南獲嘉縣
郭士吉 北京南宮縣

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七十七名

衛 勳 南京常熟縣

[illegible] 琳 浙江會稽縣
朱鳳翔 浙江長興縣
諸葛表 福建晉江縣
陸彥章 南京華亭縣
吳鴻功 山東萊蕪縣
逯中立 山東聊城縣
夏子陽 江西玉山縣
周懋相 江西安福縣
龍文明 江西永新縣

陳忠愛 湖廣崇陽縣
盛 翺 河南永城縣
陳良材 江西高安縣
朱思明 南京丹徒縣
蔡宗明 浙江黃巖縣
錢養廉 浙江仁和縣
徐觀瀾 山西澤州

朱國楨 浙江烏程縣
陳 鏷 浙江餘姚縣
王 孝 南京吳江縣
常守信 河南磁州
黃一龍 福建龍溪縣
潘守正 南京宜興縣
方太鎮 南京桐城縣
畢三才 江西貴溪所
萬建崑 江西

燕光泰 山東濮州
程 紹 山東掖縣
林堯俞 福建莆田縣
李恒春 湖廣荆門州
趙拱極 山東章丘縣
袁志高 河南商城縣
張居敬 浙江歸安縣
陳基虞 福建同安縣
沈鳴雷 湖廣臨湘縣

張 瑆 山東曹州
儲昌祚 南京宜興縣
祝世祿 江西德化縣
蔣孟育 福建同安縣
楊述中 四川富順縣
黃流芳 廣東博羅縣
孫羽侯 江西進賢縣
鄧 鍊 福建泉州衛
何爾健 山東曹州

李叔春 南京上海縣
姜志禮 南京丹陽縣
劉 湯 河南商城縣
吾 翺 江西高安縣
章堯相 浙江新城縣
陳世恩 河南夏邑縣
戴士衡 福建莆田縣
楊士鴻 山東平原縣
葉永盛 南京涇縣

鄧思啓 福建閩縣
金時舒 福建晉江縣
李文芳 四川綿州
趙 炳 北京隆平縣
張居仁 北京趙州
謝廷策 南京贛縣
陳宗愈 廣東新會縣
桂有根 河南汝陽縣
朱 芹 四川富順縣

黎道炤 江西南昌縣
李逢盛 湖廣祁陽縣
張與可 四川涪州
丁繼芳 四川雙流縣
朱正色 南京上海縣
杜養性 北京阜城縣
李成已 山東肥城縣
聶桂芳 廣東南海縣
沈麟祥 南京吳縣

黃元勳 南京太倉州
路一麟 北京柏鄉縣
邵年齊 雲南晉寧州
莫與京 浙江錢塘縣
侯大節 河南汲縣
周家棟 湖廣黃安縣
朱家相 福建侯官縣
王臨亨 南京太倉州
汪光岸 南京休寧縣

題名紀 五

馬大儒 山東陽信縣
涂喬遷 江西南昌縣
張大孝 湖廣新化縣
傅光前 浙江鄞縣
任彥蘂 山東任城衛
黃運泰 河南永城縣
李　檪 湖廣嘉魚縣
劉文卿 江西廣昌縣
徐　伸 河南登封縣

蔣汝瑚 江西豐城縣
張企程 陝西洋縣
劉有餘 北京真定縣
朱汝器 浙江長興縣
劉景辰 廣東從化縣
董漢儒 北京開州
王業弘 山東安丘縣
黃華秀 福建南安縣
應朝卿 浙江遂昌縣

李　檝 福建安溪縣
劉兆文 山東萊陽縣
[illegible] 湖廣安福縣
彭哲與 廣東南海縣
區大倫 廣東高明縣
盧世登 山西曲沃縣
楊其淳 四川涪縣
附嘉璋 山東濟陽衛
袁九臯 南京通州

鄭明選 浙江歸安縣
楊天民 山西太平縣
況上進 四川巴縣
陳　烇 浙江山陰縣
陳堯道 福建福清縣
周希聖 湖廣零陵縣
王　仰 湖廣崇陽縣
張崇禮 山西代州
趙光遠 山東冠縣

題名紀 六

李原中 浙江嘉興縣
胡遵化 河南上蔡縣
汪以時 南京婺源縣
雲從龍 山西高平縣
熊　敏 江西新昌縣
張似良 四川富順縣
趙喬年 北京深州
袁可立 河南睢陽縣
毛一公 浙江遂安縣

蔣良鼎 南京武進縣
祝似華 四川內江縣
秦懋義 浙江仁和縣
羅　棟 江西豐城縣
唐　選 湖廣湘潭縣
俞思明 河南固始縣
莊懋華 福建晉江縣
吳　炯 南京華亭縣
華士標 南京無錫縣

溫汝璋 福建海澄縣
郝　敬 湖廣京山縣
王國楨 山西安邑縣
何其弘 湖廣蘄水縣
馬經綸 南京通州縣
洪其道 河南商城縣
李先芳 南京歙縣
劉啟先 山東文登縣
馬從聘 北京靈壽縣

周應嵩 湖廣麻城縣
李若諫 江西豊城縣
胡孟清 河南光山縣
王修行 河南陝州
武之望 陝西臨潼縣
李用中 陝西朝邑縣
喬廷棟 北京蔚州衛
劉　超 山東壽光縣
徐維濂 南京崑山縣

周維新 四川巴縣
李思孝 北京東明縣
區大相 廣東高明縣
徐應簧 浙江淳安縣
馮上知 河南襄城縣
何大化 浙江上虞縣
龍起雷 湖廣綏寧縣
周懋卿 江西安福縣
葉維蓁 廣東番禺縣

陳廷詩 福建晉江縣
祝以庭 浙江海寧縣
何　傑 四川崇慶縣
陳所問 河南考城縣
周兆聖 江西金谿縣
侯加采 山西解州
劉仕瞻 江西南昌縣
傅寶鳳 福建晉江縣
黃吉士 北京黃縣

閔維科 江西金谿縣
張似渠 四川巴縣
馮盛明 北京昌黎縣
潘　洙 福建晉江縣
林廷奎 福建福清縣
胥從化 四川巴縣
孫繼善 山東掖縣
李自芳 江西東安縣
周傳誦 陝西西安縣

閔廷甲 湖廣蘄水縣
李時輝 山東益都縣
錢夢皐 四川富順縣
王述古 河南禹州
朱道相 江西萬安縣
張邦政 北京滿城縣
何其智 北京固安縣
盧夢麟 山西洪同縣
俞　价 山東寧海衛

傅新德 山西定襄縣
王　紀 山西芮城縣
甯時鎮 陝西郃陽縣
戈用泰 浙江平湖縣
左宗郢 江西南城縣
王應期 北京文安縣
夔幼金 北京安肅縣
錢　垣 南京太倉州
李朝寅 南京霍邱縣

王肯堂 南京金壇縣
徐之孟 浙江德清縣
王經邦 北京寧晉縣
李思振 廣東海陽縣
蔡文會 江西貴溪縣
黃全初 南京歙縣
宗名世 南京上元縣
梅守相 南京宣城縣
申　田 北京靈壽縣

吳仁渡 江西金谿縣
种養氣 陝西郃陽縣
郭如星 河南新安縣
楊爲棟 江西清安縣
梁　炫 廣東南海縣
柴　恪 湖廣潛江縣
胡　忻 陝西秦州
朱文璧 江西峽江縣
鄧光祚 廣東曲江縣

題名記　九

孔貞一 河南杞縣
何崇業 南京懷遠縣
周如砥 山東即墨縣
趙國俊 陝西蒲城縣
魏可簡 北京昌黎縣
侯執躬 南京歸德衛
汪　治 河南光州
黄得貴 四川邛州
吳　棐 南京山陽縣

吳寶秀 浙江平陽縣
暘應文 南京無錫縣
楊繼夔 四川安州
高　第 北京灤州
李得中 河南內鄉縣
游朋孚 南京婺源縣
王　价 廣東清遠縣
郭維寧 河南祥符縣
沈正隆 湖廣沔陽縣
馮時行 北京河間縣
王錫命 福建福清縣
吳鍾英 陝西高陵縣
馮從吾 陝西長安縣
陳贇生 浙江餘姚縣
劉啟元 江西金谿縣
方學龍 浙江淳安縣
陳嘉訓 江西鄱陽縣
王守正 山東沂州

黃季成 福建漳浦縣
李　培 北京昌黎縣
薛　藩 廣東順德縣
晏朝寅 四川名山縣
何　豸 廣東順德縣
薛敷教 南京武進縣
衛三省 河南陝州
李再命 北京冀州
梁見孟 北京安肅縣

題名記　十

秦尚明 河南太康縣
宋師程 北京永平縣
陳幼學 南京無錫縣
姚孟昱 南京繁昌縣
李　晳 河南永城縣
儲純臣 南京吳江縣
饒與齡 廣東大埔縣
高攀龍 南京無錫縣
蔣應芝 南京宿州衛

孫文龍 南京常熟縣
丁日近 福建晉江縣
蕭九成 四川內江縣
胡思賓 江西東鄉縣
徐自省 河南新安縣
章士雅 南京常熟縣
周崇惠 湖廣麻城縣
駱思驥 河南光州
王有道 北京霸州
王登才 北京開州
汪可進 南京休寧縣
蔡成已 北京通州
馬　洙 山西蒲州
朱文運 北京盧龍縣
馬邦端 山西安邑縣
劉一臨 南京山陽縣
姚　鈜 山東館陶縣
阮文蔚 湖廣黃岡縣

胡鶚北京獲鹿縣　羅文綱廣西馬平縣

方遂湖廣京山縣　董繼文河南睢州

王成德山東清州

工部監督主事王振奇立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一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孟山後學黃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應唐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外制

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張四維誥命

朕肇稱禋祀號慈闈爰敷慶於明廷肆疇庸於秘殿懋予良弼茂殫純忠望切台衡登百工而熙帝載位隆保輔咸一德以承天休寵數宜先徇眦斯稱咨爾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某命世英資匡時名佐沉涵卓識該皇帝王伯之猷與學高文追謨訓風雅之烈自昔翱翔玉署以至供奉金華制作多一家之言鋪陳悉二典之蘊編儀法從周踐濟塗眷

汪久屬于先皇簡在聿勤于初服爰從南省入贊中台同摅軍國之籌並授樞莞之重爾則忠可以任大事道足以匡斯民當國家閒暇之時基夙夜宥密之命平章庶政則房杜之謀斷相資明昜冲人則旦奭之師保有合使漢文煥乎其可述而周道燦然其復興維時中外乂安之功悉爾左右弼丞之效頃茲典禮尤藉宣勞肆晉位于孤卿仍升銜于殿學丕延世賞載霈恩綸茲特進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堯舜

之隆疇咨宅揆商周之盛夢卜求賢繄明良一德之孚應貞元千古之運朕方得人共治喜起交魚水之歡卿尚遇王紓忠賡歌嗣鳳梧之響欽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誥命

朕立配承祧工尊敷慶惟茲典禮之隆重嘉爾秩宗之勤勞列先學後臣青宮之眷汪久篤出師入保黃扉之倚任方殷匪錫恩綸曷彰寵數咨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某器識弘亮性行淵醇有高明練達之才而養之以鎮靜有正直剛方之德而出之以中和恂恂狩儒者之風休休有大臣之度始儲英于秘館遂擅藝于詞垣殿讀次遷宮寮妙簡典成均而端胄子之範陟詹尹而兼翰學之華先皇帝慎選名儒日需啓沃于冲人毓德潛邸蚤藉師資陳詩書禮樂之談緯有裨益更教化銓衡之任多所建明既踋屬於春官益惟寅于夙夜禮樂

自天子出申明列聖之典章籩豆則有司存考定諸曹之掌故宏宣廟畫首直講筵頃茲嘉禮之告成益副慈闈之委託爰正爾相允諧師言東宮晉秩于保衡南省秉銜于閣學式是百辟弼予一人肆當霈澤之頒申浹褒嘉之典茲特進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有傅說以藹台德則百僚罔不同心惟君陳克和厥中則三后咸底於道朕方自貽哲命卿尚勿替初心眷予[illegible]於龍門入惟求舊資股肱於鳳掖時乃其

新欽哉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申

時行誥命

朕尊親致孝崇稱特薦於慈闈錫類推仁寵數先加於近弼矧茲新參之任實惟舊德之良屬柄用之方殷宜眷懷而示異茂揚休命敷告在庭咨爾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某道負天民才兼王佐有濟世之謨畧而涵養皆醇有華國之文章而學術九正起自殿廷之

首唱蔚爲翰苑之名流歷事三朝咸有一德校書秘閣典墳歲效于編摩進講經筵道德日瀝于啓沃詞垂地游歷華階常供奉于燕閒殫勤勞于夙夜統院章而載史局直筆彌彰宅詹丹而典文銜待人爲盛賓客崇東朝之望秩宗懋明鑑綜國典以詔上節秉素絲贊天官而聽副南省之榮比會推于羣寮遂升華於少宰識治乃言嘉績之可底時會慶禮之甫成是用陟之舊僚加諸相位俾參紫樞之務晋聯黃閣之班雖爵斷自朕衷實允諸大僉舉弁稽功載申布贊書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于戲惟帝賚予而夢弼將康兆民以正四方故岳降神而生申乃柔萬邦而闢四國爾尚思至難得者君臣之遇至難成者德業之隆其克勵于明時庶有辭于永世

冊文

擬冊立中宮詔

朕惟天地合陰陽之德君后爲風化之原故易

繫家人詩紀女士自昔重之矣我祖宗列聖以來二百餘年典章具在朕以幼冲踐祚六載于茲夙夜憂勤罔敢逸豫惟是大婚之禮尚未舉行茲承 聖母仁聖皇太后 聖母慈聖皇太后念宗祀大事內治不可無人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朕仰奉慈闈率循彝典以今年二月十九日祗告天地宗廟冊立王氏爲皇后表正六宮綱維九御用以協贊化理共衍關雎麟趾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擬封妃冊文

制口易稱魚貫寵榮均並建之恩詩咏雞鳴儆戒協相成之德故四星麗于天極而六寢備于
皇宮欲基正始之風宜晉渙頒之號咨爾某氏楨性柔嘉徙身肅慎幽閑而必敬必戒安貞而令色令儀屬當賢淑之求克膺媛容之選贊成坤則既待次于江沱潤飾星軒宜班從于法相茲特遣使持節冊爾爲某妃于戲等威特峻位既冠于六儀寵數惟隆名已超于九御尚茂祈

璜之德允稱褕翟之華祗服宏恩永綏慶祚欽哉

謚議

上 大行皇帝謚議

伏惟 大行皇帝以深睿純粹之資應豐亨豫泰之運昔在潛邸毓德青宮比嗣鴻圖薦登寶位恭默以居民上沉幾而爲物先莊敬威嚴稟凜秋霜之肅寬柔和裕煦然春日之温郊祀有常敬天之意獨至視朝不懈勤民之念彌周錄用建言諸臣則納諫之途廣次汰斥競進羣吏則入仕之門清矣躬幸太學弘開經筵有崇儒重道之風焉大閲肇行京營定制有安內攘外之略焉念宮闈之當謹則禁地必肅中貴不阿家法之嚴殆遠同乎聖祖思稼穡之惟艱則籍田必親農桑時勸民事之急益無忝于哲王邊政久廢弛矣乃議兵曹怒視于外而屯田必舉鹽法必舉百廢爲之具興漕政久紊亂矣乃命重臣總督其間而河道以復海運以復曠典爲

之再振威行朔漠則龍衮之長如俺荅咸稽首而稱臣化洽蠻荒則鸑鷟之醜如吉田悉歸心而向化財以不蓄爲富而獨恤之政每軫念于瘡痍刑以罕殺爲威而慎獄之恩致屢厪于詔旨不貴異物不作玩好則節儉之美爲可想無作聰明無亂舊章則安靜之矩爲可遵他如思謨烈之重光則世廟實錄惓惓在念爲社稷之重計則儲宮正位汲汲不遑與夫親覽奏章信任宰輔皆其治功之章明較著者是以六年之

高史脩其職民安其業薄海內外號稱隆乎臣
等嘗得之擬議而窺其萬一則冲漠而無朕淵
孰尚焉溫柔而賢善懿莫加焉恢恢乎量包萬
物即成湯之寬也藹藹然愛洽羣生即帝堯之
仁也煥然而光明毅然而振作文武至矣備道
而全美永言而錫類德孝隆矣惟茲衆善之具
臻實皆篤恭之發越遺詔一下朝野呑聲拊心
如摧攀髯莫逮夫自古英君誼辟之存當世率
皆有溥名顯號以垂後人嘗觀詩人贊天曰於

穆不已其贊文王曰穆穆文王我　大行皇帝
尊謚桉之於穆誠爲無愧宜天錫之曰順天隆
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恭皇帝廟號
穆宗上以配九廟之神靈下以新萬民之觀聽
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表箋

擬詔翰林諸臣更日入直注起居應制謝
表

伏以金鑾僕直橐筆分二史之司玉署班聯抽
毫繫四鄰之寄惟　聖心垂情虎觀道益懋于
謙光而儒臣奉職螭坳禮式隆于晉接敢銘心
而報稱謹稽首以對揚竊惟明良相待以有成
上下必交而始泰况萬化之從出本於君心而
衆欲之交攻所宜善養自非左右前後皆惟其
人何以出入起居能引諸道故軒宮堯室義取
疇咨而湯鎜禹鞀道存納誨若稽文武齊聖之
王猶簡侍御僕從之臣粵翰林啓建于有唐而
禮遇迭隆于歷代起居有注本周家左右史之

規供奉備員倣漢室承明廬之制恭將類其繩
愆糾謬之益豈徒取夫掞藻敷華之工顧更直
僅見剏元終成故事而輪日嗣聞端拱亦涉彌
文致撰時政而鑒成莫裨雖編日錄而是非多
舛縱應制之可采曾致理以何關洪惟　祖宗
以來最重文學之選禮賢名館則濂藩諸彥並
侍燕閒文淵設寮則榮廣七臣數隨賡和一時
文史游從之日庶幾都俞吁咈之風自館閣之
地漸分而堂陛之等逾隔石渠天祿罕望清光

命馬承明久虛顧問茲命起居之職幾廢含毫
睠矣於知幾柳且賡歌之響無聞降輦徒稱于
太白自非雅意右文之主誰能留心講藝之臣
道待人而後行事有徵而可信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行不息離照無疆建事求多聞紹
商宗之遜志望道若未見體周王之小心巳緝
熙于光明尚凝承於宥密謂輿潒之外即耳目
難周而幾微之間雖智慮易忽宜有握槧懷鉛
之彥用備仗前柱下之規且瑣聞深扉咨詢

莫窮其輿而材器優劣亦論辨始得其詳非集
池上之夔龍曷備禁中之頗牧爰納輔臣之請
特增侍制之員自經帷勸講之曹暨史局編摩
之倒凡通籍于翰苑迭供事于禁廬日更四臣
候紫閣黃扉而進止班隨三館環勾陳華蓋以
翺翔陪法從於井泉奉宸游於屬玉日報月報
歲報凡政體之關諸司者記注不厭其詳特書
大書屢書舉言動之出一人者紀錄必稽其實
九夜爐香細細時傳寶翰以分題八塼花影遲

遲每披琅函而次對元首喜股肱起依稀虞帝
之庭梧桐生鳳凰鳴想像成周之世副茲眷渥
端藉名流伏念臣等策蹇凡材雕蟲末技學慚
柳綽難酬跋燭之咨思謝君房敢希衂鈴之召
惟是奉長者之餘論幸茲厠文苑之英躔紬金
匱石室之藏侍玉皇香案之直用是畚堅素志
勉竭丹衷感風雲聚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
五始法春秋之例史才寧羨夫左狐六義陳風
雅之文詞人豈矜夫楊馬雖襪線豈增華于黼

黻而涓滴思委潤于滄溟庶少紓犬馬之恍用
仰替乾坤之造伏願始終典學功靡間于十寒
左右皆賢語無喙于衆楚庶紀三盤而書五誥
咸稱帝德之罔愆將舞七德而歌九功共仰
皇猷之允塞臣無任皇懼悚息之至

擬命婦賀 皇后箋

伏以璇宮儷極九重徵夢日之符寶册流輝萬
國仰俔天之助化行酉夏慶洽長秋惟關雎正
始之風是凫鷖太平之福恭惟 皇后殿下軒

在系族禹甸鍾靈含粹騰寶婺之精炳彩備玉
繩之嫻肅雍有度非資圖史以成規禮樂自閑
豈假姆訓而致飭爰自發祥砥籙作文配于洽
陽遂乃受命彤闈鳌舜嬪于嬀汭三辰協吉六
禮備祥縟典鴻儀首膺册梁之迎椒塗蘭殿肅
將禕翟之華宣徽號以理人倫配至尊而母天
下交輝冠四星之轉合德齊二曜之明自此體
重藻頌九廟之神靈有統行將教先種穋六宮
之壼政維新風化有光于二南坤德作成乎萬

物者也妾等班聯内籍實深荇菜之懽序列東
朝夙荷桃夭之範盛事有得于快覩名言莫罄
夫揄揚伏願嗣徽太任受福王母葛覃卷耳訓
勤儉于四方麟趾螽斯衍本支于百世妾等下
情無任瞻仰懽忭之至

擬無逸殿箴

大君凝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
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臧故克艱者惟治
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强不息度天祇民
不遑暇食保惠念稼穡之艱抑畏勤康田之即
享國以之彌長后王因而丕式豈如叔季弃邱
忽微以天位爲可樂指小民之所依蔑沐無兢
兢之戒集木無惴惴之危迷途既遠覆轍何追
是用覽鏡興亡提衡善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
王之受戒比前事若韋弦奉聖言若蓍蔡揭無
逸于便殿拜昌言於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
足無亦諭耽樂罔壽之旨以自畜而伐性之斧
不使陳於目勞民動衆其逸乃重無亦鑒觀逸

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輕
改舊章其逸乃長無亦晉變亂刑政之文以自
防而紛更之譏不以易其常不恤衆怨其逸乃
見無亦引逸然呪咀之規以自善而防川之術
不以施於賤淫刑窮兵其逸乃盈無亦懲無罪
無辜之語以自繩而草菅之念不以濆其經鳴
呼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逸終身之疵法
天行健惟日孳孳克念罔念無不在茲堯兢舜
業𢇁稱嵬嵬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爲是以無

爲彼秦氏之衡石隋室之傳餐徒爲叢脞奚暇
圖難吾將企四王之䡄哲措九有于安爾固朝
乾夕惕之不暇而遑卹夫世主之所安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之二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盂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奏疏

請建儲公疏

奏爲懇乞　聖明法祖建儲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事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人心之觀望繫焉根本未定則人心猶疑自昔明君爲宗社長治久安計莫不以是爲先務故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立之詔所從來遠矣我　祖宗以來聖聖相承二百餘年而建儲大典率未有不早見而預爲之所者嘗考　太祖行于定鼎之初而成祖曾不踰乎二載　仁宗舉於即位之後而　宣宗亦僅遲于三年則前之所以啓後

者可鑒也若 英宗甫二歲而册立而 憲宗
則甫四歲 孝宗甫六歲而册立而我 皇上
亦甫六歲則後之所以承前者可鑒也夫祖宗
列聖豈無所見而漫爲是之汲汲哉凡以國本
人心所繫安危治忽之幾繫爲故養蒙主鬯出
震繼離誠有不容一日緩圖焉耳仰惟我
皇上徽天法祖愛民求治萬年之曆已十有八
載于茲矣元子之岐嶷克類海內謳歌亦已九
年于茲矣惟是册立未舉儲位尚虛中外人心

顒顒觀望竊參諸祖宗已行之故事以其歲則
過以其時考之不亦可乎往歲二三輔臣及大
小臣工相繼陳請節奉 聖旨尚以嬰弱爲辭
顧今睿齡日增計粹質當益茂矣升儲出閣受
朝講俾少成若性聰哲自初成憲俱存勢似
不容久遲卽今春陽布令之始實惟青闈肇典
之期臣等備員舊京忝班九列每念此事關係
非輕若徘徊觀望泄泄然不以告豈惟壅閼大
典責不容辭卽曠瘝有位罪亦難逭用是俯陳

愚悃仰遵聖祖伏望思彝典家法之當遵念國
本人心之當定早頒綸命預建儲闈所有一應
禮儀勅下該部查照舊例次第題請宗社幸甚
臣民幸甚

請建儲公第二疏

奏爲感事憂時懇乞聖明蚤定宗社大計以慰
中外之望事臣等待罪留都備員九列嘗於去
冬及今春連疏陳請建儲豫教等事伏地傾耳
以俟明詔于今閱歲一無所聞 皇上寬仁雖

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等竊自
悚恐言微人輕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無以
感動天聽方兢兢然席藁俟命之不暇何敢復
有塵瀆頃因司農告匱該部題奉 聖旨行兩
京九卿科道條議又接邸報西鎮虜情猖獗宵
旰焦勞臣等夙夜憂皇寢食靡寧每思擴一籌
畫一策以少濟時事之急仰紓君父之懷着其
道無由也已而思陳平不答錢穀責爲各有主
者趙充國圖金城經宜謂兵難遙度百聞不如

一見臣愚雖欲有言計無有先於在廷諸臣之所陳說者獨冀　皇上躬節儉之道決安攘之策毋以居積自盈毋以貢市自愚亦惟是君臣協心經營數年庶幾當見成效顧臣等之所深慮者獨以爲當今最大最急之患惟在本根未建衆心危疑國勢倉皇時事叵測釋此不憂而顧彼之憂藉令有高才之臣能歛財如桑孔禦虜如頗牧而本根未定猶爲舍腑臟而救四肢也况復細於此二者又烏足道哉臣聞唐太宗

從容問左右曰方今何事最急岑文本以言禮樂爲急帝以不切未然之褚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敢不率惟太子諸王未有定分帝曰有是哉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皇太子宋太宗時寇準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立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幸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遂屏左右決策立真宗爲皇太子由此觀之唐宋二臣皆可謂明宗社大計而二君皆

可謂知所急者也今建儲一事自三公九卿以致諸司庶僚言之者非一人矣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于今圖之者非一日矣而分尚未定無所以副天下望者豈以是爲不急之務耶抑謀之而尚有濟其說者耶胡不引唐宋之事以觀之也臣等往歲條上其略謂我祖宗以來至于今其間建儲者不過自臨御後遲至二三年而止升儲者不過自二三歲遲至五六歲而止未有如我　皇上握圖御曆已十有八載　皇元子

發祥啓曆已歷九齡而冊立尚未舉行者失今不圖年復一年悠悠安决盈庭聚訟幾成道旁豈惟有忝於唐宋二主抑無乃非我祖宗成憲耶臣聞之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也今海內謳歌孰不歸心吾君元子即我　皇上今春召見輔臣長幼秩然倫序素定似已洞然無可疑今特患需待不決旣非早諭敎之道而亦非所以絕觭疑之端此有識者所深慮耳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托後事出于素况有

天下者哉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主鬯未定祭享多缺連年水旱爲虐災沴頻仍未必不由於此　皇上誠穆然深思超然遠覽圖建良之先急預寇準之慎謀陋唐宋二主之風式祖宗萬年之典一旦發德音下明詔豫定來春冊立吉期至於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禮儀青宮内外侍從一應職屬藩輿麾仗一應法物特勅各該衙門查照舊規次第題請中外人心見國本既定則歸嚮益切協

氣薰蒸而時和年豐内寧外附財當以漸而日克兵當以漸而日强所以培國家之基定天下之計辦無以易此故臣敢披瀝肝膽再申前請始終以建儲之說進伏惟願特頒冊命早建儲君上以慰九天之靈下以慰萬民之望既邦本之不搖斯皇圖亦示固矣

請朝講公疏

奏爲恭候　聖躬萬福并陳忠悃以保治安事近該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楊某等一本爲感時事念　聖躬懇乞視朝御講以保太平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但朕疾未愈寢食尚廢非取安逸卿等爲國大臣當爲君任職爲民任事豈以閒言沽譽爲是這問慰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莊誦綸音不勝惶悚唐魏徵有言願爲良臣毋爲忠臣夫爲臣守職奉公將順德意俾上無疑慮下無直名豈非至願不幸而有言又不幸而有逆耳之言斯豈其情則然哉是心有大不得已者存焉耳　皇上自去冬以來深居

大内加意靜攝常朝日講一切報罷蓋已經年於玆矣前因萬壽聖節一再視朝天下臣民莫不舉手加額以爲繼自今　皇上可以臨御如常不意復有今旨臣等備員留都遠在數千里外不得從在廷諸臣後時問起居爲勝犬馬私懣第伏而思之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方强正如初升之日雖有纖翳旋當大明豈宜久而未復如是是果靜攝之未至耶或名雖靜攝而所以靜攝者未得其道耶臣觀自古大臣愛君莫

備於周公無逸一書其大旨乃謂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咸克祗懼不敢荒寧至周文王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故其享祚長久多且百年厥後世王生則逸
不聞小民之勞惟耽樂之從德既下衰祚亦不
永由此觀之憂勤則精神强固玩愒則志意虧
頹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我　皇上神聖天縱問
學日新臨御以來憂勤匪懈論者以爲庶幾古
帝王之盛乃今偶以違和之故遂至常朝日講

久曠而不舉問舉而不繼豈有不忝于無逸之
旨而爲盛德至治累豈渺小哉臣聞佳冶窈窕
者伐性之斧也甘脆醲濃者潰中之毒也今深
宮之中燕閒之際臣等不敢[illegible][illegible]然　皇上端
居獨念飲食果盡節與寢[illegible][illegible]以時與喜怒哀
適中與寵御果盡遠與有一[illegible]此皆足以搖神
而攝精夫靜之適所以搖之攝之乃所以攝之
則無乃名雖靜攝而所以靜攝者未得其道乎
或謂　皇上動法　世宗意者左右諛佞謂

世宗久不御朝故享祚長久遂以此熒惑聖聽
者臣竊以爲不然夫　世宗初年敝一有箴五
箴有註常日幸文華殿視朝臨講未嘗一息自
寧既乃齋居西內然猶聲色鮮御幾務獨裁御
札批問或一日累下大臣入直奏對常封進不
時以故四十餘年神明不衰天下宴然無事者
乃精志澄慮之功非深居簡出之驗也
皇上自度清心寡慾果能如　世宗否而徒欲
效　世宗之久不御朝不亦遠乎抑今之時視

世宗時何如也南北水旱頻仍饑饉疫癘相繼
天鼓地震之異時時聞邊郡內地之兵在在
蠭起太湖之泉竭見底蘇松之斗米百錢詢之
父老皆謂二百年所未見者當此之時雖宵旰
焦勞夙夜警省尚懼無補燃眉之急而欲效
世宗齋居大內坐享治安其將能乎且以
世宗之英斷卓越千古然自輟朝之後不免九
閽阻隔聰明壅蔽奸權乘間猶得以竊太阿而
擅威福今之閣臣皆潔己奉公固萬無敢奸竊

者然恐　皇上聽覽不出宮闈自茲上下久睽中外日隔諸司之玩愒易起左右之瑕釁潜萌語有之一指在前太山不見壅蔽之謂也且如近日章奏多見留中不知果盡徹御覽與否其或睿照未及而因緣窺伺播弄爲奸者寧保必無否奏報既不以時往往動淹旬月有如倉卒之際機宜所關能保其無坐悞否此皆臣等所爲夙夜皇皇拊心切慮而莫知底止者不知

皇上亦念及此乎故區區愚忠以爲欲保治安

先調聖躬欲調聖躬先節嗜慾欲節嗜慾先御朝講伏願　皇上仰念上天之仁愛俯鑒下臣之悃誠如聖躬稍平非甚不得已朝講無怠而又御門之外時賜召對進講之頃特垂淸問自然夙夜有定期而興居節心思有專寄而慾竇消涵養粹而七情和堂陛交而羣疑釋將聖心日豫聖體日康商周之治可臻高天之壽可致是一舉而衆美附所謂繼志述事善法　世宗而不泥其迹者也伏奉　明主貴以爲國任職

爲民任事臣等雖駑愚然荷國厚恩竊抱魏徵之願方矢志捐糜勉修職業之不暇安敢以言博譽顧　皇上如天臣等如四時天道常運而後四時得以成功　皇上如元首臣等如股肱元首喻志而後股肱得以效力故唐虞交儆君臣克艱自古未有人主不親政而人臣可以成功于下者用是不避忌諱爲　皇上言之伏願

皇上臨御有常時進講有常候使內外臣庶得于見聞者莫不以　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

厲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請召對豫教疏

奏爲恭承德意敬獻愚忠以協泰交盛美以保聖治無疆事臣等待罪南中職司邦禮日夕惴惴然懼任使之弗稱日夕惴惴然懼任使之弗稱以負神明之恩遇覆餗之虞何念忘之第愚

皇上神明天縱瀕海孤生一得莫效拳拳鄙

裒惟取祖宗之紀綱惟取祖宗之紀綱文物國家之典章名分競惕奉持思竭其職守以仰裨我　皇上聖德盛治之萬一而其道無由也伏又自思臣等雖至愚極陋然蒭蕘之誠固聖王之所不棄塵露之益亦臣子之所自將故自去冬及春連疏請勤御朝講早建儲貳　皇上特賜允行臣等深自悚愧豈忠懇之未孚不足以格聖心歟抑論思之未當不足以回聖聽歟臣誠日夜籲天叩心而莫知其罪戾之叢積也乃

頃者元旦　皇上特召三兩輔臣于毓德宮開示時事優容在宥四海臣民傳播天語莫不以爲唐虞之都俞于一堂明良之交會于千古更毋所須無以加此矣臣等竊惟人君致治之道在乘時以加修而人臣進言之忠在因機以交儆今臣即幸際昌期而無一言上贊休美仰眦洪烈則尸素之罪復何容逭然臣不敢遠引不然之事多爲之說以撓　皇上之視聽亦即皇上近所宣諭于輔臣者稍對揚其一二仰祈

皇上之加意而推廣焉夫召對之舉我朝列聖嘗行之國事有所當商確機密有所當披示盡于朝講所不能盡者君臣相與籌咨而畫諾焉其情洽其言得自盡而又省披閱之勞故我祖宗非時召對率以爲常誠便其親切也今皇上朝講雖少闕于一時矣臣請得如輔臣所云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以臨御之勤暫易而爲便殿之對機務則召輔臣政事則召部院駁正則召臺諫文史則召翰林其他考詢

庶務雖下僚百司得人人自效于敷對之際皇上因從而別舉言之是非察諸臣之邪正久之而事體益以明習情僞因以周知則不必厭章奏之煩機惡議論之紛紜而天威咫尺清問殷勤孰敢懷姦挾詐復肆欺蔽于君父之前乎臣以爲勤召大臣我　皇上繼自今誠當亟而行之即朝講少闕固可有辭于天下也至如建儲一事海內之屬望與夫羣臣之建白無慮數年于茲矣臣何敢復贅然臣覩近者輔臣所奏

一則曰 皇上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敎正在
今日一則曰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
使之成器皆荷聖明歆然采納矣乃 皇上猶
欲俟其壯徙便出就外傅及觀輔臣之仰賀
皇上者又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矣
夫曰岐嶷則非弱小矣曰不凡則聰明固已夙
具矣 皇上特愛之過慮之深故暫假內侍之
誦讀不欲涉外庭之勞動耳臣愚以爲內侍非
士人之比終不離保姆之手授習止句讀之粗

終不若講說之益且我 皇上以五齡而卽能
讀書以六齡而正位東宮豈 皇上長子生九
齡而不能就外傅哉臣請得如輔臣早敎之言
卽于侍從詞臣中擇其學問該通操持嚴正者
數人循 祖宗時文華左廊講讀故事分日入
侍 皇長子以時臨聽則議論誦說之精庶得
以開發睿知寔衆堂階之嚴亦可以檢束身心
且一日之間講誦自有常節游息不至過勞孔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則今日所以成 皇上之
愛者卽少勞之未可遽以爲過臣以爲早敎元
子 皇上繼自今宜斷而行之卽冊立少緩亦
可有辭于天下也臣等愚昧無所知識又遠在
陪京見聞未眞不敢謬有諫說而區區一念報
主之忠復不容自已竊計 皇上今日保治垂
統之要莫急此二者天下臣民所望以慰其宣
德達情之思亦莫急此二者臣等復敢冒昧上
言伏惟 皇上垂神察納臣不勝隕越待命之
至

愼重詔令疏

奏爲詔令數易人心日玩恭頌至誠德音以對
揚休美以仰祈布大信于天下事臣聞孔子曰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宋儒朱
熹釋之曰一者誠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帝王以
誠法天故凡詔告命令必本純一無二之心以
出之用能布大信于天下堅如金石定如四時
無敢有依違遷倘于其間者故易曰渙汗其大
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此至誠無

息之用博厚高明悠久之業古之聰明睿智天
淵時出言而人莫不信者用此道也仰惟
皇上握乾御寓端拱垂衣十有九年于玆矣聖
德神功彪炳莪訓固已不可殫述而綸音所布
最有辭于世世者莫如往歲召諭輔臣朕以至
誠待天下一語凡海內臣民得于傾聽莫不舉
手加額仰而嘆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誠帝
王治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乃邇年以來朝廷之
上命令不常執守靡定甚至題奉欽依率多阻

格播告明旨輒爾變更從之至誠德音若有稍
稍背馳焉者臣等不勝悉數姑舉其關禮臣職
掌臣等得與聞一二者言之今夫賓興重典也
萬曆十三年節因諸臣建議改用京考行之數
年稍有次第矣輒議更用教官何耶夫言京考
不便者大率托之省費故也然國家冗費且什
伯此者何限曾不及釐正而獨於求賢一事規
規倩越所省幾何若始稱教官不便者正以秩
卑權輕移其柄于外廉故也今仍用教官其秩

其權猶故耳寧保其終不蹈前轍乎或謂今議
教官主考用甲科同考用一榜其選殊矣不知
此又有可議者夫主考除兩京原用翰林外各
省約用甲科教官二十六人同考則京省多寡
不一合之約用一榜教官一百八十餘人其數
先定也乃甲科乙榜之就教與否則存乎其人
願與不願即當事者不得而强之其數難先定
也萬一臨期取數不足仍用往日教官乎則何
言更制抑參用推官知縣乎則書銜爭坐之間

多所不便豈特如京考當臣計較禮節之紛紛
爲已哉故臣竊以爲京考似不必更第就中抹
弊補偏足矣如以爲更用教官業有成命則當
另議稍假之權務使事無掣肘詳定選法務使
人皆樂就又須二年內果儲有堪任考官各加
原額數倍先期難以預擬臨岐不至濫竽具見
其可行無弊然後將京考停止如此庶盡一可
守而　皇上至誠待天下之旨始昭然于設科
求才間矣賓興其小者也朝講要務也　祖宗

以來無日不臨朝聽講載在令甲至我
皇上以幼冲踐祚始權宜分日固已非祖宗之
舊矣猶令如期不爽猶爲不失初意也今奈何
免朝免講之旨無歲不下致令大廷細旃之上
幾成虛設耶或謂聖躬方靜攝也然以
皇上春秋鼎盛稍清心寡欲自當萬福如常何
妨朝講即朝講不過片時其事不勞且收心養
性未必無助亦何妨靜攝故臣竊以爲聖體少
康即當視朝聽講如故如一時未即臨御乞特

召心膂大臣入見與之商確政事咨詢典章使
人皆知　皇上雖深居九重而密攬萬幾也庶
初終靡懈而　皇上至誠待天下之旨復照然
于勵政勤學間矣朝講猶其次者也儲二國之
大本宗社之繫屬億兆之所觀望其重宜何如
者先是萬曆十八年節奉　聖旨傳與兩京部
寺科道等官冊儲事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
糧後年春舉行冊立再不許諸司激擾愈致延
遲欽此不特兩京大小臣工所共聞即四方承

聽之餘喁喁顒顒翹跂謂宗社大計旦夕可定
也奈何因工部主事張有德造辦錢糧之數輒
爲改期致令中外人心皇皇失望耶或曰聖意
本待逾萬壽節舉行爲張有德瀆奏惧之也然
小臣但知職掌所關圖之宜豫不意自蹈激擾
上干聖怒罪之足矣何致輕易綸示天下以
不信耶夫人臣願殫忠畢慮于其君者莫不思
爲長治久安計而欲計治安未有不自國本圖
之者今一切以離間激聒之名加之使懷忠抱

赤之士莫不杜口卷舌爲自全計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矣此豈社稷之福耶故臣又竊以爲天
威少霽宜仍尋初旨行事如謂二十一年之令
既出不可復改則請以二十年詔　皇長子出
閣講學二十一年行冊立大典庶明旨兩不相
妨先後各有攸當而　皇上至誠待天下之旨
又昭然于豫教冊立間矣以上三者皆關係體
臣職掌之槩臣等備員留都所得于與聞者然
也而三者之中則建儲一事爲尤要焉何也

皇長子倫序已定人心屬望久矣　祖宗以來
儲宮有三歲五歲而冊者今　皇長子十歲已
過期矣且　皇上至誠待天下之旨專爲此一
事而發聖謨洋洋炳如日星豈以　皇上而不
念及此耶臣聞古之人君最重詔令故剪桐封
弟特戲耳周公猶以爲天子無戲言力贊成王
毅然行之故成王卒爲中興令主而周道日隆
下至徙木立信至無謂矣然秦人以此上下相
信令行如流水卒能坐致富强成取威定霸之

業夫剪桐且不可戲言况冊立之期乎徙木尚
可以立信况王音之重乎臣等伏覩我
皇上天縱神聖眞不世出之王宜可以坐致時
雍成四方風動之化乃邇來人情不一議論煩
興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何也無亦以詔令數
易人心日玩故耶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伏望　皇上深惟易
書孔孟之言力踐至誠德音之實自今恪守典
常愼重命令勅下大小臣工凡事于成憲先後

牴牾如臣所言實與之數者許據實陳請隨事
執奏至于朝講建儲三事仍望斷自聖心早賜
施行庶上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以繫四海人
心之望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
隕越待罪之至

乞霽威俯宥疏

奏爲羣臣未諒聖心仰干天怒懇乞霽威俯宥
以廣聖度以廣輿情事臣等近閱邸報見科臣
李獻可等以儲教爲請遂至激怒　陛下大逐

諫臣切責輔相傳之中外莫不震慴以爲非常
臣等亦驚惶相顧思密邇親臣竭誠陳說尚不
見信臣等安敢復飭浮詞以瀆宸聽第竊以爲
　陛下舉動遠邇聽聞得失之間關係匪細義
切臣佐焉能緘默用敢少罄其愚庶幾聖明垂
聽萬一伏見　陛下諭旨冊立出辭確有定期
綸綍昭布信若金石臣子當仰遵不暇何容煩
說科臣廼爲此請誠未能仰體聖意但其心皆
爲盡職效忠斷非有損于國　陛下即怒其煩

激何至併及諸臣盡行斥逐甚至加之廷杖重怒之下罪罰任情斷紊朔章臣庶嗟歎皆云陛下即位以來無此過舉即　陛下清夜思之亦未必不惕然不安至于銓臣推升一二遲謫官員宜若無罪乃該司一槩罷職擬之政體亦似非宜自古上下協德諫行言聽主聖臣僉俱受榮名豈必皆順從無拂要之求補於治陛下若和心易氣以聽羣言則不論順逆皆爲忠益若必盡疑諸臣盛怒以待則言者皆私救

者皆繫滿朝臣子雖有微誠無由自吐股肱耳目徒爲虛名損政傷治莫過于此臣等豈爲罪斥諸臣惜此去就實爲國家深思遠慮欲我皇上恢弘聖德以隆盛治是以雖知厭聞難以芹獻仰祈　陛下念人才之培植甚難思言路之關係甚重俯順羣情少霽嚴威將諸臣畧加愛惜量行薄罰以全國體仍乞虛心受納勿以意內所存槩謂在廷諸臣皆可踈絕庶聖衷不至煩怒而羣愚咸得自達則是非畢照用舍至公所以迓天休而培國脉者端不出此矣臣等干冒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擬改海南兵備道爲提學道疏

奏爲邊海儒生極苦比例懇乞天恩議處以弘治化事職竊惟今天下稱邊遠而苦多事者則廣東是已而廣東所屬最遠而苦者尤莫如瓊州瓊州去京師水陸計將萬里上官大吏終歲不至其地中間吏情民隱蔽而不獲上聞者常十而九職姑不暇具述獨儒生之苦乃職生長

于斯自少所稔聞而身歷者感激一念積有歲年幸今叨蒙國恩備員史館復際聖化雍熙四海章縫輩舉蒸然仰見德化之成而職海邦儒生苦切至情遠望天門無由自達故敢不避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該瓊州府所轄地方爲州者三爲縣者十環海而周爲里者凡三千有奇青衿學子每歲集督學就試者不下數千計然遠涉鯨波之險督學憲臣常不一至每大比年惟既飭雷州行文吊考自瓊抵雷航海而北

近皆如瓊山定安文昌澄邁臨高會同樂會七縣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遠者如儋崖萬三州陵水感恩昌化三縣多至七八百里或千餘里貧寒士子擔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蚤航賈舶舢檣不飾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舟而沒者往往有之異時地方寧靖所慮者特風波耳邇來加以海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楊揚海上儒生半渡盡被其擄貧者殞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幸無事者皆出一生

下萬死耳言之可為痛心至于督學憲臣多不知其苦祗執常格嚴程限試諸儒生迫于期會不惲危險所傷甚多如嘉靖三十六年覆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楊址與焉併失縣印可為往鑒間有一二提學能體悉亦不過行文該府截考貧緣作弊黜陟不舉考察不行教化廢弛士習厭怠甚如隆慶三年恩貢例惟瓊山定安澄邁會同等三四縣考餘各州縣以一時遠不及試竟置不錄致使朝廷浩蕩之恩遠方士子未

霑被職竊觀天下儒生之遠而苦者未有如瓊州之甚者也查得陝西甘肅地方先因隔遠提學巡歷不周改屬該御史至今稱便瓊州之遠無異甘肅而艱難險明抑又倍之揆之事體誠為相同即今巡按提學俱不至而海南道額設有兵備副使一員駐劄本府職以為此事誠宜屬之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職言不謬即照甘肅裁考事例改海南兵備道兼管提學道換給勅命每遇員缺必選甲科之有學行者

充之其瓊州一帶師儒考試巡察任其便宜行事如此庶見聞習而人才之賢否不淆法度新而德化之流行不壅矣

禮部題禁風俗奢靡事宜

題為申明禮制以一法守以奉宣德意事近該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具奏奉聖旨近來習尚驕侈冠服詭異着都察院便出榜禁約還着緝事衙門并五城御史不時訪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明旨森然固宜朝令夕改月異而日不同矣

乃數日以來察諸衛肆驗諸士民綺衣華履之華尚爾優游鏤金刻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法禁之不嚴亦由禮教之不明耳蓋帝王之所以整齊天下者不過禮刑二端顧刑惟治之于已然之後而禮則防之于未然之前故聖王不遽用刑而必有禮以先之所以納之于軌物止惡于微眇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我國家稽古立法品式具備如大明會典諸書備載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等項貴賤各有品制所以

辨上下定民志者嚴矣柰緣風會久而易流人心習而多玩兼之方冊所載申布不常典制諸書市肆罕覩士生斯世尚有惜然不知者而況蚩蚩之氓乎有財者以為吾力所能為有位者以為吾勢所得用好異者得以矜其奇詭之習射利者日以竊其心思之巧慝典雖在而尊信罔聞則有由矣及今若不稍為申飭而昭以法令繩之恐無知抵禁所傷必多非聖天子先禮後刑之意也臣等忝竊禮官敬循職掌仰遵大明律令洪武禮制諸書及累朝事例參酌互者摘其緊關日用者數條即以今之違式越制如聖諭所謂踰侈詭異之類者附列其下上塵睿覽伏望聖明采納勑下本部刊刻榜文張掛都邑勒成書冊傳布天下然後責成巡城御史省直撫按嚴加緝訪俟令下半月或文到一月之後敢有仍前僭違即係明知故犯定行依律問罪財物入官若工匠技藝造作淫巧織鏤違禁者從重究遣務在着實舉行不得虛應故事失

先有禮以防之而後有刑以驅之庶乎習溺之人心或可挽奢靡之風俗或可移不至令之不從而禁之不止矣抑臣等又伏思之物之相效之謂風民之從好捷于令頒者我　皇上一御布袍而百辟景從萬姓歡呼轉移之效亦可睹已至于輦轂之下勛戚貴近勢家大族亦衆庶之所觀傚而法行之所自始者伏望特布綸音更為申飭俾其贊一人以崇儉德先庶民而會皇極則都邑之中轉相視效浸成習俗當自有

不令而從不禁而止者而海內亦喁喁向風矣
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公考察事准南京
吏部咨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兩
京四品以上官例該自陳等因題奉　欽依備
咨到臣臣廣東瓊州府人由嘉靖四十四年進
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歷編修國子監司
業右春坊右諭德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吏部

右侍郎改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轉
左侍郎加太子賓客改吏部左侍郎兼官照舊
晉至今官伏念臣起家寒微致身崇膴驟膺孝
沾夫渥寵報答未効夫涓埃往當前任綸扉之
期幸遂中途養痾之請一從家食再閱歲華自
知駑力之窮久決瓜丘之計不意謬恩起廢而
屢疏不容控辭頃因入賀病歸而懇乞未蒙俞
允雖感聖朝未忍棄捐之意每懷末路不堪驅
策之憂值京察之屆期甘幽斥而待罪惟留都
根本重地而容臺禮樂要區豈容迂跡之流久
玷寅清之秩況行庚五十八歲罔已衰病不堪
糜祿三十餘年更復涯分逾溢自揣宜退莫如
臣先伏望　皇上鑒臣悃誠特賜罷黜庶糜曠
無靦班行而賢能益得効用矣臣無任皇恐待
罪之至

乞休第四疏

奏為久病乞休情極詞窮門懇天恩早放生還
并查例准補給由以光聖澤事臣以病苦危悰

籲天辭免至是先後疏凡十三上矣病勢日深
天聽日遠自惟疎逖庸愚邀恩煩數誠為叨冒
逾分豈不知明旨當遵而必欲悻悻求去以自
便哉顧臣患病頗情萬不可留之狀業已具陳
于前而所由以至此者又因臣平日諱疾忌醫
每見良醫察脈審病雖語語極中膏肓亦陽是
其言而陰拂之反誤聽庸醫轉相煽惑以瀕于
危殆迨今病勢日甚一日回思向日名醫既已
望望然去不肯復為臣來且深咎臣不聽其言

以壬于茲臣悔之已晚用是敢丐命生還以身
就醫庶幾或可延殘喘萬一不然臣之生死若
蟣蝨存亾何足顧惜惟是曠廢官常恐悞國事
即死有餘責耳因念與臣先後被命起官及近
日會推尚未蒙點用諸臣等其人未可一二數
夫率皆輿望攸屬抱完名而伏處岩穴者
皇上或聽其辭免或遲其召用至如臣碌碌具
員無所短長于世且再經指摘自分擯棄者屢
屢荷矜留不容辭免不幾于去留失當與臣之

却名醫而反收庸醫者無以異乎夫醫之進退
未當所病者一身爾乃人才進退未當所關係
治體不細願 皇上因愚臣之病而思及天下
之病推留臣之心以廣求天下之賢臣雖跧伏
田里老死林壑有餘榮矣抑臣尚有苦切之微
衷焦勞夙夜不得已弁鳴于君父之前者臣先
任三載給由中途告病而歸去年復任後齎捧
入京例當補考乃詢之吏部侍郎裴應章考功
司郎中梅守峻謂據職掌萬曆元年例則臣當

以起官後再歷三年奏前任六年通理據會典
萬曆十八年例則當照常補考然當具奏候旨
定奪時臣齎捧事畢即隨衆辭朝出京勢難久
留只得回至中途引例陳情下部尚未題覆間
遭經大計拾遺自是兢兢待罪無敢萌此念矣
乃今蒙恩未即罷斥而自復任至今通前任給
由計俸又及四年自惟累罪叢愆叨蒙聖恩矜
宥曲全已出望外何敢復有他覬且用舍予奪
取自上裁亦豈微臣所敢取必者顧臣子仰邀

君寵俯報親恩本至情所不容已而使臣向蒙
譴褫何敢復言或雖幸瓦全而臣身未病臣去
朱決猶可從容以俟後命乃今乞骸之疏屢上
而錫類之仁未沾誠恐一旦溘先朝露抱恨冥
冥終無以見先人于地下用是敢瀝血誠仰干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例具題俾臣得
奉以從事即一旦微恩幸遂生還猶得藉手焚
黃以光丘壠當生死啣結祝頌謳歌仰酬鴻造
于萬一矣臣干冒天威無任悚恐瞻望之至

致仕謝恩陳言疏

臣爲因病憂時去國懷君敢竭犬馬愚忠籲天
哀鳴以圖補報事臣以嶺海孤蹤叨蒙
皇上起廢留用殊恩種種非一入春因病辭免
章凡數上未奉俞音頃茲連疏乞休兼請補考
滿節奉　聖旨准臣致仕給與應得恩典我
皇上大造鴻私所以下逮微臣者如雨露沾濡
無時或息而微臣之所以仰承天地者乃如頑
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

亦不能恐于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涕淚哽咽
不知所云嘗讀史見衛史鰌一小國臣耳乃旣
死猶以尸諫忠感其君孔子稱之又臣之同鄉
友人故都御史海瑞爲戶部主事時常抗疏諫
世宗皇帝自分必死以身後事付臣然猶屬臣
雖官翰林亦當思所自效毋徒若蠹書蟲生死
陳編中爲也臣每繹其言而愧之乃今屢病阽
危一息尚存正朝聞夕死之會苟利社稷昧死
言之萬一感悟聖心俯垂天聽遠希史鰌尸諫
之風近免海瑞蠹蟲之誚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竊因臣病爲喻臣始病元氣虧損因而外
强中乾生意焦悴伏而思曰國家元氣在民生
書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乎而今何如也竊
觀　陛下邇年以來天下日多事矣東西告急
則有增兵增餉之擾矣上天示警則有采木營
造之擾矣猶可諉者曰此萬不獲已之役也曾
無幾時而採礦採珠榷稅榷馬之役布滿天下
矣甚者皇店設而都城之狠卒幾播矣餘鹽增

而淮揚之咽喉幾扼矣中外猶引領而望曰庶
幾有令闕乎頃接邸報見應天等府又有編審
舖行加增虛課之議矣寧國池州等府又有採
礦洞徵收舖面之議矣夫留都根本要地也邇
來上流則有湖口下流則有儀眞與夫大江南
北相望數百里內抽稅之使絡繹道途彼此交
征如張密網民已不堪命矣更聞此舉都城內
外洶洶然狂呼疾走如不聊生此豈盛世所宜
有哉臣待罪于茲抱病床榻間覩聽幾何翁且

流言盈耳幾不可聞不知四遠光景更作何狀緜謂及今若不改圖後來將不知所終矣其病在民生有如此者臣嘗病頭目眩昏因而敗體顛危五官百骸具失其職伏而思曰國家治體在君臣書稱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耳目非乎而今何如也自　陛下深居大內以來天地不交元首虛位久矣至心膂股肱之佐所賴以啓沃贊襄者也耳目手足之司所藉以翼爲明聽者也乃在廷大小臣工無一足以當　陛下意者

即今委任不專信疑參半大寮多缺庶案常虛或因一事而并罪一司或因一人而并疑羣辟或因甲而怒乙乃甲罪矣而乙之怒尚不解也或罪後而及前乃前罪矣而後之罪又加重也揆厥所由臣等誠不敢謂無罪乃　陛下雷霆摧折得無太過乎至如懷利以事君者雖么麼市井之流百言之而百聽懷仁義以事君者雖公孫師保之佐百言之而百不聽無論事體利害當否何如即朝廷之上越俎而談卑踰尊旅

踰戚若此紀綱陵夷盡矣其病在治體有如此者臣嘗患中氣脹滿醫者以爲上實下虛榮衛不貫所致因而思世之虛實通乎上下者莫如財而損上益下則益損下益上則損者亦莫如財今　陛下所爲皇皇理財計者固亦治世所不諱第生財亦自有道矣天子以四海爲家豈必親操籌握奇贏而較多寡之爲快要以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即財不可勝用耳陛下誠欲效成周理財乎第本之以王人導利

之公行之以大學絜矩之道總主計者剸量而調停之職內職外者倣周官宮中府中合爲一體臣可保　陛下濬不涸而藏不竭隨取隨盈決不致厪之以臨宵旰憂爲也如開採征榷二事中外諸臣言之詳矣夫豈好爲嘵嘵沮撓誠權利害而忠國家之遠猷也　陛下即未能一切停止第改委憲臣屬之有司設法調停尚不至爲害太甚何可偏聽羣小任意誅求至在在扤市鼓譟悉藉明主以爲口實異時釀成上崩

瓦解之患此輩之肉寧可食乎　陛下幸無堅持成心而置人言于不足恤也至若內府外府何者非天子之積顧所用如何耳乃　陛下動稱內府匱乏輒令外府挪移解進今外府空虛極矣軍國之需毫不可缺不知　陛下亦將通融內府以應之乎抑護護主計者而置之不理乎彼主計者豈能爲無米之炊亦豈別有神輸鬼運兩利俱全之法不過巧立名色厚斂橫征徒以困　陛下之赤子耳乃今赤子不能勝困

矣諺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藉令天府有如山之積而海內嗷嗷人心思亂　陛下誰與樂此然則臣所患脹滿而榮衛不貫者今之病得無似之乎臣嘗患上焦閉鬱醫者以爲內熱外寒關膈不通所致因而思世之通內外之情者莫如章奏而其易以壅蔽扞格使內外不通者亦莫如章奏今諸司章奏往往留中不下矣無論內外忠言嘉謨矢心入告一切如木投石即尋常用人行政之間所爲抵牾而窒礙者不少也

即如錄用建言諸臣向　陛下遇災求言不嘗有詔許之乎風憲急缺行取內外諸臣不嘗有旨允行乎乃至今尚寢閣何也至于推陞題補皆銓部職掌常事何至該司候命亦累日積月不下即今官妨職守政就叢脞人無固志仕多懷疑遠邇相傳皆以章奏留中爲聖明至治之累然則臣所患閉鬱而關膈不通者今之病得無似之乎宋臣崔與之有言士大夫不敢昌言於公朝而悉憂于私室不敢明告于君父之前

而竊議于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臣觀今時事實大類之嗟乎殆也極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何時也亦而畜艾所宜早圖矣乃上下之間恬然以防口忘言爲得計譬之久病者失聲不語屬憂之人以爲無憂乃倉公扁鵲望之而走者也是不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哉臣以此因臣之病而思及天下之病又念臣之病所關只一身猶無足憂也天下之病所關在宗社矣大可憂也憂之如何亦係乎

陛下一念轉移之間而已語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夫逆耳之忠言固醫國者之良藥也　陛下誠穆然深思超然遠覽念元氣在民生則思以培養之念治體在君臣則思以聯屬之念上下之榮衛不流則思以調停之念中外之關膈不通則思以宣達之將會推閣部大臣獨斷僉用以司政本錄用先後建言諸臣因材授任以襄庶務又亟下行取考選之令以通言路速罷掊克聚斂之臣以除民害以

均貨賄撿發先後之章疏以開壅蔽舜之舍己從人湯之改過不吝何以加此由是而二帝可三三王可四此長治久安祈天永命之道也臣雖不知醫而所言者皆醫國醫民苦口良藥願陛下嘗試之抑臣今已奉旨致仕去國歸田無官守無言責矣豈不知緘默苟安容容自保之爲得顧念大臣之義身雖在外乃心不敢不在王室矧臣受恩深厚涓涘無補及今不言將無可言之時是用昧死竭惓惓爲　陛下陳之伏

乞天恩恕其狂愚俯賜容納臣雖歿伏田里一生榮幸不是過也若罪其疏中囈語狂言從而譴罰之戮辱之沒齒何敢怨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議征勦黎寇幷圖善後事宜疏

奏爲叛黎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懇乞天兵征勦亟圖善後以永保治安事竊惟瓊州爲古珠崖儋耳之地幅員廣袤計三千里孤懸海島中盤生熟黎峒負固爲梗而三州十邑四面環之譬

之人身黎峒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勢且浸淫殺體而爲一身之患黎之爲害何以異此自昔以來叛服無常撫勦靡定大率始之萌芽不折終則斧斤尋之未有隱藏痼疾于腹心而肢體得晏然無事者由漢開疆至今千七百餘年制禦之道亦多端矣有一日而忘黎患乎請以國朝近事論始弘治十四年符南蛇之亂曾大征矣去嘉靖辛丑曾無幾也復有征[illegible]儋那紅那黃之舉焉又去嘉靖己酉益無幾

也復有征黎酋那燕之舉焉夫自明興以來瓊之以大征見者凡三乃其間近者十數年遠者不過四五十年而止黎情大畧其故可知也自巳酉至今又將五十年矣天心厭亂黎數當終極溺亨屯考時則可司世道者其寧慭然乎先臣鄒御史海瑞當　世宗朝上言嘗謂當弘治十四年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後來二次再舉繼之嘉靖辛丑巳酉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今日歲歲爲患由此觀之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爲今之計亦惟尋往歲大征之舊轍脩日前善後之良規踐必然之畫爲久安之圖俾邊海黎元若出湯火而登之袵席誠策瓊事者所宜亟講矣臣等草莽儒生世居瓊海稔知黎情備嘗艱苦憂患處心積慮葢亦有年玆幸當會試之期類聚京師快覩天日乃得以試事之服伏闕叩閽罄所欲言敢昧死以聞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緣黎自嘉靖巳酉幸漏網逋誅以來生齒漸繁黨類日衆加以四方亡命爲之

勾引內通外合聲勢益張萬曆十五年始寇陵水縣焚草子營擄掠人口無算該去任兵備道易可久条將王椿薄伐未收全勝而歸至萬曆十九年一日流刼瓊山縣二十餘村二十年二十一年嘯聚定安萬州澄邁臨高等地方覇占民間田土勒官兵移營避之觽惑搖動幾成大變該去任兵備道龔錫爵誤聽黎人詭計服招不知反爲所愚自是黠黎望風四起日盛一日二十二年該見任兵備道胡桂芳条將黎國耀

始興兵剿之民欣欣有來蘇之望不意功垂成而班師僅招一黎酋王矬而止萬曆二十三年以來黎益縱橫得志[illegible]羅山嶺若居林沙灣居碌三崗一時并起尤[illegible]猖獗中有栗魁黎[illegible]屎者糾合諸崗酋長及寨賊王蓊老黎廣孫恩華孫恩弟法滿可記諸流徒千百成羣布滿山谷于萬曆二十五年三月間突來攻刼定安縣白北龍塘等處擄去生員吳夢龍吳夢雲之父及[illegible]妹索銀取贖時兵備道胡桂芳申請督撫衙

門姿副總兵黎國燦領兵搶之馬屎擁衆北[illegible]
殺死神鋒百戶王應雷已復縱火焚燒大營殺
傷官兵甚多奪去輜重無算國燦間關逃竄僅
以身免自是羣醜益藐官兵全無忌憚擁衆大
出流毒瓊山澄邁定安會同文昌五縣地方殆
無虛月月無虛旬官兵所向如羊饗狼望風披
靡其殺戮之慘擄掠之害不可數計如紀臣等
所知者若劫戶部主事王顯先家擄其男婦某
氏劫通判秦從周家擄其妻某氏劫生員周雲

胥擄其妻妹妯娌共七口劫鄉民符奎擄其子
王舉人大賚之壻符某劫生員李日煥李倬擄
其男婦某氏劫生員蔡𢡟中擄其弟婦某氏并
擄生員莫維藩男莫茸留各索贖銀共計數千
兩他又攻劫白延村大戶括盡財物值千餘兩
且殺死聽選監生林某及劫知縣魯養正理問
馮行可教諭吳坤齡劫北羅郵民梁仲輝等一
百餘家并先吳打鐵等村燒燬房屋劫奪金帛
叶畜殺傷人命甚多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即今

人民離散田地抛荒國計日虧寇亂方熾又其
威劫搶村則凡所經過大小村落居民悉挾制
投降授應酒飯不則立誅夷之民間號泣赴愬
官司惟有俯首竊歎不能為主嗟嗟蠢爾羣醜
向猶乍叛乍服我可招而撫也今則隨服隨叛
矣向止倚山為勢蠶食一二附近黎村小民也
今則蹂躪郊原橫行都市今日報將犯某縣明
日報將犯某州即衣冠縉紳之家凜凜然朝不
保夕矣向只鳥獸出沒于深菁巉岩之中稚髻

跣足刻面文身之習未改也今則堅甲利兵竪
旗張蓋鳴金伐鼓公然與官府為敵矣揆厥所
由皆因數年以來上下相蒙以賊為諱其初出
劫不甚大則以為常事而不必報至後殺擄已
多勢不可掩則但以地方有警移文遮蓋而不
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纍纍載道時有偏脫尾
獲或被擄人口遂以截殺奪回舉報官府掩敗
為功而未嘗實報并所從來為日已久失今不
圖將來之禍愈有不可言者臣等訪得瓊府

羅旁地方從古以來猺獞盤據爲害自萬曆五年大征之後建州立縣至今蕩然太平之區瓊州黎尚聯落五指山旁而居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而止大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而其據險肆虐實與羅旁相同前此大征官兵犂庭掃穴而歸閑其間平原沃野儘有可建立州縣之處只緣當時任事者寇平即已未及經理善後事宜遂致根株蔓延釀亂至今竊觀兩廣軍門兵食足用只須量移廣西狼兵合本處營兵土兵

約三五萬人即可縱橫諸黎中加以太山壓卵初無難者特未嘗加之意耳若自今一舉蕩平之後伐山開道建州立縣移一二不甚緊關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就近守之畫之井里時其訓誨一如羅旁之例不測數年當盡入版籍化爲編民渾可遠施威可遠加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當事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或謂山菁深險賊勢出沒無常恐我軍未易得志惟當隨時撫守及其成土舍鈐束招徠宜無不可者此皆因循

苟且似是而未守事機何也臣竊見頃歲黎叛以來當事者多方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羊酒如巨魁王瓊父子兄弟皆寵以冠帶把總名色又將黎童充生員作養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極矣而諸黎實潛結交通聲勢相倚彼招此叛此招彼叛甚者今日見官服招明日回巢又叛此以姑息爲撫無益而反釀患之明驗也環黎而置營壘增兵選將非不粉飾可觀矣而一二守營衛所

武弁率多紈袴孱弱專一賣放營卒尅減月糧爲自潤計其于地方利害毫無關心甚者通同黎寇漏泄事機下以威脅小民上以簸弄官府即今營寨官兵有陰爲黎所擒者何云禦黎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于各峒雖名爲土舍管轄其實此中土舍人微權輕非若廣西雲貴兼有土地人民得制生殺之柄可比自黎耗以來法紀陵夷即王土王民尚慮不保何暇問及么麼一二土舍其先世以來

所羈縻之舊物㦲臣等愚見以為决須用兵征
剿亟圖善後然後撫可定守可固即責成土舍
管轄彼亦有據而可循故敢拳拳以用兵之說
進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名為撫守如同兒戲
瓊州之事當不知所終矣伏惟　皇上神謨雄
斷燭見萬里乞勅該部查覆施行地方幸甚生
靈幸甚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三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職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彤磨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illegible]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序

贈冢宰立峰孫公應召序

天官尚書缺帝若曰茲惟予統均銓衡重寄其慎簡以充於是廷推一再上最後得立峰孫公名報可且敦促就道是時公由南冢宰改司馬參機務詔墨尚濕復有今命一時朝野相顧動色謂天子神聖為能知公謂公忠誠足當聖天子知而南都諸搢紳尤習公而儀式者乃授簡不佞俾摛辭賀焉或曰明興人才莫盛于浙自昔記之於今所見若公與平湖陸公相繼由南太宰入秉銓軸而蘭溪趙公會稽羅公相繼由

南少宰入輔之今趙公且歸然登政府矣此豈
惟浙省盛事亦南中一時之光也請以是爲留
都賀或曰銜鏡儀羽之地其選最重即千里一
士猶比肩也乃公與少宰羅公陳公俱同郡而
陳公且同里巷豈惟二百年所希覯即古稱百
里聚星何以加茲請以是爲公桑梓賀或曰惟
公乃祖乃父世篤忠貞蓋自忠烈公以御史中
丞仗節宸藩進秩大宗伯予專祀而文恪公繼
之復由進士及第第二人致仕宗伯膾炙人口

舊矣文恪公有丈夫子四人而公爲長次則前
峰公發跡北畿第一人由翰苑致仕少宗伯鶴
峰公由御史歷藩臬今爲冏卿月峰公由南宮
第一人歷銓司今拜中執法居御史臺一時同
官于朝霽冕嘒嘒並公而三而先是由武科第
一人致仕樞府簪纓世世者則公之伯氏也今
官北部以直聲顯朝著者又公之冢嗣也其諸
子姓象賢濟美接跡而起日蒸蒸未艾無論明
興世家之盛海內無兩即古稱元愷虞廷何以

加諸請以是爲公閥閱賀於是不佞誨乃拜手
而颺言曰允若前言可謂能論揚公所際之盛
矣抑知公所自爲盛又有進此者乎自昔人臣
莫盛於周公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父位冢宰匡太平復建元子而啟爾宇夾
輔周室曲阜之墟于今爲烈焉茲亦遭際之極
已乃史氏記其孜孜求賢至於握髮吐哺又謂
所執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而見者十二人窮簷
茅屋先見者四十九人似不專乎其家鄉何也

冢宰稱天官謂其至公至平如天之無所私是
故不貴其才而貴善用天下之才古之君子量
包宇宙器納河海道乎于鄉而不有其鄉彼其
視天下猶一鄉也教始于家而不有其家彼其
視天下猶一家也此鈞衡之極而帝臣之遴雄
旦所爲稱盛良以此也若公者殆庶幾乎公重
厚少文如周絳侯不言躬行如萬石君持大體
不責苛小若丙丞相故歷官所至咸有聲稱而
恬退淡泊尤爲士林推重嘗由光祿卿養痾姚

江之上垂十年貞歲應召始出遂晉廷尉貳司寇改少宰尋至今官亮采惠疇無一息不以延攬人才爲念而其謙益虛受尤辟有姬旦遺風焉不佞侍公敎有年嘗竊嘆盛德雅量以爲不可及計今入掌邦治吾不知其進用賢才汲引善類者有幾其調劑燥濕併紓糾紛導和宣鬱者有幾其夙宵匪懈邃謀密議俾海內陰受其賜而人不及知者又有幾要以休休一念所推其必審知宅俊振拔幽遐俾小大各得其位共效用明時亦保治平之休必究登徙若世之卑卑者私樹羨李隨時浮沉俾天下所稱美艷慕第如前所云云一鄉一家之盛焉已哉此聖天子所爲選衆而舉公之意亦中外搢紳所爲顒顒延望於公者也請以是爲公賀於是公戒行有日誨不佞無能闡揚南中諸搢紳之意以諗于公第爲鋪張前語書之以附行李公聞之拜稽首曰鑑不敏敢矜吕言庶幾無忝融考亦承有辭于家邦用對揚我聖天子之休命

送大司空陳公之任序

夫儒者稱引古昔輒曰唐虞成周云吾嘗尚論其世水土未平禹爲司空卽今之工部是也成王旣營洛邑陝以東周公治之今國家定鼎于燕南京諸司非卽周之洛邑耶夫立法定制今誠與古不殊乃若世俗所見則有不盡然者假令今誠有如伯禹如周公而爲司空居洛邑也卽衆必羣然惜之何者以爲禹之聖不止爲司空而周公之才不宜之洛邑也嗟乎茲非世俗之見耶古之所謂大臣者彼其日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皇皇然求盡吾職而已惟位與地隨在而可盡予嘗持是以鑒天下乃今於洛南陳公重有感焉公在先帝時由進士試郞署歷官方岳所至有聲今上登極遷京兆薦奉常遷貳司農督理諸倉事閱歷旣久凡國計民隱與夫疆場戎馬錢穀之類罔不洞究嘗條陳邊務凡數萬言辯明剴切上悉嘉納之甫秩滿遷南京大司空缺廷議咸首推公遂疏名以請天子可焉

令下或有私爲公不滿者謂公以先朝夙望手
上宜簡任党樞軸日置左右顧猶令爲司空而
南公之見獨不然其言曰嗟乎明天子之恩至
矣老臣愧無以爲報遑祂之恤泉閒而躧之若
公者豈不誠超出世俗外而爲古大臣哉公瀕
行卿人仕于朝者謂誨職司紀述不可無言以
爲公贈誨竊惟公官如伯禹而所治之地如周
公且意見卓然非世俗所能窺卽儕欲有所獻
於公亦安能規規然爲世俗語耶誨聞之世變

之日趨於下也若江河然今天下視唐虞成周
何如財靡而用侈工日縈而力益不給東南財
賦自出遡年水旱頻仍公私交匱當事者隱憂
之然則爲國遠慮者在司空誠難而內地爲尤
亟矣夫善醫者之療疾也更一疾而其藥同者
其所受與所理無以異也戶工二曹昔國用民
力所關且兩都章程較若畫一公往嘗爲北戶
部矣然權分也今雖爲南工部然專矣譬之史
病而選醫口專而病且不異遽試而效罔不濟

者也王上不日且召用公如禹宅百揆周公於
丞弼嘗自今始所謂行百里者不九十止爾巍
然古大臣事業卽儒者所稱唐虞成周奚讓焉
誨不佞誠不敢以世俗望公顧今所爲公獻者
竟不越儒生常談竊恐公聞之且猶然笑曰王
生亦爲世俗語也

送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潘公赴召序

天子既痛懲權奸欺罔之罪明肯若曰朕一時
誤聽小人以致降罰失中德音所布溥海內外

咸知朝廷審官愼刑之意延跂而望者顒顒加
也於是刑部尚書缺廷推參贊留務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潘公旣疏名以請天子俞之命下搢
紳先生咸以得人爲賀或曰公爲大司馬雖南
也㮣已爲居守之長矣今爲大司寇誠北也乃
位次反在司馬之亞其故何居予應之曰不然
出入均勞王臣之憲也兵刑互用官人之經也
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率屬若天地四時然司
馬司寇夏秋相禪何軒輊之有誨嘗俯仰今昔

竊有感于刑中之難而慶公之遭矣昔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天下樂堯之寬而畏臯陶執法之堅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盜環者帝欲重其罪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又曰法如是足矣帝許之夫彼聖賢皆得君而行其志故臣主俱榮政令一朝廷尊而天下治刑協于中此其選矣自此義日微于是讒邪滿而是非眩天子曰宥予曰弗宥由是宥焉則爲縱惡天子曰辟予曰弗辟

由是辟焉則爲濫罰于是有逆耳之言有面從之失而君臣之義始不見于天下以此求中不亦難乎今天子翻然悔悟去邪任賢而公首膺簡命奉行詔旨此堯與臯陶之遇千載一時也漢文釋之所不道矣抑何以致刑中而稱上意乎誨聞之刑乎國用輕典今天下之平久矣而網若少密焉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鉏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蠢遇陷於阱乎枉後惠文得無夫望脏眈誣上行私乎人亦有言觸格羅落獸

亂於澤刑之不中所從來矣是故曲仁曠慈蔽奸赦故非以章惠也教民蕩矣厲節遠患劇法亢志非以降德也教民渝矣固德沉慮詳讞周庋緩辟終慎要以求麗于情法之中俾無冤如釋之進而爲明允之臯陶焉庶幾折獄之良也乎夫舉盛業者聲望欲其先乎材品欲其夙具其養欲粹其量欲宏公由御史爲大理爲中丞貳卿至大司空薦歷今官以其身爲人倫冠冕者三十餘年輿望翕然歸之矣宦轍所臨賢聲

載道論其著者三治河工績有成績而往歲兩河緊暑以水治水尤得行所無事之法可不謂才乎性狷介寡合嘗避居君晉之濱者數年搆讀書臺有終焉之志比出而應務如取諸左右則養之微也嘗自扁其堂曰留餘故眷遇益隆象賢濟美而公謙慎抑畏常如一日非量而能之乎予嘗以爲潘公者譬之萬斛之舟維楫畢具驅長風破巨浪無施不可者也然則公所爲致刑中而稱上意者將於是乎在而異時弼休

介永寵錫且駿駿日未艾也彼司馬司寇又奚
啻盬較量于其間哉或者趨于言乃因司屬諸
大夫之請書以贈公公聞之拜稽首曰馴也敢
對揚天子之休命

贈少司徒中陽舒公晉南大司空序

南京工部尚書欽帝若曰留都根本重地邦土
之寄其愼簡以克於是廷推總漕戶部侍郎舒
公乃疏名以上帝曰俞往君于工報至公戒行
有日則有日方今曹務北重而南輕公敭歷中

外垂三十年頃當淮陽災沴之餘殫精竭慮旦
夕皇皇以其身爲南北請命繫安危重寄者又
幾三年績用有成即入侍宸扆參贊密勿亦與
望所共推乃猶然栖遲南工似非朝廷所以均
勞出入程敍才品之意于聞之曰不然古聖王
之馭臣下也既歷試諸艱俾其踐敭建豎能已
見于天下天下之人舉首企踵環而望之非一
口矣於是始晉崇階式羣辟又隸事在煩簡之
間俾之隱然曳履垂紳從容儀羽以養其恬靜
寡求之節爲異時當軸處中之地所以深眷注
樹標表承貳一人非苟而已也昔在唐虞禹作
司空而成周之世姬旦且有宅洛之命國家自
並設兩京以來六曹諸司體勢相埒今之南都
即成周洛邑而司空職在水土則亦伯禹之任
也宗廟宮闕城池屏宇於是乎司歲時錫貢舳
艫包匭於是乎徵徹截天塹舉舟勁檝於是乎
具四方羽毛齒革萑蒲篠簜之入於是乎供承
平日久漸玩而訛濕基駿豎鐵防曲畫日就頹

圮而胥徒闒椽耗蠹奇羸旋嚗餕於其間者不
可究詰是修廢謹度裁煩敭蠹俾無失祖宗
睿慮則大司空之任誠非其人曷濟公膺茲重
寄履任而受成事張弛緩急惟時所宜惇大明
作無施不可眞時綢繆東南戶牖之地縱觀輿
王舊畧選耽溝恩曰是爲我聖祖櫛風沐雨之
所營也是爲我宗社神靈衣冠之所妥也是爲
百司戎衛之所棲險固丞集之所會也妥諏爰
度是芘是飭至其鏈浮若癥去蠹若縻尤平昔

爲精厲者所謂隸事在煩簡之間而曳履垂紳從容儀羽在標表之地吾見公朝受命而心夕馳於吳會式遄其行將在茲矣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奚遠近内外之二乎公識遠而量虛謙冲縝密不事表襮而中扃洞朗始爲銓曹有聲爲藩爲臬又有聲撫貴陽又大有聲已乃轉南大理南貳司空遂晉少司徒督理漕儲計先後服官中外勲名爗爗咸在人耳目茲有鉅柄重或循以爲綏夫明光勤施此旦之所以錫

秬鬯也水土時懋此禹之所以宅百揆也方今主上日隆唐虞成周之業然則伯子姬公之烈公又將嗃讓哉予與公同爲楚人且辱與令子編脩君同館交誼號爲通家茲忝南禮又與公客邇門牆朝夕同游處可謂良遇顧予之謭劣何敢望公萬一翹首都門庶幾承顔接辭日荷鏃礪括羽之益以爲快故因司道諸大夫贈言之請竊幸鄙陋之文附在行李則又安敢以不能固辭爰次第前語濅書以復

贈少宰山泉周公應召還朝序

少司馬山泉周公督撫淮漕之明年自詔改天官少宰入贊邦治一時卿士大夫聞之咸相與喜曰凡人臣之遇于仕籍者咸視内爲重以其地近而勢行也茲公之入也當軸處中從容儀羽之地位崇而履亨道彰而用顯國其有永賴矣乎或曰漕事廢閣久矣而河患又轉徙靡定公至申禁布約劑緩急酌盈虛俾倉庾之儲如約不乏益西北戎馬東南財賦咸於公托重焉

茲去將孰爲之繼者或曰公之蒞淮也鋤煩汰苛與民安靜躬楝玄懿化馳若神俾吏縮縮然奉於法民蒸蒸然樂其生公之去又孰爲之撫者嗟夫是局于小而未覩其大溺其偏而未窺其全也夫天下大務孰有先于進退人才者哉世之論者恒曰才難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者之難也故有伯樂然後騏驎騕褭得至於前有歐冶然後純鈎湛盧得當於用惟賢知賢所從來矣明與稽古憲經以辨掄官材澄敘流

[illegible]屬之吏部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少宰辨
六職弊六計副之權衡藻鑑之地其選甚重得
人之效可考鏡也承平久而法度日弛吏稍稍
失職民生困而國事亦日趨於弊至仰厪聖慮
嚴詔所司慎簡有位振起而維新之而明年春
廼當羣后肆覲述其職以待誅賞之期公之入
也將與太宰協力宣猷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將
見稱民安内脩外攘之效可援契而取者此其
功被萬物而道濟羣生奚啻淮漕之為一方利

已耶蓋闡之端兆貞範者存乎學撰事宰物者
存乎才含章畜德者存乎養弘中彪外者存乎
望君子脩身取人必四者其選也公蚤歲發跡
賢科弛聲秇苑已乃篤探理學體認於躬行蹈
廸之間尤留心世務啓意經濟始進銓司即毅
然以天下人才為己任無何意有所不合遂拂
衣長往養重于仁山文水之濱者垂十年海内
搢紳之士咸以公出處占世道汚隆上數下公
鄉間衆材望可膺重寄者必首以公應詔自是

起僉舉憲晉南北銀臺開府閩中尋轉大廷尉
拜少司馬督撫淮漕歷任咸有聲稱而保釐所
至經文緯武益著嶽猷貔貅之衆瘡痍之氓歡
呼愛戴翕然如出一口焉蓋公學正而才全養
粹而望重天下想聞其風采非一日矣今日之
召誠上結主知下對輿望所謂為天下得人者
豈徒借光於師錫而徵福於巷遇云乎哉昔召
虎經營淮南而歸受王策命詩人為之歌曰虎
拜稽首對揚王休而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誠慶之也鄭少君參冢宰之重職班史載其
德配周召忠合羔羊傳之儒林至今有烈光焉
公入自淮南而所處之任如鄭少君自茲簡注
日隆勳業愈茂異時普施文德紹美羔羊寧令
穆公關内侯專美於前乎孔子曰知柔知剛知
微知彰萬夫之望公寔有焉是眞可為天下得
人賀矣會郡守諸大夫喬君學詩等徵言贈公
遂次第其語復之因以俟後之續淮漕而傳儒
林者

戊子典試江西丙戌己丑連分校會試追奉今
命堯李蓋在公門矣彼交䁥紓天子所寺信不
誣也余有記己丑與公共事南宮無論品藻衡
鑑群無留良且宏深毖愼余與相國許公實坐
而仰成之固知公三命茲益恭矣天子葵之福
祿腞之敢歌采菽之卒章公避席而起徧拜曰
辱公等交譽不佞何敢當思皇多士中允與不
佞所同升也不曰豐芑之所遺乎祖宗之所休
養乎天子之所紀綱乎聖明在宥而理四方率

先教化廣設章程申布功令其于文體士習不
啻面命而耳提之余不佞謂此簡書朝夕惟謹
乃今幸告成事無敢隕越厥躬以對揚天子休
命其何力之有敢歌棫樸而佐酬爵中允余公
曰祖宗以來最重賢科頃緣一二不戒自蹈危
機以炸吏議賓興之地幾爲懼府日者與諭德
憑軾而入境也夙夜矢心求無辱命北望鍾山
高皇帝之鑪實式臨之諭德美而不居歸之天
子有禮哉余頼諭德知免於戾矣敢歌代木之

首章於是南都搢紳先生咸嘉二公果能相與
有成並享和平之福也遞起爲壽行爵無筭余
屢京兆公之命敬櫟臚載之無敢餙辭

贈羅侍御督學京畿序

往余貳教北雍而侍御羅公方捿吾東粤也謂
余粵產誘掖以宜先之道余復公書其大意謂
侍御代天子巡狩一方急在吏治而古今吏治
大率立于嚴而隳于寬其在東粤爲甚公得書
喜語人曰國子先生之言是也余不習吏度無

以當公而公顧何所取余余以是知公之所存
與人異矣公至東粤丕揚風紀吏懾民懽嶺海
之外頌聲大作其明年穡比士又明年告成事
還京天子褒嘉第爲異等特命視學京畿會余
時爲舊京祭酒而公之門下士進士林君某戒
書幣馳數千里謀爲公贈余之辱知于公舊矣
何敢無言余惟古者淑士以詩書禮樂今之明
經猶是也古者登士以鄉舉里選今之州縣猶
是也古者齊士以候明撻記移遂移郊今之令

甲錄過猶是也何古今人才不相及如此也將謂古之學不以藝耶則吾夫子設四教在洙泗之上必先以文七十子號稱高弟亦曰身通六藝匕亦何負于士哉彼三代之教可知已說者又謂古之爲藝者習而行故德與藝合今之爲藝者習而言故德與藝分而吾又以爲不盡出此也雜百家以駁閒見而經學濟通請謁以進貴遊而州縣私矜一言之麗愛片紙之工相與庇其大誦而紀過徙設如是而以藝病士以較

藝病養士者豈惟非三代造士之規其于國家憲章亦已馳背矣誠使非經之學有禁于進之門勿開不檢之誅罔宥而職掌師儒者又端軌貞度于其上則風聲樹而趨習隨規矩立而方員出求眞才無與不可得已夫師者士之表也道之紀也傳不云乎師嚴然後道尊夫所謂嚴且尊者豈故爲崇峻樂于自尊哉國家命官之意如是吾道亦如是而已矣京師爲首善之邦師道立則聲聞海宇而菁莪棫樸之風係焉公

以持使者節所至作人有成效玆膺重命余知公所裨于明時者不淺也故始終乎嚴之一說以爲公贈乃余與公同有師長之責自惟模範有愧人師公其能無以敎我乎旣以報公復廣附于古人贈處之義

贈藩伯考吾林公奏守道績序

令甲諸路分守專職藩參近始爲鹽司通融之例於是海南海北守道考吾林公自藩參晉秩方伯且三年報滿矣公與余同起家嘉靖乙丑

進士而予衰病早休幸伏公宇下係奉末光追憶向來同籍兄弟四百人中今惟公等數人尚歷中外若魯殿靈光巍然獨存意必天佑耆碩俾世篤忠貞翼贊守文令主乃克有是又必推負輿望中外倚以爲安危者以故上下挽留至今莫釋則我考吾林公其最也抑以公昕同籍數公又有可興者彼其雍容三事翱翔九列曳履振玉高議巖廊之上無論已乃公階雖上大夫猶外任也賜履雖幅員廣袤猶遠方也列銜

藩方伯猶非眞涖行省受事也若曰姑爲之祟其秩以示優耳且也公奉詔起田間不爲近郎一日三接不爲隆一歲九遷不爲驟乃猶若尋常遷調處於若緩若急之間而悠悠然終三年淹積薪之誚何予請有以解之今宇内所稱嚴重要害非疆埸鎖鑰之任乎公所臨鎮故秦漢以來象郡粤南地若大廉之山擊雷之石與珠崖海中別島悉相望於公所控制數千里域内不幸被以珠璣瑇瑁百貨所出之名而啟禍門

過者滛心㬥端匪測環海諸夷瞷我中土而探璫稅監魚肉我珉庶軍書旁午征榷無藝向非重臣彈壓其間時事岌岌矣公所表率拊循章章不具論論其難者往欽州失事公轉餉提兵直擣其穴乃緩急劑量之間歲省緡錢無算要以寬民力而佐軍興視余忠襄崔清獻公益異世同符焉余檄交阯誡首惡五人斬於其界崔罷行諸賦海上澄清錄傳誦至今乃二公一以廣西安撫視古合州一以廣西提刑浮海而巡

珠崖視公以廣西觀察攝道海之南北事又不謀而合盖重臣不擯遠地類如此嘗怪國家資格太拘不足以盡士之用宋時入而參政出而典郡已復入而參政内外均勞何格之拘公以方伯職藩參惟其事不惟其員正得宋人遺意夫特達相知破拘攣而使之藉盤錯而效之此亦千載一時也故當其遠有近之用當其外有内之用要以一人綱紀四方寄重等耳今茲奏績天子下璽書賜黃金徵拜公卿旦夕可俟何

淹之云計公與同朝數公德位名壽俱鴈行鴈列而公有子登第服官象賢步武視清獻公之子僅以輕貲肖閥不啻過之此又同籍兄弟所爲分華割榮而快者故天下倚公爲重而公遂不得自釋其重再三陳乞而不遂數十年負篇而不得休有以也公以行中書省署上考進此尚有郭令公二十四考中書故事在予故因公屬稿瓊雷二太守倪君郭君之請樂爲天下道之非同籍之私言已也

贈藩伯碧麓林公榮膺錫命序

今海内所稱名族以十數惟閩之林氏最甲林之鼎盛者其派不一惟晉安最甲晉安自先世士衡公以司徒起父子群從並致顯榮嗣是代稱步武發祥流慶至碧麓林公家世最甲余嘗讀王元美贈林方渠先生序謂林之盛至祖孫父子昆弟鵲起科第而又多壽考其貴以八座爲恒調而壽以八袠爲小年心甚艷之以今考之皆公先世事也猗與盛哉於是公以臬長分

司吾粤尋加藩伯屬奏績進階通奉大夫厥配龔安人進封夫人父司徒公母鄭淑人暨大父太守旗峰先生大母陳安人悉如令甲進秩有差誥錫煌煌褒予外內名德良重郡邑守相洎君帚君暨諸僚屬相率詣不佞謂公於當代稱世臣於朝爲異典於鄉爲通德於家爲禎瑞不可無一言闡揚之以備惇史不佞獨叨詞林習掌故且辱公同進與聞家世最詳胡可以不文辭竊謂身致通顯易予若孫悉致通顯難奕世

通顯易奕世悉享遐齡難後先享遐齡易後先象賢濟美難至兼三者而備之難之難者也始公乃祖旗峰先生以進士累官出守貴陽其民德而慕之謝郡歸而爲德於鄉鄉人瞿然顧化其父老戒子弟無豪趨無陂行以爲林公媿晉安之俗漸漬於先生之模範者數十年壽至百有四臺使者爲之建坊樹表海內稱爲人瑞丈少司徒公釋褐邑令著異聲陟曹郎守常德常德之慕公何異貴陽之慕旗峰先生也者由藩

臬卿寺至都憲地卿鋤强植弱起敝維風卓有建樹以不悅權貴力請報罷事旗峰先生北嶼中日效歌舞爲樂翁皓首子舍希鞲鞠毹率碧麓公自學憲歸爲先生壽邦人出入目屬之居常貌溫而禮恭度冲而神察越大臺而五官之用愈暢追公以雋才妙齡爲粤東督學使者上人服從無敢失墜令悉悉齊濟布在周行乃意有所不合即抗疏歸疾日奉父若大父懽帚軌郡俗監司守相之干旄東循於里閈而不得絜

以色兩臺交章薦歔公由浙憲載晉粵藩距公去粵二十餘年父老子弟望公之出若景星慶雲而公亦稍稍權抗爲和方員互用兢兢禔躬貞軌敦羔羊之節以爲有位風所至庶民安於田里收清淨寧一之效即今薦吏藩臬之長莅鎭吾變而瓊人鼓舞加額若以公晩出尚偃蹇外藩不即召拜九列爲士林歎而又喜公坦然夷然略無芥蔕胸次爲地方賀至爲公吏者懾於公之風裁爲公士者愜於公之甄鑄爲公民

者忘於公之祖席公不肅而嚴不言而化倘三事九列而悉得表儀如公則官何以易方吏何以舞文俗何以流失上念公老成疆起田間華髮嚮用而公恬養已洽無所撓其天和由是而秉樞握要其氣加克其神加王鼎鉉之寄不亦綽綽乎有餘裕哉由前則貴陽司徒垂其休由後則我公竟其烈父子祖孫奕世載德展采亮工淳龐昌熾高朗令終無論海內閥閱者莫之與京自國朝以來此其希覯者也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係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於師中可謂隆恒異眷然非自召祖命如公者不足以凝鼎命而揚休美公其益精志純慮從事疆圉所以毅天子之邦而罔內顧庶宗社𥙊永脊賴豈惟光昭先人之令德將惇史於是乎徵之敬因郡邑諸大夫之請以聞于公公其能無弁髦余言否

贈藩伯瑞芝胡公平黎蒙恩序

萬曆庚子播酋煽亂摽掠四出綿亘川蜀黔楚之交道梗不通歲無寧畤當事者以師請詔可之命三省撫臣會兵征討維時湖廣叅藩胡公爲左監軍鎭辰沅諸道公朝受命而夕飲冰矢心天日誓不與虜俱生爰布功令明賞罰餝隊伍鼓士氣中權後勁節制森嚴左右前行罔不共命時方六月酷炎重以險巇危巢有猿猱所不能越飛鳥不能度者號爲天險公與大將軍獨道揮戈而前所向拉朽至稱青蛇瑪瑙

三丈等開漸次剗破尋抵海龍並獲揚酋妻孥
黨與悉擒其府庫版圖宣尉司印盡封籍之計
後先部下擒斬八千有奇降撫者以萬計公所
全活餉夫數十萬衆無不人人加額頌爲福星
斯舉也廓萬里之妖氛平數年之逋寇雖諸司
將士同心戮力寔公發縱指示居多云君子曰
懿哉爍乎公之功在社稷遠矣方廟議首事時
聞者郤步談者咋舌孰不稱難一謂崇崗茂菁
鳥踮虎踞即勁卒不能前深入不能大索得地

利難一謂土酋玩命徵調多愆期日久春深瘴
雨毒霧堅瑕珠操主客異執安能與之持瓟虓
也得天時難一謂播酋自前朝累葉以來遍以
治夷法羈縻之一旦窮兵遠討轉饟糴守罷於
奔命得人和難向當黔兵失利浮尸蔽江而下
人情洶洶莫敢自必其命非公忠誠自許智勇
兼長力贊大軍決策鼓譟直探虎穴安能出萬
死一生成震世之伐若此乎故曰公之功賢於
人遠矣往公在職方時諸曹郎相聚談兵無不

人人自喜公獨[illegible]若無短長然沉幾用晦所
在以功名著稱其鎮撫吾瓊也値黎孽始牙預
爲決策迄擢去而黎雲大煽當事用公遺畫一
舉殲之迨列功狀而公不及追叙談者不無致
慨于焦頭徙薪之喻以爲缺典然由今而觀黎
特穴中封豕視播負隅之衆孰雄黎僅從當事
者疏補搶剿與天子聲罪致討孰重戡黎所袵
席止一郡視定播奠安三省之功孰多知公固
不以此易彼也頃公自楚擢粵進長臬藩廣布

德意以饗復露我全粵瓊無俟言乃今本兵奏定
平播功次上嘉公丕績賚予特優自茲保太定
傾爲國家畫長治之規樹永寧之烈即吾粵日
不得私公何論瓊也於是褒書始至屬公當拜
表稱賀適與行會在昔有唐平淮之役裴晉公
嘗以戕賊朝天爲期公是行也與裴晉公先後
若合質券且也對揚休命適當稽首萬年之日
有如天子念戎功而錫爾祉圭瓚秬鬯山川土
田行當次第爲公酬之公之棨具在江漢六章

平淮之雅又不足言矣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維公以之於是粵中諸守相聞公行咸色喜相賀而吾郡二三大夫若吳君錢君輩以公舊所過化之地欣躍倍萬恒情相率詣不佞祈所以贈公爰不揆譾劣拜手颺言敬書納之行李

贈憲伯瑞芝胡公考績序

高皇帝命岳牧分部而治所在奉璽書按行郡邑兵戎學校各有專司其以備兵使者而兼理

學惟吾廣之海南道爲然蓋天子憫邊海儒生遠跋籲波之苦爰采不佞誨史官時所上請行之自是著爲令甲而玆鎮之重儼若開府非其人不輕畀矣然昔之專理兵戎也於是有視學政爲越俎則士受其病而當事者不免絳灌無文之誚後之兼理學校也於是有視軍政爲弁髦則民又受其病而當事者不免隨陸無武之譏於戲非允文允武社稷之衛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若我瑞芝胡公進於是矣公金谿人也匡廬彭蠡之勝所鍾蓄厚矣爲人屹然岳立湛然淵涵望之者不問而知其爲正人君子焉其涖吾瓊也專以愼固封疆愛惜黎元爲務尤以挽回士風轉移人心爲本始至飭郡縣有司畀之成畫凡吏治民生學規戎務一一釐而正之揃術斷擊或弛或張所爲精於心設於事以違其患害從其好欲者纖巨曲折不能具詳其大致則鎮以寬靜處以弘簡穆乎淳乎務推懇切之愛以淪浹于閭閻而已乃其悃愊凝定

之心俶儻瑰偉之識溥博淵源之學廉靖寡欲之操默運於精神心術之微而顯設於光明俊偉之業蓋自擢魏科佐劇郡展寀于郎署宣猷于藩服積勤累功以至于今先後如一日也公又足以附衆乃其造士也謹典訓而詳物軌勤課論而嚴升黜士有不率教者初未嘗骫法徇之則文而未嘗不武公武足以威敵乃其馭戎也簡師徒而明什伍先撫綏而後誅伐頻年黎巡倡亂一切布恩信脩文德以來之即不得已

□用兵征鰓鰓然持重審幾惟恐毒民於險意□□選用賢良固安之耳公又非所謂武而文者哉蓋昔者嘗觀孔門諸子得聖人為之依歸乃政事文學猶不能兩求焉即此及三年僅收富強之效而禮樂之興尚有俟夫君子蓋全才若此之難也公兼有孔門諸子之長而得時行道遭際過之迄今三歷年所野無枹鼓之警市無犬吠之虞海波不揚島夷讋服上頌于庠民歌于里不事智名勇功而地方享寧靖和平之

福語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公之謂乎於是公報成績有日合屬十三州邑長吏相約舉賀而徵言于予予不佞在告以來嘗挹公風采言論者再頌公過予山中宿臨溪草堂之上命酌題咏多所裨益予既私服公抑抑溫溫有古大臣風度復念文武全才如公固詩人所稱吉甫為憲萬邦者也今茲奏最旦夕當膺顯擢以去吾粵雖欲以私公得乎然公在粵則粵重而萬邦尚喁喁思見德化公去為憲萬邦則萬邦重□□粵亦陰受其賜即公去而德澤在焉猶公存也雖謂吾粵得以私公亦奚不可矣因序而傳之豈惟述諸大夫國人惓惓推戴之衷亦以志予不佞高山景行之萬一云爾

贈崑山王君守備南韶序

嘉靖中潮寇肆發大為粵患天子命師往平之維時策勳飲至則崑山王君與焉君脩儀彥藝沉深沈雅重有古名將風始由備倭僉書歷試□政視衛事屢為巡臺諸公所推獎隆慶初南

韶守備之人少司馬自湖吳公言于上曰臣伏見□南衛指揮王克振年富才敏識時務雅志官常宜代南韶守備行都指揮事詔報曰可命下人以是賀南韶之得良翰而喜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君瀕行其同寅李君張君祈余贈言余嘗讀粵紀南韶接壤江楚為粵東屏蔽其地蓋多傜患云夫傜之與黎皆南荒苗裔君產于粵業已習黎情狀其於備傜乎何有夫傜者為邊患自古有之不特其不來侍吾有以

綏之而已

高皇帝初下兩越諸猺悉不窮治惟令酋長統轄而沿邊要害則列斥堠設營堡星棊布列若治之以不治者何故豈不以天子有道守在四方而保邦致治惟有備乃無患耶然則官以守備名其意亦可推矣夫談兵樽俎堅壘固壁使敵至而不敢窺者守備事也擐桴秉鉞料敵出奇行事中乎機宜而風飛動於閫外者則非徒守之所能辦也往聞諸猺盤山錯處尚未甚爲

民患頃者徼上之甿往往亡入與猺人相市甚者爲之嚮道探我底裏肆其跋扈時負戈聚惡少大掠城邑總戎貴臣都督大兵糜百萬進勦稍輯復起議者嘗謂韶之六闗隘南之花肼石楊子坑諸要害處聯絡兩省宜立營巡視地方失事則責之巡哨官兵猺人爲非則罪諸撫猺統領此其說似亦可錄崑山君思以經略疆圉樹旂常藩垣之績尚亦有出於守備之外者以門露其奇乎善談兵者無如孫武子書余考其

言曰守其所必攻此言守也而又曰攻其所必救似若不專於守曰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此備之說也而又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則又非徒備之謂此在君臨事而善應之耳古之名將其所表見固人人殊惟忠與勇則用心之大較也受職則忘其家臨戰則忘其身故有矢石在前而弗見爵賞不及而弗知親援抱鼓甘苦與共不搖浮議不狃小勝不憚後艱是用精動天地而功著國家此非一軍之將天下之將也豈與

規規守一隅者埒哉崑山誠志其遠且大者一意追蹤古人惟忠惟勇以不負聖明向用之意異時南標銅柱北勒燕然俾主上無南征北伐之慮此固大丈夫四方之所有事南韶果足以限君哉嗟夫士患不遇時彼請纓闕庭投筆萬里外者世固不可謂無人吾將以君之行卜之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四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蒼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序

送開府張公由御史大夫入拜南京大司寇序

昔舜命皐陶明五刑以弼五教此後世司寇設官之所由也成王既營洛邑陝以東命周公治之非即今陪京之任耶儒者稱引古昔必首虞周尚矣若由今而觀誠有皐陶周公者出世之人有不竊竊然求多之以爲上師不足以盡皐陶而宅洛非所以處周公也乎若我開府張公以御史大夫蒞鎮功成入拜南司寇之命此即皐陶周公之任也乃論者謂公資深望重勞苦而功高矣天子知公胡不進之樞筦丞弼日侍左右即司寇奚陪京爲者嗟乎兹不亦世人之見邪不知古之帝王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要以出入均勞歸之爲天下得人而已何庸置軒輊於其間乎竊惟嶺南自唐節度使以來世爲天下雄鎮我祖宗時特簡勲德重臣莅之若韓襄毅王文成諸公往事可考鏡已始公由南司馬之貳仗鉞而至也時當中使繹騷征求旁出兼以島寇內寇報警無常增兵增餉靡有寧歲郡國口就凋敝矣公下令專以愼固封疆愛惜黎萌爲務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糾之于偷疏之不時在治無日不討版圖而稽之于儲峙之不豫凡所締設施注厝大率蠲煩汰苛與民弘靜至若躬秉玄鑑化馳若神即皐陶之九德咸事公旦之敦大明作不加於此者閱三禩所莅穆熙恬境內坐享和平之福頃兹崖黎小醜稍肆倡獗公方議剿撫上聞乃師命與遐命相躡而至若皐陶爲士適當蠻夷猾夏之日而周公

曰昔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能使庶民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者曷嘗不歸本良二千石以廉能著稱者乎然予嘗論世而考其人廉者或涓潔自完其弊也易至於絕物能者或恣睢自用其弊也易至於多事絕物而多事將遊刃無餘地棼其絲而莫之理也欲以幾政善民安之效其將能乎古之君子有廉靖無求之節而能襲人以忠厚長者之風有彊毅果斷之才而常自處於安靜不擾之地故能創道德之塗與仁義之

軌名實加于上下而勳業隆于春秋也若我郡伯雨田倪公可謂其人非耶始吾郡連年缺守屢推不報維時震蕩轉徙之餘山海多虞羽書旁午岌岌殆矣公至無幾又值歲祲粟石至費錢二千萬口嗸嗸靡控甚或望門在逞公既嚴禁橫海鹺羅罔利諸𢿱悉寘之法又請佃[illegible]粟鄰壤農稔諸處以捄道殣而以其贏舉廢興利以故郡無轉徙四封晏然而民見德皆慨古甘棠尚矣下此潘花陶柳廉片井泉所至皆有惠澤在人口碑中爰自郭外種樹連雲迤于海口中鑿清風井建卓朗亭使民食息樂利不知誰爲公又以政事之暇游覽題詠其間醉翁太守風流庶幾想見而民見思又數古牧伯綱紀其封內徒持三尺耳吾儕何術以信於諸春屬暨郡之父老子弟直操此懍懍不敢有他故引繩摘伏抗直自遂終不渝其始而民見介晨與坐堂皇案牘隆然山積握管而俄頃散之如馳無論猾吏闕口垂足不敢仰視即兩造克庭片

言立決隱者見鷦螟之睫深者探象罔之珠辟者辟吏者吏不知公安所神明若此而民見才異時吏情民隱欝而不宣爲叢淵而毆魚爵所從來矣公著保民吏化一書事無遺慮而物無遁情不啻家喻而戶曉之於是民翕然稱曰嗟乎公之德至矣即古廉能良二千石蔑以加矣然予猶以爲公之廉非絲毫不染之難而正己率屬駸駸乎與起素絲之難公之能非黽勉從事之難而委曲持覈閔閔然拊循安輯之難公

公諱□入覲方且力止景屬修□言故事自謂
小廉曲謹惟不能阿世取譽是不然公自始宰
安福以卓異推繼轉南曹以才望推與用不阿
當相偃從常調其後兩典名郡所至聞譽燁然
徒以無端罣誤家居十有三載論薦嘖嘖始起
今官公不能阿世取譽信有之而卓然出處大
節豈小廉曲謹者所能辦也即且臨軒勞問甄
辟崇階如册爵關內入補馮翊扶風方之兩漢
循吏並傳惇史予前所云云僅見一斑耳康能

果足以盡公哉是用表而出之爰製錦大書以
附公行李

贈郡侯雨田倪公入覲序

歲巳酉天下諸司復當朝覲而海南一道丁震
蕩災警之後有衆乞留守令以壓境內當事者
議以其屬代不則以守于民而以令往公不可
曰守令共事一方令職詳而守職要其以職詳
者于民而以職要者報上便所部當公議于是
公戒行有日自二三寮寀暨闔屬十三州邑長
吏惴然若有所失乃亟走問言于余余惟公抱
不世出之才挺不可奪之節又有確然不可磷
淄之守自始宰安福以卓異推當擢臺諫因讒
劉臺御史爲江陵相所齮僅補南司馬曹尋以
才望推當授五品京堂因拒長洲相之招僅調
守淮安後起荆州倏遘罣誤家居十有三載又
經論薦嘖嘖方特起吾瓊跡公生平出處屢躓
屢脅大都不能阿世以取功名詳在兩都九卿
及臺省撫按交章保薦疏中不具論論其關吾

瓊者公始至承瓊郡垂十年缺守之後積弊如
蝟毛公一意以休養安全爲主獨斤斤持三尺
不少假貸自是府役無復有下鄉者胥椽無敢
因援爲奸利者兩造片詞灼如觀火請間絕而
贖鍰清無復有朋比侵漁者與廢飭蠹百度改
觀悉出捐巳毫無須公帑民力而咄嗟立辦無
有耗費葺蹋者人以爲趙廣漢尹翁歸之精詳
而斐然也歲大祲粟價騰貴公令民得便宜聚
米于境內∨禁奸商不得牟利出粟于境外白

是中外待以舉火歡若更生又倣丙與作濟饑遺意捐金八百築海口城捍全瓊三州十邑門戶民忘勞而金湯永賴人以爲朱熹之捄荒尹鐸之保障而未盡也公儕書旁午應接如流而賦詩談藝逢起泉湧無不膾炙人口中人以爲白江州之騷雅六一太守之風流而亦不止此也槩公于古循吏中惟鄭子產用嚴而以惠人見稱漢黃次公明威而以寬和得衆庶幾近之而予以爲漢吏最稱近古以今提衡而論其深

文罔者鮮見恩好長厚者有遺奸修田疇者後詩書未見得全如公者公以宿望強起猶然不改舊物今茲奉職上計有如上詢公治狀條答稱旨當立見超擢如子產執政次公封拜然後快與論瓊安得久借公哉惟是公茲行也逸人勞已一時寮寀諸君眞有戀戀不忍別之意子請述眞希元宴十二邑宰詩所謂今日江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之句告之且爲之演其說曰諸君知昔時十二邑宰之春皆長沙守一腔之春乎願諸君子以十分春代公布之十三州邑又願公以一腔春代諸君子陳之九重此亦可謂上職要而下職詳否僉曰可哉惟是公行理蕭然當不能具資斧何論圖書願約畧而記之笏以備召對

贈郡侯仰石王君入覲序

往歲丁丑予不佞校士南宮嘗丙夜焚香矢天而祝冀得名世眞才以應茲選而吾仰石王君出焉君器宇沉宏舉止端雅每相與議論古今

得失是非善敗之故罔不鑿鑿中的不問而知其爲正人君子也余私心慶幸者久之已而君由大行御命四方所至以皇華著稱尋轉戶部尚書郎料理錢穀嬴縮與國計民生緩急先後所宜最爲精核繁劇當事者甚器重之無何出守惠州未匝林丁外艱去士民口碑心史至今有餘慕焉癸巳予自南都請告還里而君始除服就道會于檇李舟次相與寒暄道故酒數行持觴而祝安得微惠君補予瓊州俾嶺海蒼生

[illegible]家福乎是時前守阮公尚在無恙第以爲
[illegible]言不意數月阮公遽謝病去而君命下果如
余言余聞報雀躍喜不自勝匪從慶知己之遭
寔爲桑梓地方得人賀也君始蒞任不遠窮旨
訪余田間相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究問閭疾
苦狀每欣慕古循良倅處欲起龔黃卓魯諸君
子而與之伍至所自爲理郡者安靜簡易與民
不擾終日聽治文書常持大體略去苛細事無
二令使人知不可犯而止乃若世方競奢而君

獨矯之以儉世方恣墨而君獨先之以廉世方
峻文巧詆擊搏慘毒以相怵而君獨循理守道
以拊綏之昔人所稱政平訟理惟良二千石是
賴君眞其人也已君今且循例奉職入覲余忝
辱知愛超踰常情將何辭以效贈言之誼古者
諸侯入朝修其五物及其萬民之利害各爲一
書毎國別異之使天子周知天下之故則王覲
受而禮焉郊勞旅館饗食祼酢問遺錫命以嘉
寵之今之述職亦其遺意君是行也錫讌賜金

[illegible]册褒顯當無俟言說維是吾郡邑利害若至
[illegible]所書悖逆暴亂札瘥凶荒厄貧之狀必有深
[illegible]於中矣矧遭事際遇可言有如聖天子垂合
宮之訪召見賜問君宜舉瓊州何事最先以對
無已則請言黎可乎夫環海州邑褒黎峻岐爲
腹心患其來也已非一日蒻昔尚以豢治黎今
兼脅化而爲黎矣木腐其中長此安窮如塡歲
一二版尊謊黎聲勢白奪民田當事者莫之誰
何反設涎辭而助之攻倒太阿而授敵人以柄

[illegible]何理也賴明府威靈聲罪薄伐殲人以爲庚
幾撥雲霧而覩天日乃罪人未得而因循招撫
之檄隨下豈天未厭禍欲重困一方赤子耶茲
君侯所嘗嵩目太息者安得褰衣東歸久於其
道興府積聚訓練爲一勞永逸之舉斯豈徒保
我子孫黎民將國家尚亦有利哉昔龔遂入見
漢帝有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令盗
賊不起君對曰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

以至前上果問以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
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方今瓊崖
黎患不減渤海君侯德望過於少卿余不佞愧
無以稱君願君無忘所為王生言者以入告天
子而終惠我瓊人瓊人慰矣君瀕行戢兄弟子
姓暨中外戚黨荷通家露覆之恩無可為報援
簡不佞致辭爰次第前言以納之行李

贈成宇徐公兩郡政聲序

成宇徐大夫貳廉五載賢聲嘖嘖上聞癸卯春

署吾瓊郡事嘗出其先世貤封制詞見示屬予
志其墓世德彪炳業已得其詳矣迺予卧痾齋
居有青衿耆數十人儼然造廬請謁所為頌
德揚休以志不忘者余安敢辭蓋聞大夫前考
最狀曰才曰誠曰識曰量試質之今耳目所覩
記抑何其務合而符契也廉自珠役興而上下
凜凜中涓使者懸開採之令聚不逞之徒鼓唇
張距大猾橫噬于桂海水天之外迸迸坑穽善
良約結搢紳選懦者流卅如其毒武不勝憤激
[illegible]之爭如一質隘[illegible]不可支大夫防
[illegible]瀕中有機秘不茹不吐和氣可掬而風裁
[illegible]然能令王事有終而元元無恙所謂才與誠
合識與量兼者于斯可槩睹云屬當報政兩臺
交薦保留得命署政吾瓊夫瓊多艱倍于廉海
孽民竊于波濤黎婺鴟張于林莽鑛役蝟起丁
岡麓征榷之使狼貪于一郡七八州縣之區一
時任事者類以不勝罷去大夫捜民隱燭弊竇
條上機宜當事者議以克合率僚屬斤斤奉行

惟謹以故海無孽山無妖鑛無稅蠹橫豪猾梟
奸宄革心卽渤海潁川之治何以加焉鄉者士
氣稍甦民命幾殘大夫實惆于中載色載笑禮
我士紳與之咻之字我氓隸無鍛鍊無周內清
我庾獄曾不朞月而政平訟理治聲與閭澤旁
溢於滇甸數千里間此非秉游刃之才矢乎魚
之誠懸觀火之識擴海含春育之量合併以入
相濟以出者詎能爾乎竊意賢聲上聞奏當報
可尋以署瓊者眞守吾瓊瓊當永永蒙休飲食

德洽而匡主庇民德教被四海澤群生恢予未有涯也即瑣安得獨私大夫也耶或謂大夫勛業不止廉與瑣必試之廉與瑣然后見盡世之遊宦者入廣而溺石門之泉比比也夠廉池瑣鑛所至薰心即有才猷安所自見乃大大視之治如也則不爲而後可有爲之明驗與雖然有本也予聞公王考玉田公考新沙公奕世種德命詞昭然源之濬者長其流根之沃者豐其幹大夫之德政寔二公世德滋之君子是

以知玉田公之爲賢祖也典則垂也裕後昆也新沙公賢父也亏冶良也詒爾穀也大夫賢子賢孫也厥志之承也攸行之率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公有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夫有焉

贈樂邑劉侯善政序

予弃居田間業已謝去文字之役而間有一二酬應贈言于當路諸君子必其人與言兩無媿色者然後操牘而人信之則自前任文昌令贍龍賀君之外於今復見樂會令海鯨劉侯其人爲侯與賀同梓里且同出聃南王先生之門夙以道義相期許予始因侯以思賀復因賀以知侯不啻斷金如蘭之喜也一日侯所隸文學弟子何生王生等數人詣予徵言以爲侯贈其言曰劉爲廬陵右族侯自先大夫刺史公以來世傳孝友書香不替弱冠即志聖賢之學嘗會講西原訂悟道體所著有顯密同異紀克養完粹時望翕然歸之竟厄于一第部選之日主爵者

惜其才畀以民社謂科甲遺英焉人曰美哉學道愛人君子也民自是同心嚮道矣甫涖任盡弛功令與民休息省會派薄催徵若行所無事然而化行俗美市無頑嚚里無夜呼也人曰美哉政寬而和民知德矣亡何置義倉以備轉徙一時鄉三老力田孝弟慕義而出輸輓負載而來者鱗集麏至人曰美哉惠而不費民少流亡矣已乃集高皇帝六諭系之聲歌徵之政實以徇道路而醒閭閻人曰美哉政安而閑民知皇

[illegible]然言矣侯精於堪輿爰修學宮改城門制作
煥然一新人曰美哉侯道使民雖勞不怨矣已
乃延文學章繼之彥豐其廩餼程其課業藝成
而親次其甲乙士無不彬彬然嚮風焉人曰美
哉政詳而核民知待文而興起矣予於侯爲鄉
壤切被覆露下側聞侯爲邑先潔身而後識政
其爲政先本教而後末業於士先講而後肄唆
爲之防而究爲之導於民先訓告而後刑罰於
吏事明習舉官府及民間錙兩之弊必晰於規

畫務爲久遠而精力推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
亭調劑期於當百姓而止因憶往時頌賀文昌
之政尚在士民口碑中以侯方之先後若合暨
叅何廬陵之多君子也乎所謂言與人而無媿
色者庶幾於二君見之哉昔者顓孫師問所以
爲政仲尼曰安身取譽爲難而伯益戒舜曰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不伎鄉以爲徵譽於身而
盡推轂之公取吏者之任也徵譽於民而廣與
人之誦立言者之責也不佞從史臣後即諸大
夫所以交口而推轂公者不敢與聞而身有
門則民之信且從也耳而目之矣安身取譽非
侯其疇望哉古人有言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
其下無不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無弗喜
能戴且喜侯之政成矣

贈海康林侯善政序

雷陽在南海萬里外限以五嶺滙以重溟爲道
蔽日鯨波浴天昔人所謂到海只十里過山應
萬重者是也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

未必盡皆以讒謫而以讒謫至者居多士之立
朝意氣激軋與時牴牾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
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讒謫而至者或未必盡
皆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居多我明奄有方夏
重熙累洽環海內外視同戶闥置吏分治無間
遐邇若海康負郭而治爲雷陽首邑須歲率簡
甲科之雋往踐其任今之雷陽已非唐宋之舊
而今日之官其土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
亦然矣然予竊怪國家治平日久舟車烽火遠

于萬里外徼而此地猶然蒼烟莽野彌望蕭
條其居處稼穡藝事服用苗偷窳滅裂不足為
厚生可久之計何論弦誦登地僻則易死俗朴
則易欺物殆有以病之而然與抑于民者視如
傳舍誕謾欺苟之弊易生小民尚未蒙休養生
全之澤與古之君子善為政者必先去其所以
病民而講求利術以撫循之然後束之以保伍
斂之以征令教之以庠序而致之以徵召期會
又或不得已至驅以蹈湯火亦無所辭何也彼

其植根深厚義根于素也若今邑侯林君殆庶
幾其人乎君為八閩之彥又以儒士進登科第
來宰茲邑或謂侯去書生未久疑未嫻於吏而
侯始下車吏民相與望之澹然有君子之容蓋
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悉問民所
疾苦與張弛就便次第行之明師帥之禮修保
障之令咨弊而搜剔強而決逆鋤而溉藉優漁
鋤遺賦減繇役整里甲禁游惰興禮尚讓立綱
紀己先所施為措置一切務崇大體恥為世俗

循吏常態又以其間延禮耆碩登博士諸生與
談說經義勤督課程而親第其甲乙辭藝益優
彬彬焉乃若里正破格牀待朔望至縣堂加以
禮貌衆心歡悅侯莅任無幾而頌聲載道邑之
父老至累淑數百里踰海而來徵予言以為侯
贈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而得之哉予惟自
昔治象有聞必先司馬氏之言曰創道德之途
垂仁義之統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令遐邇一體
中外禔福非今日海康之所當有事哉昔蜀初

開秦始通邛李冰僅以疏鑿居其民至文翁始
倡教化士比齊魯彬彬侯固今之偉儒也雷陽
在南荒尚然近古耕鑿無懷之世侯方湛之以
閒澤沃之以膏壤令父老煦沫而不自覺而胡
為乎莉之人縱令以往願侯安於撫摩諸父老
安於咻噢四境之內含哺鼓腹熙皞而樂天年
侯力何有即峴碑輿誦且見以為諛說且見以
為贅詞借令搢紳先生具三尺之喙無為也父
老卒歸而語侯嘗之風氣日開而人文日盛將

自今始予所云痰蔚遹流之民庻共楚然而興乎是爲序

贈雷郡司理葉侯榮滿序

予卧病山中杜門謝客自從事黄岐家言有丁生詹生自雷陽踰海而來儼然造焉致海康邑令之請曰雷郡司理葉侯三載奏績天官願徵予言爲侯光寵余謝不任二生固請曰張父毋肅致不腆之幣遠祈明公甚殷借不獲請其何辭于父毋余不得已爲詢葉侯治狀丁生曰侯

清操自持于法無所縱舍政有稱士民者夙夜孜孜國之郭外洋田萬頃全郡仰爲命旱潦不常侯濬金溪以溉之而歲比告登國士居學宫前形家言將不利于人文侯相俾移之而青衿誦德他若導庵泉瀦湖水改郡門通潮運所爲闔郡利賴者非一皆侯之再造也詹生曰侯非獨急于興利且銳于除害郡藏耗羨綠仍乾没侯峻郤之而夙蠹以清苛餉故爲民病自侯視事盡爲蠲滌而瘏瘓受賜至公平聽斷而獄無[illegible]民收藏遺胔而澤及枯骨道路曰碑嘖嘖誦侯功德者百千而未止也明公以爲奚若余進二生而告曰以若所云僅知侯之細耳似未覩其大也夫國家以親民之任寄之郡守自丞倅以下兵戎錢穀各有專司而司理則職專訟獄故他職之恩威于民緩而司理之恩威於民捷至他職或涉簿書筦庫委瑣末務尚可委責于人若司理所關民命甚重稍一上下出入其手而利害隨之一成而不可變非他職比也故他

職于民寄命尚遠而司理于民寄命甚近乃若監司大夫部使者據方岳之上率倚辦司理爲四目四聰以治刑書而別吏治異時臺省之選于是需之非徒奉天子三尺主千里之平已也故深則無民刻則無法命以祥刑需以久任不茹不吐右高明而左沉潛卒協于中治功成矣昔有虞氏舉十六相禹稷自下皋陶益其重哉乃世之爲説者曰司理一官近上而遠下者也近上則易以通上之意而遠下則難于悉下之

情是故上多浮旌而下罕真感漢世良吏最盛潁川渤海嘗以丞尉佐郡寥寥鮮述必至守而後顯有由也以侯觀之良不其然乎閩侯之爲理也所不憚披懷紓欵以曲盡下情者姑無論即攝篆以來所理者皆有司親民事於下較近而於上若反遠乃御命四封所爲中丞馳而御史驟者又皆寄明聰而代激揚之任於上固獲而下又無不宜何潁川渤海所猶歉於漢古而侯獨盛於今耶侯之過人遠矣竊意侯賢聲籍

甚又當報政之期露章且日旦暮下久之而圭爵者徵書薦至行且爲臺省論議殿陛前不亦嘗入天官署稱量天下士其惇厚精明不茹不吐不以苛細格物不以訐激市輿若皐陶禹稷典謨虞廷當又何如也公行矣采菽之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裳華之二章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余固因海康邑侯之請爲侯誦之且藉手二生獻之以爲侯報政之助

送澄邑曾侯榮奬昌徹序

[illegible]攷覽古今上下之交而又感於吏治隆[illegible]之際也成周盛時天子有褒嘉優勞之典於是裳華之詩作焉以譽處有慶則上之交乎下者可知也臣民有忠愛無疆之祝於是假樂之詩作焉曰子孫千億則下之交乎上者可知也說者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不信夫自是以降吏治最爲近古寻觀元康神爵間王之錫璽書屏與下之吏長子孫並稱吏氏則每嘆漢代庶幾成周乃由此觀之則我明吏治媲美周漢又

於澄邑侯二銘曾君見之焉侯爲閩之莆田人由鄉進士拜命而來始下車適當前人苛政凋瘵之餘加以災祲頻仍民力困敝而侯於其間鎮以安靜處以寬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咸宜之識者已知侯通變濟時之略有大過人者矣至詢其當官吏治之槩則躬修粹白約已裕民一惟行所無事時考故實陳法守詢僉謀軫民瘼令不必新惟畫一政不必異惟便宜可建所安安之所患苦宜罷之其大者若修學宮

置學田若修邑誌清圖籍及繕城垣置義冢以乃與其建置未易縷悉大率油然日以豈弟樂易之德與吏民相撫循而摩切初未嘗求為可驚可愕之政以終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治於侯也若襲芳芷而醉醇醪神解以去不啻儀若神君而煦同慈母也於是侯三載報政兩臺使者旌書交下檄所司以異等之禮禮之而是时侯年已近艾尚未有嗣息一旦喜氣克聞熊羆應夢適與期會說者謂侯有功孔厚

故有孔氏抱送之異又謂侯親民如子故有居然生子之符一時絃歌與誦不謀而合於是邑博士劉君介諸生梁遇等如千人請予徵言以為侯賂予惟今世以吏治稱者大率浮慕赫赫名㧞拾數事條上以襲取見能甚至假擊搏豪斷以張風力而希說遇而又刻期以速其效慘礉以行其私何假為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在任要名赫赫乃不旋踵而澌滅殆盡世所稱吏治之弊大都若此若侯者皆能為而不為者也侯始下車念為政必自經界始力鑒前人覆轍鑿碑勒石為不朽計今海濱山陬巍然顯書深刻行當與峴首銅標並稱來世此予所為戴德銘心而不容已于揄揚者今上下交孚天人徵應其蒙褒于上也則有譽處之慶可擬棠華其食報于天也則有昌後之祥可嗣假樂自茲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要路在前旦夕薦至而受帝祉施于孫子美哉始基之矣予安能測其涯涘哉旱麓之詩曰豈

弟君子神所勞矣既醉之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請特書大書以代士民之祝

贈崖州守鄔公榮獎序

瓊越神京萬里而遥而崖越瓊府治又數百里而遥中盤黎岐窟穴叛出沒為患而外連大海交夷所接壤而窺伺者也夫內地郡壬輿咻蘇息一廉能者拚之矣崖屬遐荒建威銷萌內綏外捍非文武互用豈易肩乎大夫鄔公以孝廉高第來守是州僅朞月而政教一新百廢鼇舉

下戴公監司恭公聞而賢之以大夫治績尚
[illegible]下旌書褒獎者再詞甚嫺美意若日遲之行
且露章矣州之搢紳士民讙然樂大夫之獲上
治民永終令舉乃介諸生恭輩走謁不佞乞言
為贈不佞問狀其等曰崖自地震後民情彫瘵
士習委頓天使冠蓋所不至吏治苟且為日已
久自大夫來而威信布矣黎首欸矣老吏大猾
斂手就法矣鄉約舉而不逞之徒無敢誘乎子
弟以遊於蒲博矣常賦之輸及額而止無有浮

羨以損吾脊脂者矣豐部之隱無不畢達幽寃
嫠節無不表揚矣歲不登瓊海龜坼乃旱魃趑
趄崖之四般而不敢入風伯雨師聞大夫之
祈禱假而狂飈迴輪靈澍沛澤矣無賴嫺訟者
以刀筆弄人人咸苦之如羅學正馮巡檢咸受
其誣揑大夫廉其狀重繩以法下僚屬得安枕
上治其職不致為奸蠹者大夫賜也學宮逼窄
科第寥絕大夫捐金增繕歸然大觀吾子弟之
秀而文列在青衿者大夫日與揚榷藝文娓娓

不倦月有課月有程絃誦之聲洋洋盈耳者大
夫教也又其大者値自承平以來城多委圮大
夫慮以險予敵也不憚征繕以固吾圉甲者增
之淺者濬之使山箐海淀間隱然一長城之重
客春島酋寇海上父老子弟猝震驚起惶急四
走匿菰蒲蒹葭中大夫乃閉關謹牒勒子弟强
有力者日坐南樓較藝角矛士咸奮然有鬭志
夜誡州兵嚴刁斗環城大呼倭奴覘其有備揚
航遠去于是父老子弟焚香額天匍匐稽首望

大夫之庭而泣曰吾輩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
疇功哉昔馬伏波守羌褒然以禦寇著功然前
代守名雖治民天子之銅虎玉麟常不吝予權
重而力易展令之寸綫轂期會而外一切不得
問使伏波在今日不能越繩墨而見奇矣乃大
夫以簿書之吏成捍衛之功撲燎于今而窒穴
于後　天子神聖重封疆之吏而大夫所治又
伏波銅柱之鄉區區彈丸一州安能久借大夫
哉今撫按旌書聲[illegible]藉甚薦章且日[illegible]下矣

[illegible]言所爲在汾先生得無意耶予思大夫之賢豈以一旌書重予亦豈以一旌書爲大夫賢重予不文卽文而大夫當弁髦之也雖然以一旌書重大夫固不可以一旌書而奔走閩州之士民讙然而樂大夫之被旌固可重也予姑試命諸生語還而授之命持歸爲大夫贈大夫慎毋弁髦余之言其等受櫝而藏之且同詞進曰州之困賴大夫以蘇顧顑頷流離尚亢亢然盈塗巷是所望於大夫者更多也王子曰嗟乎

兵荒之際褒衣博帶之儒所爲束手不及措者也今大夫防禦感格且有成績焉矧今僑游坐理則凡拊循嘔煦爬搔振刷以噢咻其民又何難大夫哉子毋言其滌慮以須可矣

贈顧侯膺奬序

今世所號稱吏治者自簿書期會之外苟其幹局警敏足以媮上而快下則人以爲能苞苴不入競競然厲身奉憲惟謹則廉名且歸之矣夫廉與能世之所稱[illegible]有司也乃若班固所載循吏傳則又有進於[illegible]者固之言曰儒者道於世務而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至所推許若董江都公孫內史皆儒雅文學者流獨以爲一時化治之冠然則經術理道固儒者所以超出尋常俗吏之外者耶蓋昔者子產論尹何爲邑曰學然後入政至以操刀製錦擬之原伯魯不學而閔馬父憂焉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今之論治者可知已若宏宇顧侯者儻所謂經術理道非耶侯江右安福人也安福多文學自昔然矣

侯復以文名高薦于鄉筮仕閩中輒有聲譽旣調于澄澄邑地遠法疏兼之連年兵荒之餘民多流亡且城垣廨宇委圮不修案牘雜諸荆棘侯下車慨然曰嗟乎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遂條畫便宜十事請于兩院諸司其畧曰端士習以淑人心嚴武備以壯軍威修城池以固內治塞海港以防外患廣儲蓄以備兵荒他若修保甲議黎情禁越訴清案牘均差徭亮[illegible]凡數千餘言[illegible]切中時弊兩院諸司交重

之戍可其請一吋問者無不吐舌稱歎以爲侯經濟才匪獨優於今已也然是時侯蒞政甫闕月人或謂侯弟修言少實徐觀其行事咸井井有條若庖丁之於牛伯樂之於馬無不一一當其言盖始之剸盤根批大窾有絲繁難舉之跡久則吏習而民安之聲光被拂翕然足聾焉侯有幹局之才而不自炫其能有歷身奉憲之心而不以小廉自飾文學議論侃侃然似儒生而明習法令雖胥吏不及也即謂之經術潤吏治奚

不可矣於是楊公廉侯賢馳檄奬之而學官張君某率弟子王生某輩欲有言以爲侯贈史王氏曰往予在史局嘗與友人張汝敬氏泛論天下吏治謂文學之士匪所表見則迂功能之士不根諸理道則俗汝敬領余言因謂吾黨有顧君其選也余雖未識侯然私心嚮慕焉乃今讀侯上言十事又爽然自失矣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信然哉予不揣固陋而次第如此願君以予爲知言否

贈邑侯吳公報黎著譽序

環瓊島而邑濱海九之獨吾定邑去海稍遠而黎㓜錯居其間常苦黎患前令往往以罪敗大都起於豪民骩法而寬政實釀之亂也吳侯以茂齡選貢來綰邑符下車之日洞見其弊稍用孔明以嚴治蜀之意而寬和濟之以故平易近民示若可親而法之所在不輕爲假借如嚮也老吏大猾因緣爲奸輒以羨耗爲奇貨輸將者不急稅而急耗今猾胥屏足歛手矣則侯之察

之者嚴也嚮也里父老之役于官者官百索之胥十索之徒五索之盖日糜數金也今祀饗飲射之外不費一蔬矣則侯之禁之者嚴也嚮也囹圄纍纍然贖亡金者稅亡租者骨立其間今獄庭稍清矣即有之桎梏鮮少矣則侯之論訊之疏滌之者嚴也嚮也貧者匿賦以售而豪有力者不賦而田租吏不敢窺其門今逋負者稍稍完矣則侯之鋤之者嚴也盖侯居恒自矢天日不以寸絲粒粟說民衙齋內蔬菓米鹽自將

□民強力遜氣□□肆情武斷鄉曲者搖手不敢犯邑之搢紳父老子弟見侯持法不撓以爲子產焉政不專於寛及見侯眞誠愷悌慈惠祥澹又莫不日子產衆人之母也以故與歌來暮通邑頌聲載道而南呂等四里稱黎圖者致群然相率請予乞言以爲侯贈豈惟近悦之效自遠來徵之乃黎民敏德其所華心而孚化者又豈一日之故哉余夙嘉侯善政美譽未易一二更僕獨于課文一事尤所喜談而樂道者蓋予

毎觀侯之治邑簿書期會之不急日羣士之俊秀者以文課之字彈句射娓娓不倦且擇鄉之有識者相與就正焉若余去諸生時五十餘年猶得操衡量從侯而差池其甲乙以故諸生領侯之教日策駑磨鈍以象上吉今歲主司校藝出侯所舉髦而獎掖者居其大半異日者有卓犖奇偉之英應時而起乎問誰嚆矢則今日課士之功矣古云養賢致民其吳侯之謂乎夫民情有好有惡小得其好則善大得其好則樂樂□□聲則欲鋪□揚厲以暢其志今茲里父黨正樂頌賢侯夫非課士之流效乎故予備述侯之政而尤推本於此以爲侯深得文翁化蜀之意黎民於變有以也爰采而備於書以爲侯贈

奇遊篇贈陵邑游侯戡黎序

陵陽邑侯肇區游君既有會州別駕之命會理厓方議戡黎制臺御史大夫張公推選監軍之任謂非其人不可乃檄君自行館拜命以惠州別駕行事一時搢紳士庶無不嘖嘖歎羨謂是

舉也惟制臺爲能知君惟君爲能當制臺之知又謂不佞於君爲知已不可無辭以贈予惟黎亂所由起於一二貪庸武弁邀功生事致生厲階竊聞當事者方議剿議撫躊躇未定以是屬君其注意殷矣今論者謂大兵已壓境勢難中止予以爲宜尋嘉靖間經畧安南故事先以天威臨之繼以天恩宥之使之畏威懷德若西伯伐崇因壘而降此一策也如不得已行師惟罪□致討勦羅活一二□之負固不服者而其餘抱

之陵陽行館當□忠州別駕與子瞻由悲之合
江行館量移瓊州別駕可謂與世同符而識豫
之役又與子長征西報命不謀而合與時南濟
瀛海北定天山經營四方車轍馬跡窮日月出
没之地當與子瞻鬪奇子長爭烈嚴夫子安敢
望下風乎以是贈君君其亦許之否吾友朱飛
陽太守者子瞻鄉人其風流文雅不減子瞻今
來守惠州又子瞻昔所過化之地君之往也吾
知其必有合矣與時賚䇿同心自公多暇時探

奇覽勝置酒白鶴峯祠以一杯酹子瞻而以吾
言告之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五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盂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鄺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序

敘圖賀少宗伯劉公二親偕壽序

瀛海長春圖者何慶僉憲劉柱峰翁與章恭人偕壽七十作也何以稱瀛海紀翁恭人所生之地志不忘也何名乎長春翁懸弧於正月元日恭人設帨於三月九日皆春也稱長春祝之也誰圖之令子少宗伯公也公之言曰往不佞之仕京師也嘗迎二親來就養云每歲吾父誕辰不佞與司封弟五夜嵩呼而歸稽首椿堂祝萬壽者三事父猶事君也迨吾母誕辰稽首萱堂禮如初事母猶事父也乃明年吾二親俱躋古

[illegible]久[illegible]祝之禮廢[illegible][illegible]隆而不修備[illegible][illegible]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存無由致委曲承顏之敬其何能爲情吾
聞古之人有陟岵屺而瞻父母者情因乎地也
有望白雲而思親者情本乎天也然岵屺隨處
而有於吾親無與即瞻望奚益白雲舒卷無心
於吾親不屬即思之亦徒勞耳故觀於海而得
吾親所生之地焉感於春而得吾親所生之時
焉圖之不可以已也庶以繫吾愛日之情乎惟
長者發其旨吾將持之以爲壽筵獻焉於是同

寮士生披圖把玩再四乃拜手而颺言曰思深
哉公之爲此舉也乎今夫人子之於親無所不
致其極而稱壽則其大者是故持觴不足以盡
懽歌舞不足以養志幣帛不足以將誠尤必於
圖繪致力焉圖繪文也而情寓矣故海吾知其
爲水也而二三尊人之所爲湛恩汪澤測之無底
而注之不盈者庶幾因海而得其似也乎春吾
知其爲時也而二三尊人之所爲受祉凝熙心和
氣和氣和形和也　庶幾因春而得其似也乎由

是而推之若翁[illegible]　諸身而坦懷忠恕不伐不
求推諸家鄉而孝友慈愛人稱劉佛達之天下
而蒞官廉明才誠兩合遠跡權要義命自安恭
人咸與有勛焉其滄海善下而爲百谷王一元
生生而爲四德首乎又由是而推之宗伯公率
屬春官而司封君銓綜天部異時膏潤寰區而
薰和宇宙其諸導九河之澤而知滄海之靡量
望連理之華而知陽春之有腳乎然則是圖之
作體約而意該象設而理寓豈徒鋪張景物炫

耀丹青之飾而已哉故曰思深哉公之爲此舉
也語有之無祝之壽壽在大荒同祝之壽壽在
一國能祝之壽壽在一家在大荒者皇在一國
者王在一家者昌宗伯兄弟以其入而順親于
庭堦者出而佐明主修皇王之業登天下於春
臺舉海內以壽其親何祝之有予既屢宗伯公
之命爲繹其旨因爲圖歌三疊以侑壽觴一歌
曰瀛之水兮春融融涵紫氣兮擬青葱曦輪湧
出兮扶桑東光彩　燭兮馮夷宮洪波亦日兮

日[illegible]八溟空輿花[illegible][illegible]兮紛蒙茸礀石靖吹兮太
和風二歌曰丹臺杳靄兮鶴馭相從西有金母
兮東有木公朝遊玄圃兮暮倚崆峒歲星兩兩
兮爲兒童塤篪迭奏兮和鳴雍雍玉堂金門兮
環珮玲瓏三歌曰琅函寶軸兮盤雙龍雲璈霓
裳兮仙樂渢渢圖中仙子兮萬福攸同鶴添海
屋兮還鴻鏡壺中日月兮春無窮

壽大司馬震厓楊公七十序

自昔名世篤生翊運應期握樞筦之重而奠邦

家于磐石之安者豈徒然已哉必其人皆耆碩
魁壘如古所稱天壽平格者流用能歛[illegible]錫極
緝熙純嘏以明保其身而昌大夫國家蓋造物
栽培之理有固然者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天無私壽必備樂
只而基邦家之君子然後天人交應而遐齡歸
之故老成繫國重輕自古然矣[illegible]與啓運金陵
王業肇基寔此焉在二百年來愼簡名德大臣
[illegible]簪纓世胄之彥[illegible]司扃鑰以彈壓東南樹楚

[illegible]鎖鑰之勢夫亦以邦家之基厚望之然矣考
其[illegible]眞能享天心而厭輿望者不數數然也何
[illegible][illegible]務以學而患乎其迂也解紛以才而患乎
其鮮也値事以節而患乎其矯也廣納以量而
患乎其泛也四者有一焉求以庀衆職而允綏
[illegible]且不[illegible]望其天人交應如詩人所稱南山君
子不亦難乎若今大司馬震厓楊公眞其人矣
公起家由三江震澤之勝所鍾蓄者厚爲人屹
然岳立凝然淵停聲色不動而運天下望之者

蓋不言而知其爲正人君子焉始由郎署藩臬
至大京兆開府豫章會當事者有所私惡屬公
媒孽以快其意公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竟不
爲動已由卿貳遷南大司空値當事者敗始晉
南大宗伯天下且望公不次柄用無何意有所
不可復托疾引避居東海之濱者數年尋起南
冢宰晉本兵參預機務勳望日起聲實兼隆然
公恬靜寡求絕無一毫畔援之念凡同時八座
與後至者遷轉[illegible][illegible]而公獨迴翔南服從容表

[illegible]之地意泊如[illegible]歲上章請老天子嘉公舊
前温詔褒荅者再四公不得已應命復出士大
夫瞻顔色接議論者相與去躁釋邪咸奉爲著
蔡下至齊民衛卒亦舉手加額倚若長城爲蓍
公考古憲經明體適用其師世宰物粹然一軌
于正而天下不敢以爲迂歷仕垂四十年晉陟
九列踐更四部尚書亦且十餘年物情世態得
失之故理亂之端批郤導窾迎刃曲中而天下
不敢以爲僻守正潔身難進易退其介行直節

翛然於頽風末流之外而天下不敢以爲矯性
不苟合乃開口見心樂善忘過休休吐握之量
若江海茹納百川而天下不敢以爲泛夫是以
閲世深而機神益融用物弘而冲虛有餘包蘊
剛而贍足總庶類而陶甄所謂備樂只而基邦
家之君子非公其疇當之今年壽登七十十月
三日寔爲岳降之辰南都一時搢紳登堂稱祝
者見公神氣清熙筋力康健方相與羡其盛美
[illegible]其未艾而公[illegible]注念引年求釋重負若不能
一息寧焉者誨嘗[illegible]史見裴晉公乞身東都後
[illegible]王室多故懸車復駕竟不能終歲逍遥綠野
之遊文潞公留守西都其年已稱耆英然猶黽
勉在官繫屬時望訪贍之堂輝映今昔古之大
臣愛國憂時不爲苟去以博名高類如此公家
居復出如晉公而所處之地又與潞公先後一
轍彼一公遭時遇主皆以身繫海内輕重安危
者數十年公安得以年及爲辭不聞古有八十
而陳丹書九十五而著抑戒者乎彼其奮鷹揚

表東海修弓矢戎兵戒戎作而備不虞皆公今
日事也豈其異日顧遜丹書抑戒而下之乎公
其益加之著無忘所爲樂只基邦家者以凝帝
眷而承天休將自今以往勒鼎彝流天壤如詩
所稱萬壽無期可也八十九十又何足云乎會
泰寧侯陳公新建伯王公徵言以侑壽觴因書
此質公竊附于南山頌禱之義

賀筠亭彭翁九袠配宜人七袠並壽序

歲丙戌詔簡諸進士讀書中秘其明年余適承

[illegible]領教事日與諸君考德問業外問及其家世甚習因是而知孫章彭君之父筠亭翁年九十母艾宜人近七十矣翁雖耄然健善飯茂時伏臘從里中少年浮白無筭宜人操作治具相與爲懽諸子姓羅列供杖屨候起居彩服蹁躚于于然甚適也予爲艷慕久之頃彭君既拜官檢討奉册濬藩得便道稱慶堂下諸與君同館者修撰唐君給事中劉君御史林君輩二十餘人詒予徵辭爲壽其言曰翁少而孤弱冠以茂材異等聞起家孝廉試武義文學椽巳遷順昌令補遂安治行稱最法當殊擢而僅貳武昌久之晉南部郎出憲西粤坐柄相詿誤罷歸家食幾三十年趾絕公庭躬督諸孫伊唔課誦丙夜剌促不休生平剛腸嫉俗不能卑疵纖趨卄偃蹇于世顧煦愉好客每召所厚善豈饍珍醞霽顏而款之率極意去時掩關危坐調息嗒然一切機事泊如也宜人出名族其始來歸翁貧而[illegible]修宜人賢能佐其志檢討君之少也翁課之

[illegible]而宜人以慈濟之用是砥礪玉成以有今日云始予聞翁與宜人並壽狀徒慕之而未得其故乃今憮然興慨因得所爲壽者三焉今夫厚積者駿發留餘者衍慶守恬者延齡是三者欽疇篤祜之道天人之理莫之能易也往聞翁欽歷中外所至有赫赫聲其大者若溉水田蠲募卒存活幾千萬人而繕工勞軍保境攘亂諸治行不可殫述至今宦轍所過其民相與飲食必祝此百世之伐也是曰厚積天道猶張弓然抑高舉下翁爲孝廉文學弗第爲邑令屢薦弗徵爲郎吏弗與考績爲郡倅有樑辦勞弗敘爲憲臬有勛勤勞弗叙乃嗇其名若彼豐其後若此譬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未有艾也是曰留餘夫精神者知之淵也清靜者德之源也恬愉者萬物之用也翁晦跡履素清白寡營其於一切世味來也如儻而去也如過客之蘧廬故精不搖而形無勞行年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則冲穆絕和之徵也是曰守恬翁修此三者而宜人以

內行祖之偕德齊乎既受帝祉不亦宜乎且吾
閒之也形氣本于根抵枝葉柔而榮茂翁既斂
其所已試者優游林壑以固其根檢討君復衍
其所未試者雍容禁近以增其華異時弼襄景
炎佐鼎彝無疆之業天子推恩所出翁行杖於
朝坐膺鞠𦩘之禮而宜人當拜六宮繡袷珈瑱
褘纚阿錫之貺人貌榮名豈有既乎繇茲以談
二尊人所為無疆之壽者又自有在而區區三
說不與矣檢討君圖之哉諸君聞予說避席起

謝曰富哉夫子之言請持以觴若翁及宜人庶
幾衍然進七箸為令子晝遊歡乎敬聽命闔人
予不得辭乃授簡書之

壽中丞江公六十一序

萬曆庚辰春兩河經略告成論功自大中丞潘
公江公以下暨司道百執事咸進爵賜金有差
盛典數云於是江公壽六十有一矣五月某日
其初度之辰司道諸大夫郎中余君等十有三
人仰成於公有日謀所以稱壽者乃屬大參游
[illegible]幣抵京師徵不佞致辭不佞竊覽兩河
[illegible]略次第喟然嘆曰嗟乎吾乃今知河之所由
合與江公之所由以壽也自國家開府淮陽設
兩中丞分董河漕此兩公者若河淮二瀆然其
當並濟合趨萃衆小以成大無以異也往歲河
決崔鎮淮決高堰徐沛之間漫為巨浸勢且無
漕矣天子方起印川潘公于家授御史大夫救
少司空俾總理河漕而新原江公則以少司徒
兼中丞專撫漕運維時群情洶洶論靡有定搢

紳大夫嘗私憂之賴天之靈俾兩公同德一心
精神意氣如符斯合夫是以羣策畢舉廢工胥
興甫踰載而河流晏然歲漕受計如約自今觀
之會河以歸海塞決以導河築堤以防決挽前
後條上諸大筴犁然亡不響焉是舉也印川公
實司之向微新原公相與有成其不為道旁之
築者幾希善乎潘公之言曰休休有虔蹇蹇匪
躬推江公也茲非河之所由以合者與昔康公
命畢公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惟時成周建無

[illegible]之業則亦有無窮之聞周公歷敘商之賢臣以告召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古之人臣垂永譽而致格天之壽者惟其同道而平心故也主上方修殷周之業而公與潘公協心保乂如商六臣周三后共衍靈長之祚天誠純佑我國家公之壽寧有涯乎蓋聞之上壽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身今夫河之流行於天地猶元氣之流行於一身然其在漕渠則咽喉之喻又國脉與民命所由係者也公既已鎮國家撫百姓

舉一世而躋之壽域矣以其理國與民者而理身其於上壽猶掇之也且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古之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繇茲以談公之緒餘尚章章若是乃其精者殆將後天地而不老仰閱三光之幾凋而俯觀桑田滄海之屢變而不可窮譬之河潤九里而其濫觴於火墩桐栢者固涓涓然振古如茲也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蓋謂是矣故不佞覽兩河經略而知河之所由合又知江公之所由以壽也

壽郡侯雨田倪公序

爲老莊之說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而吾儒者之論則不然詩有之基邦家所以壽無期也正國人所以壽萬年也豈古之君子通天下爲一身而壽國壽民壽身無二道與故曰後其身而身先也外其身而身存也此吾儒與老莊合一之旨乃今於郡侯雨田倪公見之始公由南司馬郎出守淮陽荆州所至

士民無不尸而祝之無何擲齡于時即引身而歸絕意仕進十有三載恬然若無意于斯世者乃天子一旦起公用間遂有今命除日始下瓊父老子弟聞而喜之曰是荆州億萬生靈伺餔叩閽籲天而請留者也是起而廢廢而復起歷羊腸九折而不挫者也是臺臣薦疏所稱嚴於豪猾而寬於窮民察於綜理而長於經濟者也吾郡十三州邑之人其善良率化者相與慶[illegible]有良守得蒙其噢咻而巨奸積猾聞公之風

相與斂戢告戒毋敢犯其教令公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矣迨公之至一惟行所無事者故實踐法守詢僉謀軫民瘼令不必新惟董一政不必興惟便宜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立罷之日與二三寮案協謀于堂皇之上而諸屬長吏莫不遵約束以廣公德意于海山千里之外以故發謀揆策運如流水未朞月而政平訟理吏治而民安之即有非常之旱魃突興之師旅薦臻之饑饉以嘗試公之閎畧儒畫乃公應卒如風

慮庚逸如常歷卒使災不為病而民恃以無恐瘦之傀亡而存傀亂而戢室家相保聚無有顛越者公之賜於多云蓋公所爲嚴於豪猾寬於窮民於此稍頴露其端而畧於綜理長於經濟於此稍展布其一二始若無意於斯世乃一出而俄頃奏效已若此異日入而筦樞握要所爲基邦家而正國人者獨吾覬也乎哉公以九月誕辰同寮李君而下暨十三州邑長吏咸徵予言以賀予思古之歌萬年而祝無期者皆爲其

[illegible][illegible]功德於民者言也非必待其黃耇台背而後謳歌稱頌之也公春秋鼎盛而所惠澤元元者悉千萬年無疆之計祝嘏所稱引不啻有加焉謳歌頌祝不亦宜乎爰述吾儒與老莊合一之指推廣無期萬年之意以侑壽觴而聞于公公之酌茲觴也當甘於瑤池之漿金莖之露也諸君子皆曰然請書以贈公作壽序

壽藩伯碧麓林公六十序

當嘉靖乙丑碧麓林公舉進士高第時年甫踰

冠予忝長一歲竊附末光已公出秋官郎署奉璽書副憲嶺南稱督學使者而予以翰林檢討除服起家邂逅雷陽旅次時公方入境當餼棘理試事予亦匆匆北上未得奉傾蓋之懽以爲歉無何公輒請告而歸養高于八閩之上自是不相聞問垂二十年頃茲復起駐節吾郡而予已解組還山幸伏公宇下始得承侍顏色因憶向來同籍四百人中惟公與予衰晚相遇若還珠合劍可不謂百年奇遘哉於是公壽六十矣

九月念有四日爲懸弧之辰郡守吳君倅羅君
吳君司理張君以予之習公也與公之私予言
也合辭徵言以侑壽觴予安可辭竊聞天之生
才也不偶而其致用也有常旋生之旋用之是
則不材木也薪樵之屬是也浸假翦生而暮拱
豈不噩然大哉毫之桑也是則不祥木也乃若
所謂松栢者其少固已磥砢多節森蕭焉有拂
雲干霄之氣矣於是乎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
滋嚴霜烈日之所經嘗淬厲涵濡久而歲月深

然後強其根性而菁莽其枝弘衍其圍而直其
理故能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世所稱千祀材
者惟松栢獨也如此其爲世器也必有所不可
盡而度之也亦不敢以輕自非大厦棟樑之任
不宜也非明堂法宮瑰瑋盱矚之觀弗稱也視
彼他材稍巨者數年而成卽成之亦僅僅備繩
墨者不可同日語矣若此者非盡材之大小殊
也蓋亦有天意焉予伏覩嘉隆以來至于今其
間世變非一所以嘗試臣子之節與材者備

而公始由司寇之屬以明允著聲晋嶺南學憲
十彬彬然一稟之雅馴而不詭于法得人爲盛
無何意有所不合一旦拂衣而退若將終身焉
旣退而進其淸約如寒素耳蓋公端亮沉毅鎭
定恢廓執義而遜容物而辨震之弗懾而激之
弗撓挺乎社稷臣之風焉至其以恬澹抑滿盈
以正直忠厚立朝著以文章氣節名世範俗則
又超然由然相忘塵壒之表以故外稿而中澤
累釋而機忘迨于今而眉間栩栩然貌加癯而

神加王意氣安閑而聰明智慮視少壯若不爲
少衰此足以觀公之天已蓋天之培公者厚而
公之所以用其天者廉積之鬱渟出之紆徐譬
之萬斛之泉愈遠而愈弘深不可涯涘此亦公
之松栢後凋而其勁節干霄用之不盡而度之
不敢以輕時也福澤寧有量耶夫古之善頌者
如詩請陳詩以代酌者之辭於是客有執酌而
進者曰昔歲撚黍之役公治兵行間今然有蠻
荒人啓爾宇勞苦而功高矣天子酬庸進律成

今於下燕喜受祉不既多乎請歌閟宮公曰宜大夫庶士則吾有望矣又有執酌而進者曰公昔司全省文衡今分道狹矣乃文武爲憲踐更藩臬之長寔海内罕儷焉今壽考作人非昔日新櫝之餘乎請歌棫樸公门綱紀四方我后之德也髦士攸宜予乃今知免於戾矣既卒享不佞海乃執酌揚觶而進曰昔召康公之孫能纘祖考無廢其職業詩人歌之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言孝也家以壽焉曰天子萬年令聞不已

言忠也國以壽焉公王考太守旗峯翁享年百有四歲考侍郎少峯翁年八十始持服稱孝子百歲人瑞迨公而三矣于周受命自召祖命非公其疇當之請歌江漢於是公作而曰召公是似予小子何以堪之惟是吾子稱所以壽家壽國者以命楚敢有惰心謹拜手稽首弗替前修庶永有辭于家邦用對揚我聖天子之休命

壽憲伯瑞芝胡公序

夫頌德而祝其壽則治於人者之與治人者其用情當殷殷焉三百篇有明徵也是故君我則祝若鳲鳩之詠萬年是已師我則祝若泮水之歌難老是已夫壽命於天至不可必難老萬年若是乎情之謬悠而無所據矣仲尼删詩列而存之若以爲理之固然而無可疑者葢天下之治常少矣而允文武正四國之君子亦不常有于世故頌其人而工歌登侑有莫知其用情之極至於如此然則吾瑣之士民所爲稱壽於憲伯瑞芝胡公者其亦猶行古之道也與始公由

司理高第入領職方也天子之長城巳默寓於郎署之内中國所爲重不在大司馬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尋拜簡命校士粤西牝牡驪黃一舉而得雋五十人皆空羣之選也葢公所爲文武憲邦之略其兆巳見於此矣自是叅藩齊魯茂著旬宣巳乃奉璽書備兵吾瑣兼督學政也始至值山海多故斂額歲增逋負旁午兼之歲荒民窮道殣相屬公一切寛徑緩征與民休息循循焉以君子長者之道鎮靜而綏懷之民不

[illegible]切而百事就理乃若指俾濟饑散金平糴步禱而甘霖立應巡省而舊額盡蠲尤公所爲軫民瘼而濟時艱之大者至於奮武衛則簡士馬治戈船修斥堠轉餉以時給俾士不虛廩廩不虛士卽部曲數百里外若旦夕周環公而其瘝無害者善爲伍者勇者謀者各以其長進願効死麾下皆公司馬之遺法也其敷文敎每從容爲諸生談說經義而課其殿最大指乃在於薄春葩而采秋實士瞿然顧化歲甲午瓊士舉

于鄉者九人悉譽髦之彥公所嘗奬借而優異之者其餘雲合景附桴鼓而響應者不可勝數皆公粵西之遺化也葢公所爲正是國人者雖無所事于弁帶之儀而正色率下望之者意消公所爲思樂泮水者雖不專在于色笑之間而匪怒伊敎懷之者心醉士民之歡忻鼓舞歌攤老而祝萬年也夫非其情之所必至者哉於是公誕辰在十月四日先是公所舉士九人詣不佞誨徵言爲修酌者之辭誨竊惟春陽煦物百卉爲榮而迎旭含曦桃李爲最諸士皆公桃李也公方備文武全君師之道行當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于仁壽而況近在門墻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尤爲至誠靡特國人之私頌而私祝已也爰不揆謭陋而爲之序

壽邑侯元周陳公序

自頃歲詔使旁午開採之役驛騷道路嶺海榷航紛紛籍籍如蟻集羶莫知底止當事者每嗇口焦思而未有以計也元周陳侯始至吾定也

振擧廢墜百務具興敷政優優未易縷數而其最有辭於人人者莫如止礦稅一事出片語而省增歲額百餘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於是仲春念有六日爲侯誕辰一邑二十餘里閭鄉士大夫擧監儒紳以暨黃童白叟擧欣欣然喜色相告少者祝老者而嬉老者顧少者而拜手稱說也其言曰縣官之議吾了其亦聞之乎夫定於瓊中下邑也而蟠窟黎岐頃以二三不逞嘯聚其與所經百務是需合浦嗣役鮫泣漣如斧

命旋巳礦泒隨之如焚如沸魯莫可支九閽萬
里籲天號呼兎爰與百罹之歎中谷傶仳離之
咨向非我侯身爲元元請命以保障易繭絲是
將歲歲塡委沙礫而井里變爲丘墟孰使我安
於擊壤而恬然鼓腹之嬉由是觀之天之生我
侯也爲吾民而生也其壽侯也以壽吾民也吾
儕小人效天保詩人之頌致山阜岡陵之祝非
祝侯也乃自祝也侯壽考而我康寧也或以聞
于侯侯悚然曰嘻有是哉然而非我志也若不

聞子罕之于宋人乎築臺之役謳者歌之子罕
弗受也曰慰我爲邑中之黔則役我爲澤門之
晳矣君子行于上下之交也無諛辭無慝志進
而告其大夫也必[illegible]而獻之以情退而對其甿
萌也必勉而就之以義久若其指止者受名與
者任謗得無抱一壺之慮哉稍持之父老卒莫
能得其解乃造予而請予乃颺言于衆曰夫浴
德誦功者邑里之情也却名讓能者邑宰之義
也雖然侯卽不以是而要邑人之名吾可以[illegible]

有故而掩侯之大哉天下之勢自上而行之下
也易自下而行之上也難樂下行者之易遂而
畏上行者之難伸將一切科條惟所願指上無
廢格之詣下無阻撓之嫌譬如決湍水於千仞
之壑欲廻狂瀾於既倒不亦難哉宋熙寧中新
法之行滿天下而鮮于氏之判利州也獨能不
病民不廢法調停婉轉巽而得之惠卿安石間
所在以福星著稱民生今日視熙寧之季何如
當路上官按虛實審肥瘠不至如條例司之務

與權侯也慷慨陳義匪激匪阿不至如鮮利州
之遇李瑜量德則均而邪正順逆之間相去遠
矣夫滌苛解痒民得安焉宣壅導滯上得譽焉
辭能讓功名得完焉一舉而三善具雖欲却自
天之寵而逃方至之祜胡得諸於是予爲歌鴻
鴈之二章侯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則吾有望
矣已爲歌旱麓之五章侯曰豈弟君子神所勞
矣善哉民之主也不佞何德以堪之侯乃拜手
謝因爲歌嘉樂之卒章予與邑之父老衆庶作

而門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嘉樂君子哉吾儕自
今知免於戾矣君子謂是舉也侯與邑人交相
酬也交相愛也亦交相成也爰次第其語以爲
侯壽

壽封君海洲金翁八十序

夫養生家言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所謂嗇者
非一無所費也以息而不盡費也能息之則能
積之故重積德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於

海洲金翁見之焉翁素倜儻懷奇節少從諸生
業儒不售已去而學武以武顯補幕府從事歷
調思恩忠州出守長汀鄉白石營多保障功時
督府張靜峰諸公欲疏其名以請不果而翁亦
竊歎曰夫兵者陰謀而逆德淫佚之事道家所
忌吾安能挾傒跋躍之術以機械詭譎滑摇神
生傷冥冥之德語云善作不如善息吾其歸哉
歸而督教諸子益治經術並顯名膠庠間仲子
我玄至舉進士拜中書舍人尋轉司徒郎治辨
有聲得以貴貴翁兩拜恩封如其官矣乃我玄
念翁不置時時遣使趣迎宦邸翁使辭者致書
誡我玄務一心營職厲靖共以圖報稱云以趨
鄉爲若翁慮嗟乎若翁所謂善嗇者非耶今夫
天地之道歲以六時生之而以六時息之故常
生日以六時明之而以六時息之故常明世之
人晝用之不足而繼之以夜晝夜用則侵其所
息者必多日侵一時六日而侵一日之息矣由
六日而積之六十年而侵十年之息矣窮晝之

所爲則已侵矣比夜而其所侵又不無十百千
萬於晝之所爲損精損年皆存趨亡則不善嗇
之故也而世之愚者方竊竊然效之[illegible]謂百歲
大期夜嘗遺半宜極當年之樂以娛其神可不
謂之大惑吾意善嗇者不然彼其[illegible]以所息侵
其所不息故常至於無息而與天地[illegible]極何也
息之義爲止爲生止息則生息矣夫天地之資
人費也有數存焉靜者終其身未嘗費故千百
年未常亡一日之資如其費則旦夕而亡千百

[illegible]之資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善喻也彼不竭于物者而猶然若是況夫不竭于人者乎若金翁者未衰而罷歸既貴而無[illegible]斯亦尺捶取半者也可謂知所息矣日息之而日積之陰積之而陽收之息其德可以保大和享遐祉息其福可以澤後嗣啓鼎彝之業此之謂半服謂善畜其獲福享年庸可量耶某月某日値翁初度我玄丐予一言以佑壽觴爰書以復之用闡養生家之旨

壽龍接梁翁七袠序

余請告山中杜門謝客有逢掖儒紳儼然造焉稱述其庠師梁三一先生甚著其言曰公亦聞吾師之造士乎飭訓典而端軌物課秕講業以身先之吾儕小子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幾人矣念無可稱報因誦晉人之歌柬先生有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之句輒有味乎其言夫長生之報厚矣未若推及所生之爲尤[illegible]也聞吾師尊人龍接翁今年七十有一以九月十七日誕辰敢藉手賢者一言以代祝辭庶以明諸弟子報長生而推及于所生惟長者圖之余既愧其言而深嘉諸生之意不可無辭以復今夫布衣幽仄之士掇拾啜飲以供其親以是爲盡吾心矣然而久困長厄使其親身不免於負戴而名不施于里閭即中材且羞其事況賢人乎於是有跂而羨夫達官貴人達官貴人得貤恩推祿以爲親榮然四遐萬里相易而往而山區海聚之間至號擗絶不獲遂其屺岵之

思於是有慕爲布衣偃息而不可得者夫貧賤者既不能以位伸乎其情而富貴者又不能以情就乎其位蓋勢之難於兩慊如此夫惟處乎顯與未顯之間情與位兼得而可以樂乎其親之壽斯豈非吉祥善事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與始三一君薦鹿鳴于鄉也是時已燁然揚聲舉嶺南人士無不知三一君即無不知君父龍接翁者翁優游而享其榮名亦既有年余竊就三一君以彼其才尚折困計偕未顯然猶

幸其尚未困得就近補文學掾教學相資養其
致用之具今且合諸弟子之歡心以事其親也
有如一旦朱輪華轂奉天子尺符奔命四方即
不知先生父子能歡然觴祝庭闈不遠如今日
否又不知龍接翁何以爲情能以彼易此否繇
茲以談曩所謂兼得而樂乎其壽者翁非其人
乎余聞翁長者事父毋孝奉祭祀必誠必敬家
淸貧而於財帛澹如尤喜振人之急見廩困者
有危難者抑而不能自者嚮應之不祈報也嘗

爲邑諸生輒謝去顧手不釋卷時出其緒餘以
授三一君三一君舉于鄉不色喜困于春官不
色愠顧數爲義命之談以相慰勸及是屈首受
一命而翁且怡然安之父援是而成子於學子
援是而就父於養葢翁行誼恂恂稱里閭間者
又如此夫壽道有二有人子爲親壽者有親之
自爲壽者今三一君爲親壽則既無不得已曩
今翁未能忘於俗政而有爽於紫薇紅藥之榮
萌躁競而思速化即三一君今日翱翔文學合

諸子弟之歡心以爲翁壽翁亦樂乎否也昔者
嘗歎毛義捧檄爲毋而喜以爲賢者眞不可測
又歎其毋不得爲尹氏毋今其子安於善養以
全其高是故爲親壽難矣而自爲壽尤難若翁
眞所謂能自爲壽者也夫爲人父毋苟有以自
壽即予前顯晦之說幾爲土苴三一君與時得
位行道若御風而行今且持是說歸而以情爲
翁壽吾不知是兩者翁終能兼得與否而知翁
之能隨處而安此壽道之大者也請以是復諸

生因三一君寓歸爲翁壽觴之獻

壽郡伯湛源翁公序

古之國君與其國人交相爲德而稱壽見于風
雅諸詩詳已夷攷甫田公卿尚祝農夫以倉廩
萬年而七月豳民雖朋酒羔羊皆得躋公堂而
致無疆之祝進此者可知也今之太守臨長一
郡得比方古之國君其於國人相與之誼宜與
古不殊然自交道日漓挾威福以自恣者君以
爲錫壽之權自上操之固不必有所祝于下慄

長眠以自私者咸以爲稱壽之舉自下趨之亦不必有所德于上物情世態大抵皆然而風雅寥寥絶響矣頃者不佞賤生之辰我郡伯翁公一旦儼然會藩伯周公聯一二郡倅暨十三州邑牧宰製錦犒辭加禮岩穴寘有古之國君壽其國人之意自惟迂踈陳人未能如輸織獻豜者流以圖報稱然亦何敢不以古道事公偎襲區區餙情陋習爲哉予言之爲政者宜使民富且壽故化國之日長暴國之日短若是乎日之

長短皆人爲之也而民之祝君子以萬壽無疆者亦惟是樂只之德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就而飲和惟恐其晚固愛日之情然耳始公以民部尚書郎來莅我璦也民聞公爲武林世家其垻篪橋梓間聲光文采震耀一時而公宦轍所經風動遐邇莫不瀼然望洽公甫下車即矢于神日敢有所狥于人私于暮夜茹于寡約避于豪貴利有不興害有不除者有如此誓既乃問民疾苦爲陳法守詢僉謀攻救實淛時宜而輕重布之執環中以應無窮大率期於當百姓心而止日與二三寮宷率屬于堂皇之上而諸屬長吏莫不斤斤奉約束以廣公德意于下曾未朞月而政平訟理在所流聞久之而述治行者歌潁川輿敎化者首文翁弭盜賊者頌渤海屬時憫旱步禱甘霖大澍百姓爲之謡曰有脚陽春隨車甘雨皆實錄云公以二千石爲天子惠養元元使交被于天和而交食于地德上之壽下也以政而下之壽上也以心心心相禪莫知

紀極何期之有如不佞正名于家業已鬩之于朔邀福明公申結兩瑩維持善後恵我無疆子孫保之有無祝之祝焉公方且引倫常不朽爲不佞侈稱豈知公所爲三不朽者孰有大于是哉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公之謂矣於是孟冬某日爲公嶽降之辰闔郡搢紳孝廉縫掖合如千人相聚而謀所以壽公不佞因次第前語而爲之歌一歌曰君壽國人兮式序倫常執經秉憲兮四方爲綱再歌曰國人壽君兮俾爾戩

敬宜民宜人兮受天百祿三歌曰無忘交儆兮
膏雨禾黍既受帝祉兮施于孫維時聞者僉
拜手稽首而颺言曰猗休哉太和宇宙上下泰
交之象乎是可以稱瓊風矣作太師陳之以附
四始六義之後

壽粑伯湛源翁公序

踰海而南爲瓊州府所轄州三邑十幅員廣袤
地大難治自湛源翁公守郡以來一時十三州
邑牧長各能其官王子伏在宇下每會諸君相

與談及吏稱民安之繇諸君輒多撝讓且曰匪
予輩之能夫有以貽之矣王子曰何以故曰公
不聞梓人傳乎夫羣梓人而受之直且課成事
也兢兢焉務底大厦棟隆之用矣假而爲工師
者枉其尋引敗其財用驅使指授靡協于當也
宜可使覩績効乎曰不能如有良工師者以所
成畫付之羣梓而且虛其中布其度尋引財用
惟所得爲不牽制梓人之慮也則可乎曰幾矣
諸君曰信如若說則予輩之得寡過斯土也非
實有以貽之者乎夫瓊山附府而外州邑環向
聽治郡太守以二千石之重臨之自昔人主所
以共天下者此也往州若邑者日夕伺顏色奉
奔走惟所指顧而莫敢上下一有不中則怒目
而起以簡慢見咎予輩此時方恐恐焉懼得過
不暇其胡能及民事哉如是而吾見有司之難
爲矣公性嗜雅淡不喜爲繁文縟節尤不喜媕
婀俗態以故待命下吏者志舒氣展無所拂抑
得一意理民事而有司茲有餘力州邑所不可

公容其懇而別弃于辜有一善亟爲奬藉使得
畢其愚視各屬之良甚在己也故有司茲有餘
能郡屬地震歲荒之後山海多虞諸宜舉廢蓋
什闕六七公至植綱陳紀苴罅補漏廉民所利
不利而輕重布之而各州邑各霑其潤則有司
與有逸矣如事有所難日時時資謀斷藉斤郢
甚或倚辦而受成事如椽斲引公輸之繩而經
畫秉奚斯之算也以故各有司得鮮秕政而有
餘暇如是而爲公之屬茲不甚易乎夫上有松

栢則芝苓日蕃月光在天而蚌乃生珠物固有居上而益下者此類是也以予辈從政而得寡過斯土不見其難也非公之貽而誰貽哉王子聞斯語爲咨嗟羨慕而且於公占相道焉今夫國家之張官署吏也小者職事而大者督焉州縣職詳而守職要焉故守能一州稱賢守令能一邑稱賢令郡太守以守令之賢爲賢者也不能使守令皆賢而惟取米鹽毛瑣之枝以稍稍補綴之是增州縣吏一贅厖耳奚取于邦伯之

重哉史記姬旦不稱其才而稱其善用天下之才至於握髮吐哺所執贄而師所窮簷先見者姑弗論乃所友而見者十有二人安知非今之十三州邑牧長者乎公率此道以往即姬旦何有予故曰此相道也不獨爲諸君賀且爲太守公賀矣於是公覽揆之辰諸屬長吏若萬州守辜君瓊山縣龔君等合如干人咸詣王子徵言以賀王予曰予何言予山陬海澨之謏所知者山海耳請以瓊喻夫岡陵學山而五指爲之宗實岡羣阜以成其高也川瀆學海而重溟爲之壑實集衆流以成其深也然談者多稱引南山東海世之久大有能踰此者乎請以學山學海望諸君而以五指重溟壽公何如諸君曰善

賀萬州守辜公善政華誕序

予夙性駝嗜文辭而不喜爲諛故常不辭四方贈言之求而又不能工爲藻飾以投夫媚者之好若是者何哉凡有可言者必待夫能言而能言者亦必待夫可言者而爲之言然後其言信

此立言之法也史稱曹平陽避坐尊事蓋公卒用其無擾一語相齊齊治已用相天下天下又治清淨寧一之歌至今誦之邇來用事者操切爲政一時嗜進喜功之輩至以吏治方之救火揚湯此豈不亦躐取聲譽赫聞于上也乎然無如擾民何譬之養生家一旦有所襲逆稍不快于身輙走禁方投以慓悍之劑瞑眩排盪用快速愈不知疾未愈而脉已先耗矣嗟乎嗟乎是安得庶幾平陽其人者以無擾之說馴之民其

少寥乎而不意於父母之國萬全州大夫文吾辜公見之公始蒞任值瓊地大旱赤地千里白監司守令以下皇皇然計無復之而是時傳聞萬全境內霖雨如注適當公下車之日聞者已知公爲一道福星隨車甘雨矣乃公齋宿而布文告昇官鄉杜私謁于是庶士蹌蹌庶民麃麃謂神君在毋及丹書公則以民困暴征無息肩所議罷里胥之在官者無困供需減征輸之在民者無令煩急歲賦則聽民自納毫無入其奇

羨聽讞則皎然衷辟不盡責其贖鍰公於是乎稱廉又以民俗皆爲宜去太甚以儆無良乃辟獄者斬鬪者舞文者強梁者一傳之法畝額歲賦毫無隱匿吏胥無敢上下其手兩造當前洞若觀火下民咸爲之輸情故案無宿牘圄無寬民國務悉修百廢俱舉公於是乎稱能又以其間延禮耆逈登進青士與之談說經義勸督課程其貧者至爲捐金代牘士蒸蒸然向慕之是時饑饉師旅頻仍並臻公從容其間坐以鎮定處以弘簡率使災至無恐閭閻晏然蓋公不言躬行而畏之者如神明戴之者若父母有味哉其得於辜公者深矣不佞稽今之以吏治稱者曰循良曰卓異卓異循殷帝之含光恢恢乎不見其迹循良猶鸞刀也和而後斷太廟尚之乃呫嚅者曰寧爲循良不爲卓異于是煦沫者愛直令人尸而祝之猶鉛刀齒腐肉而避大郤此之操術非姑息則模稜是又浮慕不擾之名而失之者也公提衡貞軌于法靡所縱舍而一以

仁心爲質故時而精明時而悖大時而卓異時而循良若郢人運斤成風不知其手亦不知其刃恢恢乎有餘地哉公華誕在九月士民越期方知是州搢紳博士弟子咸詣予徵言頌公因弁以爲公壽夫今古稱壽者無如華封人之祝堯其時擊壤之民相忘帝力計亦如公之無所擾而置之安全之域耳今華封嶺在公堂皇間士民朝夕壽公即此而在何論華封亦何必誕辰不佞雖不敢自謂能言乃得可言如公者而

爲之言亦可以有辭于封人也夫

誥封一品夫人呂母張太夫人六十序

張太夫人者建極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桂林呂公之配祠部渭南君鄉進士某諸君之母也以萬曆乙酉壽登六十某月某日實維初度之辰同鄉諸大夫京兆張君太僕尹君侍御譚君等僉謂文簡公爲一代元老太夫人實翊相之不可無辭以祝乃授簡於予予自惟謭劣弟承敎于文簡公有日且辱與祠部君相與於太夫

人懿範知之宜詳文烏可辭葢閨閫之內行不踰閫闥凡可得而傳者必其所處於人情大有難焉者也是故孝常徵于難事之舅姑敬常顯于難匹之夫子教常昭于難必之徹嗣古今列女之槩往往然矣乃若太夫人之歸于呂也當二尊人佑啓之初至文簡公駿發之日以及祠部君兄弟蕃衍昌熾之期上下三世間承恬襲嬉恬然大順太夫人既不見所爲難處者於世世之人亦安得所謂難也者而稱之徒見其知書明理道慈而能教廉而好施奉祭潔蘋藻之供逮下溥樛木之惠則以爲得之性者全爾見其事舅姑而肅肅在堂相夫君而雍雍在閫訓諸子而濟濟在列而太夫人方且穆然湛然享緝熙純嘏之慶而忘拮据鞅掌之勞則以爲得之遇者隆爾是皆淺之乎知太夫人者吾嘗謂太夫人之相文簡公也有三難其所繫在國家而舉稱在天下後世彼區區世俗所稱難者不與存焉何也夫脂韋之習易移而枘鑿之機難合

榮利之場易溺而出處之道難全憑藉之勢易徹而永終之名難保是三者非獨關臣節也葢亦有內助焉當文簡公之在政府也同事者方竊柄擅威傲然肆爲欺愚以踞公上所遇之時難矣太夫人相公始之委蛇其間外若不露枘鑿之形而內實無所事夫脂韋之習則叔姬防害遠徹之警有徵焉一難也繼之急流勇退灑然於榮利之外而確然自信夫出處之宜則於陵氏辭榮避難之戒有力焉二難也及文簡公

之既没也陳訓秉義以督敎諸子俾無所耕十盈成之勢而益以宣昭先君子之光故文簡公令聞永世而貽謀不衰則敬姜愼微知禮之箴於太夫人身親見之焉三難也夫此三難者自文簡言之臣道也其爲德順而厚紿坤之所以承乾乎自太夫人言之妻道也其爲德闇而章殆恒之所以繼咸乎吾固曰所繫在國家而聲稱在天下後世彼區區世俗所稱不與存焉者此也昔者嘗觀國風至召南夫人說者以爲召

公之配也乃鵲巢美其德焉騶虞紀其應焉大子志之以爲風首誠以明夫臣道妻道之相關而感應之理端不可誣有如此爾由太夫人觀之其所爲相君子積德累功以致爵位者既與鵲巢之夫人同則其瑞應之不殊于騶虞也又孰能違之受命爾長茀祿爾康令妻壽母不亦宜乎抑詩有之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手天子萬年此召南夫人所爲食報于後而其壽臣今存焉者請歌此以勗祠部君諸昆仲併致八夫人岡陵之祝何如同鄉諸大夫皆曰可哉遂授而書之以侑壽觴竊附召南之義

王母篇壽高母王淑人序

世所傳西王母者奇哉然吾觀今之人不少槩見何也豈神仙有無固難盡信耶抑世固有其人而吾偶未見也史傳載周穆王策八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按淮南子崑崙在弇州之西與今西蜀武相近蜀之銅梁有高氏母王太淑人者謂其人非耶不然何史稱王母在崑崙西乃

今王淑人亦在西巴岷漢間其子復號爲崑崙君絶相類也又按漢武元封間王母常因二青鳥降于漢宮呼東方朔爲小兒是時曼倩待詔金馬門人未有知其爲仙者考班史亦徒以滑稽文學視之崑崙君列籍禁庭日從事於金馬玉堂間大都與曼倩無異乃君飄然出塵表其詼諧謔浪即曼倩不是過也抑又何其相類也今歲五月太淑人壽八十余輩與君舊業瀛洲者數人方謀所以爲淑人壽僉謂王生嘗有言

王生門是爲足爲淑人壽哉夫王母之桃三千歲始一開實是則八十者桃葉向榮之始耳是烏足爲淑人壽哉嘗聞王母敎漢武帝曰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察慈惠閑淫養神放奢從儉然則論壽者可知已崑崙君嘗稱太淑人孝能事姑慈能均惠性厭紛華綺麗獨勤組織至老猶不輟諸所稱述俱與王母之敎暗合淑人之爲王母與否予不能知而其壽之必爲王母也審矣予又聞崑崙之上有赤芝紫萃瑤草丹霞

諸景物色色不可名狀崑崙君尚能持以獻之壽觴他日或有以示予乎然是諸君相與笑曰昔東方朔在漢庭人未有知者乃他日問之大王公始知其爲歲星余輩與崑崙君處有日矣誠不能知乃今日得王生而後知其似東方朔也因各撫掌大噱令持以壽太淑人且竊附於東方生滑稽之意云

壽鍾母太孺人七袠序

鍾自著姓于瑯代有聞人在肅皇帝時少司徒公既以鉅儒奮起南服爲海內推重而公之家子太守君復以循吏聲稱于時後先廟食學宮次子貢士君齊志叅世乃貢士之子玉陽君方宏厥緒歷事先朝及今皇帝爲南督府叅軍人以爲不忝司徒公後炳炳乎盛哉夫世德之家入必昌大而光顯之匪特其子孫多賢乃其閨閫內令德亦多可稱述往嘗讀司徒公家藏集見所謂勑封貞節黎氏者固已嘖嘖竊歎及今覩吳太宜人事益見鍾氏發祥之遠而信天之

厚世德者匪誣也按太宜人即玉陽君之母年十七歸貢士君已而貢士君背也宜人年甫二十餘耳是時玉陽君方在襁褓而姑氏高年在堂家煢煢瘁矣乃宜人矢心勵節肅勤閫政外內井井或餂以他適遂截髮自誓且撫玉陽君曰吾所不與夫君偕往者以若曹在爾玉陽君稍有知識則爲取貢士遺書讀之且延師訓誨慈嚴並至有和丸斷織之風焉隆慶初天子覃恩臣庶太宜人以玉陽君貴拜今恩命制曰青

年守義白首不渝語詳誥詞中盖實錄云是歲宜人壽七袠矣玉陽君在宦邸時時篤念不置則爲具疏于朝得賜告而行既拜命抵家肅則升太宜人于堂奉觴上壽子姓羅列笙歌雜進煌煌乎樂哉維時宗黨戚里特幣走賀竊見太宜人康強無恙咸以爲百歲壽徵既私爲玉陽君慶而太宜人念玉陽君繫官于朝酒三行且進之曰嗟兒倬予嫠爲未亡人時方白以及見爾曹成立爲幸不謂五十年後復見爾致身青

雲之上念之哉鍾氏世受國恩無可報稱爾曹勉之善事明君無以老婦爲介玉陽君拜手曰敬受教鄉人聞之謂是舉也聖天子能以其臣孝太宜人能以其子忠是皆可書因謀于太史王生俾爲書之而王生者有太母年近九十矣母六十餘方拜封典于家既不獲迎養京邸又未能如玉陽君所爲抵家稱慶者聞太宜人事不覺色動爰次第前語以侑壽觴焉

壽吳母王孺人七十六序

宗伯氏讀前史所載內德若姆訓家修慈惠智術一何粲然詳哉皆本之閨範也從一爲貞從三爲教貞爲女士教爲女師婦道母儀載在列女等耳乃唐李母裴氏讀列女傳而慨然曰不踐二庭婦人之恒奚異而載之書何物女流爲此儇儁語哉譬之士也之死靡他者貞孤之儔秉持風教綱紀倫常者也劬勞聖善者靖共之侶托孤寄命定傾保邦者也兩者皆無以上而難易覯矣於今所見若吳母王孺人者可異焉

孺人爲文學大之之配而兆虞之母也以今年壽七十有六矣諸戚黨從兆虞游者咸持掌進履躋堂稱慶而屬辭於宗伯氏宗伯氏與聞典禮不敢效世俗綺語浮誇爲誕巳也第舉孺人一二偉節懿行有關典禮綱常之大宜表出以風世者爲掇三言而侑三觴焉按孺人中歲而發其時家運式微撫育孤乳兢兢難矣廼孺人矢心勵行肅勤閫政外內井井家之豐豫顧視其夫君存時過焉而又課子務學有父之嚴有

卹之勤其義方萬狀視昔之斷杼和丸者不啻有加故今兆虞嶄然自奮頭角鼓篋而遊黌序人以爲得之母訓居多夫君大之於是稱有後云夫諸呂之時王陵仗義而世獨偉周勃安劉下宮之難杵臼殉節而人乃多程嬰立孤何以故謂其難也孺人固笄黛若流而有此偉丈夫之槩其有勛德於吳甚鉅而其難萬之矣豈與彼區區務修潃瀡組紃者較尺寸哉故予謂孺人之行足爲世範他不必詳卽此一二固種種

壽徵也乃于諸戚黨之初舉觴也侑之以言曰孺人飲斯天之道猶酌也挹彼有餘注此不足乘除之數有固然者孺人蚤歲茹荼履辛而今且脫險卽夷易危而安天且陰騭厥德畀以百順夫君未盡之福孺人且盡享之所謂挹彼注茲非耶孺人聞予言則喜而盡觴宗伯氏曰固也是以形壽未若名壽也再觴則再進言曰孺人飲斯人生至百年希覯矣然竟有涯涘惟名最久物莫得而尚之載觀彤牒若大家女誡重文鹿車湛媼訓康歐母儀學炳朗列女微獨以一節見稱方之孺人其所持與夫君與所效于主器者均無憾矣孺人以予言爲然則又喜盡觴宗伯氏曰是孺人之自爲壽也非兆虞所以壽孺人者也觴三舉則又告之曰孺人飲斯夫上有松脂下爲茯苓彼和丸斷杼二氏誠賢得其下益彰也爲兆虞者尚愼旃哉夙夜無忝以益恢先緒用報母氏勤勞將孺人之形且益康名且益茂交相贊者也與一身之壽孰多哉兆

虞聞茲言則竦意動容將庶幾焉而孺人觴竟益懽甚也于是諸戚黨相謂曰彼宗伯三言信而有徵與世俗謾引瑤池瀛海啖桃食丹種種不經者異遂書之以代岡陵之祝焉

壽丘孝廉母陳孺人六十序

今瓊山丘氏之後蓋有兩孝廉焉兩孝廉者伯存初仲秉初先後舉于鄉皆當世顯名士時人比之潁川二難云父曰梅山母陳孺人世爲文莊相公雲仍冢孤家傳淸白無餘貲而梅山更

不治家人生業吃吃窮年治經史將與朋儔呼酒論文不休也孺人脫簪珥治具佐之絕無難色梅山既廩庠序嘗備中卷辛卯鄉塲有聲矣無何齋志以歿自是家徒四壁立孺人日勸督二孤就外傅出先君遺書讀之惟與二女食貧治繭績謀養殯母子煦煦相依也梅山爲庶出子有嫡陳在堂性下急只生四女嫡妾異出調停最難孺人事陳曲謹更婉轉諸姑間務求各當其意間遇拂逆和緩處之絕無幾微暴露惟

是嚴厲教子如父不少姑息故二難之有今日人謂所得於慈訓居多云今歲壽躋六袠仲冬某日爲設帨之辰二君謀所以舉觴稱壽者孺人聞之固辭曰夫我也安用壽爲方爾父見背時我面當俱獨以若曹在忍至今日每一念及若殤者不忘呻也乃顧欲壽我耶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文祖以來荷天子恩至厚矣今若曹各自砥成立毋過佚前人之光以永有辭於世世此[illegible]腴覩不以珍旨華觀不以組

繡者也又安用觴爲二子固請未得當因述以語親知孝廉華堂林君溢波陳君文學景垣林君心陽恬鎮諸陳君謀徵言于予意若謂孺人之賢非得禮官一言無能爲慈闈重者予辱與丘門姻婭瓜葛誼何容辭迺諗于衆曰諸君子之欲壽孺人也得非追梅山夙昔之好而寄其情與曰然壽之其說云何也曰吾稽之古徵雜佩之咏以章其賢也徵和丸之教以揚其烈也徵閟宮壽母之篇以永其算也三徵備而吾之

頌與祝該矣舍此烏乎壽也予曰是可爲孺人壽矣而非孺人指也孺人之指迺在二難請廣其說而取徵于前人之近似者可乎昔宋慶曆間有歐陽文忠公者以文名冠天下歷事三朝致位宰輔人主有何處得來之歎今廬陵歐陽之派簪纓相望盛於西江實自文忠公啓之吾瓊丘文莊公輔相我孝皇登三事而致隆平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亦衍丘家延長之祥不減廬陵是又一歐陽公也歐母鄭夫人守節字孤以

代畫課學以治獄課仕歐爲名相母實成之而
文莊母一品夫人李拮据茹荼植善果以昌大
[illegible]之門戶天子褒表門閭聲施不衰是又一歐
母也諸君曰善哉予之匹孺人之世予曰未也
嘗聞文莊令祖思胎公題堂聯有云嗟無一子
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是時門祚不絕如綫
所稱雙孫即文莊公兄弟二人耳乃今二支蕃
衍昌熾一時科貢皆塤箎賡和可繼有堂於今
爲烈存初秉初二君孝友淳篤聞譽焯起異時

相禪嗣興舍此其誰是又當繼文莊公也文莊
兄弟失怙時長者甫九齡少者七齡賴李夫人
造就玉成覺應思胎公良醫良相由微至著之
說今陳孺人撫二孤荼苦視昔有加乃文莊兄
弟不及見祖二君兄弟且及襄祖母陳塋事又
自昔所未有者夫天道猶張弓然抑者揚之文
莊箕裘既在二君異時天語褒揚不在孺人乎
是又當繼李夫人也諸君曰善哉予之品孺人
之遭予曰猶未也更有進焉昔孟母斷機三遷

流譽卒成其子以亞聖之名歐母之前此其最
著者也夫歐母至今遠矣孟母至今益又遠矣
茲二母者世有曾識之者乎無也何至語二母
人人如見焉二母壽于天地如彼其久也夫爲
歐孟氏也子者必爲歐孟氏也母吾觀陳孺人
與李夫人之始視二母如彼其同也有不同其
終者乎然則孺人之壽亦何可以歲月計也諸
君子笑而起贊曰至矣哉頌人不當如是耶可
書遂書之以嗣閟宮之頌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六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盂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彰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序

贈心衢何君鶚薦麟魁序

余嘗讀軻書至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甚至困窮拂鬱舉世所謂無聊不堪者皆以爲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地私心疑之夫世之起於高門貌富厚而享逸樂者不少矣何至盡如孟氏所云已而上下古今人物之槩若軻氏所稱引諸人姑無論下此或借光鄰壁或取火練囊或賃作帶經而鋤或升屋隨月而讀或懸鶉百結而自得或啖虀數甕而寠如之數子皆當世所稱淹博鉅儒也顧其始皆不免乏絶至此何故豈造物者將欲亨之必困困之耶抑其足乎已無待于外雖困而不失其亨耶余聞之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逸豫終身者非人之福孟氏之言信有取爾矣吾鄉何心衢君爲宋進士何司戶之後積數百年至君始以甲午舉于鄉乃談者謂君嘗屢空如回緼袍如伋四壁如相如而君處之泰然甚至外家嘗欲渝盟而君之內子指河自矢之死靡他以爲人所

難者予始得之人言疑信相半已乃擊節歎賞作而曰嗟乎惟窮然後見何君也夫盍昔者子路愠見得夫子固窮一語而安知他日仕衛累茵列鼎猶不忘其藜藿之初窮固賢者所不諱也陋哉韓愈乃爲文以送窮他日羨二鳥而三上書非諱言窮之過與世之儒生方其苦志螢窗潛心蠹簡游其處窮也皆以爲士人之常乃一旦得志輒揚揚閭里惟恐一日不盡更新將所爲故舉人即欲求異于秀才進士即欲求異

于衆人若此者皆諱言窮之過也夫何君而諱
窮耶否耶不可知即有之正天所以玉成何君
之地而奚必爲君諱矣抑孔子嘗稱成周才難
比之唐虞之際而婦人之賢且得與九人並稱
君是科璦士同舉寔符九人之數即稱引君家
内德以方成周婦人豈非一時盛事也者而又
何必爲君内子諱也顧予所爲望君尚有進此
者夫文學行誼士人所爲用世之具古之君子
飽仁義而薄膏粱修聞譽而輕文綉者頗有此

耳顧至味無當于衆吻則大羹玄酒不陳至音
不諧于里耳故黄鍾大呂常詘今世學士家飯
飣古文奇字士苴名教倫常其所謂文即行耶
祇以調衆吻而諧里耳君子不由也吾聞何君
含眞抱樸其器宇嶷然其文辭蒼然群則太羹
玄酒之於味也大呂黄鍾之於音也執是以往
登歌清廟薦享明堂駸駸乎有其具矣顧君强
不變塞益砥礪名行以自表見即孔稱固窮軻
稱脩益於君何有蓋天將大任君故受之以窮

抑人若以完名付君故受之以内助其裨補世
道非淺鮮者繇茲以談藉令君與時列鼎累茵
欲求一日黎藿何可復得余方爲君揄揚稱道
不置而又奚以諱爲矣予未暇遠引即以吾鄉
先達論若丘文莊海忠介二公非皆崛起寒儒
者耶君與日通籍金閨則有文莊芳躅在晚困
于一第能破脊骼以自表見則忠介亦前茅也
惟君勗之而已昔黎氏有言士之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

焉士之垂休光照後世者莫不有後進之士負
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予不敏請書以贈君用附彰
美盛傳之義

賀慶堂莫君鄉薦序

歲乙酉當大比予不佞忝侍南宮得舉四方郡
國所上賢書以告天子論秀而書升焉維時制
典重新人文丕煥以故天府所登率多茂異俊
良之彥而嶺以南七十五人者吾邑有二焉則

慶堂莫君其一也莫爲定世族明興永樂癸卯君茂祖伯惠公實始發科越嘉靖丁酉而君之從伯祖筆峯公繼之迨萬曆壬午而君仲氏亞元君心田又繼之至君則濟美承芳前作後傳爛然增烈矣夫元凱聯輝龍鳳修擧繫乎時也君所謂際昌時者非耶憶往歲予過莫氏祠堂有述夢中一聯爲予告云喬木凌天英氣必先雷動若日神授之也予爲置對云筆峯應地文章定擬魁光自後忽忽念年不意遂爲君家文

明之讖可不謂奇乎蓋君與心田先後嗣筆峯公而耀魁光之祥而魁之一字於君名默相符合尤非偶爾者夫鳳占興陳翟符啓趙炳其幾也君所謂應神機者非耶君夙負瓌瑋且性磊落不羈嘗觸直指使者命題而試君借題目中滄浪爲喻中有示小子以激濁揚清之意直指使者歛容起敬曰此我輩人也於是君方在諸生中即有令聞人且以激揚事期之焉夫豢蓄犀娟玉韞山輝士之藏器於身璧則然也君所[illegible]者非耶於是君既燕鹿鳴而歸親友[illegible]君洪君輩製錦稱賀屬心田徵言於予予惟往[illegible]嘗得君鄉試墨義讀之至初學壯行篇見作者之志焉請敷揚厥旨以爲君贈今夫士方窮居伏首衡茅睥睨當世則嘗患遭時難時及矣而幾非在我或望不足以副之則又患長見難故學者未必皆行而行者又嘗負其所學此雲龍風虎之會所以自昔慨之也君既兼此三者而有今日以其所學駸駸乎日可見之行

矣自茲異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何施不可君其勉乎哉異日者再上公車射策承明予不佞或當在事行見君與心田兩龍交首于鴻濛雙飛齊聲乎寥廓豈非吾黨一大快隆際哉然則所爲雷動魁光當更有進於是者而區區發軔之初抑又不足言矣君其勉乎哉君與心田俱於予有姻婭之好故因贈君并以勖心田用備他日鳳占翟符一故事云

賀史儒陳君鄉薦序

[illegible]司馬世家至周太史過陳爲敬仲筮易得八占五世之應而知陳氏之昌所由來遠矣以今所見若吾鄉蒼山之陳其殆庶幾乎在昔弘治間有克紹檢討者與丘深庵同時著稱詞林自後圭組蟬聯科目相繼至嘉靖以來益彬彬然不可勝紀若蒙泉兄弟其尤著者蒙泉君有弟謙齋與予同庠序最有時名每試輒冠諸生無何甲子僅以第三十六人舉于鄉蒙泉君與謙齋寶和伯仲無何戊子亦僅以貢選于庠序

予謂二君之才皆未究厥施其後當有達者迨今歲甲午而蒙泉君冢嗣史儒果以第三十七人登薦視謙齋名次實先後相甲乙然盛矣盛矣乃是科吾郡舉者九人爲一郡之盛九人中吾邑三人爲一邑之盛三人中一爲史儒其二爲莫子莫子皆史儒中表至戚又一鄉之盛云鄉書初至余捧之[illegible]爲蒙泉君喜久之語人曰予於史儒登科而知天時人事之果不爽矣夫子也天時之在人猶之春秋然熙明至而逝凋

[illegible]內伏臨而絡繹初響非故新於先也時之所未至也人事之在人猶之草木然春蘭不花而至秋必榮秋果不實而及春必蕃非故豈於後也氣之有所積也陳氏爲吾鄉舊家至今垂二百禩而聲聞不殞則其子孫之昌大宜無疑者然謙齋既方爲而未及竟蒙泉君又可爲而不自爲至於史儒而兩有以承之天時人事之積非一日矣則其登科豈偶然之故哉予聞之士君子由科目而躋於膴仕之途其究則萬里

之程也然有及者有未及者有望而將及者奇矜之士未及乎其途者也其已登第而服官政者則行乎其途而及焉者也若夫始薦於鄉而待試南宮者則望乎其途而將以及之者也大途曰萬里可謂遠也已矣適莽蒼者積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則適萬里者宜何如哉然其積也有道器不沉厚則學不純功不積累則造不深文不恬易則趨乃偏志不堅持則氣易此四者士人之通患也予聞史儒沉重簡默

文於日不聞出一語與人交恂恂然崇雅敦
若其典歸之長厚而寒暑晦明坐臥一室經史
子集窮年探討歷數年如一日焉其爲文切理
不事鉤棘而冲然之味逸然之度玩之自不可
屏絕又其與多士試遞高遞下而高不爲揚下不
爲沮人樂之不爲色喜非之不爲色愠而日惟
以克成乃父乃叔未究之志爲務夫萬斛之艘
深不可測而後承載廣語器也九仞之山爲之
不輟而後壤土積語功也溪水安流微風起波

語天下之至文也松栢不寒不材金鐵不煉不
精語士人之勵志也史備兼而有焉故能業立
名成竟擬爲一科繇此而積愈久發愈大升南宮
而對大廷又推而行之天下颺者言而布者功
使當世稱之曰夫夫也非徒以空文自見者則
豈惟陳之先德藉以重將舉世咸有賴焉是在
此行萬里之途而符五世之占者哉而予所爲
天下人事之說行將大有所徵不特今日爲然
矣丁府唯唯下乃爲次第前語復之

賀□茹黃君魁捷序

天下士以明經登科第者其始皆歸德上司至
有推原上司所自出之義而以上司之德德之
此其說誠厚而其來誠遠然非相與之素一日
定交于茫昧倏忽之頃則其德人者與德於人
者均之貌焉而已廷嘉黃子之擢高魁于鄉也
其主考爲會稽劉君溫陵曾君同考爲武林秦
君三君皆予巳丑南宮所舉士一時出三君門
下者大率皆德上司以及予而廷嘉又推往歲

嘗與予姪同筆研商訂文字之誼於予爲執弟
子禮甚謹廷嘉於予信非貌交者比予於諸親
友徵文之請尚安得以貌言復之哉予聞之投
功名之會者馳廖廓之思希竹帛之業者脫拘
瑣之跡是以終生棄繻長卿題柱班超投筆郭
丹封符咸能慷慨以成身激昂以揚譽聲流無
窮達人慕焉故曰志者立業之基也戒之在卑
術者集事之幹也戒之在小鴻鵠之志翱翔九
宵不售冀則不能戾天騏驥之志騰踔萬里不

[illegible]旆則不能致遠然而志以時償功由[illegible]累行
則所託者然也延嘉少而穎異長而敦勉婆娑
乎六藝之圃咀嚼乎百家之林往歲予得君文
少窺一二見其沉酣理窟頓挫詞鋒嘗私語予
姪曰此所謂清廟之樂曲度雖殊節奏開均然
皆大雅音也比君既歌鹿鳴歸手三場硃墨卷
示予予卒業讀之復謂予姪曰此所謂明月之
珠稍露光芒觀者辟易行將列于珪璋瑚璉之
間為華國至寶也蓋其矢志者大而操術也審

予之識君不特今日然矣執此以往行當獻策
金馬之庭奏賦長楊之館恢恢乎遊刃有餘地
尚復何辭以贈君哉然予竊有厚望於君而不
容已于言者夫亡之未過也孰不高談孔孟抗
議稷卨羞晏鄙申商者乎及其得志庸庸焉
曾所羞比者之弗若此無他志易餒而術弗慎
之過也今天子明聖求士如饑渴廛端之門開
特達之路削狗攣之格懸不次之賞言合則光
[illegible]從則尊顯誠千載一時矣以延嘉之材奔

[illegible]隅矣所不濟無亦務廣其志而益修其術
[illegible]君之先為吾邑名家五代四登科之譽膾
炙人口今[illegible]而至矣予聞尊前[illegible]
要[illegible]而[illegible]又與伯兄貞士君敦[illegible]孝讓鄉鄙
無間[illegible]此者月旦所稱獎而預卜君之必有今
日者予可不論特為推廣志術之說以為君告
蓋聞昔之主司傳衣鉢者有座主座前拜座主
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予與君相與於是詩有
默契焉故為稱說前語用附主司傳衣鉢之義

賀貞一莫君鄉薦序

台郡巔額在大海以南外阻重溟內標五指居
然瓊島之在人世以故毓靈孕淑代不乏人先
達二三君子若丘文莊公之經濟海忠介公之
氣節此外未易縷數由五指一支綿亘而來至
吾定平地突起者為文筆峰而金雞嶺從西來
迴合拱護其間文獻衣冠世家相望而莫氏最
著莫氏之派衍為莫村新屯二族莫村地脈祖
金鷄科目常繩繩不絕新屯地脈祖文筆顧[illegible]

寥至今予常疑之而未得其解頃莫之宗老逹
川公會羣從子姓如干人倡議合族而徵祠記
于予予因知莫之初在宋熙寧間自入閩來悉
以千戶戍瓊世典兵柄歷宋而元屢以軍功自
表見今莫村之村以姓名新屯之村以屯名循
可想見其雄據一方保境安民之槩固宜二家
子姓聯翩鵲起出祠名宦處祠鄉賢紹前休而
延後裔有以也乃莫村早發而新屯遲至豈時
固有所待耶逹齋公以醫爲業且利濟不求施

報予嘗謂其仁心仁術後必有興者乃兩嗣子
袞一貞一皆抱文場利器而貞一尹予尚友書
院文會予嘗與主會鄉令尹吳葵貞公評其文
謂當決科無疑比今歲鄉闈捷報至而貞一果
褎然登賢書矣新屯爲予所賞余聞之喜而不
寐故於貞一之歸也製彩聯迎之有云喬木凌
霄合族統宗扶地運筆峰挺秀新屯舊里破天
荒曰新屯而推本于筆峰言地利也曰喬木而
頌美于合族言人和也地靈人傑天且不違其

破天荒也不亦宜乎又贈君華堂一聯云言必
可行求乎臣以事君即此先資之信貞養無害
得卿相而行道用爲後事之符聯中全采是科
頭場三目爲題或問其故予應之曰記有之事
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士人登
科此事君策名之始也茀言必可行即所謂自
獻成信所求乎臣即此足矣更直養無害以塞
天地而配道義即異時得卿相而當大任道豈
外是聞者韙之於是有徵予言爲親友製錦稱

賀者予惟述前語復之因君爲吾尚友會中出
色更演繹尚友之義以爲君告今夫枸堂之不
可語於重嚴也堃敦之不可語於崆峒也此夫
人能辨之者若夫陟二華登介丘焉自以爲身
遊天表足亂浮雲決決乎大觀矣乃世猶有蹤
馬於閬風弭蓋于縣圃者彼其頫視日域之與
月窟直一瞬焉而後知岱華直嶁耳士之積
學待時矢志嚮往亦猶是也故所造彌高則所
友彌眾若今業已稱鄉國士矣繇茲凌厲九霄

間大亦時習乎若鴻鵠遊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方且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非神游羲軒心契禹皐進而尚友古人不止也諺云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君且近以文莊忠介爲前茅若登高者由金山文筆而窮五指跳岱華然後振衣閶風懸圃之巔其所爲扶地運而破天荒當更有進此者予不勝延跂望之

賀聖傳陳君鄉薦序

夫有嬀之後莫之與京也豈特占諸周太史已陳之日爲然哉在漢中平間有仲弓之父而子紀諶人稱是父是子有元方之兄而弟季方人稱難兄難弟蓋神明之胄長發其祥世德淵源開之有自故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自敬仲以來代不乏人矣太史公作陳世家而推本于舜之至德不虛哉乃今復有徵于聖傳君云君之先當我明弘治時有克紹檢討者與丘仲深先生同聲詞林自後冑嗣蟬聯奕奕不替[illegible]未由鄉薦繼踵而起者不啻十數前此姑無論也乃其尤異者每一舉即一貢繼之非父子則兄弟皆歷歷可數者如聖傳之王叔父亦山公以庚午舉而貢者爲王父蒼崖公至叔父前峰公以甲午舉而貢者爲令祖雲峰公雲峰公嘗爲諸生以鴻才博學爲弟子都講執經問難常什百儕以貢爲儒林師歸老于家行誼舉動一倣古人鄉人賢公尸祝而俎豆之厥嗣斗南君復有盛名諸生間乃兩世困于一第至聖傳之

旺益振而光大之與兄聖啓時有二龍之整去秋聖傳以諸生第一應試業巍然爲賢書矣聖啓雖暫挫霜蹄乃劍光時射牛斗間吾嘗謂由陳之先以占今日則所謂陵觽之首其長大之勢可知亦是父是子之喻也由陳之弟以占其兄則所謂循象之齒其左右之同可知亦難兄難弟之喻也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業於聖傳卜之矣一時咸集微言以賀豈徒以晝錦類[illegible]鄉則里焉已哉吾聞之求玉于崑岡不玉之

[illegible]則崑岡增重求驥于冀野不乏逸足則薦
野增重求才于鼎族世家亦士之崑岡冀野也
有如縣黎結綠剖璞而陳騕裹駃騠按筴而驟
則朝市屬目焉誠恩所爲報稱明時以厭衆望
宜遵何德哉古昔魁琦奇特之士大率才張而
志迅故能龍蒸豹變輝映宇宙故羽之高者或
矯之矢之遠者或激之丈夫之河梁者厲之也
士天行而地遊矢志以往何患不濟適百里者
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萬里者則無形

倨無留居望之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所窮送
者自崖而反自此日遠始舍焉而自適耳聖傳
少負大志其才何不可九萬鵬摶六月一息藏
容湛精探造遠詣極其所進當通天地人爲世
大儒不止今日而已已尚與伯氏交相奮勉異
日者業成偕上南宮行見兩龍交首于天衢雙
鳳齊聲于廖廓俾觀者嘖嘖稱歎是無忝有嬀
氏之後也允爲邦家之光豈特閭里之榮而已
哉記有之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
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傳方扳
自數千人中行且上公車奉大對入服官駸駸
乎衢用有階感遇報恩自今日始尚其英傑聖
賢自待無令求士于崑岡冀野者責備無已時
不佞執簡摛詞敬附周太史之後不與有榮藉
哉

贈茹眞吳君歲薦序

吳自太伯兄弟有國封其子孫以國爲氏顯名
齊魯間爲仲尼亟稱者曰延陵季子札說者謂

其道似伯夷當不忝太伯兄弟可知其後歷晉
以至唐公卿將相名賢隱君之屬史不絕書及
我明益著若吾定潭覽之吳自州刺史郡司理
及僉憲公以來科貢代衍迄今又有蓉眞兄弟
繼之又爲刺史司李聞孫抑豈延陵苗裔耶何
代興之似也葵眞之尊人曰觀泉公與子兄弟
同爲諸生諄諄篤行君子無何抱藝不售僅以
一經課二子伯葵眞由鄉薦授永興邑令尹致
仕歸爲德于鄉仲茹眞今出邑庠歲薦[illegible]之二

[illegible]以其明純篤皆有父風而茹眞君蒙本學師生與德行有顧天請代母病處事克順兄心之樂於其學憲姚允初公選貢試君以其爲人也孝弟命題其旨深矣豈季子道似角而君又道似季子耶何世德之似也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謂之適適者德也而周家以三物教萬民賓興其德行之日亦曰孝友然則貢士之所爲得人者此物此志耳自道德風微而文藝兢起主司者終不以德行後文藝故茹眞茲選非徒以

文藝爾也而德行實先之今且修于家而獻之天子之庭多士將翕然稱曰夫夫也貢自定安而孝友實宗延陵也豈惟爾與之光即鄉邦不與有榮藉哉世皆稱三途並用而歲貢一途見爲日暮途遠登茲途者不無退縮而少自振遂靜而次之三君家學淵源不止一途又壯盛未艾何日暮途遠之慮昔者吾先贈公嘗以嘉靖己未登茲選項歲予姪二人亦由萬曆丁未庚戌貢選繼之每見談者往往侈稱國初選舉光

目後舉以相誇詡予姑未暇遠引且就今日論故事獻賢能之書于鄉而又得雋于南宮天子始爲臨軒而試之乃歲貢上南宮天子亦未嘗不臨軒而試之也且較定于師保侍從之臣其出爲師長也則宗伯試之冢宰又試之其送入太學也祭酒司業復爲說經較藝月省而歲試之業成而爲選人其選特小亞於前二途而已興不自薄而遂就省試幾試其得稱尤者列鄉書上之登鼎甲而步武木天次之舉令長博士

由第入備臺察郎署其人歷歷可考二途依然在也然則國家之重貢選亦何嘗減國初而登茲選者亦何可自退縮爲哉遠無論漢公孫平津董廣川即今爲南宮主司者其初不嘗由此途出耶當嘉萬之際兩詔旨惓惓並隆於三途可推已然此特其遇耳途有三而尊主庇民之心則一任有顯晦而志行政術無兩此君子所以報主酬知紹前休而聲施來裔者予前此嘗聞之先贈公頃又時時爲子侄輩言之因茹

與兄弟有通家之誼故於此申致意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知之矣

潘母陳孺人貞節序

國家旌揚之典著在令甲學使者歲條具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與殿最之課書俱上可謂重矣然表節之制必限年五十以上若是其愼者何也豈非以松栢之操必久歷風霜而材始就合浦之珍必飽飡日月而後其精光始完耶今年春潘孝廉若乘君之母陳孺人以節躋五袠矣

其鄉三老嗇夫暨兩學博士諸生揄揚稱頌如出一口有司尋采輿論上直指以聞之天子旌書旦夕且下當道陳公命有司先具禮褒奬於是鄉搢紳先生暨南宮之彥庠序之秀僉謂是舉也所關風化甚重不可無辭以揚其休乃授簡于不佞不佞昔叨典容臺與聞末議乃今乘月旦稽彤管而歎孺人所以矢節立孤者何其至也孺人故爲博士元山公之女年十六適潘樂田公甫三載而樂田見背孺人哀慟幾絕獨念孝廉君方在抱提恐而稱未亡人自是拊胷沐毁容飾集蓼茹荼辛苦安之獨早夜撫孝廉君矢貞彌慈日俟成立稍長出樂田遺書讀之且諄諄誨諭曰此所以不隨汝父即世者徒以有汝在也汝能成吾志則汝父不死而吾可含笑見逝者于泉下孺子勉之矣孝廉君感其言洒揮涕發憤自是砥礪名行以國士奇稱歲甲午掇高科于鄉孺人身親見之喜可知也說者謂嘗樂田君早世陳郎果於一殉也潘氏之

孤或未必能自存及長而陳或溺于犢愛不知勤誨也潘氏之後亦未由赫奕使人人知有潘氏如今日是守節非難撫孤幼而延祚亢宗是孺人所以不死者尤難也嘗讀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謂妻道臣道事實相類試以臣節明之彼身際昌期理亂不經于目禍福不攖于念節以完節終其身者此則保功名之臣耳未足奇也人則能之値顚危之運國亡主喪而歔欷慨引頸結纓者此則死難之臣耳亦已奇

奕然而無救於理亂千萬人一能之若夫宮杵
臼世六尺併遺吾身之存亡于國運之絕續當
此時而能培養纔作寄命托孤不至趙絕而光
者此則并社稷之臣不能且古今人難一能之
昔下宮之難程嬰以不死撫孤竟振趙氏之後
而嬰之功多于死者萬萬申包胥不殉楚難卒
復楚讎繇歷至戰國不絕春秋多之故死有重
于泰山有輕于鴻毛節婦忠臣其道無二而孺
人蓋嬰胥之流耳豈與夫硜硜引決畢命自全

而無益于成敗之數者可同日語哉予故因攟
紳諸君之請論而序之以爲女德勸且俾當事
者藉手轉聞于上爲舉制令旌表之端云

定安莫村新屯合族譜序

定安莫氏予母族也其先卜宅莫村者祖曰志
公徙居新屯者祖曰意公二公爲同胞兄弟而
志居長今二塚連壤在莫村可驗父老相傳宋
熙寧間有自閩之同安以千戶戍瓊守西南黎
者卜地莫村居焉當爲莫氏初祖後子孫世典
兵柄歷宋而元屢以功自表見今莫村之村以
姓名新屯之村以屯名猶可想見其當時保境
宏據一方之盛第今譜逸其名不可攷今斷其
可知者自第六世志意二公始云在勝國時意
公世爲判寨武總管傳至曾孫眞成調征柳州
有功擢南建州同知即今定安縣是也明興洪
武元年眞成子宣賚建關納款後以死勤事蒙
欽還祭莫目爲義士今祠于鄉志公之身三傳
至曾孫有用俱世千戶迄明與其十六世孫七

及由鄉薦尹常寧著聲名宦亦祠于鄉夫二公
生同卒塋地同世以武功顯同其後人各祠于
鄉又同今二支雲仍蕃衍冠蓋相望足稱名閥
若姓乃自上世以來譜雖通而祠則未合識者
病焉今志公之第十幾代孫曰汝栻舉于鄉尹
上猶而歸意公之第十幾代孫曰一魁亦舉于
鄉尹南平而歸於是二族子姓兄弟好古知禮
者曰汝桂曰一貫曰慧曰汝爲曰汝明曰奎章
等始聚而謀曰吾二祖其初一人出耳乃原連

派分遂判然爲二曾不得一日同堂而合饗焉萃渙之謂何夫人本乎祖猶萬物本乎天也今各祖其祖而謂祖有二猶之各天其天而謂天有二可乎爰議合族修譜推二公爲莫初祖同堂而祭而志公爲大宗派意公爲小宗派各有專祠于其鄉稍見統同辨異之意一日延以告予猥徵譜序予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然漢去七國未久而燕自召公至曾侯九世巳失其傳

太史公作燕世家因之不敢有加宋蘇老泉爲蘇氏族譜自眉刺史味道而下先傳者皆缺之而詳其可知者惟南豐曾子固自序世派漢都鄉侯以接子輿子晳可謂詳矣而歐陽公不以爲然豈非傳信之難哉莫自始著姓以其氏名焜燿傳記之間者甚衆諸君不欲遠有所附會惟斷自第六世二公始得史家傳信之意矣禮樂積德百年後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顧今譜一也而名實異之邈遠始後盛美別世系譜之名有三通有無聯疎逖助急難譜之實亦有三實存矣名可略也名存而實去焉何譜之足云莫氏自今合族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明譜系與仁讓使亡者常存疏者猶戚其具亦恃乎此莫氏子孫多而且賢他日有高大其門者必能繹諸君今日之意而式廓光大之先王之教化廢于上而幸存于故家者足則吾能徵之哉

萬安林氏族譜序

自秦罷封建官無世卿大小宗法廢而不講志古之士惟修明譜系以維持宗法于不墜乃漢尚官晉魏尚姓南北朝尚詐譜之弊又如此古道之不可復豈一日之故哉今天下望族多稱林氏以其自殷比干葬竹林石室間爲受姓之始裔是以降代不乏人曩余官史局時常與海內知[illegible]語及林氏家乘歷歷如指諸掌始信太師流風餘韻郎千百世後猶可想見若今萬安林氏謂其苗裔非耶當國朝某年間林之先有

[illegible]縣丞緇在都門會甫田甲科授萬州牧堂
叙譜合族如浩至今迨文學日開生子二人
大任次大佐與甚從子大禎俱由明經貢選
而大任授南宛西蜀郡伊以歸大佐見任德慶
司訓大禎候選教職前此呂鄉叅政北泉林公
士元嘗敦宗盟爲修譜序須莆田諭德兼齋公
堯俞復遣姪柏芳奉譜踰海而來與大任兄弟
會宗聯譜大任乃自輯家乘并述叅政諭德二
公之意問序于余且欲倡義建祠爲萃渙統宗

計余惟宗法之不講久矣陋者徇俗昧者襲非
世變江河愈趨愈下非有卓然超世之識安能
究心及此君旣以歸田之暇修明譜系又創爲
祠宇以聯宗族自仁率親自義率祖當即此而
在至於貧相恤而倣范氏之義田禮相繩而遵
朱氏之儀節大挽頹風盡還古始且拭目俟之
自斯而君之子姓實仍皆得習其先世芳規無
忝於明德之後詎非仁孝用心而不朽之盛事
[illegible]吉爲余南雍所莅諸生而諭德又爲余已丑

南宮所取士通家世講爰嘉其事而樂爲之序
爲君之後人者欽念哉欽念哉

定安文堂陳氏族譜序

去予鄉龍門數里而近於闤闠稱名家者無如
文堂陳氏陳之宗老好古知禮於予交稱莫逆
者無如文學雲岡君君嘗有志脩譜未就當易
簀猶念念不忘聚闔門子弟語之曰若等亦思
水原木本圖所以繼先人之志乎予念此久矣
與若父兄輩自束髮受知于宗伯王公有日今

一日齎志以歿若等必纂輯族譜書成而求宗
伯序之豈惟吾祖有光即予歿且不朽於是雲
岡之子若姪文學經綸輩旣成譜一日詣予世
卿堂亹亹述前語爲贄而徵序于予予授而卒
業慨然太息曰嗟雲岡君其知所先務也夫蓋
聞之國有史家有譜牒三代以上皆然故上而
炎農黃軒之源昊嚳姚姒之裔下至江水十四
姓高陽十六族鄭之七穆魯之三桓無不能言
之若然當其時已有文獻不足之杞宋不識其

□之辯談卽以漢高祖父太公翁稱也不名[illegible]
媼媼稱也不姓帝之父母近也其名姓且不可
知太公而上焉能知之然則神堯豢龍之說不
亦□□而無據乎宜雲岡君之不能忘情于此
也陳□□出虞舜氏世世稱侯邦焉以賓於夏
殷周而□□世□蔡榮之祚用衣冠傾中原雲
岡君謂其遠不足徵獨斷自忠孝公由宋末以
尉藏渡海卜居于瓊之買厓者爲陳之始再世
而分塘猛歷遷文堂若鄉賓文斌者爲陳之派

□是乃有由鄉薦任臨桂知縣若猷者有由歲
薦任太平縣丞若籌者任萬載司訓若之垣者
爲陳之望由雲岡君遡而觀之或祖考行或伯
叔行或兄弟行而自雲岡與子父子兄弟通家
世好其一時子姓擢鱗集鵲起文學行誼紹箕
裘而衍徽休者日繩繩然未有艾善乎史趙卜
陳之興推本於舜而曰盛德必百世祀可謂篤
論君子也然以舜之德不能使商均及其身以
有天下而胡滿乃能得之於周室之封靈公闕

公擴國而失之成子乃能興之於異姓之域然
則聖人之德受祚于天者固萬世如一日而遊
休偕告後世各於其類應之事之得失豈不以
人哉雲岡君仁心爲質達知無方乃加意人倫
爲譜以明其世以合其族而君之子姓輩又能
推明其志繼序不忘考其所知以傳之永世皆
不畔于聖人之教盛德之所從事也吾非瞽史
不能爲興廢之占然明於君子之論有德則興
當在於此他日君訪於歷山之陽灤水之陰有

治詹尹之術者操策以問之其所以卜陳氏之
昌當不在五世之後矣

節俠奇遊別序

晉仲遵有云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予嘗讀史深有味於其言夫
士也或箕穎以終身或風雲而邀會或請纓而
負氣或說劍以揚眉雖所表見不同要以超越
流處囊脫穎非苟而已也予茲於金陵馬君
下識馬君諱世霑惟渥其字故桂東名宦春江

公尹公之子自幼積學攻書博習當世典故俶
儻有國士風嘗肄業南雍值予典禮陪京以道
義相期許廢幾青眼白眉云而白予謝政家居
不適音耗忽忽已十載餘不意上冬海北守道
董大參公蒞任君托乘扈從一旦遵海而南訪
予田間相與披襟道故驩若平生也會予有螟
子構難予著正名紀白其事君一見即引爲己
責曰士感恩報知己茲非其時乎予夜夢人有
惠予右軍蘭亭帖其題跋有云世人不識蘭亭

面欲換凡骨無金丹直待馬羣空冀北千金騕
褭許人看爲君誦之君益慷慨自許謂此即應
正名事也蘭亭眞贋有公家後裔在乃冀北馬
羣僕敢辭駿奔之勞耶自是一意爲予上下周
旋其事自查勘回報以逮中丞院道歸結悉與
此中當事者縱橫圖畫必求兩全無害而後已
允是定之學宮有崇報祠乃圖郡十三州邑宦
師儒生爲予建監以紀予昔年奏改學道并歸
毎兩兵道之績者君至擘畫整頓規模宏敞覬

昔有加事竣爲勒碑撰文記之蓋君夙有心計
藉此小試經綸手段且文雅風流所至傾動地
主功見言信惟恐其不得當也諺云得黃金百
不如得季布一諾君之謂矣於是君言旋有日
諸與君交好者標節俠奇遊册以華其行而闕
序于予予惟俠以節重而遊以奇珍君節俠允
似魯連而南遊之奇不減龍門馬遷名稱天下
士不虛已異時千金騕褭羣空冀北固自有在
夢占徵應微露一班耳曾是以盡君哉爰序此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七

明瓊臺王弘海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唐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序

重編國朝名臣錄序

天啓國家一代昌明之運則必生一代之時英以輔之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爲是故其一言之發一行之垂皆足以扶綱常維世教其人雖徃而其名之昭于簡編者耿耿不磨甚哉人才之有關于氣運也唐虞三代之世光岳氣完夷考其時若九官十二牧與夫一德之輔四友十亂之儔當日所爲事業著之典謨訓誥諸書至今猶可想見明良氣象吁何其盛哉秦漢以下君臣之義不明其間志士名賢卓然自樹者僅僅可指數迄于有宋五星奎聚眞材輩出晦菴朱子始採宋家一代人物彙而成編名曰宋臣言行錄厥後李幼武有道學名臣錄有名臣續錄有別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畧皆倣朱子而作然氣運漸漓人才漸駁求其卓然可以追上世之英異未也我明自太祖開基文皇繼統維時氣化方隆海内髦俊雲從景附不可殫述列聖相承道久化洽其相與應時而起者彬彬濟濟率多

爲當代名臣云乃書未有錄近代莆田彭惠安公始有鳳儀錄贊自徐中山以下凡三十一人豐城楊月湖始有言行錄後增彭氏所修者爲五十五人海鹽徐氏重修之自章恭毅以下復得四十有八人予乃合數君子所修者重加訂定自某以下至某凡得若干人並著于篇因僭爲之序曰嗟夫事有覘昔陳迹而可以彰往訓來垂世立教者其是編之謂乎嘗聞之先達之上非有所藉以垂諸後則其盛弗傳後進之上

亦有所因以考諸前則其美弗彰是二者之所爲常相須也是編上下二百年間碩輔名賢風采言論大者關國運飾皇猷次者振朝綱維臣節潛者明道學達者典太平炳炳鱗鱗如指諸掌使後有作者不苦于尚友之難茲非所謂美而彰盛而傳者乎夫士方其操觚而議抵掌而談也動輒以皐夔伊周自許至談及先達事若以爲姑舍是乃究其所至罕有一二庶幾乎此者無他良由其自視太高而於先賢言行忽而

不之察也夫古者今之準也近者遠之推也昔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以及天下然後尚友古人其有序如此生今之世於先進之嘉言懿行懵然罔聞而徒曰吾欲爲皐夔爲伊周吾弗信也且朱子作有宋名臣錄說者謂其不特記一代人物而於國家盛衰之故亦隱然備見今茲錄固倣朱子而作其能備國家之故與否固非所敢知然有志於臣道者即是編而熟玩之然後以序等而上焉庶幾其進退古今也夫

會試錄後序

天下之以明經中式者始由郡國而升之鄉又由鄉而升之南宮主司擇其可者而後舉之其不能者不與故有升于郡國者不升于鄉升于鄉者不升于南宮大率中者不能十一而不中者常十九焉既由南宮籍奏不日天子臨軒策試而親定其甲乙唱第于殿廷無復有中與否之分矣故夫南宮中式者士人所以辯明經而登進士之始也然豈徒具羔雉飾輪轅揣摩億

中若逢占射覆焉已哉夫中者中也合于其中之謂也射者命的審機必設中繹志而後可以語中故曰其中非爾力也文之中亦猶是耳明興自設科以來至於今士之起明經者不知凡幾由今尚論其世其慷慨魁磊傑然有聞于時若非徒文之中式已也必其中淳信樸茂不欺其志者也其尾瑣闒茸或惛湣敗類爲世所詬病者非盡文之不中式已也必其中浮沉澒涊靜言而庸違者也由此觀之士所爲中與否者

自彼不在此是故論文體者原士習課藝能者
先德行此知言知人之準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臣以謭嶺海側陋遭際聖明始嘗抱藝而來謁
中天司尺幅猥蒙渥恩儲養詞林晉陪銓曹長
宮宷乃今復叨明命從太學士臣國之後掄簡
後進得中式者三百五十人獻之闕下以臣之
庸愚淺中弱植於明時未有萬分一之効惟是
矢心自盟誠得藉手俊髦備任使竊附上臣之
誼此臣至幸大願也受命以來蚤夜兢惕手披

目校厥幾必有文質並茂不詭于中者出以當
中式之選以仰副聖天子寤寐及席之盛心而
後爲佚焉而伏覩我皇上執中布度建極錫民
臨御以來所爲廣厲學宮申飭功令孜孜然於
文體士習加之意者固已無遺筭矣頃復命禮
臣之請頒行舉業正式于中外且今錄士文辭
悉沿模采貞無爲過飾德意所嚮無非欲敦本
尚實挽人心而會歸皇極者茲亦中道大明之
候也諸士際昌期而應嘉會蜚英騰茂千載一

時尚安有承外襲訛自戾于式者以故玩其言
雖人人殊大都宗統聖真詮叙倫物斤斤然遵之
軌依型無復曩昔浮靡虛憍之陋焉將其中之
誠然耶抑外焉梯進媒寵姑求不失有司之尺
寸已耶臣聞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率是中也發
之而皆中節故言中倫焉行中慮焉然求中于
言其中未可知也求中于行然後其中可知也
昔者孔子嘗欲得中行而與之矣故繫象如易
在坤之六五若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至泰之

九二又曰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茲非求中行之
準耶乃鄉愿則深惡之何也謂其色取行違似
中而非中也夫似中非中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蓋心迹之判久矣乃誠僞之幾則皆吾所自明
者要以反之暗室屋漏之中而驗之中和位育
之際大而與道弘化小而立事建功隨所造就
率皆行修言道卓然有以自立一切險詖利害
是非得失之交于前而其中曾不爲所移焉庶
幾乎上爲中行次亦不失爲狂狷無若鄉愿

之似是而非而見惡于孔子也且夫中則中倫
中慮士之元吉而光大此其選已不中即貌言
華也危言偽也要之實不中聲而奚式之與有
諸士知射乎詩有之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四矦
如樹序賓以不侮記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
人子者以爲子鵠夫射以序賓非徒舍矢如樹
而已爲其賢也爲其不侮也爲其不失臣子之
鵠也蓋所貴乎繹已之志者其中固如此而況
得中於文者乎諸士勗哉修身以爲弓矯思以

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焉而臣今
所舉乃敢以當射官之選矣蓋聞貢士于天子
者試之射宫中多則舉主有慶中寡則舉主有
讓臣與有貢士之責故始終即射爲喻諸士自
今尚深味于中式之義以無負主司者厚望哉

武舉錄序 閣試

臣嘗讀詩兎罝三章至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與
夫好仇腹心之句臣竊擊節壯之歎曰今國家
[illegible]上誠得斯人也者而用之豈其患虜已復竊
[illegible]文王以區區南國猶能綱紀羣臣在兎罝野
人皆可用之才今以宇宙之廣六合之衆累朝
列聖之所漸涵陛下又操神武獨運于上而照
臨之士生斯世自待豈在兎罝野人下竊意其
間爲赳赳者不知幾何人顧臣書生未有當耳
適是秋九月當武舉天下士上命臣某臣某與
校文之役臣乃謀諸心曰是舉也干城腹心之
選在今日矣安得赳赳其人如昔所慨歎者以
仰副聖天子拊髀之求乎顧茲多士業已試于

司馬氏其騎騰步踔命的而貫侯皆所謂智勇
絕倫者也亦庶幾哉干城之技矣吾第品其文
藝以觀其腹心之所蘊者奚若耳乃發書自大
公望司馬穰苴孫臏吳起尉繚子諸家兵法及
古百將傳所載戰功縱横變化奇正不一者皆
錯舉其端以試諸士論難考其玄秘已而授册覽
觀之則見今茲所取者悉能馳騁孫吳指陳王
覇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蓋說禮樂而敦詩書雍
雍乎有遺思焉臣復相與駭曰是所謂賢有其

文者非與何其秉道式經斌斌然具美若斯甚
臣於是而知聖世多才即前圖非所論矣臣聞
之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是大
下然夫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將相可以安危
彼哉昔者聖王之經理寓內也取法於春所以
修文取法於秋所以治武張弛並用賢才憑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建侯樹屏
以備折衝禦侮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故曰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所圖

者豫而所養者全也世謂道離文武判而將相
分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需介胄之士聖王制
治保邦之畧幾不可見明興以來成德肅昭統
一皇度主上茂齡登祚憲天纘服建文武全德
作之表極聲靈所暨海內嚮嚮懷生之倫莫不
神竦色澤躍然思奮至紛紜之胄及矛之夫並
得屈首修業與縫掖儒紳挾策並進此非聖主
居安持危注意不偏人才之興其能蒸蒸然若
此之盛也夫然臣又聞遇疾風然後勁草可知

當盤錯然後利器乃見今海內一家安於覆盂
北則天山瀚海俱就勒銘南則瘴嶺蠻烟咸歸
摽柱虞虞鬻風比屋可封韜兵革不用之世諸
士肄業成藝精臣慮其弧落而無所用之將何
以酬知遇答明時周人之詩曰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繼以我求懿德永言保之夫當戢橐之時
而猶求懿德用家之保治也固如此所謂懿德
者非他即吾心忠孝同然之理也古之名將固
有不跨馬不穿札不依古法不習兵書乃垂名

竹帛流芳汗簡至今未艾則以此理講之素明
而籌之甚熟耳如以才而已矣彼楚之貫七札
而辱國與晉之著辨亡而破軍者其才視諸士
何如以臣觀之尚未知挾矢操弧也故今所求
於諸士者不徒取騎射文藝之工而尤必求之
以德夫射也有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子者
以為子鵠矣乎則深於射者矣夫文也有言顧
其行外符其內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
矣乎則深於文者矣是之謂懿德諸士所宜懋

起以求副干城腹心之選者也蓋昔者孔子東上農山與門人相與言志於由則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於賜則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至於回則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今由三子觀之回之志豈下迂然而夫子有取焉則以其欲得明主聖王而事銷兵革以爲農器由也何所容其憤憤賜也何所用其僊僊此盛德之治而大道之極夫子所欲負衣冠而從焉者也諸士信勇且辨何如由賜顧今明主在上臣亦竊有顏

回之志乃於諸士始進惓惓以德望之猶曰載戢載橐我求懿德以永保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云耳夫隆平熙洽天之運也儆戒張皇帝之謨也才德全備勳樹而名流烈士之槩也揚休宣馨負教以淑人主司者之責也諸士勉之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知之矣

重刻文章正宗序

自秦漢以來古文歌詩作者無慮數什百家皆顯著梓刻汗牛充棟不無雅俗並陳之誚予嘗以爲必有統宗會元之地使羣言若出於一而後觀者得其旨歸方欲自編而拳於舉業弗遂已得眞西山氏所選文章正宗讀之殆所謂先得我心者第其書流傳既久亥豕多訛予乃參互考訂付劂氏以傳而爲之序或曰文以正宗名何也予曰憂業文之失其正者作也夫標準於的射者趨焉揭象於軌藝者由焉正宗者固文之軌的也故曰正宗正者正也宗者中也此正宗之所以作也或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夫以言自見已非上世矧言之繁而文也與哉予曰然有是言也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夫民生有欲不能無言言而精焉文斯出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乃於鄭國之辭命美其兼長數子而及門高弟若端木氏宰予氏俱以言語名科至其陳詩示小子謂其可興可怨以及于鳥獸草木之多識由此言之文章何嘗廢於聖人哉第古之學者道德文章合而爲一今觀典謨訓誥賡歌颺言則其人皆已行

得於道故發爲文章夢發抒其胷中之所自得不求文而文生焉後之文人極力模倣非無一二之近似而於道未必有得則亦優孟之學叔敖而已是古今之變非文之病空文之病也或曰文章與時高下故朱子謂六經爲治世之文國語爲衰世之文戰國策爲亂世之文而詩自離騷以下迨于唐世分爲三等眞氏乃文祖國語詩宗漢魏果可擅作者之林乎予曰此朱子特槩論文章之與時而變者然耳夫維純與駁

何代無之如以時而論則皇帝王伯遞降而下自五經已不可同日語惟其本諸道發諸性情則古今固不能易也且大太虛垂象玄黙示人而雲霞炳蔚終日爲之萬狀仰俯觀天文且不能一律而況於人乎要大六經鑄辭言之品固文字之鼻祖也一變而孔孟揚其波大宗之宗也再變而漢唐以後名人學士衍其派小宗之宗也餘若諸子百家者則支庶之眛其本宗者于爾謂何有制迪以求文之識道者蓋入孔筆

孟之續聖人者似不當更出其上然而好古君子節取其間則以其於道不乖猶可爲六經之羽翼焉耳學者必始之六經以求其端參之語孟以盡其變考之百家諸子以博其旨趣俾大宗小宗燦如指掌則深於正宗者莫不然彈雀之盼買櫝之譏識者嗤之而何正宗之足云蓋里有好忘者與人終日言笑僅能識其身與身之所自出詢其氏系則默然無以對故夫宗古文而不知祖聖經是亦里人之忘其自出者也或

者去丙次第其語書之篇端且以告夫世之讀文章正宗者

大司馬凌公總督兩廣奏疏序

工乎談者不必其爲善乎始者不必其終成事之難自古記之然猶就其在我者言耳乃若中計而乙當此劃而彼續則可否見殊而扞格勢生爲之者或于其談無當也始之者或倖之終難持也施之雍容禮樂之會或可舒徐補葺而圖其理而語夫頃刻安危之際則其難也豈不

不北嶠者哉兩廣之有羅旁古今帝王所不
臣之地也上初年久前督臣之請命入大司
馬新蘇凌公鎮其地徃征之當斯時彼醜之勢
方負而驕料敵之機非由我出欲與開闢以來
未有殊勲而責收于一旦何其落落也公至僅
再閱月而興師僅閱月而奏凱收功若爾勢
若建瓴此豈人力也哉蓊茲役之興屢矣旋征
旋判俄決倏來逆且易而視我于國家何裨也
公方得勝筭未及獻俘即先疏善後事宜凡幾

一治之以王者之治語具疏中未幾盡郡縣其
千餘里之地既得而郡既壓而堞城郭建學校
與生聚教訓不數年號稱樂土自是繼公而鎮
者槩得坐享其成而聖天子永無南顧之憂嗟
夫豈惟蠻酋錯愕謂我師從天而下哉即廟廊
初計亦或不至此吾不知公施爲氣象何如耳
公在兩廣三載即有治河之命既居淮役三載
告成之暇始裒其疏爲若干卷壬午冬余渡淮
于公始得受而卒業焉然後乃知公之識慮卓

出濟倫擬億之外而成千古殊絕之勲誠天授
非人力也夫古今中國之患南有越北有羌而
中原則惟河漕是急公鎮越而越平治河而河
治名在華夏久矣今晉位大司馬皆機密于九
重之上旬奴欵塞而四國來賓其在今日乎是
故君子讀公兩廣之疏而知其備徑者豫也閱
公大司馬之拜而爲國家賀者遠也余廣人也
其公之德而偉公之功意其人必英特雄飛不
可臨邇迨見公語及往事顧退處若無能人至

讀其疏又節節歸功主上而推盛美于一時內
外臣工如不及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又不云乎公孫碩膚德音不瑕余于是又服
公有古大臣風而可以爲勤王家者準也蓋余
所爲讀公疏而不能已于序也

重刊瓊臺類稿序

夫儒者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黒應當世之務若
數一二其體經術而履仁義也見以爲道而莫
非文也其叶英華而吐性靈也見以爲文而莫

非道也其行誼于孔子而其效若于荀卿大義炳如可考而知已後世學絕道喪抑何其多岐矣乎嘗閱遷固以來諸史迨脫脫宋史上下千年之間大率儒林文苑道學判而爲三夫儒與文二是見儒于六經而不見儒于文章猶可言也道與儒二是見道于六經之外而又見儒于道之外不可言也其爲不知儒一也蓋古無不文之儒而今有儒而不文者矣古無不儒之文而今有爲文戕儒者矣古無道外之儒亦無道

外之文而今也道其所道卽儒非醇儒矣孔子曰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詎不信乎吾嘗持是說以槩古人而於吾鄉丘文莊先生實獲我心焉先生博極群書牛毛繭絲無不貫括猶以不獲盡讀天下書爲恨平生著述甚富一時海內作者翕然推之若大學衍義補一書固已藏之大內頒行天下爲談經濟者之宗可謂親見其道之行矣至言以明道若世史正綱若朱子學的若家禮儀節與夫瓊臺類稿吟稿遺稿諸書不一而足皆其緒餘吾嘗謂兼德也學以來三傳之長而一洗末學不該不純之陋先生其人也已說者謂嶺南人物張文獻有聲于唐崔清獻有聲于宋明興迨公而三良非虛語乃吾考二獻著述似不如公而清獻終老南海相業尚輸公一籌未知孰爲軒輊嗟夫是豈可以易言哉爰先生自蚤歲卽有志於聖賢之道若者論謂許文正仕元無能改於其德不仕可也談若趨之其爲文若布帛菽粟有關世教

豈得吾夫子辭達之旨立朝勲業未易縷數而名臣言行錄信而有徵其在吾鄉則私淑景行其最先者也愚生也晚誦其詩讀其書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奚啻置喙於其間哉先生舊有會稿爲吾鄉前輩黃文裕鄭篁溪二公所表章學者尚以未得覩全書爲歉今公之聞孫文學家始爲工翻刻問序于予予惟曾國之儒一人乃其遺書得其孫子思而益顯是書出而先生之致行人俾後世得覩儒效之大全予言非阿私

、鄙不揆謭陋而爲之序

南溟奇句集敘

吾邑爲古珠厓郡四面環大海而五指諸峯其中爲一郡領袖先達丘文莊公南溟奇甸賦及五指參天峯詩紀之詳矣自五指山之外其間三州十一爲山川秀異未易縷數而在定安者若文筆以峯勝金鷄以嶺勝馬鞍以石勝橋頭以泉勝其尤著者也四景皆環予居龍梅鄉四五里内予少嘗登覽各有題咏繫官于朝每繪圖

縣小齋中以當少文卧遊而鄙一二同志者見之迭傳賡和㠋峨遂成巨帙乃出文莊五指詩並邀題咏冠以南溟奇甸賦共爲一集刻之蓋予覩自古名山奧區非特其地勝也抑亦以人傳焉今夫姑鈷鉧潭小丘爲勝幾何徒以柳子厚之文在遂令昔之遊蹟是州農夫漁父過而陋焉者後人想像其盛至欲埒之灃鎬鄠杜間故書于石以賀茲丘之遭子厚嘗曰周已言之矣吾邑海岳盤迴山川挺特居然蓬島之作人世

自昔蘇子瞻來遊嘗有奇絶冠平生之歎猶令得列于通都大國舟車冠蓋之萃止風辰月夕之往來吳姬越女之嬉遊騷生鉅儒之咏賞吾不知其視豐鎬鄠杜間孰爲軒輊第就耳目所覩記即蘭亭西湖鳳臺燕磯寧多讓哉徒以僻在炎天漲海之外即有一二抱奇含異大都窮淪於荒烟野草灌莽荊棘中其不爲農夫漁父過而陋焉者幾何夫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人跡罕至之地而惟其險遠難至

故非有力者不能傳也非藉文詞即傳之不能遠也是集之作倘亦有子厚小丘之思乎集中爲詩凡數十家多海内鴻碩文藻之彥豈惟劍張其物備極作者苦心而曠朗幽絶之觀一展卷間猶可想見一二固吾鄉一時之遭良可賀也爰授梓人漫綴數語以序其端庶俾後之覽者尚有稽焉

許敬庵先生敬和堂集序

周末而聖人之學失其統士生其間各就其才

之一所近以為學世亦各因其學之所至以為名若自遷固以來迨于脫脫宋史上下千年之間儒林文苑道學判而為三固已久矣夫儒未有不通于文而文未有不根于道者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茲非儒者立言之準耶外是或駁焉而不純或曲焉而不該甚又果於叛道徒挾其捭闔之口以簧鼓天下而擬襲於外藉令摛藻如春華會何益於殿最吾不欲觀之矣況又才

非天授贊本中庸偶見一班未覩全豹不免侏儒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孤陋顧囂囂然自命曰儒將誰信之吾嘗持是以尚論古人乃今于敬齋先生竊有槩焉先生少負異稟博綜載籍沉精涵翰發為文章風至泉涌彬彬足名一家若序記傳贊書問辨說以至表疏碑銘之類無不研精極思求與古之作者符合至其粹然發於胸中自得則又詞皆當物意足命詞非徒組織藻飾以襲取於外者大率羽翼六經則儒林之赤幟也經緯萬象則文苑之白眉也折衷群言則道學之玄通也兼總史家以來三傳之長而一洗宋學不該不純之陋先生其庶幾矣嗟夫是可以易言哉蓋先生自登歲即有志於聖人之道甫通籍即與海內同志切劘性命之學嘗謂國初人才真實乃學者滯於舊聞未達天德江門姚江相繼崛起于張吾道如日中天流派相傳浸明浸蝕淮南亢而高之山陰圓而通之頹梁之徒本於亢而流於肆盱江之學出

於亢而入於員其後姚安者出合圓與肆而縱橫其間始于怪僻而卒于悖亂其所持論若如此故其為學必求端于身心性情之際體驗諸日用倫物之實活潑而不流於放沉寂而不墮於冥四方學者紛至即証輒為剖破藩籬直指天則其原性必歸繼善而不取無善無惡之宗其原學必貴躬行而不取談說知解之謬其深造自得之際見之論著渝廣而詆微詞嚴而致委忠炙而氣思叩之冲然讀之淵然而究之悠然

然若太羹玄酒之於味也若黃鍾大呂之於音也昔人謂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見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彰其斯集之謂乎先生清羸勁際迥出時流如秋空野鶴脩然不滓甫壯登朝屢起屢躓最後以京兆罷歸講學居茗中慨然有終焉之志尋以推轂强起用閒出開府晉貳留樞所在功勲彪炳中外尚不忍私生平所得出其著述與與海内同志互相考訂種種微言皆足以箕裘先儒鼓吹來學嗚呼先生豈得已哉

不佞於斯道甚淺向待罪留都獲與周旋時聆謦咳先生嘗屬予商訂斯集躊躇數載未敢執役因先生門人吾邑大尹錢君輒忘固陋藉手請正豈云能窺先生之大全聊以志景仰之私云爾

張事軒摛藻序

夫文章之變不可勝窮而其發於性術也亦與吾鄉自白海瓊仙而丘文莊相二先生詩文出業已彪炳藝林為出世經世者之宗後有作者不可及已乃又有行道及物恭經世而不盡究道味道合真希出世而不必離乎俗者專考其人發為文章亦往往與其性術相符並傳不朽蓋自白丘二先生以後作者明可指數以今所見若予姻家張事軒其一焉事軒早由明經取高科于鄉慨然以天下事為已任既困于一第始試學宮晉邑令宦遊所至嶄然咸有聲稱久之以忤時拂衣而歸乃屏跡城市日以明農課子為業服則葛巾野服與一二同知登臨嘯

咏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所謂恭經世而未究其施希出世而不離乎俗者殆庶幾焉故其詩自登仕以前則宗文莊豪邁跌宕有超曠而無德色是經世之謨也自歸田以後則祖海瓊瀟雅優游有瀟灑而無抑鬱是出世之軌也蓋其居平浩然自得兀然無營惟日耽圖史傳藏修有得輒於文詞篇什焉發之其氣昌故其詞雄其思深故其旨遠其識邈峻深故其音節清亮自可乎其所匠意取材若大都在眞兀大曆之

□而其所宗仰景行者又似出入二先生之□詩誠有然而文稱之豈非性術之變通乎文章故隨境寓情各臻其妙若此哉予往歲家居嘗得事軒漫稿讀之業已爲序其端茲集視漫稿殺三之一乃事軒外弟李貞宇別爲所摘以傳而予復序之者孔子曰詩可以觀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後之覽茲編者或因以觀事軒之爲人則於予言有徵也夫事軒諱于巽貞宇諱果珍其親友間互相切劘行能甚具而貞宇於事軒

圖所爲不朽者力勤而意厚是可言也因並及之

贈上舍韓葉二生還嶺南詩序

國家設太學以登選俊良即古者論秀賓興遺意自頃歲援納例起而古意寖微當事者嘗議止之然而卒不可止論者往往視爲濁流至謂云司計者無可如何之法是不然夫國之養士不拘於方而士之自養貴出其類當漢之世司馬相如入貲爲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迎顯宦亦爲搢紳先生所不道然而予之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算當時東閣石渠文學並未有言及此者而司馬以文學詞賦雄稱秇林至今人主有安得同時之歎由此觀之士之蜚英騰茂亦顧自振奚若耳品流安所拘哉予自蒞兩雍以來嘗數數爲諸生言之往歲大比士之奮於賓興者固多而以例顯者亦不可勝紀乃知其所爲不可止之故要自有在而世之隨聲附和一切齒爲濁流者非通論也吾

黨有韓生葉生者家于寶安頃應例而來北游太學庶幾所謂能自振者非與倘亦有司馬郎卜大夫之意乎予恐世之耳食者不察而猥以濁流目之故因同年王廣文君之請贈言以華其行且系以詩用致期待之意二生其勗諸

詩附

壁水聚羣英橋門悵別情高齋詳講席清夜憶吟聲以爾將歸棹憐予爲舉觥勗哉崇令德芳□馳西京　右韓

[illegible]紛別[illegible]遺作門業[illegible]
[illegible]鄉園萬里心壯游須努力行
分後[illegible] 右葉

[illegible]冠[illegible]徵詩序

詩三百篇言行師禦寇者衆矣而其徵之景物者吾有取於風雅二章焉出車美南仲也其曰執訊獲醜而先之以春日倉庚非仲之先徵乎東山美姬旦也其曰破斧伐斯而先之以[illegible]鸛鳴非旦之先徵乎由此觀之仲有執訊獲醜

之功而徵之遲遲喈喈之景物斯暄妍之祭益暢旦有破斧伐斯之勞而徵之零雨鸛鳴之景物斯風雷之應益彰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又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物理此行師禦寇之要亦風雅詩人之徵詞也若夫非霧非烟太平著象先物先事傳喜示音其爲景物休徵尤章明較著若藉令當師貞之時而符雲鳥之應則大後之雄詩以歌咏太平喜起之盛大非三百篇遺意而姬公南仲所爲先後嗣[illegible]

[illegible]歡司馬節齋劉公平冠先徵詩而[illegible]不容已于言者當公之命師瑱崖而移鎮端州也是時李陳二酋鼓𢱧徒黨出入禁池中安危呼吸之幾間不容髮矣度公有嚴有翼靡紓之懷覩南仲憂心悄悄姬旦孫膚几几宜無以異者乃次端州而五雲夾日絢爛如綺公於是有紀慶雲之咏又次古番而群鵲繞簷飛鳴不已公於是有原鵲喜之咏今觀二詩有日兩宵雷雨潦新漲一旦風雲變爽晴非春日遲遲零雨

其蒙之餘韻乎又曰海上捷音應有報經旬鵲喜不停聲非倉庚喈喈鸛鳴于垤之逸響乎自公二詩流布占者咸以爲平冠先徵而未敢必曾不踰時而禁池既清萑苻一掃則又與破斧伐斯執訊獲醜若合符節者嗟乎亦異矣夫兵凶戰危聖人所愼公何以雅歌從容談笑而折衝千里易易若此哉蓋公至仁足以格天故天且不違而雲爲之徵至誠足以動物故物無不化而鵲爲之徵詎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

於[illegible]之微而公時雨之師可知也孫卿有言[illegible]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故觀於鵲之微而公好生之政可知也然則公之膚功駿烈高稱雅咏謂當與出車東山並傳不朽可矣豈徒流連光景攻藻繪而騁侈心者可同日語哉抑聞之卿雲歌於虞廷鵲巢咏于召國而說者以爲八伯繼卿雲之章騶虞爲鵲巢之應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因如此公今治定功成不日秉樞持衡入贊密勿行當喜起咏游如八伯

召公嘉樂虞周之世然則是詩也雖謂公采薇天保出將入相之先徵可也平寇云乎哉公詩出國中爲而和者自兩省寮屬縉紳以及韋縫之彥無慮數十百篇予未暇一一評隲姑爲賡叶來韻備氏同聲因撮其大旨以復公用附風雅詩人之義

竹素堂稿序

竹素堂稿者陳子有比部所著也子有以經術[illegible]爲予巳丑南宮所取士然其爲諸生時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負當世稱既仕而自托於古文辭[illegible][illegible]一日出是編求予序之余既卒業而因以知子有於古文辭有概也天下之爭鳴秇苑者多矣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約而言之大率二端[illegible]跡者務循軌轍日取先民成法字鑽句研[illegible]葉擷繡以取豐幅尺見謂得其似矣乃匠意者從而非之則曰言心聲也吾意所欲言卽矣曰而談豈不能自鑿戶牖何至竊竊然取古人唾遺而餖飣粧綴之爲是二者交譏誠若枘鑿

不相入要其歸實有不可偏廢者何也師古者流其弊使人摸擬而善失眞然而規矩方員不可易也師心者流其弊使人馳騁而不知節然而根本枝葉不可誣也譬之於貌抵掌者病其似而捧心者又病其不似似與不似之間而生機寓焉是則玄黃之秘而神理之自然也夫文亦循是耳六經尚矣自左國先秦兩漢以及唐宋諸名家雖代興而文同至其折衷於二[illegible]間以闡發性靈脂敘倫則經緯二儀而包羅萬[illegible]

[illegible]曾有外此者乎以今觀予有其殆庶幾焉予有毓秀雲間弱冠舉明經其資才卓犖固已軼古人上之而又博覽典墳恣情篇翰取裁既備益趣滋廣諷詠結撰惟意所趨無不各臻其妙試品而銓之其於標奇也法而簡其於領會也節而暢其於衆變也備而該其於取指也遠而邃其運思也密其鑄辭也精文則自龍門蘭臺昌黎河東無不涉其津涯也詩則自漢魏齊梁以及開元大曆無不窺其閫奥也是故師心者

見以爲才然而莫非法矣師古者見以爲法然而莫非才矣所謂合則雙美擬議以成其變化者非耶易有之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予有鼎盛方修竹素之業其學將進而不已其爲文將日富而且精異時勒成一家言洋洋纚纚覃精不朽之奇爲日新爲富有予安能窺其際乎然則是集也特其一斑云耳因爲之序弁首以俟焉

玉亭稿序

凱君繼如嘗爲南翰林孔目者六年餘不調人或謂君淹矣君視之泊如也公署有玉亭一區爲翰林游息之所君暇日就其中閉戶陳圖史晝夜咿唔歲以爲常間或覽勝抒懷觸時撫事有感于中莫不於詩焉寫之凡先後所得古近體若干篇釐爲六卷因以玉亭名稿一日就予請序予爲把玩再四掩卷歎曰美哉洋洋乎建安開元之流也哉何其格力雄健興調悠長味之而不厭繹之而有餘思也夫憶壬午歲予以

春坊綰篆于茲屢與君游處者三閱月毎察君逸逖雅飾望之退然若愚若無初不知其囊中富有若此詎[illegible][illegible]質深藏不虛哉予於是竊歎君所養而[illegible]君之工於詩誠非偶然者矣今夫養之爲道未易言也然以通於詩則沖和之發於温柔敦厚爲近今是而求工於聲律格調抑末耳吾鄉先正始與江門最著其淵懿深而性情粹美信而傳無庸論矣近代黃文裕公以詞林六雅振起頹風嘗品詩家源流繫之世變要

門無邪爾思爲徼則養之道勝而三百篇之旨歸焉耳君嘗游文裕公之門學識行誼爲士林推重乃困于甲第始由文學博士以至今官宦遊所至咸有能聲且恬淡自甘世味穆如其所養可知也今觀是編柔澹沉著渾厚和平雖處寥寂無聊之境而絶無怨懟不平之氣豈其有味於思無邪之旨而深乎詩家言者耶與君同門者爲黎惟敬歐禎伯二君詩俱早出搢紳先生類能言之君雖晚出而才名實相伯仲流聲

詞場要其自得所爲揚扢風雅以嗣徽先正者固自有在非徒工聲律格調以博名高而已也因序是編特表而出之

茅刺史詩集序

中戕刺史茅君之守萬安也自公之暇嘗攻詩課日有鳴琴而理之風既授梓人則以海外名編而自爲序例出以示予予卒業讀之未嘗不慨然自失也聲音之與政通久矣古者太史陳詩以觀風而春秋列國卿大夫聘問燕好多稱詩

忘故誦詩三百自達之於政此吾孔氏家法也觀刺史萬安之政其事簡其風淳其民愿朴而有餘思其遂古之遺乎而君優游其間風山川以遠之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今觀集中古近體樂府諸什渢醇爾雅典則流麗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聲而燁然者儷玄黃之色藉令太史陳詩而觀吾不知其歌大風而表東海者何如乃君之吏隱名謙而仕學優優之槩亦可想已維君家學淵源治行文苑綽有聲稱昭人耳

目丹穴渥洼其產固宜有大過人者而自詭於初聲鸚鵡其誰信之抑君自爲諸生時即工吟咏嘗縱覽吳越品藻山川及從游父兄宦轍所至探奇覽勝形之篇章不可勝載今獨以海外名編何也豈其追蹤太史南遊而歩武子瞻奇絶謂觀於海而有得焉者非耶嗟夫文章小技詞人代興得失心知談何容易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勞搜遐覽予多而構思玄冥師古而超津筏師心而遵

約矩若探珠於淵抉瑜於璞光怪錯出琰琰旃
映眉哉言乎予安能究竟之也蓋予始閱君樹
士家言于雍館中偉矣未窺其與也既閱君政
聲于句容境上達矣未測其深也乃今于萬安
君以予為知已得遍抽二酉之藏庶幾獲視其
大全翩翩乎風流太守也哉爰和韻賻君詩十
有一章并為之序以復之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八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維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覭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斥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記

詹事府題名記

夫展寀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庶不各有受事苟其事之辦即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啓沃非格心安可云無職哉而啓沃躬臨于萬幾之日猶得察于政之所向以調劑于獻替之間乃當在震邦時思養其恭敬溫文于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宜何如辦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

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召三大聖人而資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愼也我　國家初東宮官僞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頒設詹事府司輔導然官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繇宮端晉陟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爲一體此其慮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旣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叅自洪武二十五年迄于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若而人朗心內照可達儲聽者若而人

其次殫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諏若而人　國家所爲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實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之效安可誣與今天下內外官署皆鑴石勒名而端揆獨闕非所以宣揚儲教而彰燕翼之謨也其若當官之勸誡何余故悉攷前任人名姓氏勒之碑陰因識其職之不易思與涖是官者交儆焉

南京翰林院掌院題名記

[illegible]帝啟運金陵首建翰林國史院秩正一品後改今名正五品是爲翰林院之始初設學士承旨直學士後惟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其屬侍讀侍講而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是爲史官制之始公署肇剏于禁內學士以下朝囘直宿其中稱曰詞林後改于皇城東南賜宴落成是爲今公署之始乃若南京之稱則肪于永樂十九年遷都後歷洪熙宣德間至正統六年始定其署院或講讀學士或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或宮寮無定員是爲南院署掌之始夫學

士本周禮成均承學之名而翰林則周官內史之職也唐以來擬之登瀛至有天子私人之號其重如此而我朝自罷中書省分置六卿後所爲職親地近搢紳先生豔慕者亦惟翰林諸儒臣爲然故入則陳經史啟沃聖心出則草制冊潤色鴻業端居著作之庭紬金匱石室之秘酌古準今以垂不朽士上春官得操觚墨而甲乙之以登崇俊良進而備顧問論思密勿與天子相可否此其職視諸司可謂鴻鉅迨自宸極北

詞臣職隨而北南曹見爲清簡而詞林遂至獨
守空篆耽吏隱若近于無職焉然非佚之也詞
特使之優游涵養深蓄以爲大用之地也累朝
以來南北迭更意固不殊出入均勞時若有待
居是官者可諉曰吾無所事事而漫然自逸乎
茲院舊有題名石始于成化間雲間錢公而正
德間分宜嚴公增之二碑具在然脫漏舛誤頗
多若陶主敬爲翰苑第一而遺之樂致和稱大
紳洗民則魯曰章未嘗署院而列之其最著者

萬曆壬午不佞承乏于茲苑訪故牘而叅之國
史稍爲訂正一帙藏在院中謀勒之石未果茲
學士余繼至偶檢前帙見遺而屬爲之記夫以
學士雄文大筆奚容不佞越俎其間惟是摘手
同心用畢前志所不辭焉若夫循名考實如昔
人所謂某也賢某也不肖用以備法戒而垂觀
省則于者得失之林可鏡而知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也願相與勗之是爲記

對雪樓記

[illegible]化蒼有雪竇山云山由四明東南來䟿聯綿
旦可百餘里肇峰環合兩溪潆洄從西南石洞
合流下臨絕壑千仞噴礴奔流激射霏霏磴磴
望若麗雪故名而故與雪竇山相對則有徐青
山五峰當前剡溪經其下亦稱最勝矣大司成
愚齋戴先生謝事歸築樓其地顏曰對雪蓋徐
青南望雪竇相距百武而遙飛泉濺沫近在襟
帶開朝霞夕曛畢來獻狀每一屬盼令人應接
不暇先生顧而樂之以爲日可支頤對也既自

爲記勒之楹間復索記于余余惟君子得時則
駕不得時則隱龍蛇各以時行耳先生起家進
士列官禁近爲天子文學侍從臣方其出入承
明廬高議雲臺之上天下人指而豔之莫不以
爲持斗杓升鼎鉉旦暮遇之耳而一旦事有所
觸意有所不可即日掛冠歸歸而天下尤想望
其丰采朝野喁喁庶幾先生復出先生高卧自
若也客有諷先生出爲世用者先生哂曰爾不
見夫四時乎方其陽噓爲春條風鳴遲日麗晴

雲甘雨時布護而霑濡于時百卉萋萋萬物熙
熙句萌甲折蟠動蠉飛所謂太和在宇宙間斯
固一時也迨大陰吸而冬則白露結而霜飛玄
雲布而霰集寒風號枯條朔雪彌曠野蕭瑟兮
草木變衰黯黮兮河山失色日月窮天地閉斯
又一時矣夫造化不能違寒暑以成歲況于人
乎君子所言是君冬而欲行春令也豈不悖哉
于闕無名天地之始種種形色皆天地之枝葉
也惟夫陰極寒沍萬物凋落而始復見天地之

本來故曰水落而天根見有以也而人之涉世
亦若是士當遇合服官政而賓王家逐逐營營
日汩沒焉于聲利功名之間而喪失其所謂眞
我于本來面目至不可復識而一旦憬然悟翻
然覺去炎燠而就清涼于恬淡寂寞之中時見
眞我乃始悶者所涉聲利功名皆我之附贅懸
疣語曰天倪見于冬人倪見于窮有旨哉非知
道之士未易可以語此若先生者非其人乎先
生既以金馬石渠才早自引決黄丘園而入山
林叟東郭之履冏袁安之室嘗徐青以爲蒐婆
若將終焉其日對雪則先生所託寄指也予與
先生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而才謝先生遠甚
先生既高隱余猶浮沉南北未能拂衣隨先生
後讀先生記心怦怦動矣昔吾家子猷與公家
安道夋善雪夜相思百里命駕興盡及門而不
前千古以爲咲端異日者解組而歸訪先生剡
溪之上當不以興盡爲解頤一登斯樓相與結
歲寒之盟先生其許我乎因以訊之是爲記

重修海南道兵備府記

瓊古珠崖屬也綰海而郡中盤黎婺諸峒外
控環海島夷盤其地孤懸海上內外受敵而其
兵視他郡尤切矣國初設越東憲司兵備分爲
五道而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道綰符符各一
而海南道有二參天子以瓊海多事故其員視
他郡特重云兵備府舊在衛之東歲久而圯鞫
爲穢區每部使者按節暫駐于州之分司地勢
湫隘規制迫促亡以肅憲度而重風紀觀者病

爲嘉靖癸亥知府事郭公艮瑛始議修復更爲察院鼻材伐石已有端緒會兵興用方詘而郭公亦去任事遂寢歲乙丑分巡兵備碧崖姚公既蒞海南政通人和百廢具脩會太守方齋史公至上下相宜咸以飾盬與弊爲已任爰考圖誌按舊址詢茲地久廢狀乃進瓊山邑尹曾君仕隆語之曰茲屋不修且壞又竟隳前者盍究諸曾君曰諾於是乃授成專理經營區畫始以陰陽官周仁領市材之任而董之役者則照磨

戴公堂稅課大使尤明焉先是議役者多仰給上供之需以拔上官弗允太守乃與兵憲公謀諸贖金之餘夫是以財出而民不知費故事應役之夫率苟具盈數多爲黠者所使公乃下令曰是舉也將倣古人營造救荒之策其料夫役贏縮之數人予之粟或備直若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日休其力夫是以人樂爲用力出而民不知勞經始於丙寅年某月閱今歲某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下院游息之所吏次之舍偪茨之具弘規纖理罔不精備以區計之凡二十有八用金以兩計之凡二百八十有奇用米以石計之凡三十云於是兵民士庶聚而觀之穆然闃然井然翼翼然蓋隱乎肅憲度而重風紀非徒侈與作美觀視焉已也甫成僉余方病謝家居而兵憲公屬記其事余既力辭不獲因爲之一按事狀論曰是舉也有六善焉已無廢前一也人無遺後二也財不損上三也力不病下四也以肅憲度五也以齊時艱六也

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矣矧連歲兵荒之餘即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何異而兵憲公與太守公備禦構築不失其方其用心亦猶夫古矣余聞之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孔子之論政乃曰必不得已則兵可先去抑又何說也豈非以兵匪專恃而備之者固自有術耶乃今觀兵憲公整肅人心振揚風紀殆若不專於兵之恃者適又行保甲議

水寨具戰艦募勇兵凡諸海陸之防之守業已悉至茲其爲兵之備亦可謂無遺策矣夫備之爲言預也書曰惟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而昔之談兵者亦曰兵具無備皆備之說也不見夫宮宇乎備則巍如翼如久而常新不備則圮故官守敝而修復之者治室者之事也武備弛而修復之者居室者之事也余既以史詩所紀頌二公因爲之演兵備之說以質諸後來者焉是役也主之者兵憲碧崖姚公太守方齋史公而

協贊之者同知陳君夢雷通判楊君表推官李君嘉言咸適觀厥成者也碧崖諱世熙貴州人方齋諱朝宜晉江人俱嘉靖名進士

重建瓊州府堂記

踰海而南方三千里爲瓊州府轄州三邑十内制蠻峒諸長酋外而薄海島夷環望若中州然足稱嶺表壯郡 高皇帝始按輿圖奮嘉曰南溟奇甸然哉自漢通職方歷唐宋及元沿革建置姑無論已國朝洪武初改州爲府成化間太守張公英度地居民乃建郡署于茲歲久漸圮嘉靖壬戌前守李公愼郭公良璞相繼至嘗議增修會兵荒用詘事竟止邇者方齋史公朝宜以戶部尚書郎來守是邦既至則惠宣化流民蘇物阜百爾弊廢具振以飭已乃周視堂宇日就頽壞喟然歎曰夫官猶家也民猶子也安有毀于家而能懷保若子者乎是吾責矣於是乃合同知陳君夢雷通判楊君表推官李君嘉言議以允合乃進瓊山邑尹王君國相詢謀僉同

市材伐石思撤其舊而新之規畫已就緒適公拜命司憲本道而陳君攝郡事與念尤切協力成之節冗費究宿弊儲泉布陶冶並作程督惟時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傭募是資其合抱楩楠則合浦之所遺也其因能任使則太守之所命也費金凡六百兩有奇諸物稱是悉取諸官之贖鍰與海賈不知所自拱手張目惟見新室之成輪奐爽塏雄偉赫奕視有加載他郡迥然特與而已時余方請告家居一日

陳君與予燕其上而落之且曰太史瓊人也不可無記初予聞方齋公議茲役公曰是舉也將取材于廉造舟于海予私意其遠且險若此乃今不踰年而底績何哉成大功者不謀于近弘遠略者不阻于難也瓊雖中州遠矣又涉鯨波之險而後至天子睠然南顧命官選材務俾黎元登春臺而奠之寧宇此其意與建堂豈殊哉往見吏茲土者多以遠且險棄吾民其於官府不啻傳舍視之譬之作室者不爲長慮涂楠椒

闕任其棟撓至于大廈將顛徐以一木維之不亦晚乎方齋史公既以幹蠱才大振我邦而陳君輩尤推明德意奉行惟謹諸所表見如築海堤治戰艦內修外攘汲汲然不忘陰雨之慮可謂不以險遠棄吾民推治堂之心治國者矣嘗功偉績瓊人將口碑而心史則堂若增而高居若增而美交相贊者也君子謂一堂之修可以觀政遂因陳君請並爲之記且以告夫後來者役始于戊辰年冬月其落成而余記之則己巳夏月也

霍山縣新遷廟學記

霍山古南嶽也在春秋爲灊國歷漢晉六朝以來爲縣而灊之名不廢其因山置縣爰改今名實始於國朝弘治年間而廟學但焉顧湫隘弊塞風氣弗宣時移歲易棟宇傾頹廢不修者更幾年所頃邑侯陳君受事三日祗謁先聖先師禮成周覽徘徊慨然欲葺其舊而新之越明年霪雨瀰月學宮壞不可支而前議始定邑士大

夫暨博士弟子進曰廟以表學學以興才茲地文運久厄或廟學不利使然其更之便且增葺改卜勞費等耳惟君侯圖之陳君曰唯唯否否斯事體大非令所得專也諸生乃白郡守王公謀可君遂以其狀上視學使者詹公及兩臺楊公劉公僉曰然屬邑明經生熊應隆者精形家言爲君談新遷宅兆無如沘水之北者沘水者即漢志所稱天柱山北灊之沘水也君偕往視之嶽領坤維艮隅復抱龍山與嶽稱沘水縈紆

如彗鐵然岱麓洙泗交流之象北陟嶽迴眺則燕山實與東岱遙揖參映而水北平曠可二十里許山川環如偃月是稱地靈哉簡謀僉同議以益決先是邑士大夫闔邑來集醵金以兩計可三百五十君復稱先聖功德及學當遷狀諭於衆樂助者可四百汰公廩及易涅祠諸直可五百遂易廣二百五十二尺長三倍之諏日鳩工擇三老之廉幹者董其事經始於丁亥九月以戊子十月落成殿五楹東西廡各十一楹戟

門三楹儀門之左爲齋寢右神廚皆三楹外爲欞星門以後爲明倫堂東西齋翼之殿東爲啓聖祠鄉賢名宦祠翼之外爲學門中衢爲義路旋而升堂爲禮門秩然皇然美哉備乎成之明年君俶次其事屬余爲記余惟王政首學校尚矣乃其興修緊繫于天下郡邑之吏故吏有治忽而學之修廢因之有能綮士綱紀闢墜前人續斯已勤矣若大毅然以興起人才爲已任令舊固新不爲因循苟且之計如陳君者所謂

能以使民民忘其勞非耶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文翁治蜀以興學爲急前史以爲美談君爲政取法古人可謂知所先務矣抑余按地志周敬王時吳伐潛六沈尹戌帥師救之因遷潛於南岡今灊水之北意卽周初舊國由周而來歷數千載而廟學鼎建卒與今符異時人文之盛娓美哉周此非其一會乎余聞之起敝宮易征[illegible]剏倒[illegible]物[illegible]庳陋而就爽塏者有司之修

起敝俗難[illegible]於地易遷善於心難是故辨方學也明道惇倫從義崇德脫凡近以游高明者博士弟子之修學也有司之責邑矣庶幾無負矣諸博士弟子寧能負邑侯哉侯之言曰維嶽降神計今以往必有處則顏曾出處申甫者以纘道脈而翊昌明挈多士如此其厚也多士尚圖之哉如歷歷微山川之靈增益計術廣延造士爲光龍已也則闕非侯所以期待諸士之意亦豈諸士之所以自期待者哉陳君名維翰廣之瓊山人與余舉于鄉辛酉鄉進士其禔身行

政一稟于古爲不媿師師云諸有事於茲者詳
之碑陰

定安縣學重修記

瓊州去京萬里齊學使終歲不至有司者認與
然㣲常鐔若之外其於學校率茂棄迂視之無
論已若陽巡崇奬之譽顧遜難自逸卽鞠爲園
疏弗理日覬遷去免者比比也又其悖者動不
度時勞費罔恤則化理無裨而先既以其民困
矣是數者其失均也張侯之治吾定也獨不然

侯㨿文獻削號古蒙關之陋寧人始下車釋菜
學宮見諸楝宇皚蝕墻壁傾圮且明倫堂卒爲
汚萊師生絃誦□輟喟然嘆曰嗟乎學之廢一
至是哉已進諸生關故僉曰茲學剏自洪武迄
成嘉間嘗一再修之嗣後仍弊就簡寖至大壞
侯曰是吾責也維時祭無羨儲且屬有修城之
未就侯念信未孚而遽以勞民不可乃弛禁節
費均役清訟小大事咸旣厭心越一年政通□
和廢興擧爰自其事請于上官報可廼集□

原缺第十三葉

定安士習因之去故就新庶乎不□變也哉愚嘗
之山川與人相符而成五指爲境□絶域自丘
文莊公一出越之天下瞻仰不□□□大華然
列文肇在定近境空青峭壁前列戟門銜拒離
明之勝有能紹往緒潤鴻業黼黻經綸宣昭代
人文之盛意在斯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游焉息焉于茲者可以深長思矣予旣頌張侯
之功且諗吾黨之士自今興起未艾而予之疏
請更學政造就賢才者尤自定安徵之焉會張

侯胥來京師爲予述其事爰不辭而系以詩詩
曰於赫明□□□□夏丕立學官作人弘化維
定有學歲久而圮吏顧愕眙累政相繼張侯下
車循視喟然曰是弗修化源孰贊信之未孚侯
則需時釐政搏費越我瘠痍翌歲政成上下咸
可乃役捐金侯志斯果詵詵民士義動而勸□
斤版鋪采從如雲乃修學宮翼翼師生攸
處有堂有室退哉瓊厓學政久弛臆請更之自
今伊始幾曾所遺孰時使然□□而革咸與維

而筆峰吐奇人文丕振翊相明時登庸賢雋昔有文翁矣則媲之濟濟是士尚攸宜之成美弗忘敬哉有位史有銘詩貞珉斯昄

新附東安縣記

萬曆之五祀廣督撫臣淩雲翼上言往羅旁猺獞爲梗横不可治日臣行部奉聖天子威德犂其地而鋤其黨所以銷姦頑變鎮遠寧邇百姓安堵如故惟是瀧水縣於德慶州爲表裏其當要害視左廣列郡國有輔車之義最孤懸賊中

募兵環守者千餘人上下往來無昔非護送無由道方今變已不可無經久不盡宜陞其縣爲州鎋一方而於其東西二山各立縣以翼其州州不隸府徑爲司譬手足之與耳目不相假借然後可以稱視知之良而著其理勢制曰可於是割瀧水爲羅定州更置縣于山之西曰西寧而其東曰東安云按東安故黄姜峒析而西可一百二十里爲瀧水東南是新興抵陽春里凡二百有奇地遥且僻以其直道若南鄉若富霖

度設守禦千戸所二分區策應其他險隘則立之巡司營堡俾得以探蹤數爲隄防揣緩急爲虚實猝有不虞非常之變可以坐制自江而南徭所據爲財藪利區者田地竹木池塘往往而有流民願就耕者萬數因爲之選廉能吏計口授業免其稅使就佃俟成熟然後薄徵之不三年而東安之廬將櫛比相望漸爲華區又今州縣既設地勢聯絡遂通南北往來孔道由會城入高京抵瓊崖悉遡瀧水上下諸所供億轉置

迎送非常經理無由辦則峴峒舊道東亭新昌諸傳舍凡七處移而錯置其間關尹擶符候人具塗凡有境土之吏若役夕入晨趨無復他虞蕩蕩平平是廣之間一都會哉惟是開拓草萊營繕興築即因木于山凝土于陶而鳩工程役動衆日且不貲計大兵之後縣官算緡錢且盡一切經費策應無所出則有帑之餘鏹十萬在聽得便宜以節取給立爲功令典籍而輕重布之足以應辦王事而已豈爲是匪經以侈厥度

瀧水在左廂曾不比一大縣頃茲新造之餘嶇員千有餘里非斤斤然劑量而詳爲之計弗克治中強者外益固審形制地之一策也君子謂淩公之劉叛武也裁規智也厚下仁也三者備慨慨乎經國也哉余嘗考鏡古今馭猺得大正成間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諸公嘗興師一創之不旋踵復熾嘉隆以來軍興無虛歲當事者卒于徐蟜望藉口于撫以幸無事撫之不效則介但興擊而謀力無所當迄於兵老財殫靡卒

緒業于是撫與剿供頓而賊勢滋蔓今上沖齡即大寶百年錮曉嶔崎之域一旦推盪而廓清之且畫爲井里治以文法夫摧枯朽者易爲功樹盤石者難爲力以今視昔一何偉也則得人之效可睹已竊謂獞猺雖頑固若圈豕飢鳥然意在栖食之地而足苟有以藉之未有不搖尾求憐者上神聖天授德無所不加封疆之臣誠執本三尺無害彼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去今日制變益以新威德益以深環黄婁之民誰非編戶下者令君丞蛸役毛供胥一縣之民而幾之將有望望然挺而走險者何置縣之爲也是故人法相須而攻守之勢異予老矣且爲桑梓樂覩厥成因爲之記輒論次始末俾後之覽者尚有稽焉

雷陽重修護城堤記

雷陽故有護城堤始于制府大司馬蔡公云公以戡黎之役駐節雷陽從東城樓望海見冊覗外滸淼無際與陽侯波爲鄰喟然嘆曰嗟乎一

片孤城帶溟渤曠然斥鹵中形家所稱風搖而氣不聚者也且城中鑿直濠斷左臂爲付中水而東之引賊風入腹安所稱屏翰乎乃自城北築土爲龍抱城東偏迤邐而南至大如宮止前人號爲相公堤始末嘗不崇隆峻起後稍剝落類圮也城南有萬金溪者不知所自始歲久淤湮萬曆戊子分守道王公始從諸生請於堤外浚渠引特似汫水以通潮汐號新萬金溪蓋采形家沙缺水補之說自是人文稍稍振起而堤

剝落猶故丙申太守伍公至飭蠱與廢百度維新於是圖郡搢紳士庶咸以爲言公周爰咨度權緩急之宜而輕重布之僉謂築堤浚渠建塔三者皆不可缺而堤爲一城屛障猶宜亟議而夕經者乃七其議于分守洪公慨然報可遂協郡丞萬公郡倅朱公節推黄公行阡陌訪遺址相視原隰程量工力多寡準古人歲用民力三日以各坊社均其土以屬官七員董其役鄉搢紳先生之功倍於士士倍於齊民而單弱者免

議所定斷日舉事公以五馬之重出郊埛躬問疾築仰郝寒暑而不以其故免焉於是民工受値而克勤者民分背而勸相費用節故財雖少而不匱用而當故十雖十而功倍計捐俸金一百五十兩民之有事于斯者人尚不滿三日而大工已告就矣堤增廣若干丈高若干尺望之堆阜嵝紆陂曲迤邐如龍夭矯如虎敦圉如虹亢盤旋而回互也又令堤薪以下不克出鏹貢者植竹木其上俾之蔚薈如林是壯一面藩斡旋與功乎是役也制府蔡公始之公終之語曰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其二公之謂乎余觀古治民之吏循良見稱其善非一而陂隄之興實關保障之功爲最蓋古之君子以天下爲一身惻怛慈愛根於中而不能已是故憂未至也則預爲之備患已迫也則亟爲之防其又甚也排羣議冒怨謗毅然必爲之而後世卒蒙其利今之君子以官爲傳舍憂民體國之志不能勝其自爲之私是故苟可無事

則自記於不擾以幸旦夕之安而訏謨至計動以爲迂且拙維太守公明燉英斷有高世之才而其心又不安於自爲蓋慈樂也任事之決可以謂勇計慮之遠區畫之詳費薄力省而功鉅且速可以謂智若乃視官如家視四境如一身惻怛慈愛根於中而不已則爲仁至矣且堤業已增而高若濬河若建塔猶將次第舉之以鬬啟之雷而得公真曠古奇遘哉予聞公往守淝州時清淨理劇賦耗革商梳修城濬濠建白沙

文格澧人尸而祝之茲守雷陽値旱疫交作閭
閈里疾苦蕉蒿曆注桀已在黔黎歌頌中不具
述述其所以培風氣者如此抑公方集兩學諸
生月有課試而躬爲校讐仰譁書殤午不輟其
所爲振起文教以挽回造化又匪獨培風氣已
也士其有興乎異時口碑尸祝當不後澧之人
癸公名士望丱辛未進士往爲南儀曹即於予
爲舊竊相知最深茲幸客邇隣封波被德澤有
私慶焉因雷士孝廉柯君時復等文學則馮生

文𤏲傾生汝澤等之請欲爲之記如此萬公名
煜南城人朱公名雲龍江浦人黃公名達卿閩
人法得附書

海康莫氏祠堂記

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睦之時義大矣哉
古之君子務求仁而首親親是故尊祖敬宗悌
弟慈幼禮之善經也敦睦勸施禮之善事也後
世宗法不講俗日偷薄至千指之族有不能名
其朋功之戚爲何於是乾餱之刺興而閱墻之
鬩起良由僥者靳于施而渙者難於萃民不親
睦所由來矣吾乃今有感于徵士莫君云君家
世以高賢稱而君以經術起家爲博士弟子有
令譽爲使者行部廉得君善狀爲請孝弟茂才
爵　叙以示褒旌而君益好行其德無愛于縉
以蹡然其宮而聚族祠于斯祠以奉始祖考妣
再世而下各以昭穆咸祔外爲祭田君于畝歲
入租六十石以供祠事而藉其贏以俟舉宗之
不任舉煬者不拚歷者與不任委禽而結褵者

遂若𥚃者不能具斂博者給有差要其志不爲
名高也者蓋不欲當吾世而使吾朞功之戚顛
然無告及若於其先世已爾乃鄉人宗族率多
莫君是舉而前特爲稱說其扼腕莫君之未有
丈夫子也夫莫君豈不質行長者哉而造物者
嗇其後若無人乎云然自有夫婦以來或子孫
繩繩摦聊而遂係者有能逮十世者乎即有之
其人不足多後世胡以稱也莫君不難割其稟
以爲祠若田苟先世亡廢伏臘後世亡廢肸蠁

非伊人之力而誰與其禮制祖有功而宗有德莫君之爲是舉世德厚矣世澤溥矣後莫君而主宗祀者雖百年其猶俎豆莫君爲不祧之主而胡以言齋也凡莫君所爲德于鄉人邦國者非一茲不記記其所繇創祠之大略如此爲示奉莫君後而從事於祠者以毋忘先志可也且也世之君子其或聞莫君之風而饒者施漁者華敦曉之俗油而興莫君之爲功豈不𢌿然有聞來世乎哉莫君名某字某雷之海康人

少保王襄敏公祠記

國朝稱社稷臣者嘉靖中蓋有宜陽王公云公以兵部尚書罷歸十年復起原官協理京營戎政無幾何卒上震悼下禮官議卹典贈公太子少保謚襄敏遣行人護其喪歸勅有司營葬域諭祭恩禮甚隆焉而宜陽父老子弟日夜思公欲祠于鄉未果隆慶間天子褒卹忠誼詔卿大夫死職事勞勛最著者有司得專祠於鄉於是巡撫都御史李某巡按御史楊某始采輿議課於藩臬諸司暨督學使者檄所司建祠祠公焉而公之伯子少司寇正國乃以記屬予予嘗覽國史而參之家乘乃知公之所以受知　肅皇而得稱社稷臣者蓋有由矣始公巡撫寧夏也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公至嚴號令謹斥堠招携降虜數百人又設間諜刺虜中事甚悉虜嘗乘水一入輒失利遺其酋而去終公之日虜不敢近塞而飲馬公乃益修邊堡萬餘丈水洞墩堠百餘所墾田數萬畝人請

以花馬池建學立師如中衞例夏人至今賴之上用是知公名遂遷大理卿不數月入爲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適大虜擁衆入犯直薄郊闉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公乃以吏部左侍郎總督九門得節制便宜行事蓋特簡云是時變起倉卒人心皇皇公首疏五事以請復勒營兵郭外示決戰啓門內避寇者中外恃以無恐焉爲督帥仇鸞陰導虜入而陽倡義勤王擁重兵不動公疏切責鸞督戰甚力指揮軍中四十餘

川伎不解甲虜退上銜本兵失策法之乃以公
署兵部事兼提督團營公憤營伍積衰之弊議
更制其略曰兵散無統十二營非制也請合爲
三大營營將非紈絝子則諸債帥木偶而衣甲
卑請選任諸邊將久行閒者以備操練又寺人
典兵大辱國軍半以供厮役請斥去勿用上應
奏嘉納所條畫即著爲令既乃改公兵部左侍
郎兼憲職贊理軍務尋拜爲大司馬其知遇如
此公自是益以安攘爲已任諸所條奏咸鑿鑿

當石畫上一意虛已聽之而是時鸞負提兵入
援功虛矜怙寵與分宜相及中貴有力者內外
比周得拜戎政主將雖盱朝宇間獨不便公鸞
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欲易邊將不附已者
公不可欲寢築薊鎮邊垣公又不可最後鸞藉
口擣兵出塞一大創虜實欲肆爲奸利公嘆曰
大夫昔尾賊不以一矢相加遺逖討之謂何有
細在廷有大在邊禍心叵測矣遂上疏劾鸞跋
扈無人臣禮不報鸞終憚公計沮日夜求中公

適公條上五事中復多備鸞鸞乃與分宜及前
所革典營諸中貴人交譖之幾中公禍賴上
明聖察公無他僅免歸公去鸞益橫以反狀伏
誅上始服公先見附鮮忠不置每謂公才如余
肅敏爲社稷臣云會協理戎政員缺手詔起公
甫復任踰年竟以勞瘁致疾而卒惜哉公諱邦
瑞上起公時嘗更其名爲邦奇尋仍舊字惟賢
自幼倜儻負奇年十四爲郡秀才異等嘗上弭
盜十四事郡守守大異之如洛陽生云登正德

丁丑進士選讀書中秘以藩戚例出爲廣德州
守例解晉留都銓曹郎歷關內督學僉事副使
參政遂超拜都御史巡撫以至今官中外咸赫
然有聲稱語詳碑誌紀傳中不具論論其關社
稷功大者如此王弘誨曰語有之知臣莫如君
信矣哉公之爲社稷臣乎今夫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忠也冒言發難逆折亂萌智也秉道疾邪
難進易退勇也備衆美而時出之非社稷之臣
以安社稷爲悅者而能然乎嗟夫以　肅皇帝

之明始終知公不可謂不遇令得久居本兵十年之間必有大可觀者乃不免中罹讒閒膏澤尚屯君子所以致憾于昊天之夢夢也考之祭法德施于民祀之以勞定國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祀之公實兼焉今月專祠之典豈非貲諸輿論伙之千萬世之公議咸協諸義而協焉者乎祠在郡治負陰面陽堂几三楹門如之翼而廊重而堂備而廚而庫罔缺制誥遺籍在焉經始於隆慶辛未春越秋告成邑長吏歲時致祭

徵予記者爲公之仲子正直嘗從予成均予于公有通家之誼抑不文何可辭爰志其始末爲樂歌以侑神焉其辭曰嵩高兮崢嶸河洛兮澄泓中有至人兮卓絳娉婷笞鞭風霆兮挽大羊逆龍頷兮剪梟獍芟荆榛兮宿莽雜辛夷兮芳蘅蘭宫兮玫瑰蕙宇兮蝴蝶[illegible]何爲兮夷猶蹇淹留兮中洲蛟龍鼓兮梧繭牛耀雲旌兮心煩[illegible]望三臺兮長驚乘天宝兮返顧玄冥灑兮解[illegible]捨徬兮清路靈之來兮驂文螭佩虹刻兮光陸離歘欲去兮將安歸鸞與翔兮鶴與飛撫天綱兮補地維與忠魂兮永無期

別駕潘侯均田頌德記

往歲萬曆乙巳夏五月海南地震爲異閩瓊郡十三州邑損壞城郭郊原官民廬舍田疇有差而瓊山爲甚瓊山附郭設縣治計里一百有七而[illegible]四里分至二十有四田地苗糧以石計者一[illegible]八千隨沒入海失額糧二千四百有奇[illegible]二[illegible]公方惘然加意具以上聞適左遷

其任自後上下因循恬不爲意以致飛詭作弊賦役不均民無所歸命流[illegible]徒日甚一日當事者憂之乃屬均田之任于別駕潘侯侯廉明豈第爲上[illegible]所注意士民翕然歸嚮之而又練達世務[illegible]民隱旁通物[illegible]至慨然嘆曰嗟大水旱[illegible]大滄桑更于地信非人所能爲矣而飛詭[illegible]變幻百出此人妖也屬人事以幹旋造化吾敢辭其責乎乃巡行阡陌勞民勸相[illegible]以詢訪芻蕘智能畢獻乃以經士畫野之任

之者丈以縱横廣袤之圖紀之量人方廣纫
股則籌人雖其算跡行驗眕則區正董其事而
俠勞心焦思星餐露宿時以良法美意經營其
冊里給草冊每丈報會衆登記恐那移也冊式
簡明易曉按格可謄省民力也圖分股臧等類
各定總撒數日杜詭寄也按糧畝丈數時加體
訪防欺隱也黨正分區正界定則系以土名而
總之互結免掛漏也形革圭悛塞弊竇也歸戶
不苦弓止入句量給頒僉明從民便實陰格神

奸而不使知也蹤號可備號召弟布文告使家
喻戶曉酒甘而無噬犬之虞也恭用吏而數不
經手弟供書備神靈而無社鼠之匿也役分人
數知其里而數各自執則總正皆供算指之運
而身不勞也數有詿誤弟令自改正則弓正不
啻手足之用而神自逸也大宰區為綱畝為目
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毋以權子
則無遁稅苗浮于稅則稅從增而不為偏重稅
浮于田則稅從減而不為偏輕至於陂池林篭

廨宇餉舍城市之稅例從蠲除一均田而失額
可坐而定其耗多而清出之稅尚未盈額則又
議裁諸營寨戰艦及兵食之冗濫不經者計省
出銀三千兩有奇以酌盈濟虛融液灌注其間
於是不崇朝而里之傾陷至二十四者糧之失
額至二千四百石有奇者盡復其舊侯之裁成
輔相天地以左右民此周其一端哉孟軻氏有
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慨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
阡陌以迄于今其間經國之臣發時之彥偈常

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其故可知君子謂潘侯
是舉也有三難焉守令更易各懷一切無慮經
久而侯僅以歲月間為必世之畫一難也語曰
天降雨澤農夫忻而行旅怨豪強兼并以均田
為厲巳謗讟朋興多口可畏而侯任勞任怨人
我爾忘二難也守令不能獲敵而較之則必假
手吏胥豪右倚賕得為藪匿貧弱抑勒不能自
明名曰均田實增弊孔而侯風清弊絕卽絜矩
平均消不外是三難也若潘侯可不謂明察深

慮者哉蓋往者萬曆九年一舉不數年大亂究民致赴闕登聞侯初舉事時俗人亦多讒詆輙曰得無擾我侯不爲動旣竣事而口碑載道謠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詎不信哉侯名大熙澹明其字浙之青田人由選貢其判瓊署府署州邑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重修忠義熊氏祠記

熊之先出楚熊繹其上世有鬻熊子爲文王師

忠義之倡所由來矣南宋時有日元者由江西南昌來判廣州路任滿卜居東莞榴花村桐嶺之側四世祖日飛別號花溪子宋祚式微元兵入犯至榴花村公以布衣倡義勤王率鄉兵往惠州投文丞相麾下與元兵大戰斬其將姚文虎于銅嶺之原再往廣州合新會縣令曾逢龍兵堅守猗關力戰不支遂死于部之曲江予每讀史至此爲擊節壯之嗟夫公草野布衣者流耳非有封疆氏社之寄也仗義勤王保障鄉關非有一旅之衆足當健兒悍卒之雄也楬巾持挺非有金鼓之文進退之節可恃以緩急用命也藉令公少懷顧望即全軀保妻子牖下亦與儕爾折北而來頭鼠竄開戶待敵者殊科獨念大夫負堂堂七尺忠義自矢天日不二甘與洛邑之頑首陽之餓同聲異代即捐軀原野不恤也茲非天植其性而浩然之氣歷萬古而常存者乎然以公之忠可以貫金石質鬼神勇可以起懦夫奪梟將乃竟不免於曲江之斃豈其所能

者人而不能者天耶抑天將以綱常屬公且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耶公祠建於大明成化某年扁曰忠義後其子孫星散不一在本邑居者則有綠蘭水頭石硎等村各立宗祠以祀公而今重修石硎宗祠且徵予文以記則予邑廣文熊君叶夢也謹按祭法以死勤事祀之且本仁以率親由義以率祖皆孝子仁人之所有事因爲之記且授樂歌數闋俾祀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伐鼓兮考金瓊芳薦兮椒糈斟雲馮馮兮天陰神湫湫兮

荐臨望而不見兮愁予心歸來兮白今右迎神雲
爲車兮風馬神洋洋兮來下怒目㘁兮顏渥赭忠
呑胡兮殺氣振野㩁長劍兮控鳴弦秋丹心兮鑒
皇天忽悲近兮倏遠我心懷兮孔殷右降神神格
兮利成叒遽遊兮揚旆旌橫海岱兮馳歷排閶闔
兮上征山有崑兮河有岷迴㵎源兮流慶延扶輔
兮春雨顧予恭嘗兮爰適我所右送神

明瓊臺王弘誨紹傅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舟茂文甫閱
男王汝鯢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鬅磨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碑記

重修南京禮部碑

國家自　文皇帝徙都幽燕於是留京諸司視若閒局二百年來漸見廢廢而禮部尤甚先是官於茲者往往阻於堪輿之戒因仍弊陋日入於壞所從來久矣萬曆巳丑余適承乏視部事見其堂廡傾頹周垣殘缺灑潦衝決或至爲沮洳荆棘之叢因與少宗伯常熟趙公聚而謀曰記有之禮器然後大備夫高明遊息之具君子資焉矧莅官即次先王所以飭儀辨等使人望之而潛消其慢易回邪之私固禮器攸寓也而

令不備若此何以爲禮豈祖宗設官以爲民極之意乎乃進司屬商之爰稽故牘凡修舉逾百緒以上必得請然後行乃疏其狀以聞歷時報可詔發大司空水衡錢庀材鳩工蠲日舉事於是自大門儀門前堂後寢以及東西廊廡遊息燕休之所自首領司屬官吏治事衙舍鑄印局土地祠以及庋閣庖湢之肆舉凡故所有若林木之朽蠹者頹甓之毀裂者砌礎之隤陁若坍塌之漶者欹者圮者缺漏不葺者咸易而新之

壯麗失當人情未愜者更而置之又斥營造之羨作前後周廬五十間以需巡警間賦其地租之入以借修葺之需則故所無也更始於辛卯之夏越明年五月竣事爲旬三十有奇用金以兩計之三千一百有奇總其事者大司空南昌裘公少司空盱江張公而董某役營繕主事徐君程督料理則客部膳部郎中兩縝君咸與有勞焉以故人無遺力財無濫費嚴嚴翼翼其僅覩崔況昔有加矣先是少宗伯趙公巳遷去而

代之者爲任丘劉公同心並濟相與孳爲而考其成一日舉酒落之余於是喟然嘆曰於休哉我國家之盛乎夫今之舊京不覩周豐鎬漢鄠社哉顧西周鞠爲茂草行役者不勝黍離之悲而西京未央建章煙消景滅惟魯靈光巋然獨存至形之賦咏侈爲美談若我國家兩都並建麗於日月無論舊京陵寢宮闕鐘簴不移即六曹庶府冠裳珮玉之盛無改於聖祖開天御極之初由此觀之我明治道過成周何數有漢斯

耐也藉令班張復生安能騁其雄詞而軒輊之乃或謂勢因遠邇而別情緣靜躁而遷不巳晒乎蓋聞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邇者四方多事變華遊典肖盱之憂惟封疆是亟晏子有言惟禮可以巳之然則秉禮以事一人者又何可以南北歧焉矧是舉也天子未嘗忘舊京吾曹又何能一日忘舊禮乎在易革之九三曰革言三

就有乎鼎之上九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而處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當革之時修其廢墜旣有取於鼎新之義矣臣子遭際聖明乘茲鼎革之會亦何以舍舊而維新是圖俾無負於祖宗兩都並建之深意乎履而泰然後安夫然後上下辨民志定而可以稱玉鉉也不然輪奐徒飾如覆餗之戒何因書以自勗且申告諸同志者而爲之紀其事於石以俟來哲云

方正學先生祠堂碑

我成祖文皇帝靖難師入金陵一時抗節死義之臣則正學方先生爲尤烈云始門人王稌輩收遺骸葬聚寶山其事秘不傳越二十年姦黨禁除而先生之事駁以章顯迨今上改元初下褒祠之詔天下言者益以不諱而先生之名遂炳烺寰宇間矣萬曆己丑冬客部新安汪君祠部臨川湯君間過聚寶山弔古訪先生墓而封志之於是余與少宗伯常熟趙公爲辟墓道建祠山上一時南中大小九卿及諸縉紳捐俸相[illegible]不謀而合祠部蔣君爲之潤飾有加焉於戲是不可以觀人心哉夫以先生天挺之才醇儒之學　高皇帝常稱爲異人欲老其才須後用稍擢漢中教授建文中召入翰林進文學博士日侍宸扆備顧問其遭時遇主爲何如也　文皇帝靖難師入所至嚮應乃即位一詔非得先生草定不可其倚任托重又何如也藉令與時委蛇垂勳竹帛天命人心之際先生豈不籌之熟哉乃衰經哀號峻詞拒命至赤族不顧鼎鑊

如飴先生之心何心也余讀其絕命之辭至忠臣徇君兮抑又何求感慨嘘欷有足傷心流涕者間嘗律之夷齊叩馬之事則易姓受命視家事懸諭之日其所處孰難首陽全身視萬死不屠之秋其爲情孰苦要以取義成仁可爲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之媿則所謂易地皆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乃若夷齊得武王而臣節益彰武王得夷齊而王度益顯令天下知與不[illegible]古謂先生之節　文皇帝成之矣至　文皇

帝他日有言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然則　文皇
帝之度謂自先生啟之奚不可乎余故表而出
之俾後之知先生者因以知　文皇帝而尚論
千古君臣之際我明與成周實異代比隆云適
致仕通判程君心得同其子儒士近光董祠堂
之役來告成事聊敘數語系之碑陰其死事始
末詳本傳祠堂建置別有紀茲不復載云

御史大夫吳公遺愛碑

御史大夫吳公奉節鎮兩粤者三年政通人和

海波不揚萑苻息警蒼梧大庾之間煦爲化國
上嘉乃丕績登拜留都大司空去一時文武吏
士下逮耆稚交口嘖嘖謂公實覆露我乳哺我
而何去我扶携號泣攀轅輒道凡公行弗得則
訐脫公屐舄而請於諸邑令顧卽肇高奉俎豆
令以請於守暨潘臬大夫爲置祠則又請伐石
以紀公所爲政績者傳示永永而肇慶守鄭君
一麟高州守張君邦伊爲述士民之意戒使函
幣抵京師屬予記其事夫公威德徧炎服而肇
高俎豆者何制臨也也督府節度兩粤而兩
制臨肇高者何鎮羅徭也羅徭扼兩粤咽喉自
馬伏波裴文莊韓襄毅大剿後迄今百餘年始
克蕩平而郡縣之厥功實鉅然前此未有俎豆
而獨俎豆公者何猶循鼎而需澤今也今大治
未亂易治已亂難治已亂而僅平之易亂甫輯
而善其後難彼羅徭介五嶺叢百蠻深菁幽阜
密通島汎倘本未盡除而新附之民如界入箐
標從之間倏忽易變監司大夫夙夜修疆場之

事則滿括山藪市攤諸賦以供軍輿其主帥長
吏又以文綱閭跡每每乘陵牟肆爲奸利所從
來久遠矣故有事而調發民苦供億不得安無
事而爲有事備無所調發而苦供億民益不得
安公至察往燭來知規恢先務在綏寧輯和樵
宜在府剿而其爭翼根源在撫帥于是集藩臬
郡邑諸大夫長吏而盟曰凡我執事務宣布天
子德意毋煩刑毋苛斂毋玩寇毋或喜事而邀
成功又集車騎樓船諸將率而盟曰各爾有衆

務奉揚天子德威毋土苴跂鈴而胥紈綺毋奇
貨靡部而利乾沒毋逗留選愞而長鯨狐册猛
烈縱逸而禍林池有不用命者操璽書從事盟
既定公乃躬操潔白首省幕府百繁費示以時
休息諸稅斂自戍賦外凡車輿以來非藝之征
一切報罷時修比閭族黨連坐之法令有司以
齊衆行至險阨要害亭障𢪙比行旅即夜至無
虞焉自是民不苦兵兵不稱贖用野悉懇斧鎛
如鱗曩時逃海逋負者纍纍復其故業膠序里

巷絃誦日起公乃以其暇敦說詩書增修文教
以潤色鴻業久之從民粘然嚮風卒未有爲獸
惆駭者間若二屯若北三若懷貨若府江若珠
池若外闔浪妖竊發一就鼓殄脅從詭惑之夫
公釋不誅曰蚩蚩者夫非赤子乎吾不忍張殺
伐方廣名也以故公勘定功多不在往歲受勞
延賞下而卒不一修之奏牘使　廟堂誇詡
閭里蠶旋意念深矣會歲大祲公又發義倉粟
賑貧民民仰之不啻若家廩所全活以千萬計

頌公遜謝不自居曰選用賢真將吏之功吾何
能安民俾民自爲安足矣噫嘻若公者眞所謂
廩廩德讓以清淨寧一而治者哉蓋聞召伯[illegible]
民甘棠詠鄭伯遺愛輿人歌君公無多去見[illegible]
叔子寬和峴淚墮征南懷柔漢陰頌益州靖亂
像祀作大督府便宜一方犁笑所假利害係之
豈必威稜震慴始爲功見名立哉公有大造於
粵公在而民不知有公公去而民思公如釋襁
遊在下有言太上不德是以有德惟不見德而

民德之斯其爲德也益永矣予故爲志其始末
因撥公德政之大者系之碑陰庶後來者有稽
焉公諱文華閩之連江人登嘉靖丙辰進士

靖海碑

國家承平日久文武恬熙鋒鏑燧銷釁孽間作
往歲嶺海劇賊若張璉若曾一本林鳳之徒其
始不過乘時盜販因緣忿怒恣行剽掠久之聲
應氣合所至望風奔潰遂至竊名號居城邑流
毒閩廣間致煩天子大興問罪師徒一時文武

羣臣宣力用命僅乃平之嵗日嘉靖丁卯以迄于隆慶壬申而其變極矣天未悔禍廣賊既公其黨李茂陳德樂蝟起跳梁雖忻寢不可制當事者以粤中連年苦兵不忍毒民於險權以撫綏之用是狼心益逞陽爲投降之說以嘗我而陰樹徒黨列柵連營于瓊之鋪前盤據不解幾二十年每每弄兵禁池中化我海防盜我珠貝虔劉我人民蕩搖我邊疆當是時內有新順東莞吳川諸處亡命奸人爲之窟穴外有漳泉異

境豪俠惡少爲之聲援而戍守巡警官軍又有遊說行成通關納賂之奸閒有迎分子錢歸送海儀之名色自是豨突鯨奔所至蕩然而禁池失守祇爲盜資萬曆戊子春直指蔡公夢說按部至瓊始詰責二酋命有司焚其聚落移徙城中見謂坐困乃其徒衆使池四出而二酋依憑城社頗隱然有負嵎之勢識者患焉少司馬劉公繼文既有總兩廣之命首詢禁池失守狀喟然嘆曰吾聞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謂其決之怒也安有養二酋而以珠池爲之全物者乎請先言清池而後及二酋此制虎之術也遂下令議調募議資糧議賞格部署已定乃用軍興法璽師誓衆分道並進先是廣寇陳鏡合二酋之黨聯艘百餘出沒池中不可究詰至是大將躬率戎行諸師奮勇爭先罔不用命自戊子九月軍行至己丑正月一戰於白峙澳賊亡者十之二三再戰于楊梅池賊亡者十之四五終戰于斷望池賊亡者十之六七最後俘獲二酋之

屬李春蕃陳胡綱陳朝紀等獻捷轅門公乃審撒擒二酋繫獄其黨蔡克誠陳良德等復擁衆一呼奪官民舟出海旬數日間有衆七百所至焚掠城市丘墟徒侶日衆不可數計時直指黄公正色方按部甫廉下令招安不服於是賊窺我兵未集危言挾宥二酋猖獗日甚遂以其月襲陷清瀾所與犯文昌及沿海州縣尋撼郡城海南北洶洶震恐牒報日至公曰附膚之癰弗治潰必漸治不拔其根病亦益漸是在今日乃

□□哨移鎮五羊以便調度時行五雲夾日及黃鵠繞營之異公賦二詩紀之爰命總兵李君東渡海臨戎嚴督前此清池諸師急擊勿失益簡將練兵分道防守下令曰某某塞賊掠道某某塞賊走道某爲正兵從中入某爲奇兵從左右翼之受吾筴而賊得以一卒闌入者死逸出者死士亂行者死當先縱而却者死則又曰無窮追無殄類無誅脅從不用命者法無赦令既其賊計窮變乃使其黨狡黠者數人潛貽二酋

書約某月日挾囚徒刦獄出舉火以應事露伏法於是所司誡期舉事諸將歡忻賈其餘勇復以三月合戰于白鴿門賊衆披靡斬獲無數又追至硇洲洋大破賊焚其舟擒賊首陳良德陳良輔李朝華等時賊存者不滿數艘狼狽大困五月乘勝逐北至抱虎灣盡殲之是役也自冬徂夏先後移師者二大戰六小戰十餘凡斬捕數百餘級俘獲半之兇渠悉面縛致闕下諸焚溺死者不可悉計捷聞天子嘉悅自總督而下發賞酬勞有差公乃疏善後事宜俱摘可允下所司行之君子曰乘弱之後以用威則強其今日之謂乎夫二酋之不靖久矣徹撫之則恩不能懷而幾於褻攻之威不能制而幾於玩釀其患以至今日非早見而預圖之將丁卯壬申之禍豈待異日而後見乎顧茲役之預有勞者武自總兵參遊以至千百夫之長文自撫按藩臬以及郡邑細微之衆官爵名氏不能盡載諸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總督公緯武經文斷決

谷斷奮長策而制孽醜之命開久曠以成廓清之勲尤當特書大書表而出之者是用詮次其事勒之穹碑傳信罔極其辭曰於赫皇明無競維烈四方攸同海外有截治久弊匿妖復于隍虎帳既壓鯨波乃揚爰有鳥孽煽起滇渤擾亂天常閃鑠飄忽帝嗟炎徼民苦瘵瘼暫是用綏以真黔黎蠢茲么麽怙終迷復包藏禍心陰叛陽腐獰噬徂獲縱橫禁池殘我官守撤我藩籬叫來實具大盜是資直指蔡公設誡開諭徠之

狗之庶共悔悟嗟嗟彼頑猖獗門肆跳躑剽掠
千百爲萃血人呀呀虎噬狠吞遠近靡騷若火
燎原顓允司馬總是荒服盡然悼傷哀此縣毒
有赫攻怒桓桓於征簡將練卒奮雄深謀維
良辰攻用吉日糸以文武分以營壁玄甲耀日
朱旗蔽雲天聲攸發震於海濱元戎啟行隼鳥
是方鼓進無前望風奔潰我士愈勵我武維揚
下攻九地上入穹蒼流血成川積尸塡壑禁逃
既淸元兇就縛馬騰士飽農耕女作蕩蕩平平

詎敢懈俾執訊俊然壯猷元老匪我驕武神怒
天討愷書上奏天子嘉之策勳行賞福祿臚之
哲人訏謨國是善後撥霧披瞻匪寒實於鑠
訏功光昭宇宙昔周方召歌功於雅明典虎臣
厥有司馬四郊寧謐海晏河淸對揚稽首永保
昇平。

新建譙國誠敬夫人廟碑

在譙國夫人之廟海南北在在有之而共規制
之偷大率視所在人心而爲之隆殺夫以生膺
上公夫人之封開府秉鉞若小君內子然既
歿爲明神聰明正直能執冥契以奔走四方合
遠邇億兆無論知與不知咸廟額而祟祀之每
令節届期則雲集騈闐若三軍之奉主帥曾無
敢有越厥志者孰使之然歟繇茲以談則高明
廣大其居擬諸浮圖老子之宮似不爲過乃吾
邑向來只陰陽學前拓地一區方廣不踰尋丈
庳屋頹垣僅蔽風雨無以稱壯麗而修具瞻豈
非人情難以慮始而沿陋就簡未有好義秉禮

者爲之倡歟頃邑人陳萬元鄭日章隨緣募化
羣情響應一時善信捐地而捨財者幾如千人
各殫心力以相厥事乃就廟舊址重建廟宇堂
間皆撤其舊而新之經始於甲辰之冬越乙巳
夏工始就緒計興建費僅近百金而輪奐爽塏
視昔有加邑人歡忻趨謁以爲有所憑依不可
無以示來者予乃撮其始末于碑且系以詩曰
夫人自昔起隋梁錦袍鐵騎擁牙幢削平僭亂
歸天子策勳啟鎮威炎方譙國褒封幾千載英

風烈烈常不改桂糈椒漿奠四時香火高標逵
炎海年年令節改精禋考鍾伐鼓聲淵闐軍麾
儼從開府日殺氣直掃蠻荒塵高閣飛甍新啓
宇百靈擁匝神戾止歲時伏臘走卒坻祝釐報
賽歌且舞羽衣絳節來雲旁仰之若無視洋洋
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藏喜錫鴻康
恩波沛貽鑾恍惚誰能彙太史作詩匪荒昧金
石可渝斯

水會平黎善後碑

珠崖海外平寰區也裨海旁羅郡縣而五指黎
婺嵩山荆枳其中醞釀黎岐世為瓊患自漢與
伏波將軍啓土以來歷代叛服靡常無能拓封
疆之咫尺者迨我　國朝三勤王師每大舉衆
無慮十萬雲集境上斬蓬蒿而夷之始未嘗不
發蒙振槁而後稍稍蘗芽尋斧柯也豈非以善
後術疏而經遠之略當日未暇亟講乎頃歲黠
目黎馬矢倡亂糾合諸亡命黎廣王盖老孫思
等躪入内地肆行寇鈔州邑震動數年莫可

誰何歲己亥督府戴公爛始下車憫其狀丞采
羣議疏請鵬剿得旨報可乃攷山川掄將帥備
徒御峙粻糗飾戈矛刻期興師始命遊擊將軍
鄧鍾率所部精兵偕雷陽副總兵黎國耀瓊崖
參將莊渭揚各率所部廣雷瓊土官兵共八千
有奇分道協勦監軍則雷州府同知曾爔紀功
則瓊州府同知經仁木而分守海南道參政林
如楚兼督之議者謂盛夏酷炎進師不利宜少
須以待秋初鄧將軍持不可夫智貴率力貴突

賊恃險嶺亂乘其無備一鼓可克今秋禾將熟
賊得稷而守一人據險千人莫過師老矣何克
之為督府善其議趣令進兵維時硤門為賊關
隘最為天險鄧將軍獨當之黎將軍兵嚮定泉
莊將軍兵嚮水蕉約閏四月初八日會戰賊料
定泉水蕉僻絕巇勁弩偷伏我軍不敢深入
硤門當孔道率其驍牛披星等守之先是四月
鄧將軍移兵馳鼓嶺為木焦合擊狀倏初七夜
撤而趣襲硤門諸士有難色將軍登定功峰觀

天象適見水星藎于金星晶光燭天大喜云此
破黎之兆也諸士皆奮躍賈勇先登衝枝而前
賊兵殊死戰兩岸矢下如雨軍士用皮牌遮衛
各以三眼銃火箭亂射殺其驍牛披星諸賊酋
哭口官兵自天而下耶追奔嶺背大破之賊酋
王樂天引小嶤賊徒七人號七圖為救應立斬
之讙聲大振次日莊將軍兵由水蕩進入次日
黎將軍兵由沙灣進後先夾擊直搗居祿崗焚
其寨落鄧將軍誠兵固壘因糧于敵窮搜五指

乾脚賊首黎馬矢等數千人計窮就縛賊衆潰
散怖死者蹟僵者澤跳者伏菁林而立枯者不
可勝計棄弓矢納村落者咸待以不元甫四閱
月叛亂悉定計俘斬一千八百有奇拓地三百餘
里督府下令班師瓊父老子弟鼓舞懽若更生
爭操牛酒枳道為將軍賀旋核功次以聞上嘉
乃丕績特晉督府兵部尚書守道參政林如楚
爵秩為僉將軍鄧鍾副總兵鎮瓊崖諸文武長
佐而下各紀錄洽賞有差遂議築水會城置守
禦千戶所為萬千年不拔之基巳海南道副使
林有守至區畫經營屹然金湯之固巳憲使林
如楚副總兵鄧鍾撫黎通判吳倅相繼踵至規
畫善後不遺餘力留戍守興屯田勾軍伍稽畝
籍創公廨伐山開道東達萬西達儋漸次疏通
又設巡司以備譏察立墟市以通貿易建鄉約
以興教化豎社學以訓黎庶時偕王正諸峒蠻
扶老携幼于新城觀燈熊彩熙熙然快覩昇平
氣象而後督府聞之喜可知也頃鄧將軍時巡

水會諸黎父老携壺漿勞苦道傍拜手加額謂
微將軍吾儕何以有今日將軍避色稱謝硤門
之役鍾邀主上寵靈遵督府石畫一鼓而俘罪
人諸凡善後事宜種種禀授成命何敢自多父
老曰嘻督府暨將軍大造于瓊吾儕宜百世祀
率衆創生祠于新城之西以志不忘而屬碑于
宗伯氏不佞辱在宇下開見最核念事端初發
未嘗不與衆同憂及茲側聽驩聲又不能不與
衆同樂雖文氣萎弱竊意災梓之幸無以加此

勣哉之役預有勞者不能盡書謹宜著在碑陰
並垂不朽若督府戴公焜副總兵鄧鍾則終
始其事勞苦而功尚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
出之也其事旣備遂系之以詩詩曰皇矣聖明
威加六合恭義嚮風莫不震慴蠢茲黎岐瀆佃
竊叢我服心世爲蝨賊弄兵四出煽亂一方
彷服靡定虐熖方張帝曰來燿保釐南服哀此
遺人歲罹蠆毒誓清大憝受命徂征謀而淵默
斷乃雷聲桓桓將軍允文允武仰視乾象潛移

師旅用奇奪險胥襲制勝衝枚破闢裂竹響應
首尽蝗臂而當車轍截扼其吭截窮其穴擣屍
流血山海之嶽狐妖憑丘鹿挺走陰天厭盜虐
師不踰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王路載清黔黎
作慶逖荒旣平四國是定雪夜破蔡五月渡瀘
視此鴻功千載同符捷聞當宁褒賞酬庸天撤
地偈實哏彤弓帝眷南顧還我將軍經營善後
保我黎民敵滄瀛澥崇墉言言百千萬禩炳烺
長存定國勳勞惟哉祀典飲食必祝垂休琬琰
將軍讓功曰維督府督府不居歸之天子天子
萬年垂衣舞干勒此豐碑昭示百禩

徐聞尹加銜仍管縣事張公生祠碑

張公令徐三年矣徐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談吾
邑僻處海濱去輦轂萬里而遙吏茲土者不壹
意拊循專需索里甲以供冠蓋往來之役猾吏
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小民嗸嗸追于徵發追呼
之苦無所控訴其含恐于辟不之下者不啻隱
九閽焉蓋閭里騷然不息有者匪朝夕矣自公

之來也里無夜呼官無晝擾吏胥無鷄張而囹
圄無寃獄民雖僻處遠海濱乎不啻輦轂下令
兩院交獎加銜爲秩之命且至恐無能久留公
輒相與涕泣愳然奉肖像以祀而士大夫子弟至
涉鯨波乞予言以志不朽予見今之守令無功
德于民而浮慕畏壘祠鄉之名以覆蓋其短其
民窺其意何亦爲文俎豆以中其歡心上下相
懸漸然無味衰斃關亦有之乃如公者祠可哉
祠可哉公之始涖徐也吏有奸輒論治凡金錢

出納皆躬覈其籍猾吏胥不低昂焉里排吝科派至鬻妻產以貸公廉其狀痛革之小民歡呼以為公甦我也俗尚嚚賴所株連其衆卽廉明吏無能洞其奸者公悉為白其冤令此風驟騷息者公之禁也徐當南北之衝為遊洞藪公立鄉哨以防之鄉落安堵公之賜也諸猾遊滑匃皆墨吏藉以潤其橐者公分毫無染指且自奉儉約無輕貧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蹤不難出力經之營之雖費無惜歲時詣

學行禮羣諸生而課門庭厚其韻楮而勉以行誼士皆感奮公眞吾師師善藩飾人善生長人班治人者也夷考自昔史傳所載循良治蹟公皆有之乃其卓然較著者中貴人憑藉寵靈誣指尖山為銀鑛其爪牙虎而覘眈眈茲土公諭中貴人以利害而戕其爪牙以法懲悉報罷中貴人欲以事中公公不顧也計公令邑僅三年所規畫創豎長育教訓其利澤可如千百年而未過徐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一時心常[illegible]千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頃者觀察蔡公嘗與予談及海濱守令每極口稱公不置謂爲當瓊翹楚夫以士民之頌若彼而上官之書又若此公眞可稱獲上治民不忝循良之選者哉昔人有言曾公亮志彊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趙槩齊志弱而氣彊故銳于慮而傷于專二公皆春秋賢大夫而所患猶坐此余雖未及炙公睹其行事然度其人必誠與才合志氣目符故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

者可企萬一也故因士民之請書其事勒之石公諱日曜閩之福清人由鄉進士

督學使藩叅朱公雷陽生祠碑

督學使者朱公按部雷陽既竣事戒行雷所屬郡邑四學章縫之彥凡數百十人惘然而失愀然而思羣然而為尸祝計門相率建祠城南肖像而春秋祀之又念事久遠更代易亡佚乃相萃涔海乞予言勒石以昭公之惠于永永予跧伏里居久不聞當世之務追念瓊崖向與雷陽

同沐一道茲以隔海分岐不得同坐春風而沾化雨悵然久之弟聞公朴茂長者好行其德而不避乎其名儼如畏壘之民規規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殆庚桑子所為懼而逃焉者也或并公意乎且令之去思者令一邑或守一郡朝夕與士民相親其戴星秉燭夙夜焦勞能慘舒人于股掌案牘間釋逋負蠲租役平反冤枉其湛恩濊澤淪浹人肌膚而沁入心髓故既去而益思慕不置固其宜也督學之所管轄幾幾[illegible]

天池草 卷九 碑記 廿四

明經之業與民間痛苦渺不相涉玉載按臨諸生肩摩踵接旅進旅退非有朝夕撫摩煦育之恩也進諸生而試之風簷寸晷中其幸獲雋去者亦生平攻苦之效非督學者耳提面命如塾師訓詁之益也而何爾諄諄德之深也諸生合詞進曰吾儕誦[illegible]孔孟以守恬修姱為大節彼巧宦者豈能收縻于唇吻而貫礬于眉睫乎然諄諄歸德于公其所寬公者深矣公仁心為質凡邑率下其閑閔愛護如痌瘝疾苦之關乎其心其循循善誘如雨露風日之涵濡乎其根故無朝夕煦休之迹而惠已周無提携訓迪之勤而教已浹雷地僻處海隅去輦轂萬里而遠方公之未來蘧蘧然夢未覺耳公所過化如寐方醒士習朴野無鄉先達為指南不識詳名理為何物自公進多士于庭抽玄抉秘而士始知舉子業外有學士蘐名利知躋尊顯為光榮耳自公下校士之令先行試後文藻而士始知公卿大夫外有品士墨守章句不知古文詞自公衡

天池草 卷九 碑記 廿五

文一以典雅重而剽竊者不錄士始知時藝外別有墳典丘索之業雷郡慳于科第士相習為固然耳自公捐俸金三百建尊經閣文昌樓以培堪輿文運而士之斌斌然策駑磨鈍者背項相望也乃者雷去省會極遠士與有司稍不協輒中以奇禍諸生箝口結舌不敢吐一言公廉其狀而釋之理枉伸冤士氣為之振盖自大道隱而微言渺申韓之徒務一切名實說難諸篇幻變萬狀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

綠吏近事工於才工文之外者寥寥也若公之誠心質行章志貞執風席樹而趨舍隨規矩立而方員由仰害之出川泣木亦欣欣然何榮生色而況士為民之秀者其所薰陶私淑孰不墨然過化而忍令湮滅無聞乎以故一時師儒諸搢紳先生僉以為公之盛德當與寇公之竹監公之泉並垂不朽欲刻諸貞珉以示來祀也予嘻唯應諾憮然曰美玉含輝明珠匿光公何樂趨庚桑子之避哉然當道有賢大夫而德不布

間亦司文墨者之責也自古師之道得胡瑗孫明復而尊得楊司業城而親公實兼之宜乎諸弟子之思慕稱誦久而不忘也夫是用次第前語勒諸碑不令後之多士覩予言當發自策勵思樹駿流鴻以無負公作人之意而當事諸君子有深文峻法不恢士以德而府士以怨者過斯祠而誦斯碑不赧然而赤也夫公諱燮元號恒岳浙之山陰人萬歷壬辰進士

賀令君生祠碑

州令君涖文昌之六年擢為姑蘇二守令君脂車行而呉人士冠衣裳者縱掖者蹤迮者稱帶者諸父老子弟杖者扶掖者提携者馳者走者奔車者曲跽者曲踊者啼者泣者無慮千百人相與擁塞邪關車不得發令君下車慰勞鼎沸湮淫沾衿父老子弟皇皇不忍含去復馳二百餘里合隣邑士庶與人偕詣海滸別令君相與涕泣交頤令君登舟而父老子弟目送咨咨不忍去自以來未之前聞也於是文昌

人士復相與立祠尸祝令君而徵不佞言勒麗牲之石令君善政種種即吏僕未易纏紀不佞請論其大者夫令稱近民莫若廉廉則得巳廉者務與才合廉而才則得民善用才者必以循必以循則得衆三者皆得宜必由衷衷則真誠純一根於所性此吾儒有體有用之學世所稱循良之吏未有窺其藩者也賀令君進於是矣當令君之甫下車也齋宿而文告諸祀典所不列伯官邪杜私謁者有如此牲於是庶士蹌蹌庶

民庶禀謂神君在毋及丹書令君則以民田悉
征無息有所議罷脊里之在官者毋困供需罷
分困之在官者毋困徵運洪歲賦聽民之自輸
毫無入其奇羨以長伎濫聽謝則皎然衷辟不
吏令其贓罪以污肺石令君於是乎廉又以下
俗皆飆宜去太甚以儆無良乃辟弑者斬剽者
舞文者疆梁者一傳之法敢類歲賦毫無隱匿
吏胥無敢上下其手兩造當前洞若觀火下民
咸爲之輸情以故滎無宿牘圄無冤民罔務悉

修百廢俱舉令君於是乎才至若貲心實政惻
怛慈祥邑當亢旱令君爲之減膳步禱灌乎其
額而甘澍奇應受炎酷烈者賑賚之民有過來
嘗遂爲之議辟曲爲之誨諭務勤其天性之良
於是民咸洗心滌慮父老誡其子弟曰若等其
蹈彝遵憲無麗於非辟以傷賢父母意蓋令君
政本術良而出之由衷故民咸揭亦其始至境
內則呆呆然如旭出日既則熙熙然如登春臺
久則陶陶然如飲醇醪政成則呱呱如赤子之

慕慈母視彼驩虞之治不亦逕庭乎哉令君尤
湛精性命之學暇則與邑中諸士研究與蘊實
證實修創王陽書院崇祀先儒白沙謂先生之
學獨得其宗尋求其微言緒論而表章之尊爲
指南其大指則原不共師塘南王先生之說於
是鄰邑之搢紳學士咸造令君商求妙義而令
君則如叶衡致尊一一有以斟酌無不虛往實
歸交相快也餘則與諸士評彈文義其有所甲
乙無不人人心折諸士一時丕變他如繕學舍

擴學田不遺餘力邇門下士多裒然高舉皆令
君董振之効故政成之後庶士歌而庶人舞一
則曰仁君吾父母也一則曰仁君吾師帥也而
頌令君于不衰令令君謝姑蘇歸與塘南先生
日談學於西湖之上杜機去羨毓真葆和年既
艾而有嬰兒之色天爲吾民報令君其可量哉
不佞爲之歌南山之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爲邑人祝令君于永[illegible]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 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彭居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駿西紹甫全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遊紀

吳游上

余自萬曆丙子以國史檢討起家自後出入詔都翱翔九列未嘗寧家閱者十七寒暑于茲豈惟鄉關修阻跋涉艱虞且王事有程簡書是畏即所經行道路倥偬信宿間其於探奇覽勝率多未遑也會萬曆壬辰秋九月以南京禮部尚書滿三載當報政京師因便護丁累還家展省松楸且蔡將乞餘年歸猷爲終焉計然數千里道流迥江風濤不可知不若取道直浙豫章之爲安於是所經吳越諸名山川盡屬杖屨中矣徧獨往則寥廓鮮懽多人即不能無生得失乃先期約平年友戴樺溪司成自四明來會武林爰擇諸生中可與昕夕談者爲吳人陸生成叔遂以月之十四日晨後枳車朝天宮徧謝諸朝士相祖餞者薄暮始入舟而成叔負笈至乃定分所繇道爲二令家人輩先從龍江關沿流抵京口艤楫以待而身與陸生單車騎東走句容爲茆山道且用日者言十九日乙丑利攸往至日[illegible]炊從行者皆岸食食已遂發自清江門四十里至淳化鎮關少憩又五十里至句容道中道爲四方縮轂故塵坌然秋林亦自佳因憶唐人詩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不虛也是晚宿句容公署署故崇明寺隙地右方即崇明寺窣堵波峙欲一登因遞發不果丙寅抵茅山飯下宮道士院從下宮左折而上爲上宮右折迤邐而上是爲登大茆峰邐崖嶮峻絶古木蘢蓯白澗底叢生有與行水杪䆗人狀磴拾級行數武輒息自下至巔凡十八盤今

山峻壁陡上鐫字曰天衢由天衢數轉即茅峰
巔高處金碧照耀甍瓦崇嶷正中爲茅君殿甄
以兩廡始至憩道士館待所齋香久之始至詣
茅君畢出望下方東南俱平原大陸西瞰金陵
諸山連亘天末正北爲上宮甍棟鱗次隱然下
家之眾云峰後別有小徑自上宮登太峰者率
從出此逕逶迤數百折登陟之難視前山爲尤
甚行數百里爲天心廟自廟而上巨石穹然突
出道左形勢奇擫而名稱寂虎頗不雅馴余思

更其名然竟未有以易也眺已後取前山還覲
至喜客泉泉汲潑可噓毛髮至輒潰潑上湧
作貫珠狀相傳以爲客鼓掌喧噪則泉益潘湧
余游時左右靜謐而泉亦不爲斷惜然帶食頃
即巳泉上立祠祠老君呼酒引三酌遂去復百
武爲曲水亭刻石爲螭首上下各一引泉自上
流入螭吻縈紆廻旋凡數折始自螭吻出注．
小池道流有以左爲焦者有造人物色之則句
曲一士夫先已要去巳云下未抵華陽洞酒江

不甚監然沮洳不能深入北爲玉柱洞初入苦
傴僂更數丈許洞益闊中有石若柱者洞以此
名又北爲仙人洞洞口僅一竇耳自竇入稍深
然莫測所際大要未有好事者爲疏剔穿濬之
未必止此巳也是晚宿上宮以次日當設齋上
章玉宸故茹素不飲酒枕上成二詩遂即寢丁
卯盥漱畢詢道官出宋徽宗所頒給鎮宮諸寶
觀之爲印一圭一符一丟碧玉製劍一首飾以
玉硯一方諸製呵而出水用以書符多靈應四

方求者無虛日余把玩良久尋向諸道流取符
數十道乃盛服上香禮玉宸君於前殿循西廡
即北數轉爲九曾臺臺後爲龍泉即徽宗取龍
處爲廟祀龍王有思陵御製碑復逶出殿後幾
二里許爲巧石亭廢已久徒名存石林立槎枒
中若卧若起若跪若躍翥者攖者相枕籍者其
狀有爲獅爲猊爲象爲馬爲怒虬爲徤鶻嵌空
玲瓏勢欲飛動亦茲山一奇而徙爲與儕不爲
遊人所賞故遂至荊棘亡焉然游人至者頗祈

禍豈能好事如元章米顛而道士亦惜惜不已爲人言之顧所以天質獨存不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則亦以人耳目所不及故彼乎泉之奇詭矣乃不旋踵而失之即乎爲石計亦寧爲此不寧爲彼也與尚壯然未晨餐從道士歸上宮飯飯已道士導余從山麓行去上宮可三里爲積金峰峰頂爲茅君殿入門而左峙片石高可二丈許鐫其上曰動石相傳以爲一人撼之則動衆則否今爲道士築墻支閣之不復能已由積

金峰而下道頗嶄举僅僅一樵逕耳高下數里至中茅峰宮殿之壯麗不如大茅而日境亦自空闊自大茅四顧僅西南諸山而中茅則東北諸山盡出矣度中茅而北又數里爲三茅峰道益狹其陡絕處劣可容足道士益鄙野類未嘗入城廓者殿後一石巖穹然蓋昔人上真步虛處問道士亦不復識所以然不覺飄飄有凌雲之想呼酒盡三爵遂登輿從故道歸戊寅與茅君洲遂束裝行未到玉宸觀三里取別道行丹陽出入榛莽可數百武爲陶弘景墓道士云苔故址甚爲宋中丞新葺其封狀若斧碑云隱居貞白陶先生幽宮蓋梁刻也尋抵玉宸觀前二池爲雷氏子豢龍虎殿祠三清並甃甕爲之不假寸木殿後龕展真人像真人漢時道者肉身猶存云由玉宸觀取道至乾元觀觀廢已久僅一碑存耳復創自顏希言道人希言以道術聞爲當世信向其化去時正著月歷三旬顏色不變相傳以爲尸解始碑爲雷火所碎自道人入

山後一夕大風雨碑復完如故遠近神異其事故助施者麕至觀遂與住持觀事者江道人本貴希言弟子也同住山者李道人一了亦異人與余語甚款然嘲以茲苦不敢輕泄飯乾元觀已遂傍騎從往良常洞從者故莫識洞所在土人亦憚勞故矣且以爲洞荒蔽不可游度日暮且晚以故竟不果游是夕抵白土公署宿

吳游中

已卯至鎮江人舟塵坌交集追思向所游涉恍

若天上次日作書分謝金陵諸僚舊意且不毀
游而驛便傳語云舟徒令巳治具金山適與化
李太學汝習至太學爲予閣師文定公從子有
通家誼聞予游亦復置酒山上意不可却遂渡
江讀龕壁諸題詠余向所留碣石在焉而李東
陽學士長江行乃最雄快是晚宿山上且雨次
早雨不止風浪大作兒子輩賈勇欲先發聽之
渡然舟掀舞江中勢甚可畏余爲危慄久之遂
望舟抵南岸乃就僧舍宿成二詩壬午冒雨渡

江雖不至欹側如昨然亦惴惴賴李太學攜酒
舟中爲浮數白與所偕陸生相與賦二詩不覺
舟忽抵岸至舊所泊舟處日巳卓午雨亦稍霽
乃竟不果游焦山爲賦一詩謝山靈而巳先時
與李太學約游北固至是亦不復能也舟遂發
是晚至丹徒宿癸未黎明丹徒岸勢囬稍峻乃
晉人書遂云地名破塚過此始布帆無恙想見
當時必險惡陡絶今殊不爾豈陵谷變遷今與
古異也七十里至丹陽邑宰朱文運來謁寔故

余巳丑所取士脩弟子禮甚肅余迫欲一訪前
宗伯姜公問之其家乃云屛居田間距城十五
里而遠且踪跡無定止遂不果往舟旣發督陸
生李生齋縑素索書舟中偶暇呼蒼頭磨隃糜
半升爲題數番訖巳命酒觴二生談讌頗適是
夕至呂城宿地故有城令巳夷爲平陸葢漢季
時吳將呂蒙所築故名甲申呂城曉發三十里
至毘陵驛未至毘陵五里所聞朱丹陽來追送
爲停舟一接旣抵驛苦喧囂縣令解維巳而郡

司理閔廷甲來謁則業巳放鷁閔君亦巳丑取
上刺小船過舫中持邸報見餉閔一二朝事爲
憮然久之因語及將游諸名勝擬野服乘一舴
艋間道去閔稱探奇討勝非有地主爲嚮導不
可因移宜興令託以供帳余意甚不欲有待之
爲煩而遊興勃勃遂勉從閔君所畫策巳而姜
公子來謁爲具道游所從逕甚詳二十里至和
橋宿是夜與李生陸生飲舟中各賦一詩夜分
乃別乙酉際晩至宜興署邑趙別駕來謁巳徐

檢庵少宰遣人來逆巳曹叅知宜山來會曹故
余北雍時曹屬也巳吳孝廉敦復來會曹吳俱
土著而皆許移庖山中且為輔游此行得兩賢
實濟勝不淺丙戌舟自宜興西門發可五里許
為大溪溪水渺瀰亘天晨光熹微與水上下鳬
鴈唼喋荇藻綠淨可愛別自一湖鄉境界也更
數里輕風起蘋末林葉刁刁既而勢益勁竹稉
不前數步一休竊計抵湖㳄尚四十里中途莫
可託宿與夫庖丁裸而左刺船船中人相與呼

邪許助作力然僅僅勝風勢咫尺耳日午風稍
息乃抵蜀山蜀山初名獨山以蘇長公常卜居
於此蘇公蜀人不忘其桑梓因去其旁更今名
山前後居人數家率以貿陶甖為業過蜀山水
作蒼碧色亦名畫溪謂其風景如畫自此民居
稠密竹叢蕭森丹青不如也擬夜始抵埠頭登
岸即曹叅知莊主人邀飲至漏盡二抵舟宿十
月丁亥朔晨炊蓐食為登山計縣道亦遣二騎
為治午餐於白然堂堂故湛甘泉先生講院一

僧主院事僧前導燎火甚盛從余者陸生李生
黃生允義左右從者數十人凡躋石磴可數百
步即後洞自後洞入梯苔而下始甚滑足不能
駐左右稍稍輔掖行巳稍可涉度入洞未半即
千詭百譎不可名狀中稍沮洳而平可數席者
為仙人田有突若煬者為仙竈一石庋廡可憩
者為仙人牀几既下又躋而上可數百武皆闇
冥非燎火即跬步莫辨也最隘處為洞之半至
此輒傴僂而過過可一丈餘遂寬衍忽日光自

竇隙透入同行者遙指以為前洞所從入處也
景益奇偲凡盍見巨石如人立者髯盡白矣而
道服如古所畫仙人道士狀者僧云此張翁也
直張翁前一石類髽而襁一嬰兒者呼曰張姥
翁石一巨石則翁所羈衛也余戲謂諸子張翁
蟬蛻方外而丁累復嬲之如是彼漢武詎遂能
去妻子如蛻屣哉命陸生題石記歲月訖會院
道所齋榼亦至踞石磴與諸子賦一詩滿引數
白乃出自山麓下僧指道旁一洞示予中不甚

□而稍闊可容數榻眺未已忽遥見曹參知飛蓋自山趺欲登未登遂下就自然堂與同飲食畢介行堂在黃湛先生所探御弁觀道右一泉相傳以爲玉泉洞是也自此折而西南行二里爲史氏別業有玉女潭未至潭所半里許得一徑巨萬竿鏘戛脩聳已不勝奇入竹又數百步爲門芙蓉數株迎門却立如延客者正中爲廳事廳左爲小閣扁其楣曰枕流漱石一池當廳事前荇葉田田其中池左古槐可數百年物巨

藤繚其上作蟠虬屈爪勢自廳事轉入而左曰水雲庵庵前一祠祠關侯拾級上爲觀音閣左玄帝右孔子魔母堂神像皆儼然如生又數折從林木間度度未半爲靈應亭居人禱雨處也又數武至潭上潭雖水旱不爲溢涸固奇水色黝碧鹽石如盎半覆潭上一昇夫擬堂扉置水中持挺代蕩槳抵潭之直南擊水大呼作潭洞聲相傳自此入可通別竇出山麓然時已冬初水寒不可揭厲乃止自玉女潭而上又數十武

爲玉女殿余瞻禮竟遂下至爵所憩廳事參知以酒至凡數行乃登輿去又二里許爲天窩洞亦史氏別業洞凡左穿而右右復轉而左皆峻峒平坦不數轉一隙日光下垂洞中朗朗毛髮可辨而道亦如砥略不齟齬然奇峭不及張公洞百一也乃同行者頗爲此洞左袒蓋稍疲於攀陟登頓故爾遂與參知及三子飲洞中適野鳥棲洞口一叢莽間衆呼逐得之因相與大咍軒渠者移時會日勢已下舂且山深多榛莽度

不可留遂歸舟中是夜促榜人夜行風亦稍順四鼓遂抵宜興余甚欲爲善權游而同行者憚煩又不欲多煩有司供待爲劣且不決者久之五鼓起作書謝曹參知及徐少宰書甫畢舟人云趙別駕來謁爲著幘出見之別駕極從臾游善權而業已離宜興遠竟不能復返趙去僅食頃前北部郎吳正志來追送吳亦余己丑所取士也以言忤當事者意故挂冠家居聞余將游善權因移廚爲北道主人而會余已發乃追謁

十五里外相見間極稱善權之勝余方悔不獲
趙停語仰負山靈爲低徊不能去會吳君移舫
過余舟飲且談笑久之吳所去未幾雨驟至借
使游善權亦未免蹤從沾濡矣是日冒雨行未
至毘陵五十里宿先是游茅山所得五洼仙人
華陽三洞自此皆成前魚耕三洞行雲亦不免
龍陽悲矣巳丑辰抵毘陵未至毘陵五里撤騶
從銃吹而後過然有司巳偵得之有乎攸水次
者爲道人分謝候吏乃行是日風小不勁行可

里五十則巳暝適閔司理所茅自無錫歸因艤
須臾談閔且欲爲余勒所題張公洞詩著之碣
余領之遂別四鼓至無錫宿

吳游下

庚寅刺舟梁溪埠頭泊令柴君恪來柴君亦巳
丑門上先列筵王氏別墅見候余適欲借二三
子一試第二泉而柴君來請諸之巳周公于來
謁巳顧太學華叔來謁巳鴻臚黃翁來年九十
矣而肯知不衰閭幃稚齒猶不一而足皆門

詫謂能得彭鏗東方曼倩之術然與語率田舍
眞尾事略不涉道樞宗極豈有道者固善藏乎
乃亦欲從予爲崑川游遂若辰先發以示趨捷
余與諸生輩皆以筍輿往先至泉上命從者斟
一勺試之爽沁肺腑遂循故道左折而上爲錫
山山故不甚峻浮圖亭亭顧磴道巳糜欲登不
可寺亦荒蕪近始士大夫稍葺其前殿殿祠故
唐睢陽刺史張公巡而其以不早救睢陽至城
陷公訛故反接膝坐于庭觀者遍榜箠之夫張

公保障江淮之功固不可泯乃爲某者以一時
憤國之罪至不容於後世世之爲人臣而遺國
步不競者亦宜擇所自處巳公像劃目呀口獰
異駭人蓋塑工傳會其被執時厲鬼殺賊語遂
匠心爲之非古也祠後有同年少宗伯何公題
辟讀之憮然御筍輿歸小憩王氏別業卽柴令
張筵處主人則王鴻臚弟少府君也別業右負
山而左瞰城竹木秀聳臺榭館庖之屬無不備
亭宛靚深雜英駢馮鴻臚爲余言經始之時規

學區縉所繇甚悉方呼酒三數行而縣書佐告
以治兵使江君亦且觴余於此因撤柴令所移
庖以俟江兵使而余與諸子且赴周公子招周
公子者余同年周徵蕃宗伯二子也先是閩余
欲試二泉故携酒山中遲余逝故且飲甚適酒
未半而會治兵使者余遂改從兵使飲諸子乃
止周公子終宴歸舟則街鼓動矣庚寅早發梁
溪顧華叔太學榜舟見送顧與李太學故善二
子遂邀余過顧太學酒船觴且行抵虎丘則日

已昃矣悉屏去騶從與諸子俱微服用舫李二
太學舟殿後而使余三驛舫前至金閶門待因
與諸子縱步生公石千頃雲劍池冷然命僧啓
浮圖一登其巔蓋諸子僅有從者爲適探張公
洞返皆疲於津梁故遂憚登涉耳比下山則旣
曛黑是晚至胥門歸驛舫宿壬辰有司相聞問
者悉以病謝卻時一嘿坐澄慮而津吏告以楊
太宰出會太宰此郡人嘗與余共事留都契合
不淺因延入舟談讌至暮乃別癸巳先是楊公

宰諗余欲爲天池之遊是日爲余買舟具榼枻
送至楓橋始別楓橋者游天池所從道也午飯
已始過太宰舟并携伯子往陸生李生及黃埒
以舟殿太宰年七十矣尚健飲相與言往事歷
歷不忘旣已至楓橋餘興未盡遂偕遊寒山寺
李唐時異僧史逸其名嘗棲止一岩故後人因
稱寒山子著詩詩有傳者時往來天台國清寺
世所傳寒山拾得事頗著寺蓋李唐時所建諸
閣黎自國初迄今未嘗析居蘭若楚楚紙窗木

榻有林下風壁間尚餘吳中諸前輩勝流手迹
雖文字糊暗猶朗然可辨也時諸子皆不在獨
余與太宰飲一竹間堂堂外修篁聳匝鳳尾脩
脩被以夕陽百羽萃止調悽弄喧宛然春妍忘
其爲冬候也已迫暝乃別太宰登諸生輩所乘
舟諸生亦各乘所涉之勝且爲余言金陵恩上
人適從此爲主人題詩墨尚未乾今已往花山
花山乃登天池所必繇來日必物色得之是夜
泝月皎然漁火隔岸時隱乍見因憶唐人詩夜

□□聲之句徘徊不能寐且追念偕虛蕭寂而
今艦喧湫悔不下一榻寒山宿也顧來日當有
入池游恐不時偃息則勸於夙興乃強就[illegible]
午楓橋五里而遠一石橋跨溪上曰西新橋自
此舍舟從陸爲入山第一程時余犀幘短後衣
諸子皆楚服用一緡倩傍村人舁竹兜子而往
舍人子皆步從一力擔酒脯餘或挾一襆或徒
手行行可十里一陂陁曰觀音寺寺不勝荒落
呼阿師無一人應者乃時時一巾幗門瞰而應

客舍人子稍稍佐以戲謔拊掌而笑躋至半嶺
曰中峰始遘僧値然肅客禮甚倨蓋不知爲宰
官也去復數里爲花山攷志所以名山之巔數
石觺峙如芙蓉故名寺僧揖客登一閣頗整潔
一僧禪定其中問之爲烏絲藏人入中國已二
十年與之語稍洽始知爲恩上人從五臺掖來
問恩公已趨天池遣一苾芻遽追之余乃從王
人探天池已尋觀音洞次陳公洞諸洞惟陳公
洞有題勒蓋此洞嘗屬陳公陳公名道復正

德間吳名士也下至半嶺恩公至氣急不能行
流汗被面諸子戲謂恩公此何異曹溪之見五
祖時相與大噱呼酒踞梁臺石灣引各三爵遂
下恩公爲言踰此嶺而過至天池不三里若廻
遠從故道歷山趺而右程當四倍余始慕嶺而
諸生恐余足不謀且虞其過憊也遂勉從兜子
往又五里爲賀九嶺祠宇雖不甚壯而據山之
勝從天池望此嶺如畫猶秣陵天闕之有祖堂
獻花巖也北至天池則恩公已先在導余循閣

臺殿時久不雨而池水猶溢名天池故不虛四
辟穹峭青翠森然松飈颼瀏篁水相映蓋杳然
別一天也恩公旋引余入一堂乃四方行脚所
萃適有伏牛僧將于是月十五日始令諸僧行
道七晝夜爲鍊魔謂能七晝夜不昏瞶者爲有
定力去道不遠云僧意欲留余至十五日一觀
此教規絕余自念經山長老不能赴來日齋余
安能爲何日待也姑令一試爲之觀其廻翔梵
唄亦不覺爲之神悚時游與雖劇顧日欲崦嵫

見呼酒觴諸生久之不可得寺僧有酒禁不出入寺余耳語陸生華不爲十日留不然恐不免前令撒眉爲遂公旁睨而笑耳語拉思公自小飲石上酒三行與思公別吹道從謝嶺歸舟抵閶門則明月滿載矣乙未思公自花山襆一衲來謁余閶門舟中汝習爲設伊蒲饌延與談討宗乘有精詣語非旁識所窺會遁中以邸報至諸道箄巳大破寧夏賊長鯨授首短髮華面不覺失喜爲呼酒盡一卮方秉燭擬夜談而魏

國使者持一函見遺余迫欲作報乃別思公是晚宿汝習艤齋丙中汝習別余而西余此行自潤州抵姑蘇深得汝翌習附之力挽柁關櫓頗爲凝聊色戚悠悠我思抵與寒暄共黯對是日思公亦偕汝習往既去余方憶先一日與思公約爲石湖秋泛而別時蒼茫偶忘之行可五里風驟壯余舟既巨而所過多石梁不可帆太湖水從支港突出舟爲欹側者數四四十里至吳江宿十一日四十里至平望驛又四十里至王江涇晚泊是爲入越孔道

越游上

戊戌王江涇三十里至嘉興春秋所稱檇李於越敗吳軍處今嘉興何孝秀水李培出謁二令皆余巳丑門士午後爲余置酒烟雨樓月夜登臨不免有去國懷鄉之感雖才情非吾家仲宣亦偕然其信美非吾土也是日李長卿孝廉至云自金陵賃舟渡江泊真州見待者旬日余既過始知有與走潤州因尋躡至此孝廉爲予臬

師洪西公冢子通家誼分不薄予乍失一李生又復得一李生差意遂留與陸生共載自抵嘉興凡駐舟三日爲舍人子有小市井事留蘇州未來故略爲緩期又三日不至而前惠州守王仰石以復除入京相見舟中仰石爲予丁丑所取士爲留款半日乃別十五里斗門又十五里早林往年東方有事宗將軍戰歿于此有司立廟水滸民至今崇信之將軍名禮關中人十八里至崇德令王迷古巳丑門士出謁尋別去余

亦遄發壬寅至塘棲自嘉興至塘棲桑陂遞遷答筈散步蘭槳扁舟載雲出入地產魚鹽其賤與土同價樂土哉四十五里爲武林北關關主事羅君爲予署戶部時故舊用情稍殊于常十五里至德勝壩時壩上水涸須陸運過嶺然後易舟前往余所載舟既迫程限當還而城外無大宅舍可棲泊不得已就水次尋二舟易之少緩陸挽之期而是特戴司成先至湖上待余已兩旬司成以直忤江陵相家居與予別者十四

年至是相見慨慰殊甚已留宿余艤齋枕上賦一詩余和其韻所談皆生時都門舊事也司成又爲余言天台雁蕩之勝幾欲縮地甲辰撫臺常心吾及藩臬諸公咸餞余舟中乃先令陸生李生往昭慶律寺宿伴部署山行所須乙巳自德勝壩登輿黃埒與長子從大約風景形勢雄偉不如秣陵而繁膴過之東南一大都會也十里至錢塘門右折而西不百步即昭慶律寺寺昔爲浙西叢林第一四方雲水携錫持鉢來受戒者歲以千計設戒壇甚莊嚴僧高臘者主之往時嘗不戒於火開府胡公爲重建迨後使者逐游僧戒壇迄不復開時王弇州司寇適參浙藩爲賦詩以諷余尚憶其詩約束飛來峰去後便驅天竺舊胡神闍浮未有三生籍若個人非行腳人弇州風流可想寺近常侍孫公施蘿葺宏壯倍麗頓還舊觀住持某僧亦端雅不失規繩問之靈文密藏海潮瀾翻足稱曇宗白眉啜茗罷呼艇于截湖而渡土人云每春時襯師索

尚價有至千錢者今則深秋慘澹游人落落如曙星桂檝蘭橈野渡自橫者什九用舍固自有時爲之一慨湖昔在漢時有金牛見水中或以爲明聖之瑞因稱明聖湖一名錢塘湖又名上湖後世名西湖者以其負郭而西乃今西湖之名特著中流四望蒼嶺千疊與水埛相浮沉稍近岸樹連蜷倒插湖底湖中之勝曾未窺其一已應接不暇矣是日訪戴司成于淨慈寺寺所據山曰南屏寺塓爲藕花居故僧院今悉爲士

大大大大在壇自揚蕭肅助人愁悄闃若故月非
往三年錢似建山門高棟下可建五丈旗殿宇
詩於他寺像設皆崇皆非人間常有東廊[illegible]
宗殿樓五百魔真像恣態各異內東廡[illegible][illegible]而
登爲宗鏡堂中設宗鏡禪師像閣堂[illegible]而北爲
蓮花洞洞一竅造天傍石鵲起間有[illegible][illegible]獻巧
掣樓矗迅若獅象若菌蓞者余因摳衣穿洞而
出捫枯躡峭左右皆爲損心酸足余固自若也
孤浮蒼烟中名居然羣峰掛其楣爲南屏最高

處[illegible]有一壓三面皆巨石如削成深二丈廣一
丈有奇石壁鐫古佛像五軀左方篆中天竺四
大字前開府胡公邀命酒十餘行余與司成成
叔聯句得五言古詩一比詩成殘月如半鏡娟
娟東嶺同游相詫以爲奇勝疾趨下前殿階班
荊坐而倡和忽光一線透霜而下注樹杪少焉
風起水怒殿堂鈴鐸錚鞫成韻與水聲相應仰
上長嘯心曠神越蕩不知身之在人境也夜[illegible]
人游各歸卧丙午先是舟至無勝墉而余丁[illegible]

門士陳心抑侍御來會首謂余請載酒作西湖
主人余敬諾是日侍御以舟鉅如艅艎者二一
張筵一載騶奴鼓吹小舠如瓜者一逆水淺或
徑狹不可方舟則以小舠濟余南鄉坐專席方
丈次李生次陸生黃將與長子從各以次就席
仲子纔勝衣亦預客次小者五齡乃不藉扶挾
掛客就坐意氣自若陸私謂余今日太史占象
當知五百里賢人聚此文若者鄭猶堪當一星
碩主人翁獨不與元方季方俱來何故不知侍

御尚未舉丈夫子也舟師次船循堤自第一橋
至第三橋始一登岸傍翼然其宮者爲龍王廟
廟右一車門啓扉而入堂三楹額其楣曰會景
亭亭之前爲臺左右望則臺之尻湖水益瀰瀰
文漪縠容裔滉漾與天上下稍近者受霞光作
五色絢采皆觸睛眩亭故名四賢祠四賢者唐
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
逋夫自有郡以來宦於斯者何限而三賢獨以
風流嶽度後世誦之不衰彼林先生山中一逸

三功亦遂俎豆其間若撫若似道者雖封殄
凡爾後世且欲切食其舌公道之在人心肩可
忘乎由會景亭遞遷而東爲岳武穆祠祠故偏
之逐孫中貴市民居闢其前數十丈直抵湖堤
規挽跨之偉麗特甚余與諸生入至殿階下舉
拜肅然游人有爲雪涕髮立者太史公云使孝
子而在願爲之執鞭夫夫直晏子已哉從廊間
小門入爲封若斧者武穆被難後聚族葬其下
塚前一檜樹中劈若亭裂若分屍檜相傳爲英

廟時所盜鑄偉所鋸反接膝坐於庭下者四人
檜與其妻王氏前列次万俟卨鍋媵周内王獄
者也舟次王俊範金爲之余與諸子初命舟登
陸則以水洞故舟膠以輿自輿至祠可半里許
余徒行屏去騶從諸子皆步從途遇醉者大噪
吸余爲勿聞也而過之諸酒内伶父道遙飲左
右或呵之不爲起微聞同游者作耳語以爲不
宜過自貶損俾慝知識生大我慢政不知于於
丁紋實探奇采勝之資疵又安事此由此走堤

祠而北不半里爲孤山山祠陸敎輿而白李蘇
林諸公祔馬踞山之麓下瞰湖中凡遠近諸勝
一寓目盡得之山之陰亭瞰崖而下俯門放鶴
遶亭梅花百株蒼皮皴瘃苔飴之若龍鱗歸雲
網松蘿湖色從樹中出令人欲去步步惜別始
余舟欲近所時亭方爲樓船諸將軍據其上豪
飲作軍中鐃吹不審何以聞余且至遂一時遁
散彼顧不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下山日已
納欲一游湖心亭不果因相與浮數大白不覺

舟已至昭慶寺前消然余勢必須歸淨慈宿爲
待輿夫者久之意不如一杯西渡耳頃之輿夫
至遂與作御別余從陸取淨慈道兒子輩歸德
勝壩驛舫陸生與李生以舴艋先至淨慈與余
會自錢塘門左折而西四望風露浩然榜歌竹
枝山谷嚮答傍村夫婦對火而織漁爵昔人請
迷路入旧騾精家來良有之二鼓乃就寢規以
來日補所未游丁未旦起望南屏高諸峰雲幕
之者半游興已索然會戴司成來云與城中同

[illegible]前本常少卿陳錦江寓副沈襟江僉憲錢肅菴今日置酒湖上邀予遂往舟泊湖心亭下飲是昨游所不及處西顧南屏東望吳山諸琳宮梵刹出沒雲烟杳靄間與昨所見又成異境是日諸公別有約余亦以家人輩久冗處驛舫欲不知所稅鞅而司成爲萬松公署爽塏且瀕湖足徙家暫居遂盡室移徙於此是晚宿公署聽屋角松風謖謖不啻俗耳鍼砭家人輩乍去舆湫有窄居亦何異脫鳥道適康莊爲之一快戊

申臥内聞鳩聲屋上早飯畢徐步前除忽岫半溟濛雲起頃之雨大作遂不能出門跬步然湖色鴻濛千頃一白時飲酒薄醉踞胡牀聽隔林鳴澗聲中琴筑亦未嘗不佳也

越游中

巳酉晨鼓動即呼僕啓扉覘星漢何若蓋逆憂雨師敗人興耳既曙戴司成水曾繼成叔長卿至繼黃婿長子亦至飯已余與司成巾車諸生人覓一竹兜子自隨從者悉騎有不及騎者步從出寺門百步許折而左爲第一橋從橋上見松際炊烟弄晴拖雨處婦人過復轉入一徑行上數里皆山雲竹靄中衣袂盡綠日高舂抵普福寺寺僧姿貌山野問其所繇起愕眙不能荅寺亦庳陋就西廡下呼酒立盡三爵別從小門度巨井當道水色正碧問之僧云葛仙翁丹井右折爲殿堂三楹曰天醫院中庭爲許真君旌陽令也左吳真君猛右即仙翁堂北小軒華楚可憩池環之作半壁喬學憲扁其居曰上池時

余與諸同游皆咎僧不早言之俾我曹於此小飲顧不善歟又二里許爲集慶寺寺屋半圯命僧出宋理宗皇帝像瞻禮竟問文昌祠所在則一僧趨而前謁瞬髮髭鼻步履踉蹌類宿醒未解者導余之祠所祠宇殊華煥比之乎屋猶玉石之於黔婁祠前祀文昌後塑張仙像極莊嚴祠額甚多橫窓疊架題署皆一時貴公名卿僧过欲得余一扁且云不貴一鐵扁材皆自辦余心雖不然其言然不欲逆拒唯唯而已僧又爲

余昔張仙卿文昌君九十七化身之一奉之盈
予復具述顏化狀縷縷皆術龍公家言余戲謂
僧普沙彌略不知黃面瞿曇何物而阿師旁通
化胡經屈指尊神大帝坐在立下如刻漏計數
彼且空一切有不暇而若顧欲有一切空乎僧
不悟以爲余有味乎其言也復頓頷曰主臣有
兄偶他適在則請爲大禮一竪拂耳余笑不應
司成謬爲不解者故問曰而兄能廣長其舌爲
人說法如珠子走盤乎抑亦短什大篇足令浪

僧北面也僧大欺蹐幾無可容面余爲施一緡
俾造像三軀曰鄭爲阿師解嘲且不可令張帝
君神通寂寂爲十六拕阿羅漢傍覷而笑僧娓
娓道出可五里許一石梁跨澗澗下流泉濺濺
石壁樓層如刻畫司成指謂余飛來峰也按志
晉咸和間僧慧理者登此峰嘆曰此中天竺靈
隱山之小嶺不知何自飛來仙靈隱窟今復爾
耶因名山曰靈隱建靈隱寺命其峰曰飛來峰
陟崖洞傍穿如闥如曲房如廻廊窪者如地窖

竅出者如飛閣如層軒石駛駛挺拔意態各具
四壁所陳爲佛爲大士爲金剛王爲諸天爲伽
樓羅緊那羅諸梵相不可枚計亥相皆古製而
刻鏤甚精意必唐以前刻手近世當不辦此沿
橋而左爲諸寺孔道道傍長松造天延袤數里
亦相傳曰九里松比至靈隱則予故館師大學
士文端公家子中舍君肯宇已攜酒先至爲飲
數行輒相與步至峰前飲石巖下興頗適乃念
中舍歸途且騷擾不宜久留遂別余與司成行

且吟至寺門則幽壑烟光與夕陽相媚澗雲
水蓊然林颸颸颸逗崖石間澗流淙淙聲與相
應爲欣然者移時乃獨疑寺所據僅培塿曾不
異凰父之丘何以云樓觀滄海日乎且錢塘爲
飛來障其前安得門對浙江潮也歸憩僧房與
司成詰其事未已忽成叔排闥入自云從上方
覓息肩處僧爲言韜光菴之勝左滄海而右錢
塘草木森秀蒼翠四封晴旭朝升几榻洞赤蓋
求延清方苦吟不就駱丞爲足成下韻即其地

也余為大噱因次韻來日必先游韜光以次及
北高天竺日遠命酒觴可成并諸同游時偶與
至賦得峰字韻詩而後聯不屬乃用成叔偕予
和汝詩成燭再跋矣俄鬆窻淅淅以為急雨不
知樹杪泉聲亦大奇哉虞成早起命諸生先發
余與可成尾其後傳教必首綠韜光次北高午
憩天竺餉饔人炊洞胡以待乃馭者能制我術
徑取道趨北高峰間所謂韜光則已河漢得之
意料之外失之肘腋之內世事可笑類皆如此

既午磴甚峭歩夫告以道偪仄不可輿乃攝衣
先登同游魚貫至時氣翳作收萬象畢露偶從
雲罅望錫杖南屏諸勝朱霞素霓蜿蜒迴拱紛
錯臚列不可名計又上下可百餘級始躋其巔
浮圖四面皆甃甓不可梯級屋十楹七八僧棲
者井燎僮續耳右俯錢塘銀濤柏空左眄西子
鞭復澄淸如鏡然何異杯水坳堂孤山一點劣
於彈丸長松九里杳杳如髮稍束為鄧千費蒿
光驛次異張下視參閩深不見底政眺賞次左

右云次吕祠僧以茗餉即昨所為偶值適在則
欲為余導枯楖登挑者也與之談故是廣僧耳
嘐嘐乾呼酒沃僮酒數行神益王方疾趨下山
司成喚令人從止余云尚未窮覩引余至山後
左方突起而凸者輒告其名天嬌特立意不肯
為高峰下稍北視餘杭諸綿亘盤鬱莽蒼磊砢
不知其幾何里亦至鉅麗偉觀哉以輿迺丁期
當午至天竺授餐恐從者或倦乃夫從故道左
折而西不二里一寺曰下天竺曰中天竺皆不

暇游中天竺而往山益束而陜兩岸壁立上天
竺寺瑱縮之諸兒盧其瑱為市肆者百餘楹道
左一院松閟崮崒中龕大士像壁三面攢列諸
海藏變相塑手精絕當不下楊惠之不數步即
上天竺寺故靈應方春時士女雲集香火之
盛與武當懸寺僧亦無不潤屋者然人人酒肉
沙彌耳乃大士獨異於他處宋李嵩被兵褻大
士出肘爐中如新裝嚴不損毛髮信淼圜吏所
謂至人入火不爇者禮大士出就山南隅一別

院少憩與諸遊皆飯畢問五雲道里近遠與人人殊高遊話由其說以爲不可至而院僧則以不利余遣尉殷懼勝之不得休乃謬言道甚邇審晨起三往反而腹猶果然余雖心非至言然欲留不可遂決策往既出院右折而西不半里自深谷透迤蹊逕幾絕求之榛莽中僅僅一樵路左右皆深谿路高於谿者不啻百尺而狹不容足舁夫弛擔評語有竊嘆者余遂拉司成捫叢篠而步且步且捫始余猶然賈勇又數轉則亦

復盤桓不前後顧司成已相去十數步草間坐不得已復就輿命家僮御兒子者下隸人悉袒而佐舁草間作石復蹀躞捩足踵步顛躓凡肩蹊壁而脊大鑿者又數十百級自此十步一輿五步一休又數十休而得一嶺問之舁夫曰郎當嶺蓋游人至此無不病亟者實車馬屐基所鮮及也余初意游自天竺而反獨成叔于衆中讙譁大言曰至天竺不游五雲將不免山靈消[illegible]及至是力倦仆道側捫足而聲楚同游若皆

[illegible]之延嶺望下方雲氣滃然更數陂陁日將[illegible]闢嚮所窺銀濤拍空者改而一衣帶水西湖猶之蹄涔也已東望青蔥鬱蒸不別霄壤其大海之氣乎方爽猶忽少女風襲肌天且欲雨遂疾走稍困輒沃以酒輿人幸得番休亦沾沾喜相與投巨石下至山趺作霹靂聲大笑爲樂忘其作勞約未至五雲可二里僧傴僂前迓成叔故謬爲恭謹揖司成曰是禮部僧不知見給也以頭搶地曰喏同游復相與大笑之頃之至寺寺

一名眞際入寺振衣覺白雲滿袖坐頃之復偕司成出步寺堧淅江猶之几上物耳俄風決上雲之口江水忽蕩滴亟歸僧舍呼酒相勞苦酒闌方就枕則雨大至簷聲琅琅徹夜不止辛亥枕上聞雨聲咻可耐且昨與司成約擬借訪沈蓮池上人一叩妙谷至是雖雲棲咫尺邈若山河矣大風蓬蓬屋尾盡振諸子皆未披纊而起栗從者如凍鳶隸人傳語或齒擊不能句同游[illegible]生挾兩絮衾自御一衾以一衾解余[illegible]

其何以預知雖畢作冷而重裘自隨曰君不聞安平之戰田單宗人備以鐵籠頭得全不然無爲貴智矣衆訕曰安有是彼仆嶺捫足而聲楚者何人亦尚有遺智乎哉因大噱褰人復以栗盡告諸子有慍見者偶雨小霽遽遣兒子輩就巾車先還余與客環坐而聽錢塘之波濤聲掛枕席少焉舍人子以酒至繼樂胡續不覺窮兒暴富因奏酒割鮮立盡三爵寒意稍解會所送兒子輩巾車亦還遂冒雨下山非復故道矣循

江而行灘磧确犖輿人趾數蹶中途雨益急同游入持一蓋自蔽或不辨得蓋即雨透巾服從東望路傍一寺山門甚古而丹青剝落問之即虎跑寺以雨故不及游云

越游下

壬子五雲歸爲仲子方楚痘瘡爲延醫侫佛奔走祈望遂謝客杜門時憑几閲方書倦則支頤對北山黛色或散步松下俄客有剝啄者晉子已北門士陶太史望齡朱亡翰次路吳進十贊秀皆遠自紹興湖州溫州特爲予來不得已如見已詢所即次爲大石佛寺次日往拜則陶朱二君已肅具待予游矣寒暄畢因遍瞻禮正殿鐫巨石爲世尊半軀高可數丈慮稱之相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鐫石爲佛遂名後院老比丘太初者出家此院已二十年受禁足戒歷祈寒雨暑不輟業亦不妄窺戶外與之語甚機警或云能以神咒力致鳥雀試令爲之梵語侏儷頃刻集鴉鵲數百頭皆一一就其掌中取

食類所馴擾食訖颺去此事余所創見書傳中若詹何之聞牛鳴而知其白在左角公冶長聞鳥語而知南山谷中有覆廂粟始不信以爲無之若太初者可謂其人非耶因并識之俾後之志濟諧者或采焉是日歸飲天然圖畫閣甚適迫暝乃罷歸夜大雨雪至月晦不止十一月丁巳朔稍啓然遥滹未可行車已米陰霾盡收道益燥洽乃飛書與司成公期并知會李生陸生候余淨慈俱發五里至惠恩寺後唐天成中建

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統義天入貢因請淨
源法師學賢首教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
施寺建翻華嚴大閣義天尋歸其國元祐四年
復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書請却其塔
且拒絕之今寺名高麗俗呼也元至正末燬盡
國初重葺藏輪極工偉後殿奉大士像折巨石
爲堂三楹中祀冕衣裳知王者僧云此國王像
義天方從淨源中國毎憶其父不能輒返故塑
像寺中以慰溫凊夫義天國王子貴有四封乃

不爲名利所縛舍其國從浮屠氏學爲旣遠學
中國又不欲拘拘浮屠氏之說省其父像崇奉
之其賢乎方嘆息未已司成謂余云彼王亦知
其寺仍方失國爲闢自所詎否余曰王亦知此
槃不思蜀矣低徊久之乃出又北二里許寺曰
法雨後唐時有僧戒行甚高號法眞有異相耳
長九寸相傳爲定光佛後身乾佑四年趺逝今
肉軀猶存遠近祈嗣者無不徵應代後髮猶長
長出毎月剃一次剃朱季爲金屑寺潤其骨髮

白血三日髮遂不復出余因念天竺先一木居
士乃能火三日不損毛髮定光佛後身竟不免
剝膚豈慧力有大小抑數固當爾耶爲咨嗟憐
憫者久之已易服僧舍見斜陽出楝間度日晷
尚可十刻遂偕司成及諸生一登後山偶見數
峰出竹上如螺髻左以黃葉丹楓點綴如畫嚮
輿不可過謂同行一苾芻若知從此至高峰可
幾里曰不過六七而遠因念是無能難我褰衣
先登陸生及雨李生從陸生初方難色已獨賈

勇前導行一里許輒一休至半峰益陡絕不可
登仰窺惟長林荒楚參天翳日回顧司成則已
蹣跚坐松陰下復不能從也已諸生皆若捫參
歷井太息不絕口少焉忽不知陸生所之問之
苾芻云先至峰頂覓道流爲設茗去矣已果聞
林杪鐘聲則陸生已登峰巔之驗也將至峰頂
亦一二里則并向所行鳥道皆無之髣髴浮圖
所在以爲指南耳凡盤旋詰曲披榛踐棘又數
十轉遂造極偵從小徑度迄未知山門所在陰

星殘雪凝寒未消且絕不聞人聲香積廚生之背數寸行求至東廡下一僧偃而嘘火乍與之語不應久始能言爲問何以餌口云日往澗底刈束薪入市易粟及少鹽酪或隨狙公拾橡栗以代煮石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撼欲折或稍雨雪陰霾即昏曉不辨余爲四顧亦疑非人間世也視錢塘如牽一線白山負海者二日龕曰赭皆隱約可見餘杭諸山皆在指顧同游復抵掌絕叫以爲奇觀顧不知陸生在所僧云適往

殿中鳴鐘遂不復見意其疲于津梁枕且高矣同游者或以爲失足墜深壑或以爲先從間道歸僧大駭謂余是山近饒於菟嘗白晝傍禪關而啼且蹊逕四絕又迫莫將焉往余竊計是生腹中蕒羅非可虎狼食者獨虞其晚行或爲盜所窺令人徧覓之廊廡間不得窣堵波歲久半圯又四面封以石不可登且憂且疑亦以初所從逕叢莽枳棘遂度山門得一石路稍坦而闊逶迤曲折竟不知其行幾何里鳥已投林前望

不甚辨色遂不復戢休行可六七里犬吠聲出寒雲脩竹間始知有人家因往問曾見一措大否其人掉頭不顧余意益彷徨又三數里始爲石屋嶺嶺下即大仁禪寺也居人云宜早去遲之虎且噬人遂益疾走既度嶺始有人知陸生適過此一蒼頭擔巨杖後殿袒袒然趨度前邁可五里矣不知生乃徜徉石屋洞從老僧乞漿盡兩甌始去也余與諸同游復前行至嚮所游高麗寺復折而行墟間三里乃抵寺至則陸生

已先休僧舍與司成公縱酒將飲聞余至大喜云初至峰巔見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意非狠虎所窟宅必魑魅所憑嘯嚮所見僧庸知其非虎也且度晚或更無至者勢必雜谷因見前山一逕稍寬衍可行遂信步前趨然政不知道里幾何勞髯行三十里餘矣初陸生至寺聞余尚未歸亦甚彷徨遽從寺僧倚畦丁二人并其蒼頭操白梏鳴金而前往峰頂迓余夫且食頃彼此皆相左可笑因命酒相慰勞各以爲不自意

坐也杯行約數十復相與聯句爲樂名章俊語
多禪間起燭二跋興尚勃勃余謂司成自有此
山以來亦復有高情勝氣如吾曹者乎司成曝
噱以答余遂曰黄龍翠鳳之嚝世一出耳因大
笑别去余亦歸寢時冬氣漸慄木葉刁刁山窻
雲房深窈虚廓藉非高僧道者及遯世無悶之
士鮮不神慄庚申欲姑窮龍井之勝而後朝食
乃待夫久之不至飯已兀坐僧寮聞槲葉墮羌
上松濤之音與風泉相雜足當半部清商俄有

告以山後小菴可覽眺者遂往大率非登高峰
所繇道稍折而西爲茄菴五間於路破巨竹接
架以通水泉者槃槃間有理巨竹土中相引以
出者杜陵詩云竹竿裊裊細泉分覺千古如在
目前菴僧故有室家舍而入道問之何所課習
云未嘗知書余喜其淳樸賢於自謂知書者多
矣循廡而行至巖下隔棚一瓶僧云漢眞居此
時用以盛水歲久竟成一巨石草生其上峭塹
崚嶒之勢亦略具蓋水石之氣所融結古人所

謂融結而成山川其言良信因以知張公洞倚
手玉柱之類莫非水氣下潤石氣與合遂凝而
成象推此可意求也忽兼人云與夫巳集遂行
不二里爲于忠肅墓因修謁墓前爲堂肖忠肅
像奕奕如生當英廟北狩社稷幾淪忠肅功莫
大焉而竟以身殉因慨然念任事者之難自于
墓至龍井又可五里適風雪憑陵之後林木髡
者什七旭日出林端凝紫一線谷折而逕青壁
嶔岈泉涓涓出石罅則導源皆龍井然龍井亦

無他異第泉源會於此僧甃石爲龍首引泉從
吻中出瀏瀏作聲滙於小窪瑩澈可鑒耳泉中
魚數頭從容游泳寺僧恐其從旁孔出紉赤金
爲罘罳障之泉上復累須石爲小山四傍皆甃
石爲闌楯之屬皆孫中貴捐貲成之余以爲多
此一重公案不如天然眞質也龍井故產茶富
有名出吳中天池上泉品亦越中上第及僧之
茗供味正淵鹵色殷亦如蘭陵酒名實不稱之
[illegible]午飯泉上司成云右方有甃石爲曲水可[illegible]

流觴亦復不暇去龍井不十里真夫行亂石門頂之石益矜道益躍遂與諸子皆步行石或俯或仰或岸崿奔道或迸然白尺或相向人立或若偶語辟弭者種種莫非天池奇嶮之氣所積比出險得砥道則水樂洞者僅道旁物相傳泉味甘洌吐音若琵琶笙竽宋熙寧中太守鄭獬因名之曰水樂今則水涸土壅非復舊觀乃枝莖浮查痕宛然在苟有力者稍為疏治亦一勝槩也又入一轉為烟霞洞洞故有寺名清脩今毀

僅數壁立晉開運元年僧彌洪者結庵洞口嘗有神人語洪以山後有勝蹟洪往覓得應真像六軀未幾洪卒後吳越王復夢感異僧告云吾黨共十有八人今方有六王為聚之王寤遂補刻如數今石像俱存洞口鐫大士像及浮圖千佛皆貌狀不一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洞蓊鬱幽邃探之莫能窮仰視五色紺碧如烟菲雲裊朝霞陸離玫徘徊次豫門人陶君朱君吳君方置酒石屋見候遂促駕去石屋本名大仁禪寺

即昨暮倉皇所走道也洞則廓虛明延袤可三丈許北壁一石扉环成可開闔亦甚壯麗扉內稍闇窅然益邃周鐫五百羅漢像千詭百譎各極態度旁一洞名蝙蝠蝙蝠產其中極多相傳云大者如鴉亦有白色者是日方金奏其間彼且海鷗鳥然有舞而不下比罷遊歸城頭樵鼓聲急遽燒燭敘其梗槩如此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一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懇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嚴磨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程策

己丑會試程

問王者筐篚萬國而忍爱億兆則平民之政莫有先於賦役者矣故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豈其然乎法莫備於成周周禮一書若遂人匠人載師大司徒之法若小司徒族師鄉大夫均人之法所謂制量賜用而調停民力者至纖至悉矣其間良法美意可略舉而言之與自漢而下有限田均田口分永業田之制有鄉徵嗇夫庸調差額之法亦可與成周比隆與明興鑒古垂憲經賦之

役為纖具備自成周以來未有善於此者乃民滑偽起飛詭隱占所在百出往歲聖天子嘗下清丈之令申復除之格竊意變通宜民之術誠莫此為急乃民間至今猶稱不便厥咎何緣不知維持善後之策尚有可言者與諸生懷當世之慮久矣且熟識閭閻情狀倘有桑論蛟議足廣德意於萬一固當事者所欲亟聞也

夫所貴乎平均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聚其財以供乎上則為之制其賦以均之天下之人協其力以事乎上則為之制其役以均之是故因地而制賦則賦均而財不可勝用矣因賦而制役則役均而力不可勝用矣此兩者明主圖之夫是以樞機周慎品式詳明下令如流水之源而天下之勢若懸衡而低昂之也法莫備於成周周禮一書有遂人以治鄉遂有匠人以治都鄙有大司徒辨五物九等而治地征有載師物地事授地職而待政令所以均天下之賦者詳

矣有小
土地而均役有族師校民而起役
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論歲之
以役役所以均天下之役者詳矣夫聖人
之爲是猶屑屑不憚煩哉民生莫不欲富不得
而賦之也量其宜而勿之有傷焉耳民生莫
欲逸不得已而役之也權其等而勿之有用
其當是時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歲役
不過三日什一而籍然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頌聲作者豈非聖王均之有道而致然耶及其

衰也税畝行而阡陌啓井田・壞不可復振而
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故以賦言之非無漢之
限田魏之均田唐之口分永業田之法也以役
言之無漢之[illegible]徭當大唐之庸調宋之差役
之治法雖具而得人之效罔臻詳始
鮮終之績益寡周官之制蕩然無有矣
者矣以望夫均平天下之治哉國家經制
立法古先而賦役之規尤爲盡善自令觀
之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即大司徒載師之法也

酌戶口而制徭役別貴賤以爲等差即小司徒
鄉大夫之任也夏秋定限即唐人兩稅之遺也
銀力命差即宋人差顧之議也體統嚴密鴻纖
具備自成周以來未有善於此者矣乃比歲以
來民滴僞起法久弊滋賦不改于舊而飛詭之
蠹不可勝詰也役無改于舊而隱占之奸不可
勝杜也頃者聖天子晉下清丈之令矣申飭於
之路矣竊意變通宜民之術誠莫急於此然而
閭閻之間至今猶稱未便者何也或謂田則未

覈則載師之職不舉而均賦難或謂流品未澄
則小司徒鄉大夫之職不舉而均役難似矣然
此不過補捄目前之策耳要之維持善後則尚
有進此者盖其說有四焉曰清圖籍曰定經制
曰盡地利曰通民情夫古之王者最重民數故
周以三年大比唐以九等升降盖其愼也今制
更造之期視周爲寬而升降之法視唐爲略浸
[illegible]詩張其勢然乎而其弊既已見矣是故圖籍
不可不清夫千金之家其舉動入出尚有帳

籍可稽今天下一家為賦役幾何其所視某輕
重幾何今昔更變幾何即當事者不能應對也
渐不已疎乎則經制何可不定也古之為國者
有司時修制籍賦不淆而藏不竭然後緩徵薄
斂之法行焉故入其野而其數可知也今中洛
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京輔諸郡即古燕
趙所以致富強者又多任其萑葦而江南數郡
致當天下上供之半此何以均焉故土曠則入
少貧則挈家而轉徙賦役安得不煩且重乎

則地利何可不盡也斯之體國經野以為民極
也必煩簡適均彼此相濟然後統紀可一而事
易與今州邑大者轄地數百里而小者不能百
之一沃土之民即臥治無難而瘠土之民雖敲
朴日加有藂而已乃催科之法不稍為區別一
切以分數限之故吏憂政拙而民苦職勞矣則
民情何可不通也此四者議之所急也今欲清
圖籍莫若詳其制而早為之限蓋圖籍之亂多
起於田之轉鬻輒任意增損出入而官不與知

然以書田之權領于官歲終除附官為校之而
民間不敢專擅其說在唐之食貨志也以價與
稅參定而一准于契復嚴為法禁而使其不敢
以不實書之其說在蘇軾之較賦役也今均田
之後二者無亦可行乎此所謂詳其制也至更
籍之期似宜倣三年大比之意而折衷之所謂
早為之限也如此庶民既不易為奸即有之亦
可早見而易治版籍嚴而賦役可不勞而理矣
經制未定者吏牘多而叢雜也往歲司農所上

會計其於賦詳矣而役則未之及且獨隸在戶
部者耳餘恐未得而悉載也愚以為宜倣其意
定為賦役二書凡有關于國用民力者雖散在
諸司大小悉得以類附豈惟一展卷而知登耗
煩簡之由且事約易稽無藝之征可革而玩好
費作咸可防於未萌矣地利未盡者農輕而獲
利少也其救莫若重農重農莫若抑末作懲游
惰至緇黃之流悉限以類驅天下而日趨之南
畝然後寬鄉徙田狹鄉徙民以漸通之而又力

修虞集西北開荒之法不爲勞擾而中沮焉則民作一而事均財力可少紓矣民情不通者驛成分而秦越相視也宜倣前代州縣七等之制而差次其功令凡催科賦最稍視此爲權衡而又酌煩簡有無互相灌輸使得以羨補不足焉庶彼此如一而無壅閼之病矣如是則因地制賦而賦均因賦制役而役均寓縣之中清和咸理維持警後計孰有加於此者乃其本原之地則在聖天子賢宰輔勵精於上卿大夫百執事

贊襄于下而有司者復以時勤宣德意設誠而致行之由是以守法奉公則僥倖之門杜也以持廉約己則奢侈之態消也以敦義化俗則爭奪之風息也而又罷不時之宣索則用度簡而民財克賦不期均而自均矣停不急之工役則將作簡而民力裕役不期均而自均矣亦奚以紛紛更制爲哉嗟夫漢世清淨者卒以收寧一之效而倣周禮名王田者及無救于亂亡故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亦以也

門儒者之道其行詳于孔子而其效著于世卿卽未嘗別標文與道之目而二篇可考而知也後世史家者流有獨傳儒林者有傳儒林而別傳文苑者有傳儒林文苑而別傳道學者其稱傳儒林也豈當其時乃無文士之可倂於儒者乎其別傳文苑也豈儒乃在文之外乎其別傳道學也豈儒又在道之外乎夫舍文與道何以稱儒世乃謂儒者寡要而文人寡樹豈其然與嗟夫學絕道喪今之爲

儒與文者抑又異矣茲未暇多及姑就漢唐宋三史儒林文苑道學三傳一一攷訂之孰濫入而當出孰離去而當合孰擅長三家之中而當表因以補遷固二史之不逮藏范曄以下諸史之濫收用砭末世俗學之陋亦足見儒有要而文有樹也諸士必有槩于中願究言之主司者用以占所養焉

夫儒者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一二其體經術而服仁義也見以爲道而莫

非文也其咀英華而寫性靈也且以爲文而文
非道也世未有不文之儒亦未有不儒之文則
文與儒一人也世無道外之儒亦無道外之文
列文與儒一道也故有君子儒又有小人儒夫
小人而可稱儒哉則志儒林者當有辨矣有德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無德而可有言
哉則志文苑者當有辨矣蓋儒行一篇記者以
爲孔子之言而或疑其僞儒效一篇列于荀卿
之書而或爲其駁夫僞吾不敢知其曰傳學近

文章非文乎合志曾道非道乎駁吾不暇議而
其執道不殆非道乎綏綏其有文章非文乎蓋
所謂儒者非徒學乎先生之言而不與于作述
之林也所謂文者非徒敝于當世之習而不比
于聖賢之徒也惟文與道合而儒之名歸焉耳
後之史家者流抑何其多岐矣乎故有獨傳儒
林者司馬遷班固二史是以有傳儒林而別傳
道學者脫脫宋史是已夫其獨傳儒林也若有
見於孔荀言儒之旨乎然攷其時傳經者流若
申培轅固韓嬰后蒼王式毛公之徒之爲詩也
伏生林尊夏勝因堪張山拊孔安國之徒之爲
書也田生丁寬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之徒之
爲易也高堂生大戴小戴慶氏之徒之爲禮也
胡毋生董仲舒嬴公彭祖嚴安樂瑕丘江公房鳳
之徒之爲春秋也要之株守其師說而膠固于
成言所謂顓門之學而已大率列于儒林者不
盡以文章表見而以文章表見者又不盡列于
儒林豈以儒惟在明經而不在修文耶抑豈特

偶無其人而二氏未之逮耶或曰見于列傳也
然與其混于列傳而掩其爲文爲儒也吾寧併
在儒林而顯其爲文爲儒也此遷固二史之失
也乃若傳儒林而別傳文苑道學也若有見於
孔荀言文與道之指矣然岐文與儒是文則不
儒而儒則不文也歧道於儒是儒者非道而道
者非儒也夫儒與文二是見儒於六經而不見
儒於文章不知儒者也道與儒二是見道于六
經之外而又見儒于道之外不知道者也此范

粺以下諸史之失也此未暇更僕姑就明問三史三傳所及者而約爲雌黃之其濫入而當出者儒則歐陽歆諸子夯祝欽明戴溪彤旦乎彼其貪鄙也納女悅夷虜也諂佞也乏骨鯁也操行不修也安所稱儒此當以儒黜者也文則宋之問齊澣閻朝鄭起黃夷簡乎彼其附張武也何劉貨財也爲犧佼女主也佻薄不撿也獻詞希降也何取於文此當以文黜者也其妄析而當合者儒則有前漢之疏廣疏受也後漢之桓

榮鄭興丁鴻鄭玄延篤盧植趙岐也唐之啖助孔穎達也宋之司馬光也此雖在列傳而以儒著當合于儒者也文則有前漢之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楊雄鄒陽枚乘王褒劉向也後漢之班彪班固王充崔駰張衡馬融蔡邕也唐之韓愈柳宗元也宋之歐陽修蘇軾蘇轍曾鞏也此皆在列傳而以文著當合于文者也道則有宋之胡瑗李之才蔡季通陸子靜也此雖在儒林而或傳道或悟道當合于道者也其擅長而當

表者儒則有董仲舒之明道二疏之知幾桓榮之貞儒生鄭玄孔穎達之總五經谷那律之爲九經庫司馬光之潛虛通鑑其儒林赤幟而當表者乎文則有賈誼之通達劉向之忠直遷固之於史韓愈柳宗元三蘇曾鞏之于文楊雄張衡馬融之於詞賦李白杜甫之於詩其文苑而肴而當表者乎道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之於理邵雍之於數其道學玄圭而當表者乎要之三家之中吾必以道爲主焉何也爲儒

而毀於道敗于成是以儒術爲奸也卽談師說而祖聖學何異優人之抵掌也爲文而詭于道窒于用是以文章爲佞也卽言組綬而語宮商何異媒妁之譽人也此儒與文之最謬者無論已乃無得于道則儒者近迂常墨守其師心而示人以可厭文人近誕常放蕩踰于名檢而示人以可議儒者守其短而易竊文人暴其長而難信儒者泥于古而于事遠于節瀾文人溷于个而于情順于理謬是二家者皆非也嗟夫孔

氏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今之爲儒與文者抑又異矣孔子曰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今之爲儒者豈特詬病而已乎周子曰文所以載道輪轅飾而人不庸虛車也今之爲文者豈特虛車而已乎盖古無不文之儒而今有儒而不文者矣古無不儒之文而今有爲文詆儒者矣古無道外之儒亦無道外之文而今也道其所道故儒非眞儒而文非至文矣愚請得傳儒林非能體道立德上以翼六籍之

統而下以輔宋儒之不逮者不得濫竽焉即有淹貫而疎於踐履超悟而淪于空虛者無寧置之或因事附見不必判儒林而別傳道學可乎愚請得傳文苑非能見道立言輝映子史之範圍而鴻擧騷雅之藩籬者不得混珠焉即有雕蟲可錄而寸觿難棄者無寧置之或亦因事附見不必判道學而自爲文苑可乎此非愚之臆説也寔孔荀二篇之指也嗚呼自班馬不載文苑之士於儒林已示人以儒道之狹而范史以下傳文苑者無所不收又示人以文章之濫迨宋儒傳之士護其所不逮而自爲尊浮競而爲名高者往往去六經不顧也然則撰元史者合經術文章之士兼列於儒有以也夫

問德行經術詞章士人所以修身見世恒必由之矣説者乃曰古今貢奉之法率不外此三者信茲言也周之賓興與後代之科目何其名稱之不一與且夫設科取士古今誠無異道乃以古準今人才相去遠甚其故何也豈

其名異而實亦有不同者與自漢以來或謂選擧之法不足以得士或謂非經國體請得並停或謂條貫太嚴徒銷英雄之氣而又有謂進士之科必不可更者有謂制科最古得人亦多者有欲廢經義而試詩賦者有欲廢詩賦而試經義者其去取之閒宋孰爲當與至有謂君相當知人朝廷貴責實而進取之途若非所拘者抑又何與國家取士之法參酌歷代至爲精密邇來文體士習稍稍變矣

聖天子頒行正式德意有加焉不知挽回先
進之風衆即此而在與抑循名責實當更有
進此者與諸士子固爲貢舉求也古今之變
必籌之熟矣請詳著于篇主司者用與觀所
養焉

明主所以陶冶人羣而網羅英俊者其求端于
名實之際乎名所以表實也而徇名者常失焉
實所以生名也而無實者多僞焉然則名之所
去實之所取而盛衰每相爲倚伏也此可以私

智臆決而嘗試漫爲之乎誠致審於名實之辨
而無以虛僞參焉則幾矣今夫馬之飛兎騕褭
不必同而均之良劍之純鈞干將不必同而均
之利實也乃若腐鼠泅璞車輪涸朔則名似而
實非矣此名實之辨也古之取士者養之而後
用之若探物於囊然故其操修朴茂舉世若無
可喜之名而其實常畾畾而不容掩後之取士
者用之而未嘗養之若轉易於市然故其聲稱
炫耀舉世若纇可副之實而其名亦汶汶而同
歸於汶汶益自窮與科目以來得失之林此其大
較矣嘗聞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大厦之
宗非一木之支也太平之基非一士之畧也是
故聖主必賴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賴明王以
顯其德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書曰萬邦黎獻
惟帝時舉聲應氣求所從來矣而疇咨登庸堯
靡遺野明目達聰舜罔攸伏稽衆舍己禹之所
以拜昌言也立賢無方湯之所以輔爾嗣也于
時雖有三德六德之名八元八凱三宅三俊之

日豈規規然設科立名以求之哉迨至成周而
賓興之制始備於是有三年大比之期焉有六
德六行六藝之選焉有鄉大夫司徒司馬之升
焉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等焉而科目昉于
此矣自是而明經賢良孝廉茂才之起于漢也
進士明經制舉之更於唐也賢良方正博通墳
典才識並茂之增于宋也雖下焉者各任其質
之所近以爲學上焉者亦因其士之所就以爲
名總之寧有出於余少游氏所謂德行經術詞

章三者之外哉德行本也經術詞章其文也周
之得與後代之科目雖其間品節制度不能盡
同大端未有易此者也乃其機在上而其要尚
實則古今同異得失有可言矣何以明之夫周
之賓興其於是三者誠非有加於後代也然家
塾黨庠術序國學其教備矣郊遂有移棘寄有
屏其簡嚴矣六計弊治八柄馭吏其課密矣蓋
其本關雎麟趾之意而溥菁莪棫樸之休故至
治無聲而大道不器非無閭師族胥之任而不

以德行名非無詩書禮樂之傳而不以經術名
非無訓詁風雅之辭而不以詞章名非上之所
劇者實耶若後代之科目其於是三者亦非有
殊於成周也然漢之明經賢良者或有青紫由
韓之游茂才孝廉者或有匿長冒年之譏唐之
進士明經者有聲韻帖括之流制舉者有直言
忤時之累宋則以賢良而投牒自應以詞科而
宋咏治羞澁則所謂四科三科六科者雖名號
[illegible]徒虛諸生益其覇裘釋道教化之原已荒

而鹵莽潤疎畧之義不講故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甚至德行之弊則有盜名以欺世也經術
之弊則有授聖以文奸也詞章之弊則有譁世
以取寵也非上之所操者名乎要之周之賓非
盡無名也而其實勝故不特布列庶位者咸濟
濟維楨即闒然者亦莫非名世之彥後代之名
非盡無實也而其名勝故不特掄棄林藪者多
錄錄無述即赫然者尚有愧振古之英故語科
目則由綜而愈多語人才則由多而愈寡古今

得失之較辨於此矣雖然謂徒法之弊可也而
欲并廢法焉奚可哉今夫德行者流使人冒而
善濫真然而鄉舉里選之意不可廢也經術者
流使人勦而善餙真然而窮經制用之具不可
易也詞章者流使人蕩而善汨真然而修詞立
誠之旨不可誣也故用之而善雖謂科目猶賓
興可也用之不善雖謂賓興猶科目亦可也奚
必成周之是而近代之非乎惟此義不明而世
始有欲廢科目如梅福楊綰王旦者矣若所謂

選舉之法不足得士諸說是也有徒泥科目塑柳宗元胡寅彭與仲游者矣如所謂更進士科未必得人諸說是也不知信之過也廢之亦過也信乎蘇軾之言曰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而有餘不然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而不足嗚呼盡之矣明興以來其效可覩也蓋我聖祖甫登極而辟雍庠塾次第立矣至開科之詔

大要以經明行修博古通今爲訓而歸於文質得中名實相稱焉則我聖祖尚實之意可推也我皇上臨御以來庶歷學官申命功令至於正文風端士習每孜孜而不容置焉則我皇上敦本之意可推也二百年來泰運熙明文風翔洽縉紳逢掖在所斌斌茲亦科目得人之明驗矣而執事尚慮淳朴之漸漓厭浮藻之日競而圖欲亟挽之者則豈必舍今制而別爲之條畫歟夫亦仰尊我皇上之功令復我聖祖設科之初

指而已矣蓋德行昔嘗實矣今則尚塵華者士談說而遺操修祖玄虛者淪空幻而蔑倫紀則所云德行者名而已矣必也采月旦以重鄉評重質直以戒儇巧崇恬退以抑奔競而士之務於德行有不實焉者乎經術昔嘗實矣今則操觚者襲諸子以緣六經綴煩者推二家以附孔氏則所云經術者名而已矣必也揭正學以杜曲徑尊經術而屏異說進精研而黜記誦而士之趨於經術有不實焉者乎詞章昔嘗實矣今

則攻帖括者競剽獵而靡當於身心務藻華以炫奇博而無關於世務則所云詞章者名而已矣必也根理道而詎詖淫崇爾雅而黜鉤棘尚簡要而黜支誕而士之趨於詞章者有不實焉者乎此所以養之於未用之先者也而既用之後則莫如嚴考課之法焉無徇人言以爲愛憎也無泥身格而略名檢也重推薦之典焉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也舉非其人惟爾不任也而又間行辟舉之令如先朝吳與弼故事可乎特開

制科之格如先臣王鏊私議可乎是之謂養之也預而用之也精不規規於科目之內而又不盡出於科目之外庶幾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而譽髦之詠不將遠紹成周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乎大抵循名責實若緣景以求形然上者表也表端而景隨矣若遵轍以觀軌然上者轍也轍轉而軌運矣故上之諭下也以令而下之應上也以指不可不察也雖然士亦自務實耳獨上也乎哉韓子有云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明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公士之務實者此其準矣而其機尤決于志志立而行成焉行成而業精焉將安所不實哉故朱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良有以也昔者葉公好畫龍他日真龍至顧反錯愕而不敢視尚父曰有馬於此形容如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托足以施其軫嗟夫世之好士者無若畫龍然而士之用世者無爲如驥也哉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二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孟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鼎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麗眉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議

宗藩祿糧議

比者宗室日蕃祿糧不給當事者以聞天子下廷臣集議臣謹獻議若曰蓋聞之天下一大家也治天下者如理家然今夫千金之家其始也一人享之自貴饒洽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爲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復如之則爲四十金之家矣以二百金而視千金是相去五倍也以四十金而視千金是相去二十倍也尚欲事事如其千金時得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

之家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拙於故
常而不知變家且不可况天下乎且夫人家雖
有賢祖宗亦無能爲子孫千百世謀者當其草
創之始人稀費約雖其子孫稍逸而享之亦無
甚病迨其生齒日繁用度日侈爲之父母者必
將詳計曲處使子弟各占一藝以爲衣食之計
乃可長久而無弊苟徒曰吾業有以遺之將使
其億千萬人皆仰給於我而一無所事事吾恐
十人耕不足以食一人十人織不足以衣一人

此其極也雖慈母且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保
其族人哉然則今日宗藩祿糧之弊其大較亦
可知已謹按祿糧之始　高皇帝初定天下衆
建諸王祿制有差今考之會典諸書若親王郡
王及將軍中尉以下逮於庶人班祿以次而降
高皇帝蓋深鑒前代孤立之弊故不以天下自
私其親親之恩何篤也然是時天下親王纔二
十四府耳故祿雖加多而猶有餘邇者宗藩日
多歲辦不給故祿雖加少而猶不足臣嘗近閱

河臣奏議若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
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
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
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舉一
府而天下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
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給事中
蔡懋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少加王祿米有經年
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甚
至流離失所有不忍言嗟夫世祿者宗藩之恒

產也凡民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饑寒切身在庶人且不可况堂堂王室何忍使
天潢至此極乎今之爲朝廷計者或謂宜損過
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似矣然近日中半折
支已非國初之舊且守支逓歲虛名無實使復
日損月削漢人七國之變其誰任之或謂當定
子女之數以防其詐冒似矣然螽斯麟趾古者
詎恐其不多曲禁周防今日惟恐其不少垂之
甚或貽後世之議臣以爲除此數策惟弛出

仕之禁可以行之無獘然覸近日該者率如此一
餠未見行的然著爲定論使行之今日可久兩
可繼者臣因是而反覆究論之祿以人制則人
之生育無盡而有限之祿爲足以供無窮之人
祿以官制則官之崇卑有等而親親之中亦足
以爲賢賢之意且癸之會典親王子孫才堪出
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仕如常選法是 高皇
帝何嘗不許宗藩出仕哉自宣德初年漢庶人
謀反當時大臣倡爲禁錮宗室之說而仕典始

廢夫以一人而病一族是所謂懲羹吹虀因噎
廢食也如之何其可也今誠復出仕之令非惟
可以全祖宗之典抑亦可以廣制祿之端朝廷
何憚而不爲之耶頗處事者貴周詳而論事者
貴明盡若許之出仕而漫然無別恐親者及疎
疎者反親是又有可議者自古法莫備於成周
周家五世祖免無會無與廢問無及仁義並行
日不相悖國家宗室九等稍異周家五世之制
然五世以上者情親而祿猶厚雖不必出仕尚

或可支五世以下者親盡而祿愈微非許之出
仕必無可處今宜斷自中尉以下但令奏報宗
支紀名玉牒祿米俱每人月三石聽其四民中
各執一業而願出仕者許報名宗正羣之宗學
擇師教之如近日所議立宗範法歲考科舉俱
屬督學使者如常員至於開科目一節亦宜於
有王府省分酌爲定數如兩京中監生之例大
率寬其文則俾得以次登薦如是則秀異者必
將競勸以希祿仕而謹守無他營者其月糧固

亦足以供之矣至如年已衰邁向學無日農焉
而力不堪工焉而藝不足商焉而貲不給者亦
宜有以處之量給祿米夫妻各月六石以寓優
老恤貧之意身終停支可也或曰使五世以上
者亦許冒以圖出仕將如之何曰宗支有籍詐
冒有禁孰得而亂之且吾開出仕之令本爲祿
薄者計也五世以上其祿已厚即詐冒不過祿
三石若舍厚而之薄亦聽之耳此法一行其次
第若裁異姓之恩近議謂藩府宗婿於朝廷無

八寸勞勳徒以連姻帝室誇耀閭里榮寵業已
無涯復崇之爵秩奠之宅第厚之餼廩而慶賀
不及訃告不加憂制不行似乎濫恩不爲無見
但纔封之因爲過濫禁削不無過薄請亦限以
五世之內依近日中半折支法此外惟予冠服
嫁資聽其各相依倚四民之中亦隨其一業不
必更優之祿可也又其次莫若省不急之費國
初郡王將軍中尉以至郡縣主君例給受封府
第與身後祭葬此固優厚宗室之恩但此時封

少易給宜若可行今天下何如者令富者得給
府第而貧者蓬屋以居富者日享膏粱而貧者
寒餒不繼是使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也孔子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與其日繼富者而患不均孰
若推及貧者使不患寡之爲愈哉又若儀仗交
椅雜物之類俱用銀飾所費不下千百臣以爲
此等皆不急之費富者之一金固貧者之百金
也今宜亦以五世爲準餘者暫從撙節但月糧
不乏足矣蓋古今不同趨舍亦異必然之理也

凡此數者皆今日濟時之急固不得不汲汲
之此外則定服制以廣孝思查革爵以防冒濫
嚴保勘之法使不得詭名以支糧定奪親之禁
使不得倚勢以梗法則亦庶乎其可也雖然立
法者貴順人情而更化者當審時勢宗藩前此
雖禁錮然安享祿位其勢日親後此雖開之便
宜然無異凡民其勢日疎使非彼此詳審使之
曉然知吾意之所在一旦驟更或生不測再瀾
祖宗以來凡事干宗室必手書與諸王共議今

宜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等疏手書示諸王使皆
知勢窮弊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
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某省則書每歲所
入夏秋稅糧幾何鹽課商稅幾何每歲上供幾
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吏師生俸廩幾
何災傷蠲免幾何征討費用幾何然後具開國
初分封親藩幾何祿糧幾何今日增封幾何增
祿幾何已完幾何見欠幾何使各宗藩一展卷
間瞭然知賦入之有限費出之不敷彼此手書

欣然樂從如有甚不便處許叅詳再議不然無見削於見在而惟定制於將來庶有以平其心而弭其怨矣漢人有言琴瑟不調非改而更張之不可為也是在今日謹議

保甲議

謹按周禮地官氏之法率一鄉之衆聯其什五比其屬籍有鄰人廬人掌之後世保甲之立實肪於此春秋時管氏相齊嘗倣其意而作內政其法又有五師連里等名患難而相闚見歡欣

而相生死説者謂其得井田遺意然其政專寄軍令又特為侯國之事霸者之業聖門羞稱之故仲没而法亦廢迄于有宋王安石作新法始剏為保甲等名月所謂保甲者大約聯民間之衆而統之於甲復萃數甲之涣而繫之於保無事互相糾察事發連坐其法未為不善第當時冊籍既定即保馬均輸諸法或皆按籍勾稽又其連坐之意似亦大刻故時人病之然自新法之立惟有保甲免役二法稍稍可行論者因其可商于實之病民亦並咎其保甲之法過矣我國家叅酌往代一準周官之舊又慮民間多事地方靡寧乃令閭閻並為排門冊籍在城中則有更夫火夫保長諸色在鄉則有千夫長百夫長等名大都彼此相維大小相恤若網之有綱若裘之有領有宋人之名而無其病法誠善也洪武中又有敎民榜文今窮鄉僻壤咸家曉戶諭意誠美也夫何邇年以來官吏非良祇爲巧猾里胥開一騙局其民間強有力之家即有

事善規避平民莫敢誰何坐受其病至有一名報官終身負累者上之人又不甚知閭閻疾苦每官吏下鄉動以查點地方為名輒至垂公索賄所在驛騷名雖禦暴實則反以為暴矣嗟夫保甲之立豈意其弊一至此哉茲欲行其法而不失其意惟所在得一賢守令處之耳無容別議顧私嘗以為可以維保甲於無弊者則游民之禁可議也鄉兵之練可議也仰望積之制使人各守其鄉可議也何者亂之生也多因各處

游手之民不務力作每事發則往往逃之他所其土之人不察甚有利其暮夜之入而隱藏之者請宜籍名於官勢若貫繩仍救之曰爾等流寓家自相保結其有游民至者旬月內必聞之官繫之籍不者事覺不爾貸如是則家有常民民有恒業亂何自來哉故曰游民當禁也古者寓兵於農家自爲兵民自爲守故禍亂不生後世兵農分而天下益多事謂宜於保甲之中稍寓伍兩之意聚一鄉之衆時其簡閱比其什伍

縣官又時時課之教塲而賞罰之彼知吾之教者各爲其父母妻子也誰敢苦勞且閭閻皆兵又疇其犯之哉故曰鄉兵宜練也往伐弭盜之法常有擇要害去處立望樓樹旗其上每一方有事則以旗指向鄉民羣趨無遺盜者先年丘文莊公嘗議之矣故游民禁鄉兵練則此法可倣而行之茲又非保甲中之要圖哉故曰望樓宜建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昔人謂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得一良部如得勝兵二十萬雖保甲不用可也不然上有衣冠之盜斯下有干戈之盜保甲何益焉爲謀國者圖之謹議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盂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磨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湯天授函紹甫仝訂
曾孫王楚曾重編

題跋書後

廣易通引弁詩

易之冠六經久矣夫以孔子刪述之教昭明如日星而一時從遊諸弟子不能盡得其精蘊其所習識傳訓曾不數傳而旋失之中間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隋唐之間聖人之遺經不絕者如綫益歷千餘年而後二程氏出若能獨發聖人之心而駸駸乎上接其統朱氏益加精焉而濂溪周氏實二程氏所受學焉者當時通書之作說者謂其得圖書不傳之秘諒矣乃吾古友許子用一氏復有廣易通之作從其以通

吉猶有所未足而少之耶予聞之鄭洪際曰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故語其體則發微而不可見所謂潔淨精微之旨是已語其用則充周而不可窮所謂廣大悉備之義是已君子之於易貴乎善用將欲養身則頤不可不知將欲正家則家人不可不知將欲用兵則師不可不知將欲決獄則噬嗑不可不知每事常取法於易則無往不吉許子廣易通之作意固有取爾也且夫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而其為

道也屢遷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為典要在善用易者神而明之會而通之耳古之聖賢借易以明理不拘拘于說易者亦多如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名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至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紫陽氏所謂不看文字自成一書者許子之廣易逆義亦如此固宜其書成而有梁山紀夢之應豈文明天啟而假夢許子以覺世之大迷耶爰序作

者之指并次集中燈花詩韻以卷端

詩附

老我浮沉媿此生羨君讀易已成名學於無過年方近思入先天夢亦清萬里圖書燈火夜一官湖海短長檠彤雲飛鄉尋常事珍重韋編屬聖明

壎臺鳳嘯小引

往予在南都會王元美司寇見所推許海內賢豪縉紳每於雨田倪公首屈一指謂公吏治文

苑卓冠時流可謂以夔龍兼屈宋者予固已私心嚮慕之亡何公自守荊州忤時而歸天下之願輕萬戶侯而識荊者又不止予而已頃公起自田間涖我壎臺風采神明改觀易聽詳在士民口碑中不具論論公所爲風雅潤色吏治者若惆時感事播之聲詩一時倚歌而和者自寮屬戎幕以及冠佩儒紳凡如千人而副帥元宇鄧君裒和獨多爰蒐而鋟梓題曰壎臺鳳嘯有以也記有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公風覽文闈羽儀所至爛然黼黻寰中與時當有如黃次公元康循吏之應所謂九苞千仞覽德輝而下者非耶諸所屏和皆一時善鳴谷應籟響琳琅可誦惟是不佞下里之音參之郢市中譬則春到鳥鳴巧者如簧不善鳴者僅有聲耳昔召康公來遊卷阿之上有翽羽于飛高岡朝陽之咏故其詩曰雝雝喈喈皆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於是詩可徵焉公方修周召之業壎臺卷阿古今嗣響予不佞矢詩遂歌附青雲而聲施後世可

謂厚幸矣不辭糠粃之導謹引其端以弁羣玉云爾

南禮奏牘小引

甚矣進言之難也非言之難有以聽之之難也又非徒聽之難有以言之而必吾聽之之難也忝予備官於茲號爲清簡所得以言自効者僅僅若此耳乃朝講召對建儲豫教等疏率留中不報停止內降疏見以爲咈附安疏自始上聞四月始報聞其見之施行者惟脩理公署及考

輭術業等一二疏耳此豈徒聽之難哉有以言之而必吾聽之之難故也孔子曰信而后諫蘇子曰至誠以感動之夫誠與信豈易易哉有諸已之謂信毋自欺之謂誠是二者非可徒發之聽言者也要在進言者反而求之耳願予諤劣無所用於世分宜引退久矣且晚得謝言還卽回首留都巳如天上尚安能輸犬馬微忠獻之九重以幾誠信之効乎因誦杜少陵詩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若先得我心焉爰授梓人漫綴數語以志吾媿

書文公論語本義手槀後

予同年計部唐君嗜學得晦菴先生論語義藁本數紙間出以示予其字法之妙全在用指知爲先生手蹟無疑若其中分經旁註間有異與所傳定本微有異同者觀此益可以窺當時立言之不苟矣蓋先生明道淑人繼往開來之功固無俟論至於訓釋經傳剖析毫芒自有註疏以來實罕其儷先生嘗謂字句俱從分金等子上稱來以今觀之詎不然哉抑先生又嘗評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具有法度乃知先生謦欬涵養之功卽細而觚翰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計部君謂此帙因爲豫章一士夫家題主而得之予竊記宋時豫章人士作墓文而得諸事之不謀而合者往往類此又不特字蹟爲然也爲唐氏子孫者尚不志所自而慎寶藏之哉

黄山谷真蹟跋

黄文節公論書法常云肥欲有骨瘦欲有肉此卷誠然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黄並稱觀此信不虚矣按史公嘗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荆州承天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由鄂過洞庭歷潭衡永桂五月始至貶所意經伏波祠或卽其時耶今觀其詩漢蠻溪凄然可見至鄉園薜石桂筋力盡炎州皆自悼語也是時公年巳六十矣寧

復有功名之想豈其負霸王略而不獲試因懷人閱世而重以紓其無聊之情耶嗟夫挻之陳舉不旋踵而名已湮滅乃公半幅之紙尚爲世所寶重歷數百載如新然則士君子之所爲垂休光而照來裔者要自有在而區區顯名榮扶何足道哉偶攜此卷於計部唐君所春日臨池謾題數語于後蓋誦其詩玩其書景慕其人是以尚論其世也

讀狄梁公傳題後

予讀狄梁公傳至其北上太行望雲興嗟未嘗不旋踵而歎也曰劬矣哉孝子之用心乎乃觀其它日處鄭叅軍事鄭母老且疾當使絕域狄請以身代又何其勇而壯也嘗意其代鄭之事或在并州法曹之後乎不然白雲雖遠顧不猶近於絕域耶嗟夫今之拘儒局士側守一隅每見遐然若有所慕者則以爲莫肯任事而至於忠勇立大節則以爲必忘身不顧家者流而不知達權之士其用心緩急固如此也夫君子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狄公孝心純篤豈特見於處人已之際即其他日定社稷大計竟以母子天性數言得之吾於是益見孝道之塞天地而天性之理在人心者雖惡如武氏亦可挽而化也嘗怪呂后之擅漢其禍不殊于武而王陵之面折廷爭其所遭之變亦與梁公無異然陵以棄母仕漢即此心已不能無歉故雖危言正論而究劉一事竟非陵所能與梁公以至孝稱其於母子天性之際要皆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

味夫是以已言之而君信之舉廟家之神器而還之廬陵若符左券然然則大人出處之際誠不可不慎而格君心之非者要自有道而非口舌之所能與矣讀史至此爲之愴然故書于后

龍岡社會引

社以龍岡名志會所也與會凡若干人悉吾黌譽髦之彥來遊于茲重麗澤也來者人各攜徒授業爲數小會中推文行老成爲衆所翕服者聯數小會爲一大會萃其渙樂其聚也會有講

誦有課業自爲程期遜志時敏惜寸陰也月有
文會會用朔望之日先期請題至日會畢類爲
一帙就有道而正焉從先進也坐主爲誰予壻
張子元大與其弟元馭合同志諸君共圖之者
也綱紀學舍者誰王君醵來會者金各若茅舍
一區諸凡綜理周密悉王君勞一身以逸衆人
者也先是元太兄弟嘗擬依予山居論文予病
其未廣乃創爲此議出以示予予業爲從臾之
因復有進焉曰予昔遊匡廬其下有白鹿洞云

夫非紫陽先生會友講學地哉閱洞志所載齋
上堂長直學諸條貫彬彬具備亦猶諸君今日
意矣乃其洞規有云學以立志爲根源以會友
輔仁爲主意以致知格物爲門路以戒愼恐懼
爲持循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爲檢察以稽古
窮經爲徵信以盡性至命爲極則會必至是乃
稱尚友是諸君今日之的也夫不然羣居終日
無所短長者誠卑卑無足數卽進此而雕蟲小
技抑末耳君子奚取焉夫易乾之六爻俱稱龍
而三之乾乾夕惕夫子演其辭曰君子進德脩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是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曰龍德見而在田
躍而在淵飛而在天是曰龍升遊龍岡之社者
尚有味於予言安知異時龍岡之非鹿洞也夫

文字談苑題辭

蓋聞斲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文字亦然
故夫操觚之士不得其法而欲以自附於作者
之林豈不誠難矣哉是編爲予往歲貳北雍時

所輯萃古今諸作家所論文字之法凡四卷題
曰文字談苑謀鋟諸梓以授諸生俾人持一編
時加覽玩以代面質而未之就乃者叨長南雍
旣數月間簡俊髦定文會程其講誦試擬積分
一時章縫亦旣斆斆然知所嚮方矣惟是蚤夜
圖維俾憤悱抗顏之際恐焉如儀偶於篋中
檢出茲編爰付梓人用畢前志嗟夫文字小藝
也乃其至者可通於道故曰言心聲也書心畫
也心術形君子小人之情見矣學者因是以得

古人之用心其於文字殆庶幾乎不然雕虫之技壯夫不爲烏乎取

李家鄉盟約引

蓋予他日讀秦風而竊有感於無衣之咏云説者謂秦樂戰鬭其民平居慷愛之心足以相死是則然矣然其意主勤王至於同袍同澤同裳不一而足皆以王如興師爲言其立功報王之衷隱然寓于言表又何其勇而好禮也豈其先民遺風猶有存者抑其濱戎狄而怵於利害故

其牢騷感憤之氣即形之聲詩至今猶使人擊節興起義士咸知自奮與吾鄉李家在定邑居四方之中山海稍遠風號承平而自邇年以來始數受黎患俫僞飈結之衆一旦橫行自苦大都刈人如草菅閭閻無寧日矣當事者方持重番機未間興師之期而吾民愁苦無聊嗇然喪其樂生之心居常有同袍同澤之思焉予嘗目時事不得已乃與里中父老子弟狀牲載書講求鄉兵之法其尺籍則稍之司農其訓練則倣之司馬大率家自爲戰人自爲兵要歸之用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難相救恤無秦越其視而後已焉古稱寓兵於農庶幾近之其亦秦人賦無衣之遺意耶若乃因内政而寄軍令取管敬仲之法自吾鄉推廣之以至三州十邑皆然又進此而陳師鞠旅廓清妖氛一洗積年蒸嵸媚黎陋習俾戈矛甲兵之柄不在下而在上則又在當事者加之意哉記曰禮失而求之野予於是乎有感

書建塔緣募後

蘇長公云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惟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由此言之世人積財貴在能捨至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愛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若使導師

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者何與與此言之世人捨財貴在能忘若以忘心兼行捨法助法善緣莽嘉禮白昔覺王興建浮圖惟起仁者布滿功行刹茲儒林塔刱文昌增光瓊島禪補堪輿興役拯荒濟時善事當路宰官作大導師導者何心如鏡引形施者何心如水赴壑閉規麗制實表東南龜筮協從利益無量稽首奉勸一時同志量力隨心能捨能忘自利利它莫生分別題名鴈塔信有不希因果非誣報施不爽永超

欲海割此愛緣是名無刑出輪廻者

贈如聡上人叙并詩

如聡上人者世居滇南永昌本姓袁年十三即辭親出家至峨眉山禮拜西域僧爲師師知爲法器受具足戒上人因得聞秘密玄旨遂當佛前發弘願斲斷門牙者三以示不輕泄自是習天台大師止觀法門能辟穀禪定每封齋常七七日不火食神氣愈王上人嘗兩月躬持密呪爲人代書符療病往往多奇效一日自武當振錫來瓊趺坐予門門者進之予詢其苦行遠求之故上人云往受戒西域師時師命齋僧十萬八千方許證果今此願未酬所爲周遊寰區者將隨緣結衆共成此志耳予館穀數月時與之寔坐蒲團參討宗乘多所自得已爲延致予姻家會同黃氏追薦亡女大著靈異別有傳然上人二六時中多閉目不食與之財帛又一無所受間有受輒隨意施與人毫無恡惜常語人曰爲我齋僧了願即吾事畢矣寓瓊几半載臨行

予爲遣人具資糧齋僧五千人因誌之曰吾聞大雄氏之教以無爲爲宗以不二爲法以去生死爲向方以實相具足爲歸宿彼福田因果特勸化衆生之一耳然初祖對梁皇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其他可知今世俗動以齋僧爲無量功德不幾於隨事爲而遺眞諦耶上人曰不然華嚴四種法界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發無離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眞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

有不礙眞空卽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雖涉事爲而能無所染著眞如之體貫不外是是故住相作福卽眞諦皆名塵俗是曰有漏不住相作福卽塵俗皆歸眞諦是曰無漏無漏故功德無量無量故妙相圓明廣大無邊此之謂宗乘此之謂法門嚮方此也歸宿此也吾所聞之師蓋若此予不能難因憶四十二章經有云白飯持五戒者以至百千萬億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脩無證者殆謂是耶爰次第前語以贈

上人且系以詩云定中觀自性趺坐已多年爲了齋僧願來尋結衆緣心空涵水月境寂見人天若問西來意忘言得妙詮　盤齒師傳訣宗門授指南封齋頻斷七悟道葬函二慧眼迷中識禪機靜裡參欲尋無漏界住相斷阿含

書南華寺募化講經引

予夙有山水之癖而一入宦途汨汨風塵逾念年所卽曹溪爲嶺南最勝擅越來往必經之地然旅次信宿匆匆登覽嘗未遑也萬曆壬辰以南宗伯考滿上京請告遂得恣意翱游瀕吳越歷豫章以達武夷而歸途來舟詢一丘一壑之勝卽迂道窮探亦所不辭最後入吾粵則度嶺以來所稱岩洞之奇者若保昌之楊歷始興之玲瓏仁化之錦石俱竟日盤桓不忍舍去至是始入曹溪而平生所寤寐未遑者今爲之一慰矣曹溪以六祖法身有聞而自予經行諸處所見若句曲之展眞人武夷之張徐劉眞人武林之定光佛豫章之馬祖楊歷之成師其法身皆

至今不朽第以方曹溪其大小異同不知何如竊惟釋家視曹溪不啻吾儒之有洙泗乃自大雄氏之教始終由嶺南以來今四方能明其說者不少而曹溪之徒至憒然不知釋典爲何物豈非嚮人之不識東家丘與詢之住持法聞云寺中食指近千田租計二百餘石有明鏡上人者自延平來發念將請高僧來此說法顧未有宰官爲之津梁予爲低回久之因捐二十金予上人用爲寺中延師講經之資而上人又云將

往金陵請恩公欲得予一言介紹予於此道實未深解嘗於恩公則聞其槩不可無辭以復明鏡也昔人云老婆心切恩公倘亦憐上人之志而許之乎

募建瓊郡開化寺疏

予嘗閱傳燈録所載久遠刼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悉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今列子書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雖不明言其

爲佛其爲事固皆佛也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漢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久矣今世祇園梵宇交接于寰區瑯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其讚脩宜若易易然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設宏修其寶坊何以新聽視而袪疑惑者哉若吾瓊巔顛在大海南自初祖傳衣恣嶺而來至六祖代興曹溪嶺海爲佛法始終過化之地已非一日願其說寥寥至今吾郡□若未之前聞何也父老相傳宋元祐閒蘇長公謫居儋耳時稍振眞宗巳覺範禪師繼至寓瓊古刹註解楞嚴頗暢厥旨一時顧化自後禪脈沉冥五百禩矣予嘗謂道不虛行非時非人鮮克有濟適憨上人自建鄴遠謫嶺外予雅習之知其人了解三藏精研七趣屢邀說法未果今歲三月上人始踐約來茲予憩于明昌塔之文昌閣上者踰月時與之談論夙宵無論博雅精該口若懸河即著書闡名理常無虛晷刻

予私謂上人將無謂覺範後身耶何上人拜楞伽于雷陽覺範拜楞嚴於吾土先後若合符券也上人每每遜謝不敏而謬阿予以當蘇長公然未嘗不慨然以斯道爲已任蓄上人始踰嶺來即大振曹溪宗風今昔改觀茲役留意吾瓊亦時與人交應之會非偶而已也一日當世尊誕辰頂禮發願立卓募疏壹壹千言授予曰南溟許甸大哉王言自昔記之矣乃形家謂震方稍陷宜疏河環抱塔宇以鎮之用犄北冲水口

之今落巳雄峙而宇未興無以障空闊而周與氣郡後雖有天寧寺而方位未協法力匪振亦瓊一闕典也宜於明昌塔傍别捌佛殿一區額名開化前後爲山門若鍾鼓樓若禪堂若方丈餘拓爲院宇臺榭軒然化人之居儆佛籠靈得以大暢玄宗廣作法事無論山陬海澨頓成淨土將闔郡羣生咸登樂國自茲延毗城東鬱茇佳氣不啻玄都玉宇晶宮寶殿于以肇地靈而昌文運萬世之下咸有賴焉實瓊南開闢以來

不朽盛事也是舉也須得苦行頭陀隨緣募化尤仗當事宰官主持贊濟共襄厥美然非鄉縉紳先生蒸蒸儒彥及諸有力者大發慈悲隨心効力何以完此善果而興無量功德乎予爲之踴躍贊嘆得未曾有無何上人别予赴制臺之約誓歸曹溪另訂後會因爲述所授予募疏特書于左附以重建凡例謀之同志者而爲是說以明之

無量壽佛栴檀瑞像疏

蓋聞法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眞至道絕言亦因言以階妙昔釋迦如來爲母摩耶夫人升忉利天說法爾時優闐王以久失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栴爲像目揵連慮有缺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戒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蹈空向佛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此栴檀瑞像之所由也顧自初滅度後

暨今成三千年像設所在而有而栴檀瑞像自優闐王後寥寥不可多見豈非以信心者少獨力難成而無量莊嚴功德爲之亦有所待耶仁山上人者世居京師本姓張起家中常侍給事我 皇母慈聖皇太后宮中夙承眷渥予往爲史官奉命教內書館時仁山嘗操觚翰北面自後每相過從執弟子禮甚謹比予歸田海上一日仁山忽叩門而至則髡然一僧杖錫披緇世味淡如也予愕眙良久問狀仁山爲予言與奉

聖母欽命往南海普陀設醮挂旛親覩觀音大
士放五色毫光得未曾有遂發勇猛心皈依覯
山禪師出家落髮受具遍朝名山茲來嶺南瞻
禮曹溪聞栴檀寔所自出之地特乞宰官偈諸
淨信共成此丈六金身端相奉安慈壽大莊嚴
刹以祝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曆而普導衆
生成此人天善果朕茲行爲無負予旣嘉仁山
之息心嚮導味淡茹苦爲人所難又念其遠涉
鯨波弘誓揚化可謂有功法門者乃述緋摩八

萬四千塔牛日化成雪峰三百六十莊一家喜
捨公案告之曰嗟乎事固有曠世相感異代而
同符者矧是舉也上荷聖母慈仁普布中遡佛
力廣大流通而繼以仁山苦行結緣精誠乎格
寧無有批檀越歡喜心俾大如來具莊嚴像者
乎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法華經云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
刻雕成衆相皆得成佛道所望三寶證明十方
善信共訂菩提之果大脩布施之恩忘彼我於
胷襟通有無於平等譬則聚沙鄉鮮同管貫於
青山滴水非微均濫觴於法海一番善事萬種
福田其嘉與同心集此勝會重宣此意而說偈
言

世雄無等輪　具三十二相　哀愍諸衆生
示現垂顯化　若能脩行者　心生大喜悅
嚴飾作佛像　如見本來面　佛種隨緣起
共成無上道　鈍根小智人　不能信是法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深入諸邪見

墮於三惡道　我爲諸法王　破除世疑網
感作是思維　普智蒙利益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四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盂山後學董繼舸茂文甫閱
男王汝鯢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雜著

瑞穀頌有序

臣聞稽帝王之業者莫先於稼穡驗帝王之應者莫大於禎符茲二者其機每相感也足故書紀無逸康功田功詩咏豐年多稌多黍箋已足光墳典兆隆平矣載觀往牒博考前聞則知代有明王休徵不偶時逢景運瑞應匪常乃若姬室方隆唐叔獻同穎之異漢德肇始南陽紀連穗之奇扶風呈祥漁陽播詠豈非載籍罕睹今古希聞者乎洪惟我

皇上敬天勤民思艱圖易其所以黙禱豐亨之嘉兆昭事有赫之明威者隆乎備矣是以三靈協應六氣調平珍瑞瑤符川呈嶽貢若金芝若壽鹿若玉兔長生皆昭昭著明海内所欣誦者乃今八月初七日瑞穀生於内苑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七本守臣以獻　聖心歡悅爰勅臣等若曰惟天惟祖宗所以嘉佑朕躬者其命禮官告諸郊廟以荅玄貺至意於是中外臣庶縣手

加額頌我　皇上化行萬彙德被羣生皇皇乎燁燁乎震耀千古者臣不敏竊惟穀者民之依也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而瑞穀尤不易得考之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尚書太傳曰嘉禾吐秀五七三十五以成盛德昔成王時人有獻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仰是覩之則斯穀乃國家之上瑞而爲帝王之

禎符信矣□生不於他所而於內苑籍田
之中表仁孝之應也獻不於他時而當
聖誕甫臨之際見壽命之徵也洪休嘉貺
如幾如式昔我
太祖高皇帝時定鼎則寶雞之麥聯穗而生治
成則龍門之禾合仍而茂然亦時異地殊
未有若　皇上今日之瑞繼　聖祖之美
而益奇超歷代之盛而有光者也臣叨任
禮官欣逢令典謹作頌一章用紀成績雖

辭采蕪陋亦少擬天保之陳敬致華封之
祝云爾其辭曰
明明元后撫運承乾道契洪濛心涵聖真大寶
初升靈符載啓寰宇綏和川嶽呈祉昊錫孔厚
帝心益虔思艱圖易勤民敬天報享有嚴精禋
畢舉祈穀重豐祀事閟雨三靈協應六氣調下
雨暘時若年穀豐登至德廣運太和薰蒸爰有
瑞穀嶷嶷獻其穎同本異莖既修既碩實類金懸
燦如玉積念茲稼穡民命攸資況乃嘉穀厥應
彌奇爰稽瑞圖實符德茂聞古希聞載籍罕覯
造物所秘以俟明德迨我　聖皇臻茲奕爲獻
諸魏闕用紀休祥動以百數降福穰穰帝曰俞
哉明明帝賚爲其欽承以報玄惠乃命羣工以
薦烈祖喜洽神人歡騰萬宇惟時伊何入月之
吉繞電將臨虹流甫郎地不愛寶如幾如式厥
地維何自彼內苑千畝其籍三推克謹仁孝潛
孚昭哉昊眷天時地利乾符坤珍自古未有
皇則獲焉周紀同穎漢詠兩岐僅獻於野尚煕

簡書矧茲上瑞實鍾天畝載符寶誕事豈云偶
擊壤有歌康衢有謠民曰田畯田畯不有歸之
天子天子不言歸之太玄蕩蕩難名繄誰之力
工我烝民莫匪爾極百辟卿士歡忭對揚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微臣作頌祝慶　宸旒萬有億
年無疆惟休
倍課　春初賦
有遊春之客過自得主人揖而言曰方今春光
明媚景物熙熙千葩萬種競冶鬭妍有辟者變

有色者殊惟違人之茂對美蕃物之得時于奚
局守卜室而忍負乎斯辰也聊主人𢤱然而笑
曰何哉客所謂春者客曰吾聞之夫人處沃土
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在陰時則慘
在陽時則舒此牽乎天者也子獨未聞春之樂
乎居吾爲子揚搉之繄兩儀之旋運鼓四序而
變遷雖寒暑之來往惟悲秋而賞春其方爲東
其氣爲元分五行以司木配四德而居仁故殷
仲紀於帝典載陽詠於豳詩載禮紀月令之始

麟經重王正之書始言其初也攝提貞于孟陬
兮斗柄運而指寅虛心定乎昏中兮龍星正乎
春辰嘉勾芒之統時兮宣太皡之威神於是
天子乃駕鸞車御青蒼衡牙鏘鎗稍銑繹穉五
輅鳴鑾九旗揚旆簫管嘲哳以啾喈兮鼓鼙宏
隱以砰磕笳簫凝以軒翥兮迎陽氣於郊外既
乃有司出土牛具綵勝舞雲霓以翺翔滄蓬萊
而輝映維時窮崖布煥寒谷知溫順東皇以布
令皆大化于洪鈞風習習而敷榮兮氣舒舒其

將新氷出水兮猶寒日添絲兮漸暖燕尋主兮
呢喃鶯啼花兮睍睆鵲營巢兮高樹鴈度河兮
將返幽蟄感候而蠢動芬葩若時而揚英堤依
依而抽柳沼瀰瀰以浮萍既乃十膏其動條風
載起農祥晨正爰陳太史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乃戒后稷命司空爰祈田祖爰祀先農騶牿
服於縹軛兮耕籍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
侯萬乘之躬履舉三推於千畝兮東作茲焉而
肇始歌擊壤之老叟集都人之士女遍謳謠於

康衢賀曠典於聖世至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鶬鶊喈喈采蘩祁祁爾乃王孫公子志盈氣足
龍馬銀鞍朱軒繡軸石榴聊泛蒲桃撥醅帳飲
東都醉遊金谷翠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懷
美人珠與玉兮艷紅塵羅與綺兮嬌上春騁章
臺之逸步宴桃李之芳園結金張之良友嘉燕
笑之奇緣此亦春遊之至樂也又若通都之中
鳳閣鸞鑣吳姬越女衛頰楚腰嬌歌妙舞桂促
絃調樂鶯聲兮求友看燕子兮相邀鬭花容兮

詭冶悲梅實兮將標爾乃發激楚之清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艮于吳娃閭娵傳丁之徒輕千金於一笑擲香蘭於萃模此亦春思之宅歡也故夫春光萬狀春趣萬名有春必樂有樂必盈念青陽兮幾何恐秋霜兮發生于是主人端坐正襟對客曰如客所言是特見在外者之春而未知吾性中之宅春也吾聞天地萬物日月磨蟻至人達觀等之一指玩窻草以自得察鳶魚而見理齊物我於忘形收陽春於

肺腑見天心於來復坐春風於化雨爾乃散帙繁陰隱几垂楊賓出日之氣盎邀來風之翺翔盼朝霞之紛郁飲曉露之清涼爰研窮於甦輿亦做睨乎彝倫其潛也春風沂水欲生意於一樹其出也春臺熙育元化於八荒固不知夫寒暑之更迭而又奚惆悵于梅菊之無常若乃追冶佟麗競華鬭菲以己而喜以物而悲智者恐之乎欲我為之耶客聞未覺毛髮皆豎逡若有間退若無據避席而言曰吾今乃知有天下之至春也既聞指示登堂而來願為卒徒客乃去主人曳履而入擊節而歌歌曰達人宅兮太虛無窮生意兮春舒舒含光兮自娛得一兮將何加吾將泮渙以終日兮樂且胥

慎獨齋銘 有序

某嘗讀中庸首章至慎獨之訓私怪性命無所不在乃子思子獨區區就其隱微之地以為不離道工夫豈誠有未盡耶及觀思齋詩人之咏文王曰不顯亦臨乃知彼聖人雖與道為一而

於幽獨之際猶不敢忽則益信獨之可畏也於是每欲洗心於密以求所以庶幾於聖門之訓者而聖賢遠矣雖載籍所書祗為陳迹過目輒復遺忘竟無以起懲創動觀省因退而思曰古人藏修遊息之所必有齋齋有題額名所志也乃於舍旁度地一區畚其沮洳槩以燥剛墍壁其下聯楹其上而扁之因取慎獨二字顏吾齋以自警焉序曰嗟夫獨之時義大矣哉世之人方其聲音咲貌之為大抵致飾於人所昭昭見

闇乃至暗室屋漏之地則鮮有不𥈭眛此心以自欺焉故有千乘可讓而豆羮動色危迫可決而萬鍾則不辨而受者皆未聞愼獨之義也嘗見有駕六轡者方其過都歷塊則奕然熟道矣至獨驅於衆中之野則隤勒傾跌夫六轡可駕而獨驅跌焉無他則愼與不愼之心使之也夫人心出入之幾奚啻逾駟然乃令人皆知過都之恐失容而任其衆中之跌亦惑也已夫文王聖人也奚必如是猶且若臨之不敢自懈今之

人其去文王何如而乃如此聖益聖愚益愚其皆本於此乎吾懼焉此齋之所以作也齋既成暇乃偃仰其上時見夫天光雲影霽月光風庭草盆魚眞機活潑則思曰此吾獨之時靜觀萬物生意乎其玩之也獨得焉斯愼矣見夫喜者和鳴歡者激烈芰荷萎芡若歡以合若怒以離幽鳥悲呼若有所訴銅鱗躍出若有所慕則思曰此吾獨之時喜怒哀樂氣象乎其發之也獨樂焉斯愼矣任吾之便而剌書以觀味庶幾哉

始而愼中而樂終而忘由微至著津津然於道有得也而文王其我師乎乃若釋氏之尸居靜坐一切以無念爲主則又聖賢之所謂遺世獨立者吾無取焉故特序所以名齋之意復勒銘于左竊附古人盤銘之義以存吾志於無窮云

銘曰緊堂之陽右翼其齋尸居淵默敬此靈臺毋曰不覩十目所視毋曰不聞耳屬于垣天君初動曰鑒在茲虛鬼之宅靈神之都危微之幾間不容髮差之毫釐謬豈胡越所以聖門愼獨

垂教曾戒自欺愳憂離道戒欺維何閑邪存誠正心修身達之治平體道維何隱微必謹中和斯致位育出焉古有聖人洗心於密不見是圖不聞亦式聖道既遠末學分岐禪定空寂性教叛而維任罔念文於大國萌蘖方生牛羊又牧豈知幽獨萬象淵源敬肆之際聖狂斯分譬之寶鏡方其在匣或蔽於塵妍媸斯雜譬之止水湛然其清一或淆之涇渭混然渺予小子慕彼先哲屋漏無忝相在爾室言可對人事必告天

念兹在兹以比韋弦

養心說

或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養心寡欲者以靜坐爲主可乎曰非也據欲二字而言蓋兼動靜言之非指靜坐之謂也學者往往錯認中庸戒懼之意乃謂君子之學惟在養之於靜以立本而不知不覩不聞乃擬其據而言之謂君子戒懼與慎獨對分動靜則彼乃動之幾此謂謹之於靜耳而日用彝倫

工夫全缺安在其不可須臾離耶甞子思之言容有未備耶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心存則理存渾然在中無有一毫物欲之雜存者存乎此也然心本活物靜時常少動時常多故客感之紛紜耳目之交引皆足累吾心而奪之于是天人交戰於胸中而心之與欲遂判而爲二聖賢知其然也故於學者諄然於動處言之使其隨事精察而致力焉蓋自性情隱微之間言動威儀之際以至彝倫事物之變惟吾位之所在各盡其分而莫不有當然之則皆所以遏人欲之流而約之於天理之正而要極其致則正乎外者所以養乎內存乎內者斯能制乎外而寔未嘗有內外動靜之分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即猶曰去有妄以復無妄之謂而非徒以尸居靜坐言之也虞廷危微之戒武王敬義之箴湯之制事制心孔之克己復禮皆是物也此養心之說也乃世之學者反是厭卑近而樂恬怡情形神而守空寂至有欲

墮體黜聰離形去智以求所謂寡欲焉者殊不知雖有上智不能無人心雖有下愚不能無道心聖狂之分寡欲多欲二者而已竊嘗譬之心猶鑑也欲則鑑中之塵也善理鑑者非能使之不照於物也拂其翳理其蒙使渣滓不留而虛明即在矣彼佛氏心性之說乃一切舉山河大地而歸之幻曰學貴無念無念所以明心也是猶掩鏡於匣舉而置之高閣之上徐而曰無鏡乃所以明鏡豈理也哉吾懼夫徇生者或貽牛

山之譏執幻者或來槁木之誚作養心說

尚友堂會約言

降古之世道德粹白風俗淳美士有操行而無議論學絕道喪百家之言煩興遂致紛紛藉藉不可勝究司世教者憂之於是始倡為白鹿鵝湖石鼓書院之會相與翕聚精神講求聖門一脈真正學脈然後洙泗以來不絕如綫之緒賴以不墜明興江門餘姚相繼崛起揭主靜良知宗旨振起聾聵一時從學之士如寐方醒羽翼

昭明之初於是為大今海內士大夫闢堂講學所在而有乃真儒之效若不少槩見何哉豈斯文之興實關氣運猶尚有所待耶不佞自㬥歲創起尚友書院於黌宮之側羣諸英彥肄習其中嘗發舉業德業合一之論冀與吾黨同心切磋此義庶幾由粗及精用企身心性命之益乃或有誚道貴躬行紛紛聚議徒為談虛無益者是殆不然夫人患不行耳誠欲見之躬行譬之適國者然戒途問道自不容已不然未有不蹈冥行之咎者也蓋昔者夫子嘗欲無言矣乃他日又以學之不講為憂當時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以遊於聖人之門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然後異者合而道術始一故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而講學尚友者所以折衷群言諸聖會通於道而合異為同者也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言亦胡可少矣乃夷觀古之人所為致用而動以底天下之績皆其隱居之靜言而其夙夜亮采明試之功即其所為敷

奏先資之實其言行之慥慥若此下此而漢頗不逮古然士之治經術者猶皆顓門守墨篤信其師說而不悖至以語其世主必曰吾師之言如是則猶以先民遺風焉詎若今之采擷緝綴娛人晷刻即弊帚視之甚乃因緣為利而矜巧慧稱雄傑為世詬病其謂之何此憂時憫俗之士所以感慨傷嘆於近世時文之縛而舉業德業合一之論自昔先民所由發也故願與諸君子相與虛心商求焉請斷自今每歲四季集同

志者一會約以季之仲月十有二日會講於同
友書院自官師鄉先生孝廉逢掖及凡民之俊
秀俱在焉次日方羣諸英彥有志者再會文藝
相與折衷與青康不至務華絕根德業舉業相
資互發倘亦白鹿鵞湖諸儒先嗣響乎敬與同
志者勵之

大理寺丞趙公像贊

淵乎川渟者公服豫也屹乎山立者公峰距也
南陽之所會者如雨公胡爲乎叱馭竟去此世
所不能下公迂而甚者訕公倨也卒之用是以
單辭罷公益有識者代公扼腕而患訕負不足
以嬰公慮也雖然彼且附焦螓者未幾蹷矣而
仍巋然朝宇乎則向所代公扼腕者以爲遇乎
不遇也此其休明一世者節烈而映徹九原者
名與譽也

茅刺史像贊

蕭然如松者其養之完盎然如春者其貌之溫
言而呼服華髮蒼顏穹傲氷石之表兼名吏隱

之間固宜其朱幡皂蓋而灑然厭情於丘壑世
家宦學而超然脫跡於塵寰彼用青剛史僅能
窺其彷彿即論述頌贊亦安能覩其大全

闍蓬頭贊

塞其兌挫其銳開兮其若昧爲天下貴虛其心
實其腹渾兮其若濁爲天下谷含其眞離其妄
忱兮其若象爲天下徃精一兮若師聖人妝奖
兮若禪逍遥兮若仙此三者不可致詰而含光
自然吾不知誰之子蓬頭稱者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五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孟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彰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傳

累贈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賜谷徐公暨配贈封兩恭人劉氏合傳

廣東總憲賓岳徐君之父曰贈中憲大夫先後兩娶俱劉氏一累贈恭人一累封如之於是宮詹學士蕭玄圃君為中憲公立傳而兩恭人行述則總憲君自撰屬予合而傳焉者也君之言曰天乎傷哉吾兩母之不得並祔于吾父也是孤之罪也夫益吾父舁環壙皆石穿中土僅一穴吾母不免與吾父異域即今兩母雖合壙於吾父偕老同穴之謂何孤恫乎有餘悲焉所祈

立言君子為合傳以傳仰妣者存者俱不朽敢九頓以請予惟君自歷宦以來勳名在所炳烜光流天壤所為顯揚不朽二尊人者業已立功立德信而有徵奚取于荒蕪之言無亦以予昔與南雍於君為知己今辱在宇下有通家誼聊假是以紓不匱之思耶傳安可辭按狀公諱杲字東升別號賜谷其先由彭城歷世數遷擬潛家為白勝國以來世稱望族大父曰仲鏞起素封好行其德仲鏞生偉號靜庵居士以長厚聞

有丈夫子三人公其季也生而穎異目光炯潦甫就學即以文義知名平湖馮右山公負人倫鑒延讀署中與其子憲副小山為髫年友始補邑弟子員每試督學使者輒居其前列其世父秋宇太守公喜甚謂此子必興吾宗初娶諸生劉楷女是為贈恭人生子二長堯善次堯華即總憲君繼娶處士劉福善女是為封恭人生子三堯思堯年堯臣贈恭人生而敏慧少時父母兒姊憐愛之授九章法與日者所紀休咎書識

即能辨舉室駭異謂當不字凡子及笄適贈公
公教行誼存交篤摯恭人以仁慈恪謹相之平
居無疾言遽色至持巾櫛飾匕箸尤善得兩尊
人歡心公起家由儉勤弟天性尚義好施予恭
人黽勉同心不難脫簪珥應之一時宗黨待以
舉火者甚衆有伯氏推產逋負公損橐裝濟之
從侄以孤受侮欲自引決公力行勸止得全恭
人咸與有助焉公博雅稍古文辭然跗蹠不習
家人生產每出而授經下帷賴恭人中饋織紝

裹之晨起督課臧獲拮据庶務仰承班門俯護
稚子悉恭人攻苦勞瘁用是獲免公內顧以益
精專其業會家繕治廳事恭人力疾經紀之一
日泫然曰垣成吾不及熟矣亡何一疾而終年
方二十有九是時總憲君尚在孩抱贈公不勝
奉倩之悲求所以嗣徽音者乃得封恭人溫順
仁慈不殊前人撫前子若己出而所自舉三子
訓育一視有詩咏鳲鳩之風焉至綜理家事內
外秩然雖廢寢殄不爲疲繼事翁姑盡孝物而

接三年喪如禮且敬事嫡姒三十年久而益虔
公性好客客至常咄嗟立辦無失客懽者乃攻
苦操作前者唱于而繼者嗣響公自是寬然淇
悼亡之感益皆義樂施而孳孳計義方日悉迨
總憲君出就外傅文譽籍甚屢試當冠諸曹偶
丙子薦賢書公始沾沾自喜曰令子奚必身親
爲哉遂長揖謝學宮去日杜門莊居惟山水
文籍自娛郡邑有司高其誼于旄造請多弗應
即春秋俎豆無能伺顏色者丙戌總憲君成進

士拜官司理三年秩滿報政封承德郎贈公始
封如子官兩恭人前者贈后者封俱於稱安人
拜命之日公不色喜第以盈滿爲戒諸所馳尺
一以勗總憲於官者諄諄多格言壬辰總憲出
守鄱陽念道遠不忍違親且圖歸養公與恭人
亟止之曰予二老人尚健無恙吾聞色養不如
志養孺子勉之第得從穎川渤海諸君子後以
無忝所生其爲養莫大矣總憲愀然不獲已以
庭闈事付季弟兆匝勉單車赴任去亡何兆匝

不幸蚤世公哭之慟七著淅戚恭人力以義命寛慰之會乙未春總憲君畢計事兼程馳歸公病已劇猶䂓勗諸子亹亹談名理不休至所與總憲言多官家事不及私既乃從容捐館舍年七十有九恭人前此雖能以義命寛公季子之慟然自是日毀瘠不欲生精力漸消耗甲辰夏總憲由楚臬視鹺便道歸省戀戀不忍去恭人以朝廷慶典重事促之抑情就道事竣歸次廬陽而恭人訃至矣年七十有二先是己亥冬總

憲以郡守再考加贈公由承德郎進中憲大夫兩恭人贈封如例而封恭人更加太癸卯總憲由郡守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岳陽遇覃恩贈公與兩恭人遞荷寵褒換給誥命乃以歲丙申葬公吳山之陽越十年太恭人即世更卜兆于吉溝張洋湖北麓而迁贈恭人合壙焉總憲君每以不得並祔贈公爲歉然兩恭人異族而同姓異世而同稱今又異生而同穴若比翼連理先后從公一德一心以成總憲君之美而再大徐宗即形雖異域而神罔不之要以避五患而各適其宜即不祔猶祔也君亦何歉然之有

天池氏曰予讀易首乾坤而知徐氏之興所鍾毓厚矣乃贈公不自用而總憲君代之其乾退西北長而不宰震之所由以乘乾乎贈恭人不及終成總憲君而封恭人代之其坤退西南生而不有恒之所由以繼咸乎夫天道猶張弓然下者舉之不足者補之徐之先積功累行以至今日流祚日蕃雲仍茂衍而總憲君且荷天子

寵靈名位日隆隆起未艾天道可不謂彰明較著哉益近及其身遠則及其子孫作德之報從古如斯矣

海忠介公傳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抑而陰爲剛而不自知其蔽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契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簠簋之飾其平

居之所慕說葢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葢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願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蟬脫塵壒不畏義死毋桀倖生則胡以毅然稱丈夫哉余葢有感於忠介海公云公生於嶺南爲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峰其學一切以剛爲主其談說理道雅尚節槩非陽浮慕之而創爲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宅食飲務畫地而趨婀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緇於

心而染於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至締朋黨募驟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願聽謀國之忠持己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爲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環世苦黎忠每爲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道置縣以免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選曰士亦各官命耳何擇爲選而得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爲己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流予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以厲學者而作其氣既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已遂淳安令至則校講民所疾苦蠲除不俟日身自飯粗糲爨薪僮從悉令樵採薪俸之外無所取時相嚴嵩鄢某者以都御史制八省鹺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爲敬懼失其意公挺然不爲動至按其生事者閉於鄢而置之法鄢貌喜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鄢之私人某窺鄢意以他事

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自爲七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恭尚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若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若以皋夔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多慨激　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詳閱意若爲

勁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
詔獄中外搢紳相顧失色亡幾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
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
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籍中外墨吏
望風解印綬去橫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
公者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漑弘
多已被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
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

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為奸利輸不
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擊
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
豪有侵奪名由是吳賦無役逋負者蓋公嘗論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
也惟有亟奪富氏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
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由井田遺意故
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富還贖毋
俾苦樂不相等為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以奪

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
杜門時不能溫矣意蕭然也交際所以入周族
姻之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纚纚為言不少
僻耻面諛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
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銳意太平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而
疏乞骸骨并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姦
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
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六

臣及跡本於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上而又
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俱出特簡海內
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為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
某某目公為迂濶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
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月無一語及私
貧無可給棺槨都御史王公用汲率諸御史相
與捐金治具訃聞上為震悼命禮官議謚謚忠
介且錫之祭葬存歿之賚於數為優矣公之始
至南都一意省約罷無名於官之可去者其理

祇搔痒爬垢見乇舉細察要以惠〻食戶
亓扎敗財用十其力蓋世人之所視以爲
迨公斷然以可行者南都民素苦火甲
夫公力爲釐䓁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頒
㽗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
京師法爲歎科條甫備而天不慭遺公已捐舍
豈天不欲斯世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余
官翰林時公以戶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余
談治亂興亾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

出二十金遺余囑之我死以以此殯我公今歿
於南予侄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侍帷幄無能
視含歛諸責之是媿獨〻公之精忠大節所以
傳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道
公之事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
梁君之狀而爲之傳云　賛曰海公者非唐所
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寺樂勲貴
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也士言聲音侯須
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搢紳又多遺議

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于世
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砥其不得用于
世則又不可嗚乎行爲國棟德足世儀忠以遂
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
不得而見之矣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六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銘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啓箋

賀張相公

伏以明廷賓興之典最重制科周家陳錫之休日維顯世若乃身都上相方以勳華翊贊于朝而又佑啓後昆復以科第世增其美有如今日之盛豈非得天之全恭惟閣下密勿元勳太平碩輔調元化於拱手垂衣之會矢純心於秉衡當軸之初福養和平重麗春臺化日義嚴簡紬載揚黄閣清風弘勳益懋于先朝休澤永延于後裔提戈取印端鍾將相之奇唾玉吞珠慶衍雲仍之緒麟趾呈祥于麟閣鳳毛炫異于鳳池茲者桃浪煖中快覩鯤鵬變化杏林深處欣瞻鸑鷟廻翔三千禮樂縱横九萬扶搖奮迅文章宗海内三槐滋蔭于鑾坡袍笏滿床頭一派承恩于螭陛是父是子作述有光難弟難兄絲綸並美蓋三晉河山之秀獨鍾一門故百年豪傑之斯又徵再世允矣邦家之慶運詎云相國之私榮者也某等承乏南雍馳情北闕望鯉庭而稱慶莫遂凫趨想鴈塔之標題遥申燕賀伏願忠貞世篤文獻家傳相種復萃于相門錫祚永

孚于錫胤冏拜前曾拜後邁韋平父子之奇陟格帝尹格天嗣堯舜君民之業某等無任歡忭踴躍之至

賀申相公

伏以麟閣垂勳望久崇於百辟鳳池接武慶式衍於三台快瞻橋梓之增榮早卜絲綸之世掌懽騰寰宇色動巖廊恭惟閣下挺命世之英資爲天民之先覺彤庭首對縱横禮樂三千玉鼎時調鞏固山河百二文章扶景運固已巍然相

業之有光詩禮振家聲復爾昭哉嗣服之無忝茲者皇州日麗馳驟誇千里之神駒上苑春濃文彩炫九苞之靈鳳娟娟卿月輝映泥金藹藹祥雲瑞占臚唱益惟聖明繼作奠鰲極而撫鴻圖是以名世相承攀龍鱗而附鳳翼匪直乾坤毓秀實爲宗社培禧者也某等謬承吐握之下風幸倚陶鎔于大冶覩伊陟之濟美莫罄揄揚效王褒之陳詞徒深踴躍伏願明良合德作述同心森森皆梁棟之材不數竇家五桂種種盡

璠璵之器寧論王氏三槐西平有子代有臣更同聲於周召元方難兄季難弟行媲美于凱元某等無任欣忭頌禱之至

賀張相公壽誕

伏以五百年名世祥符嶽降之期八千歲爲春慶增海籌之日紫閣騰蓬瀛之色朱明暄日月之華萬福攸同四方來賀恭惟閣下乾坤間氣川岳炳靈熙載亮工合萬國太和之盛調元贊化扶一人有道之長惟律中蕤賓之初乃物方長養之候攝提貞于午文明之景運方中弧矢逢其期化國之韶華正永猗與清朝宰相名高玉鼎金甌展也上座神仙籙著芝泥桂檢某等自慚末學謬典成均欣瞻帝賚昌期況值天中令節仰陳尺素聊將芹曝之忱俯竭寸衷共效岡陵之頌伏願優游調燮保艾萬隆富壽康寧茂衍箕疇之福熾昌耆艾永符魯頌之歌某等無任頌禱歡忭之至

賀申相公當國

伏以寵賁黃扉天錫殊恩耆舊學班崇紫閣人瞻上宰持衡倚注彌切於宸衷贊襄獨懋于政府慶同中外道協天人恭惟閣下乾坤間氣川岳炳靈應五百名世之期極三千同德之選佐樞垣而依日月謀謨已爛青緗貳宰席以燮陰陽勳業方隆丹扆茲者光膺顯册[illegible]堵扶鰲斷以擎天御龍飛而夾日尹躬[illegible]式于未儀競總百官華夏想聞其[illegible]殿廷上際交泰於方亨優游廊廟間引升恒於弗替

快覩聖世垂裳之治丕貽蒼生衽席之安某等
材本樗櫨身叨埏埴朔承大拜莫罄揄揚仰藉
洪猷奚勝忭躍伏願重熙景運益鞏皇圖通變
宜民不數救時之賢輔協恭體國直追隆古之
聖臣斡元化於人心屬望之初殫壯猷于帝眷
方隆之始敬俟襃典之暇遥申賀問之緘大造
難名末學有托某等不勝翹仰稱賀之至

賀余相公邊功加恩

伏以聖武布昭制勝全歸于廟筭皇恩優渥酬

庸特重于台垣蓋兵本出自朝廷而功次當先
帷幄增光榮於宰席起竦歎於朝紳恭惟閣下
海涵嶽峙鳳翥龍驤生當五百之期會貞元而
兼二氣類出億兆之上亮天地而弼一人咨物
樞衡殫輔翊贊襄之力中國蠻貊成輯寧底定
之休謀斷咸一德以相資文武合萬邦而為憲
頃緣滇雲之震動致厪宵旰之殷憂顧聖主方
注意于安危而藎臣實同心于夙夜運籌借箸
夷情悉在于目前樽俎折衝勝筭遂收于掌上

膚功來奏寵命薦膺秘殿班高迭更建極而示
眷孤卿地峻歷跡亞傅以兼銜且龍章侈誥于
九重而鳳敕疏恩于再世雖拜手稽首以剛遜
每極著夫謙恭然啓心沃心之交孚自難回天
潢汙允矣大君之異數昭哉臣子之至榮某等
夙欽池上夔龍更仰禁中頗牧鳳臺翹首地雖
隔于瞻雲麟閣傾心情實同於仰斗伏願訏謨
丕展倚注彌殷捧日載於扶桑恭際六符朗潤
酌斗杓於雲漢玉衡七曜長明謹啓

賀許相公邊功加恩

伏以文治需成倚毗特隆於丹扆武功丕振寵
榮式懋於黃扉威暢華夏歡騰朝野恭惟閣下
一德重阿衡之任萬方聳巖石之瞻同寅協恭
和衷直追盛世開誠布公廣益不媿前賢孜孜
然調元化以致雍熙蕩蕩乎奠中國而及蠻貊
狼山瀚海偃燧銷烽肅慎越裳獻琛貢楛惟滇
境稱六詔之地向屬羈縻而莽酋諸羅之雄尚
煩征討茲以廟筭先定天威遠揚烏蠻就擒勝

氣橫於萬里南陲安堵訌歌洽於三軍飛捷書而獻俘皇庭稱殷禮而告功太廟叠制勝不在邊境而在朝廷故論勛雖畀干城而先寄勿用嘉不績甝演新恩宮保八秩千孤卿綸閣升華于秘殿賞延後裔絲綸世挙于鳳毛光錫賚書奕葉增輝丁兆深鑒謙冲相度每辭讓者再三而簡在帝心益由命于九五蓋有古今希遘之大業宜被乃子不世之殊榮固四海之快瞻而兩都之胥慶者也某等夙藉宏庥欣逢盛事鴻

猷勒鼎喜同姬公赤舄之忠雀躍揚眉媿乏吉甫清風之頌聊陳尺牘用布寸衷惟冀益賚嘉謨大熙景運虎棻不試犁九鼎於金甌燕翼無疆調萬年之玉燭某等不勝忭躍稱賀之至

九卿公賀王相公

伏以惇本風高哲輔篤慈闈之念調元秩董要君虛紫閣之懷純孝純忠道光今古一心一德泰洽明良凡茲紳佩之倫咸有袞衣之頌緬惟自昔于臣之際疇能兼該所貴權其輕重之間

歸於至當伯子顧裘豈攄情於週門歷下慕親終會迹於耕稼惟其歷年多而施澤久所謂養一人以及萬民若夫躬稍復而忘天下之圖則是以公卿而同庶珉之行或乃哲人之細事恐非先覺之宏猷振古則然於今爲烈恭惟閣下心涵太始學本純王馳驟步於康衢早擅玉堂之譽贊鴻圖於啓勿懋照綸閣之勳秉直節以歷三朝志安社稷宅阿衡而均四海名播華夷項因母範之聯邁久欝子懷之眷戀叩閽疏再

力陳烏鳥之情陟岵思深乞解鳳凰之直暫裕捧日用慰瞻雲惟精誠荷降鑒於九重而定省假承顏以三月金魚膝下蟠桃滋雨露千年玉圳尊前含錦爛雲霞五色此蓋遇特知而恩華非偶故能聚百順而尊養兼隆福與德偕任彖道重茲者聖明側席念鼎鉉之久虛御札傳宣賛鹽梅之交賴煌煌新命頻來使節之頒奕奕殊恩寵被元臣之第諭以將母推兩宮錫賚之仁賜以安車隆一代尚賢之典輝騰道路望切

蔬廚某等迯阻陪京心馳仙里荅生赤子囍謝
傳起於東山走卒兒童喧司馬徵於洛下伏願
移委曲承顏之體爲翻飛報主之身卽擬晨趨
代晝遊載瞻北斗隨南極三公迎養孝思爲則
四方僊美標名相業乖光萬祺敬兹勸篤僉叶
輿情謹啓

南司成到任謝相公

伏以夙閣持衡雅重賢關之選虎闈振鐸夙崇
師氏之班詎意疏庸謬叨甄錄聽官是愧知己

難酬恭惟閣下海涵岳峙鳳翥龍驤生當五百
之期會貞元而兼二氣類出億兆之上亮天地
而弼一人道德足以堯舜其君民動業當與伊
周爲伯仲然垂紳正笏雖已致熙緯之隆而握
髮吐哺尚延及孤寒之品謂化民成俗其必由
學而溫故知新乃可爲師矧今積習之漸淪尤
待轉移之有道緣開衆正之路猥及迂疎之流
竊念某品格凡凡行能無取自歷仕十踰九載
忝隨下走之馬牛計躐資九歲四遷皆賴先培
於桃李顧而至踵無非被台相之恩只以語心
衍幸遭國士之遇茀此成賢育才之地深懷力
小任重之虞亦步亦趨卽欲景行乎前哲不模
不範安能表率乎後生敢不祗竭庸愚勉圖報
稱皇皇山斗幸不遠於歸依濟濟冠裳期率先
而步武道毋存乎詩書禮樂敎必納之規矩準
繩仰師紫閣之儀刑永作青衿之楷式不勝皇
恐感激之至謹啓

南禮部到任謝相公

伏念某樸樕凡材斗筲小器幸際亨嘉之會從
游著作之庭濫綴英纓歷塵華貫爰自編摩詩
從之列以至禮樂銓衡之司歷卿佐亟及六年
登仕途已逾二紀徒知硜硜以自守率皆碌碌
而無奇犬馬已迫于衰遲鳧鷖見其多寡自
甘幽默敢望顯榮豈期菅蒯之微尚荅代匱簪
履雖敝未忍遽捐茛此滌汙之須尤非菱絲所
及恭遇相公閣下弘宣化理善養人才藥能參
苓稱[illegible]均調之用公門桃李不爲種植之私故

臏甄收乃及庸瑣晻帷下介之朽質濫躋二品之崇階位已正席于容臺地猶偷安于陪省叅愚藏拙投間固所宜然泯吹濫貂僭恩實已逾分荷栽培之有自常感媿以交懷兼以夙叨眷遇之隆行承錫燾之厚未遑報謝祗切淩兢茲已涉日莅官矢當竭誠自効第駑才雖堪于十駕而鼠技已近于五窮恐乖竊位之訊終貽知已之玷敬因奏報之役特上起居併稟訓廸之規以爲佩服尚冀曲加大矜諭庚俾長籍其始終遂跂雲霄可勝瞻注謹啓

中途乞休與朝中諸老書

某至愚極陋自知甚明徒以濫附英躔幸追共貫遂令薄劣薦至今茲緬惟數載曲蒙芘覆之餘兼之別後累承噓植之日懷深銜結感激湔零顧身未老而先衰嗟力已疲而難强側寒消路淹滯歲時若不早省其積愆遂致重煩于白簡雖聖恩曲存體貌斥逐未加乃癃朽復被殖[illegible][illegible]已日甚[illegible]陳微悃上凟宸嚴情已迫于九迴避更窮于累牘幸藉齒牙之餘論終賜骸[illegible]于窮途魚鳥自適于飛潛鳧雁寧見其多寡銜禾先於溝壑誓仰荅大慈仁

與陳軍門書

伏以錫旄啓鎮坐擁萬隊之貔貅推轂授師金昇兩藩之鎖鑰虎節映台星而動色麟符臨[illegible][illegible]月以乇輝惟聖主安危注意之辰仰明公文武兼資之略訓齊戎律丕振威稜震懾蠻荒懸縆籌畫坦彘西省之節鉞載總全粵之旌麾廣之

東廣之西相依脣齒閫以內閫以外盡寄爪牙豈徒綏克國之金城行當樹伏波之銅柱晉錫大君之異數適成蓋世之殊勳凡在搢紳疇不傾注某夙欽台斗幸被仁慈大厦是依喜徒深于燕賀鈴閣在望敬未展于鳧趨肅裁蕪箋聊申候悃望河陽之幕而私溫造莫罄名言勒淮西之碑以紀晉公佇當濡筆仰祈涵鑒不任虔馳

答鄭圭山憲長

伏以中詔升華外台總憲揚清激濁凛凛寒劒閣之氷霜按法亭刑堂堂明錦江之日月貪吏將聞風而解綬寃民想回照于覆盆自兹挽升斗以救鮒枯大展經綸之志行將整翮屢而趨鵷列即登禁近之華某夙企台光幸附德教鈐閤在望未申賀燕之私宗戟日遥徒有𡬶熊之仰温語重承于三札嘉儀兼錫于百朋揣分增慚捫心知感尚少希於咨廸庶大慰于瞻依肅控短箋聊旌積悃其爲祝頌莫罄編摩

荅劉軍門賀元旦

伏以節臨新歲開太運於三陽慶叶履端歛箕疇於五福未馳慶牘先辱㠶牋仰祈懋介之鴻禧敬效同聲之燕賀恭惟門下經文緯武以惟憲出將入相之兼資允釐百工參贊陶鈞之化折衝千里沉潛帷幄之謀屬三百六旬交會之初正二十四考策勲之始豈惟與兩粤於熙皥民歌有脚之陽春行將扇八表於冲融帝賚沃心之霖雨其挹芳數載托芘萬間未由致頌於枚觴徒爾輸誠於竹簡飲屠蘇而醉巳同化日之紆稱兕觥而躋遥祝幽風之壽其爲懽忭祗切顒依

先君舉鄉賢請本道啓

伏以評高月旦吹嘘仰藉乎明臺祝重春秋俎豆聿隆于先德慶兹曠典百年之遇豈徒華衮一字之榮感踰啣環恩深肉骨恭惟臺下斯文領袖吾道元龜品類曲成不使一物失所㝷材並舉惟恐片善或遺樹瓊臺安壤之勲負開府

台衡之望爰念先君潛修末學庭訓僅徵于後人項因諸生推舉鄉賢攝藻胥陪于祀典睹兹漁渥賁及泉扃某當藉手報親之辰仰推心錫類之愛若小草領岳雲之沾渥如纖珠受海月之吐吞感戴殊深涓埃未報敬於某日肅陳俎豆奉迎軒車占數旦以迎和捧椒觴而致祝伏願暫緩自公之暇俯分竒日之歡見君子而樂且有儀聆教音而服之無斁某不勝顒望欣切之至

正名請府道啟

伏以國典家修藉片言衮鉞之重鴻章豸簡貽永世彝鼎之珍榮踰璽書感深卿結恭惟明公斗山繫望文武憲邦遊刃當肯綮之間全牛立解秉鑑出驪黃之表凡馬皆空其猥辱推烏之仁曲全舐犢之愛端軌物而父子兄弟取法定名分而言事禮樂可與藉以齒牙飲德如天之福銘之肺腑懷恩無地可酬幸茲較閱燕閒之餘卿申獻酬稱謝之悃自公多暇既醉遊歡希

嗚商流徵以來臨庾咀英吐華而見示百朋是錫二篇爲榮謹啟

請粉塘諸公回席

蘭亭修禊時當上巳之期沂水詠歸序應莫春之候卜三月之四日合四美與二難清溪擬赤壁之遊高唱選梨園之秀朝雲暮雨追巫峽以邀憐明月清風賽金谷而清賞凡我同志責然來思莫遣桃花笑人敢忘木瓜投我啟申惟豫翹企時臨

答陳雲崗送蘭

楚畹移根幽芳分植連枝翠莖念美人之所遺並帶紫英須君子而共折與居善忘於入室聞言臭比於同心何以相過一尊共對先此附謝聊締襟期

地震齋醮祝文

伏以天職覆于上地職載于下動靜貴得其常乾得一以清坤得一以寧陰陽宜順其軌頃茲天災示儆倏爾地震無時桑田滄海以生疑杞

國崩天而致恐念時艱之可畏嗟我生之不辰無計可施叩玄穹而請命有懷不寐望紫極以祈靈當茲建醮而啟朝徹用叩閽而上奏爲芻爲狗造化豈誠不仁如屐如臨吾今其何能免是以如是其急舉國之人若狂使天地而可逃無之非是如巖墻而當避舍此安歸號泣于旻天祈定而靜靜而安有太山喬嶽之固照臨茲下土俾動則變變則化無土崩瓦解之虞惟大造不責凡情乃小人敢忘懷惠惟神功允賴庶

鳳儀獸舞人遊長樂之宮賛帝德罔愆將魚躍
鳶飛世擬華胥之國共爲祝願莫罄名言

龍門塔[illegible]入經庫祝文

伏以天關毓秀挺文筆以名峰地軸效靈聳龍門而起塔聳南滇之偉觀壯北極之具瞻茲吉月良辰利用鳩工建事奠[illegible]而立四極測景以定八方肇磊落之奇材鶯蜿蜒之秘藏上際天而下蟠地櫃寶籙金左闢乾[illegible]右闔坤繙經伏讖會見雲蒸霞映形容備[illegible]巍峩晉敎地

久天長制度迭彰於壯麗白馬馱經可待蒼浪上華表高擎赤烏建窣堵與巖石邀浮圖特峻層虛空而月月相禪分法界而海嶽交輝從此諸天護法輪定應萬刼[illegible]眞相地靈人傑芳名隨鴈塔以標題天寶物華盛事向龍門而接武空中樓閣堯夫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國可傳其刪述有時而招邀海月望野尋梅或因而歌咏幽風築場納稼青牛老子乘紫氣以度關姑射仙人御閶風而來會百祥駢集萬福攸同

凡在時中均沾庇佑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七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正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彭膺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祭文

祭相公李石麓文

嗚呼當甲台司紹方王宋謂足以艷公之遭際矣而未窺其與帝師元老並駕伊周謂足以槩公之勳烈矣而未究其深一品具慶四世同歡世以擬張太尉郭令公矣此得於天者也而修於人不與焉廿年謝政七袠開觴世以擬裴晉公自少傅矣此後天下之樂者也而先憂不存焉惟公以忠誠結主知以教大培國體當肅皇末造世道一變也公方為次揆綢繆篤棐共濟時艱竟成幹蠱用啟之績迨莊皇嗣位此世道又一變也公既晉首揆簡易恢宏不為操切坐致雍穆太平之休暨公乞身歸曾無幾何而世道又一變矣學士大夫拊今追昔則嘗嘆公之進退出處所關世道匪輕至於淵慮遠覽尼垂後法則其間得失之故尚有可得而言者也蓋公之清靜寧一比曹平陽沖挹恬淡比張嘉貞精白檢飭比趙閱道先見獨智比張子壽呂獻可故語治功則寧守成憲而不為紛更語臣節則寧奉太阿而不為專擅事親則隆終養之

孝訓子則絕倖進之私下士則吐握康遑涖官則廉隅不苟是數者在公所自處若以為守身常法而及是者一不然祇見其速禍叢愆自貽伊戚焉故人見公之在事也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享和平之福公之去位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而天下明此是之幾自今而觀然後知公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其所為斷斷休休者乃其所以保子孫而利黎民者也嗟夫前事之不忘謂非後事者之師哉今天子優禮老成搜求耆

宂海內之士咸以溫潞二相國望公而肃意公之遽不起邪其等夙仰公之範而服公之誼兹黍列舊京又幸邇公之鄉倏聞訃音悲悴何極敬馳一尊伸以不其之詞益悼老成之云亡而傷典刑之不作非爲公一人之私已也嗚呼公其鑒之

祭臬師李洪西文

嗚呼豫章挺秀彭蠡含滋磅礴鬱積鍾靈吐奇篤生我公振古醇儒名高山斗器重敦彝昔歲

戊午嶺南是師春風時雨髦士攸宜余方童稚盱盱睢睢乃以文字謬辱公知公加嘆賞何物髫兒文莊芳躅汝其繼之藥州之館日止月時與公郎君吹塤與篪浣衣推食夙夜勤渠余過公督余惑公谷余之事公儼如龜蓍青衿絳帳年載相依公丁外艱扶車載脂從兆北冠道固衰絰所不拔庸忽爾居諸辛酉之秋余叨薦書計偕北征拜公于閭公時皤然相顧色嬉謂余遊旂遠大可期余寔謭劣不揣濫竽元元本本寔荷吹噓而負請告再謁江滸卿杯道故臨別贈詩纏余恭苦聞訃奔馳公追弗及雄文遠遺謂余東來尚訂後圖款款數語微心匪存時余向公詩酒自娛耳目聰明健履而徙謂公厚福羲耋以愉夫歲吉旋章門夜邀祭龍弟及翹首長打北入京邸聞公已徂爲位而哭失聲大呼山川悠遠奠致束芻慇戯公德醇厚如飲醍醐公才瓌瑋如利湛盧公之文章煥如明珠公雖徂矣不朽者俱翔有賢嗣千里之駒天佑純懿

若特左符青雲接武不占有孚余忝知己莫申區區絮酒遠將云何其吁

祭太保葉龍潭文

嗚呼五嶺之南三十六峯之麓越鴻濛以亘古毋芭靈而蘊淑催我公之挺生啓千齡之胤緒初試宰於猶淸蹕召杜之芳躅既捧檄青而爲郡旋乘驄馬而吹玉倉秉國鈞者與方利而和戎將使介而馳者通隆龍而抽矢去鏃公獨抗顏陳其不可謂作法之當究其流弊而大豕寃

非我族乃一麾而左遷屢捷進於民牧槩黄鄉
之碩民負重險而托足雖以王文成公之神武
僅克其可克者爲龍南爲安遠之二縣而置其
不克者爲楮爲林以待公之殲渠魁而掃餘孽
巳而監兵于四明于北平也編漁艘以固外藩
剏輕車以當長轂開府于貴竹于陜右也一舉
而草平之巨寇授首再舉而兩川之黠虜彳亍
然威稜姑息于播酋而市款逸罰于順義終非
公之心之所欲寧夏之變天地反覆星月晝昏

殺氣宵熾貫至監撫尊或藩服乃及其類戈剸
於腹曠日持久倘匱師恭公方秉鉞于彼甘肅
毅然請行不疑何卜劍賜尚方一新耳目醜何
人斯敢肆螯毒逞震雷摧交臂受縶捷告于廟
曾不信宿帝嘉元功旅常是錄太保司空天寵
優渥伊誰方之武師武穆嗚乎公今逝矣百身
不可贖矣餌彈壓底定雖展其猷以貽目前之
安而掃穴犁庭猶未竟其志以綿億載之福程
能紀伐雖已厭乎帷席者之頌聲而酬高報謚

卒乃牽於忌功者之謗讒天胡命公以名世之
具而畀之全又胡靳公以期頤之年而奪之速
將衆口鑠金而相忘乎市虎之非眞抑日久論
定而無容乎辨口之更僕誨也世詳情眞扮揄
該篤聞訃自天臨風長哭深心遠懷生芻一束
尚饗

祭相公高老師文

崧高降神申甫乃生篤公代起毓粹標英世載
明德纘紳接武淵速鯤鵬景從龍虎丰姿岳立

襟度河洪才苞王佐學　儒宗講藝金華抽毫
石室胄監陶鑄儲宫羽翼從容展布黼藻經綸
光輔三帝恭歷元臣於惟神聖擊臣莫及公以
秩宗簡膺爰立西清直廬夙夜虔共五臣四友
一德和衷皋矣紹庭繄公耆學用彌仔肩仰俾
訪落玉女胤喻海若横洮夙矯鴻騫川樓岩覩
天聰啓監綸命賜環袞衣東來宅揆秉銓孜孜
吐握開誠布公無作好惡而協于中匡贊安攘
惟明惟斷南越授首單于解辮垂紳正笏海宇

穆清龍馭颷欽未命親承敬揚徽訓功媲召畢
霖雨未敷雲雷遽息明夷養晦箕陽賴濱冲用
不盈跡詘道中彼蒼伊何曾不憖遺台階半折
砥柱中摧訃聞九重愍恤備至榮哀令典終始
無媿某等忝附節閣夙儀山斗誤誦芳烈庶幾
不朽公德在人公神在天薦藻噭詞臨風愴然

祭徐相公文

圓方相承毓靈孕奇篤生耆碩爲帝者師在昔
肅皇運啓飛龍公登上第臚唱雲從振藻金鑾

蜚英玉署逆豎批鱗諸艱歷試尋秉憲鐸晉長
辟雍倡明理學丕變士風兩踐亞卿乃陟宗伯
帝曰俞咨爾爲予弼維時憸壬黷貨撓朔遵養
時晦德音孔昭輩數生疑大木幾易造膝從容
竟諧羽翼自公宅揆皇路始夷齊紳正笏八紘
晏如　穆皇彌留親承悲几擁翊　莊皇孚終
度始勤勞罔紀綱歷三孤保衡謹愨伊周爲徒
冲用不盈功成身退綠野東山輿情攸繫去歲
壬午八袠開觴尊備三逹賀來四方存問自天
綸寵薦被文恪以來於公再繼樂只君子萬歲
無期彼蒼伊何曾不憖遺台階半折砥柱中摧
山傾泰岱國失蓍龜惟公文章浩瀚淵淪惟公
性行縝栗溫純公之勳業近古無倫公之聲望
海內同然矧多胤嗣濟美象賢天錫純嘏以莫
不臻公亦何求穆在社稷哲人其萎行道心惻
某等久荷陶鑄夙儀山斗誤誦芳烈庶幾不朽
誠辭千里聊寓一哀佩德叙世永矢此懷

同館公奠陳松石老師文

嗚呼至龢之精夷猶冲融瀰漫猊嶷潢漾巃嵸
爲生名碩靈孕秀鍾猗與我師命世宗工在昔
肅皇中天膺運師起詞林炎蜚藻振石室編摩
金華講勸簡侍青宮執經日獻尋長胄監載貳
貞清冏踐法從寵秩晉膺乃師中秘多士是程
薰陶所至以莫不興　穆皇紹庭緊尚舊學爰
自宮端延登綸閣正始一疏宏議嶽嶽用弼仔
肩仰禪訪落補衮造膝帷幄宣勞既金名重帶
玉班高既數閣澤亦厭煩囂見微乞身有托而

逖懸車里門筌廬訟息爲德于鄉爲政于室燕翼鳳毛接武台席疏廣韋賢合而爲一德旣舉儷福亦稱之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彼蒼伊何而不憖遺山摧泰岱國失蓍蔡計聞九重愍邮備至錫謚增秩加逸晉階榮哀不朽汗青芬貴師亦何憾士林興慨某等夙侍楷模斗山宗仰庚午一别十七年往龍門阻修鯉庭世講哲人其萎吾將安倣貞婺殉悦國士感知在三之義悠悠我思築場已遠執紼安追臨風馳奠有淚漣

洏

擬公奠周儆菴先生文

於惟先生出應昌辰秀鍾吳會瑞叶奎躔蚤掇制科遂登華選太乙燃藜聲馚花乃長國子乃二春官箴歷華貫少宰官端模範廉常裁成會典經筵啓沃禮闈發彥帝曰休哉汝爲汝翼曳履懸班泰階虛席胡川未濟乃失巨舟胡駕始乘而喪驊騮變起適然事有難卜宣父慟麟賈生悲鵩於惟先生學恥阿世朴質外凝符采中懿肅若秋霜淡若玄醴抑抑維隅恂恂匪僞於惟先生筆落風雷淵雲吐舌班馬揚塵識洞九流胸藏二酉表述關閩誠淫莊叟於惟先生咨促道長澤斬甘霖動阻旃常何形弗毀何草弗黄劍埋淨彩蘭萎存香帝念前徽錫謚晉職龍章寵數光照中域輀車宵戒丹旐晨飛進此昆侖玄臺是依開阡京兆礱石蒿里臣義君恩紀厥終始某等叨依玉樹時把琡芳幽明永隔寧不悲傷絮酒臨風陳辭托臆九原有知鑒此

嚋昔

祭王侍郎村君文

江左名家世維太原有匪君子德音孔宣抱和守一履素考槃鴻班小試鳳盟靡誤胤祚錫美及爾後昆偉矣象賢競爽聯芬二龍騰漢雙鳳舒雲伯也崛起三試魁元翱翔玉署供奉金鑾周歷法從乃貳春官文章氣節冠冕詞垣海内具瞻北斗太山仲也繼魁樹幟秋闈羽儀畫省憲鐸宏蒞儒紳領袖家學淵源君子有穀貽燕

猶存若夙有穴若龍有淵自天錫誥寵命駢蕃
榮封祿養儷德齊年華堂瑞氣杳藹氤氳公隱
恬厭得天者全山中學士海上行儒今茲大歸
乃反其眞尚復何戚而爲哀言某等忝交令子
道義良緣況與長公玉堂周旋夙聞庭訓慕德
彌殷昔歲長公予告南還門維養志資父事君
承歡幾何有恨終天安石未起輿望歉然俯恭
後輩仰止尤慟生芻一束拜奠几筵禮愧登堂
含意未申望遠懷詞臨風涕巾

祭少司馬蕭公文

匡廬南表彭蠡東滙篤生賢哲毓靈含粹蜚聲
甲第振羽嵒廊星軺玉節將命輝煌簡入西臺
風采嶽嶽鐵纓乘驄士大夫嵬落爰貳冏牧周踐
清卿帝嘉汝賢乃陟中丞始撫三秦經營邊圉
繼鎮浙東勛勦師旅恭公執憲直筆持繩熊軾
所至赫赫厥聲結知九重眷簡愈懋爾貳司空
北貳司寇載式司馬日奏膚功三載考績命數
優隆柄用方殷勳華伊始平準謝病何恙不已

自昔有死皆歸無物維德與功雖死不坳公原
超悟學究本原動必師古言必可傳況有象賢
襲芳世德卿與陳情皇恩渙奕榮哀不朽丁青
芬華公亦何求軫在邦家某等叨附年誼復忝
班列挹芬飲醇倏然永訣珠沉漢浦劍蘊斗旁
輝景長閟我是用傷素車遙還靈幢乍揭椒醑
蕣芳恍惚來格

祭王見齋戸部文

嗚呼命有嬴絀道有汙隆蹇極則解否久而通

其有不然咎在宜與卑我懷戚私焉與慷慨憶昔
與君齊名總角桂苑聯芳翠羽摧鵰南官計偕
並以服除惠而好我攜手同車變值六川殆哉
岌岌文未喪茲存亡呼吸與子急難十百闘情
盤石指心松栢締盟險阻梯航凄迷風雨擁被
晨餐連歷夜雨君曰此念予曰易諸棄繻題橋
古人我師君才與氣洪河麗藻萬言默誦千張
立掃累試輒北窮巷栖遲莫邪爲鈆曾莫可知
人不堪憂君獨綽綽俾睨大塊儻蕩寥廓雲間

捧檄屈首一毷肖蓿蹦于右恒泰然尋撫佘㫋
輪材西蜀君所得士爲時械樸晉功成也撋美
雕龍鱗萃秇軌颷屏談鋒所從執經唐董驟貴
如從河汾厥有杜魏當路知君經策宏長遂陟
計曹出納是將君雅好客意氣自喜酒支千日
門有萬里繪草麗句遞美互傳當所得意蹔觀
八埏代方左俠用以爲疾況鮮脂韋遂與怨值
嗤彼修郗糺君使漁君罝不辨意色自如廟堂
柔公罪告者過王鄍玉潔安可賦涴還君故經

綸君少安休謝不能喽喈一官豈有麟鳳而廿
蝬啻吾共考槃碩人之軸罷歸南畝朝辭夕行
依世廢道不如躬耕留都握手爲君悒悒君門
吻哉不愆何愉促取大白晨浮達昏歌烏抑在
詵盤處禪飽恍張風相失俄頃雖獲一笑驪不
適瞬時從里人得君起居灑落襟懷了不昔殊
亡何訃聞遽至大故當食投匕惝惘失措嗚呼
壽不配德位不槩材麟耶鳳耶胡爲來哉君尚
無死來日頗遠竹素之業庶幾少展乃今已矣

鼠身重泉未畢之業留俟後賢有美鳳雛英華
茂異天寔憐君以是津路嗚呼竆交不替末路
相依人世久要如君寔希不謂乾坤奄成今古
夜臺寂寞孰相勞苦宇宙雖大知己實難俯仰
存歿能不悲嘆媿彼巨卿素車白馬文而寓哀
以報地下

祭親家張事軒文

嗚呼濱海儲精炎洲挺粹篤生我公毓靈呈瑞
含章秉德笠羣出類早擢巍科公車屢試蹇阻

齊門駿道燕市爰捧毛檄曰維養志武昌橫經
洛陽典試化羽春風在在流譽帝曰汝賢銅墨
攸畀四載陸川鳴琹而治政擬神君澤及凋瘵
誰爲苛求辭組以避松逕乃闢蓮社斯肆結侶
半何觴詠自恣漫稿一篇不朽斯寄天眷明德
繁祉熙備既亢于宗亦衍其緒詩禮趨庭式穀
是似宜爾無疆以莫不庶胡運匪常奄忽辭世
花甲初週箕尾長逝緬子家居夙欽高誼辱聯
姻婭松蘿結契建水停觴瓊台分袂宦海羈泒

於今十禩氷泮桃夭佳期需次豈不爾思遠莫
予致眷言綢繆廻腸返聯公曰時哉不可固滯
爰命郎君即予邸第嘉禮旣成歸寧尋遂問寢
承顔計日而俟曾無幾何訃音倏至厥福斜驟
慶弔相繼令子隕絕號天泣地匍匐南奔中心
如刺予女隨行改服將事哭奠上食以代盥饋
婚而遭喪禮徵戴記自古則然今復奚異公墓
予銘公詩予序爰告以文用寫哀意公靈有知
鑒此不昧

祭外母吳孺人文

緊予忝附門屏兮挹外氏之清芬倚玉樹于高
堂兮承嘉惠于駢蕃曰相依而燕譽兮爛盈門
之光妍嗟外翁之先逝兮晩寔賴外母之賢極
昕昧而成餙兮擬碩復以周旋義士一飯必報
兮豈能一日而忘此大恩乃自携家登仕兮遂
覊紲於風塵中嘗再合再離兮乃今一別而十
春雖需愛子之半兮實寒暄之缺然抑予旣淹
溥宦而不遑內顧兮婦亦維予之故而割愛于
慈顔望海天之縹緲兮幾躑躅而逡巡曩歲予
官白門兮婦嘗戒徒御而擬歸寧于家園適有
傷子之慟兮乃存亡去住之纏牽比予改官北
上兮婦又載輩載脂而與思於肥泉詎意迫於
嚴程兮復爾躊躇不果徒南向而悲辛毋占孺
人百歲未艾兮將謂往者不可諫矣而來者猶
可追焉胡奄忽而委謝兮寶婺斂彩而玉皇流
輪訃音春發而夏聞兮舉家悽惶而涕泣之漣
漣向知孺人之不能少待兮予婦豈能晏然於

此而廿爲倚門之親紛室家之好合兮疇不致
綠蘿之慇懃予豈其獨忘此兮腸一日而九廻
環緬思嫁女何必公卿兮曾不及田家之緩急
相援惟孺人之毓祥令族兮允婦德母儀之純
全秉勤儉于葛覃兮致誠敬于采蘩教家稟班
姬之戒兮建下溥樛木之仁旣潤屋而比素封
兮又相君子而顯名成均撫二子六女而婚嫁
如一兮季子復拓基業而通籍于朝紳合內外
子侄之蕃以昌兮衍螽斯之振振壽旣登于大

耄兮福亦視箕疇而稱完人生至此尚復何憾兮想當與麻姑王母同逍遥而僊僊乃予與婦終不能若是恝兮豈非以殘不悉棺而瘞不臨阡欲奮飛而無羽翼兮空凄斷于雲烟憶昔拜别海門兮孺人執予手而嗟再見之無因爾後雖音容如在兮乃斯言固已永訣而終天其今一官國門兮亦知返初服於何年惟是女既長而兒方幼兮婚也終當早晚言歸以畢此婚嫁之緣萬一歸時尚及孺人之葬兮庶幾烏鳥微

情之少申兮今相去天涯兮安能必如期而不愆迢迢萬里而馳一奠兮聊寄情於素箋悵生離死别之無見期兮黯終古之緜緜孺人雖往而赫靈匪昧兮或垂聽於予言

祭朱宗伯繼母文

於戲婦無待外閨壺範攸考子不必已出仁慈是寶織屨課經豈無翟媪亦有薛修持喪克報惟異產而同慈白如母而均孝緊惟夫人內行嗚嗚巨擘淵澄星精月映既純女貞亦閑婦道作嬪名門前徽克紹孟機晝掩柳丸夜勞慈訓所貽宗伯是造啓沃鹽梅經綸黼藻曳履文昌望隆師保帝曰休哉惟母之教鼎食騈蕃龍章炳燿既壽而康永錫那老問安孔時訃音忽告維家之難維國之悼自公䘏卹光華載道從古難兼惟福與壽猗與夫人寔天所厚豈碑我義求標穹昊其等厚交宗伯夙閑閫儀儼軿莫御令儀日邈臨風抒奠寫心如擣靈其不昧鑒予幽衷

祭趙夫人文

惟靈誕秀令族挺芳華胄惠心婉孌靜質純茂炳于貞符川后爰授肇自弱笄有馥其芬曰嬪于趙淑慎遜閑雞鳴儆戒葛覃儉勤肅穆婦容靖共女箴頓史求箴披圖問則克相君子詞林樹幟螽斯麟趾慶振瓊相收英紫氣襲采璀光丸膽斷機母儀是方宜爾室家如鼓琴瑟允雖邦媛展也善匹自天錫誥被珠衣瑜國曰命婦家爲女師副笄六珈偕老攸宜胡然半百玉隕

蘭摧唐肆如幻藏舟莫返終風告實滄地俄淺
長天渺然傷心悽惋余輩辱與君子同官橋門
誼重絲窠休戚相關辦香束帛侑以斯文

祭妹夫陳思峰文

繄重華之苗裔曰嬀汭而封陳歷漢潁川而著
望迨明蒼山而異閩肆夫君之崛起超墟埃而
絕塵含元化之淳和稟淑朗於清眞涉獵九流
而淹貫鼓篋庠序而著聞際清時而應詔希張
卜以發身登名祿寺之藉需次南海之堧乃岩

栖於寥廓耽吏隱而沉淪佩青囊而杖策崇巘
尋白社而洗耳清津醉明島之烟月攬奇甸之
春雲烹魚范舟之瑩漉酒陶潛之巾洽親交以
情好[illegible]冠而盤桓賦招隱以互答嘯行歌而
欣欣睨宇宙皆吾有跡俯仰而俱泯爾其蜉蝣
六合之趣上下千古之心等末俗於秕稗陋俗
情於垢氛嗟懷抱之未展憫時命之不辰是以
繼高蹤於園綺抗微尚於井蒔采菊之娛自足
酌泉之操彌堅屏人爵而處賤安家食而居貧
偽戰勝而獨樂尚中行而席珍信知希之我貴
爰養恬而謝紛若乃貞不絕俗和不染羣足敦
鄙而寬薄詎量廣而測深薰幼安之德者知歸
聞彥方之風者皆欽故衆咸惜彼蒼之不憖遺
以克其所至而識者則謂達人委化而徊翔於
蒼旻細于[illegible]之謫勞黍郎舅之懿親蓋異姓而
骨肉朋飲醉而挹芬眷造膝之遺論佩高誼以
循循游何往而弗接席何跡而弗分嚴笑語以
率度儀則象之如存念白首而偕老聯兄妹若

篪塤歡具邇而戚慶孫子之振振謂河清而可
俟將念石兮是鎸倏電駭於山頹俄中道而逝
適慟伯氏方先朞而徂落嗟夫君亦後弔而凋
零追往昔以寤嘆歷三載而如新想音容於失
劍逝寒暑於奔輪悵藏舟之莫返傷幻世而露
襟雲冉冉以改色風颼颼而凄吟何山川之形
勝未改而懷人之聲響難尋拭影堂之遺履撫
玉几之素琴寫情懣以洩哀庶幾乎黃鳥之餘
音

誄

太保陳文端公誄

維萬曆十四年夏六月十九柱國少傅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南充陳公卒里第
春秋七十有六訃聞當宁震悼輟朝諭祭褒贈
易名榮哀鉅典海內罕儷矣公之冢胤學士君
永言孝思聿圖不朽襄事告期屬詞請誄某公
之門人洣思最深安敢以不文辭維公奕世樹
德脩資挺秀始稍嶁屈旋即鵬騫已嘉靖丁酉

舉于鄉辛丑成進士讀書中秘始載筆於螭頭
日揚芬於鳳沼聯翩五制兼總三長丁未同考
會試譽髦入彀公輔登朝知人則哲論者韙之
繼而避色當塗請假還里宅憂起復屬裕邸就
學簡置講讀公乃矢心入告非道不陳師保之
功斯爲烈焉於時儲位未正國本幾搖養潛次
日緊功是賴已視篆詞林進國子祭酒揭聖謨
以陶鈞開賢關而造就進禮部右侍郎改貳銓
部再枚六典一教吉士言爲國經動爲士程

穆皇踐祚錄公從龍之勛擢宗伯兼文淵閣大
學士公感奮舊恩力贊新政上謹始十事疏崔
寔之政論姚崇之要說曷以尚諸大典成加太
子太保進武英殿章相在事玄成繼醴於是學
士君將會試尚等嗣武詞林庭訓良有徵焉公
雖位謳首揆而德崇望重忠讜將發匡正居多
先幾見微未滿戒滿屢疏乞骸志不可奪上重
違懇款曲成尚致遣官護行歲給廩餼循行閭
里歷有年所庚辰春學士君以公七袠乞假修

覲今上爰念故輔超降寵諭出尚方綺鏹爲賜
輔臣存省例以八十公僅踰七伦乃得之又數
年亟賦下招傳說星殞恭公去留始終之際可
謂純備無間矣夫誄以志哀多述凶愍施之元
碩於義奚稱然旻天弗弔憖國與尼父之悲上
宰楊休士衡稱陸公之伐迄今鼎鼎甫樹旃旐
載貴議禮之家率循斯典矧不佞北面祗服南
金夙契邈淵源之有自慨音徽之已闕西州抱
慟諒有餘哀萬里緘辭匪阿私好職在舊史冏

亦宜爾遂作誄曰遜矣烈祖系出軒轅有嬀受
氏惟舜惟潞敬仲叶卜八世彌番平川衍宗歷
數百祀東漢著作蔚爲良史卓犖泰公崛起閩
中枝葉扶疎占籍南完四世業農三世業儒明
經肇迹慶揚遂圖雖食其報未大其閭公乃嶽
降八世之符星精感夢神人告瑞峩嶺參墟獨
鍾靈異少壯英英迥絕倫類通籍南宮掄材中
秘長卿蘊藉子雲淵邃三館胸藏萬言腹笥泰
階調氣寰寓回春皋夔是師蕭曹匪倫都哉宏

天池草　卷十七　誄　廿三

辭允筵所臻戴簡司言如綍如綸三益定交遹
德自身蒔林酣郁金門隱淪貫談赫赫遂延却
避青辭之役寧怫無媚禮闈分校髦士林萃樹
贊王猷爲儲國器青宮未啓朱邸暫置公晉講
幃執經日侍單心啓沃九載勞勤羽翼以成心
膂攸寄忠貞膺藻用宣寵庇胄監振鐸方規圓
矩暢達其材不忒其儀辟池澤溉槐市陰移春
卿秩貳天曹俄徙郎懸水鏡滋植桃李乃師宏
館乃率多士鈴閣書開瀛洲化被幟麾儁举身

正標軏吾儕脈膺景行行止穆卜訪落舊學是
隆大拜延登益殫精忠首疏十事仰極宸衷人
典丕承咸就斧藻帝曰汝嘉乃晉宮保秩宗亞
輔望係宗𥌖斟酌元氣思還熙皞維時上宰調
元燮理亦有和羹不避越俎吹本之地幾爲怨
府公推誠信耦居無忤繼偕三相雍容以參入
音不奪五味惟甘大者斧斷細亦海涵如岳斯
靜鎮之巖巖防漸塞微慊慊悰陳義城社魏魄
衰觸忌人爲公危公行其意既戒和羹方沾霖

天池草　卷十七　誄　廿四

雨伊誰不淑翰訛相㾮彼巳之子飛智如組興
構而鬬不可朝處介若終日忍負國恩大事將
上慮切本根言閱後用身夫道存蓮疏乞骸將
冠神武臨軒依注傾都出祖赤松稱同疏氏借
歎鴻逵漸羽未究厥施以全其天咲隙浮鐵
桂凌烟逍遙綠野陋彼平泉素琴烏几左圖右
編卧遊五岳朋友三禪神功斂寂息心怡年優
老榮炭牛給宗黨待晏猶火推予彌廣家範大
正里御畏甦江湖憂繫魏闕夢回貽書樞要諄

諱篤誨載覩賢胤玉堂清美保直禁帷横經柏
史公戒胥毯靖獻自矢資父以事式穀貽似歳
在庚辰七襄届期暫輟承明往奉卮匜上錫清
問尉之寵綏其寵伊何精鏐嘉幣蕙老乞言蒲
輪行枕令甲所無恩數罕儷庭闈昏戀寒暑更
遞公曰母爾大耄養志間關叱馭寧忘返轡細
旃覩日遠舍看雲酡顏玉頩皓髮絲紛人思尚父
黃耄策動乎澤旋至易簀遽聞哲人云萎天喪斯
文嗚呼哀哉公之手節表著朝野公之功烈延及

宗祉公之文章出入謨雅豈無令德或雜機權豈
無榮施鮮克終焉既明且哲公秉其全嗚呼哀哉
靈域不豫玄堂長夜高山毓頹清風永謝民之懷
思巷哭市罷嗚呼哀哉有溢者年不滅者名駕驅
霆霓斡旋星辰正氣如在芳蹤常新猗歟先覺佑
啓後人凡百有位是訓是遵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八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鼒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龐應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行狀

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蘭村

麥公行狀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爲廣之三水
人幼失怙恃能自振拔既長好任俠自童時即
與兄福別無何福列籍內庭晉至大司禮天子
令紀錄其家公遂得充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
陞授錦衣衛百戶再擢千戸遂掌禮儀房事已
酉陞指揮僉事南鎮撫司僉書蒞事廉勤賜封
辛亥陞指揮同知時　世宗肅皇帝念大司禮
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內直勤勞復敘蔭加後軍

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及繡
春刀鸞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妣盧
祖妣曾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詔許
之仍予祿于家公虬髯古貌通敏然淳厚悃愊
遇人無所狎侮又不喜紛華即歷位通顯其自
處澹如也解組歸私第置一切榮名不談諸金
吾貴人故多結客要客縉紳間或鬪雞走狗競
為蹴鞠六博之戲公自灌園外杜門謝客一無

所嗜好衆咸服公為長者嘗曰吾以韜表衣席
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室有益藏寵渥哉皇
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亣丘在念於是建祠
置田流祀宗先自葸衆之外又捐別業一區為
同鄉會館曰令後世賢師吾倡義不貲無為豪
家所奪云常戒家人糲食布衣間出其餘周恤
閭里貧困宗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
以故鄉人士及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
疾革呼嗣孫嵩囑曰予年踰七袠官階一品生

既無尺寸以報國恩沒尤不可示奢以重予過
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十一日卒於某年
某月某日配馬氏同郡馬公聰女封夫人側室
杜氏林氏康氏周氏王氏子男二長舟任本衛
正千戶馬出嫈恩榮官王公欽女先卒次鳴雷
王出早夭女四長適錦衣指揮東峰劉公子武
舉冠帶總旗駙杜出次王出次周出次亦王出
俱幼孫女二長適錦衣千戶張君子應襲武生
時泰次適武定侯郭公人誠俱相繼早沒嵩出

自嫡派公自幼撫立為長孫嘗三中式舉于鄉
娶蕭氏子男夔登永登公葬于阜成門外玉河
鄉中三里河之原嵩將祈墓誌于大方家銜命
為予道其事如此予述而敘之贊曰諺云力田
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衛以也夫予聞公微
時有善相者嘗於羣輩中日公謂客曰君且貴
至腰玉顴艾矣何力至此不數月命下六七年
間竟如其言若符左券云昔衛青未遇時謂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彼其時安知他日封侯

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此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或謂麥公不喜交游其類是耶

南司業朱文石公行狀

公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其先自吳興徙華亭七世祖尚德公贅烏溪里家焉因為烏溪里人尚德傳道華華傳鈍庵歷山西按察副使有

宦績舉丈夫子四長旅溪公諱思南京禮部尚書次橫溪公諱恩為公王父經歷南大策衛生封檢討僉山公諱良諷娶張孺人孺人孕公經歷君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目若干塗將及而孫受之夕而公果生公生而神氣瑩爽目光炯炯旁射六歲從塾師即習於誦一日數行下塾師驚為之避席久之封君卒業南成均携公以從府張文定公為祭酒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授之儀禮數篇過目成誦文定大驚異何物幼小乃爾因徧見公於貴文通諸老先生即有聲於諸老先生封君試累不利公重傷父志弗成思所以大父門者愈刻苦自奮癸卯以詩經魁南畿明年對公車報罷歸即砥節為古文詞博聞強識學無所不窺丙午游南雍松溪程公以祭酒試而奇之合六館士為文命公司其讎貲悉精驗丁未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吉士選者閣臣為遴次先後以名聞幸上命允 肅皇帝嘉公所咏鸚鵡詩拔置第三人公

既嫻於文而又得以文自見其思雲湧川決頃刻數千言立就故相張文毅公及少師存齋徐公交口稱賞為國器用是感激所為文踔絕行輩公雖操翰獻為文人業乎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供稷綴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必問朱先生云何已而授翰林檢討充史局辛亥奉使冊封湘藩道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即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為多不

觴錄巳歸覲二尊人稱觴奉壽膝下里閈榮之壬子冬復命還癸丑分校禮闈所推轂俱天下名士若吾師宮允璟江陳公狀元及弟其最著者世稱知人云公旣用三載考得封父如檢討秩毋爲孺人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若兵親舍越在千里外公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北欲以情請孫文簡公及徐文貞公留甚力公曰官重親耶盜賊且暮躪里閈雖欲長侍二親詎可得耶遂得南司業云先是分宜相末柄

國時以交讙封君故與公爲通家分宜子用事諸離附之者不可勝數公以濡足權門爲戒分宜銜之而公又與倖臣陸太保有隙陸貴橫甚公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內亦不無失望公雅欲避之藉此自解脫世莫知云公南日即迎二親官邸供養召六館士來聽約束時南都士習偷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蹴鞠爲戲無有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宜如

者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其林巳也議沮不行士論至今惜之居亡何二憾果脩前郤擠公旁從更之者遂中公浮言解公官搢紳青衿譁爲公不平公夷然不屑意曰吾向巳知之葦上君子肯爲余冊仲志耶歸搆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覩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園召所厚故人從命觴奕談說鄉里事爲樂絕不問外事四方造請碑誌序記屨滿戶外公披覽而應之有餘功雖幽居

里巷中而名稱籍籍實無異朝省時公負才倜儻意不可一世而勇于任事誠以待人有古君子風事其二尊人尤極孝養甘脆非先進不敢嘗誕辰必盛供具會親朋樂飲娛二親意封君捐館舍旦夕哭泣哀毀幾羸又病目青久之委頓以卒所受舉子經孫其諸某某造登仕事之如父曰微伯氏之教不及此族中貧子弟訓護之尤厚討其賴者而誨之俾任衣冠且爲脫邑錢更三十年宗人喜相謂公施于有政所以惠

我曹甚大封君老生一子及一女未及成而卒
公撫而育之與同產均其奉姊氏尤恭嘗語人
曰均親遺也棄親之遺爲朋子矣入迋家翰林
及家居三十年祿不加盈而施日以廣骨肉之
親折而不來母及妻之族無不霑公澤者其孝
友篤至內行淳備蓋天性云公生正德丁丑十
月初十日卒萬曆丁丑五月十四日享年六十
一娶於陸無子求宜爲子者於弟太學生大英
之次子年甫十歲女一側室某氏出適憲副王

公長子太學生舉恩大英爲余國子所教七載
以某月日歸營塋事而手其行實徵狀于余余
猶記昔時侍宮允陳公言則未嘗不及其師司
業朱公也曰倜儻俛大儀仁心爲質若是位不
滿德名董董不配其實者相與咨嗟嘆惜之今
宮允公沒且十餘年矣而余乃忝司業公嗟乎
宮允而在及公之沒而無七尺之息也其爲嘆
惜可勝道哉謹敘次其大者于右以俟立言君
子採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柳菴陳公

行狀

萬曆辛巳十月七日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公卒于家訃至京師子禹謨時官中書舍人疏
其情以請得賜祭葬如大宗伯議已乃述公世
系行履令裹謁予拜而稽顙以狀爲屬將藉手
徵文鉅公爲碑爲銘公當代偉人予往從縉紳
中私竊慕之而中舍君爲予丁丑南宮所得士
猥辱通家復習聞其詳即無能爲役何可辭狀

曰公諱洪濛字元卿別號柳菴其先系出閩中
在宋有堯叟堯佐堯咨者兄弟並狀元及第官
宰執遷汴三傳爲工部侍郎希亮遷洛又再傳
爲學士簡齋居踵僑寓臨安子孫因占籍于杭
世爲仁和人曾大父俊大父琉父景祥積學丁
詩明習法令有子二長洪範官至憲副次即公
自公兄弟貴顯父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
知府母黃氏累封太恭人恭人方娠中憲夢脩
頎而髯者曰蘇文忠寤而生公甫六月而孤黃

恭人撫之稍長命治法家公熙日見奮身經生
自好何司空城旦書爲年十二通經書大義成
文語輒驚人十五嬰奇疾幾危一夕夢與王文
成公視師大捷亡何鉏田間蘧蘧然適也覺而
疾愈自是爽朗秀悟若神解然乃伯仲間自相
師友丙夜常熒熒不休歲嘉靖庚寅長以諸生
首選應試而公亦起民間首隸諸生藉一時名
譽赫甚後先督學使者白泉汪公存齋徐公家
溪張公咸名能知人每試公兄弟嘗先其曹偶
覽以丁酉庚子次弟舉于鄉辛丑同第進士已
釋官長公得工部都水司而公得比部廣西司
俱主事時人稱二龍云丙午公慮囚江北多所
平反既歸明年遷雲南司員外轉遷廣東司郎
中公雖少厭法家言乎而自其釋褐後則已練
習憲典以故訊鞫論報有明允聲每絜令出則
舞文吏帖帖無敢干者大司寇喻公甚器重之
常倚以書獄秩滿六載出守河南彰德郡中故
多宗室恣橫爲梗公至一切以惠文繩之境內

肅然而是時鄭王好文學嘗採四箴意有所托
也無何庶人集與王有卻上變告王誹謗又多
摭國中陰事詭謂朝廷欲中王危法上震怒遣
中貴人及所親信臣會撫按臬司就訊衆屬公
莫敢先發公按得其狀亟白諸貴人王始羽翮
飛肉中所爲系獄者也柰何以言語薄罪奇請
它比令上有蔽護閒歲骨肉名繼愛身如三尺
何衆采公議上得從末減第錮之終身焉屬歲
侵發粟振饑所全活甚衆尤注意庠校時捐大
守俸裒助薪水需士多感奮壬子典試稱得人
一時當路咸改容禮之癸丑滿考入覲以治行
異等稱尋擢江西副使鄰民遮道挽留不能得
省衆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爲吳楚介盜所寄
徑公部署設伏水陸周防寇發輒得皆駭遁於
是枹鼓希鳴又以其間實伍稽屯練兵增堞濬
隍屹然雄鎮乙卯丁太恭人憂服除赴京朝議
以潯陽故嘗德公適遇缺得就補之且奉新命
兼轄芜蘄黃公先在任時嘗鞫三罪囚抵死久

浚得其寃狀以聞去未白至是引爲巳辜力請
院司出之庚申授山西左叅政涖任未幾捕虜
偵者一人又會白蓮教諸賊時蒙賚金之賜虜
伊王爵旣有司强奪民子女田宅爲姦利亡狀
中丞張公以聞朝廷下使者驗問王堅匿語侵
之不服又多予金錢爲中調約結上左右半以
故緩會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覈按乃疏公名請
得與偕上允之日是嘗按鄭藩者耶公聞命單
車就至窮究王諸不法事引大義條析王伏法

置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衡心
積慮處人所難而其以晉藩讞獄于洛尤異數
云亡何擢湖廣按察使屬有二令淹繫公至首
訊之其一坐墨敗抵法不貸一中微文巧詆爲
湔其誣釋焉而先是擠者忌忤當路指侫楚人
之徵以嘗公公曰法誠如是詘法媚人吾不爲
也他日公遷秩者懷金寄伺公境上爲壽公叱
之吾乃知若若不知吾何也其人大慚謝去然
公終不以語人是歲遷四川右轄再踰年轉而

時蜀地採木之後公私並困公拊循節省保釐
爲多是秋提調棘闈奬進士類有聞于時者乙
丑入計廷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
督湖北川東地方戎務下車卽條上利弊數事
其大者若雲貴互選及減省驛遞增置邏卒之
法詔行之稱便先是土酋黄中聚黨叛逆虔劉
雲萬等縣奉旨切責師久無功公至馳檄川東
諸道兵擊之冦遁入深菁陵高阻隘發蔺石傳
毒矢以拒我師師攻失利公募敢死士授方略

夜從間道縋木魚貫而上諜冦所爲機以發石
者先縣空悉墮之乃伏兵薄砦襲焉礮舉衆鼓
譟進聲振岩谷斬首虜千五百餘級破洞穴百
餘賊大窘因投湖北軍降時公計且會楚蜀馳
露布聞乃二省各攘爲巳功疏先入撫劾出臬
省中當叅駁公慨然曰此天威也封疆臣敢貪
爲巳有乃疏上楚蜀異勢撫劾同情不宜分彼
此諸持論甚正公所論戮力平賊不以妒媚居
成功者非耶又巨冦楊河據險爲患前撫臣趙

公捐千金購賊首不能得公遴鋒百餘人擣其
巢殲之餘黨解散凱旋口計費帑金纔三百有
奇耳先是公拜中丞之命甫就道聞兄憲副公
訃兼程抵家有終焉之志屬王事方嚴不得已
雪涕臨鎮居常念兄歔欷無已時也累疏乞休
最後已得請代倏聞鎮遠印水諸苗警報公投
袂起親臨矢石生禽二十九人斬首以百計壽
受代浩然言歸而自公撫臺以來前後功次當
事者論薦題覆公雖歸仍即其家賜白金文綺

者三焉公家居角巾里第倏然蓬蒿居平杜門
簡出間一赴有司大賓之招已堅辭不往惟耽
於遊覽凡諸名勝無不冥搜退暇則展卷吟
咏四壁圖書一切世味泊如也壁前葺小室扁
曰補思懋父母象歲時奠哭家設精舍羣諸子
姪其中躬自督課以此爲常焉子禹謨旣成進
士服官政公未嘗溢喜惟貽書訓以立朝大義
戊寅今上大婚覃恩禹謨得進公階通議大夫
尋介尺一歸里門稱觴畢公促之行曰畏此簡

書禹謨抵京兩浹恭時詢公健無恙也辛巳十
一月念當公誕辰先期乞諸名公言寓歸爲壽
無何伻者未抵家七日而公以病瘧先逝矣疾
革召家人云生寄死歸吾豈作兒女子悲苦態
惟是國恩未報可爲長恨耳爲語禹謨以清忠
繼吾志復呼諸子敦行孝友他無所及夜有巨
星殞門屏間遂絕公生爲正德壬申十一月二
日距卒之日得年政七十配韓氏封安人加恭
人進淑人置貳程氏馬氏子男三長卽禹謨娶

李氏繼於張次燮謨邑庠生娶施氏弇謨娶倪
氏女七一純德純適庠生陸科王嗣敬潔純適
茅廸吉靜純適庠生高深淑純適太學生呂衡
甫懿純適沈如璋一未字禹謨與一德純皆韓
淑人出而燮謨弇謨與靜純則程氏出潔懿純
與未字者馬氏出也孫男二某燮謨出某弇謨
出女二一許吳某一未聘弇謨出公美鬚逆虔
古道誠心執太恭人喪柴毀骨立養寡姊如母
無孤侄不啻已子性峭直不能容人過乃其人

能改輒又忘之自奉甚儉至施棺歛修津路及諸濟人利物事卽厚費不靳也泣官十一任薦紳大夫莫不稱其公忠廉介及居林下桑梓葭莩莫不稱其孝友仁慈幼而學壯而行出處不變其塞所砥者名節大義一切世俗之緣漠如也故言出而利常溥行立而足爲矜式至貽合道處與古人無媿矣其捐賓客之日無論貴賤親疎爲之裂胸卽行道之人皆掩面洒涕公之德滲入于人心眞有不可誣者生平懿行甚多

知之者類能道之予誼辱通家姑述其所知大都如此乃若揚徽闡幽日有如椽之筆敢以俟之君子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十九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覲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神道碑

資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書龍塘

葉公神道碑

予讀漢功臣表所區別五等勳庸大抵非常之士抱命世王佐之略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爲故遭時遇主隨試輒效功施社稷而名炳旂常非苟而已也若吾鄉太保葉公殆其人與公諱夢熊字男兆別號龍塘惠之歸善人也生有徵頭骨隆然起雙眸炯炯如電少從里中兒嬉遊卽豪舉號召羣兒惟命間育鷹犬爲戲立幟分部伍鷹犬皆馴服識者巳知其非凡年十

二侍父宦邸授書過目成誦十六入庠序遂知性命之學負笈南海何宗伯端恪公門端恪公大奇之一日讀書西湖遇異人往來傳秘密世莫知者臨化留衣爲别謂公勳業當代無兩嘉靖辛酉以壁經魁於鄉乙丑成進士令福清以廉能卓異徵拜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居臺三月所論列皆國家大政侃侃無所避論虜酋俺敵以其孫亡入關中祗憤受乞款請封貢公抗疏不宜許致忤當事者意幾杖毒謫丞陝之郃

陽者二年量移歸德推官遷南戶部主事督理鳳陽倉裁羨額絕侵漁歲省數萬萬曆甲戌轉郎中遷贛州知府肅清奉屬罷關市無名之征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者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公謀之督府江公既合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召楷黨復因楷黨之來歸者令召楷所親任推赤示之令入楷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擒斬楷禽其餘黨以其

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在所祠祀公而監司中有忌公功者會賴推官以嚴亂深入賊巢爲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中公公以計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歸苫茨中猶出奇俘楷黨賴王讚致之軍門闔境晏然疏聞詔賜金幣服除起補安慶府會有弓田之令上下一切以苛刻爲能公崇寬大務從民便致緩期牽倖不顧歲大旱公禱雨立應百姓建留雲亭以志德又計縛潛邑天堂巨寇上最荷璽書旌異

贈父爵如公官母封恭人壬午陞雲南副使未上改浙江海道公至周視形勝悉召境內兵益以海艦令寇至敵於外無俾闌入海波息譬會有詔求邊才臺省交章薦公調永平兵備公治兵能用間又能因敵間爲我用復以間用間輒轉千不窮之算所制輕車神礮尤精一試而敵虜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式于九邊仍溫旨慰勞加右參政適隣部士卒鼓噪公丙夜馳定之即咸受約束無敢譁者丙戌大計舉廉能第一

居三年長昂不敢窺邊尋推山東按察使晉右
轄己丑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
川東湖北節制三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皆取
償公費公歎命典調互易其幣以報舊習一洗
草坪苗叛一千戶倡亂公立笑殲其首惡事聞
再下兵部紀錄土舍楊應龍驕蹇縱恣多不法
公力欲除之而兩省異議應龍竟逋誅至今爲
梗談者始服公先見公又念貴竹咸土司難馴
請增新貴縣治民用帖然庚寅陜西火酋詞

公撫陜會與經略尚書和戰異意公畫不得展
然猶密遣將擊走火酋莽剌工川之衆倡一時
敢戰氣辛卯擢副都御史撫甘肅威名日盛松
虜套虜及海西諸虜遠遁而壬辰遂有寧夏之
烈初寧夏哱拜哱承恩劉東暘等皆戍卒自恃
家丁强衆又虜方黠悍而邊備素單弱遂決計
勾虜叛逆戕撫臣脅宗室雲黨張甚公灑泣上
疏願捐身討賊得旨趣寧夏入靈州虜數萬騎
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其不意破之虜復以
叛賊召傳城北門公率兵搏戰城下士殊死入
其陣虜大挫遯逍賊失援喪膽然猶堅壁以拒
我師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賜上方劍
俾當事者得專決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代公
召將士激勸之示之劍令人人競奮晝夜蟻拔
决水灌城公親冒矢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
擊破卜着二虜酋援賊者賊意氣沮喪公益耀
舟師震賊而間貽蠟書以移其黨俾爲內應某
日遂以神礮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等懼不知

所爲斬劉東暘許朝土文秀函首行成不聽益
進兵攻之礮連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哱拜自焚
穢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公
一切推功前督臣魏公及諸將之敢戰者論定
擢公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公請
移鎮還固原休兵偃甲未幾疏乞骸骨乙未吏
部疏脩舉邊功陞公兵部尚書廕一子胄監贈
考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妣俱贈夫人配廖氏累封夫人子男三人世儀

邑庠生蚤卒世仍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侯蔭
國子生女六俱配名族孫男一紹履蔭國子生
爲世儀嗣公以萬曆巳亥七月二十五日葬于
游龍山之麓世仍等以予於公有兩同年誼相
知最深爲書致光祿卿郭公所撰行狀使人請
南都徵銘勒諸墓道之石予憶往嘗與公談鄉
先達安襄之烈至大司馬翁襄毅公心豔慕之
每竊以歸公而公遜謝不居今公勳秩駸駸出
襄毅上惟是贈諡大典尚有所待總之日久論

定皆所謂先后若合符節者也公與襄毅俱產
嶺東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有以也夫是
宜銘銘曰
五嶺毓粹乃生人傑襄毅崛起公也超軼允武
允文萬夫之特服勤中外懋著勞績韜有遺盜
公擣其穴義旗一麾颷懸屏息陜有叛戍公憤
請殲尚方賜劍海內有截推陷廓清所向無敵
方駕范韓叔虎攸匹帝嘉丕勞寵數晉錫官保
推恩金吾世籍海內景從式是百辟解印南還
秖駕何亟天不憖遺星殞棟折訃聞當宁卹典
絡繹宗伯予祭司空治穸褒功刻表余史其職
蹢首龜趺德輝是勒太保新阡過者必式

誥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觀瀾張公
神道碑

皇上沖聖御極六年于茲寔少師張先生柄國
事維時庶司咸兢奉法海內滋殖乃丹垠玄朔
夷徼交臂受事天下推相國功多封君自兩宮

聖母 皇上及薦紳學士先生宦寺左右無不
知有封君者上一日問先生父母年幾何所與
健否狀左右對先生父母年七十餘矣然健甚
上喜則頒書諭相國出內帑綵衣一稱白金錢
二十兩及玉花墜彩紗致聖母意勅家僮往遺
之封君捧讀聖諭叩頭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
會相國使人上起居言所蒙恩國家者踰涯分
恩乞身歸爲二親壽公以書止之日人臣以身
殉國家若先帝顧命及皇上眷倚前代有幾今

天恩橫流且及我兩老人我猶思揄餘生報國
家兒奈何以我爲念也以是相國姑未敢言歸
北丁丑少師思封君心動甚日夜望見上嘉禮
成後圖歸覲亡何公卒于家時九月十三日也
訃聞少師公毀幾絕兩宮聖母惋惻而皇上咨
咨深念不懌者累日所爲慰挽而襚賻之者黃
門中使相望於道已少師請奔喪如制上用先
朝金幼孜李賢故事留之疏凡數上辭彌苦而
皇上留彌篤上見少師堅甚則溫旨謂少師國

家社稷重寄非先生篤棐左右朕冲人藐昧罔
攸濟朕何可一日去先生先生曩所陳見朕惟
先生言是從乃今日先生爲國家社稷留亦欲
先生聽朕少師念業徒跣去則皇上屬國事我
意拳拳甚何可忤旨重傷君父心留則人子哀
慟至情中制而不獲自遂心忽忽如灌伏夢寐
南下而已中使日十數馳旨至廷巾其依違去
留苦心隱忍之際非特外廷不得而知即公亦
不以告人也洎禮官上䘏典上命如制外加祭

五壇遣禁寮臣往營葬事凡所爲皆曲盡人子
情必得公勉留乃已相國既不獲命筒地號曰
天何不速死我而使之忠孝無當遂不得已墨
衰保直閣中辭食所常祿乞無與朝參上許以
便宜從事益贖典云乃者皇上嘉禮告成事少
師疏請歸葬將樹碑神道乞侍郎曾君狀問予
銘往封君訃聞至不俟病在告乃強數奉旨如
即留少師很以庸劣從事得與聞封君家世曷
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

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闕保高皇帝時以功
授歸州守禦千戶四傳而祖懷葛公誠以別支
徙居郡城微時身自作苦得錢即周貧或施僧
供家無餘貲口吃有識鑒而其言皆足爲訓里
中號曰張審老云生三子長鉞仲即公父東湖
公鎮季鈸鎮少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儻莽然懷
葛公獨愛之及生公懷葛喜曰吾愛人樂施後
世必有興者是兒當亢吾宗矣弱冠補郡諸生
關中許少華氏督楚學試公高等奇之后七舉

竟不第云而相國是時業以神童顯舉丁未進士癸丑以翰林編脩秩滿當貤封公嘆曰吾束髮業儒四十年自視非後於人也今困厄至此命矣夫遂就封書語相國曰吾所未遂者盡屬女矣甲寅相國謝病歸先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公不樂貌乃日癯相國介親友爲言所以公謂吾平生欲有所表見於世竟不偶所爲就封者徒以吾兒樹立將前人光顯賴之兒今者無意出也其謂我何於是相國不獲已乃出

公大喜爲益一飧追世皇始簡相國侍先帝於潛邸繼入中書㕘大政公以書戒之曰女少以古人自期頃古人罕遇時今汝結知英主有其時矣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午以相國一品三年滿考益封父之凡三益封而祖懷葛考東湖俱累贈如相國官祖妣𤦡妣李俱累贈一品夫人云公幼警敏爲文操筆立就然卓犖不少就繩墨以故見詘有司對客稱詩若宿搆而奇古遒麗往往多警語其與人處自措紳大夫至齊民咸平心無競葢任眞坦率終其身仇怨蔑加也公性好客能劇飲恢達善譃乃自奉則甚約食不重味相國歲時間奉締絺才一着即臧之篋不復用奚媵皆不得衣帛相國常微寓諷勸曰大人得毋過自苦耶即大人抑約乃爾子孫安所用受之公報曰吾性固然且令子孫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至所識窘急則又傾身周之無少恡公雖貴極封君乎名顯天下其自處常窮窮然若不勝衣者至其功在社稷公固不自

知世亦靡得而名焉公生弘治甲子十二月十五日距卒之年春秋七十有四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即相國居正次居敬郡庠生蚤卒次居易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掌政僉書季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邑庠生劉虎椎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廕錦衣衛正千戶嗣弼嗣淵嗣[illegible]嗣信嗣敏嗣惠曾孫[illegible]二女一俱幼先是僉書若官[illegible]中念相國事皇上

自分當留侍親遂抗疏棄官歸養而編脩君亦
奉欽命往營公葬事云予竊惟聖祖起鳳陽至
世皇帝由郢中紹聖統天光啟函夏而公祖自
定遠徙家江陵及封君而生少師公秉鈞軸爲
帝者師鍾光發祥有若合符節然萬曆改元會
先帝棄羣臣烝皇上冲齡在宥閹寺宦妾旦夕
覷伺上顏色中外百執事有司顒顒嚮主上意
指奔走海隅日出蒼生疲癃老杖無不植耳思
見德化而炎徼朔幕虜生口日夜窺軀場伺更

天池草十九　　神道碑　　十二

否與俱隆鶩斯亦僉襄矣乃少師殫忠啟沃幹
旋密勿中五六年來宮廷無以奇衺幸者而庶
司百執事兢兢守憲度惟謹上下一德天人咸
休八表同風九邊寧謐庶幾哉大道爲公之世
昔人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非相國其孰任之雖少師精忠自天性然
挺生元喆教之戮力報主上俾毋以己故務殉
身爲社稷卒明保勗迪佐國家恭隆之治公之
功豈淺鮮哉蓋天下所倚重以爲父不特父張

氏焉已予嘉公以相國定天下義不可使泯泯
也于是乎爲之銘銘曰
軒轅之后代惟張在周稱仲漢稱良緊公遠裔
起濠陽數葉肇延祝融疆後先湯沐炳殊祥世
有令德昭衡湘公夙懷珍負時望含醇履直浮
于鄉云胡未遇竟紉芒鳳占五世茲其昌篤生
喆嗣輔冲皇受遺負扆專平章格天一德追伊
湯指揮斗柄垂衣裳山川出雲雨八荒皇念啓
佑貽褒揚温綸寶貺爛琳琅既受帝祉燦而臧

天池草十九卷　　神道碑　　十三

重恩其慶相輝煌濟美象賢濡澤長玄昊眷德
固其常胡不慭遺增悲傷訃聞當宁憂皇皇賻
郵救塋侈恩光榮哀沒世何能忘豐碑顯銘樹
道旁佳城鬱鬱彌其藏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西洲唐公神道碑

自予髫時見父老談西洲唐公立朝節槩私心
嚮往之比長入仕中朝與脩國史因讀公先後
建白諸疏乃擘節歎曰嗟夫若西洲公者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嘗觀搢紳士夫平居矢口言天
下事卽引裾折檻見若無難爲者至當國家利
害事變之衝轢相率鼠首兩端甚則卷舌固位
嗟乎此其人視公何如哉公以嘉靖戊戌夏議
獻皇帝明堂饗禮忤旨詔獄廷杖爲民而歸是
冬復冠帶踰年而卒又踰年葬陶山潭緝之原
隆慶初奉詔䘏錄乃晉公官都察院右都御史
賜祭葬如例故事仕登三品法得樹石神道公
嗣孫恪走書京師以碑銘請予雅重公茲復忝

公後進載筆貞石以揄闡幽美昭來世責惡可
辭按狀公諱冑字平侯姓唐氏西洲其號也先
世桂林之興安人宋淳祐間始祖震刺瓊州卒
于瓊子叔建蔭瓊山縣尉遂卜城東畨茶里家
焉叔建生次道迪功郎瓊州戶錄次道生閏瓊
州學教授閏生祖壽祖壽生遜本州學訓遜生
乾昇太學生乾昇生正處士太學生處士則公
之王父父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王母吳母陳皆贈淑人

公生而敏嗜於書無所不讀弘治戊午舉于鄉
壬戌成進士皐皆以禮記媲其經授戶部山西
司主事丁外艱服闋值逆瑾擅權公謝病不出
瑾誅起公復以母老乞終養益肆力于學益家
食者幾二十年肅皇帝入嗣大統始赴召爲戶
部河南司主事時蘇杭織造遞遣中貴人往大
爲民害公上疏諫止詞其剴切已又疏請出內
象又疏爲宋死節諸臣請謚立祠其所論列皆
有關政體時論韙之癸未春校會試所得多名

士陞本司員外郎尋擢廣西提學僉事公提學
以身範士督師生書冠射諸禮卽僻邑遐陬巡
歷皆遍丙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金騰飭
號令治軍旅境內肅然土酋莽信橫甚莫敢誰
何公遣壯士計禽之逮其黨八人俱論死餘山
令趙九皐與其子明引逆賊劉七倚勢承撫漁
民民苦甚吏弗能制公械繫之九皐坐盜逮錢
糧例斬其首以徇明坐抵命宣慰木邦孟養爭
地搆兵連歲鎮巡議與四省師往討之公曰毋

炤師是可不戰而下乃聚木邦先世與地所由諭以國恩木邦感激獻地兵遂罷丁亥改本省提學副使其所造士一如西粵時會有壽甸之變總制提兵來者柄臣私人也囑公以故人子不聽時三司憚其威議迎叅皆跪公獨不從疏乞致仕不允陞雲南右叅政己丑表賀如京諸郡邑例餽夫廪皆卻不受既至見京貴一無所遺上疏請崇聖德上嘉納焉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入覲陞廣西左其年至廣西時桂林盜發

喜掘富家冢王府諸臣姓惴惴旦夕公討獲渠魁七人誅之而古田鳳皇寨韋賊尤大肆掠時調土漢兵征之無功公屬其令劉朝輔曰往諭吾意天兵不可再干如急來吾能生之朝輔如命往賊曰是布政果前提學耶即解甲與朝輔偕至受質而還輯其衆境內大安葢公往提學時嘗諭諸猺送子入學授書遺風猶有存者先是各鎮守將月領銀賞猺名塩魚銀軍器局月支糧給軍名軍匠口糧公按掌故謂洞首能戢

諸猺無掠乃賞今各處警報何賞爲祗官吏會耳軍器局造以年今元年造未已而支糧至十二年何也悉禁絕之靖江王府宗人受封輒請補祿自登名玉牒日始公曰祿與爵偕應始首拜封從前誤也且以靖江一府月補祿米八千石合天下諸藩費當何如者遂疏其弊于朝宗室羣齗齗之公屹不動尋得旨俞允通行各藩著爲令蓋公在西粵功績殊尤類此他如疏請不隨王府慶賀不行王府叩頭朝禮及戢客兵

不敢爲暴人聞之皆吐舌癸巳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公以開府四省重鎮而贛城卑小何以示威乃增築樓櫓雉堞擬諸都會按游賓道與條例著賞格蓋湖西道撤守巡分駐臨江吉安令緩急可倚官軍遠邇帖然僅半載改山東巡撫再乞致仕不允時值旱公焚香祝天藩司分禱嶽瀆諸神連日大雨郡邑多蝗公撰祭文命長吏做屠禮春秋賽祭是歲無蝗子生盡爲蝦蟆蟻子食有蝗飛自邳淮來過沂州不

下歲則大熟是時公方尋黃河故道以疏三郡
水災覈通省荒田給民牛種墾之爲世世永利
未就而陞南京戶部右侍郎丙申春改戶部左
侍郎迨秋轉左會安南弗靖廷議興師往問罪
公曰安南道路險絕出師必無成功且得其地
不可郡縣永樂中事是也因疏力言其不可者
七事武臣郭勛怙寵請其祖配享功臣廟公獨
疏請止上皆虛已可其奏嗟夫公于君臣之際
亦已遇矣乃明堂之議聖心有厭弃古禮者而

廷諸臣未必能知公亦坐此不合然　肅皇帝
之明與公之忠皆可以流光千古若公者可謂
終不遇乎哉公卒爲嘉靖己亥四月十三日距
其生天順辛卯十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九
配鍾氏出文昌甲族貞惠有閑累封淑人子男
三長穆戊戌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次秩次稼
女三長適尚寶司丞丘郊次適周盤次適馮畀
孫男二恪惇恪官生都察院照磨即來請予碑
銘者孫女一　公天性至孝事處士公敬養備至

疏歸侍養時會陳淑人有疾公手調藥朝夕不
解帶舍傍忽產蘇菰取以供母人以爲孝感治
家嚴而有方冠婚喪祭一遵古禮行之素性儉
衣履不擇敝好處滇中數年珍寶之物一無所
携所至解任之日篋中供帳器皿悉署籍以俟
來者自提學備兵至開府東南士民無不遮道
攀轅送出境外去之久而愈不能忘爲文章根
本六經不務綺麗所著有瓊臺志四十四卷廣
西通志若干卷江閩湖嶺都臺志十三卷詩文

若干卷行于世初公既罷歸尋有詔復公冠帶
人謂上意原公且召公而公逝矣公生平以范
文正自期身任天下之重乃不獲竟所設施惜
哉是宜銘銘曰
於爍唐氏寔始與安爰及司徒碩大且蕃通籍
廿年傑游林埜幡然而起雲蒸龍躍中外剔歷
藩臬騰更乃簡中丞乃陟貳卿文武憲邦勳猷
名世保佩論列弗嚴貴勢批鱗削籍易世旌忠
贈爵祭塋愍卹優隆已化者人弗朽者德懿匕

佳城過者其式

太僕卿繼山王公神道碑

公諱鑑字汝明別號繼山其先出宋文正公入國朝六世祖宏以人才為浙江行省鹽運司判官始遷錫之三登里家焉子孫遞起遞廢至樂莘先生澤始以子貴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樂莘二子長戶部員外郎負次廣東按察司僉事問問號仲山即公父也配李宜人實生公早卒繼娶袁宜人公生而純齊有至性喜讀書不

務佔好仲山先生甚器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三試領己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阻下第益奮發攻書至丙夜不休己未中禮部試會丁外艱馳歸山中弟子多從之者又六年為嘉靖乙丑始就廷對賜二甲進士出身公于次當得部署而是時柄銓者方懲州刺史多墨敗欲重其選於是武定州缺遂以公往始至下教敕曹掾曰若所不飭以貪緣為奸利者有法在刺史所不自飾借脂膏自潤者神鑒如之諸曹掾唯唯莫

敢犯法亡何郡伍伯以他事搆府帖恫喝諸瓜史氣張甚公廷詰之五伯倔強出不遜語公怒叱曰若豈以守汝嚇我邪吾視棄州篆如敝屣耳遂收之以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不能有以中公公亦竟持不為屈益自勵飭廉諸凡供帳鋪設暨金錢之屬一切罷去至于徵輸之羨肺石之鍰盡以當官庾不入私囊州故當南北孔道商車之往來歲可數千緡所報入不過十三四而州額取其羨自封公乃悉出羨金予貧

民亡業者令其牛種懇田自食若欲製一縞衣取市人束帛予之直浮錢千賈弗敢受公咲曰損上益下是吾心也麾之去其介約自持類如此先是州賦不時入上官勅加阿責毋匄較掾胥恐則跳他郡自匿公為定著程期科品賦稍稍前今當審戶則衆多務為欺隱公先盡已廉得其腴瘠主名以次甲乙之姦敢下上者州大姓其貲故饒而族人子即貴前後監州者以其怙勢也當下則受役與閭左之最瘠者伍公曰

柰何以貴人故佚法擾筆署家上則其人伏辦而去已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若干徵解乃設爲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援若悉者各幾何類爲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間舊當種馬歲芻牧無算日遇當解多不中格則及于旁郡厚直買馬以應衆甚苦之公議停解馬第齎直以往故事解馬入京州長史走稍麓通長安貴人訊訊必有朱提以先尺一所須悉貧欲于長賦者公慨然曰刺史即不治事安所

事長安貴人而金何爲者弃不復用民甚便焉公于治不取一切苛辦而當官行法無所依違一意與民除害至于豪大家獨亡所縱舍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與爲大奸狀甚著衆咸指目莫敢抵觸公以計捕得械治之有李讓者用詿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决公一訊立出焉視事三年[illegible]光後得旌薦且十數遂以廉能異等擢爲戶部員外郎而是時虞坡錫公爲太宰素聞公名欲引以爲重遂改吏部驗封

歷考功壽復改文選公于事務以精覈行之上下欺亡旁撓會驗封稽勳郎中缺首次當及公公讓乃補稽勳司郎中當公之轉吏部也時以部委便道省覲報適至而仲山公亦年七十餘老矣意頗不決仲山公趣之曰吾世受國恩未能報報且在子若不以時思所自豎乃作兒女子態耶公不得已遂行至是益念仲山公不置每自嘆曰爲人子終不以官易養謝病歸公既退而名益重再召再不起及仲山公歿服除江

陵相秉政人或詬公且起公笑不應數年而江陵相敗中外益推轂公會上命部臣請以原官召之公乃出于是公去吏部十年餘矣主爵者以公資深不宜服下僚遂推尚寶司卿尚寶于秩號清貴然數簡無甚規畫公乃上疏言大小臣僚所懸牙牌多遺失請出入給繳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寶不宜非時輒請以歲三九月一施用奏可著爲令尋詔公持節充正使冊封益藩王所餽遺金帛甚厚公悉謝不受曰使事有

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公自釋褐爲州守歷
吏及卿尚寳凡二十餘年官不過五品無慍色
及使還以病不任職上疏請免不許乞南職乃
轉南京鴻臚寺卿鴻臚故冷局南中尤甚所孱
廨宇蹟落人多薄之者公怡然曰是吏而隱者
也又之役以年七十上疏乞骸骨言甚切至以
是上從吏部議特進公官一級以示優寵于致
仕命下束裝就道時論榮之公既賦歸處一室
焚香端坐間與一二騷人墨客賡吟嘯詠有蕭

然物外之意居歲餘而病作亡何遂劇所親往
視之聚手相勞苦咲如平日初李宜人娠公難
産就蓐者兩日夜仲山公甚憂之倦而假寐忽
夢邵文莊公戴一僧俱入合既寤遂生公至是
疾篤且瞑忽張目曰仰公召我遂卒人以爲夢
僧之驗云公爲人古貌坦中不設城府與人交
恂恂如也其内行尤淳固少喪母躃踴哭泣如
成人侍仲山公居于舍躬省視席蓐燥濕所嗜
好節緊伺必多方致之仲山公嘗患心悸公爲

築來賦堂葺綠蘿菴奉居其間往來遨遊以順
適其意居平念李宜人雖久未嘗不泫然泣下
也事袁宜人其篤至迨老未嘗不和顏色以進
也所配宜人早卒公遂不娶獨居外寢者餘
四十年故爲廉吏又不喜談外事乃其急人也
甚于己諸内外戚及故人子爭詣公公毅其饗
者而直其枉抑無控者咸得意去蓋其友愛豈
弟出于天性如此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五經
摘要楚越記寳界集藏于家卒之日家無餘財

一棺戢身尚取諸交游君子聞而悲之夫明興
卿大夫之以勁節偉績有聞者非一然宦成而
汰志老而衰往往有之若公之廉潔遐讓終始
一操有足多者潁川無弗宛然其出處去就之
間亦可以風矣余爲公乙丑仝年公爲尚寳卿
時推與周旋而聞于成均識公之子孝廉大蘊
故習知公爲詳又從公鄉人徵之而信他懿行
文采甚衆茲不俱論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勾吳之墟寔鍾俊哲自公父子三槐紹烈公比

兼仕履華典州治行異等奉法潔修有赫太守姚遊其屬命公是佐增表之務公于仕軌數免稍遷九列之命垂三十年公于時務多所綜析自公白發世取爲式亦既崇爵亦既考終亦有衆賢東序大鏞遺峰之阡爲公名宅吾銘公碑庶無媿色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二十

瑯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孟山後學黃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龍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蔚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墓誌

大中大夫遼東苑馬寺卿少峰李公暨配吳淑人墓誌銘

往少峰李先生之守吾瓊也不佞方總角爲弟子員云先生一試即以國士期之已爲商訂文史及游揚于諸貴人不休也無何不佞叨首薦于鄉而先生入覲會于五羊舟次相得歡甚自後參寥不通音問者久之蓋不佞甫別先生即丁外艱既爲南宮薄請告歸省復丁內艱凡先後浮沉里中者十餘年以故於先生行藏起居與夕昧曠頃得先生制子玉淵書而知先生厭

人世且十年矣嗚呼惜哉玉淵手錄先生行實
因鄭黍知一龍所爲狀屬予誌于墓意若曰先
子之骨朽矣所不朽者惟斯文是賴予聞而悲
之託曰十歲種樹百歲種士自惟謭劣乃所爲
先生于百歲計者安得以不文辭按先生諱慎
字克念少峰其別號世出宋太師文肅鄒公家
濟鉅野以南渡避於晉江之石湖代有顯人四
世祖應禎再遷惠安應禎生欽欽生木軒公普
普生毅菴公經是爲先生父配曾氏子三人長

曰愷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銓部郎中湖廣按
察司副使次愽散官次先生自先生與伯兄相
繼貴顯而毅菴公累贈至大中大夫遼東苑馬
寺卿曾氏贈太淑人蓋從先生爵云先生自幼
稟異資甫成童即博通六籍一日讀近思錄慨
然有希賢學道之志自是兀坐心齋尚友古人
者數年尋以嘉靖庚子魁于鄉而是時長公已
官銓部先生方謝交游且不忍以兄弟仕進故
違定省歡也一日長跽母前請曰兒不願就試

矣聞者方訝之無何太淑人病賴先生侍湯藥
歿之日躬視含殮咸得自盡其心果如所請太
淑人方病時嘗諄諄語曰孝哉兒其終慕如此
庚戌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榷稅于杭誓不牟
羨溢課外悉以惠諸商縉紳商旅至留衣冠祠
之語具金太史碑中已調武選郎當大察軍政
鏁院問公狀權貴咸屏息不敢緩頰事竣人無
間言歲餘擢守吾瓊瓊去京師萬里且阻在海
外先是宦游者多以竦逖自點汚去先生聞命

勃然曰瓊能緇人乎人自緇耳比至郡臨政一
依于德化歲時引諸父老于庭講六行置勸懲
簿以格姦護一切餽遺悉爲謝絕尤加意博士
弟子嘗頒示經義治事條於學宮輯諸廢毀立
四教堂所奬借作興士類甚衆不佞其一也他
如築城濬渠均賦諸善政嘖嘖不可殫述當考
績士民無慮千餘乞留不獲有涕泣去者吾粵
西憲副則有御土酋黃仲暮夜之金柜文將莫
氏所獻虜獲之女皆發稜大節不可犯人以爲

雖云未幾遷遂東苑馬寺卿卿雖崇秩然非要
地善仕者輒視爲宮觀疎逖無不佗傺求解去
先生聞命單車走塞下謂丈夫計一當匈奴耳
奈何苦盤錯爲會　穆廟亦廑北顧詔陳安攘
長策先生條撫流墾田八月又議防冬議築險
割屬暨諸便宜謂在靖邊一經俱鑿鑿石畫居
塞下三年屹若長城獨以中忌拂衣去諸將須
喻恩德各奉金追贐先生正色麾之吾病[匈]人
參且懼甚𢦏謗不將惡用金乎今遂陽益有遺

愛碑云家居十載日生定性軒猜思濂洛之學
翼以薛河東胡餘干語錄每夜靜羅諸孫子爲
說夜氣仁義諸章何以幾希異禽獸爲喫緊語
蓋淵源自近思錄所得深矣伯兄亦已歸老怡
怡杖屨相適也里中父老稱二先生而有司及
知舊造者顧多匿迹不見豈不廩廩篤行君子
哉吳淑人蓋有內助焉淑人邑右族吳以靜女
少婉順比歸先生以不及事翁菴公爲恨日承
懽太淑人孺篤太淑人亦嫗[illegible]呼吾季婦也所

學書家政能以詘爲羸俾先生得下帷[覃]憤成
名儒性仁慈好急人而尤多所領悟一口聽先
生授毛詩谷風篇至有無黽勉抹喪匍匐之句
輒有味乎其言曰賢婦當如是矣先生仕留漸
時所畀兒女資皆淑人自辨約而不逆于禮後
入炕椎邸衣布疏食脫粟飯嘗曰安見婦不素
而能佐丈夫廉者封安人抵家見新婦績色喜
每戒諸子曰機杼絲分自治大帛大成疎慵子
學可成名乎先生訓育孤姪及捐產爲祭田淑

人實從臾之比治瓊第匡海谷多有陰袺淑人
賜而不知者乃覬畀役任不意有崖門之厄宜
先生深念竟以鰥終其身云贈卿寺誥贈制誥
褒美不虛矣先生生正德丙寅十一月二十三
日卒萬曆丙子二月二十七日年七十一卒之
先有七鳥如鴈行償于階下所著有春秋律解
史漢粹藻鑰蒙諸集值海嘯俱漂沒惟靖邊一
經尚存淑人後先生二年生爲正德戊辰五月
初七日先先生十七年卒爲嘉靖己未七月三

十日年五十二子二長玉淵次玉潔俱庠生玉淵娶陳大叅脊孫舉人喈女玉潔娶莊知縣一貞女女一適黄主事森男庠生廷枚孫五惟梓惟機惟栢惟楠惟杞俱庠生機楠玉淵出梓栢杞玉潔出孫女二曽孫六所婚娶悉名家淵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先生與淑人于某山之原而予爲之銘銘曰文肅碩懿培爾元從龍南遷枝葉蕃中潛于惠澤彌敦奕世彪發篪與塤妙契先覺遡道原蹊更歷陟聲猷騫晚服問

命鑰北門亦有夫人德秉坤内閑外輔躬儉勤修敏俄摧天爲昏有鰥隱惻義之存世路羊腸亟返轅家園偃息沃靈根何物鳥隕告數屯生死同期歸丘樊欝欝崇岡瘞璵璠於昭明德貽厥孫酬知銘石擬招魂千秋萬歲徵予言

中憲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洪西李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五月十一日予師洪西李先生卒于家歿嗣一兆自爲狀緘詞抵京師屬予以銘嘗予爲諸生時而先生視學粤中一試大奇之召與兆生共文史昒昕食飲必偕先生將進而勗之曰夫南溟奇甸後文莊百餘年而有子哉不佞聞言感泣日惴惴負先生令欻焉二十載竊以先生之靈稍得次用於時而猶然迂謭無能張先生之道先生殁矣銘先生墓者是在不佞按狀先生名遜字子敏別號洪西李氏自唐季散而之洪州諸道爲新建邑人元至正七世祖俊自新建之松湖里徙禹港遂爲禹港李氏俊

三傳而生時佐時中時佐舉永樂進士刑部主事時中爲先生曽祖生宣政文政宣政以孫尚書遷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文政生素端邑庠生以先生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配程氏封安人承德公生三子長通次述先生其季也少卓犖博異自五六歲即善屬對駢語應聲輒奇有早梅當面白裔木出頭青之句時咸識其非常兒云始治毛氏詩復治周易與博士弟子戢𢧁學宫學使者必首先生間或與其伯尚書

公相甲乙稱二難癸卯舉于鄉甲辰第進士年二十有二試政兵部爰取九邊圖繪之屏風時從鄉先輩及同年揚榷邊計慨然有天下之志已授南京刑部主事以廟建恩封所生如其官尋擢郎中諸所讞決詔獄入出輕重上傅於法而下不失情所平反全活甚多辛亥出知安慶癸丑以太安人憂歸服除補永平所至務以德化民與之休息而凜然毫髮人莫敢犯又善劑度國勢人情徐糅便宜行之爲安慶時有揮使

某素橫里中而能結中貴人驟得守備侯去謁府庭布金錢絲縑階下先生卻不爲動詰朝報罷則令兩隸卒面縛傳獄吏治之中貴人爲居間先生不少縱乃遂定經制平賦徭蠲逋貧廣招輯皖故瘠土宿松望江二邑則又瘠歲凶民多亡者先生爲復其流移幾萬家而時朝議下諸郡汰冗役皖例當汰民兵若干令已下先生退而深惟曰汰誠便顧皖江據二京上遊控引吳楚其當天下重矧甚往逆濠舟師抵城下時

兢爲甲士一鼓僨者夫緩急罔所恃有也力爭之卒不汰後永平故邊郡府衛軍民錯而居例餉兵千人僅以供郵置來往無名不敢問而新外召民兵四百人益之歲費軍興數千民大困先生卒汰之先是有巨璫奉旨採鑛山貢爪牙虎而冠莫敢誰何先生爲從容風諭令以事歸臺府而歲上其賦永平人便之而當壽王喪之安慶也中使奉宮闈寮屬從所過索軺軸輯轃吏疲奔命先生時以期會之秣陵諸璫欲乘我

令卒張搏擊爲乾沒先生聞之趣登舟一晝夜抵郡亟集部民錄卒伍爲約束資供億頃刻而北竟不得間去其他遇事嚴密整暇具如此於是先生治行聞天下二郡民爭拓祠祝之而天官曹廉先生文誼使督嶺南諸道學政先生之於風厲後學自天性而又以可藉手得人報天子益諄諄然申布功令其大者若敦彝行崇經術袪士氣懲邪慝奬節孝慎祠祭重鄉飲盡革一時因仍偷惰之習所錄文字務崇典雅正大

士習翕然爲之一振至以行正舉刺諸先生尤極衡鑑賢愚僉受其益云時臺省院部使者薦剡交馳于朝大用有日尋丁承德公憂解職竟亦以孤介不能俯指事人爲言者所中罷歸先生内行淳至事二尊人篤孝長公蚤逝痛悼之終身衲其孤若已出姊歸劉少寡爲經紀其家于如長公子子之事次公幾微不少忤族子待先生舉火若婚娶喪葬者如干人尤善賙窮賑乏以誼赴人之急歲祲爲散鄉人粟三千不取

息役大祲悉裂券燬之已乃從新坊沙口諸里見濱江汙潴歲苦衝激湮沒爲數十橋不費里人一錢先生之才多於世事無所推讓而又慷慨可大用　穆廟初下諸道訪軼材堪寄邊旅者所在以聞未報先生卒矣嗚呼惜哉娶孔氏封安人生男二長適即一鼎娶南昌熊氏順天經歷襄女一蘭聘南昌胡舉人汝煥女側室張氏出一荊聘南昌喻庠生言章女二一適杉林稷布政使良輔孫庠生應嘉一適豫章余太僕卿子恩供側室胡氏出孫一克家聘南關楊知府汝允女一鼎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而自爲狀如此王弘誨曰余讀鼎生所爲狀悉先生政矣而向者侍先生經館中稍習先生學先生於四子六經書精探鑽研並臻奥妙每當其解經得意時袖而示余津津不少置爲古歌詩雜文不屑屑取浮名於世而焯然成一家言所著有四書質疑洪西集禹江詩抄若干卷將刻而行于時鼎生有文辭復能世其家學云嗚乎

先生不死矣乃爲銘曰不知其政視二邦人之祠不知其學踰五嶺而南蜚英聲乎于茲夫亦有不可知如先王之位與年惡覩配於德而暢其奇有嗣之歸兮而藏之熱兮我銘之曰是爲嘉隆間之名宦鉅儒過者必式兮無以余不佞爲阿私

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關公暨配張孺人
合葬墓誌銘

萬曆戊寅國子助教關君學尹既復任之一年

遇徽號覃恩得移貽父心月公修職郎如其官
而是時心月公已先四年卒毋張孺人又先門
十五年卒不及需榮養以故助教君痛至深每
語及淚淹霪欲下也問自爲狀造余曰傷哉不
肖之無以慰二先人于地下也茲忍死服官幸
而藉上恩爲先人光誠徼惠旦夕抵家營葬事
尹死不恨矣惟是先人所待以不朽者則有明
公之言在敢以銘請余曩與助教君偕舉于鄉
又同仕成均相善也銘惡得辭按狀公諱侃字

悅夫心月其別號也先世起廬西宋紹興中肇
遷南海九江再遷沙圃而家焉始祖文盛八傳
至世英咸隱德不仕世英者公之父也有三子
其長乃公幼穎敏善屬對諸少年咸推之稍長
習舉子業已聞督學魏莊渠先生誨人靜坐盡
棄其學學焉久之若有所得故以心月爲號暮
夜分恐臥則以盤水沃足其刻厲如此公孝友
純至父病親爲嘗糞與仲同居至老猶不忍分
恂恂然專務急人之困至其排難解紛如矢激

而斷節至暴抗無不洒然服者始公嘗給事郡
庠時郡吏横恣意誅求族人多亡者公獨留遂
與同舍人并受笞掠幾斃既乃慨然曰嗟乎吾
惟以學不成故至此回顧助教君尚有若可教
能終困我乎而是時助教君年十二矣猶未知
學乃罷家政不問所以責課助教君靡間日稍
佚輒誚責之曰孺子而忘郡吏之笞而父乎里
中父老戲公甫田穰穰舍而鈞奇以俟後時可
異乎公謝曰非敢必有功也庶幾士之子恒爲

士耳助教君竟感憤力學領辛酉鄉薦出而服
官公之教也然公自是益杜門一切謝外事矣
里瀕海多盜亭長少年利捕盜得以意輕重問
使人邀公公閉目不顧曰老詩安能奪鄉里賢
豪權乎里人試問公居家何事最樂公朗吟而
苔春寒坐對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惟此爲
樂其人遂大媿去故公不特以助教君顯也即
次子學播亦有所成立蓋其所詒翼者遠矣公
好觀書至老猶卷不釋手又雅善鼓琴能詩容

至於歌梟鴟爲樂意豁如也生平嬰攣少病偶
微疾卽預勑家僮治後事曰吾某甲子當沒吾
眞矣獨恨吾兒在萬里外不及見也蓋是時助
教君筮仕成均云及期翛然而逝不及于亂人
以爲令終之驗如此張孺人者同邑某里人處
士景升女也張於里爲世族孺人少閑姆訓性
柔順事舅姑孝謹撫諸叔侍娣姒溫和人無閒
言孺人卒時助教君甫六歲無從知其詳然聞
孺人相公起家及所以賑貧賙之輒從中臾之

公之稱于里中孺人有力焉公生正德丙寅某
月某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某日得年七十孺人
少公一歲生某月某日先公四十一歲卒爲嘉
靖甲午某月某日年僅二十有八孺人生子學
丞卽助教君娶于陳女一適生員陳丕績而繼
孺人譚生子一卽學播娶于李女二一適順德
張熤一適同里曾衢以某年某月某日助教君
等奉公與張孺人合葬于綱川阡王子曰語云
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心月公眾儒而困乃能成
其子以儒顯有以也賢者固不可測如公不困
尼惡能激乎孺人雖奔世乃其拮据起家卓然
齊德關氏之興實自此始可不謂天道哉銘曰
維困而激兮以而子酬力兮歿而龍章有奕兮
髡彼而特兮鬱如者而宅兮歷四十春秋而相
聚大噱兮

中順大夫成都府知府圭薺邵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某月成都守邵公卒于家乙酉夏其
孤國翹持手狀來謁曰先大夫辱在年雅荷明

公知最深藐焉諸孤敢致遺命圖不朽余與公
通籍後一別凡十餘年壬午復會京師過從移
日講論不輟竊意公勳名日且未艾而遽止此
夫無論予知公特深卽以國翹爲予太學時門
下士銘公又安可辭按狀公名廉字養心其先
世出淳安以嘗宦南豐因家焉故南豐稱西里
邵氏曾祖忠傑祖廷鑑父熙圳號存耕世有潛
德自公貴始封存耕公爲承德郎工部虞衡司
主事母王氏爲太安人云初太安人夢仙鹿而

生公神爽穎慧封君輒喜曰此子秀也而氣勁
勁吾聞厚積者後必昌其孺子當之乎北就外
傅學爲駢語語卽異常兒適令君攡旄過社中
從羣兒竊戶窺之嬉曰夫夫貴人也異日貴人
者我邪生也羣兒大詫之稍長益習博士業每
試輒首諸生遂舉嘉靖乙卯鄉薦三試南宮不
利歸歸而益肆力於學也至足不履戶而文名
爵起已而成乙丑進士列高等試事銓曹念其
二親七十老矣試事格於例不得省乃謀諸當

事得轉餉塞上假道走訪二親庭下時王安人
偶患咳依依不忍去封君以簡書戒嚴趣之就
道所過傳舍聞咳聲若以爲安人也者而心脈
脈動淚下不自禁喟曰古人捧檄爲母吾何忍
吾母而以檄行乃引疾歸視事湯藥而王安人
迄無恙也公乃往值歲大比以文名聘校北畿
所收錄多得名士尋授主事虞衡虞衡一切軍
興戎器倚辦多猾趙不可致詰公務裁抑諸妄
費尔易單丸停造作歲省水衡金錢十餘萬適

移廟修陵祀典駢倖至橋梁幾危不可度公奈
卒令旁翼以徒杠省費數百金悉以還內帑大
司空雷公廉其狀嘖嘖賢公復出虞衡改給事
兵科蓋異數云公故侃直負大略又嘶於當世
之故乃首疏用人理財疏嚴比試疏武備六事
悉鑿鑿中肯綮上次第報可會災祲上詰責百
司不職令廠衛詗刺其狀以聞公愕然起曰臺
省諸臣孰非以身備耳目者而使緹綺貂璫竊
人主權陰制搢紳羅織之謂何夫不鏡先世汪

直事乎乃率諸給事具章俯伏請門成命不報
則獨署臣廉名再疏以死請再不報而尚璽丞
鄭履淳者坐是杖置對又疏救司丞言無他請
釋其罪罪臣又不報是時無不爲公危者而公
固曰伏官盡節吾職耳遑恤其他聞者壯之初
公成進士出新鄭高公門新鄭再相兼理銓部
欲以已意去所不善者公乘間其言宰相當有
休休量不宜以恩怨示人新鄭公陽領其言而
陰憾之明年出知建寧公語家人吾不聞母氏

咳聲者四年于茲矣吾每飲不忘吾回車所今
幸解言責得補外吾歸養有日哉乃上疏三乞
養天子勑建寧守閩江壤相接也奈何薄二千
石而以徇爾私其移爾父母養於官蓋嘉公孝
云建俗靡多淫祠公至示以儉朴毀諸祠宇更
爲崇正書院祀考亭屏山疊山羽皐諸先生又
置學田里社義倉皆自爲記其規畫遠大如此
崇有大猾某者持金錢交權倖相而憑藉其恣
雎郡國吏弗敢問公按狀操三尺捃束之諸黠

轉相誡毋入郡公料指郡多飛詭豪右併脇窮
而治公誡郡中田而不賦者以賦請賦而不田
者以田請毋抑田而附賦毋詭賦以匿田父老
感公大恩爲祠祠公而巨猾某者陰肆媒孽蜚
語入燕中然竟不能詘公論而獨伸其計頃之
王安人訃至公奔號長途哀毀骨立勤人子禮
甚謹再起再守肇慶郡故羅旁爲梗公請收瀧
水爲羅定州設兩縣治厝注甚具幕府以聞上
賜金勞苦之時以虜獲艷女進公正色拒曰是

烏足溷乃公爲也甫半載丁存耕公憂去一如
喪安人禮復守成都則三爲守矣治行循一日
也所平反拔寃勦豪猾大都視兩郡時屬當修
覲謝絕一切贐遺曰吾自爲郎時不私常金吾
安忍一日負雷司空語哉而竟用先臣猶計中
忌者尸公遂翻然歸舟過鄱陽風颶幾覆也
公秘祝吾生平無大過與其溺于口也寧溺于
水風稍靜始得渡歸家居一年而公逝矣公性
孝友郎兩尊人以高年終言及之未嘗不數數

掩涕也事兄姑姊甚恭撫諸姪如已子與胡安
人相對如賓終其身亡媵侍云解官歸不關外
事日與同志者講知行之學好讀馬遷董賈文
陸宣公蘇子瞻奏議故疏草人爭傳之而文不
甚法遷賈要在攄所自得語明習國朝典故諸
路使宦者有典志考義二十卷詩文二卷公生
于嘉靖戊子卒以萬曆癸未得年五十有六娶
胡氏封安人子二國翹太學生娶湯氏國翰邑
庠生娶高氏女三長適江邪琰次適江南岳又

次適譚希彥孫四家樹家相家尚家嗣俱國遐出國翹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謁予銘王子曰余嘗讀圭齋公諫疏及所論彼衛事鑿鑿乎斷於利害之故矣請還成命救鄭司丞忤新鄭戇乎哉蓋古之遺直焉更歷數郡所至有聲何地不可爲俎豆乎而其大者乃在社涇祠祟正學以稱循吏爲以加焉是宜銘銘曰婉娩長離五靈其姿言集帝廷爲帝羽儀雲中和鳴萬羽奪聲神容德牧彰我文明旦違朝

陽暮宿高岡靜氛厭代丹穴永還南嶽巍巍豐水湲湲鳳兮而容與徘徊其間而翩翩乎挺鳳毛之斑斕

贈文林郎廣東肇慶府推官涂公墓誌銘

新沙公者涂姓諱東山字魯望新沙其別號云故敘州府推官玉田公之子而今肇慶府推官成宇君之父也其先世系望詳玉田公誌中公自幼聰警有大志八歲卽能屬文鄉國薦紳咸器重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尋受餼于庠自後屢試主司皆拔置高等以德行獎者五次然八試棘闈輒不售至嘉靖甲子歲奉命以六人選貢督學使者且首錄公公念其儕貧而捨小阻避之俾自爲計自後遂齟齬數年迨隆慶庚午成宇君舉于鄉人咸爲公賀或勸公且休矣公正色曰蘇明允一眉山布衣耳業已課子顯榮然猶未能忘其天之所與斷斷然遺書政府以求一試彼固不以儒生自絀也吾豈以兒曹易吾素哉自是益奮志勵精夙宵匪懈無何

貢期甫及遽抱病一載齎志而終此成宇君所爲抱恨終天而汲汲皇皇圖所爲不朽計也公內行修潔孝友天至始玉田公務家之官嘗付公操家政公拮据黽勉不遺餘力旣而嘆曰是妨吾學業乃悉屬弟南山中山二人主筦鑰握計算出入不問公下帷餘力第總持大綱且嚴課中山無荒進取日以不負箕裘互相砥礪而巳比玉田謝事而歸越一歲所擬析箸別業時弟中山先逝公撫恤其遺孤議以近家腴田盡

昇之餘者方别爲區畫而公於其間居瘠推腴以先諸弟一家化之相好無間言藹然有仁讓之風焉公以篤行推高于鄉里有爭事咸走公所亭質公從容出片語決之無不灑然心服者至其嗜義若渴赴人于危困甚巳之私故成宇君淬志積學至登科貴顯人以爲公陰德之報云公卒爲萬曆巳卯十一月二十日距生嘉靖壬午八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八配方氏大中丞近沙公弟在女以成宇君貴貤恩贈公文林

郎肇慶府推官方爲孺人云子二長曰巍卽成宇君往以推官考滿貤恩今爲廉州二守勳名尚未艾初娶劉贈孺人再娶劉封孺人次曰崟邑庠生側室胡氏出女四由方出者一適威遠令宋章長孫郡庠生之庠由胡出者三適儒生彭之龍生員奚繼先舉人黄之仕孫適胥太學生巍出玄孫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王子曰予觀自古作述之際天倫之幸蓋其難哉不有作者誰與詒不有述者孰篤其慶斯二者惟天所樹而世之人俛仰撫心一何鮮也若新沙公者豈非古所稱無憂者乎公軼材廣學横睨一時而困躓坎壈以終其身可謂不遇乃食父之蔭以徐觀其子顯揚卒乃佩服寵靈司理三世可謂善作善成者巳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銘曰士屈于位伸于志或豐其德嗇其遇上述下傳永終譽隆隆之丘藏者是

處上東崖吳公墓誌銘

萬曆丁丑余分校禮闈得今太常博士吳君一喬卷擊節久之曰有士若此乎厥有本矣比一喬既釋褐服官京師與予旦夕過從因誦說其尊人東崖公隱行余益私心然之嗟夫上有松栢下有茯苓一喬誠賢詎不由此哉無何今年秋東崖公訃聞京師太常君哀慟幾絶巳乃手儀部李君所爲狀泣而謁予曰文梓不肖服膺庭訓以有今日茲不幸天降割于先父傷哉祿養之弗逮也則又曰吾父蓋閩郡稱善人云沒

之日里中人無長幼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老者顧少者曰吳丈人死吾屬緩急奚賴也乃文梓尚羈官邸恨不得蚤從里中人一日致吾哀也惟是歸營葬事有日敢邀惠先生一言以銘諸幽即吾父沒且不朽余旣稔聞公長者高誼又辱知于太常君夫安得以不文辭誌曰公諱仕範字正甫別號東崖其從居池自西漢陵陽令棟材公始曾祖永廉祖宗德考諒清世有隱德景清公善積著不侵然諾始娶於胡無子矣

繼娶阮蓋年五十二始生公也公甫七歲而孤阮孺人撫之底于成立乃能自刻厲益修父業貲大饒雄于里右駸駸擬素封焉然公富好行其德宗鄰貧窶者待以舉火婚者喪者待以具奮樽歲饑爲平糴以大量出之又爲粥食饑者賴以全活甚衆所從假貸者不能問子錢并毋錢匿之亦不悔也嘗有戴李二舍人者貧不能襄公爲助橐中裝百餘緡其人竟得詣闕補官德公入骨髓又嘗費修學官及造五溪橋率皆

事爲好義者倡督學趙公兵憲馮公先後獎異之邑有大典建悉于公受成焉其他好義專趨人之急多類此也公雖隱于里人乎乃里人率嚴重如大吏有爭事咸走公所亭質公從容出片語決之無不洒然心服者如勸止甯氏之訟嘗解張氏父子之冤鄉人嘖嘖談道之古稱名俠不是過也始公少時近屬豪者嘗窺公孤多方齮齕之比豪者死而其子貧家人將甘心焉公曰豪負我我不負豪卒善視其子賙之黃氏

子侵奪公杉千株業置弗校而其人適以事抵危法當對簿公舍人在官頗諄諄然命之曰慎哉毋以私憾戕人也是可謂不宿怨藏怒者非耶公所居九華山下四方縉紳登臨者無虛日公部署諸子弟飾廚傳供張旁午于道賓至者如歸監司部使數數臨公家稍親近之乃公自課子弟儒業及督僮僕樹藝外暇惟匡生一室戶外事若不聞也嘗勉赴鄉飲大賓之請一再至餘日足跡不入城市又嘗援恩例受冠帶然

非其好乃時時野服混稠人中及太常君舉進士有司冊三强公始一御曰爲孺子勉服龍靈也其簡靜恬淡若此以故宦其地者翕然稱之以比谷口鹿門云公有八丈夫子課督嚴至蒸蒸然咸抵成立即太常君登第後猶拳拳以忠清勤慎等語戒勉之先是公患面瘍尋愈太常君謀爲歸省計公聞亟止之曰吾方健且善飯孺子當努力明時奈何以我爲念以故太常君壹意嘗職期旦夕微恩以光寵公無何竟以舊

疾不起惜哉公卒爲萬曆庚辰五月廿九日距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七配柯氏八丈夫子者長文獻次文梓文南文邃文元文精文式文偉獻廩生梓即太常君南邃精俱國子生女一適國子生張思謙孫男十四女七曾孫男一女三公性嚴急然生平無他腸而于內行尤篤侍母阮孺人疾衣不解帶者四十日母歿廬墓以孝聞有姊及兄女嫠而窘各迎歸別築居之供養終其身至其濟人一念則出乎天

性雖病亦猶孜孜勑家僮發粟若干鍾爲賑貸計已而曰吾事畢矣吾某甲子當逝及期正衣冠應對如常不及亂嗚呼公博施而產日以裕子起而後日以蕃身不出閭閻而聲稱籍籍搢紳間此可與豪鷙輕俠者道哉其葬在某山之新阡卜以某月某日而余爲之銘曰德修于身惠孚于人業恢于前慶流于後昆嗚呼嗟乎徽君得全者全宜爾子孫振振九華之原鬱鬱新阡過者必式我銘無詖

徵君方塘熊公墓誌銘

予里居而賓岳熊君來令寧高諸自寧高來者無不嘖嘖稱令以爲在古洞鄉中牟之間予固已私心嚮往之今年春祄僨謁郡城溫然有道君子也益信前所聞不虛云無何君自撰其尊人方塘公暨配李氏孺人行狀以誌銘請曰先人已矣所藉以不朽者則有仁人之言在余悲其意而許之語曰圓流方折珠璣出焉熊君誠賢豈不有所本哉按狀君之先自楚熊繹以來

代有聞人歷宋祥符間有由豐城徙居安義之鵬塘曰恭者爲君始封之祖六傳爲柎逸公兆從朱晦庵先生遊先生著號說以贈卒祀于鄉再傳爲公高祖璹從今五阜龍畔有木枝連理之瑞事載郡志中璹生偲偲生禺禺生茂禺茂代舉于鄉禺知歸州茂知博興縣俱有惠政而茂治所迄今尸祝之厥配袁舉三子公其仲也諱篪字應韶別號方塘生而丰姿秀異日誦數萬言舉童子茂才異等補邑庠生自是博極羣

書靡聲藉甚視功名若可探囊取也亡何一旦棄去慨然語所知曰吾聞之漁釣一壑者萬有不奸其志栖遲一丘者天下不易其樂吾安能久恩俗學受塵世之羈鞅爲哉於是抗跡烟霞恣情山水間日灑翰臨池深得顏魯公八法人有得其片楮隻字珍重不啻拱璧暇或臨水觀魚傍花遠眺與方外朋侶坐隱彈碁觴咏嘯歌意泊如也公雖坦蕩不治家人生產乎然屋未嘗不增潤至其扶義好施賑人之急所貸毋錢度其人終不能償立焚券不問里有先疇公以其產之半業已定直矣後復以所餘之半求售輒願損前直公曰多寡同則償相若乘人之急以自利吾不爲也竟如前直給之其好行德而不歉其志他皆類此公賦性寛和與物無忤脫遇橫逆坦然付之不校里中胥服其雅量其課猶岳君也當困頓時不色慍比舉于鄉亦不色喜生平孝友忠信覼躬大節一毫不苟即家庭燕咲常語亦無不對人言先後監司使者旌其

門褒獎不可勝記嘗以高年授爵舉大賓于鄉人以爲無忝云卒以萬曆乙未某月某日距其生正德丁丑三月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九配李氏子三人長邦賢即臨阜君娶某氏次瑞賢娶某氏次象賢娶某氏女一適憲副喻公弟庠生爾倷孫男四人芝馨桂馨槐馨梅馨孫女四人適生喻應謨太學生但宗夔宇郭必豪徐嘉欽曾孫三女一婚嫁皆名族嗟夫人皆知用之用而不知夫不用之用也方塘公懷璞不試終其

身抱處士之節獨以賓爵君故竟能行厥緒以有聞于時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銘曰胡德斯美而抱璞以處其卒有子山川出雲花封甘雨百年考德取徵于此

勅封太孺人曾毋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李姓歸於曾爲贈翰林院編修銳之配今翰林院侍講朝節之毋也侍講君以萬曆丁丑成進士賜第一甲第三人及第初拜官翰林院編修戊寅際兩宮徽號覃恩贈父如其官而

毋始有今封於是太孺人就侍講君迎養有日矣至是以疾卒于長安之邸第侍講君慟哭如不欲生已乃收淚手自爲狀匍匐詣予乞銘曰傷哉朝節之無以慰先慈于地下也惟是不朽是賴者則有夫子之言在予聞而悲之蓋予與侍講君同處詞林而君爲予分校禮闈所取士用是益習其家世閨閫之詳銘曰安可辭按狀太孺人與贈編修君世家楚之臨武父朝恩處士有慧德毋陳字福姑里人稱福姑賢不容口

孺人生而淑慧處士福姑最憐愛之居恒私相謂曰是女當貴勿字凡子爲相依者久之及笄聞贈君賢遂許嬪焉始歸侍舅龍山公暨姑何孺人幷得其歡心適舊廬災龍山公謀新之迫於兄弟得則遺贈君往興國爲卜居計凡出外者踰年太孺人獨兢兢治門內事躬井臼修子婦禮若朝夕贈君在側者既定新居拮据黽勉以裨締造不遺餘力已乃速舉諸子日勤供饋夜分猶紡績補綴雜治家人作業即在襁褓中

亡廢也贈君雖倜儻開敏望之非常人乎顧蚤失舉子業嘗薄游爲藩司掾尋改郡中大孺人實先後默相之裨無牽內顧以文無害稱時出其所紡績奉尊嫜供祭享之餘修外傳禮與贈君旦夕課督諸子不少姑息侍講君尋以弟子員受知郡守蔡公某蔡公以其故令贈君勿掾始辭去贈君之去掾也日聞有爲心齋之學程翁者至恒與語悅之賓于家盡棄其學而學焉則與郡同卿劉公某僉憲易公某爲學會太孺

人稍稍從臾且爲治饌餉會中不厭閒語諸子曰爾父聞學有力兒輩其勉之故諸子咸褎然嫺於文辭且知學科第繩繩嗣興匪獨贈君教也太孺人盖有力焉始侍講舉於鄉計偕且二十年太孺人不欲其寸楮干有司卽窘困若爲固然旣官詞林嘗以上方饌餘易綺縠爲壽太孺人一御輒櫝之曰吾布素安也每誡侍講君曰兒侍天子禁近必修潔端謹乃稱侍講君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於是聲譽日起顯秩薦膺而

太孺人不待矣太孺人生平寡言笑惟持家政大小訓勅不少倦毎詰旦焚香謁祖先至朔望齋素彌謹遇生忌辰饋奠必親侍舅姑柔婉卽以事謹色益愉辭益巽居郡中姑何每念之輒泫潸潸欲下也贈君視其任子女如子女婚嫁教讀任其貴太孺人悉心佐之無恡容其順承如此居常少疾至是忽患痰嗽數日遂不起乃疾革視聽語言如常時而不亂盖令終云其生爲正德辛未四月初三日少贈君七歲後贈君十有四歲而卒爲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六子四長朝節卽侍講君娶黃氏贈孺人繼娶劉氏封孺人次朝符順天鄉貢士娶鄭氏次朝簡鄉貢士先卒以孝行列祀鄉賢娶唐氏次朝篣邑庠生娶姚氏女二適某某孫某某某某以某月某日地爲衡山龍隱之陽祔贈君藏後嗚呼若太孺人相其夫成立其子以光大門閭榮被寵渥可謂有大造於曾矣抑予聞太孺人旣貴而外家中落無後太孺人涕泗

不置已命侍講君爲置祭田若干始慰抑可謂無負處士之憐愛而尤爲人女者之所難也是宜銘銘曰若作室家終允藏兮鳳占乃叶翟茀斯皇兮惟種而穫休有烈光兮來從于所瓔返其鄉兮祝融之墟衡之陽兮千秋萬禩視斯藏兮

熊母李孺人墓誌銘

李孺人者臨高令尹賓岳熊君母也世爲新建旨族父曰琴樂翁母胡媪自其爲女時則以婉

嬺志操備而又善女紅閑内則父毋甚憐愛之
年十八歸方塘熊公恪恭婦道逭事舅五阜翁
暨姑袁日旨修瀡必躬必親臧獲雖多弗任也
至綜理内事纖鉅繁簡靡不周詳而衆務井井
咸理當方塘謝去諸生恣情山水翰墨間盡以
家操責孺人孺人身紝績爲勤方塘公雖不能
問出入然其意時以甘脆責孺人而不欲約及
客孺人黽勉有無不致匱之蓋終孺人身無幾
微口體間而方塘公與客交爲驩即倉卒不令

羣恥也孺人爲方塘公舉三子所以撫誨課督
慈嚴並至比成立當析箸分居而是時長君賓
岳方圖進取孺人慮家累分心乃俾二弟代塋
之俾賓岳君得肆力於學遂裒然爲諸士冠[illegible]
領鄉書計偕南宮悉孺人經營道里費蓋其所
以成之者遠而綜理亦已劬矣乃若教女嚴内
則之訓謀諸子勗繩祖之謨撫諸孫以慈而必
範以禮御僮僕以恩而不弛其威惟喜賙人之
急凡閭里姻戚有來必應至其窘迫即傾貲貸

之曾無恡色方君以篤義稱里中孺人有助焉
其生正德戊寅九月初八日卒萬曆乙未七月
十七日年七十有八子女婚嫁詳方塘公誌中
墓某所王子曰語有之不知其毋知其子信然
余觀古丸熊截髮者流皆以子故聲施後世着
第令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榮名挾策竟老則
雖有慈毋靡得而稱云孺人幸教督賓岳君而
賓岳克紹厥訓貧適逢世釋屩天子之庭綰銅
墨出制百里而孳孳奉職煦煦元元以廣主上

德意與時推原所自孰不知有孺人哉予是以
銘之銘曰人亦有言是母是子徽應靡忒譬彼
樹藝是穮是蓘其卒有穫詩于貞石既固既伷
來茲有式

涂母方孺人墓誌銘

盍嘉靖之癸未而涂孺人産于方也父處士在
爲大中丞近沙公之弟要于彭止生二女而孺
人爲長自幼端婉有志操動止容儀咸中閫則
父母諸族戚甚鍾愛之嘗曰是女也不宇凡子

擢堦而得處州司理涂公長子曰東山別號新
沙者是時甫八歲即有傳聲流閫搢紳間遂許
聘焉年十八來歸及事舅玉田公姑洪孺人及
王姑諱孺人恪共婦道閫以內雍雍如也玉田
公始領鄉薦挈家卒業南雍獨留諱孺人家居
新沙公偕二弟侍養公自以家督事無鉅細咸
躬親之一不以累弟而孺人亦謂我長姒也誼
當爲諸娣先居常縫紉績紡炮膾醴酪若歲時
享祀賓燕率自操作日僕僕不休或勞苦孺人

且休矣孺人曰而不聞禮舅姑使冢婦無怠吾
勞固當亦性所安也聞者莫不賢之其待娣姒
間甚有恩愛諸戚屬不能自存者必加意賑卹
至其事諱母也無論蒸蒸孝謹甘毳滫瀡必躬
必親至諸諱所敬愛者孺人亦敬愛之每先其
意而體其情用是尤得諱母懽心後諱九十四
垂歿而視曰我無以報方氏婦願方氏壽我若
得賢子孫婦方若則涂門當不讓崔山南矣始
新沙公尚未游泮時孺人相與勗謹常以女紅

陪織晷達丙夜不休公尋補博士弟子有聲授
館于庠乃屢挫棘闈不能無少望孺人輒以義
命寬譬之公雖困躓坎壈終其身乎至其精志
壹意學無改業卒乃樂天知命無幾微介胸次
孺人有力焉公好施予孺人助之自姻戚五服
之內外以逮閭左悉傾囷應之不給脫簪珥以
繼亦無所靳歲祲道殣相屬一時賴以全活者
甚衆待側室胡若姊妹飲食衣服與共所生子
女視孺人撫育訓誨均平專一有樛木鳲鳩風

焉而孺人所生子魏今爲廉州二守君者以隆
慶庚午舉于鄉萬曆壬辰拜肇慶府推官奏三
載最孺人與公皆沾天子恩命制詞稱引儒母
之事垂勞管彤蓋其所詔襄者遠矣孺人念父
母之嗣歿爲持服三年至相新沙公治舅姑喪
葬悉如禮其卒也爲萬曆丙戌五月享年六十
有四子女婚嫁詳新沙公誌中墓在某所志曰
余于狀見女德焉見母道焉見子道焉見君澤
焉孺人之共玉田公與姑洪及王姑諱也其佐

新沙公也與成宇二守君也女德備矣二守君不愛其才爲縣官與理令者篆吾瓊日以政平訟理治聲流聞濵甸數千里間不稱臣道乎奉承慈訓雖滌不逮養而卒能衍新沙公未竟之緒以昌熾顯融光大其役不亦稱子道乎且也佩服寵榮徽融恩綸紵三世司理和氣磅礴寖字間以竟涂氏之盛而貲逝者於玄倘夫孰非君澤也是宜銘銘曰嚌難鳴而宜婦嚌熊光而宜母母儀知始而婦道代終是宜世家於涂以

膺綸寵而樹碑穹隧我操管彤以銘幽宮

畢母程孺人墓誌銘

徽程氏由溪最望而孺人程之自出年十六適愼軒處士時生業僅僅耳而奉二寡姑瀹瀡獨羸由是孺人以孝聞中外處士行賈江淮間嘗悉推家政孺人孺人晨與先諸獲坐寢堂部署一切所任使無不稱材卽不中員程輒斥之蓋未嘗輕呵撻相加而羣小莊事孺人甚於處士處士旣以孺人故無內顧用游三十餘年務用益饒悉召諸昆族黨之老而貧者稍出橐中裝與之所繇以成立者甚衆卽始嘗受恩中復背之及旣售券請益不休者孺人傳耳處士不問也嘗有厚望於處上而思所齮齕之者孺人推內庚令舍人見陷之致辭曰不腆絲枲之餘爲諸君取酒毋謙有忮心者悉罷去或以不當棄貲諸市猾爲言孺人咲謝曰吾惜吾橐而使里豪詛乃公貨與身孰親乎哉處士之無責言於里閈孺人與有力焉處士十九在外嘗以先塋

未妥爲憂孺人出笥中金爲卜兆某所吉矣有勢家覦孺人村墓取焉孺人責勢家以大義鄉三老多孺人義爲立直之竟舉先世喪葬由此開右俠孺人亡敢復睥睨者至處士捐館舍而孺人不欲生者屢矣孺人僅一子武錡顧待之嚴甚暨就外傅則躬自程督間失意輒長跽聽命絮數之扶隨以夏楚不少貸武錡將之成均進之庭而教之曰纔土終畝所望哲嗣若父不以孺顯而棄之賈恒自恨今若且受業大司

成青衿而齒胄子與齊民異等將鮮衣怒馬而
從豪偶相高以奢宕之習耶亦毋寧屈首受書
思貽父母令名也最後以武錡貴桂朝職而孺
人喜可知已始好謂武錡吾所不早自裁而下
從若父者豈不謂孺子有今日哉初處士常有
意締構宗祠而志未竟孺人飭武錡宗祐之謂
何而置不問且所不足者非財尊祖敬宗非若
所有事耶武錡敬諾未幾告成事則孺人力居
多曉節泊然若無營一日整領出戶刺之者有

所見次日卒異香盈室經數日乃歇孺人歿而
武錡痛孺人爲不及膺誥命以顯也手自狀行
略以需言於余扶服搏顙泣而曰傷哉先孺人
之有大造於畢氏也惟是不欲修鄉曲譽爲名
高間有歸孺人賢稱者輒止之曰而以危言吏
若嫗耶休矣老婦未之敢任其不伐如此嗟夫
微公言後世孰知吾先孺人者予是以志之孺
人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卒於萬曆己丑九月春
秋七十有六子男一即武錡中書舍人女一適

程某孫男五應芳聯芳流芳太學生世芳同芳
尚幼孫女三長適太學生吳明仲次聘程某程
某曾孫男一人某處士諱某字某慎軒其別號
法得附書王子曰世之言梱教者大率婉娩順
承事舅姑唯謹相夫子以克家已爾乃若程氏
孺人之決策大事慷慨俠烈有縉紳學士所不
如者且孺人之以處士公本富起纖纖累微豈
不知爲生之難而能予人若棄不賢者能之乎
抑聞孺人居常布素自喜終其身無諸于繡黼

之飾乃處士有幾舉輒傾梱資之無倦語云陽
敫陰翕以言丈夫好施舍而梱內尚節縮也孺
人獨不然至檢誨子武錡以底于仕仰古聞史
所記何以加焉武錡篤行而才其自爲孺人狀
宜無溢辭可信也爲誌而銘之銘曰婦畢而德
若宗毋畀而代若剏以畢熾隆孰不曰程孺人
之功後千百年徵管彤吾爲汝銘幽之宫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二十一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觀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五言古詩

歲莫太學讌集分韻得天字

玄冥送殘臘青陸啟祥煙報祀禮既徹繹燕開賓筵百蜡尚一澤斯義古來然況當獻歲初陽和普秩天芳辰逗嘉會慶賞非流連太學徵故事服和有遺編以吾一日長言念聚星緣清尊肅虛館寮友雜英賢餕餘飫神惠騎湯分春妍忘形露悃愊滌慮謝紛纏盤有椒花獻杯有竹葉傳佐食增家醞經費儉緡錢酢酬既有秩度殘符無愆酒半出素帙探韻續新篇載手祈康爵既醉歌萬年緬懷　皇祖時人文此地偏大

烹隆鼎養矜佩集蟬聯　列聖久熙洽儒風不昭宣曠典幸茲在風韻同後先吾道有深羨溫飽非所憐君看解嘲人默然守太玄亦有賦文者坐客無悲其人雖往矣其名猶著焉淺薄誠濫叨酹酒諸公前願言各努力策足步英賢帝德何能報滄海輸涓涓稽首陳三雍弦歌暢八埏

趙太宰讀易圖

太宰謝塵鞅抗志遵先軌幽棲闢梁園華窻見汝水寒烟入茅茨華門朝未啟賞心憩松石默坐觀無始龍馬發秘藏盈虛悟深旨抱膝有餘暇玄言時自擬千聖不可作九師亦云鄙鼎鼎百年間闕道知誰氏請證洛誦言一叩參寥子

讀書秋夜簡陳仁甫太史

孤桐懸秋夜端居塵事屏簾風度凉氣窻月散晴景感茲時物變悠然發深省闡膏誦遺編妙悟入玄境千聖傳心法所貴在主靜俛仰宇宙間此生何多幸玩物徒喪志無乃勞馳騁故人

多意氣同心重交徹鑿壁分餘光疎燈照清影

雨過卽事簡陳公望宮諭

驟雨散炎蒸端居暢遐想薰風時南來四望回新爽鳴蟬集高樹幽鳥自來往輕霞浮瀲灔遠嶼互蒼莽凭軒一以眺悠然足心賞散帙窺遺編鳴琴發清響吏隱稀朝謁地偏避塵鞅無勞談丹丘卽此超世網樞衣時出門苔綠侵堦長

擬詩贈許伯楨太史馳榮拜恩

青青澗下松鬱鬱原中栢至人已云逝駪茲重

含惻伊昔偕隱時鴻光齊令德償金不自明臥絮寒雪積茹荼自哺雛一經貽燕翼神巫亦何奇祿養謂不克嚴霜萎百草白日忽西匿鴻圖啟太史扶搖振六翮謁帝承明廬漢室虛前席龍章下彤墀恩褒何赫奕金馬承使軺玉魚賁泉穸養豈必鍾鼎孝匪在朝夕顯揚古所羨道在名愈熾感彼蓼莪篇昊天誠罔極

秋夜獨坐簡故鄉知己

涼風肅秋宇明月照庭帷攬衣起中夜四顧何躊躕伊昔來京國青揚拂地垂冉冉歲數周嚴霜屢履其故鄉渺何許各在天一涯老親歲云暮遊子別經時南國無來鴻消息安可知灼灼花枝紅落葉條已披人生非金石感茲能不悲衣馬任風塵陸沉亦何為以茲結中情彷徨無所之言念同心友參辰久乖離望遠不得至悠悠勞我思願言崇令德皓首慰相期

夏日讀百家書有感

朱明綏修旭薰風淨游塵蕭然澹閒館虛白生

微春鞅掌謝物役竹素探奇珍冥搜七略備玄覽百家陳展卷一以玩觸處洞原因千聖久湮沒諸子爭嶙峋微言著簡冊浩瀚凌霄垠一致而百慮滄海譬洋津曠觀宇宙來經緯難具論掩帙且默坐息念存吾眞玩物徒喪志無乃勞精神所以曾中叟一貫遺陶甄森森萬象間心上分經綸矧今際熙代大道炳蒼旻六經與諸子日月等參辰異趣均亡羊斯言當書紳常恐蒲柳姿偃蹇隨荆榛勉旃策康莊他岐息征輪

癸丑七月八日賤生七十有二初度日舉高年會約家兄八十翁德銘偕莫吳周程諸五老並坐合五百餘歲爰賦詩五言古風七章以侑壽觴云

於皇我烈祖受姓分姬姜粤從文武後濬發暨靈王子晉讓儲位求仙學丹方山中纔七日閱世千秋長

千秋表禎符偲籙衍無紀緜邈越漢喬繩祖昭來許入朝著奇蹤雙鳧傳隻履北斗朝南弧慶

壽從茲始

茲始迄于今永年卜世世慚予薄劣人古稀幸加二弱冠忝登庸垂老方知止荊花待太公耄齡欣相倚

相倚亦何爲洛社結耆英九老集龍門幽人剩嘉貞儷眉兼皓齒環坐五百齡孫曾列森羅歡樂暢餘生

餘生知幾何俛仰成今昔緬懷上元初哲兄倡先席自後毋嗟跎盛筵難再得初度攬揆予悠悠已七夕

七夕踰茲辰對酒歌樂胥吾宗晉與喬投驩或在此列僊宴瑶池羣公亦其比願言張幔亭歲歲來賓主

賓主盡東南離合戒辰參紫氣迎函谷青牛問老聃七賢與六逸此會應無慙新詩擬十九持觴當面談

詠史示兒

姬旦賦鴟鴞流言亦坎坷不智與不仁聖人且

有過投杼動慈顏按劍明珠擲由來天性間情理俱無柰唐虞世已遠殷周道未墜上嘉下樂間無可無不可吾聞采薇子清風起廉懦延陵挹高悰達節亦可貿文王如可師周公豈欺我兒曹尚勉旃聖賢亦人做

親親之謂仁敬長之謂義仁義本並行夷齊則皆是學夷曰從父學齊曰尊君君父各有當情理貴無愆所以民無稱仲尼謂至德寶父豈不慈伯季亦奚擇大人有不爲義在無信果正名

豈爲泛言行必求可至理諒斯在明訓炳丹青
歸求有餘師箪豆戒徇名

登文筆峰

炎洲窮減没岡巒互參次卓矣文筆峰崚嶒板
平地壁立無因攀絶巘削加刺丹梯入鳥道秀
色天門侍始歷尚逶迤望望轉等遂陰洞引奎
芒石几繡霞帔含毫日五色點染氤氲賁滄海
環墨池奇句標靈閟遥憶鴻濛初妙有分萬類
高下還淸濁川嶽界殊位不知浩茫中地脉潛

何寄空然五指仰復此擘一臂巨靈不可測淸
淑羨今異嶽降豈偶然作者誰當畀我本山中
人微尚軌仁智揭來俯八極覽化窺元始顧已
慚鉛鍔叨名則簪珥斯文誠在茲吾黨責誰諉
夙希青鏤管願援紫庭秘稽首祈山靈浩歌發
幽致

同唐仁卿登謝公墩

驅車出廣陌言訪謝公墩維時當朱明霽景澹
平原輕霞浮夕照遠樹澹芳村習習薰風來拂
襟滌囂煩眷言同心侶山水供淸娛抗跡避城
市高咏狎蘭蓀緬懷東山儔往事難具論逝者
不可作吊古空苔痕而我與之子吏隱偕白門
俯仰薄覊束風雅靄孤騫努力崇明德稀言矢
無諼安知千載名不與此山存長嘯過古刹幽
意已忘言

雪中訪唐仁卿

乘雪復乘雪訪君歷帝闉相訪何所云問君卜
居新登堂一相見含意殊未申主人情款款相

留殊常賓呼僮理別館對酌蒲萄春圍爐繼秉
燭披襟發淸論尚友懷先哲江門究淵源致虚
戒忘助心上分經綸微言著簡冊衷然席上珍
嗟哉吾與子百年企後塵奮發同意氣砥礪結
交親抗言千古上耿耿契精神睎顏亦顏徒颸
勉宜書紳語罷欣自得酬獻更數巡起視夜何
其雪霽爛星辰其中有德星同 聚非賢人明當
訪太史誰哉荀與陳

送翟從先布衣奉母還粵

驅車遠游燕言念高堂母母依白下門兒矧謹
陽望大涯一爲別悠悠嗟陟屺豈不志桑蓬卅
能忘萩水越鳥何依依江魚何瀰瀰臨雲千里
思返馭從茲始迴瞻黃金臺千秋俯下士母在
未許人長揖謝知已潞渚動輕帆南風一何駛
入門相慰藉　懽還一喜願言息蓬蒿請學於
陵子

送任白甫孝廉應試

揭竿趣灌瀆所得僅鯢鮒小説干縣令大達亦

已汙東海有大魚脊鰭揚其鬐白波蕩若山墠
赫千里披何人具六物臨淵空自唾吾聞任公
子天鉤蹲會稽向來苦何得旦旦常垂緇一朝
大魚來餡沒難腊之得食驚厭淅東遍蒼梧
小大固有適窮通亦其時矣彼輕才士涙若徒
奚爲

送吳瑞穀之應天廣文

高皇締宏構善善與江東巍巍天府地奕奕開
黌宮明德標璇題丙舍何峪嶸尊經聚典墳丘

索貫其中斐彼秦淮滻依稀泮水通佳氣鬱景
右人文日昭融　毖昇嗣祖烈三五登皇風敷
命流寰宇闢基重鎬豐掄才九域至多士端陶
鎔夫君富瓌玫多識五車充獻賦嗟未遇千金
抱屠龍沿牒徇微祿秉鐸颺懋功想當橫經時
函丈羅韋縫青氈亦不薄絳帳自從容講堂勝
化竹當庠列笙鏞大雅紬經笥羣遊待扣鍾我
賢髦士宜雝雝鳳來桐吊古時多暇六代感倥
偬支成荅賓者玄應載酒從鳳臺賡李白鶴觀

酬載顯三鱣堪卜兆五鹿共推宗天子臨白虎
諸儒考異同君其敬自愛嘉會吉道逢

仲秋有事園陵同任白甫賦

城市厭煩囂茲游愜吾素平明辭國門迥抱滄
洲趣林幽朝聯濟野曠晴雲護維時秋氣中金
飈散輕霧篤言將安從遥企陵園路候氣正鬱
葱王程戒朝暮虔誠不遑心賞詎云負況茲
同聲侶托乘相歡晤壺觴時共適魚鳥一回顧
緬想塵外蹤於焉探佳句登高愧大夫摛管何

當賦

宿臥佛寺

晰命出西郊散步東林下凉飆肅高秋物色淨堪把慈雲歸晼岫慧日低平野入門禮空王偃息無冬夏隱几意沉冥支頤類瀟灑蓮龕擁貝衲四坐俱幽雅古刹剏何年廢廡餘殘瓦遥憶西來時傳燈從白馬忘言設教詮住想捨身捨乾坤一遽廬萬物一土苴本無夢與醒莊蝶紛虛假悠悠經幾劫此意知應寡竭來倚繩床輾

轉學般若形骸念拘束幻妄茸聊且何日投名山一入遠公社請證無生言抑亦先覺者

彭蠡湖

彭蠡大如何滔滔衆流注沆瀣失地隅晶熒混天路遠嶼半明滅洪濤競吞吐天吳與海若紛錯萬靈寓風正當澄波水碧斂瞑霧一葦縱所如萬頃疾如騖緬予海中人汪洋歲幾度茲焉遠于役浮槎亦吾素雖嗟行路難頗解臨淵趣心賞對雲霞俗態怯鷗鷺徙倚百感集停橈日

云暮明發下大江王程不可駐

積金峯

晨登積金峯細話秦時事積金亦何爲欲厭東南氣王氣故不改祖龍今安在惟有峯頂雲迢迢若相待

雨中望焦山

我愛焦孝然幽棲事高潔令名在茲山千古同不滅邈徊往從之道阻不可即歸來乎山中請與予如一

張公洞

紛吾嬰世網久抱烟霞致茲焉遠于役登探始快意[illegible]邊二三子振策戒徒隸搜奇歷榛莽攬勝窮幽邃言指靈洞遊賈勇各將事始焉通一竅委宛舁身試盤淵幾曲折險絕潛[illegible]悸緇鉉含語杳忽燭分光戒陰匡忽中敞萬巧爭相媚混沌鬼[illegible]金日月入天闕怪石駭崩騰溜亂疑墜或如[illegible]懸或如旌幢置或伏如龍潛或奮如虎視或作仙掌邀承露猶堪餌或擬胡僧

跪俯仰如戲丹竈與芝田隱隱誰為治變幻
不可了繽紛難悉記須臾川決窓曠朗時一監
掃石坐丹臺揮觴佐勞勸嘉會良足怡浮生念
如寄一入紫芝房頓解紅塵累弱水扃烟濤蓬
瀛渺飛翅緬懷洞中人道阻不可至何當殘乖
脂即此奉玄轡

蘇堤懷古

子瞻昔守杭湖山賞佳麗截湖築長堤遠接錢
塘勢環堤何所植桃李兼松桂菁葱落鏡中蒼

靄汲雲際物象歸餘清蕭然叶真契逝者如可
作將期永投袂君看堤上人風流想遺憩

遊淨寺遍參五百應真像

龍巖開淨域鷲嶺凝香霧層級凌虛空危磴鬱
盤互象設諸天過鐸響萬靈附奇怪意無殊變
幻理非塑向背繞慈航深淺超梵度龍蛇爭翕
熠神鬼秘藏護忍草出芝田曇花開玉樹五百
與真如三千了禪悟曠覺結朋儔恣意同騁步
廻軒躡微躬巡簷峩反顧暫因愜所適早已捐
塵慮不作解脫想寧知捨筏喻燃言學無生永
證菩提路

曉起由靈隱登北高峰絕頂

磴道歷危盤層烟鎖蒼靄靈隱與天竺高峰此
焉在候曉策籃輿捫蘿躡魁岩行者如沙蟲蟻
蹺相負戴勞苦出盤飧牽曳佐欸乃累級時一
息將毅氣愈倍杯勺指江湖微茫望雲海烟火
將氛埃平沙滅浮彩曠覽覺神怡流光悵容改
塵網戒徒勞河清恐難待

遊明昌寺

化國景舒長明昌移佛日川擁恒河沙殿耀金
天資忍草布祇林曇花函貝帙應鉢石龍吟梵
身香象軼經過初地變徙倚上方客傳經侍海
童聽法環較宅仙路十洲通人寰三島謐居上
誰開山太守毘耶匹萬口協謳歌因郊戴寧一
指塵若響應勸募爭輪率經營歡子來變化潛
神盼雲巖映紆攏鶯岫攢幽潔遂令寶嶺隈條
爾珠宮別羅江當水門形勝增截嵲功參造化

權扶輿產英傑作者去思存崇報永無斁僕本
江海人紅塵厭紛湟堂希緑野閑恩許鑑湖佚
平生好遊玩到處躭禪悅山水發清機風泉暢
澄澈遐覽意何雄冥想念已祈空門如可逃郎
此迴前轍

贈眞州李孝廉

吾嘗青蓮生文辭特高妙白雪時孤揚舉世知
音少懷古清溪曲抗跡丹霞嶠仁智反無營息
心謝紛擾骯髒世寡諧偃蹇意騰矯幽尋千古

際冥搜萬象表直窮始無始誰測空明了九萬
寧足云秋毫太山小

山居雜詠

幽居厭塵囂遁跡尋丘壑辭家恣遠遊明農天
耕鑿芊綿野徑紆散誕田園樂清霜拂疎茅涼
月罩廣幙禾黍報西成犂鋤戒東作林醪甕缶
供古意存眞朴鴻飛志高冥鳳覽翔寥廓即此
頤深栖琴書聊爾托
自學爲生理因諳農圃情時擬鹿門人相從耦
而耕樹藝與稼穡小大名有營擇术美高鳥臨
木灌長纓婆娑衡宇下偃仰遂平生代植古所
珍考槃利居貞吾聞於陵子灌園薄齊卿亦有
陶朱公扁舟垂令名豈不貴軒冕雲壑自潛形
古人秉微尚遐哉謝塵榮

雨中感秋和陳公望宮諭韻

玉琯涼初應金壺氣轉清輕飆振寥廓微雨灑
簷楹蕭颯變庭樹蕭杳寒螿聲忽聽南歸鴻嗷
嗷若爲情元運有代謝羣動遞紛更流光能幾

何撫景一長鳴四十尚無聞悠悠念吾生息心
覯有欲棄知返無名至理恬玄寂躭幽樸嘉貞
聊希廣成子世慮澹無營

元春祭祠堂因送時聞姪應貢之京

門有車馬客駕言赴 帝京 帝京欲何爲貢
選隨羣英韶華初獻歲芳草媚王程維時當春
祠萃渙集幽明煌煌我列祖聆響見于羹言念
贈尚書戊歲嘗賓與典刑尚茲在啓佑我後生
吾兄兩光祿偕予集蓬瀛池草昔賡和歎逝淚

公膺而翁今望八予亦近稀齡慰見爾伯仲驂
貢入承明鵬先萬里眞鶴𪌌九臯鳴椿桂紀燕
山龍梅紹其馨絪爾方髫歲頭角已崢嶸乃今
強仕日厝乃始發硎遠大未有涯持滿戒盈傾
獻賦入長楊天子問姓名廵簷聽鵲喜復此來
相迎遊子天涯路白頭倚門情臨岐一尊酒雙
魚頻寄聲

過東光訪王愼齋館丈集陶留贈

息交遊閒業量力守故轍窮巷寡輪鞅素襟不

可易煩廻故人車萬化相尋繹清晨聞扣門披
褐欣自得提壺接賓侶抗言談在昔林園無俗
情雲端有奇翼行行循歸路靡靡秋已夕瞻望
邈難逮清謠結心曲

梁公子元忠頃過予龍門里第以尊翁開
府公墓誌見屬予嘉其仁孝至情而慶開
府公之藉後未有艾也傷往懷今賦三十
一韻

公子系梁園其人美如玉白駒賁來思芝蘭符
空谷登堂禮多儀筐篚燦盈目皇皇墓表求欲
語淚頻潄日維先開府代興應五百命世文武
才起家司馬屬經畧贊邊陲韜鈐崇石畫所至
奏膚功勳名滿疆域忠結九重知寵冠諸藩牧
節鉞涖楚天遊刃解盤錯悍宗旣帖然皇眷亦
彌篤蹇蹇懷匪躬盡瘁嗟弗祿昊天不憖遺巖
廊失鼎軸當宁愍忠勞祭葬蒙恩渥錫贈世賞
延衮榮炫里族封土象祁連玄堂定郎璞腓茲
隧道銘一字華衮簇願言圖不朽鴻文乞宗伯

語畢手狀陳娓娓勞更僕樗叟聽言辭緬懷感
衷曲夙誼忝通家締姻聯骨肉憶昔忝同朝出
語矜然諾都憲與學士往來成轉轂鄉里慨輿
馬郵筒繁尺牘只今篋笥中襟期留翰墨後死
嗟如何先生歸不復徐君劍猶懸茂陵書誰告
濟美有世臣公今萬事足展轉靡蓼莪抽思慰
風木慚非有道碑喜傷要離築高塚卧麒麟過
者欽容肅

濤涉篇　有引

十八癸與明府賦歸來後予與家兄八十翁
德爺等邀九老會不赴以高堂慈親在也
頃令弟茹眞以孝友選貢予與家兄往拜
二君爰賦壽母篇爲賀供二難愛日之歡
云

洛社結耆英親在嫌稱老招邀頻致辭衡門日
如掃以茲數逡巡展轉榮懷抱今日登君堂旣
醉陳頌禱吳氏起延陵何代興璦島賓州司理
後文獻足徵考及爾稱二難月旦高詮藻伯也

舉于鄉花縣辭榮早門多長者車摹髦賴甄造
仲氏富文學六藉窮探討孝友貢明廷惟善以
爲寶盛事難具論鄉邦啻談道慈闈奉起居百
歲常相保韡韡棠棣華欣欣忘憂草金母侍朝
兒天花明繡襖塤篪樂且耽琴瑟皆靜好庭階
長蘭玉化日明如杲時聞子晋笙來獻安期棗
衰朽媿無文歲月空潦倒請賡壽母篇竊比商
山皓

曉發陽步道中

崩推依河渚凉飈起朝露竚望舒遠目空曠多
幽趣牛羊四野馴鷄犬千家聚陽羨饒山水茲
遊愜吾素遥聞丹丘蹟乃在白雲處捫舌欲生
峯停杯已含霧佳境莫敎虛濟勝將何具同心
足歡賞浩歌時自娛紫虛如可從便擬逃名去

贈年家子李說甫

杯酒話生平緬懷爾二祖叔祖孝廉君嘉靖當
戊午經館幸追隨觀蓮同笑語二難競先登後
進厖磔趾辛酉幸續貂乙丑南宮舉爾祖觀察

公同袍最心許風雨憶連床燈花頻報喜歲月
會幾何而翁復軒翥弱冠薦賢書五嶺推才子
河清邈難俟逝者不我與異嶺續桐江瓜瓞緜
仙李明德世有人公侯復其始勗哉崇令名秪
歌吾與汝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之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彫啓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全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七言古詩

鳳臺圖爲張鳳臺侍御題

鳳凰臺鳳凰臺西粵崢嶸何壯哉層樓傑閣勢崔嵬丹崖綠水中天開鳳凰來兮渺何許乃在蒼梧之南桂林之浦昔聞隋代巢其阿琅玕錯落兮可覩鳳去臺空兮千年高岡梧桐兮鎖烟雨邇來此中誰爲主復有人中之鳳覽德輝而來儀雝雝喈喈鳴舜禹池上千金市毛羽龜背龍鱗兮九苞文鳴鑾佩玉兮五德舞主人況復耽遂古風流似厭簿書苦匠繼寫此高堂上瀟然吏隱滄洲伍蒼松白石兮參差瑶草芝華兮

可數堯山舜井紛相似八桂七星隱吾几鳳凰飛兮何時還且留巢兮山水間極目兮遠望見鳳凰臺之深山鳳凰臺上鳳來去主人夢遊無定處

大椿圖爲郭明龍太史題

滄桑衍麻姑迷萊深淺猶難圖蟠桃艷王母寧吳徵燕豈易覩大椿嘗聞紀漆園春秋萬有六千年一從此樹名上古至今書譜紛流傳風流太史郭林宗入[illegible]下馬氣如虹手携此圖邀賦既願言獻壽[illegible]翁阿翁種德如種樹百年便作萬年計[illegible]心事霄姿輪菌風稱廟廊器昔蒞東[illegible]會灑隨車雨茇樹今留蔽芾陰藏[illegible]八[illegible]陽里邇來解組還山中武昌雲樹交[illegible]散形骸長自適魏瓢齊擲[illegible]無同獨含[illegible]靈根芝英蘭蕙交暄妍澗種發祥徵太中秀[illegible]高標振木天問翁行年踰稀古渥丹爲顏雪番耳睥毅多應授赤松出關儒許隨仙李佇看丹詔下嵩萊扶桑曉日相昭回

梛徑總稱鸞鳳樹桃源都擬棟樑材我披大椿啚試賦大椿篇槩翁人中樹兮何嶙峋吾不知其深培厚植幾秋春只今凝承雨露披拂雲烟行當芘廕野而逡蒼旻覺海菩提成善果牛山大木長心田彼椿之大何加焉君不見南山橋比山梓俯仰垂休自今古又不見燕山桂樾山槐流芳奕代何悠哉世間不朽終何物惟有榮名萬載難湮沒試看古來樹德人豈與尋常卉木論歲月君家大椿之樹亦如此蒙莊所稱似

未臻其旨喬木何如有世臣太史曷之而已矣

欹器圖

我聞魯人廟爰有欹器存虛側滿乃覆中正斯不偏古來聖人善觀物制器尚象豈無因通來丹青者誰子高堂寫入緗縑裏筆端疑奪鑪冶工揮毫若試涓潦水體立用無常虛中應隨外良工心獨苦妙道諒斯在始擬賡筵歌祈辭玉醴當年謝曠酌忽似南國詠錡釜蘋藻而今會未覩細觀乃辨爲欹器圓象天兮方象地至人戒滿固如此千載精蘊猶卑爾能頭豕腹何足云徒勞騷客聯夜語因思持滿固有道滄海善下歸萬潦由來造物每忌盈日中月昃猶難保君不見孔氏何有顏若無德蹤賢聖常冲虛又不見成湯銘盤武箴几觸目警心皆至理君從何處得此圖令我熟視倍躊躇披圖夙夜尚愼旃無令丹青堂上空留題

羣牛圖 有引

余年家子陳生十歲能作羣牛圖意態曲

盡歌以贈之

陳生英敏非凡士十齡妙契丹青理天機縱橫若有神筆端錯落雲烟起有時示我羣牛圖瀟然意興移江湖東風一夜草新綠青山四顧迷僮奴大牛昂藏似人立小牛宛轉羣相集寢訛降飲各殊狀白日郊原常濈濈正逢天下銷兵戈放浪桃林樂意多溪邊時共巢由飲角上惟聞甯戚歌我昔童年曾作牧一簑烟雨吹橫竹十年京國總茫然對此躊躕豁雙目陳生陳生

何太奇戲筆已自殊常皃君不見泰和當年牛
口下此意悠悠誰復知

岱宗吟

我尋青帝問真源至人邀我登天門天門高高
望何許乃在咸池之陽岱宗之阯石磴縈紆十
八盤雲根磅礴九百里厥初渾沌誰爲鑿二儀
中分列五岳帝遣大皡奠此方巖巖巨鎮雄寥
廓洞天福地倚崔嵬層霄萬疊芙蓉開黃河如
帶渤海一抔半夜見曉日中嶺興雲雷齊州九

點蒼茫若可辨吳閶匹練指碧空而驚猜臆吁
嚱太山之高其不可極也如此使人登之飄飄
乎若御冷風而超塵埃憶昔登封七十二氏厥
有虞周其名最著秦漢以還此義微金泥玉檢
紛茲瘁只今作者知何地樹亦不能爲之留碑
亦不能爲之記惟有巖前倏忽變幻之白雲領
略興衰千古意悠悠往事難具陳振衣聊此朝
羣真遥見玉女池前香馥郁仙人洞裏氣氤氳
霓旌絳節交繽紛云是上清大帝碧霞元君使

人對此搖精魂齊宮祝釐祠官秩禮嬴女吹簫
馮夷擊鼓靈之來兮錫予祉望而不見兮逍遥
容與傍有青鳥使授予黃庭經覽之殊未了倏
忽還空冥躊躕勝覽意何已鞅掌塵蹤未停軌
何當晞髮長茲遊回頭寄謝朗然子

武夷歌

武夷山水真殊絶幾曲溪流幾峯別蒼巒碧澗
兩鬬奇六六三三互明滅遥憶鴻濛判古初二
儀中敞萬象羅混沌誰當鑿鬼斧微茫直欲倒

天河朝暉暮靄景物變左覗右矚神情眩淡淡
烟籠玉女鬟斑斑苔繡鐵佛面媧鍊功成勢造
天錦屏翠嶂挾飛仙懸崖蛻骨紛靈異藏舟架
壑何嶙峋青葱轉盼不可了巨靈雕鏤亦太巧
秦封漢祀已泯然玉函金檢空瑶草古人好事
今人癖巉巖絶壁皆題名千載風流足佳賞高
山流水含真精我生好古躭奇癖圖經方志忩
峯歷間關問道來紫陽擢歌九曲前遺跡般般
簫鼓泛中流木蘭之枻沙棠舟振衣遥指臯崇

頂浮白聊爲汗漫游虹橋幔亭事已往玉蟾瓊
瑁憐吾黨止止堂前拜致辭願騎鸞鶴徼靈爽
須臾引入上淸家酌我瓊漿乘彩霞浮丘勾漏
儼伯仲刀圭細細談河車至人玄黙有深旨風
塵局促誠吾耻行驅鷄犬來相隨盧敖策杖從
玆始

槐樓歌

層樓高倚禁城峙蓬萊咫尺花如綺古槐倒影
垂虛堂翠蓋繁陰亂旖旎自公多暇日登臨爽

色葱蘢蔭圖史倚檻虬枝低屬肩隔窻爲語喧
過耳興來浩氣倚雲空筆端錯落驚風起縹緲
春浮漢署烟微茫夜拂天河水有時賓客四座
盈恍疑桂宮集仙子瓊枝搖月酒尊移玉樹凌
風歌扇舉淸秋庭砌幾飄金歸鴈紛紛落葉裏
此時越客正思鄉極目天涯人萬里雪中詞客
賦梁園天女飛花落吾几柳絮還從枝上窺瑶
臺細向簷邊指箇中眞意已忘言瀟灑淸幽更
誰比意氣不滅元龍時風流似入辟雍市却憶
三槐舊有堂世家喬木尚未已天道悠悠那可
期當年手植今堪擬

春雪歌

蒼靈歛手讓玄冥蟄龍始奮玉龍爭拔窮飆衍
吹燕律氣驕滕六紛縱横四野同雲天一色巘
輪腌靄春無力瑟瑟初看霰集飛霏霏旋覺寒
威逼漫天燦爛屑瓊瑰飾地輕盈糁粉灰平鋪
瓦隴後居上巧入簾櫳去復廻啁嘐誤雞傳唱
早倉皇吠犬越山道楊花飄泊攪閑愁流蘇零

落驚春老春老仙人姑射來細拈六出闘陽開
淨土累將增嶽瀆和羮糁就擬鹽梅鶩發暗消
氷溜灰翠樓濕透鮫綃蝕冷韮休勞蜂蝶猜幻
葩終避芳菲匿不堪心賞滯繁華腸斷鶯聲殿
暮鴉何處銀杯貪逐馬何人縞帶浪隨車九衢
車馬矜勸悅紫貂坐擁金罍熱祇羨風前雪作
花寧嗟日後花如雪雪花花雪自年年春來春
去漾流泉君不見天邊日出簷邊雨變幻氷山
自古憐

丘園歌爲少司成王師竹題

誰從城市埋丘壑三徑園林小負郭錦川皆見
隨芙蓉英嶺俄今混池鑿神鰲頂上峙三山巨
靈掌中擘五嶽豐隆夜策雨師來青天一面玄
宾開摇曳長虹跨碧水輪菌玫瑰繡蒼苔綠竹
森森敞亭榭白雲片片落樽罍六月林間疑積
雪虛牖明窻自皎潔靜處常焚百合香經行時
採三花徹重巘千仞起眉端飛流十道沫如屑
若有人兮冠嵳峩被薜荔兮帶女蘿戶內煙霞

聊穩卧倒屣招邀日相過以茲構樓宇見賢賢
首高人踞上座座上瓊編護絳紗胷中五色爛
雲霞鄴侯架書藏滿架惠子多方陳五車別有
蕭齋僅環堵別有丈室擬淨土酒徒至此且躋
躋瞿曇老子閑揮麈主人翱翔翰墨林許身已
比雙南金孤搓奉使華陽里雄詞楊馬相凌滛
三吳豪士俱辟易鞭撻中原無堅敵鼎食不繫
鴻鵠心垂天曾息鵾鵬翼柱頰桐山佛頂瑩浮
杯瀣水鴨頭綠壺中浮丘天地寬杖底廬敖寰

宇窄買斷春風費幾錢何須踏徧長安陌長安
使者傳尺書不分幽人解玉魚簪筆來承金馬
詔靈駒爲駕蒲輪車主人嗒爾謝山靈猿鶴相
猜鷗鳥驚猿鶴亦莫猜鷗鳥亦莫驚滿泉白石
稔天性朝市金門寄隱淪君不見王先生廿載
文章海內名但道漢廷登三事還長辟雍稱五
更羣衿坐擁門如水踈槐寂寂鳴新鶯主人濟
泊長如此何必丘園老歲星我披丘園圖我歌
丘園曲衡山山房四壁雲卧龍岡頭數椽屋至

今千載留芳躅平泉花木徙紛紛埋沒塵埃走
孤鹿終陪溫樹拂袖歸寄語丘園暫縮轂

新樂王晚年得子歌

高皇九葉神明胄青社分茅世相授籍甚賢王
樂善名河間東平此其後兎苑當年故叟從蘭
臺異代想雄風稷下儒生推俊辯鄴中才子托
深衷二酉發藏橫萬軸焚膏繼晷窻前讀紫文
金簡辨石函青藜杖火分天祿時時落筆灑雲
[illegible]光芒萬丈凌紫烟七步才華曹子建一斗風

流李謫仙遊來授簡邀賦咏爲報熊羆新應夢
年過五十始懸弧孔釋今看親抱送想當喜氣
正充閭一顆光呈掌上珠帝子自應龍作友宮
人好唱鳳將雛由來有子萬事足况復振振咏
公族氷神玉骨總稱奇家圭芽上占遐福君不
見海中仙果千生遲開花結實三千期又不見
漢帝子孫多隆準天潢萬泒綿金枝當今主器
歸離震星重輝兮洊重潤詵詵宗子正維城定
扶神鼎臣昌運物理真逢數盛丁泰山東海兆

佳禎周雅緜緜頌瓜瓞漢室密誇帶礪盟

證道歌叩王鍊師

我聞自昔天遷呂葛馬八八年過學道者僕也
行年正及時參詢敢在希真下五陵八百有襟
期悠悠何者是吾師悲君示我刀圭秘玄關一
竅尋端倪端倪本自混元氣厥初妙有分虧彙
祗因至寶隱形山宇宙狀茫鮮知味自分玄白
走天涯不知此道落誰家隻紉南來瓊島外遥
望天池尋紫霞紫霞丹闕蕋珠宮真人浮游守
規中嬰兒姹女參商隔知音邂逅扳追從昔遇
明師傳口訣只教凝神入氣穴不知煉己待何
時性命雙修全真一真一關頭路匪遥絳宮瓊
樓接鵲橋夾脊雙關崑崙頂天應星兮地應潮
浮沉顛倒龍虎蟠攝情歸性過泥丸取坎填離
丹鼎熟洞房牛女忽交歡雲時玄牝釀醍醐恍
忽相逢結黍珠知君夙注長生籍帝敎龍女送
玄都玄都尋取生身源黃芽白雪紛霙霙五采
三花明火候歸根竅兮復命關歸根復命安神

宅温養沐浴分時刻自然造化合天機出入循
環妙莫測鶴眠龜息自綿綿拔宅飛昇上八埏
圓陀陀兮光爍爍方知我命不由天

壽伯兄歌有序

伯兄文絡翁以今歲辛丑壽七十矣小弟
亦年六十每歲生日俱在七夕後八九二
日惟兄生壬辰辰龍也厥應九日有九位
龍見之象焉弟生壬寅寅虎也厥應八日
有八風虎變之象也今兄登從心弟躋耳

並稱盛際矣自茲邀惠雙星永錫遐算每
當烏鵲塡橋之會並開龍虎交會之觴將
天孫七襄與王母蟠桃共被慶幸何如是
歲也仲兄德銘行年六十有七陳氏姊壽
五十有二一時同氣四人俱偕老齊眉康
強無恙内外子姓合計三十餘人亦天倫
之極驩也弟觀我　明作者無如李何二
公俱有壽兄之作李以文何以詩俱有聲
詞垣膾炙人口弟妄不自揣漫爾學步勉

成七言古風長篇六十句以侑壽觴云

婺星隔夜臨河滸霞觴次第開梅塢先庚用九
應乾龍後甲八風從嘯虎差池十載聯雁行追
遡千秋爲麟脯小弟花甲歲始周我兄耄圖秩
稀古太原喬木挺莊椿八千歲月尋常睹荆花
顧影會連枝池草含情聽覼縷憶從少小趨庭
闈桂馥蘭馨毓芝圃太丘望價重元方驃騎才
名先弟五霜蹄屢蹶稱數奇寒窗誰伴蠹魚腐
□背貸助漢家邊置身已歷育賢藪通籍應隨
光祿勳投閑忽漫追巢父谷口烟霞任往來□
山猿鶴志賓主老去生涯托素封田家歲事占
晴雨留餘剩有一經畬種德還師二賢矩心穀
新儲市義倉善果深藏不竭府星高滇海少微
躔風韻商山紫芝宇洛陽結社會耆英漢陰丈
老欣同聚只今初度慶茲辰嶽降生申爰及甫
絳縣甲子增老人幔亭張處稱彭祖烏鳥書傳
漢尚方緜山樂應馮夷鼓仲氏今年六十七季
妹五袠加二數白首兒孫各滿前天倫至樂孫

庭戶弟也馳驅念載餘五陵衣馬緇塵土桃李
芳園幾後時初衣幸及萊階舞東海親瞻壽域
開西崑並集瑤池羽黃耇堪從大斗酌青牛邀
取函關伍秋色澄江詠鶺鴒春風上苑吟鸚鵡
塤篪未奏南山曲琴瑟先調棠棣譜爾日斯邁
月斯征夙夜無忝交相努何當天際同朔兒不
枉人間共王母

慶仲兄七十九壽章

萬曆癸丑新歲至日躔娵訾尾初度蟣吹鄒律

應陽回泰運天開景明媚我兄八十追人來弟亦古稀更加二荆花桃李競芳園春草池塘忝秀句兄今三子領四孫内外孫曾森玉樹弓冶箕裘世象賢扶搖皐野翩翩起萬事人間頗稱足三祝華封儘堪擬弟也一子纔抱孫忝丁祿祿亦可喜一堂和氣滿階除迭奏塤篪咏棠棣今春首唱高年會坐中五百有餘歲香山洛社想風流龍門應比通德里兄今華誕近元宵燈月交輝鬧城市諸老如期不約來百年歡賞從

今始賤生七夕邀天孫支機牛渚恣探取歸到成都問君平坐中吾黨邀誰繼我日斯邁月斯征夙夜無忝交相契請從王母問偷兒再訪耆家三兄弟

送伯兄同妹夫陳箕南新授光祿南歸因寄懷白下諸親暨家中二仲兄

把袂帝城偶惆悵闕門柳行人駐馬且斟盃南北悠悠重回首羨君歸去白雲鄉錦衣故里生輝光黄金臺畔草新綠丹鳳樓前日正長去歲偕來向京闕迢遞山川歷燕粤桂席朝穿彭蠡雲停槎夜步金陵月此時星聚凡幾人東風笑語客途新彈棊坐對燈花落中酒貪眠白日春風塵荏苒今何許兩地盈盈望秋水諸子棲遲白下城惟君結客長安里吾兄矯矯青雲姿風流儒雅弟所師陳仲承家千里器手標俊逸誰能覊一朝譽登遊太學萬乘親臨獎儒碩講藝同環壁水橋趨朝更聽鈞天樂祇今繫籍金馬門大官之署光嶙峋口脂面藥隨恩澤漢宮唐

省相氤氳君不見漢家征伐事窮邊卜式躬輸衆所賢又不見步兵廚中三百斛阮籍沉酣戀微祿丈夫自擬當時豪請纓躍馬紛兒曹燕雀豈知鴻鵠志高才寧合老蓬蒿因君遥憶雙珠樹別來花萼今何似姜被愁看兩地分池草吟成欲誰寄雲霄比翼應有期春風鴻鴈勞相思

送仲兄新授光祿南歸

仲兄二十廩庠序諸生往往推頭地五試賢能値數奇廿載賓興尋待次薄遊萬里來燕關每

内論交壁水鬪駿骨竟遺臺上價能文寧秘手傷寒鬪道漢家開邊計五陵衣馬多矜譽授繻言向左藏還過籍乍分大官署男兒仗劍出風塵致身何必盡要津有酒且拚步兵醉結駟應嗟原憲貧君不見商家負鼎和羹才千年勳業何雄哉古稱避世常溷俗時來龍蠖誰能猜徃歲伯兄與妹丈一朝承恩霄漢上仲兄此日更蟬聯金門意氣寧多讓想當宫錦入里閭堂中棣蕚多光輝憐予陸沉久羈者安能携手同時

歸華陽館外秋風起落葉紛紛滿庭戺客夢霄飛遶海雲鄉心日亂薊門戺一尊酒盡話離亭天涯去住黯難分努力加飡崇令德鴻書南北頻相聞

觀虎行

我聞虎爲百獸尊長嘯風聲振林木焉婦徃矣下兆遠誰哉致此馳京國國中觀者日夠午傳聞貢自汝王府朝來策馬出郊原奇絕此生稱快覩綵茵文擅變斕干兆門守者皆中官日食一羊未爲樂咆吼直欲趨巑岏目光懸鏡蹻難狎張牙奮爪試驕踏蓄威尚有貿嘸勢一怒千人爲靡怯豢養不知今幾春猛悍牢籠當已馴御此或有黃公術化後孰辨牛哀身開關水陸渺何許置身直擬上林裏絡繹應飛傳道塵光榮二鳥寧堪比　帝闕可望不可呼欲獻不獻還躊躇逍遥未及軒中鶴躑躅寧如轅下駒與物聖世匪所玩養虎况復自遺患旅獒誰續賢賢者天馬誠侈淸廟賛君不見鳳凰來郊麟在

藪虎豹長驅遠中土

呂梁行

君不見呂梁懸水三十仞盤渦轉地石流迅開鑿疑留鬼斧工胥濤鮫浪不停瞬昔我維舟向此行排山倒海勢崩騰百夫牽挽不得進十步九折時洄漩遡來沙嘴高於石滄桑轉盼俱陳跡二洪上下成安流行人無事驚辟易辛苦官家事鑿鑿投壁沉馬猶皇皇徃事徒聞說坡老鐫功勒石今昂藏濮溯牛巳迷蝌斗縱横錯落

龍蛇走筆峰似與洪爭奇千秋遺蹟同岣嶁我
生好古更懷賢摩挲巉刻成新篇吁嗟呂梁可
平碑可滅惟有高名終古常流傳

石丸詩

伏不必熊渠虎起不必皇初羊渴不必王烈髓
饑不必鮑靚糧請看崔家城東夫一丸猶堪氷
氏袍笏文人當崔君昔舉塋前闢此物瑩然出
塵上傳聞產自夷方來肯小如拳今若鼓隱映
霞蒸海氣濃緯約象函天數五摩珠曾照普庵

堂切火難銷韞玉光由來至寶終不滅太極剖
判出茫茫君莫灑陵陽泣講堂應凝石渠集
禰天妙手更何人支機好向雲中拾

譙國先夫人廟詩

夫人自昔起隋梁錦繖鐵騎擁牙幢削平僣亂
報天子策勳啓鎭威炎方譙國褒封幾千載英
風烈烈常不改桂楫椒漿奠四時香火高涼達
瓊海年年誕節啓仲春考鍾伐鼓聲淵闐軍麾
儼從開府日殺氣直掃蠻荒塵李家墟市龍梅

里一區新築神之宇歲時伏臘走村墟祝釐到
處歌且舞邇來豺虎日縱橫青天魑魅羣妖精
願仗神威一驅逐闔境耕鑿康哉寧

玲瓏巖和蘇長公韻

仙人海上駕蒼龍崢嶸頭角盤虛空岡卧南陽
標突兀蟄藏東野合玲瓏噴沫洞天時作雨吹
噓寰宇欲生風我欲從君策玉笏流雲吐霧遊
無窮

壽潘光祿母七十

使君謁帝來燕甸九重郎覲尚方膳漢宮新袖
玉桃回言阿瑤池屐來晏瑤池阿母壽古稀年
年青鳥銜雲飛籌添海上恩光渥舞罷花間晝
錦輝即見潘輿趨禁門肯誇萊綵戀庭闈

集慶寺觀宋理宗燕遊圖

淳祐天子垂衣裳湖山處處綺羅香宮中美人
誰第一閻妃恩寵冠昭陽自起珠林樹功德貢
金爲梁玉爲飾金波月桂栴亭池龍宮鳳砌恣
推歷鳴鸞曳佩上瑤臺寧知樂極禍生哀輦路

凌迷芊草合御堤荒圯野烏來繙經稺子四五
但參落空門無定所逢人但出燕遊圖欲語嘗
年意悽楚

與戴宮允高太史賞雪中白菊即席賦得
角字

玉龍昨夜奮鱗角陰風玄雲旋摧剝曉來萬卉
總彫零東籬秋色猶含璞彩欄相倚鬬輕盈素
質香肌炫奇卓恍如細粉傅明妝復似飛瓊出
新琢乘興山陰客正過探杯彭澤聊為樂君不

見東園桃李春已殘蝶眠蜂老鶯收啄歲晚凌
霜意態多此情惟有寒梅覺

九月雪中對菊適王廣文送酒侑以秋雪
歌次韻奉答

長憐菊花黃不見雪花白花雪兩莚跐歷落東
西陌今年雪白與花黃平分秋色不相降雪明
似可添花色花發稍疑假雪香生惜賞雪尋餞
菊一秋好景將過日楚澤梁園漫品題對酒高
歌意隨足為問淵明玩菊時有無六出含霜枝
為問浩然踏雪餱曾否繁英尚繞籬此時花雪
成兩好花亦不遲雪不早但願花前雪并妍莫
教雪後花增惱古來競鬬梅與雪只今梅菊何
差別共保貞心耐歲寒凜凜冰霜各爭烈懶散
幽齋常宴眠欲訪故人無酒錢却恐花雪成虛
度白衣帳望空悠然廣文先生意豁如曉來助
我金屈巵幾度花前共對雪幾度雪前共賦詩
憐君與我歲寒友到處論文托尊酒即今相對
不盡歡何處過從羨入斗紅光人面春風和據

菜聊賡秋雪歌因憶今年賦春雪風流勝事尚
未磨不知此後陪清賞秋雪何如春雪多為爾
臨風數酬唱新篇他日嗣除何

秋夜長

華燭蘭堂夜未央疎星耿耿銀河光低徊宛轉
雙鳴璫忽憶征人成他鄉他鄉千萬里秋色遥
相望北風四顧何茲茲欲往從之川無梁誰家
今夜擣衣裳砧聲斷續結中腸為問瑤臺月何
處却逢郎珊瑚枕上分鸞鳳芙蓉帳底夢鴛鴦

相思細數寒更滿別意與之誰短長

題節俠奇遊送馬惟涯大學還金陵

自昔南遊有馬遷雄文奇節凌蒼芠亦有征南稱馬援銅柱高標嶺海傳今之馬生豈其裔奇遊節俠何相類間關萬里窮珠厓杷背論交盈海內憶從邂逅白下辰三千太學冠儒紳一笑功名甲冑驂片言肝膽結雷陳托乘奚自來璅佪十載參商曠對面通家意氣時洛詢烏啼有集淚如霰因君感慨並憐予正名紛解寧蹐蹐

白馬總輸安劬計肯千方駕出關車崇報時親畏壘地低回祠下不能去豊碑爛刻羅棊芠俎豆流輝增奕世看君骯髒志不偶屢閒寶劍雙龍吼富貴從輕天上雲盈虧且付杯中酒白門烟景柳花霞向余長揖趣長安到家二頃慳負郭出門大笑行路難君不見劉毅百萬輕一擲又不見魯連東海甲秦敵英雄際會各有時虎變能蟠世叵測男兒堂堂七尺軀安能雌伏轅下駒去矣飄飄雲外翼攔街拍手聽銅鞮

采蓮曲

江南盛夏滿池蓮若耶溪邊來美人三三五五鬧婵娟蘭橈桂棹花爭妍忽憶征夫出戍邊塞上十年猶未還人未還春已暮妾顏應共落花殘妾心腸隨流水度落花流水自年年綠暗紅稀空自憐明年若更征邊塞願隨飛葉化爲塵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二十三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閲
男王汝龥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鵬詹川甫訂梓
廣陵後學湯大授西紹甫全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五言律詩

昭陵挽章

警蹕遊朝漏樓臺鎖晝陰翠華空想像玉輦罷

重臨遏密堯天黯謳歌禹甸深連朝風雨處應
爲助哀音

塞漠烽烟靖昇平樂事多那堪需下辟已作逝
川波皇運應中阻天心竟若何向來供奉處猶
想屬車過

孝懿皇后輓歌

龍樓曾問寢鳳掖尚留徽葛藟縈樛木蘋蘩王
季闈漢帷今日　兩湘瑟爲誰彈最是懷恩處深
宮淚幾殘

海宇瞻慈訓宮闈式令儀鴻休垂玉冊鸞馭集
瑤池露滿園陵暗風淒天地悲丹旗候曉發歸
路杳何期

珠丘初祔兆軒曜正回光地勝祥烟合山深王
氣藏鏡懸遼海月花散薊門霜趨走傷心處香
烟萬古長

落日悲笳動高原翠輦乘湘江從舜去湖水共
龍升詒燕謀空在占熊夢未徵層臺今望切何

處對昭陵

挽少傅馬文莊公

當代推周召何人是後身明良今十葉豪傑起
三秦卜宣虛衡鶴悲堪動獲麟霜氣寒易水鳴
咽滿朝紳 一

今上龍潛日明公燕見年風雲吾道合魚水聖
情專絳縣年徐紀汾丘馭不旋關門餘瑞氣道
德向誰傳 二

夢賚祥初叶爲霖意正遙冰銜聯上相玉帶領

中朝身忽乘箕尾名空繫斗杓丹青炳遺烈太
華並岧嶤 三
黃閣勳猶著蒼生望已遥神應令嶽降人已化
星歸郵典皇情渥芳猷奕世輝姿烟圖像在百
代尚依希 四

三疏辭官未允漫述

五湖投劾早三疏拜恩遲迂拙人皆笑行藏我
自疑覩生遊可遠涉世靜堪怡若問圖南翼惟
應海燕知 一

北闕無媒者南音只自操鴻冥吾意足狙喜衆
情勞薄俗窮將見微名醉裏逃濟川成底事蘆
渚繫漁舠 二
世網辭朱紱田家愛素風隱憑容傲吏仕不廢
明農經術慵何補文章老未工南枝憐越鳥飛
絕海天空 三
混跡依田父全生學道流竹深幽容待村遠故
人留氏擬無懷氏身如不繫舟小溪桃盡發還
似武陵遊 四

春日承郭陳袁王四翁丈邀飲龍津飛雲
園林

蓬島塵囂隔雲林錦繡叢瞑藏留樹霧香引出
花風盤谷家移近浮丘路可通五仙當日聚消
息許誰同 一
何處春來好城南尺五天棋枰圍竹坐几榻拂
雲眠摘果朱相彈分林綠自穿花間勞指引須
仗主人前 二
飛蓋成幽矚到來生遠心碧窗含桂色朱檻倚

蘭襟枉杖東山近開尊北海深習池堪酩酊歸
路月華臨 三
逸興看中聖高談接上賢鶯聲嬌出谷鶴舞媚
窺筵饌出庖人細歡逢知己偏相忘賓主意臨
別幾回旋 四
蘿逕重重入芝房曲曲棲酒拚金谷醉路恐武
陵迷有美蕙蘭畹無言桃李蹊贈君多得句好
向竹間題 五
野曠林爭出春深景倍和草嘶山簡馬波浴右

宜飛鷺渚翻荷蓋鷺枝搊柳拂後風光不相負泉
石且婆娑 六

城市厭煩囂園林剩得秋聊憑瓜蔓水戲擬木
蘭游席喜親魚鳥槎疑犯斗牛塵纓同解脫身
世任虛舟 七

載酒瀰橈泛烟深望杳冥沿洄洲渚異演漾水
雲停鶴以吹簫下魚應鼓瑟聽菱歌歸唱晚回
首白雲扃 八

夏日同陳仁甫陳公望遊淨業寺

禪房聊駐馬心賞愜幽期水潤人烟遠雲閒客
意遲盃深堪避暑興到共裁詩今日青蓮畔還
同白社時 一

古寺藏幽境高城駐晚凉林深烟欲暝荷淨水
含香野意隨鷗泛芳心逐燕忙翛然薄塵網欲
此借僧床 二

野色連城堞香風胎芰荷蟬聲依樹近鳥語隔
花多鐘定分僧飯鑪深傍釣蓑追歡吾意足寧
羨習池過 三

背暇窺鸞侶來壽鷗鷺羣野烟行處斷山色坐
中分曲路縈丹壑空亭駐白雲幽凄堪寄傲匪
此謝塵氛 四

落日簾垂照輕風席引凉幽香浮別澗寒氣溙
横塘松偃簷前蓋荷栽澤畔裳相看聊踞門[illegible]
路坐俱忘 五

風塵容吏隱懶散意何如洞裏尋花徑巖間借
草廬隄平朝度馬波定晚窺魚咫尺城邊路學
令甘發踈 六

飛來峯

飛來何處峯陰洞鎖重重有石皆成佛無山不
是松林棲聞法鳥潭隱聽經龍大地皆如幻無
論去住蹤

別陸戒叔山人

與爾探奇處片帆千里俱宏編流秘苑密義了
文殊論擬潛夫著書堪答客娛悠悠誰按劍行
矣慎明珠

結束東歸去湖山數驛程人誰求劇孟客豈失

爾衡落日幽蘭操秋風蓴菜羹乾坤雙白眼莫
浪向人横

孤山吊林和靖墓

霞光低叠浪瞑色送迴橈宛轉沿孤嶼蒼茫過
斷橋昔柸千刹出迎艇萬峰朝撫鶴懷高隱幽
魂何處招

舟次逢黄白仲山人

不見黄生久憂其國士心籠鵝誰換帖放鶴我
同吟短褐懷中玉淸徽物外音千秋吾道在傾

蓋一披襟
何地猺堪臾秋風鋏尚彈畏途爲客苦薄俗向
人難湖海交猶在乾坤興未闌夜深牛斗氣時
傍匣中寒

人日

春風來上苑宮柳漸回青帝里逢人日天涯自
容星勳名頻覽鏡歲月幾看蓂寂寞憐揚子談
玄獨著經

題壯遊冊贈袁上舍

尚平婚嫁畢京洛意如何雪裏高人卧風前壯
士歌乾坤雙短劍湖海一行窩期爾黄金作寧
須醉薜蘿

讀書春夜

視草春初静燃藜夜欲分開軒留月影卷幔動
星文答客憐方朔談奇憶子雲浮生徒擾擾壯
志愧前聞

蛛網

結構當簷近垂絲送喜頻揺風輕幔動綴露細

珠新羅網機先物經綸巧稱身獨憐行役處離
思感東人

賦夾竹桃

夾竹稱桃樹當軒花幾叢猗猗時間綠灼灼半
舒紅裹淚含朝雨濃粧媚晚風東君無限意點
綴不言中 一
別館多奇卉幽香此更嘉詠桃宜辨葉看竹亦
應花麗色當人近嬌姿拂檻斜芳菲憐漸暮爲
爾駐年華 二

聞瑣亂

遠道炎荒外孤城大海中㸚危四面敵離亂九家空漠枉天猶隔泰臺路未通請纓何日遂壯志抱終童一

寇亂今尤甚虔劉遍里閭長驅過建水白晝入郊墟威劫千人廢時平百計疎故園溪畔路消息近何如二

同陳仁甫郊行

芳郊望不極暇日正銷憂並是天邊恨而能物外遊遠山含樹斷一水抱城浮日暮思鄉處浮雲隔海虬

月夜聽友人彈琴

愛爾翩翩者朱絃月下聞新聲含澗水逸響遏流雲爲解幽人意何妨夜漏分廣陵憐絕代聊此挹餘芬

長安步月

禁漏傳宵迥天街占月多澄光團玉魄寒影瀉金河圓缺時難定浮沉歲屢過攬衣成獨嘯數

問夜如何

曉泊廖村

旅宿依沙際帆檣兩岸陰村舂巡樹亂市釀傍花斟風定猿聲窈波澄鳥語沉客懷聊自慰清夜聽歌音

青紋道中

徑轉疑無路溪迷別有樣亂山一鳥道深樹幾人家旅食隨田舍村醪趁野花輿圖窮島嶼黎庶遍桑麻

初至京憩橋松上人蘭若

薊北一爲別歸來巳四春輪蹄行處舊宮闕望中新暫向忘機侶言棲未定身明朝趨走地衣馬任風塵

過任城兵憲丘厚山年丈邀同廉憲王竹陽年丈讌集南池

任池置酒地輿發剡溪船錦席聯驄馬歌聲斷暮蟬殘荷披浦漵衰柳瀉江天一和少陵句能留子敬氊

陳少詹小有園讌集

卜築雖人境無喧即洞天青山移屋裏錦石障
屏前鶴舞窺爐篆鶯歌答管絃金門號吏隱丘
壑記平泉二

舟行雜咏

蓬窓無一事𦨴艣相親抱膝搽書倦支頤得
句新風波諳世路木月見天眞生意閒幽獨逍
遙正葛巾　一

津亭時解纜候吏已先驅到處逢迎滿經過禮

數殊泰應疑傳食狂或哭窮途犬馬何能報乾
坤媿腐儒

桓山

停橈依洄水振策上桓山今古登臨外輿亡感
慨間千秋銷髏骨一幻屬僧關獨有高賢蹟磨
厓此共攀

司馬人何在眠牛跡已徂南山猶有隙石室抑
何愚深洞疑藏鹿荒碑自止烏凄涼千古意吟
眺歎躊躇

焦山

鷲嶺浮鰲極巉池咋鵲橋參差京口樹吞吐海
門潮南北分大塹江山混斗杓登臨招隱士醞
酒向烟霄

燕磯觀音閣

紺宇懸厓出雲林傍水開黿鼉持法供龍象護
經臺梵語潮音接禪燈岸火迴迷津堪一望彼
岸幾人來

送盧思仁祠部抗疏歸田

慷慨陳孤憤倉皇就逐臣危言難悟主直道豈
謀身荆玉原無玷隋珠別有因由來失路泣不
向賜環人

過十八灘

瞑色千帆雨濤聲萬壑灘急流憐勇退砥柱感
廻瀾出峽龍旋鬪憑崖虎欲餐長途堪自保獨
酌送驚湍

贈陳蓮水遷鎮遠太守

太守之官地山川貴竹通西南天欲盡篾竿[illegible]

仓消露晃循甚俗風聲布濩條衆賢君不忝去
矣聽遷喬

銅鼓嶺觀海寄賀明府

爲訪丹砂令言尋若木津波光含日動蜃氣闕
霞新欲跨摩霄鶴還餐横海鱗紫霓雙節引應
對羽衣人

一縱登臨目蒼茫太宇空斷山浮瀲灎削壁判
鴻濛地撼蛟龍鬬潮爭鼓角雄憑高獨舒嘯宛
在水晶宮　二

贈聽上人

定中觀自性趺坐已多年爲了齋僧願來尋結
衆緣心空涵水月境寂見人天若問西來意忘
言得妙詮

鑿齒傳師訣宗門授指南封齋頻斷七悟道契
函三慧眼迷中識禪機靜裏參欲尋無漏果住
相斷阿含　三

石嶺樵歌　自此八首之一

蜿蜒石磯間悠悠採樵者山鳥若相求牛羊忽
來下折薪豈爲勞樂意聊舒瀉聆彼大古音何
事探風雅

華巖洞

紫府藏陰洞丹梯轉石房攀崖上魚貫躡磴繞
羊腸景外烟花麗空中色相忘燃藜窺墨蹟懷
古意何長

卓錫泉

鹿苑過幽徑龍池探細泉迸珠穿竇出浮玉繞
堦旋汲甃通香積清虛象妙詮流觴千古意誰

似永和年

村庄雜興　四首

野色圖青靄田家傍翠微老癡甚學圃窮試芟
荷衣擊壤忘堯力停橰息漢機滄洲吾道在寧
復戀輕肥　一

蘿蔦重重入桑麻細細論堂無勞綠野園已傍
青門片月窺幽徑閒雲度遠村江湖甘歲晚試
亂卽皇恩　二

下馬入柴門秋高日易曛亂山紆鳥道疊石洄

原缺第十五葉

五言排律

常武篇賀中丞常公遣師西征大捷詶十

赫赫中丞貴煌煌東省聯名高三楚俊望紀百
寮先侍　聖登青瑣齊心獻素箋文摛翩獨步
丹地劃孤騫楓陛儀鴻漸槐階待駿遷虎符分
玉鎮熊軾授專權白簡迎霜動烏臺借月圓句
吳膽露兇於越仰臺躔南國氣常淨西陲警乍
傳悅巾初聚蚪建鼓遂滔天羽檄微兵急轅門
選將填拊髀思哲彥借箸賴名賢耿賈圖臣濟

蕭曹共幹旋同心拚秦越戮力効鷹鸇國步紓
時急宸衷鑒德虔五兵申號令九塞箭寅緣鐵
騎猴程進銅鏕徹夜聞前鋒嚴校尉後隊肅樓
船劍拂霜初冷弓彎月正弦斲枚過涿野超乘
度居延將出凶門勇兵從死地全如貅雲陣合
飲馬雪山顛暈氣方鳴鏑巖颷更折縣囊沙濟
附蟻沉竈欲生蟻斬將壺漿應登陴組練使封
豨尸築觀流可血成川兇狡悲逃竄魚窮泣逝
洲黃流河失險赤幟壁無堅笞背中行伏殲渠

左纛懸風清豺虎穴電掃犬羊羶幕府誇殊捷
材官陋備員誰云如尾應直是滿頭然南仲修
戎日東山振旅年歡聲來朔漠喜色動甘泉三
表謀高漢千金客走燕覚樞知豹畧封拜卜意
肩化瑟乾坤轉祥刀水陸剸短狐令授首豐豸
莫張拳秬鬯揚休烈彤弓錫御筵鏤銘聲奕奕
歸極道平平解網皇慈潤分茅聖澤偏古稱敦
禮樂今見止戈鋋胥漢夏虞軫黎元疾苦驕經
綸公勉矣薄劣我終焉邂逅承傾蓋襟期願執

鞭鐃吹喧露布祭戟慶張旃作賦賡常武能詩
匪仲宣麒麟須畫閣斑馬績青編伐自高千古
名應邈八埏抒懷聊短什清穆媿如椽

送王荆石先生掌南院

把酒關河暮征帆潞渚開風流江左地文雅仲
宣才白雪曾傾市黃金獨上臺聲名隆翰苑氣
色動蓬萊視草稱周史然藜陋漢材珪璋人共
羡山斗士多推簡在新恩渥光華故里來暫違
楓陛直遙向秣陵迴道以文章著班仍侍從陪

北扉榮綰綬東觀憶曹杯戀闕心方切思吳獨
每催鳳凰應有賦鴻鴈若爲裁風釆看前脩群
光仰上台漢宮需羽翼商鼎待鹽梅進爾鳴珂
入殊勳誦九垓

賀曹長公中丞次公大參同拜誥命代

名家鍾帝里才子繼高陽燕翼詒謀遠蟬聯奕
世昌驊騮看獨步鴻鴈喜同翔報國心應赤匡
時鬢未蒼風雲遭盛際雨露沐恩光建節將堯
命分麾真禹疆兄迎蒼水使弟鎮黑山羌禮樂

臨軒送旌旗載道揚車遊馴瑞雉冠上指神羊
避路聰驄馬儀庭覩鳳凰家聲萬石侶國論二
難方棠棣連枝茂塤篪副響長登賢超峻秩命
德耀宸章盛美侈三代薰和講一堂琅函流御
墨錦軸賁天香五色絲綸擁千年琬琰藏奎文
騰宇宙風采動巖廊錫類恩逾渥移忠願已償
鴻名方赫奕鳳藻日輝煌富貴當如此歡娛尚
未央鶱飛誠自許感激總非常天路摩麒麟雲
臺引棟樑廻憑翼元聖入拜佇惟良

恭上太宰楊公晉秩太保誦德述懷四十
六韻　代

哲后承昌紀明廷有至人巖居徵夢說嶽降會
生申間氣鍾全昇雄才迥絕倫文章班馬富學
術孟顏醇嶰谷躡青雲上騫飛要路津直聲馳瑣
闥正氣動楓宸節鉞臨幽薊旌旗捲晉秦黃沙
沉羽檄青海淨風塵爰自登臺省壽應秉國鈞
潘輿綵奉舟萊綵若終身高臥東山曲歸來北
海濱蒼生凝望久丹扆注情頻台鼎需賢佐巖

廊倚重臣三銓膺聖眷一德協皇仁密勿忠爲
輔賡歌道作鄰持衡懸水鑑曳履上星辰亭毒
中樞正璿璣四序勻廟謨升翊亮方夏荷陶甄
引手勞援溺推心亟起屯江河沾沃潤岱華抱
嶙峋裴度勳名籍山公雅望真謙虛將吐握識
拔盡沉淪斷斷疑無技休休實可親帝心常簡
在君子盡經綸片善罔攸伏微言得具陳委珠
冰蘖厲牧馬素絲貧漢室綜名日虞廷奏績晨
聲光垂琬琰圖畫上麒麟太保承嘉命彤弓錫

上賓腰橫蒼玉重身着錦袍新賜予恩深海光華色映旻鴻名流鳳藻蟒紱燦龍鱗七袞臣時切三朝報主純錬形人侶鶴憂國鬢如銀咲傲安期棗逍遥莊叟椿閬陵盤𤰞軸霜雪保松筠潞國仝重睹汾陽可並論淼斯還揖揖麟趾嗣撫振桂發燕山色桃舒鮑嶺春懽聲騰海宇盛事動朝紳天上六符正人間五福臻最憐樗散士叨荷茹茅掄窺豹曾何識雕虫祇自嗔駿嘶燕市價腊混楚人珍黍谷恩方暖靈蛇報未伸

願言歌湛露千載和烝民

遊英德碧落洞

何意靈仙窟言從粵嶠窺兩山開鐵甕一水闕瑶池野徑穿田迥巉巖指路危石昇蹲虎象潭黑隱蛟螭宿溜垂丹乳陰厓潤紫脂洞深含炬入溪絶引舟移窅窕前仍却盤旋出復疑捫蘿時陟巘剔蘚遍看碑媧錬年誰紀秦鞭跡若遺經過成變幻攀歷轉逶迤好結烟霞侶來尋泉石居飄然發長嘯聊此坐崎危

外弟周心如鴻臚南歸壽母

誰不榮新命君應念老親獨將懷溯意遥慰倚門人別日憐遊子歸年見侍臣霞觴初獻祝詠履繞遐齡向天中啟籌從海屋中萱花開更綠萌樹蔭途新萊綵歡無極潘輿念每頻別來池草夢還繞帝城春

賞牡丹

朱明開令節邀賞對名花激艷欺穠李紛披奪麗華天香橫廓滿國色倚闌斜綠葉含朝露紅

英綴晚霞迷蜂嬌吐蕊戲蝶錯分葩幻字留仙種凝脂出帝家醉妝妃子姬欹態洛神誇名入驂壇重根當錦障栽洛陽春有價金谷淨無瑕芍藥堪成侍芙蓉似失誇自緣生富貴偏許事豪奢

春雪

青陽方應序素雪乍凝華 公埜 捲幔天微肅當軒日半遮 紹仲 同雲含瑞彩空雨散靈花 仁甫 戲霰驚先墜繁霙喜漸加潔能欺漢扇素豈比

菅麻 公望 繞砌輝輝近穿林脉脉斜 仁甫 吳鹽
差可辦謝絮豈應誇 紹傳 夜色疑留月晴光訝
捲霞 仁甫 鶺翎飛瑣屑鶴髮落鬖髿 公望 缾宇
眞成眩旋風輕覺譁坐時深講席積處𢇁書車
紹傳 勢急紛侵戶形纖巧入紗 公望 穠廻梁苑
外還拂陰山涯 仁甫 太液添新水宜春綴早葩
公望 蒼茫銀海接縹緲玉山賒 仁甫 珠樹三千
界瓊樓十萬家 紹傳 天低靑失岫江迥白沉沙
公望 歷亂參梅片聯翩壓麥芽長洲迷落鴈古

木點昏鴉 紹傳 細潤霑宮草輕寒入塞笳庭空
饑鳥雀壑冷蟄龍蛇 公望 秉燭能觴酒當爐試
煮茶粧樓情每懶吟閣手頻叉去漢終持節平
淮始建牙 紹傳 卧袁應有榻訪戴豈無艖 公望
千畝脩篁動三農兆稔奢 仁甫 遠堤知沒地滯
穗想盈畬 公望 客興名光大郢欲聲陋下巴 紹傳
相看聊酩酊莫自奪[illegible]涔 仁甫

九日同王愼齋舘丈遊泛

家裏重陽至尊前舊侶同 忠 廻波侵岸柳晚照
映汀楓 愼 蕩槳隨鷗鷺飛帆接鴈鴻 忠 十年一
把臂竟日兩回瞳 愼 離合論心外浮沉笑口中
忠 何人悲倒屣而我自書空 愼 流水知音在陽
春和句工 忠 風雲思宦達轍跡歎途窮 愼 老惜
悲秋態懷深報國衷 忠 壯心徒耿耿短髮已蒙
蒙 愼 綠醱澄秋色黃花豔晚叢巾疑元亮日帽
想孟嘉風 忠 去矣憐王粲行邉別孔融禮卉衰
力就情喜故交通 愼 蘭漂過漁父黃橐䆅濮童
騷人憐薊壯遊予指江東 忠 湖海憑看劒乾坤

任轉蓬 愼 豪吟矜杜甫灑淚隨齊公 忠 霧曉筵
初接宵長曲未終 愼 何能窮別緒且自息微躬
後會知仍從當筵氣正雄 忠

回紋詩詞三首

夜宿江館卽事

秋晚鴈鴻歸路長渚淸眠鳥狎波光流星亂點
浮空碧細露寒飄落葉黃舟映野燈搖遠浦屋
連叢樹帶淸霜悠悠客夢驚余枕寂寂村更聽
渺茫

秋興詩[illegible]

長途歸晚秋風凉凉風秋晚歸途長鄉村隔洋洋海隔村鄉寄書無鴈繫繫鴈無書寄[illegible]別感成詩詩成感別離

落花殘映水西關關西水映殘花落深樹宿歸人斷腸人望遠遠望人腸斷樓倚獨深愁愁深獨倚樓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三十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彪詹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樵會重編

七言律詩

壽陳松師相公

南極星依北斗懸三台望重五雲中鹽梅舊契歸商鼎劒履新恩出漢宮太液池邊承掌露直廬堦畔舞衣風精神龍馬今應徙圖像麟臺更紀功一

劒龍紫氣浮朱紱金闕祥光隱碧紗鵷行淡庭推石氏雄文西蜀邁蘇家蟠桃露綴月盤冷玉樹風垂彩袖斜燮理萬方同壽域蓬壺氷月湛流霞二

兩朝聲望許誰先一品承　恩晚節全身比溫

公歸洛日壽同柱史度關年山林歲月從今得
汗簡勳名與世傳耿耿丹心常戀　主夜深北
斗望猶懸 三

晴月都門壽斝擧秋風江上拂萃簪全眞久辟
留侯穀散族惟餘疏傅金霄漢共憐鴻跡遠緜
綸獨羨鳳毛森東山未厭蒼生望渭水寧辭白
髮侵 四

初春感典

候曉追趨漢殿東九重春色萬方同主恩披武

雲霄上客蜚驚心歲月中烈業明時看補袞次
章壯志愧雕蟲辭光夜出青藜杖授簡從容太
乙宮

燈花良夜正交輝歎賞君王願不違地勝六鰲
凌海入月明雙鳳帶雲飛羽書北塞胡塵靖冠
蓋中原樂事熙更喜少微星始見壽宮當日耤
音徽

偕課　種槐

虛星垂蔭正輪囷移植鑾坡景象新帶雪柔枝
初得地向陽疎幹已含春留將翠蓋分台位肯
把膚陰染市塵爲問三公他日事誰當樹德比
前人

麒麟

萬乘高臨五鳳臺兩階干羽一時開鳴鞭虎旅
隨風肅按劍龍文傍斗迴上將指揮歸廟畧君
王神武自天才鎬京燕喜歌周雅羽獵長楊陋
漢裁

北上再發琅南阻寇

兩度征途駐馬頻三秋兵火獨驚神苦遭赤幟
久爲客羞見白鷗常傷人南國有懷書劍遠西
風無那鬢毛新乘槎天上知何日試向溪邊一
問津

獨宿江村秋雨寒天涯燈火共悲歡憂君最屬
江湖切懷國其加道路難萬里驅馳戎馬蹟百
年心事水雲閑歸浮東去扶桑近紅日山門倚
劍看

歌風臺　沛縣

殘發長亭沛上過霸圖新感漢山河諜臣已逐
藏弓盡孤士徒勞擊筑歌戲馬臺空秋草合斬
蛇澤在暮煙多只今夏鎮沙堤上無限春風送
夕波

人日唐仁卿見過

握手拚驩共此辰白門煙柳望中春煖融殘雪
看徐盡麗人部華賞更新漸老光陰如過客虛
生宇宙愧稱人椒盤柏酒尋常事珍重尊前報
主身

贈沈子靜館丈冊封楚藩

頒封晰命下丹霄駟馬翩翩意氣驕楚地今傳
鸚鵡賦漢宮曾聽鳳凰簫星臨衡渚仙槎杳雨
過陽臺客夢遙爲念明光需起草莫將吟眺滯
蘭橈

送游紫南鄉丈自文安擢諭海寧

儒吏無嗟久陸沉傳經在在主恩深五年化雨
添文水一日春風動武林潮滿錢塘開絳帳烟
浮鷲嶺聚青衿宦遊到處多幽勝曾夜能因續

舊吟

閣試　首夏侍經筵有述

宸幄天開晝漏長恩深咫尺對龍光傳經直侃
儒紳重進講當爐翰墨香玉佩班聯虞宰輔金
鑾草上漢文章論思此日逢明主濡筆何勞羨
盛唐

題伯兄文明精舍

圖書東壁映文昌展卷悠然欲坐忘側見晴峯
揮彩筆曉看初日吐扶桑夢回池草春同麗視

過庭槐秋正蒼謔道子雲甘寂寞廣庭還擬獻
長楊

山中習靜意何如懶散從人問卜居喜有書燈
分四壁不妨文史足三餘螢光夜靜寒牛斗瑤
草春深辨魯魚方朔陸沉緣底癖逢人應者苔
賓書

送趙太史使吉藩

分茅禮重瑤墀命視草是遴玉署郎崇主河山
申帶礪楚天旄節動瀟湘雲深巫峽凝神女嵐

起蘭臺對大王覽勝多君傳寡和纖悄應屬再來行

壽少傅楊公

曳履班高玉殿東三朝啟輔老臣忠清心水鏡孤懸外宏略兵符四頤中降縣祀年增甲子漢庭師事識申公麒麟他日看圖畫司馬何人第一功

送韓太史使朝鮮 二首

寰宇天開萬曆辰殊方建節借詞臣箕封異代

恩光舊漢詔重熙景命新遊海月明秋出塞鴨江星動夜通津波平到處鶯相訊爲報中朝有聖人

玉節翩翩拂曙霞侍臣啣命拜京華紫泥詔下九天闕綠水江通八月槎投筆雲封西掖草擁旄霜放北山花扶桑日出今應近回首長安意轉賒

送梁浮山令人往濮陽祭葬尚書蘇公

洗主旌忠禮數殊頒恩遠促侍臣車風雲萬里繇綸下雨露千秋俎豆餘徐掾過時留掛劍茂陵歸日上遺書佰鸞更擬東遊賦早寄秋鴻到石渠

郭侯前塘招飲白家園

芳郊景物此中幽地主逢君郭細侯柳繫青絲留玉勒花明白社泛金甌向陽正對宜春樹得月偏臨近水樓行客坐來清興發不妨秉燭夜深遊

送余大史册封衡藩

鳴珂曉日鳳樓前玉册頒封拜寵偏漢室河山盟十二齊庭賓客避三千上林還擬詞人賦東海寧誇大國篇自昔南遊傳太史皇華况復羨當年

壽萱卷爲劉母鄧孺人賦

慈母年高雪滿簪大暴仙籍喜初諧百年尤膽心應苦五桂承顏願已甘南海星精占婺女北堂花信報宜男彩衣膝下春如海歲歲稱觴客盡酣

送粘酒與戴汝誠宮允

玉液蒸回丹鼎雲珠崖春色此中分花香準擬談清聖藥力猶憐說細君五斗難供他日債一壺聊助半時醺已聞酒德堪終頌側弁還成麗藻文

送袁懋吉中翰奉使塞上歸省

芳草王程擁去軺鳳池使者列仙標含香暫輟金閨直轉餉還從玉塞遙綵服可能誇晝繡儒衣新自憶環橋皇華到處堪題詠歸采民風獻

聖朝

送許雲程大行奉使還寓爲官保海公營墓

清朝耆碩里中聞勅葬新恩借使君海上松楸霑雨露日邊綸綍擁風雲茂陵遺草歸時奏庾嶺寒梅到處芬知是靈均門下客大招何處擬騷文

送顧中秘仲方請告南還

江上園亭似辟疆殿中休沐寄翱翔最憐醞

新三絕豈厭侏儒奉一囊春過薊門冰雪淒風廻茂苑芰荷香承明亦是棲遲處何事遊名入醉鄉

淋漓墨妙尚方傳隱几幽齋見輞川豈爲膏肓痼泉石不時從盤礴弄雲烟尊鱸恰及還家日金馬猶堪避世年未信少文能穩面清朝供奉正推賢

送水部周明宇兵備淮揚

粉署含香大雅才憲邦新命漢廷推人如水部

初傳藝地是揚州好詠梅淮海風聲傳露布邦滿月色映霜臺春農處處銷金甲蔚相勳名取次裁

節壽慶陳母唐孺人

瑤池會啓長生籙瑱海籌添獻壽筵貞史百年刊閫範儒門兩世衍家傳宜男色借芹宮茂婺女光分坐帷妍不用今宇論往事只今蔗境有緜緜

扈駕功德寺陪李大司寇于徐二學士登

西山對月 三首

扇踱乘高爽氣浮湖山清勝遠凝眸行宮夜度
燕門川華路風廻漢苑秋扇影屯雲隨御仗鐘
烟散彩傍宸遊虞巡到處革休澤齊賞時聞遏
比丘

天行雲漢溯虞濵郊杜長楊望幸新閣道鑾旗
回日月周盧警柝擁星辰鎬京汾水陪清賞寶
地瑤空隔世塵其羡枚皋工賦咏風流還似曲
江春

送李太清給諫抗疏斥還

瑣闈封章白版彈婪稜風采動朝端安危報國
丹衷苦鼎鑊甘心白晝寒楚澤任孩漁父問漢
廷終頼主恩寬極知千古高名在歎息清時有
說難

風流千載見龍門郁捧詞頭恭叩閽慷慨此身
尊自保艱危吾道喜常存一封豈謂酬臣節九
死猶應報主恩珍重大臣傳世業歸來掀揭樹
乾坤

送宗伯趙公應召北上 二首

文昌星彩拔奎躔清世褒龍荷寵偏東省追趨
聯玉笏北扉侍直賜金蓮吳門練影隨馬鐘
阜歆聲早卜鯉前席好裁宣室對孤忠應有徹
皇憐

文采風流玉署仙並遊江左歲華遷匡時禮樂
南宮藉抗疏聲名北斗懸花柳欣欣迎雨露江
湖冉冉隔雲烟向來珠樹和鳴鶴何日相隨五
鳳邊

送秘書王澄源奉使南還

秋風行色動官河直省濟華到處多如有玉魚
頒寵郵遥闕金馬唱驪歌九仙湖滿乘槎泛五
指湖平擁傳過風度模前問屬相千秋金鑑待
誰磨

送王見齋年丈赴華亭諭

燕市悲歌又送君清秋鴻鵰感離羣酒錢尚愧
蘇司業坐客空憐鄭廣文三泖夜談齋對月九
峰晴望館為雲相思一寄華亭鶴天路鳴聲取

次聞
殿翰將士蘇臺書條帶乃太史敬堂之兄
博帶褒衣援古風翩翩音氣自江東清修迥出
風塵外太隱偏能城市中名在任教閑女子書
傳何必對 僉公亦知太史稱難弟調燮論答問
手同

送太史何錫川使襄楚二藩便道省覲
受社新恩下未央詞臣頒册路輝煌人如棣閣
來何遜地是蘭臺對楚襄覽勝名都供作賦趨

庭佳節會稱觴懸知別夢吟池草多在春卿署
裏芳

送太史莊梅谷使韓慶二藩
河山百二控秦京帶礪千秋載漢盟宗子維城
分玉牒詞臣建節下金莖八閩煙樹遙家夢四
塞風塵吊古情問道想過軒后洞著書還續漆
園名

送鄧春宇年丈尹清流
堤手都門意氣真才高豈合歎沉淪黃金莫戀
燕臺舊璽綬應誇漢能新花裏鳴絃千嶂色江
明飛舄萬家春此鄉風土依嫌薄好作清流第
一人

送姚環庵孔目轉內台都事
執法星明拱太微幕中參佐似君稀向來官寔
號仙署此去光華動帝畿騶路霜威分豸繡[illegible]
端風采侍龍衣清時原侍臺綱重早樹勛名達
禁闈

送譚侍御赴謫

一封承譴有光輝直道無嗟與世違抗節忤時
輿論惜孤臣薄罰聖情微誤同鳴馬辭天仗緣
藉雲龍補袞衣珍重他年珠浦葉因風還向洛
城飛

送大司徒松坡畢公致政還鄉
優詔辭榮出漢宮碧空寥落見孤鴻兩都入座
經天地一德三朝自始終客向函關占紫氣人
於洛社想遺風秋陂回首含情舊不盡東門歎
息中

對龍戎機斗乞門賜歸眞慰北堂歡帆開驛路
風煙颭龍荷明廷雨露寬茅土千年朝翟弗萊
衣五色隱龍蟠烏私莫羨陳情疏燕喜還同魯
頌看

送沈少宰予告歸省

水鏡氷壺照玉堂清時霖雨正相望一封何其
陳烏烏雙珮俄看解鳳皇壽酒拵添仙掌露彩
衣身染御鑪香麒麟雙美眞堪畫到處江湖繫
廟廊

供奉遙辭玉案頭白雲歸夢繞滄洲暫看北斗
朝南極卽擬辰趨換晝遊賓軸龍衙三世誥瑛
盤魚嵩大官羞公門此日栽桃李好伴莊椿歲
月悠

送劉省華太守廉州之任

橫金出守郡名廉五馬翩翩吏隱兼斂浦月明
珠澤媚羊城天闕羽書恬黃堂政簡高齋寂畫
閣香深麗藻添回首狀桑銅柱近可能遺愛過
[illegible][illegible]

送王仰石太守之任惠州

今之太守古諸侯露冕專城拜寵優羨爾福星
臨越徼慰予鄉思在羅浮梅花驛路傳應早榔
色關河望轉悠共理亦知明主意惠聲能不忝
茲州

房村道中會尚書潘公治河賦贈

徵詔三傳濕紫泥洪河千里奠金隄敝當淨水
從滄水功擬玄圭陋白圭憂國豈知潘鬢改濟
川疑傍傳舟棲河渠書就勞相寄回首台端望

不迷

遊茅山

巳字標形鎭海東辛墟應籙帝圖雄天開日月
藏昏曉地軸滄桑接混濛信有神仙遊物外漫
勞宰相說山中丹丘此去無多路白鵠翩翩未
易通
玄草無心學解嘲素書擬借異人抄峯當許椽
兒孫列樹過茅盈伯仲交境秘華陽探洞壑宮
環句曲鬱林梢懸虛吾已遜鸞鶴誰道浮名未

肯拋
振衣峯頂禮茅君仙胄風流自昔聞名註紫□
超劫位同丹鼎列三分金瑠玉佩流玄訣□
草瑤花絕世氛竟日登臨歸路懶亂峯回首㶕
烟雲

文昌祠

文昌宮闕象雲門絳節高居鷲嶺尊天上張星
流系遠人間帝子毓靈存六司炳曜聯奎柄五
夜光芒傍斗垣自是文明當聖世長瞻瑞色滿

乾坤

天竺寺參觀音大士像

何來三竺倚山椒妙相莊嚴絕世囂祥烏擁窺
丹鷲出曇花偏傍白猿嬌摩珠峯頂晴看月梵
語江門隱聽潮六鑿塵根俱洗盡可容香鉢解
金貂

元日同鄭春寰明府游仙岩

仙令風流似永嘉靈岩邀賞對韶華携來彭澤
山中酒共訪安期海上瓜丹洞天開新歲月瑤
臺春靄舊烟霞勝遊處處隨鳧舄何必關門令
尹誇

游楊歷岩

望入函關紫氣浮丹梯斜引翠岩幽鳴泉不斷
四時雨薦爽常含六月秋聞法鳥歸蒼壁下聽
經龍傍白雲留銀河只在藤蘿外槎泛猶擬逼
斗牛

石洞雲房梟四垂羣峯環拱路逶迤側身岩壑
盤蝸近騁日乾坤過鳥知縹緲樓臺浮海市霏

微泉樹寫天池興來不盡廚厓紀高閣憑虛叙
所思

仁化司馬明府邀遊錦石岩

白石蒼烟半有無錦岩春色靄清都探奇地主
逢司馬望氣人寰集縣鳧陰洞微茫天一線懸
厓飄綴雨千珠不妨跨鶴凌瑤島聊爾停驂醉
玉壺

烟景桃源路不迷停橈到處恣攀躋丹臺霧擁
渚天近紫府峯迴萬象低二酉藏空餘石室五

丁方盡布金泥法雲似覺前身是惆悵松關擬
借樓

　答張䍧峽中丞 二首

閑府詞臣漢富平寧邊新築受降城月明青海
無傳警霜淨黃沙早息兵問俗五陵瞻晝戟按
章三輔避危旌麒麟他日看圖貌談笑論功屬
請纓

烽火城西獵騎微南樓清眼霽烟威雅試出牧
聲新變綏帶臨池色故飛遂有錦溪來錦繡遥

傳珠海盡珠璣懷中縱有堪酬壁不及君家玉
案希

　憩天界寺之萬松庵

何處尋春最可憐萬松深處憩諸天曇花琪樹
雲烟麗繡拱雕欄日月懸法界自超人境外好
山多在夕陽前詞人更有唐音妙未道陽春寡
和偏

　遊靈谷寺

橋山東去有祇林王氣千年鎖翠岑鷲嶺烟含
丹闕迥龍宮遠傍鼎湖深石門窈窕松風隱泉
竇香微花氣森登覽羣公多暇日碧天蒼靄瀉
幽襟

　九月望日郭司馬畢冢宰魏司徒枉小齋
　賞菊因用杜韻賦謝

環堵幽居祇自寛披襟何意奉清驩風流共聽
尚書履意氣眞彈貢禹冠竹葉且拚良夜醉黃
花堪對晚秋寒德星並聚無勞奏鄉月中天萬
里看

　山耀老人九景詩和畢松坡大宰韻

　長林社論

步屧風林春事深田家結社幾相尋毎從叟老
宜皇諭稍聲江湖戀闕心帙舞觀時分柘影叢
祠祭罷對枌陰詠　陌割肉論陳事潦倒能辭需
儀使

　崇明歸詠

空門結約對耆𦒱出郭言旋日巳西酒醒尚憐
花似醉歌停時聽鳥分啼江山處處供吟藻風

月悠悠屬品題借問當年點也意白雲回首思
休楔

蒲沼添箏

山中長夏自伊吾今節俄傳沼上蒲駐色仙標
同藥餌輕身靈液謝藜杖已開海屋增還笑更
羨安期長道軀四世只今開畢命千秋寧許賀
家湖

舒溪泛槎

仙女溪邊漢使槎秋光如練漾雲霞兼葭露冷

鸂鶒鷗鷗嶼風鷺鷥斜蘭槳夷猶烟水合錦
帆縹緲斗牛賒憑誰指點支機石歸向君平肆
裏誇

丹竈回陽

眞人自昔本忘機煑石飡霞事亦稀九轉功成
人已去一丘丹竈是耶非參同何處訂平叔靜
定徐當叩子微看取坎離交媾後嬰兒姹女莫
教違

雪閣奇觀

陰風吹雪滿杉山清賞憑高出玉寰寒倚斗牢
飛閣外光搖百尺瑞闌開剡溪欲訪饒清興梁
苑分題判醉顏獨羨山公多郢曲調高能使和
人難

松坡晚節

年衄松陰隱綠坡青山尖物壽峨峨春深雨露
栽培厚歲晚冰霜節操多不羨椿枝傳漆園長
疑桂影拂銀河秦封丁夢當年事摩頂飡脂鬢
未皤

金城辟暑

何處山家景最幽金城珠樹印滄州參差樓閣
慈雲合掩映溪山法雨浮炎暑何能侵此地淸
凉只擬對新秋獨憐河朔爲流者何處相期汗
漫遊

壽李封君六十

丈人家世本神仙與代長生役此筵谷有紫芝
供竹鹿身隨玄鶴駕蒼烟松關習靜風塵穩蘭
省傳芳雨露偏記取五千從此始函關望氣是

斗

題羅浮歸隱卷送歐楨伯虞部南歸

當時誰不榮軒冕君獨何心早乞身自愛東山成遠志獨今南海見歸人雲霄路隔賓鴻渺江海情深倦鳥親何日相從陪杖屨鄴門歎息望行塵

寄題楊太宰桃花嶺

絶山深處有桃園太宰當年別業存蔫膏曾同瑤水宴迷花何必武陵源千年隔洞應含笑幾樹成蹊總不言見說天邊多雨露只今培植滿公門

西寧侯宋過吾還京

少年開府富平侯鵲印曾提過鷺洲十葉金貂承雨露三山瑤草羨風流晨揮玉麈臨賓榻夜拂銀燈運將籌歸去彩雲依北闕思君明月在南樓

天津舟次送葉龍塘年丈備兵永平

薊門春色擁霓旌杯酒河梁話別情報國丹心

應自許行邊細斧若爲榮衛河生鎮朔霜[illegible]海臨關漢月清共羨爲儒兼將略時來談笑著勳名

洪日依雲卷爲陳恭亭題

舊京分閫幾登壇爲奉潘輿暫解官紅日九重看漸近白雲千里望應寬金貂奕世元侯貴銀管標題壽母歡歸去可能忘報國漢廷猶擬繫樓蘭

酬吳明卿藩參見寄

大雅文章寶起予風塵廿載滯聯裾每從楚客時歌鳳漫向湘江擬覓魚囊裏忽分三秀草懷中如得九丘書獨憐下里當春雪欲報瓊瑤愧不如

一從鄴下散詞曹寶鋏龍文久自韜載酒有無從問字獨醒曾否著懷騷壯心老驥知仍在嬌首賓鴻意轉勞清廟只今需雅頌朱絃疏越待誰操

立春前一日任介甫孝廉見過

帝京佳麗動初春剪綵迎祥燕笑頻典扎郢歌
憐衛和夢同池草侍誰論條風拂柳行青陸淑
氣含梅映紫宸珍重東園桃李色芳菲次第報
鴻鈞

贈沈虹台太史册封肅藩

分茅午下金莖直視草初遣玉筍班帶礪宗盟
傳漢室河山天府控秦關太行春盡登臨日絕
漠風高脾睨間西去乘槎牛斗近爲詢天上幾
時還

贈陳宗伯致政歸蒲陽

八座青門悵別餘賢哉貞擬漢延疏南宮暫解
尚書綬西掖應抛學士魚世事且須看定局長
途聊喜遂閒居極知安石蒼生繫悵望東山意
未紓

楊柳春風別思牽天涯去住兩茫然故交屈指
彫零盡往事驚心感慨偏客路風塵頻愛護片
時尊酒暫流連木蘭收上扁舟穩莫忘他年濟
巨川

挽高前江揮使以勤事沒于海

幾年海上逐天吳報主今捐七尺軀龍抱圖花
和雨泣鳥探殘幟向雲呼忠魂黯淡西山暮正
氣騰凌北斗孤滄海茫茫空極目一杯何處奠
生芻 一

揮淚江濱引素旌楚歌悽斷不勝情拔山力盡
名空在填海魂消氣尚生星隕故當五丈壘雲
鳴無復八公兵惟來白浪兼天湧多恐英雄怒
未平 二

戎馬曾從百戰場頻身自許效邊疆長蛇尚在
龍泉墮飛鳥未盡烏號藏湘水此時悲宋玉東
風何處問周郎可憐天道每如此徒使忠魂飲
恨長 三

庚午春興 四首時在彭澤江上

青郊迎氣轉鴻鈞玉律初回禹甸春行客不知
梅節換東風惟見柳條新江湖目極心偏切池
草詩成夢更親笑煞洛陽栽勝者看花猶是昔

七八四

長風隱夜到江槎綠鬢驚心又歲華梅柳一春
猶作客大淮七月便離家懶將壯志仔孤劒剩
有韶光坐絳紗獨對海棠春夢醒流鶯剛報上
林花

華髮森森各自生朝來攬鏡若為情纔看西隴
移烏桕又見南枝送鳥聲光景鄭亭憐過客文
章秘閣愧虛名長安北去天應近珍重梅花相
伴行

長安曉日麗城闉鳴玉朝來會北辰紫府屏開

翔翡翠御爐香篆動麒麟殿端共慶聞天語瑞
應抽毫記史臣懷縣此時何處獻觀風還向
帝庭陳

翟家婦有引

翟相家孫婦忍餓殉節觀者傾朝市予賦
其事而哀之

髫年伉儷轉堪哀就義從容到夜臺綠鬢乾坤
餘片石丹心今古獨飛灰旌書帝里寵光近芳
譽人間鳳藻回此日翟公門下客相憐不為世
情來

金山

江天樓閣倚崔嵬吳楚風煙四望開萬頃蒼茫
涵几席千山縹渺湧蓬萊城臨鐵甕開龍藏地
控金陵接鳳臺一自巨靈表東海等閒大塊若
浮杯

紺宇岧嶢鎖翠岑明霞宿露淨朝陰慈航能度
江天闊法界偏依水府深海月熹微窺佛相河
沙寥寂印禪心揭來欲問無生滅從倚空門漏

轉沉

寄答張事軒親家

風塵南北爲鴻勞每憶新詩別後高弄月幾回
尋釣艇聚星何處對臨皋扶摇碧海看鵬背接
武青雲待鳳毛中散知君疎懶甚可能書札寄
山濤

再到山庄漫興

身名幸自謝樊籠招隱時來傍桂叢鳥語慚能
忘物外鹿遊應已慣山中閒簾東嶺看初月欹

枕南窓聽晚風爭席不須嫌野老垂綸堪自擬
漁翁

望湖亭懷古

十里湖光四望中晴波如練碧浮空已無石磬
留神蹟猶有叢祠祀舊宮遠浦夕陽歸釣艇滄
秋蘆岸落征鴻燕京不盡前朝事一葉吳江送
晚風

遊南安東山寺

青山郭外倚雲偏駐節南來度嶺年十里閭閻

連楚粤千家樓閣枕江煙珠林香氣岩前合玉
澗泉聲樹杪懸欲賞橋邊歸路晚尋舟疑到武
陵還

宿太平驛

青山迢遞望郵程候吏欣聞報太平塵瘴已消
盤瓠穴旌旗猶列伏波營亂峰孤館停車騎野
水危橋度驛城蕭肅宵征思遠道天涯芳草不
勝情

建州城懷古

建州城堞久蒿萊勝國流傳尚可哀洞主有祠
依綠樹美人無地問青梅千年往事空啼鳥一
代遺蹤盡刼灰遠涌溪前東注水悲高悵望意
遲回

遊觀音閣

蓬宮琪樹隱瑶京出郭逢僧幾問名白馬金牛
歸想像盤龍踞虎自廻縈香臺倒影穿簾入石
壁含毫繞殿明本是化城無住處皈依徒自笑
塵纓

過高庵荔枝園與同遊諸君野服散坐竝
賦

歸來蕭灑厭緇塵獨樂園中寄傲身自擬林泉
求勝友肯令風月負閒人荔枝叢裏丁香信瘦
木尊前漉酒巾身健心閒俱不偶可能疎散任
吾眞

謝張帶川送荔枝

虚傳大苑種葡萄不及君家荔子高玉貌肯將
風味減冰肌偏耐烈炎熬仙人海上安期棗王

毋天邊朔子桃瓊苑只今推第一松喬擬頌續
王褒

廬山黄龍寺

錦屏歷盡禮雲窩問道黄龍月夜過五百應真
窺海藏三千秘密聽彌陀鳥依龍樹傳經叙曾
照寒潭悟法多欲向東林仍載酒空齋寧許病
維摩

題恩州環翠堂

江郭杯堪避暑西虚堂春引石蘢幽軒開面面

雲烟合亭皐時時花樹浮湖海鄉心關白社天
涯歸興寄滄洲廿年姓字看題璧荏苒流光憶
舊游

奉邀樊以齋窩公泛舟西湖

天與幽人得鑑湖到來生計滿菰蒲當門風景
懷今昔蜃市樓臺望有無對酒客同湘水度賦
詩人擬輞川圖百年吾道滄洲在千里同心與
不孤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二十五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玉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鄷虞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曾重編

七言律詩

冬夜同戴宮允邀徐殿讀陳翰編過飲分

韻

鳴玉時能過我曹開尊意氣向人豪鈞藏席地
歡逾劇波捲談大辯轉高避世醉鄉容拓落虛
舟宦海縱遨遊酒闌躍馬長安道霜尹蒼茫照
錦袍

送臨淮李秀巖留守南京

金符玉節拜彤墀分陝親承　聖主知吳地河
山新授鎮漢家茅土舊開基渡淮尚想圍棊墅
駐馬時成橫槊詩總爲太平根本計麒麟勳業

萬年延

幕府高臨建業開風流誰似鄴侯才金貂十葉舒仙李畵戟三山藩省幌揮麈紹分龍虎勝鳴鐃歌出鳳凰臺遥憐他夜南樓月清興何人許共陪

送歐楨伯大理遷南工曹

賦成憐爾遞遷官風采當年水部看名重漢廷推結襪交傾詞苑慶彈冠釣簾錘阜春煙媚對酒吳城海月寒書續河渠應早寄故人相望在

長安

送大司成樟溪戴公歸四明

適志歸來張翰舟剡溪相訪道何由行藏且自親猿鶴得失從人與馬牛怪事可能書咄咄安居何處記休休賜環明主應留意莫賦離騷易感愁

秋日登紫微閣和陳公望韻

紫微樓閣倚崔嵬坐擁羣真四望來勝地烟霞浮法界洞天鷄犬隔雲限當軒湖樹含秋色遶檻燕山對酒杯玄覽未能論出世憑虛吾意欲遲迴

送直閣黎瑶石致政南還

投老東歸訪釣遊梅花春色夢羅浮絲綸作遠池頭鳳機事渾忘海上鷗避世金門憐意氣和歌玉署想風流江湖亦自干星象珍重當年澤畔裘

漢家東閣籍才賢廿載丹霄雨露偏倏爾蓬瀛生羽翼翛然勾漏覓神仙山中暇日輸浮白花下清齋閉草玄知爾著書成世業出關仍否向

人傳

立春日賜宴和王見齋年丈韻

獻歲金門簇仗寒朝回酺讌奉清驩梅風暗入和羹鼎柳日晴含細菜盤五夜張筵聯廣坐兩階稽首列千官鶴行廿載逢明聖一飯懷恩一寸丹

贈大司寇王麟泉致政還淄陵

紫氣氤氳滿舊關扁舟湖海戴恩還傾都祖帳

東門外抗疏聲名北斗間別業好尋裴綠野前
身應是白香山郎看紫蓋峰頭水猶似磻溪舊
釣灣

送南大司成張玉陽加太常領北雍

舊京拜命入明光國子新銜系奉常天上夔龍
虞禮樂日邊桓馬漢宮墻兩都模範歸山斗異
代風流並洛陽從此金甌須定卜幾人端不愧
堂堂

清朝師席重成均聖主臨雍召諸臣三老鳩節

分御席諸生虎幄侍文茵綸綍遇主陳車馬冠
帶圜橋領搢紳問訊舊遊函丈地向來摽批覢
先塵二

五指參天峯和丘文莊公韻

地盡南溟氣復連五峰如指勢擎天浴光應捧
咸池日染翠疑採太乙烟瑤島露分仙掌湛寶
輪花傍佛支懸寰中諸嶽紛維立誰向鴻濛擬
化原

一柱波心五嶽連高標削翠界南天誰將赤手
排滄海直上丹霄拾紫烟鈞弋曉穿雲錦出神
符宵握斗樞懸最憐建水揮文筆卓立乾坤判
道原

送司空陳公之金陵

台階戛履荷恩殊八座班聯上大夫星珮暫違
楓殿直雲帆新向秣陵巡虞廷底績推神禹周
室開基重鎬都聖主即今虛席待老臣何以贊
皇圖一

劍履從容出九重雙旌遙指大江東蕃宣久著

周邦愍偲餉曾推漢殿功六代山河登眺外兩
都籌策指揮中風流盡省廳無事賦就吳濤屬
便鴻二

發白沙留別親舊

江津解纜早潮寒歌罷驪駒強自寬寓內君親
情並切天涯兄弟別俱難誰堪皓首勞商綺敢
道蒼生望謝安岐路芊芊芳草綠雲山淒斷勸
加餐一

六看梅發建江濱多難空餘一病身關下簡書

催物役鏡中衰貌婉冠紳非才豈令頻就仕海𥯖長悲不逮親終擬投竿滄海畔北山猿鶴漫窺人 二

登雷陽有司供張日侈賦此志媿

翩翩車騎擁雲從負弩臨邛令逾恭語燕啼鶯春宛轉紅亭綠柳氣蒙茸千家涑水看司馬三顧南陽想臥龍矯首當年慚父老行藏何處定孤蹤

雷白南樓觀海爲方明府題

萬頃滄波檻外明三山巨浸接杯平扶桑日抱黿鼉穩若木雲連島嶼輕地迥樓臺含蜃氣天空雷雨送潮聲風流倦令憐方朔欲賦玄虛愧未成

寇公祠

隕星炎徼感忠魂植竹公安節氣屯當日樓臺無地起至今香火有祠存海山遺讖流南粵鎖鑰標名寄北門莫問眼丁何處拔朱崖流落有誰論

過雷陽寓公樊少齋新搆居易堂留題

萬里投荒此卜居騷壇千古擬湘纍文身章甫知無用埋劍豐城自有時鳴馬暫辭天仗遠山龍終待衮衣期五湖烟水無勞長坡老堂前繡去思

曲江拜張文獻祠

風度祠前仰止存曾於金鑑讀遺文東南一自開炎立伊呂千秋幾嗣芬海燕長辭泰嶺駕中牢空吊越山魂只今大庾梅花發終古行人憶

大勳

入賀萬壽聖節

新捧龍函上九天重遊鍾阜歲華遷辭家萬里趨朝日戀闕千官祝聖年隱豹未深南海霧懸魚猶帶北山烟微臣舊有千秋鑑擬向彤庭獻御筵

十載金門憶九重歸來再聽紫宸鐘憂時轉覺丹心苦致主堪憐白髮慵紅日天邊裁芍藥秋風江上任芙蓉梅花紙帳扁舟夢中入羅浮四

石峰

和葉臺山少宗伯贈別用韻

歌能驪駒日巳西白門回首意含悽尊前明月孤鴻暮雪裏梅花萬樹低滄海波恬鷗鷺穩碧梧春老鳳凰棲還丹總就君休問只待功成錫命圭

得請奉別留都知巳

建禮廻翔巳十年得歸重荷主恩偏徽名出處虛相慎退跡浮沉祗自憐葵藿有心終向日江

湖無計可回天致君堯舜須公等話別關河意黯然

清朝簪紱盡名流招隱林泉意轉稠空有紫芝航藥餌總無青玉報瓊投金陵佳氣歸龍闕珠海停雲結蜃樓矯首不堪成去住攄誠高誼重滄洲

庚子自南禮乞歸再會鄉同年于珠江舟次

羣仙再聚五羊城紫氣關門傍斗橫履道九人稱盛會洛陽一社盡耆英波恬海印鷗機息月照松關鶴夢清四十年來霄漢侶幾人重結歲寒盟

沈太守邀飲驪珠臺漫賦

砥柱中流興不孤妙高千古想鴻儒化人國裏山名寶龍女祠前海貢珠萬井烟花橫睥睨一舟帆影落江湖風流地主文翁在河馬從今應瑞圖

土南與將軍林塘宴集同興軒

草曲新開載酒堂招邀並拂薜蘿裳花間宴坐紅妝媚苑外笙歌白紵涼穿竹可能同蔣逕觀魚還擬對濠梁醉來明月當筵滿歡賞惟應歸路忘

癸卯春日同林憲副許給諫楊邑簿鄭蕭謝三文學登明昌塔絕頂

縹緲丹梯此共登側身雲壑擬飛騰天連滄海懸孤嶼人立青霄最上層望氣幾年逢尹喜傳衣何處訂盧能摩空椽筆邀吾黨鴈塔龍門次

第升

賀邑侯陳元周生子

太丘有子世稱難玉種瓊田出定安花縣一枝
郗氏桂棠陰千里謝家蘭想應弓冶傳經笥聊
與銅符試晬盤秋色平分彌誕近掌珠明月許
同看

春日吳薛陳黃林潘張諸孝廉遊登明昌
塔

八窻樓閣倚崔嵬梟梟蒼烟拂檻廻地接南溟

標五指天連北極應三台青雲意氣憐同調白
社風流集異才載筆可能題鴈塔看花應醉曲
江杯

登明昌塔

春深乘興此登臨奇甸風烟四望廻五指雲山
皆北向七星芒曜自東來天邊渺渺龍樓迥海
上賓賓蜃閣開千載明昌逢泰運佇看南極會
中台

岳武穆祠

霞嶺荒丘久寂寥朱仙遺恨尚難消藏弓總爲
金牌誤賜劍空憐玉輦遥古廟松杉標異代舊
宮禾黍暗前朝忠魂盡作南枝樹風雨年年想
郾渭

弔少傅丘文莊公墓

故相勳名垂宇宙荒郊殘碣想遺芳疎松雷雨
餘楨幹古屋塵埃自棟樑經濟一編留汗簡斗
山百代重巖廊斯文後死知誰是通德衣冠集
梓桑

弔宮保海忠介公墓

霜英不與眾芳同立懦廉頑振古風一代乾坤
扶正氣九天日月照孤忠寒雲黯淡滄溟外古
廟淒凉暮靄中肅穆冠裳齊望拜生芻一束意
無窮

讀海忠介公平黎草因爲轉上當道

九死批鱗歷險艱一生砥柱障廻瀾孤忠耿耿
雲霄上正氣堂堂宇宙間南海青天名尚在中
臺六月望猶寒茂林當日求遺草綠識誰從策

治安

徐貞烈婦輓詩

氷肌玉質委紅顔慷慨捐生就義艱皎日矢心
廿一載終天附耳解雙環血凝海上盈盈碧淚
灑林間點點斑連理枝摧雙比翼精魂千古望
夫山

巾櫛從君結髮初綱常一繫重璠璵已拚薄命
同飄葉斷掃殘粧出倚廬心許似懸徐塚劍夢
歸誰上茂陵書極知之死應無忝長恨來生尚

有餘

九泉幽約共登途裂帛屏終命已徂雲髮摘簪
留奉母金花存篋念榮夫秦臺莫返吹簫鳳吳
苑長啼反哺烏記罷玉樓傷逝水因靈家法薦
生芻

地震夢中得詩

氣運南來盡海邦風流寧用數諸姜魁奇振古
標犖烏犖烈從今闢幾場五百明良扶地軸三
千嶼彙彼天荒憑誰寄語東坡老眼力何人較

最長

送鄭尉入覲

容旆風高拂照烟送君京洛愴離筵孤槎瓊海
三山路細雨金颸八月天琴庭春深鳧舄近劍
孔秋到雁書便別時得祿休嗟薄雅志如君況
壯年

初秋送陳元周明府移官歸善

翩翩鳧舄振清秋千里移官擬上游棠樹春風
留建水梅花晴月照羅浮墨池硃沼尋坡老勾

漏朱明訪葛侯政簡元龍堪臥治思君應在合
江樓

壽司理熊公時署儋耳

戟消堂前慶壽筵風流刺史借坡仙持將製錦
添堯曆理却橫琴助舜絃海甸梧桐瞻鳳彩春
明喬木聽鶯遷如同不淺邦人頌爲上南華第
一篇

送慈風上人還金陵因訊其師雪浪上座

老大歸與渺青山竹裏逢僧心事閒滄海路尋

杯底渡白門家在定中還傳經幾譯西來意杖
錫誰從北渡鬬若會浪師勞寄語鏡湖烟水待
開顏

遊陵水舊城經廖尚書故里留題貽其家
子姓諸文學

秋風懷古舊城邊一望川原思渺然綠野堂煙
空宿燕天津橋廢不聞鵑尚書故里寒雲外喬
木人家夕照前滄海獨餘東逝水葱蘢佳氣白
年年

登龍門塔分得龍門高深四韻

淸溪寒色映芙蓉法界蒼茫瑞靄濃北去層巒
廻玉几西來積翠聳金峯氣鍾瑣莞三千里秀
出泰關百二重從此遐荒開泰運滿江風雨化
魚龍

寶塔深居上帝尊建江王氣俯中原紫氣繚繞
千峯合翠石峻嶒萬壑奔側聽金鷄催日御平
看彩筆挿天門三山似擁神仙宅五指標奇荷
帝恩

此山滄波與巨鰲亭亭華表出林皐摩空日月
金輪轉分界河山銅柱高萬劫虛空標色相九
天雲物寄風騷好邀緱嶺登仙子蓮葉舟輕帶
晉操

縹緲丹梯倚翠岑龍門俯瞰建江深岸邊巖石
宛入立天際空花度鳥音身入塵中惭有累心
則物外欲相尋乾坤俛仰俱陳跡开漫何妨盡
日臨

登岱

石磴丹梯入紫宮寰中五岳最稱雄登封七十
傳前古浩劫三千擬闢空松老尚含秦代雨桃
深疑有晉人風尋幽直到蓬萊頂勝覽乾坤興
未窮

嶽頂高居上帝尊東南王氣俯中原白雲繚繞
千峯合翠石峻嶒萬壑奔朝捧金烏來海市森
穿環鶴過雲門談天未道鄒生誕九萬扶搖信
可論

河山十二杳無涯法界玄超望轉賒涼入塵中

朕日月坐來衣上滿烟霞様山直擬隨仙馭乍
淅真看犯客槎婚娉何年與龠尚勝遊五岳盡
爲家

登萬州東山題壁

中天積翠側芙蓉石屋丹梯俯萬峯松老華巖
棲白鶴雲深靈洞護蒼龍炎州割據三山勝奇
句環依五指宗芒展依稀尋謝傳風流江左愧
高蹤

性癖時耽水與山毎逢佳巘一開顔巉巖忽上

華封頂汗漫兼尋泉石間地接紘膓寧爲賞心
朋魚鳥總相關爲憐縱嶺吹簫者安得從之共
往還

天池

躡蹬穿蘿度嶺危逢人不識使君誰門開野寺
青楓晩泉隱天池綠蘚滋客過上方傳法寄僧
歸古洞出山遅漫遊無事多題壁寂歷蒼苔有
斷碑

仙巖

遥開懸厓俯萬尋澄江倚棹落峯陰仙家宿宅
還高下幻蹟微茫自古今龍虎尚餘丹鼎氣鸞
凰時度紫霄音滄洲滿目壯乘興莫問蓬萊路
淺深

辛丑七月八日賤生六十自述

銀魚久向碧山焚蕉鹿沉吟未易分弧矢四方
曾有志鼎鐘六秩尚無聞行藏謾擬從詹卜嬾
拙惟應守召園毎憶向來河鼓夕幾回却巧謝
天孫

莫將箕斗問星躔山澤形骸自灑然衰謝易淍
蒲柳質劬勞難報蓼莪篇謀身自擬龍蛇蟄抑
性聊依鷗鷺便寄謝同心勞問訊支離幸自保
天年

丁未初度自述

丁未初秋月八日吾今六十六年過風雲自慶
明時遇歲月堪憐暮景多縱嶺笙簫懷子晉恒
河準從念彌陀羌天舜日知何有白石南山浩
浩歌

尚書考滿蒙恩賦歸三世俱拜二品誥命

焚黃先壠感而有述

世家清白守遺經鄉里人傳積善名豈謂一生艱薄祿忽看三代竝春卿制詞褒處雲霞爛延賞頒時雨露榮夙夜君恩何以報松楸焚草淚沾纓

送倪太守入計

詔起褰帷海上城浮沉世路轉分明向來偃蹇二千石此去逍遥九萬程召對定前明主席賜

金誰續漢臣名堪憐叔度空來晚肯許兒童蹲竹迎

翩翩五馬似龔黃文采風猷世莫當拂地碧油明海甸朝天彩鷁動炎荒賦平濕野無嗔楚政簡清陰有芾棠受計正元知第一早持節鉞報君王

壽許鑑垣七十

葛巾野服儼儀容知是雎陽第幾宗家有紫芝供白鹿身隨玄鶴戀青松時名日滿山中酒世漸雲開海上峯八百五陵諸弟子誰騎鷄犬一相從

贈鄧總戎鎮貴陽

開府英聲動要荒寧邊曾伏粵南王旌旗半捲盤江日組練遥飛桂嶺霜八載勳高班定遠二碑名紀杜當陽功成露布報天子封拜何時下夜郎

題飛舄朝天卷贈趙石樓明府入覲

翩翩仙令似王喬入覲當年荷聖朝知有尚方

曾賜履想應禁苑聽鳴鑣向來一鶴名猶著此去雙鳧望轉遥好學鳳樓辭枳棘還看鵬翮上扶搖

送沈燕雲侍御按粵竣視京營

繡斧新恩嶺海遥朝端風采聖明推九天驄馬趨金闕五色神羊下粵臺按部飛霜隨白簡行營閒電捲黃埃書生燕頷人爭識況復埋輪攬轡才

茅中丞觀畢之建寧二守任

覲歸啣命下滄洲佐郡閩南最上流龍劍可能
延浴合熊旛應爲慢亭留黃堂畫荔應新詠滄
海華封感舊游從此相望天萬里思君多在朵
雲樓

指雲瓊島卷慶熊司理尊人七十

司理黃堂愛日妍麒麟雙美畫圖傳棠陰榮署
二千石萊綵親承七十年南海芝英供寶鼎東
方桃實薦瓊筵熊軒旦夕來丹陛鳳藻聯翩下
錦箋

喜鄭廣文見過

江上別來今幾年一尊相對帝城邊幽居正爾
躭詩興薄祿猶堪給酒錢潦倒笑辭中散駕投
閒應設廣文氊黃金得士知君是白雪憑誰擬
共傳

偕陳子行兒鯤同遊太學

太學慚予舊典型茲遊何必減趨庭談交到處
須三益燈火隨時對六經老我驥心先抉伏逢
人鶯語謝丁寧天涯不盡臨岐話兒女無忘拖

袂聽

集句

寄題陳玉壘大史清華樓居

白帝城頭春草生潺湲高一望九愁輕山光水色
渾無恙鳥嚩歌聲各自成雨洗亭皐千畝綠劍
横天外八風清閒眠盡日無人到江漢風流萬
古情

右清字集劉文房錢仲文耿湋沈雲卿張
道濟譚纖州李清溪杜子美

浴波虛閣似仙家占斷城中好物華簾戶每宜

通乳燕碧池新漲浴■鴉山中習靜觀朝槿江
上詩情爲晚霞楊柳入樓吹玉笛更持紅燭賞
殘花

右華字集元稹徐陸州杜子美杜牧之王
摩詰劉夢得李杭州李義山

蛾眉山月半輪秋烽火城西百尺樓烟柳踈踈
人悄悄西風淡淡水悠悠閑依陶士開三徑肯
學張衡咏四愁見說夜深星斗畔奪仙相望在
瀛洲

右樓字集李太白王少伯李知幾許用晦
曹松高千里曹堯賓胡宿

白石溪邊自結廬烟霞明滅上淸居古人已用
三冬足舊友相依萬里餘葉下綺窻銀燭冷荷
翻翠蓋水堂虛煩君遠示靑囊錄欲報瓊瑶愧
不如

右居字集曾鞏賓陳嵩伯杜子美畢君史
耿湋李義山盧允言司空文明

集唐句壽松師陳老先生

白綸巾下髮如絲皮日休 龍馬精神海鶴姿李郢
聖代逍遥更何事楊景山 山人勾引住多時桃合
金波穆穆沙堤月胡宿 壽酒年年太液池楊巨源

萬里寂寥音信斷胡曾 因來相賀語相思陳羽

舟中集杜句

匣琴流水自須彈隱几蕭條戴鶡冠看弄漁舟
移白日漫勞車馬駐江干黃鸝過水翻迴去白
鷺羣飛大劇乾乘興杳然迷出處强移栖息一
枝安

秋藜徐步立芳洲天入滄浪一釣舟花裏大城
通御氣石門斜日到林丘不知明月爲誰好更
有澄江銷客愁李杜齊名眞忝竊何時更得曲

江遊

乞歸候旨集杜

歎息人間萬事非懶朝眞與世相違腐儒衰晚
謬通籍回首風塵甘息機萬里秋風吹錦水千
家山郭靜朝暉白沙翠竹江村暮來歲于今歸
未歸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霜雪霽全消久知白髮
非春事未有涓埃荅聖朝多病窮愁常閉寂獨
能無意向漁樵欲填溝壑惟疏放回首扶桑銅

柱標

干戈衰謝兩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萬事亂紛
猶絕粒百年多病獨登臺新亭舉目風景切巫
峽秋濤天地迴獨把漁竿終遠去一生懷抱向
誰開

故國平居有所思江湖遠適無前期肯籤藥裹
封蛛網淸簟疏簾看奕棋草木變衰行劍外碧
梧棲老鳳凰枝吏情更覺滄洲遠搖落深知宋
玉悲

祖師堂聯句

頻性從來野興長入山真愛嬾融堂王 園林日出喧雞犬諫宇人傳自習唐唐 萬壑盡含風樹色諸天不散雨花香王 巳非年少貪相賞隨地呼童典鷫鸘唐

同黎岱嶼年丈海珠寺眺望

珠海平看復此亭忠銘 羣仙東下走滄溟旌旗隱隱誇池水岱嶼 音樂飄飄想洞庭畫舫夜浮江月白忠銘 離筵春傍柳條青佳辰況喜臨蕭艾岱嶼 澤畔何當笑獨醒忠銘

七言排律

火樹篇

玉樹銀花傍曉妍春光誰假祝融邊燎原欲種應無地幻質能開別有天紅學石榴全帶焰綠偷楊柳半浮烟燦煌焰影金蓮混熠燿螢光翠條綱遂有魚珠承月吐真看蟒灼亂奎躔影侵上苑燈花畔聲鬧耶陽鞨鼓前千種蒼山增氣色一林炎井似熬煎丹書宛轉擬啣雀振木分明似燿蟬落英點水俱銷鑠鍇燧微茫遍化遷公子流丸非挾彈佳人拾翠不成鈿繁華炙手蹤可熱寒落灰心豈再燃不分榮枯隨把握生憎炎冷竊機權可憐佳夕當三五浪費游人幾百年總爲洛陽春有價花開花謝自年年

擬清華樓居集百排律十韻

樓臺蔥蔥佳氣浮趙氏 鳳城春報曲江頭楊巨源 水通南極三千里李易安 海色西風十二樓宋邕 乳燕雙雙拂烟草溫延筠 珠簾處處上銀鉤張仲素 林花着雨烟脂濕杜子美 山勢凌空翡翠浮王安石 紅樹暗藏殷浩宅薛逢 客帆空戀李膺舟李君 東山芳意須同賞羊士諤 高閣朱闌不厭遊李加祐 曾約彭涓安朽質李後主 正懷何謝俯長流趙承祐 西園公子名無忌翠莊 雲裏新聲號莫愁曹松 清夜滿城絲管沸姚合 醉中因遣合并州薛陶臣

九日同林憲副許給諫登明昌塔拜高皇帝玉音

重陽風雨滿城邊一笑登臨萬象先玉旨輝煌

天九五珠压浩瀚地三千（忠）文明此日閞昌運
頌祗于時籍大賢（句）寶刹雲浮空外畫彩旛風
動霧中翩（元）赤鳥僧定知何日白馬經馳是幾
年老我升高還日下從若顧後又聰前東來紫
氣函關滿南望青松短鑿懸落帽風流知尚徒
看花寧惜幾留連（忠）

留別譚太玄諸昆仲

金吾勝賞幾經過文采風流意若何家有新聲
傳樂譜人操彩筆當珊戈三千珠履迎仙客十

二瑤環學奏娥覓羽差池翻燕于雲璈宛轉調
鶯歌蘭堦香藹浮銀燭梅塢春深寂王珂璀璨
珠旒垂月麗飄飖繡帶舞風和大街霞繞歡㣲
聚五瀰聲殘醉甚酡鄉里只今美帚杜華陽響
用誅高軻最憐唱罷驪駒後從此花前憶綺羅

賀崖州鄭養貞太守生子

刺史篇前報鵲頻歡騰周雅咏生民海中仙菓
寧論脫掌上明珠喜見新璃應三山呈鸑鷟駒
從五馬産麒麟爽稱艷吐薰風午湯餅筵開誕

日辰滚滚公侯鍾世澤[illegible]曹家
蚌日提夫印寶氏芳華續林梢玉種直臣移郁
圖弄璋我亦謂書人

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編卷二十六

明瓊臺王弘誨紹傳甫著

五山後學董繼周茂文甫閱

男王汝鯤時化甫編

吳興後學沈　鄜唐山甫訂梓

廣陵後學楊天授西紹甫仝訂

曾孫王懋會重編

五言絕句

桂樹

庭中有桂樹幽香向人發何處覓瑶臺開簾坐

秋月

高幹叢叢起脩枝嫋嫋垂箇中清隱意不令小山知

偃蹇凌秋色芳菲送晚花慇懃謝桃李何處競春華

種豈依雲碧栽非傍日紅吳剛休錯認生意任秋風

題芷

溪上迷秦洞天邊竊漢兒無言誰得似懶謝論功時　桃實

丹臉橫牆出紅粧拂地垂春風多少意盡入曲江枝　杏花

盛夏丹葩豔高秋玉粒滋慇懃尚含靦惟許魏收知　石榴

着雨靚濃粧含風散清馥舞蝶謾翩翩花神睡未足　海棠

翠葉捲輕烟素葩亂寒雪江頭杜甫吟相看闘幽絕　山梔

國色原無匹天香況出羣洛陽春一種猶值五千文　牡丹

黄龍潭

廬山澗底泉處處鳴寒玉惟有黄龍潭龍輿沛膏澤

梅花帳

清齋借搨眠素幌生寒色忽驚大庾來夢斷梅花雪

惠山泉

繞檻俯清泉泉光隱寒鏡聊此拭塵纓一寄滄
浪興

處處品泉流爭名不相下豈無幽澗中清恐人
知者

天池

千峰擁禪刹一見濯天池心源通性海消息幾
人知

藏經閣

大藏五千卷萬法還歸一心心訂密傳文字亦
不立

予自七十始製生棺題曰歸息菴而系以
辭

宇宙此蘧廬循環自終始夢覺總非眞瞬息通
今古

吊梁原沙

沙老躭梨園一往不復返不知夜夜臺何似滄
浪館

六言絶句

臨溪書院

門巷時通車馬江湖遠隔市朝瀟地柔勝鳥雀
幾家烟火漁樵

山色金鷄繚繞水聲文筆潺湲蔾杖頻窺草閣
酒家遥指花邨

木蘭陂上花塢楊柳渡頭酒鐺賦就美人赤壁
歌聽孺子滄浪

烟雨行蹤雀舫江湖心事鷗磯漁父一竿釣艇

牧童三尺簑衣

隱居

九萬北溟羽翮八千南楚春秋寸舌常捫在否
微軀此外何求

出世金仙大意還丹玉訣眞詮樗櫟幸逃大匠
支離自保天年

夢境翻爲覺境酡顏自保衰顏大隱聊同小隱
閑關頓悟閒關

休休知足忍辱咄咄怪事書空客堪同曼倩

解嘲漫擬揚雄

榮名滄海浮漚光陰門駒過客何須畏人驕人
惟有自適其適

得喪此生蹄馬姓名與世呼牛栩栩莊生蝴蝶
悠悠飄瓦虛舟

劉伶用酒止酒淵明作詩戒詩到處有鄉稱醉
逢人問叟名痴

海田道中

遠樹依微極浦清溪宛轉長堤杏花村裏尋醉

桃洞人家欲迷

烟籠近浦沙白雨急長溪水渾一夜江頭潮滿
釣船撑到柴門

綠樹孤村幾點平田沙嶼一方岐路寧知車馬
生涯半是舟航

秋風燕子人家細雨漁翁釣槎日暮王孫何處
萋萋芳草天涯

七言絶句

飲丘文莊公賓栩樓

尊開北海湛流霞賓栩樓前學士家載酒問疑
人[illegible]問字空自愧侯芭

墨池清興卷爲瓊山少府米任子題

開草黃庭換白鵝墨池深處費絃歌主恩得雨
知無負松下長吟意若何

彩毫揮就仲卿家文藻翩翩漢吏誇鐵鎖銀鈎
應解道夢中曾吞筆生花

陽江環翠堂中留題四首

新築高齋傍翠林開簾淨對碧雲岑圖書四壁

春無價一寄金門吏隱心

其二

閑開圖畫郎丹丘案裏雲山總臥遊玄草尚疑
楊子閣月明何似庾公樓

其三

兀坐幽窗俗慮無炎天過雨鶴聲孤開簾雲水
疊峯度徙倚閑情問釣徒

其四

庭前松竹翠交加隱几悠然草白麻九轉未能

論出世只憑虛室寄烟霞

長門秋怨

徙倚雕欄坐夜遲花間明月瘦寒枝合歡縱得
回新寵零落須教異舊時

太液池邊看月時廣寒深鎖萬年枝妾心自許
如明月留得清光欲對誰

長樂更寒漏轉催片雲飛度集靈臺慇懃尚捺
珊瑚枕或恐君王有夢來

題映雪讀書書

玉樹瓊枝照眼明寒窻披卷夢魂清夜來堪與
君王對半部當年致太平

燕子磯

滄江萬頃護朱欄龍虎千年紫氣盤蟄膜香烟
藏窈窕月明笙鶴下高寒

聞鴈

蕭瑟燕山一葉秋征鴻聲斷暮雲流不知今夜
長門月多少班姬夢裏愁

青海聯翩幾夜呼蕭蕭雨雪暗伊吾聞聲忽動
經年憶況復懷人一字無

寒烟暮雨度湘潭嘹唳西風聽不堪箭落虞羅
休競巧爲傳書信到江南

結陣寒雲夕照斜白蘋紅蓼對江花多才似欲
憐莊叟作賦長鳴度遠沙

送袁上舍歸嶺南

遠道離離芳草鋪萬家春色滿皇都誰將明日
移歸棹一片鄉心落五湖

野色蒼茫入望微春風到處送征衣王孫不似

花無賴新向金臺得價歸

一冬臥[illegible]有哀安歸涼應笑容子難想到越南
春睡足不知何似舊門[illegible]

十載紅塵識面初謝家玉樹更誰如春來夢後
池塘句俱屬風前塞鴈書

嶺南三名相

庚嶺關門拜始興開元風度至今稱東南一自
公受直伊吕千秋幾嗣從　右張文獻

東海北海龍潜地何如南海鳳孤鶱平生亦有

[illegible]門夢欣慕何緣爲執鞭　右崔淸獻
張崔二獻稱唐宋丘起瓊臺輔聖明千載斯文
開後死幾人吾黨續先生　右丘文莊

泰山雜詠

五夜峯前曙色浮曈曨先出海東頭擬將赤手
扶羲馭早向人間照九州　右日觀峯
縹緲升梯入九重玉皇於此秘靈蹤尋眞直上
朝元殿身在蓬萊第一峯　右玉皇頂
二世河山已改移五株猶肯受封時昂藏似傲

虛名汚斯咲商巖四紫芝　右大夫松
流水淸懸翠澗寬桃花春似武陵溪東方自擬
隨王母縱少漁郎路不迷　右桃花峪

五老觀梅圖爲溫陵林和之題

暗香疎影古春華名擅西湖處士家不及竹林
覓五老壓盡人間萬樹花
大庾關門折嶺時東皇消息透寒枝簪花紫帽
知多少野老無忘此日期

燕京上元歌

寶馬香車意氣驕春城遊冶鬪妖嬈星衢月市
行應遍一刻千金是此宵
山擁游鰲繫綵絕雲盤飛鳳護雕稜中天一道
風雷動知是宮中正賞燈

止止庵拜白眞人像

瓊琯千秋有至人朝元來此命名眞空閒止止
標玄訣凡質何緣景後塵

紫陽精舍懷古

洙泗遺編續建安斯文元氣際狂瀾櫂歌此地

流餘韻鄙曲從知和者難

夜飲水晶庵

坐擁芙蓉隔岸浮杯涵流瀣吸寒流水晶宮裏
人如玉鐵笛飄飄海月秋

放鶴亭

山人昔向雲龍隱此地還遺放鶴亭佳賞百年
尋舊蹟磨厓回首亂峯青

石佛寺

兜率巖前開寶刹辟支洞裏現文殊青山不盡

空中相明月長懸頂上珠

望湖亭

幽亭半面俯崔嵬檻外波光一鏡開何處舊遊偏得似白雲孤倚妙高臺

天遊峯

天游峭壁削成屏鐵嶂排空萬仞横一曲清溪峯外轉恍如銀漢繞金城

仙掌峯

仙掌岧嶤北斗傍逍從太華闢芙蓉九霄承露

尋常非萬古天門掛日光

水簾洞

幽洞懸流作雨飛一簾水瀑濺珠璣懶從玉女添妝鏡故向松關掩石扉

遊南華

卓錫泉邊護決龍寶坊叢裏振南宗尊師試叩西來意雲在青天鶴在松

逍遙洞

洞口人家生事饒桃花春水木蘭橈紅桃綠髻

誰家女偏樹偏宜半面嬌

望東林

看山藍月費幽尋丹壑雲房處處心自是蓮池無慧遠非關載酒避東林

玉簪花

疑是花神夜出遊花閒曉墜玉釵頭佳人拾得春相惜斜插雲鬟傍翠樓

何處佳人號[illegible][illegible]素釵斜倚曲欄旁月明應訝花無影風細時聞玉有香

林章叔送狀元紅荔枝賦謝

榴火叢中側玉團一林紅錦萬人看年年桃李爭春色誰似君家小狀元

荔枝

一騎紅塵咲貴妃水盤玉椀濺珠璣紫綃輕點臙脂額剝殼聲中春事微

荔子丹兮假狀元宮羅輕剪玉肌寒杏園走馬泥金信何似紅塵騎裏看

贈王南薰

潦倒堪從孔北海淵源並遡魯東丘揚蘭相對
情深吉倚劍光芒射斗牛

題胡墨溪小像

褒衣博帶儼儀形詩禮家傳對過庭寶鼎香燒
瑤玉鴨呼兒燕侍抱遺經

無題

侍立樽前粉黛香陽臺飛夢到襄王使君自有
閒情賦不爲司空錯斷腸
芙蓉帳暖燕雙棲楊柳風凉鶯語迷嬌傍海棠

春睡足娥眉偏向楚宮低

聞蟬

曾聞清介飲瓊漿更聽寒聲急可傷設道綠楊
深處隱也應回首顧螳螂

贏惠庵十景詩爲鄧元宇將軍賦

蓮峯映水

藕花洲上感飄蓬依約殘粧媚晚風何事輕盈
還照步西方生處水晶宮

湖光涵月

烟波蕩漾莫愁湖人去臺荒月影孤悔比嫦娥
應記取封侯較羿不如夫

雲屏擁翠

山擁雲屏似九疑行人下馬問洪祠鷓鴣聲裏
瓊臺暮黯淡千秋兩地思

石竇泉香

李子坡翁懷古間松楸石竇水潺湲源源本本
鍾情處家在泉南第幾山

八月星槎

盈盈秋水恍銀河登泛時隨八月槎織女支機
君莫問人間往事已蹉跎

三春農務

年年黍稷紀惟馨布穀催農盡日聽寂寞一廛
香火地千秋血食饗巖扃

虹橋飛瀑

長虹捲瀑雨花飄緱嶺從誰聽玉簫千載瓊漿
何處捧空疑仙子度藍橋

古洞生烟

洞口斜陽海氣蒸蒼茫宇宙想神凝境非昔土終惆悵不見温陵見萬陵

層巖晚眺

遊覽巖恵雨相依徙倚層巔吊落暉千載彭殤一坏土牛山何必淚沾衣

石室仙蹤

石門幽鳥語關關仙子遊蹤不可攀總爲傷情無盡處年年合浦葉飛還

燕子樓

爲憐青樓春望遠美人應泣燕子飛可憐紅粉俱銷盡不見人歸見燕歸

黄樓

澶淵無復昔年流厭勝城東事已休惟有寫公留勝蹟至今烟景尚黄樓

寄題水谷嶺奇石

補鍊東南事有無中天倚柱白雲孤端衣未下元阜拜納履先占圯上符

天池草二十六卷 編修吳典家藏本

明王宏誨撰宏誨字紹傳瓊州定安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宏誨初釋褐時值海瑞廷杖下詔獄力調護之張居正當國又嘗作火樹篇春雪歌以諷爲居正所銜蓋亦介特之士也是集文二十卷詩六卷集首載諭祭文及本傳猶古人附錄之例又載其三世誥命已爲破格至以萬歷己丑宏誨爲會試副總裁遂幷載是科題名錄則從來編別集者無此變體矣

謝山存稿十卷

〔明〕陳吾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四年忠直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山存稿十卷》提要

謝山存稿序

謝山者憲伯陳公退而進[illegible]

為慶曆間名司諫出守饒[illegible]之

千人蓋三黜而家食者十餘年矣矣

晦於謝山之場學曰益而而

其鄉人時時宣揚哉

聖祖五諭文其風俗費明

與學以興起其庠序冀余承之理

官公不以為不肖而辱教之亦有年

至談及

祖宗法度天下風俗生民休戚輒

篤目痛心余屬望之嘗稱用大行

其所學而補偏救弊為世道一
彈冠幸逢
聖明求舊起公佐守會稽救荒
所盜遺愛東浙晋僉憲備兵武
昌閩師如神反掌除巨寇公文事武
備精〻再見諸行事將大用而

於人遂箋矣余忝顧越公之子　頃
余遂旅往而言曰知先君子志而
如舊日理先君子不事著述而一
二手澤遺山房者我兄弟不忍
續而梓傳之宜有序敢請余
於粵事大夫賢於林〻懷甘棠雖

不文唯而卒業掩卷太息曰公
經世之學術而世業得盡公用其
緒餘為文章茲僅之窺一班云
韓子曰仁人之言藹如也公信之乎
奏議而鑒之乎論事一序一銘
不虛美人而一說一詩寫其得

皆以懇到之意發其高明之蘊
以蘊藉之深抒其正大之論非皆
紉章家比信乎其藹如也請以
水喻今夫一勺之原流而為川止而
為海萬折而必東風行而必海小
漁如龍鱗如雲錦大漁為光天

為治曰君子曰文之至文也觀以者觀其瀾文章者乃君子之瀾乎不文者行不遠修詞者立其誠可以觀矣新會白沙先生倡明絶學而江門與濂洛關閩並稱其風教深被其鄉賢人君子之輩出學術一軌於正若公者其卓然者也動希古人理數悟廉節而洞源白沙特立之志而氣足以副之卓越之識而才足以充之若泉出山下為江為河沛然莫禦為直諫以諫斥為良守以守斥不

畀小官以小官斥若江河萬折洋洋乎其必東之雖家食而此心無日不在天下再起而以天下為任若河下龍門江出大別浩然注海竟未見公之止於海也故有用文章僅見其龍鱗雲錦而未見光天治曰則失矣然學已有本獨識其大者論政至於兵食信兩不得已而去曰事體緩急則食為先義理輕重則信為大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若聖人事皆豫待歲荒有備寇戒不虞豈因頓

狼狽若是乎公之經濟弘遠可知也或謂不覩不聞即無聲無臭天之命也戒慎恐懼一了百了公曰談何容易不覩不聞所謂獨也戒慎恐懼所謂謹獨也命即性也指率性而曰承命則不可性即道

指脩道而曰脩性則不可為舍獨知而求之無聲無臭則亦微不必言危言道心不必言人心而戒慎恐懼之意甚惟精惟一之旨微矣公之踐履篤實可知也或曰江門以虛立本以自然為宗似禪公氣節

行事莫非實際何稱引江門之江門不離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日用者何物耶公三仕不阿三黜不愠進退出處委順大化執有者乎即謂謝前為江門見知也亦宜游高明者每左袒曹溪援入江

門如世道何曹溪見性直捷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乎若執公之言曰譚何容易序公之文而并及之

萬曆壬辰仲秋之吉襄陽魯曾點

序

後學黎新之書

陳省齋先生集序

先生少罹困阨長際
聖明盟心抒忠自謂盡言
佐至治庶幾無媿所學亶不問忌諱見
梧江陵屢遭貶謫雖後復晉用旋以痒
終青瑣奏疏十不存一惟景跡文恭思
振遺學由其胷中之淂逹〻發諸應酬

令人過目便爾灑心先生太夫人出余
黄余於先生為中表兄弟曩者匡山之
弔先生擊節余作嗣後益稱莫逆曰古
罔文而知己惟余二人已耳一日因論
文先生曰天地之秘匪文曷見性命之
精匪文曷闡儻中無所窺而欲外有所
言覆詆猶恥余曰天地之秘即吾性命

之精涵之一心並無別地由吾心以窮
精由吾精以認秘天地性命握之一掬
洒數而文斯易之所謂人文也先生撫
掌曰此余二人所謂知己也先生歸化
已久而文則未傳余懼天地性命之精
秘或泯也所幸先生諸子俱足以披書
蠹而和皋鶴辛勤裒集僅得若干卷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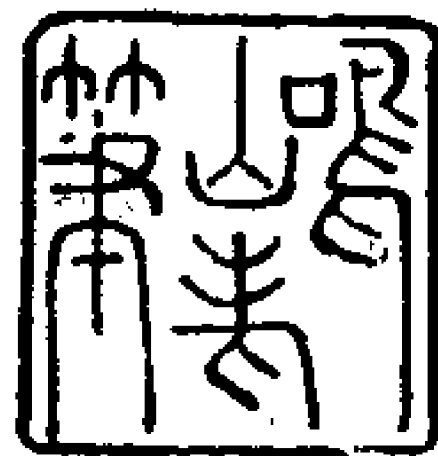
付剞劂拜手鳴山泣而請序爲余則躍
然而唯曰日月之蝕天地之大變也當
天變而不勅爲臣可知蠶燈之織珠使
之遺民之大害也視民害而不諫爲臣
何事二疏之上
世廟猶凜凜也中貴以傳奉官錦衣總
替以贓賄求復用主事以交惡歧去留
國公以鉅萬干王詰宮災以洪範爲儒
腐彼挾己私而干國紀何如也數疏之
上
今上猶凜凜也先生立朝大節如此一
麾出守慘慘欲以斯文興起諸生走幣
請李先生孟誠爲諸士師孟誠不至而
先生身亶任之諸士亦翕然願化而民

治從之矣及起巡楚中環甲董旅遂克
平劉虞二寇之巢得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乎先生外補大効如此初家居時
余方病歸先生移書督余講學余則謝
之曰執牛耳有先生足矣方今之學患
在不行不患不講況講而有籍此以獵
聲利者矣先生慎之先生深以爲然載

觀先生諸書天地之秘性命之精時時發以醒人江門道學于爲復興迺堂新貞節樓復碧玉祠儼正學臺脩楚雲至如衛鄉里一如衛國家見利必興見害必除毅然粵海長城也先生居家大致如此則斯文也豈直言語之粗已也嗚呼江陵能黜先生

之身而不能黜先生之心能黜先生之位而不能黜先生之文先生之文將大地闡性命以式乎斯道之真蓋將與宇宙而並存覽者當自有得余復何云

旹

萬曆庚戌歲臘廿有三日立春之旦嗚山眷弟黃淳炏化甫撰

南海陳遂良書

廣州鄉賢傳

陳吾德字懋修新會人嘉靖壬子舉于鄉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奉命冊封汶川王祭葬李襄敏皆卻賕贈隆慶己巳晉工科給事中條陳廣東事宜八欵明賞罰復兵防議舟師禁闌出補假貸覈虛冒慎撫𠞰恤忠勞上皆納之元旦日食百官喧迓吾德疏糾之因勸上修省語甚懇切元夕詔作鼇山以備遊觀且遣中貴織衣浙江復疏力諫得報罷會命使採珠粵東吾德上諍

甚力忤旨削籍神宗即位召起兵科給事即劾奏中官鄭真傳官姪錦衣復論都御史劉𡎺不宜召用及禮部主事宋儒與兵科主事熊敦樸交惡亂政首相張居正銜之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求贈爲王上書爭之復忤居正意遂出守饒州居正憾未已以王府被竊事坐謫馬邑典史御史張簡承風旨劾吾德違禁講學遂削籍居正死臺省交薦起爲思恩推官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就親終以紹興同知起用任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平巨寇劉汝國等上功賞鏹幣欠之卒于官吾德每還里則講學于江門正學祠闡明白沙宗旨暇則籌畫弭盜禦倭建義倉築外城數事心力爲枯都御史李材嘗曰陳吾德立朝則正色居鄉則端表洵所謂有道君子也

潘楳元著

蔛山存稿目錄

謝山存稿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碑記

傳一首

贊一首

卷之五

書

四六六首

奏記一首

卷之六

講義

子貢問政章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辨天命章與李孟誠

君子所性章

管仲器小章寄座師高相國

夫子與點章

中庸不可能章

雜文五首

邵易論 存序

寄高相國論春秋正旨

好學說示會中諸友

倉步圖說

議律

卷之七

事宜

條陳合浦珠池事宜

上邵中丞議征劉寇事宜

議建外海社倉事宜

卷之八

墓表

明處士羅公暨配劉孺人合葬墓表

趙侍郎縣君馮氏重修墓表

墓誌銘

明節婦梁處士配陳氏墓誌銘

祭文

祭外舅李公文

祭黎處士文

祭李襄敏公文

祭李母黃孺人文

祭封太安人陸母文

祭文林郎林公文

祭陸母顧太安人文 代作

祭陳州判文

祭東莞祖祠文

祭文林郎彭公文

告文

告蓬萊館山神文

卷之九

五言古詩

寄懷默丘諸兄弟

泊富陽程明府招飲山亭

贈別劉近之四首

出京別諸省丈

出東門行贈朱次皐

送許曼植北上

贈月橋山人二首

同羅少南黃叔化陪曹明府厓山弔古因

泛舟觀海分得水字

七言古詩

劒江夜泊

舟中即事

七言絕句

舟過安德津吏見訶戲贈口號

晚泊楊柳青

贈晴川居士三首

與陳隆之太史僑寓廣陵比園廬者累句

臨別贈余六絕用此見畣

隆之生女賦贈二首

安義道中聞何老人道前令林君惠政以

不善事上官而去有感書屋壁

近午發舟

午過鄱陽湖

夜讌鄧鄉雲將軍府第同諸生李明卿廉

安卿陳子晉潘子敬李大亨時史先生

與嚴師孔劉近之駕扁舟送余湖中風

濤大作薄暮相失末首却寄

宿樟樹鎮

謝山存稿卷之一

古岡 陳 吾 德 著
邑人 李 以 麟 校

奏疏

斥姦邪以肅官常疏

臣聞眞莠亂苗凶人敗類是以大舜爲君首去四凶孔子攝相先誅正卯葢讒邪小人能以是爲非謂白爲黑縱橫顚倒無所不至一或失聽則名實混亂政理因之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

爲戒也臣昨見兵部尚書譚綸查叅車駕司主事熊某恣肆失職已奉
旨降調外任臣昨出省復聞衆論沸騰謂某之事皆由禮部精膳司主事宋某構之謂某揑成章奏謗毁
聖政誣蔑大臣指誣熊某以致有此臣不勝駭愕夫熊某之驕肆浮躁固所自取然陟降臣僚以示勸懲國家自有大公之典而宋某以險佞浮言飾成貝錦遂致搖動

廟堂眩惑觀聽其敗理傷化莫有甚焉者也
陛下親政勤學千載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思精
白一心以承休德某不以此時勉圖報効而祟
飾姦言以亂政理臣不知其何意也詩曰讒言
罔極交亂四國又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某之謂矣尚可
使之一日立於
聖明之朝乎參照禮部精膳司主事宋某腹有
劔刀行同鬼魅謬叨館職之選復占春官之司

不思同寅以協恭乃敢懷姦而飾詐明肆蠆尾
陰蓄狠心詎獨擠陷於朋儕幾至變搖乎國是
騁讒賊於
聖明之世意欲何爲施傾險於師友之間孰不
可忍良心已喪公論難容所當亟奪官職投之
四裔以禦魑魅者也乞
勑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宋某早爲竄斥施行
其於官常肅然矣

愼起用以隆聖化疏

臣前任工科給事中協理戶科事於隆慶四年
五月內同該科都給事中李已建言俱以狂戇
獲罪而臣荷蒙
先帝薄罰削籍爲民臣跧伏田里方切感
恩思過伏遇
陛下登極之初大頒　恩詔臣以愚庸復與李
已等首蒙起用臣感激深衷雖捐糜亦奚足爲
報至於薦引善類彈擊官邪乃臣職分之常也
而何敢不竭其愚臣近見吏部題覆起廢之疏

伏睹
聖旨有曰朝廷詔舉遺佚原爲求賢這奏開各
官你每還要細訪其才品年力酌量起用毋得
一槩濫用以開倖進之門今後但係起廢的查
係何人薦舉併開來看欽此臣有以仰窺
皇上人雖求舊爵不濫加深得勵世磨鈍之微
權矣在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酌量起用臣復何說顧臣有所聞見不容
自已於衷者臣詳觀疏中才望素隆堪稱遺佚

者多有其人臣毋容贅有素行不檢公論不容
大臣一人亦混其間敬爲
皇上陳之臣見原任左都御史劉某貪肆無忌
屢經言官彈劾與其他贓私臣不暇毛舉以瀆
聖聽乃其逼取土夷黃友瀚銀六千餘兩曾經
兩廣巡按御史李良臣趙焞交章論劾盍以友
瀚質印取銀不得菹事貽釁地方尋究根因事
大敗露兩粵士民萬口竊笑自昔貪污未有彰
著如是者也竊惟律設大法懲貪爲嚴憲臣受

贓在律尤重況於逼取夷賂以啟釁端其輕夷
心而辱國體也甚矣臣以爲國法若明某罪何
避而乃衰然與遺佚同舉以應
明詔臣竊有所不滿也或謂漢興功臣多出販
屠魏武羅才不嫌盜嫂而某戎馬積勞功過相
準未宜輕棄臣以爲人臣報國全係此心大本
一虧他無足贖某之黷貨營私心術已壞欲其
忘身狥國也難矣方今世道清明臣工和德未
稱乏才奚取於雜覇僭竊之世
陛下初政　詔求遺佚誠宜登崇耆舊有德以
風示四方如某者豈宜復玷崇階以速官謗臣
非好立異同恐某一用天下負才營私者皆以
某爲解其於風化所係不小矣乞
勑吏部再加查議施行臣愚幸甚

慎內批杜請求疏

竊惟聖王圖治在正厥初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伏睹
陛下卽位以來一稔於茲日勤聖學親用輔臣

朝無缺政人無異議天下莫不延頸跂踵思見
德化之成也乃本月十日該錦衣衛中所帶俸
正千戶鄭玹奏乞見任荷蒙
聖恩卽賜准與臣等聞之私相駭異查得隆慶
六年該鄭玹等八十餘員前後奏求見任俱經
臣等查據舊典忝出寢行皆所以體
皇上節制之心而伸　朝廷一定之法也今玹
乃復申前請竟得允俞徼國家之大惠以冒踰
分之榮臣不知玹果何修而致此也夫小人之

覬倖無窮　朝廷之名器難假故凡傳陞乞陞
等項官員不許見任管事已經申明遵行未久
乃卽有請乞　內批如鄭玹者以干其間臣誠
不知法令何以信天下也况伊叔太監鄭真向
在侍衛雖有微勞亦是常分玹得廕授錦衣衛
帶俸正千戸榮亦至矣乃復妄瀆以要非分之
求　陛下未勅該部查議遂從　恩准甚非所
以重法紀而塞僥倖之門也彼一玹何足惜誠
恐如玹輩者請乞無已陰懷非冀爭趨內降是

陛下所與天下公共之法將自此浸傷矣其爲
新政之累寧淺淺乎昔唐玄宗停斜封之勅而
致開元之盛宋仁宗收內降之旨而成慶曆之
休
陛下法守
祖宗賁同堯舜唐宋之主固不足數臣等切知
陛下必不拘於成命輕繫纓之惜而啟濫觴之
漸也伏乞念弊源之不可開思法令之所當守
勅下兵部令玹照舊帶俸勿更過望以希

聖恩今後傳陞官員當思受　恩已極不得妄
緣他例冒瀆陳請更乞內外章奏必付外庭擬
議題覆上請施行庶弊源永塞而於
聖政爲益光矣

聽忠言信詔旨以裕國儲防欺蔽疏

近該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題稱
急缺年例金兩寶珠等項乞令戸部買進以備
關領等因隨該臣等懇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該部反覆執奏奉

旨發銀分買金上緊催來用臣等恭捧
綸音堅確嚴切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請必激怒
聖衷禍且不測然忠君愛國乃臣素志糾正封
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國家雖生死弗計豈敢
巧爲規避遂終緘默是以昧死再陳自犯鈇鉞
惟
陛下矜察舉焉臣等伏睹
陛下登極之詔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

而又一欵云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如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蠲免如各衙門假以缺乏爲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即時糾奏治以重罪欽此夫陛下之出此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哉葢誠留心省節加意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以爲有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于請紛紜姦巧百出炫惑

聖聽搖動國是遂致買珠買玉不一而足使詔旨既出而輒更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託空言社鼠城狐肆然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仰望之初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部執奏陛下終未允俞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取信百官之所承式葢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汗大號書曰青日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人君所當愼守而不易也今以朝廷新政顧曲徇左右夕改朝更有如此則陛下詔旨皆爲虛文其何以示大信于天下乎且尚書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朝廷耳目之寄陛下於大臣之言不聽於言官之言不從不知外此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切料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費幾何不知抵璧投珠毀床碎漏在古

哲王我朝聖祖行之俱有懿矩葢曰此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爲移易性情糜費財用以故棄而不惜方今國家縱使十分充實陛下猶當愼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哲王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直省饑荒求濟者不已引計之臣千萬那補百計撑持尚且不給玆以一玩好之故動費

數十萬何以區處何以措支方各處賦稅舊欠者奉旨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所畜羸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取耶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奏以爲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而乃不蒙俞允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以欲積財貨以奉私求蓄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隨於奸計而忠謀不用悞國欺君莫此爲甚若不及今杜漸切恐

將來效尤肆志希求轉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爲

陛下切憂之伏望

皇上念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議罷一以昭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蠱惑

聖心罪在不宥乞速行罷斥楊蕙諸臣仍乞

天語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凝承 德意凡明詔所載裁革者不許妄討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奏請悉付所司旣而該部執奏斷在不行敢有徑請 內批者卽係欺罔併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命令畫一 朝政肅淸雖有權奸不敢欺蔽也

守祖制以克謹天戒疏

臣聞之董生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有休咎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照然不爽而大君者尊無二上惟天其子之

一舉指一語默尤無一而不與天通者也柰何其不畏哉古之哲王知其然兢兢業業天命自度不敢荒寧而爲之臣者又與之交相儆戒故能消禍於未形而基福於微渺後之世主忽之而諛臣又爲不足畏之說是以災積釁兆而莫之救治亂安危之機豈不懸絕伏惟

陛下聰明天縱勤學御朝政不旁落人無間言宜其無不可以當天心者何昨者火作

慈寧宮後至於震驚

宸衷慳均百辟臣中夜悚憂未得其理待明趨
候　掖門或云小燬連房無大傷害或云火由
人作殊非天災臣卽隨衆具疏恭慰
聖懷矣退而思之宮闈之後象法鈞陳宥運
宸極而熒如告變非細故者天其或者以是啓
悟
陛下乎昔人有流涕太息於明盛之朝者忠臣
愛君報國先憂過計固如此也臣濫職諫垣値
茲危言之世乃不能因事納忠而內懷緘默則

陛下亦何取焉是以忘其愚戇輒復陳瀆臣聞
在五行爲火在五常爲禮禮得其理而賢佞分
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則火得其性
而不爲害禮失其序而信道不篤或擢虛僞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而燄炎妄起故御廩
宣榭之微春秋並書以爲戒如永和延福之火
說者以爲封爵之過差延熹嘉德之火史官以
爲無功而多封此皆人事災祥之應昭昭於往
牒者也

陛下猥念成國公朱希忠生前勤勞加以王號
臣等陳其不可
陛下是其言而不俞其奏臣以爲
陛下於虛己納諫之道有未盡也若
陛下姑以溫言而塞諫臣等亦以虛言而塞責
是上下交欺而虞廷俞咈之風徵矣
陛下首元初政凡事莫大於敬天敬天莫先於
法祖詩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若世
德之不求何以永天命而孚人心焉我

太祖首創洪基
成祖繼正大統櫛風沐雨間關百戰于時開
國靖難之臣多勞苦功高然洪武六王永樂二
王而已此皆有佐命翊運之勳非徒以其汗馬
血戰之勞也
列聖相承未聞輕以王號加人者惟定興之襄
難永興之勤死得叨斯典議者猶有遺論況張
懋以軍功得冒於
武宗之時是

祖制一壞矣
陛下躬聖智之資建清明之治其視正德之季
何如柰何不遵
二祖列聖之成規而復援
武廟之過舉乎希忠平生雖勤慎鮮過然亦庸
劣無聞若王號一加非惟無以服天下之公議
臣恐榮踰其分亦非希忠之福矣
陛下何不別加優䘏而輕廢
祖宗之法以遂一人之私且重其咎耶夫賚不
當功則獲者不足以爲勸恩由倖取則請乞由
是而成風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明必不樂此也伏望
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心近遵
祖宗之成法遠稽哲王之芳猷將希忠王號俯
從停罷則
聖治益光庥祥可迓矣

禁戲豫戒荒寧以迓天休疏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元首股肱同心一德一遇

災異則恐懼修省輒相規戒是以格于皇天變
不爲害故雲漢憂旱之詩鞫庶正疚冢宰至于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益君
任臣事臣分君憂分宜爾也臣於先年七月十
五日赴中軍都督府護月見各臣工多從僕御
亂行無禮徒肆喧囂有塤而散儺同兒戲臣私
心竊恨之然猶以爲暮夜之際也昨元旦日食
於禮部救護復見三五大臣僕從喧雜至攜茵
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越位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夫日食
於元旦此陰盛侵陽不常之變我
皇上避殿徹樂側身而懼之時也臣子於此其
爲貶損示畏宜何如者况白日公廷御史侍儀
鴻臚贊禮卿輔在前百僚在後禮法森嚴之地
於此不謹當復何謹哉而乃使胥卒溷雜其間
倨慢無禮其敢於戲豫無所愧畏也甚矣豈所
以仰體
聖心分憂同德之義也諸臣皆在大僚禮義所

出升臣敢望然事關　國體臣節偶有所見不
得不言但往既不咎來猶可追茲月十六日復
當護月之期伏乞
勑下該部先期告示卽有老疾預自告退毋得
仍前雜亂無禮如有故違許糾儀御史指名叅
劾若御史阿縱不舉臣等一併叅劾以懲怠慢
臣又竊惟春秋之義貴元愼始元旦元夕日月
交蝕厥異非細恭惟
皇上頒修省之詔躬減損之文其於克謹天戒

固甚盛矣然臣竊以天心
聖意無感不通在修其實以應之耳伏望於退
朝之際
法宮之中深自克念不敢荒寧凡娛耳目悅心
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使大小臣工知
聖意所嚮罔不寅恭兢惕以修實政而天休可
迓矣臣愚陋罔所知識然一念犬馬報主之情
實由肝膈惟
聖慈鑒納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恭謝天　恩疏爲陳用賓奏稿

臣竊念臣祖獻章本以諸生遭逢盛世初由鄉
薦繼應聘書蒙登朝而授官特賜歸而養母甘
侍菽水廿有餘秋飽歷冰霜一十九載論建樹
未報乎
先朝優錄之恩語體驗惟得諸往籍陳編之外
曰致虛立本學謂獨詣其精微曰自然爲宗敎
非別創乎門戶顧微言雖立而同時共業者尚
攻其非況大義久湮而見影疑形者孰信其是

伏惟
皇上秉獨斷之聰明折衆言之淆亂俯俞言官
之請嘉納輔臣之章謂有用之眞儒不狃拘曲
而自得之實學罔專見聞君相協衷莊誦
王言之大章縫快覩慶逢　盛典之成而臣祖
以一介遐蹤獲與二臣並祀非特褒崇乎旣往
亦以標準乎將來羽翼孔孟者由是崇實踐而
不專著述之爲功尊信程朱者由是貴妙契而
益知勤襲之爲陋一洗沉錮之習頓開正學之

途景嚮廟廡頌
聖德顯承於無斁駿奔俎豆美 熙朝振作之
有人詎臣等二三子孫之光榮實天下億萬儒
紳之瞻仰者也臣某感激深衷非言能罄謹具
疏令男某賫赴奏 謝以 聞

舉異才以備擢用疏

題爲奉
明旨舉異才以備擢用事該吏部議覆吏科都
給事中鄭大經題內用人一節通行兩京九卿

堂官果眞知其賢人各一疏坐名奏薦等因臣
竊惟當此南北多事之秋誠宜廣收異才以裨
實用臣愚待罪該科間有得於採訪之眞耷見
之素者敬爲
皇上陳之訪得原任山西巡撫右僉都御史萬
恭慷慨之性可以拔大遺艱開敏之才尤能應
權通變觀其戎政邊務皆歷試而有條叅諸輿
論鄉評在衆望之咸屬雖浮言或拾其短而實
用未盡其長允爲西省之遺材堪付北陲之重
寄見任南京太僕寺丞霍與瑕高明偉器豪傑
眞才筮仕慈谿民存何武之思歸樓南海養隆
謝安之望使遇錯節盤根應談笑而立解若當
文事武備可內外之兼資南北無所不堪閑散
詎宜久置原任雲南布政司叅政梅守德弘才
卓犖信表異於輩流雅志堅貞不苟同於世俗
歷官中外瑩然白璧之無瑕養晦丘園久矣蒼
生之繫望沉靜中而揮霍之才兼裕翕聚久而
敷施之績何難見任山東布政司叅議顏鯨十

優經濟學有源淵勁節眞心能銷姦詭之氣侃
言正論可起頑儒之心官雖不偶於今直可求
之古見任江西贛州府知府黃扆性資悃直操
履淸嚴平易近民獨不善趨乎津要慷慨任事
尤不少避於時艱片言而撫定三巢之盜賊一
身而關係二省之安危不群之才有用之學以
上五臣人品不同要皆實才可備任使所當薦
揚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訪將萬恭等擢用則蒙蕺者

爭相濯磨而群才咸奮遺滯者得以效用而庶職皆有所勸矣

明紀法實軍器以壯　國威疏

臣聞物久不用則蠹生法久不飭則人玩玩而繩之以法則怨不繩則法愈壞而國病然忠臣爲國任怨不辭也臣等自七月接管巡視盔甲等廠恭遇

皇上躬行大閱之期該管廠主事王朝陽夙夜悉心督率各工匠將應用軍器修造完備經臣

等陸續驗收稍不如法即行駁治蓋不敢虛糜無益以負

朝廷也近秋防畢交收軍器據主事王朝陽開稱各營原領新甲多將裏布割去鐵葉脫落新好之物遽成破敝如戰兵車兵各十營原各領甲三千副內戰兵五軍一營把總趙景春等名下驗退二百四十二副二營把總郭璠等名下驗退四百一十三副三營把總劉策等名下驗退一百八十九副六營把總李相等名下驗退五百七十八副七營把總曾得才等名下驗退一百七十七副神樞一營把總麻艮輔等名下驗退五百四十八副八營把總廖欽等名下驗退二百九十八副神機一營把總高思等名下驗退二百一十四副五營把總劉勳等名下驗退二百四十副車兵五軍八營把總金寶等名下驗退四百七副九營把總劉棋等名下驗退二百六十七副十營把總郎添爵等名下驗退三百四十四副十一營把總謝勳等名下驗退

二百一副神樞三營把總卞欽等名下驗退一百七十六副九營把總王柱等名下驗退二百八十五副神機六營把總項福等名下驗退一百六十副八營把總馬國登等名下驗退一百十三副俱經駁回賠補中間驕悍者輒欲抗違不服交納等情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一欵官軍關領軍器將姓名數目造冊收貯仍於各器上識官軍姓名損失即令償官　大明律一欵棄毀軍器等計件定罪驗數

追賠律典森嚴禁奸杜漸爲武備計至重也邇
來法久人玩交收之際車載駝運一時山積蒸
難稽考而各營把總指以科斂各軍賄合書匠
人役槩爲遮掩是以年例料造之外春秋二防
有常修之工無不做之甲向非營廠官員任事
任怨如朝陽者隨修隨敝糜費寧有已耶 臣等
竊以律典所載損失棄毀與公然剪盜入己者
尤爲有間所宜重處但法弛已久合先申飭使
其曉然知警伏乞

勑下該部立爲定法凡各軍關領軍器俱有識
別刻期交收有侵盜損壞者責令賠償仍究問
如律一伍之中罪坐管隊一營之中罪各把總
其趙景春等量行罰治以後犯者必不輕貸庶
法紀明而人心知畏覺察嚴而蔽竇可塞矣

條陳東粵疏 隆慶三年

題爲條陳廣東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以安治
海地方事 臣竊惟嶺海之間素稱多盜然遠者
每有嘯聚之衆隨收底定之功未有[illegible]

征討不息者也葢自曾酋倡亂將領匪人我師
屢衂南渡之敗全師覆沒省下之焚軍資盡喪
公私罄竭盜賊乘虛蠭起瓊雷之間林容爲梗
高廣之界則有程老王老肆虐皆連艦數十擁
衆百千至於山寇流刼所在而是民間耕作不
得賦役不休富者轉貧貧者重困因而爲盜田
里拋棄室廬荒毀沿海之際幾於無民困斃流
離至是極矣譬人一身抱有沉痾癃疽生乎背
腹瘻瘤附於咽喉無非受病之處其能動作支

持不奄然逝者幾希耳玆者幸賴
皇上威靈發 內帑之金下夾剿之令兩省諸
臣併力成功巨酋授首海濱之氓庶幾復有太
平之望矣臣獨念以爲功忽於垂成者機會難
再逢病加於小愈者施治難爲力則廓清掃蕩
以收平寧之績補導調養以圖延年之功在今
日尤不可不加之意也夫海濱赤子延頸思治
則凡經畧事宜當事臣工有地方之任者在
皇上一責成之間必能掃滅餘氛平定反側以

副　簡命之重消　九重南顧之憂以臣之至
愚極陋亦復何說然臣生長海邦憂切桑梓耳
聞目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故嘗竊自憤悶以
爲嶺海之民遭此荼毒日積歲釀何緣一鳴于
君父之前以祛此而後朝食也玆者幸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得備員　侍從濫職論
思臣乃復遠嫌畏禍不備論而極言之是上負
陛下而下負臣素心也是以不揣狂謬條爲八
事上陳

睿覽脫有一得之愚可備　採錄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緣係
條陳廣東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以安沿海地
方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一曰明賞罰嘗聞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
失有罪則奸人懼是刑賞者國之紀綱不可
不正而師中賞罰尤重且要古之人所以使
人臨堅陣而忘身蹈白刃而不憚者用此道
耳嶺外遐陬耳目遼邈海上之戰尤易掩飾
或全軍覆敗猶曰殺傷相當或少有俘馘卽
曰異常大捷偏裨以此欺主將主將以此欺
朝廷其流弊非一日矣故自往者福建巡撫塗
澤民掩敗爲功是以紀功御史之差臺臣有
見於是而建言耳卽如日者閩廣之提賊困
賊鬬者兩省犄角之力也擒獲巨酋者王詔
陷陣之功也而塗澤民報捷之詞盡欲攘爲
已有且誇大斬功掩飾舊醜此市井徂詐之
爲非大臣哉

主之忠也幸賴
皇上照臨於上群臣集議於下破棄偏曲之辭
開示大公之道敘功行賞庶幾協於人心無
容議矣臣又竊惟首罪不刑則誰無倖免之
心勸死不錄則人鮮捐軀之念往歲夾剿吳
平總兵湯克寬不行策應使餘孽復肆則亦
已矣至乃賚水招撫激變良民織無噍類流
禍至今先該兵科給事中陳邦顏列其罪狀

已破逃到京矣而至今典刑未正臣竊惑焉
臣聞克寬受賊金數鐔縱令報水初未深信
及曾媽实犯省下聲言殺大家井有功下滄
非徒手而得今官司負我耳還我前銀卽當
退兵此事昭昭於人之耳目也夫克寬本以
死罪立功今無功而重罪其何說之辭且魏
宗瀚輩退縮喪師罪在不赦矣不知克寬身
爲主將而受賊賄悞國殃民獨可逃死乎臣
以爲宗瀚退縮喪師之罪大也猶可言也克

寬受賄縱賊之禍深也不可言也克寬本無
他長徒以向者締結要津得保首領而至是
耳今復何所靠援而不就法乎此首罪之當
刑者也臣又查得東塲之敗主將盡收兵船
入港守備揩揮李茂材諫曰與其收港而守
不若開洋而戰守則坐困陷地戰則勝負未
可知也不聽茂材嘆曰死不足惜所惜者全
省兵力盡在是耳及收南渡曾賊晝夜急攻
水陸并進茂材力戰死之卽其料事之明死

事之忠求之古人無以遠過雖蒙題 准令
襲男陞職二級而於本官忠魂未蒙大加褒
錄非所以示勸也此勸死之當錄者也今巨
酋雖獲而殘黨尚多誠宜申明刑賞以肅人
心伏乞
勑下該部查議將湯克寬速正典刑以爲受賄
縱賊之戒將李茂材大加褒錄以爲以死勤
事之勸則人心驚惕國法昭彰盜賊之平定
不難矣伏乞

聖裁
二曰復兵防竊照廣東濱海之地十郡而七向
者設兵三路分布防守土人目爲遊擊之兵
深爲得策東路則柘林西至甲子所等處地
盡潮惠之境中路則南頭西至望洞澳等處
地盡廣州之境西路則吳川灣澳西至叟雷
海港等處境盡高雷廉瓊之境每歲於東莞
新會順德三縣編差烏艚橫江民船六七十
艘分撥把守各以一守備統之彼此聯絡首

尾相應有常守之兵無不備之澳制至善也
如東路則柘林爲閩廣之關鑰中路則南頭
爲會省之門戶而淚白望洞等澳則夷船出
没之區皆重地焉西路比二路若爲少緩然
盜珠之賊常淵藪其中况賊由二路而西則
此爲之壑矣近如賊林容横行肆虐其禍固
亦可覩分布守禦均之不容緩者頃因柘林
叛卒之變當事者懲噎廢食盡令民船免差
納税而船戶遂困乃改設六水寨置兵萬人

大意專守南頭遂弛邊海之備此如撤去藩
墉而獨顧門戶賊之縱横海上固其所也夫
賊之來也雖飄風忽雨然入有門路止有灣
澳非如江河之濱隨在可泊者也往年船戶
用力守備得人盜賊一發隨即成擒夫其來
不得泊去則必追賊雖時有豈其如今日之
肆志哉此皆往事之得也然欲復舊規而船
戶消乏已盡無復可用臣愚以爲剿寇蕩滅
見造官船・百餘隻即以六水寨之兵照舊

分布三路設一總兵居中調度往來遊擊互
相犄角俟船戶興復之後照依舊規更番迭
守遇有寇發責令各守備隨即相機勦捕庶
涓涓易遏不至養成滔天之勢矣伏乞
聖裁
三曰議船戶竊照海上之戰所須者船耳頃因
船戶消乏而我之藩衛遂弱故興復民船實
爲今日探本之論向者東莞新會順德三縣
・烏艚横江二號大船一千餘艘歲取六七十

隻編次輪差餘者任其往還生理官司有急
仍行刷擄不在差次然船戶旣衆隨用隨足
兵無招集之勞船無官造之費一有刷取旬
日可集士鋭器精所向成功隱然寓兵於民
之意虎豹在山之勢也即如嘉靖年間萬寧
州之變黃秀山許折桂何亞八等之亂豈下
於會戚哉然隨即撲滅者皆船戶之力自往
歲浙直征倭以新會一縣言之調去一百一
十艘迄無・還加以頻年刷擄有司之侵漁

多端免差就征斯民之膏脂頓竭至於南渡之敗隻櫓不返於是三縣船戶盡矣乃議官造然以烏合之衆而駕官船與船戶相依爲命者利害豈不懸絕近當事者懲前獎令民間願造船者給帖執照凡編差刷擄納稅三項永與蠲除夫豈不善然鮮有應者何也大信之未孚也故前之帖以後而反之者有矣葢急缺之際固不暇於守區區之信而此輩懲前顧後敢復傾身家以嘗試哉況三者永

蠲而無一焉彼反而思之曰是必不然矣臣愚以爲今者造有官船可備戰守誠宜因此時定爲輕久之法明立丹青之信以招徠鼓舞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查議如果船戶關係海方不小乞將臣議行移當事臣工務以興復民船爲事凡民間有願造船者今始勿差俟興復衆多旣復舊額乃循舊規編次輪差至於刷擄納稅永與蠲除有司侵漁者許船戶告發治罪嚴有急缺亦多方措處毋輕失信於民如是而船之不復者臣不信也再照船戶乏絕生理蕭條稅課失額而市井無藝棚居佛鬱如蒼鷹野雀不得飛鳴飲啄於雲霄海澤之際而使之戢翼山林坐守困餓豈其性哉故船戶之復有四便焉收無藝之衆一也通商賈之利二也待戰守之需三也復稅課之額四也海方急務莫要於此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闌出竊照劇寇頻年爲禍固烈而夷衆雜據尤切隱憂葢佛郎機滿咖剌諸夷性之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歲曾賊悉衆攻之夷人曾不滿千而賊皆扶傷遠引不敢與鬬其强可知矣

先朝絕不與通慮至遠也向因當事者利其數世之資貽我無窮之患乃開濠鏡諸澳以處之至乃結廬城守據險負嵎挾其重貲招誘吾民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百工技藝趨者如

市私通奸人歲略賣男婦何啻千百海濱居
民痛入骨髓此其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有不忍言者民夷雜居將來禍變恐出叵測
立法禁制是不可不嚴其防也夫弗利其有
絕而弗通此上策也若謂沿襲既久驟恐生
變餉額所需歲賴其入則臣愚以爲先固內
治欲固內治先嚴私通之禁欲杜私通先嚴
官軍之令蓋各處把海澳俱有官軍若非負
緣交通彼固不能飛度也往歲總兵俞大猷

調諸夷剿平叛卒許免抽分一年至期夷衆
負功不服抽稅此其負信在我毋怪其然也
然副使莫抑因而舍之下令嚴戢官兵把截
船不得通路不得達夷遂困服自願抽稅反
倍於昔此先於治內以收利權可謂得其機
括矣卽如海寇若非奸人接濟彼能久於海
上哉如蒙
皇上軫念海邦歲受荼毒將來禍變所當消除
乞
勑下該部移文彼處當事臣工嚴令沿海有司
着實舉行什伍之法稽查有無私通接濟之
奸夷人只於澳上交盤不許引類徑到省內
各處把海把澳官兵嚴戢百工商賈遇有闌
出多方設法偵捕緝獲略賣男婦一口者官
懸重賞則內治嚴而夷情自服奸宄絕而國
課亦充海濱之民庶有安居之望矣伏乞
聖裁
五曰補假貸竊照廣東曩時征戰未嘗借兵於

外至如浙直倭變多調廣兵陷陣取勝往往
而是蓋南粵勁卒在昔有聞矣邇當事者皆
以爲弱不可用豈寧惟是臣每見羽檄紛馳
徵兵旬日卒鮮有應募者雖謂之無兵可也
此何以故在昔將藏充足士不乏糧是以人
樂於趨耳近者公私告匱供億不敷每一招
募士不見糧此輩捐田里妻子而當鋒鏑室
家於何取資服食器械於何備給勢必稱貸
於人而後可也故號招月久將官必集其孱

弱無能之夫以充募爲之預貸而厚收其息也而壯夫肯爲之哉見其不可用不得已而越省招募閩兵閩兵月計餉銀九錢廣兵月計餉銀六錢多寡不均士心不服無賴之徒不爲兵則爲盜耳此致弱之由也故轉弱爲强之術在於足財用然東粵歲額餉銀不滿十萬近增六水寨之兵萬人一歲費七八萬矣此外官軍廪糧已難那借况徵調旁午安望其越格懸賞以成賈勇之風哉查得本布

政司向貯帑金頗饒往年吳越閩蜀假貸及
先朝節次欽取計銀一百八十餘萬遂爾懸罄
先該撫臣題請各省迄未見還致廑
皇上發 內帑之費僅乃集事此豈可繼之道哉夫天下一家也袒彼注茲何分爾我往年別省有急則取之廣今廣中困乏則取之別省此一體相成之義也今曾會雖獲而山海之寇尚爾陸梁臣問當事諸臣與言及此未嘗不扼腕興嘆稱難措手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備查節次題 請之疏行移各省如數解補不待撫臣哀求請乞而
聖明注意則各省臣工自爾動念不得以秦越相視食既足則兵自强不待借調於外而輕生敢死之士夫非廣之所無地方生靈亦免客兵之害矣伏乞
聖裁

六曰覈虛冒語云帶甲十萬日費千金則夫數萬之衆無事而聚食終歲而不散其糜費何

限是以古者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誠不使其無故而食也又况其虛張額數名有實亡以濫冒廪餉者乎夫虛冒之弊聚兵之處皆然而不如廣之爲甚也臣往見將官募兵者持檄下縣一千之衆不滿六七百耳則三四百之餘皆將官之囊橐也逅爲上之所募愈衆則侵入愈廣而將官操其所入以預貸而收厚息則兵愈憊弱而難用夫浚民膏血以養兵而徒以恣此輩之谿壑良可痛恨邇者撫

臣熊梓深鑒前弊每募兵不使將官到縣檄下有司點選足數差官押送到哨此誠良策然到哨之後在其掌握任其轉移又不復可考矣如任歲魏宗瀚王如澄虛報兵數各二三百名已被巡按御史王同道查出正法矣郭成兵至潮州被知府侯必登審查不容冒領成閧矣近日如馬良滙又被副使江一鱗查出見爲巡按御史楊標叅劾矣當此民窮財盡之秋司計者多方捜括不足支持而此

輩鼠耗狼貪惟知肥家不思體 國有如臨陣遇敵尚望其捐軀報

主乎臣以爲不立法稽查嚴正侵盜之罪則奸蠹不止也或謂將領得人則侵冒自鮮徒欲恃法釐弊而法立弊生消息一動彼已預謀虛名代包奸詭百出安可窮詰臣以爲釐此不難而恒患法之不立耳夫今之查點者查其名數而不悉其人之眞僞是以彼能容奸耳今定爲什伍之法十人爲甲五甲爲總年貌皆麗於籍卒然稽查一甲之內必悉一甲之年貌其不能者僞可知也一總之內必悉一總之年貌其不能者僞可知也如是而包代之弊見矣臣又見今之冒濫者莫如家丁葢自名色把總而上皆以官爲差官尊者家丁愈衆而侵入益復不貲凡此皆上下相承以開冒濫之門而蠹 朝廷之廩餉耳臣以爲家丁之名目可革也伏乞

勑下該部詳議招兵一節則宜委用有司稽查

之法則宜屬之巡按御史不時差官查閱其有虛冒者按問如律見叅馬良滙尤宜治重以爲將來之戒至於家丁一節併望禁除則法紀彰明而人知警畏財不虛糜而兵威可振矣伏乞

聖裁

七曰議撫勦竊照經畧嶺表不外撫勦二端而已然曰勦者殲其黨類使弗復肆所以治罔赦之罪也曰撫者散其徒與使爲良民所以

處脅從之衆也自撫之義不正則窮究極惡得逭天誅自剿之說不明則推肩了事以遺後人釀禍積亂有自來矣以臣所見如往年大征所獲張璉乃用賂於賊而得璉之黨何限也動不貲之費連三省之兵曾不能傷賊之毫毛及大兵撤而賊復肆矣今三饒之間所在流劫蓋莫非璉黨類也則向日之飛報大捷者何如哉至於賊志得意滿擁衆求招則又惟其所欲據吾咽喉以收厚利雖殘害

吾民不恤也蓋自往年當事者失於長算捐下滄之地以與撫民許朝光報水至今遂啓盜心朝光去而曾一本邀之一本去而林道乾又據之矣然則嶺海之禍亦何時已耶凡此二端皆宿套舊習不可破除以貽地方無窮之患者也今者堂堂之陣破賊擒曾庶幾厭於人心然聞其餘黨奔竄未能盡絕恐與程賊等合顆則地方寧息尚未有期也至林道乾見據下滄招撫尤不可不周處詳慮以

圖久安之計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將前撫剿事宜分別明白毋容將官借以便文自營海上餘寇刻期嚴令剿絕以除禍根林道乾招撫一節責令總兵郭成處置停妥毋蹈前車如其縱容報水貽禍地方容臣等恭究治罪不貸則宿弊除而地方之安枕有日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忠勤臣聞捨身定難人臣之殊勳報德

酬庸聖王之上務是以君闇臣憂每當讌而必罷臣趨君事議加等以厚終誠念腹心手足厚往所以勸來也昨見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稱巡撫廣東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熊桴於五月內移鎮潮城擒獲巨賊成功隨於七月二十四日病故臣不勝驚悼竊念嶺海屢敗之餘兵糧匱乏之日當斯實難而桴初到提單弱之師抗方張之虜日夜淬厲寢食靡遑用是三軍賈勇劇寇成擒而本官

以酷暑炎蒸觸冒瘴霧加以軍務焦勞損神
疾遂不起夫據本官報捷告病之疏相繼旬
月耳則其扶病以趨勞因勞而增病昭然可
知古有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之臣桴可謂兼
之矣況本官接管以來曾賊未聞近佀而平
叛賊擒倭奴功多可紀且一本就擒雖云將
士齊心乘風奪港而說者謂若非本官力疾
忘身移鎮近地則乘時觀望者未必無之賊
一適而西則貽患費財又不知其紀極矣是

其功當首論歿有餘悲而覽其報捷之詞乃
畧無誇大之意尤足加尚不可不為表暴者
也臣是以不避冒瀆為
皇上陳之伏望憫其功成身隕不得食報於生
前而旅櫬游魂猶復飄零於海外乞
勑該部大破常格議加卹典使死者有知當瞑
目於泉下生者聞風亦感激於將來而壃埸
將士無不踴躍爭先咸願致其死力矣伏乞
聖裁

謝山存稿卷之二

古岡陳吾德著
邑人李匡麟校

序

大學古義序

大學古義者何李孟誠先生因大學古本而釋
其義以告門人者也先生之學在於明宗而揭
知本一言以為宗旨此古義之所由作也或有
問於予曰遊於聖人之門者多矣乃稱曾氏之

傳獨得其宗宗之云者猶之宗以統族祖父子
孫一脉而相承者也道統之傳肇自唐虞至吾
夫子集其大成而大學一書則孔曾相傳之心
印也虞廷授受精一執中先生則以求仁為孔
門之學而修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
聖學若是已乎其義何居曰此正先生之學之
大也蓋以吾之一身與天下國家渾然一體少
有未仁則私意間隔形骸便分疾痛疴癢藐不
關涉即軀殼之外妻子不保而況天下國家乎

故修其身爲止至善之身則無弗仁矣公已公人俱立俱達精神氣脈流通貫徹八荒我闥上下同流此眞時雍風動綏來動和之風範矣故仁外無身身外無本本外無學更不分帝王章布先結此身即以編氓可比隆宗吊故曰先生之學之大也蓋先生天資高明廣大論仁似明道論學似西銘其以知本爲宗而以大學爲仁書有以也今取其書觀之明白透徹洞然無可疑者則次第用工以修此本者正今日之所當

講也顧以予之不敏實臨且陋固守舊聞項當與先生論愼獨二字蓋以爲自危微精一之傳而一言蔽之隱見微顯之間發與未發之際人心道心於此判决惟微惟危於焉貞勝此千古之學脉孔門之心傳也愼獨誠意而已矣誠意研機而已矣而功自格致始誠意心正而修身則至善止而皇極建矣允執厥中者也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嗟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求諸心則何内非外何外非内遺物以爲知者則虛寂佛老而已矣遂物以爲知者則支離俗儒而已矣曰致知在格物正以見吾儒異端之辨不入虛無不落聞見是謂眞知幾希之間而已者也物不格則不至不至則不止雖曰誠也正也修也而至善奚由止耶如適遠者發軔之初認定歸宿目視足行一齊俱到此知行並進之功也是道也曾子子思孟子以之相授受者也子思之言思誠也始於學問思辨而終之以篤行孟子之言幾希也由明物察倫而繼之以行仁

義今先生知本之學似已大行於時則精察敦行以完此身之分量誠有望於同志者也茲因崧臺門人彙輯先生古義而重梓之以廣其傳僭爲之序兼以就正先生云爾

白沙先生遺稿序

邑侯袁君政先化原表揚前哲既于白沙先生故居請建祠堂禪崇家祀寢廟之成奕如也復又裒輯先生遺稿鋟梓以傳刻成移書與德曰子先生鄉人也宜有序述德爲亜居荒落弗能

爲言顧詛不得辭也廼言曰珠玉之沉于淵也其流方圓知寶者得焉千將莫邪之埋于地也其光燭天望氣者識焉方其淪落幽翳埋光掩彩豈有期於世耶及其出深淵而發重壤也罔不愛而重之彼其光輝照耀赫然動人者人知其然也其神靈變化苟爲精光者是孰知其然哉莫知其然而然是之謂出於自然者也君子道成而言立言立而人傳此豈有邀於後世者其道亦猶是而已傳稱死而不朽非謂其身没

而立言耶然自立言之旨不明於是修詞者斧藻其言著述者摹擬爲工要以一家之言希聲來世匪不傳也然巫步多禹抵掌類敖以形寓而不以神傳者昔人等之書肆說鈴已耳又況其遺落散逸孰從珍惜求以物色之如恐不及者耶我白沙先生崛起嶺南益自明與百餘年始一洗詞章功利之習使學者反求諸心陽明繼之要以貴易簡而去支離功用並鉅而先生實首倡明非夫命世眞儒其力量當能爾哉先

生絕意著述而遺興寄情大都於詩見之此豈有意於言也然言出而人傳焉固已流布海內矣其篇章散落人間者人爭寶之若有神物護持以有待豈非若珠玉之流方圓呈象干將莫邪之發洩紫氣衝射有不容遏滅者耶益先生之學由勿忘勿助而深契乎舞雩三兩之趣不離日用而獨見鳶飛魚躍之機故終日乾乾惟以收拾乎此庶幾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于心者而要之一本於自然而已惟其出於自然也故

其爲文與詩不刻意尚詞而天趣自足不牽拘往格而聲律自諧所謂發乎性情澤於仁義道德者非耶其感人之深有以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學者論其世以知其人知其人而誦讀其詩書則千載如見世自有知言者亦奚俟余言也哉是刻也總詩五百四十首有奇行狀附焉君得之邑博蕭君更爲訂定先是全集邑侯羅公僑刻於弘治十八年距今八十載而袁君有今刻君名奎

亨文卿與羅俱江右人其尚論淵源固有自云

立齋語錄序

立齋語錄一卷大司徒馬元養先生錄其師林先生之遺語也錄凡五十四章詞極嚴謹無一句一字不切於吾人之身心者乃其最切且要則說復卦一章反覆詳盡直是提醒醒夢其言曰天地以萬物爲心雖窮冬閉塞而主宰貞固於中者未常少息特不可得而見耳至復則一陽方動於地中而萬化之生意已具故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卽人之本心也人惟於善端動處擴充至極以復其本然之初則仁義不可勝用至與天地合德亦止是從這一念始嗟乎人孰無心知吾之本心卽天地之心者寡矣孰無一念之復能擴充至極以復其本然之初者亦寡矣不知方其復時一點靈明全體呈露便是聖賢根基不能擴充以至迷復終凶良可慨也彼堯舜之與凡人何啻霄壤而孟子直斷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漫言哉亦止是從善端幾微處見得眞耳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一念之微其能充與否相去之遠若是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皆與易同歸然則先生之言豈欺我哉查子儆常語德曰心之覺處惟堯舜之聖亦不過是但吾人旋復昏蔽之耳心常識之德生平多過五十未聞道髮短心長俯仰艮媿每讀斯錄則惕然有警先生論著述

則以註藥方者恐有不眞悞人不細然觀錄中格言至論眞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砭膏肓起痼疾雖千金如聖丹無以爲喻尚可以不傳乎是書得之大司徒始與譚先生譚先生得之馬先生憶庚午之秋削籍南歸謁譚先生於始興先生勉以林居日長善自樹立乃家食三載悠悠虛度其負先生之敎多矣壬申之秋蒙今
皇帝恩詔起廢海濱復趨謁先生則衡門閒寂庭無雜賓顧與德語竟日皆立身大節臨別乃

出蠢過錄及是書昇德皆先生手自校讐其誘進後學之心深且切矣德奉以周旋未常忘也頃來守饒郡務分沓是書置篋笥偶與史景實先生語及之因出覽焉爰命諸生日講一章以示警惕且謂不可無刻乃命工鋟梓與同志者共且以廣先生之惠於無窮也諸先生名氏邑里見景實序文中茲不贅

正學同志會錄序

正學同志會錄者錄吾正學會友之姓名以定

約也學莫先於辨志志既定焉則終身用力要以了志願而後已如行者之赴家射者之志的以必志爲期者也同志者合吾會之人切切偲偲一心共念毋或名同而實異焉者毋或陽同而陰異焉者毋或始同而終異焉者斯可以言志之同也已夫學也者豈非學孔子之道與然有一人曰志欲爲孔子則孰從而和之豈惟不從而和之其不相與羣然姍笑之者幾希矣此何以故則聖學之不講人心之陷溺久矣爲學之初心志於富貴焉耳豈眞學孔子之道者耶彼史遷非知道者也然其於孔子則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吾人惟不鄉往焉爾苟鄉往之卽有不能至者寧失大賢以下不庶幾哉凡我同會者尚其勗諸會必以正學祠者白沙先生吾鄉先達孔子之徒也亦所以顧名而思義也會期以每月初二十六會規則邑博蕭君之學約備矣爰書于左

甲子曆年圖序

甲子圖二曰皇極經世甲子圖者起黃帝第一甲子至周威烈王八年癸亥成化間金精鄉孫山人刻曰通鑑甲子圖者起周威烈王九年甲子至今永樂間泰寧何道旻所刻圖內甲子縱列紀年橫列凡六而周自黃帝命大橈始作甲子以迄于今凡四千二百七十三年計七十二甲子耳古今治亂興亡之跡如指諸掌圖主編年不以步算然其法與經世書偶合焉余喜閱之按皇極經世之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

經世縱者經也橫者緯也變者緯也不變者經也以日經月則日常不變而月與星辰之變者從之也大要十二與三十反覆相乘而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立矣甲子甲午以爲世首凡六週而成運百八十週而成會二千一百六十週而成一元是知一元猶一日也古今猶旦暮也明乎一日之消長而一歲之消長可知矣明乎一歲之消長而一元之消長可知矣故風雨露雷火水土石之變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之感

應春夏秋冬帝皇王覇之升降三才之理備是矣天地間何一而能逃乎數哉或曰干支相配其數六十八卦相盪六十有四先天卦氣以配六合而去其四毋乃牽合者與不知周天之數三百六十而閏爻藏諸用焉不用之用是天下之至用也以策數言之三十六二十四六十也二十八三十二亦六十也六甲則子午相衝成其六十八卦則姤復相對六成六十秩然不紊何嘗牽合矣乎康節曰甲子甲午以爲世首此

經世之數起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以是觀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可坐而推矣世徒知甲子起于黃帝而不知經世之書其星曆之源乎是編余計偕時得之都市嘗藏之篋笥恐其久而失也故刻與學者共焉但二氏分經世通鑑爲二由其不見經世編年故也余故合而爲一題曰甲子曆年圖云

宗功元祀卷序

宗功元祀卷余姪光祚洎其友騰雲日章輩所

爲作也帙成光祚具書于余曰顯泉翁祚師溫陵陳公之父也往貳守端州有功于端人甚厚今崇勳報祀伏臘奔踞者無慮百萬家以被其賢即古九佐七友者流亦可相埒夫太翁勳在廣南雖窮壤牧豎且喁喁謳歌矧祚辱師寵靈得殿衣删爲人邇念太翁能不感戚叔父其毋忌通家乞綜敘勳猷爲卷帙彝重余按牘嘆曰海濱談太翁德有年世哉口碑心銘千家一室也方今俎豆廟祠矣二三子業且聲歌之矣走

也安得嘿然矣乎夫太翁世家泉之顯井也衣冠犟聯不可記已乃今俎豆太翁太翁何以得此民心於端州中哉蓋端州民髮半也古所號難治也翁至州以仰包名齋卓有異裁如辨徐府之寃出莆氏之獄郤揮使之贓槩可考鏡無何署德慶州浚濠躬畚固是顯勸至廉大姓主名令其掩殺浪賊復手刄數十人此之爲功豈出虞詡諸賢下哉督府上其功賚以金綺蓋霄然當矣後二十四之酋稽首受纓降心相從此

無異故元老特猷蠢爾來威昔談之矣翁至州距今三十餘年峒靑不驚很烟四平湛恩汪濊群庶濡生駿譽溢發鴻勳交横固垂青史而肇長城哉邇者州人士謂德翁者深不可無祀群俎豆趨焉叢祉大祠歲時明信非他也凡以衛邊地而捄民死也乃光祚葦摘爲歌命曰宗功元祀徵言于余惟昔文翁廟食於蜀郡王渙紘歌於安陽皆能所在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如漢史所稱固以爲美談也然其後人寥寥無聞焉今太翁澤在海阪而司理君又繼序其皐戎功世德翔洽兩郡間以彙史覩方斯蔑矣夫太翁之樹德於端也毓廣之祥司理君之有造于廣也食端之報語云祭海者先河揭褒者先領元元本本沒世其嚋能之不佞雅辱司理君知而光祚佺又君門下士有通家誼樂觀盛美安敢不以文辭哉

贈番禺劉生詩卷序

番禺劉生惟遠隻身負笈不遠千里顧余山中

時萬曆丙戌十有二月也見生纍然衰絰與敘寒溫艮苦徐而叩之其氣冲然其抱森然心竊異之既而觀其文華落實存整整中繩尺而奇氣古調間出於其中蓋余守饒時集諸生試歲寒求盎等章獨物色生史先生曰生篤信好學不獨文也則又大奇之而留滯至今余也余因留生訓飭諸子誅茅築館于赤坭嶺之陽蓋白沙先生常與先族人遊從觴詠玆山詩中稱小蓬萊即玆地也丁亥十月余聞報起官浰東方

欲與生皆行經餘干之曲駐銅口之灘會諸舊遊以爲快而生告歸殊篤勢不可留諸子弟各爲詩章送行題曰江門別意蓋取白沙先生詩曰難寫別離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夫人各有情情見乎詞而以爲難寫者何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非盡言之器書盡則言窮言非盡意之具言盡而意泯余之情亦安能爲生言也賦詩四章末章寄史先生諸弟子共爲詩若干章而余爲之序

贈邑博蕭君膺奬序

當今語文學之最賢者蓋稱蕭先生先生之掌教會庠則以令尹調也不卑卑施於名實以故任將三載稍不聞問歲癸未直指使者報代乃移檄褒焉諸弟子員津津喜色相謂曰公論彰矣相率而詣海曲生閒言爲贈則進而語之曰若先生奚以教乎曰吾先生懼士習之偷靡也於是爲之學約定其條貫使吾人致謹於威儀欲交與名節之間懼文體之衰薄也於是爲之課試時其廩餼使吾人相觀劘切於敬業樂群之際懼淑慝之混淆也於是爲之等衰簡其最無良者使吾人知善之必可爲惡之不可爲以示勸戒自侍先生之教蓋藹若春風之和而肅乎霜雪之厲也曰若先生奚以學乎曰吾先生自呼吸之頃以至終身時時不昧此心之靈者以立心自動靜之微以及天下時時求不昧此心之靈者以淑人自淑而求爲天下之完人自閩先生之學眞若呼夢者之寢而與盲者以視也海曲生曰教與學一而已矣一則行二則

格學本也教末也學源也教流也未有本之不端而末治者也未有源之不深而流長者也而獨不見夫鑄金者乎方者爲盤圜者爲盂直者爲鐘曲者爲磬則模範之自出是以立成器爲天下用苟舍而求諸盤也盂也鐘也磬也未有能方圓曲直者此豈金之不祥則冶人之過耳故曰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然先生之鑄人與夫鑄金者不亦多乎哉國家

建學設敎而以德業名齋所以造士作人之意甚厚乃經生學士誦說詩書高談仁義振藻摛詞以取科第者豈不彬彬然盛哉及其脫橫門而紆青紫視前所誦說云若大都若弁髦然此何以故則敎與學二焉耳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心也修詞立其誠心聲也舍德固無業矣舍忠信無詞矣是合一之學也自講學之禁著於功令學士大夫卷舌而避時忌者衆矣乃先生則曰斯學如

喙衆飲水缺焉無以爲命其以斯道爲己任障狂瀾而東之一何勇哉先生之學出於念菴念菴之學出於陽明其典敎我邑於白沙之學有中興之望焉於是諸弟子員瞿然起曰夫不昧此心之靈者致良知之謂也是陽明之學也夫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者自然之謂也是白沙之學也則亦有同然者乎曰念菴嘗有言矣以自然爲宗者天之命也致良知者致其自然之知無二言也歸而復若先生當必有告汝矣諸弟子員曰唯唯如子之言則今斯之褒豈足以盡先生哉

贈前邑博蕭先生歸廬陵序

萬曆癸未維暮之春廬陵蕭先生來尋紫水之濱爰止白沙之祠寓于東風花鳥之館先生嘗掌敎吾邑是其熟遊地也茲行也念舊之篤援引之勤良亦奇邁哉先生嘗與予論學有莫逆之雅今掌敎蕭君曰階手書招余海曲時方謀僮有事南畝乃舍畚臿乘葉舟會先生談欵彌

日每會則曰階從之吾三人者相得甚歡也於是別先生廿年矣見其體翩然其髮黎然就而鞠之其氣冲然若無也徐而叩之其中森然畢有也葢是時先生春秋七十矣曰階曰昔稱年邁而不衰先生似之敢問致此有道乎曰余亦奚知余幸少煩惱矣夫人之生也有涯而知無涯富貴顯嚴名利之勃志改容動色理氣之謬心惡好喜怒哀樂之累德去就取與知能之塞道四者盪於胷中如陰陽明晦代謝於前倏陰

倏陽忽明忽晦物有結之而不能解彼其物衆
而我寡而吾安能灑然已乎是故心攖縈則煩
惱生煩惱生則志意鬱志意鬱則氣血耗從壯
而白從白而老此稽叔夜所謂中才以下謂之
自然者而孰知其然乎余向宰確山客坐中而
謫報至余神色自若也客訝之束裝歸室人復
訝曰君左報而適不念兒女計豈人情也曰此
非兒女子所知夫適來常也適去順也吾安庸
處順而庸知吾謫乎此余所自信者而奚有他

道耶於是野農德嘆曰先生之所以冲然森然
者固其所以翩然者也聖人之學不講久矣以
朋來而樂者或以不知而慍其慍也以人則其
樂也亦以人慍樂易情然則時習之初立志己
別矣由是言之先生殆能德而隱者耶求諸己
不求諸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哀樂不能
入豈老莊齊物者之倫哉先生來古岡故舊門
徒青衿多士咸來就學先生爲之剖析疑義指
陳道要孜孜不倦勉之必爲聖人而後已茲其
行也諸生扳留不獲類爲詩歌以寄意而索余
言弁諸首簡余述先生之學如此因以勉諸生
焉苟志之必爲聖人務求諸己不求諸人而慍
樂不易終必有以報先生者矣則先生之行猶
其在也而奚必其留與否哉

賀梁處士六十壽序

萬曆辛巳季秋念有九日梁處士蒼屏先生初
度之辰於是先生春秋三百六十甲子矣壽筵
爲張賓朋滿座各以方物稱觴爲壽者吾德時

方逍遥於芙蓉之園采眞於玄玄之圃探其笥
空空然無有也客有持古鏡三來售者蒙以皂
縠襲以錦囊發函出鏡丹綠外施紺黝相錯圓
周弗殘鼻紐幾絕叩如哀玉其聲戛戛然覽如
古甓其色蒼蒼然奇哉鏡也胡自來哉客曰昔
軒轅氏命伶倫采首山之銅鑄爲十二協月篇
以寫孤竹之管也而以其殘屑餘瀝製鏡十二
以象四時之月焉爰及三代流傳人間暨乎李
唐郡國方岳購求畢集爲明皇壽是鏡藏在內

府天寶之際散落弗存余得三焉其一曰羲明之鑑廣徑九寸配黃鍾之律以象大也其二曰舒光之鑑廣徑六寸配林鍾之律以象地也其三曰八卦之鑑廣徑八寸配太簇之律以象人也藏之則禎祥蘊室發之則光輝射人內照則晶摇五臟外視則洞見纖微此葢數千百歲之物天下之至壽者也以語乎大椿蟠桃於世罕徵於人弗庸者遠矣以爲蒼屏子壽可乎曰能鑑人而不能自鑑者以形用者也無所鑑而無

不鑑者以神用者也以形用者窮以神用者通吾人之鑑天地以爲鑪陰陽以爲炭五行以爲銅鼓鑄鎔萃其廣方寸藏之丹府納之靈臺光明洞達晲朗昭融上照往古下照將來鑑窮塵界而不爲多洞見絲毫而不爲少君子得之葆光聚神聖人得之四海和平老彭得之駐世長生其爲鏡也至虛至靈無價無形以納蒼屏子拂之拭之祛六塵也濯之磨之還太清也用之弗勤以畜精也操而弗舍保常明也持此可以躋上壽是天下之至寶千金弗與易矣若以若之鏡爲寶吾以吾之鏡爲寶不如人有其寶容曰善哉余之鏡三不如子之鏡一遂獻以爲壽

賀封文林郎袁公壽序

萬曆九載歲在重光之紀節當重九之候越又九日豐城袁公初度之辰公有子爲我邑侯是時亦莅任九閱月耳人之言曰九久也有長久之義宜於稱觴宴會公懸弧應之亦良奇矣公就養縣邸于時侯政平而頌興風淸而弊絕無

容奸無留獄無冤民庶績咸舉治用太和於是邑士紳謀爲公祝者陳吾德曰詩稱嶽降傳表瀆靈山川淸淑之氣蔚爲人物自古記之余嘗馳驅劒江往來臨汝旣而道袁坊之都入高陽之里見堯山南來豐水北會鬱葱乎風氣之攸鍾也作而歎曰昔人所稱物華人傑其殆是乎乃其間賢哲踵出不惟振彩巖廊蜚聲藝苑至於長林丘壑之中環偉不羣之士隱約不彰者葢多有焉如公非其尤者哉公旣隱耀林壑懷

賫弗施而其純德高蹈於侯乎發洩之乃會爲
發軔之初過化之首詎非幸與語曰河潤九里
言發源深而流厚遠也夫河出崑崙導自積石
由龍門達伊闕委蛇千折放乎朝夕之池其涵
育廣矣而祭者先焉元元本本疇能忘之吾人
利賴於侯報祀於公艮有以也今夫逸豫康寧
身之適也而心閒爲上黃耈台背人之壽也而
天錫爲難身心天人之際可以觀德也已蒙莊
曰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
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乃有無江海
而閒不導引而壽者何也夫善積而不居無爲
也而無不爲也故曰休澤施而不匱無被也而
無不被也故慶大侯入而承歡怡然當公之意
出而聽政欣然得衆之心益政和則人和人和
則天和固壽祉之所爲駢臻者也詩不云乎南
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耈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山之積土也不厚則產木不蕃君
子之積德也不厚貽燕不遠侯將日躋於嚴廊
則公日優游乎寵榮侯將益溥其深仁則公益
增長乎耆壽固太和之召可久之徵也豈待慕
閒適於江湖希遐齡於吐納者哉諸縉紳曰善
遂書以賀

贈曰潛赴瓊州掌教序

蕭君掌教古岡也爲明倫堂之會以勤課試而
文體丕變爲正學祠之會以講身心而士習以

端以故壬午乙酉兩科得士駸盛士子亦翻然
知以聖人爲歸向而聖學之必可爲矣積勞五
年而陞瓊州府教授時邑令袁君奉徵書就道
稔青與余曰蕭君淳雅端方造士之功備曹無
兩乃今猶守本秩得瓊海僕誠私心惜之此豈
非以其奇蘊之猶泠而泛海之爲遼乎然余竊
以教職循敘遷有二其上者爲有司次則仍爲
師儒此常情然也較而論之有司主治師儒主
教治之功孰與教多故有司昔稱民牧齊之牧

者牛羊茁壯長焉卄司敎者譬之種樹昔人取桃李不過以其華實鮮茂而已至於善場師者養其梧檟求用十年之後則凌雲纍日琴瑟之材登諸清廟棟梁之材推諸明堂厥用巨矣人知美材之爲用而孰知場師之爲功哉文莊起自瓊海文章相業爲一代冠冕白沙起自古岡道學淵源爲儒者領袖二先生皆我廣哲人先達海內聞風景行不能得一至其鄉以遡其芳躅遺矩而君兩躬逢之不謂奇覯哉白沙之學

没後百餘年寥寥不講君旣倡明之矣文莊之流風餘韻今不知何若然每會瓊士大都忠信淳朴而英偉抜特之士亦多出於其中蓋五峰碧海雄峙廻環固淑氣所鍾也君至而以造就會士者日與語焉以文莊之宏博濟以白沙之精粹得毋有翹然興起者乎異日者妝爲明堂清廟之用使夫會瓊二地後先輩出繼美文莊白沙二先生以人事君更有大於此者乎君行矣余以堊居且病不能爲言聊書此以別

念谷類稿序

夫詩也者所以紓寫性靈發揮物則意匠鎔于道德聲律合乎宮商故能動物感人彰今傳後風雅以還代有作者雖醇漓貿遷質文遞變然直巳陳辭聲範斯在其或天機偶動而音節自諧觸物寄言而眞趣自遠如漁父之詠耕田之歌并得標存往匠錄在縑緗可槩見矣近代斯學愈盛斯旨罕窺迺有廊廡未列敝帚享之千金亦有童白紛如周寶凝乎鄭璞至若擬古斋

難則忘其故步狥今就易則茂彼前規求其卓然大雅澤于道德者幾何人哉吾邑高君少學二詩壯年未遇旅遊西粤登高臨流每慨然遐思時人莫測也一日奮袂起曰大丈夫當鴻鵠舉耳寧能雌伏它鄉與燕雀爭食哉題詩館壁而去識者異之物色不可得君歸卽閉關苦誦刻意文章督學與公譔其才首薦充試補邑諸生林公校其文復抜置異等無何舉于鄉巳而試春官數多奇退復留情詩歌興發紙盈思溺

詞溯二紀于茲粲然成帙格或古今雜陳唐余
閒出然所謂澤于道德者非耶是可以傳矣余
方宦居京邸君亦待詔公車暇日過余廼出今
昔之所撰誄不朽之盛事屬余爲序予以爲三
都旦麗見者當復咨嗟今之士安求之不難耳
余非其人也聊書此以答於君兼以俟乎知音
者

謝山存稿卷之三

古岡陳吾德著
邑人李以麟校

序

贈新寧揭大尹考績序

新寧爲邑當山海之交環以藤丸古兜北峰諸險隘南控三洲浪泊埕澳銅鼓諸大洋內多崇岡深箐之阻而鮮樹植土實之饒外有風帆寇突之虞而無舟車泉刀之利其地瘠薄民窮豪

右猾弱食其閒其俗雄健好訟一或失馭則羣嘯而走險故治寧獨難於他邑頃歲履畝均賦遠邇嘵然加以大造版圖里甲遞更吏因緣爲奸朘削日甚富者轉貧貧者重困凋敝之後實難撫綏故治寧尤難於曩時廣昌揭侯來尹茲土期月而教化行三年而治績丕著茲當考績入奏
闕下諸藩臬大吏以及栢臺制府皆署侯上考
治下當爲天下最稗史氏陳吾德曰余觀寧之

洽而知三道之易易也夫遐盤錯而利器運則根節無留堅經霜雪而陽春布則枯槁易爲潤故抱負深者立業大乘勢便者取效速治理感應捷於影響由今觀之寧之政難乎易哉自侯之至興學育才振窮推諕汰浮美之征嚴槁鑰之守潔白以禔身儼上帝之鑒臨勤䘏以惠民若痌瘝之切體文德以北會寧接壤犬牙錯居萑苻之警爲害滋多侯是以有巡兵之置海坐以南枕山瞰海䰖舶私販實繁有徒豪右頑黠

煽訌交梗守禦空疎造制艮難侯是以有巡司之調異邑巨豪竊據上川憑恃城社誘我逋逃敗我王畧邀功飾過虐焰彰聞侯是以有葦置之請諸所措注善狀更僕未可縷數譬人一身肌理腹心交病善醫者袪散其客邪消導其積聚而加以補養之劑是以精神煥發元氣完固如侯者固倉公越人之手與德常與侯語援古證今探之不窮如倒囊而出物也如入槐市之肆墳索竹書商彝古玩無所不陳也又如入碧海明珠寶貝珊瑚犀玳驚心駭目無不畢具也彼其蘊藉者宏深矣而出之固自有本與昔虞廷考績周室時巡大子皆躬行方岳以陳詩觀風採里巷之歌謡民俗之美刺於以知其政治之得失葢不獨敷奏受會而已侯賢聲籍甚姓名將列於 御屛矣不佞愛莫能助聊效里巷民俗之言書之俟觀風者採焉

賀杜將軍膺奬序

國家文武並用以綏太平而戡禍亂者豈惟其

才畧已哉所托重而恃力者葢有不貳心之臣焉然後立功報主吾既自信而不變天下亦信之而不疑是以譽永終而勳名遠大也夫强幹敏衆之謂才精專純一之謂心苟其才雖足以有爲而心則否焉是惡苙之流而翦絲之卉焉耳天下其孰信之余嘗讀兎罝之什而見赳赳中逵之士莫不抱干城之器負好仇之望彼其才待文王而興者豈皆豪傑士哉然語其腹心則公侯一焉精神意氣之流貫豈聲音笑貌之

能飾者耶故曰才與誠合然後天下之事可爲也今天下大小文武風會靡矣吾於武弁得一杜君焉臨江臺者數邑之衝也艖舶之往來奸商之闌出漁牧之繁夥益利藪也守是者有不如賈之欲盈者乎自君之至今六年所矣淡然不入其心何其廉且靜也乙酉之秋惡少嘯聚爲梗遠邇騷動矣君承審委夙夜運謀躬擐甲冑雖狂圖潛畜而旋就誅夷宄黨肆行而相次收剪皆君以一身肩之今遠邇甘寢伊誰之力

又何其勇而壯也君之於利廉退既如彼而其任事則擔當又如此豈獨以才稱則其不二之心發焉耳邇者直指西蜀江公復
命移檄旌焉曰能勤不染者語心也挽弓擒賊者語才也人以爲實錄云稗史氏曰儒臣戒取武臣戒餒兼斯二長亦良難矣遇若人者能不表章爲美談哉驥之籋雲也方其伏鹽車走羊腸坂白汗交流與駑駘等耳及其遇伯樂則騰驤踴躍仰首長鳴何者遇知己也君受知於憲副陸公又轉知于汪公此正脫鹽車一月千里時也當益堅其心以盡展其才焉此走之私切拳拳也昔汾陽奮身於戎行武穆發跡於小校咸建勳當時施聲後世事在勉强而已况君襲世重祿腰金拖紫世受　國恩荷知己之遇寧忘報稱之圖哉君其念之

爲方大尹壽其父八十序

余聞遂安之郡厥稱嚴州盖子陵釣臺在焉其山川宏偉蔚爲人傑由東漢以來多高人逸士

出於其間今稱最著者爲方氏云公懷蘊弗售有子爲我邑侯侯莅任屬公與太夫人俱春秋高弗獲迎養縣印每瞻南雲輒愀然於色曰吾幸綰銅章宰百里不獲朝夕侍寢膳吾何以官爲哉又明年正月三日爲公懸弧之辰侯復愀然形於色曰吾親大耋覽揆之日顧拘官守不得戲綵於前稱觴上壽吾何以子爲哉其孝思純至如此於是邑之縉紳大夫感侯意各具章服趨拜於庭爲公遙祝者稗史氏曰壽考之說

予嘗觀於詩書之所言天人之理詳矣三百篇
中嘗時士君子所以頌祝其大夫邦君暨周天
予共言壽考要以萬年爲期至擬々松栢川陵
之興茂若猶未足罄其願望之情焉益後世爲
壽有繪蟠桃大椿之圖者其義蓋本諸此然予
獨有取於既醉之章焉說者以爲備五福乃與
書同旨何也彼箕子之陳疇也壽先五福乃其
推衍皇極始終於好德之訓彝倫之敘夫德本
仁孝倫先父子不匱之謂孝錫類之謂仁孝以

承親斯能事君仁以逮衆可以格帝詩書所稱
先後同符非其善言天人之際者耶余聞方氏
世有令德至公益顯恬淡寡欲不競世資譽閭
昭宣屢延賓席維公之身實風世教足稱有父
乃其未究之蘊發洩於侯來尹茲土下車問疾
摧齕振窮曾不移朞陰而和風廣被士庶感懷
足稱有子父有式穀之貽其發源也長子有爾
類之錫其流衍也大和氣翔洽格於皇天陰隲
于上而歆福于下豈誣也哉人之言曰壽也者
受物必能受天斯授之彼芥盃之異盛沼沚之
異量方諸河海所受殊矣今河海其發源深長
而涵畜大故百川納焉君子之積德厚而百順
聚故萬福歸焉吾人感德於侯祝報於八亦如
祭海者先河願望無有窮極松栢川陵之詠亦
何以喻哉諸士紳不目覩公然以侯視之固子
若孫流也此之謂壽孰與擊肥烹鮮結綵張筵
煦煦然執盃盤侍膝下效世俗兒女態以爲快
哉於是侯再拜曰好子之言陶然若醉我以酒

飽我以德矣敢不拜吾子之辱

贍藩司理王君署縣還薇省序

萬曆庚辰之春新會令缺守者相繼罷去當道
念會劇邑非得明敏果斷之才不可乃議以藩
司理王君來署是時君由吉州別駕謫莅任甫
六日席未暇暖即馳至至則疎囹圄釋淹滯罷
諸樓之繁疏工匠之役蠲無名之費暇則延諸
縉紳諮訪風俗美惡生民利病以故治會僅六
越　月而政績井然可覩君遷容也不樂久處

煩劇請還故秩當道知君賢能勉留弗許君請
益堅束裝移署日爲必行討凡數上乃報可於
是君行有日矣縣博士馮君郝君來問贈言陳
吾德曰言生於情者也情緣乎感者也情感乎
私者其言綢繆而有緒交好之常也情感乎公
者其言闓肆而有徵頌述之致也吾儕交於君
情兼乎公私者而言惡可已哉夫興利除害所
以綏衆保邦制亂所以建功當官者孰不然乎
然非有發强剛毅之才則或惴焉而回非有精

專純一之慮則或行焉而二設其才足以爲而
慮或否焉則衆云綏矣要以樹聲已爾舍是則
雖利在民生弗顧也功云建矣要以締上已爾
舍是則雖裨在公家弗爲也若然者先正向沙
子所謂今之仕也君常與余言攝縣者建白利
病旬月更張赫然改視藉甚當塗售長見短當
事者病之叩其實罔可底績名實淆矣若而人
者君誠耻之自君之蒞我邑也甫下車則廣詢
民瘼而矜情變容痌瘝切身而始終一慮耻匹

夫之不獲也綏衆非以樹望憤萬民之無告也
圖功非以希進此其精專純一寧有毫希冀于
其間耶推是心以往天下可均也而何有於會
哉君高明果毅不爲流俗吏頊嘗與余同官江
右以余之不肖蹇拙無能爲世所棄君顧獨推
右之比余跧伏林薄君亦以謫至葢相得甚驩
也夫骫骳希世者易以取容骯髒獨行者易以
蒙忌葢自昔然矣雖然謝赫赫之名者或以繫
悠悠之思種冥冥之德者當必受昭昭之報此

則漢史所讚孫叔敖之毋能言之矣君之顯庸
豈惟其身而後將興矣昆且昌而熾君何疑哉

賀容約夫先生冠帶序

夫崇德尚齒之典其來舊矣古者所以教民讓
而敦淳龐之風也嘗讀漢史養老之制去古未
遐其迎三老五更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
事寵以優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天子親袒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所以
尊顯之者如是其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

中衣冠進賢扶玉杖服物采章隆重至矣其在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以正齒位之禮必於民聚之時其服玄皮弁各有等衰而尚賢尊長之義一也惟其時不特振彩巖廊蜚聲魏闕乃其冥滅江海之問長往山林之下播淳風於既往垂清規於將來如漢陰陳留之老鹿門馬牧之翁亦何可勝道焉厥非有以風之哉今天下士風日靡靡偷以陋矣有能反厚敦實卓有君子長者之行豈非司風教者之所急歟頃奉

恩詔頒行天下有七十巳上德行著聞為衆推服者榮以冠帶激厲風俗於吾邑得一人曰容約夫先生者其行誼無愧云於是諸博士弟子同詞聞於邑侯袁公覆實奉行鄉邑之人無不榮先生者稗史氏曰夫章服之能榮人也豈其能自榮哉有通三明五之達尊而後無辱乎都紵進賢之冠服有篤行年耆之齒德而後無愧乎玄冠皮弁之威儀否則雖爵位崇高鳴玉垂紳峩冠正笏翩翩黄小群者猶且强之而况其達者乎先生懷文抱質處順安常非有要於人也而人我稱非有求乎名也而名我隨則實勝焉耳感繼母于慈和則子騫無間之行也捐始祖之祭産則希文敦睦之風也義感鄉閭彦方之遺範也横逆不交不疑之休風也諸如事嫂字孤讓埔分室捐地營葬則輕財若鴻羽重義若丘山此豈衰世末俗能希萬一哉設賓席於黌序異章服以旌賢非先生其疇當之榮一人以風萬人由一邑以風天下是典也有關風化

不小矣先生尚夙夜勉之以永終譽哉余與先生交厚知先生行誼最悉故因諸生之請聊叙其實如此不敢以不文辭也

賀登仕佐郎莫公受封序

萬曆壬午恭遇　皇儲誕生覃恩海宇故事大小臣工應得封典者父母如其子官有封不及父母乞停本身移封者吏部具奏取自

上裁所以體悉臣子私情者至渥也我莫公行子曰如良如謙俱官鴻臚為近臣如謙例得上

請奉　旨俞允於是封公登仕佐郎鴻臚寺序
班族里姻戚榮之陳幣于庭酌酒于斝無不歡
欣踊躍爲公賀者陳吾德姻屬也在坐客有捧
觴而進曰公五福備矣而膺茲殊典詩所稱天
錫純嘏非耶夫士有明經擢科之才而或不能
置身赤墀之上有崇階厚祿之奉而或不能貽
親以一命之榮若此者何可勝道也豈非遭遇
之難哉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宦不如遇合良
有以也二君起家冑監乃以鴻漸之羽振彩天

衢伯仲聯翩通籍金閨翺翔紫闥用能取封章
以歸之父可謂遭時榮遇矣天之篤公之祐者
良亦希奇矣哉吾德曰福履之綏申之自天者
也爵賞之柄操之自上者也公壽高矣富而康
矣好德而令終可卜矣信可謂備五福之全者
今
天子膺郅隆之嘉運衍麟趾之初祥上自　兩
宮下竆四表因親以及人之親體臣以遂子之
願曠蕩哉

皇恩流布遐邇而公實躬逢之龍章赫奕照耀
閭里使爲父若子者歆艷誇詫而不可得則誠
奇遘矣陽春布而萬彙秀薈秀者誰功大河流
而九里潤蒙潤者誰力夫舉天命而遺王章非
訓也覩　主恩而忘稱述楷詞也如客之言豈
所以昭盛美而示奕葉哉昔箕子之陳疇也天
人之理詳矣其　時五福敷錫民人必本於
皇極之建五行　汨陳帝天不至震怒則天
人通矣今若上聞

主上之鴻仁下逮一時之際遇臣移承父之孝
以事君子移獲君之寵以報父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而彝倫敘矣彝倫敘而皇極彰矣故曰皇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則與客
可得而對揚者也然余猶有厚望焉皇極之錫
福於庶民與庶官也拳拳于好德之訓不則以
爲用咎焉耳公好德不倦將有浸明而浸昌者
昔釋之奮迹於騎郎卜式脫身於田牧終能爲
漢家平刑建功官至廷尉通侯此豈有階承籍

者耶然則二鴻臚君之勳名固未可量而公之福澤亦未有涯也客曰善可以為公賀矣遂書之

壽譚臣對先生六十有一序

余自束脩之年則知有譚臣對先生者先生學博才高行方志遠自少負奇氣恥與流俗伍時余方學為文詞先生業已籍籍黌序中然數故多奇不遇於有司於是棄其所治章句退而與二三隱君子結社象山之南其優游自適之趣

則寄之乎泉石其劑量盈縮布置取予之方則見之乎居室至其慷慨懷古之情憂深沉鬱之思則往往發之乎詩歌余嘗取其詠史感述諸篇讀之有心哉其言之也頃余強仕而先生鬢已種種當道憐其才以儒官榮焉歲丙寅之冬先生六十一矣或者以先生之才未究厥施為恨吾德曰嗟乎余讀論衡見周之士者有文武老少反覆不遇之悲抑何感之深也夫儒者之道體用合於一通塞係乎時故强學以待問非以問而學也力行以待取非以取而行也懷忠信以待舉非以舉而忠信也是以士有接武於青雲之上有躬耕於巖石之下兼善天下而不為泰獨善其身而不為約亦各視其所遭耳若夫明體用之一理故能治性以該人知通塞之有時故不緣世而易慮先生樂志泉石則無悶世之情綜理家政則有經綸之具稽古立言則志不朽之功要皆取諸其身遇不遇而先生奚病之有昔我白沙先生倡學江門共論舞雩三

兩要之勿忘勿助之間鳶飛魚躍之際俗儒疑其牽合難通蓋嘗求之不得已而遊海內訪諸名達久之恍然與吾心一一日過先生因以所聞質之乃不符而契然則先生豈流俗伍哉先生我陳氏之出其先大父節庵公今已論祀于鄉其諸父又俱以文學世其家從白沙先生遊為高弟先生自少習聞庭訓其家學淵源信有自矣茲因鄉曲謀所以壽先生者余不暇侈為大椿蟠桃之說以頌而直舉如前所云以為先

生慰先生其益懋之亦安知其終不遇哉昔漢世文學爲盛儒益有皓首而專一經者如申公轅固嵩者武時隱居不出自謂不遇矣後上竟用言者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以迎及以賢良徵是時申公年已八十餘對武帝有力行何如之言轅固亦九十餘其責公孫子毋曲學阿世凜然有直上槩先生今六十有一耳自茲以往將逾耄耋又安知無有束帛加璧安車蒲輪以賢良徵如漢二生者哉是余今日所爲壽先

生者也

贈金司理署縣還郡序

余往讀漢史所稱循吏其去也民或歌之思之甚者赴

闕下願借之或不能則又扳轅卧轍留之戀戀而不忍舍也如是何其繫人之心耶然古者久任之法行爲吏者皆長子孫於其中凡四境之內其田里之廣狹賦稅之盈縮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皆得以馴摩服習詳慮而熟圖之故不待按籍而考境內之事固已曉然於胸中是其所以居官者殆無異於視家之悉也已故令出而人信之政久而人安之其去而不忍舍也人情則然耳及觀後世斯風寖少蓋以爲吏送故迎新朝更夕改上下之不相習而不相親毋怪其然者以今觀於金君何捷而神哉歲丙寅屬我邑令缺上人曰是劇邑非君莫可持郡節來署無何番禺令又缺番禺視會又劇上人曰非君益不可乃以君往行有日矣邑之人願一

借君而不可得咸嗟嘆於悒曰奈何奪我父母去耶卽不獨今鄉君均縣旁邑者久之則民相與訝曰公不來矣頃之又奉檄出民復相與語曰公誠不來矣皇皇然若靡所依比返乃安民之與君惟恐其一日去也乃今竟去矣如吾民何語曰未見其形先見其影諦觀人情如此君之政可知矣近余見官吾粵者則咸言會難治云夫道之不從感之靡應寔繇弗率則誠難耳今覿于君誠何如哉自君至迄今未期月耳而

人心如是使得設施稍久則民之歌之思之伏闕願借與夫扳轅卧轍留之又豈直如漢史所稱何武寇恂侯覇諸人已耶白沙先生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君爲不愧矣君之善政不能盡舉如捐巨貲以修學宮集狼兵以衞坊落文事武備兼修乃其彰彰大者他如懲豪猾振孤微平訟獄省浮費屏宇器使之類無不經理周悉以寬民力至於廉以

律身慈以及物金如粟而弗覩澤如雉而猶懐葢無異任棠置水之清南陽葦杖之仁矣如君者豈易得哉鄉與試吏刑曹促滕者岩旬觀君議論不苟徇世俗彼其志遠矣至談天下事縷縷如倒囊而出物也余竊驚嘆心許自謂弗及以今觀之信所措注有本矣雖然君行矣猶有祝君焉會君屬邑耳今者粟米騰貴菜色相望所在帶牛佩犢之衆欲逞而未敢逞者以君在耳使得繼來者如君卽去猶弗去也君其以已試之政與善後之圖告之庶會之人得甘寢也哉茲因邑倅吳君肇率諸生要余言以贈聊志其實如此

賀郡掾譚君受冠帶序

余聞古岡之西有儒林里其山川清淑河流襟帶則長沙最勝其人好古右文稱厥里云頃余未之覩識也乃聞譚君之賢有足稱者君年十六補邑諸生爲文有奇氣督學諸公咸器重之試輒高等文采翩翩起賛序中其志未常不凌

靑雲之上也顧數奇屢困棘圍旣而撫卷歎曰丈夫得其時則龍騰不得其時則豹隱士患行不立不患名不彰也彼澤霧南山七日不食以成其文章者豈求於世哉凡所爲敦信彰義樂施周急者卓有古者君子長者之風焉如捐己貲以創宗祠置祭田以聯族衆倒倉廩以賑饑荒皆世儒所難者歲己卯督學孫公校士君爲文以目疾誤曳白數摺考置殿臨揭曉君持其文請曰時以疾誤非不終篇也孫公省其文深

情之然徬業已出曰生第去俟再試圖之故事
廩增歲久若發充屬掾君棄去曰丈夫不能鴻
鵠舉而當燕雀啄琥吾儒冠而虎冠乎或曰豪
傑處世屈伸遵時桃蟲之拚飛也誰信維鳥能
蛇之尺蠖也舒則興雲垂天平津高陵大儒也
起家小吏翁次公通經也由郡縣察舉彼咸以
廊廟之器溷跡掾吏之間卒取卿相以君之才
又可沈淪草莽已乎適郡司理溫陵陳公舊故
知君勉其就列與以劇曹然非所好也日惟端

居讀書足跡不出郡門郡侯郭公司理曾公廉
而異之君求去益篤於是府八十餘人疏君行
誼請於魯公公嘉之榮以冠帶遂其高行有日
矣陳子作而嘆曰嘗讀儒行篇而慨世儒之不
倫也至讀九流則又恠世之儒與法家者並而
已然彼所謂儒者亦漢之儒耳當其時率重吏
治貴黃老之言明申韓之術爲吏者至輒遷御
史而陟卿孤儒者通六藝誦百家之言由博士
弟子員而取之以明經甲乙之科孝廉賢良之

選分爲兩途迭進並用此毋怪乎其言之也故
儒者有通世務明習法律者不過以經術潤飾
吏事班史所稱三人而已我　國家尊崇儒術
養士於黌宮而取之以科第凡公卿太史非斯
不與而法律剖斷不假吏手信乎人才之進用
出於一途吏惟筦牘聽顧使耳積勞敘考大者
官不過郡佐倅而已雖然長吏新故迭更案牘
山積耳目至不可究詰報却求成者或周納而
深文覬貲伺釁者或留滯而待請出於法之外

者亦多矣宜君之薄之也君誠無愧於儒矣族
里感之上人知之同列稱之眞誠所積無往不
孚君雖不仕得儒之實矣世有儒其名者雖紆
金拖紫尊官厚祿行或非焉視君不有赧顏哉

送末山人北還詩序

余閱往牒見顏魯公遇陶八八故事心竊異之
魯公勳名節義照耀今古雖死猶生固不假託
神僊以炫駭世俗然其精忠格天鬼神默祐安
知非有神人者逆知其履難而厝之安全之地

耶吾德待罪㑹州實魯公故所治郡私心嚮往焉乙亥之秋遇青霞老人迎之郡邸授余養生之訣逾年別去復有黑馬金蘂之約或謂公宦業方顯未來事不可知又逾年而解組歸矣歸卧林皐苒荏虛度而老人雲遊海內渺難踪跡己卯夏忽書從秣陵來復申前約許兹時面白出世之因云壬午八月果先期至矣詢老人以孟夏出長安跨特驢至白下浮長江度庾嶺竟抵蓬室何異凫舄翩翩雲中墜也余大喜過望

連㰅者累旬既而與老人遊羅浮信宿朱明往來四百峰物色陶蔵故蹟了不可得而偲為行矣余何敢望魯公然老人何異八八九還之後當無碧霞丹者投我於黃雲紫水之間耶書此以待

贈區生遊太學序

區生從予遊有年矣兹將鼓篋遊太學過予謁行予語之以鵾鵬變化之事生疑而問曰小大有分屈伸有時故乘雲行泥要於所遇若乃九萬圖南信天下之弘致矣彼齊諧志怪蒙莊寓言或非明徵爾矣曰居吾語子夫積水成川積學成章要於極其所歸而後已耳故登泰山而後知陵阜之卑也觀滄海而後知潢潦之小也是以行遠自邇而不終邇登高自卑而不終於卑孔孟之言一也彼且惡乎擇哉夫其背負青天者窮高也海運南溟者極遠也學亦若是爾矣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乃其者名高義豈無苑張之倫博雅淵懿當有何服之侶吾子摳衣

而遊豈徒爲華藻繡鞶帨而已哉董生有言事在勉强而已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如登山者以泰華爲期觀水者以滄海爲歸斯無負於此遊也已否則雖服方領習矩步日委蛇乎橫塾之中斯亦决起槍榆控然至於地者群耳蜩與學鳩且猶然笑之矣子其勉哉

賀藩伯張公平二源捷序

一洲奏凱冊者須吾師廬陵張先生所爲平二

源之捷者也或曰捷而頌之古與曰古者壬師克捷必奏凱所以燿武事旌勲伐自黃帝涿鹿之勝乃命岐伯作歌以勸士諷敵故靈燕鵰鶚之詞今弗聞矣至於紀揚勲烈以今推之當一揆耳漢世亦有朱鷺等曲晉魏以來遞相沿尚咸謂鐃歌鼓吹各易其名以頌厥功何則其不古也且夫義可以起則古自我作亦奚必其相沿哉歲丙寅之春德居京師聞我廣有二源之師則爲之竊嘆葢自逋賊倡亂以來呻吟未起所在兵食告詘譬如新愈之疾加以他症當茲役者可不謂艱哉且狂賊憑恃險阻連結爲梗諸郡之師環視而不能制者數稔謂非假以歲月莫能圖已既而聞是役也先生實監督之乃與俞魏二公協謀不數月而功成如雲溪諸巢賊素所恃爲險者我師所臨如拉枯槁論者謂嶺東南出師實罕此捷云噫何神哉項歸自蜀先生移書曰二源竣事而移師硫窖雖元渠授首而餘黨實繁蕩平未有期也比自省侍先生

則又聞六十七巢相次蕩平

古岡 陳 吾 德 著

邑 人 李 以 麟 校

碑記

新寧縣修城記

萬曆丁未新寧縣城工告竣是冬日長至李千兵名臣以書幣來請曰寧城創于弘治己未歷七十三禩爲隆慶辛未重修增築焉歲久三門樓櫓暨諸警鋪傾圮城舊連雉堞高二丈而城

上馳道距地僅一丈二尺不便守望且也城東南外有山雄峙高踰城强二尺俯瞰城中尤爲形勢所忌廣昌揭侯來尹茲土每登城輒嘆曰茲殆兵家所謂挂𢿘者不可守也歲乙酉修學育才置兵守要文事武備兼舉百度維新民用太和於是請於兩院司府咸報可乃鳩工庀材程能僴任躬親省試一磚一木務極牢致爲永遠計廼就城東南隅扼彼要害鼎建敵樓崚嶒高聳抗壓外山築通城馳道砌高三尺飾樓櫓警鋪易朽以堅巍然煥然僉幸寧有全城矣顧茲麗恩駿烈非勒堅珉曷垂不朽予大夫其念諸陳吾德曰城以保民有二道焉先幾而定亂者智也後時而保治者仁也穀梁氏乃以凡城之志皆譏也何與余觀於唐得二人焉顏魯公之守平原也時方承平而公知逆胡反狀萌芽度其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浚隍爲守禦計亂起倉卒天下郡守望風奔靡公獨以孤城屹然保障卒能牽制逆賊以成李郭恢復之功何如其

知也郝玭貞元中爲涇鎭將欲城臨涇以扼洛口謂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域耳自祿山反西陲盡亾囊內爲邊邊人盡耗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言於馬燧燧欲養寇要主不納復說段祐從之邊陲以安此其拳拳爲國亂後圖存其仁足稱矣夫二公者忠臣也馬燧鄙夫無責焉耳今

聖天子御寓海內㐅安侯奉宣德意寧人安堵樂業桴鼓不驚所際非二公時也而居安慮危

為身後千百年計尤其難者所謂精忠報主視國如家者非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本城所者之心也繼侯者而心其心焉嘗又有無形之險矣其尚念之哉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春落成於長夏廣五百三十丈高二丈二尺今增高三尺城舊有東西南三門門上有樓櫓三座警鋪十二間新建敵樓一座侯名廷植字艮棟江西廣昌縣人

督學趙公祠堂記

吾德少時蓋聞吾廣督學有趙公云顧余生也晚不及覩公遺事然故老間爲余言公成化間督學吾廣引繩墨定要束諸生截然遵程度其威稜不可犯意公大要如郡乘所稱重名教尚氣節士已爾既讀白沙遺文與公論學諸書及公所爲自嘆詩三復焉詳哉其言之也於是始知公學本虛受造詣弘奧志必爲聖人而後已其高視獨行殆狂狷者之儔歟天顧嗇其壽位未見厥止然古稱有道德教者歿則祭於瞽宗非公其人也耶而歿後今百年無有能表章之者歲丁丑部使者用督學諸公議始祀公鄉校暨大中丞耿公至復捐貲卜地爲公建祠於是鄉之人始知景賢範而公之令名隆隆聞遠邇矣公曾孫大紹挾冊走海內物色公遺墨而廣求諸名公文詞以揚盛美其志良篤矣己卯之秋余荒遯抱甕大紹介白沙陳覲光氏不遠顧余海曲而以祠記委余顧以余之不敏何能爲公記哉然竊嘗聞之學也者學爲聖人而已聖

人之道全體渾然發微不見充周不窮不離日用事物之間而非可以事事物物求之者也學求窺全體而形嚮彷彿高謂禪卑謂俗精神何所安頓工夫何所究竟假令終生勤學好問亦不過隨其資之所近而就焉耳此何怪乎聖學之不明於後世也而聖域安從入乎聖門之賢如公西華之禮樂冉有季路之政事日可見之行非徒世儒之飾空談鮮實用者也曾晳之以浴以風以詠非若厭棄禮樂於不足爲而有類

於超脫者也乃夫子之所與不在彼而在此何也此其意可知矣我白沙先生倡學江門其言舞雩三兩在勿助勿忘之間而要之於鳶飛魚躍由是言之渾然之全體在是矣點豈終超脫者耶故道無在也而無不在也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達此則爲盛德大業上下同流下此則爲末學小成補偏救敝非深造眞詣提挈宗旨而以孔子爲歸者當能爾哉公平生力與白沙一峯二先生相劘切而得於白沙者爲多故其詩

曰寶鏡分明展玉臺萬盤動見絕塵埃自憐懶向加磨刮昏暗何堪照物來則公之學眞窺本體精進未已非有疑於禪者假之以年駸駸乎躋中行而化之矣耿公挺起方今倡明心學爲海內人士宗匠其心即白沙先生之心也亦公之心也其有取於公而祀之也固宜大紹竊且老方飾蹕躡蹻復起燕市抵書促余言余感其意而日事鏖困間不能爲言聊述公學問梗概如此其他行誼政事則郡志行實及名公傳讚備矣茲不具書

楊鳩居傳

楊鳩居者四明慈谿人慈湖先生之裔家貧好學非力不食架一斗室于山之陬象古之巢居者或有造之至五人則動搖欲顛因自號鳩居種菜數畝以自給不給時有菜色鄉薦紳及富家賢鳩居者多所餽遺輒不受慈令霍與瑕善於職嘗至民居問民所疾苦罷行之民無擾焉鳩居因得以治其生理然令特達少檢多忤於

上官以劾去民嘗詣上官保留不報鳩居曰爵賞爲子我者設也子我者紬擾我者崇子或焉遂率邑之義士數人詣 闕疏其賢製一鶉衣百結之衣與家人訣曰令得白則歸不白矢無返期矣至都疏上竟不白少保袁公遺之衣暨粟不受鄉達有遺之者槩却之遍書其衣間爲楊鳩居之柩卒凍餒以死聞者惜之論曰鳩自食其力知慕孺子之風者卒以死白令爲孝于途或病其輕生故以羊角哀之徒擬之雖然生

亦可欲也固非協於中道要亦可謂義士矣然令以鴆君死可以自白未爲不遇鴆君以令死而令紬紬令者聞鴆君之死不有遺愧乎

贊

蕭曰階像贊 有序

往蕭曰階以湖天吏隱小影命余題白身徂秋以事未遑也昔相如臥病於文園方朔陸沉於金馬彼其以文翰嘲笑世主畜之寄傲於官因以爲吏隱焉耳後世有反招隱者爲大隱之名

余心非之先生方横經講藝於紫水之濱廊廟之材是之自出雖官冷祿薄即華轂朱輪未足比擬何吏隱之云因撥冗爲之贊其辭曰

先生少勤學而好問兮讀太史之遺書處華胄若寒素兮甘恬淡以自娛夫既有此內美兮握赤水之玄朱又重之以瓊佩兮襲蘭蘺以爲裾冠切雲之峩峩兮希高明以爲徒履玄綫之几几兮遵直方以爲趨目徜徉若望洋兮瞻萬里之修途髮雖短而心長兮懷黽勉而前驅訥若不出口兮理則析乎毫銖弱似不勝衣兮勇則逾於孟賁其仗義而不朋兮又張[illegible]其若虛摯之鷙而未可制也又邪邪乎其若[illegible]顧青霄之獨冷兮乃戰勝而實腴擁橫門而[illegible]德兮育青衿以眞儒暫戢羽於一枝兮終奮翮於桑榆何託身於吏隱兮乃比迹於潛夫嗟先生之古貌兮彼丹青之可圖惟先生之古心兮匪筆札之能摹

謝山存稿卷之五

古岡 陳吾德 著

邑人 李以麟 校

書

與蕭日階書

白沙細書筆跡三章昨問古翁云此不似先生語也可謂精鑑偶閱胡敬齋文集乃彼與羅一峯論學凡四章想當時得之自一峯因手錄於此亦可見先生存心之密處日來小力俱去庄

所未得赴敎席榮行想有期未知尚得對床䴥聯語不溫生士元昨到顧因顧失接不知渠近日意氣何如亦可引歸此路乎參同契一本附上希檢入

與袁大尹書

江門把別不盡繾綣歸作舒公書一一手寫姝不莊煩使爲道意蕭廣文溫文古雅講學不倦多士悅服陞一國博成就尤有可觀而遠徙瓊海未快輿論彼之才調未必逾人然末世風靡波蕩之中置此一人於世道不爲無益令司寇公幸一言之此公乃蕭同野公壬子所取士也有通家誼言當可入惟公念之

與何元偉書

詳觀來書所言分析歸餘似有條理然所稱歸餘比擬筭家移零歸正實有不然筭家移零如幾釐幾毫幾絲歸作一分近傍乃歸相遠則不歸亦未有移零歸正分作二項者也如所稱大呂分析奇零正音七十五小分八五一八四六

歸正全數則七十六小分八六是也此恐只是依傍古人以臆見爲之其失更甚于京房强弱之說新書議其所稱强弱而卒無以見其强弱之幾何者不如新書之出於自然也及六律相生之序則宮徵商羽角也六律之相錯而成調則宮商角徵羽也所謂均者乃相錯而成調者也聲有八十四去二十四變不用爲調六十而已如黃鍾五均黃鍾本宮一均也爲無射之商二均也爲夷則之角三均也爲仲呂之徵四均

也爲夾鍾之羽五均也十二管旋相爲宮降殺有度音乃可和故曰律和聲也今所稱均者如黃鍾一均宮八十一徵五十四商七十二羽四十八角六十四此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是矣至第二均則云宮四十三徵五十七商七十六羽五十五角六十八得非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太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鍾爲角耶然宮商淩犯臣抗於君不合降殺中度矣其可以和聲而作樂耶且於黃鍾

不相屬而云黃鍾二均何也傳曰夫宮音之主也第而及羽又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中聲卽宮聲也必第而降然後成文不亂從律不奸今此書並不及旋宮中間長短參以相生而言均殊不合古人制作之旨與李文利恐相去不能以寸耳丈留心於此必取新書及漢律志熟讀彼此參考然後可正其是非弟未第時曾學之數年乃頗有得然亦只是影響欲與古樂其必神解者乃可議此中間纖悉曲折惜墨難盡容面詳之

復史先生書

聖賢之學極簡且要無過愼獨二字否則日事講學千言萬語皆虛如事沙門者不精持戒律參悟禪宗雖終朝誦佛不脫苾芻凡品也聞門下山居謝絕囂塵密修密證一意戒懼老而益虛此非自强不息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者能如是耶獨障狂瀾倡明千古絕學非明公望而誰爲明公官汝歙汝歙之人至今猶思此豈勢

禁利結能致固其根植於人心歷歲年而不朽者也至如生者積誠弗著動輒有悔乃平時不勤學好問之過耳生犬馬之齒五十矣自歸卧海濱同志者寡無所切磋種種病根芟夷復起四十九年以前者政當如公言矣不知將來何以報知已也始祖自閩來葬廣城北失百餘年頃歸始恢復歲末因率族人展拜道逢楲書置之懷袖把玩如對世事浮雲固無足問第未卜何時瞻侍請益以爲快爾承惠及家君念及兒

輩感激難言勤啟附謝併乞謝饒父老爲不盡

復蔡方伯書

伏承手翰下取書籍緣自擯歸耒耜親而典籍疎舊業荒落久矣架間所有皆尋常聞見殊無秘藏隱帙足應來命者如公祖定名目下徵或可博採以復耳聊將二部四册附呈兼以請教生嘗讀晉書陸機傳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不知其解曾詢貴邑士夫莫以告者偶讀寓簡謂千里末下皆吳中地名不知是否且蓴嵗外人

尚未之睹識也幸敎之諸容面請

與舒大司寇書

蕭君端升潮陽人前侍御同野公之弟也其人溫文古雅勤學好問雖名家子而淡素如寒儒不肖年來甚受其益第口訥不能言雅不爲上人所知守寒氈者六年而得瓊州博生以爲風靡波蕩之中得二三若而人者處之督學或國學於世敎豈不有補惟公念之拙稿數篇錄呈就正大都與蕭君往還者多亦以見近況耳袁

明府遺愛在下邑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信足以當之矣已蒙　徵用毋待表暴者

與金觀察書

分攜日遠晤語無由豈勝馳注聞憲節駐虔惠威翔洽享服所聞均于嶺海健羨健羨德罪重命迍不幸於初春慈親厭世號天叩地何可云及惟是煢煢在疚宅兆是圖專力赴虔延衛問卜惟丈篤存年誼稍一留神使不肖早得襄事則仰感龐恩死且不朽矣具疏上瀆荒迷不次

與嚴師孔書

丁丑之冬得奉手書慰我岑寂自後鴻稀鯉絕懸遲爲勞想足下之念我者均同此情也金陵佳麗之地六館清暇之官仕學兼優自是將來無限受用處不肖歸伏丘園日親菽水昨者籍庇再錄詎意昊天不弔於春初老母無祿厭世遲暮之年抱茲沉痛雖懷毛義奉檄之情實深季路終天之恨豈復意人世耶人來附布區區惺堂先生近狀何如有人便處幸爲道意

與[illegible]紹濤少宰書

弟命蹇薄不得仕途遭陷而屏居猶被中傷昨穎老書中略及之得不終淪沒者皆丈與南中諸老之力也會省河議寄覽大槩輿論已在議中欲復開大觀橋者從出一人之私耳倘移書當道幸力言之閭里士大夫不勝厚望白沙眞蹟近頗難得售者多贋聊貢一幅以資淸玩蓋在其家後人求得者容再圖以復外國博嚴君而泰番易人自爲諸生便厲志弟前守饒渠已

爲舉子家貧而守堅行方而志大遠到之器也望一物色之至禱

與胥南昌書

敝邑袁明府嶺表循良也有德于邑人不淺弟亦深荷照覆今其內姪童生劉麐赴試臺下明府以弟忝同門之雅命爲推轂望留神垂拔更祈於學使者一爲吹噓倘得進步非特一人之感矣弟未能卒報明府丈爲報之銘刻於中當啣結以報臺下也希照不一

與唐仁卿書

一別十年常懸夢寐向寄到社倉鄉約諸書知大賢作用自別近聞撰白沙先生年譜未得領教然具見門下之用心矣不肖年來得蕭君砥礪藉以寡過去歲秋冬建同志之會旋丁內艱罹茲凶愍內抱沉痛外就枯槁歲月蹉跎顧影自愧門下將何以辱教之鴻便附問興居幸爲斯道加愛不備

與鄭銓部書

瞻望山斗私心嚮往有日矣末由趨侍教席懸遲何如不肖奉職無狀去郡之日郡士大夫稱述明公獎借過厚自惟薄劣何緣見錄於當世大賢若是德自得罪江陵擯外投邊嫉忌未已趨炎者承望中傷必欲禁錮終身以快其私忿當此之際去不才如九牛亡一毛耳明公當路侃然獨持風紀力抗權貴而引手陷井之人不從察罷乃明公竟以此蒙忌德啣結何能爲報海南文宗之擢意前旌過敝邑江門紫水之間

企得瞻侯而明公遺榮高尚莫遂所懷邇世道一新海內正人相繼登用明公不得久卧東山矣願言珍攝爲吾道愛

與陸兵憲書

伏覩憲節臨邑士民得遂瞻依眞如慶雲甘雨弟恨衰經中兼爲先妣卜兆山中氣力困頓不能躬赴謁謝歉也何如日來地方寧靖皆仰賴威靈得以甘寢但鄉落無賴走海者近以盜珠爲事前月聞撫賊李茂之黨船至江門號招惡

少有從之去者遂已聞風騷動漸不可長乞再查訪一禁約之幸甚此亦地方一切務恃愛不敢不布仰祈鑒亮

與霍勉衷書

德春夏之間泉病相尋眩暈屢仆稍加藥食近雖氣體平復而精神頓減常謂光陰易過吾生有涯若復因循虛度猶如無生念之惕然聞欲爲去任陳制府建生祠向曾託人轉道近聞入言勉衷建議驅去李節婦所住官屋而祀舊制府於其中不知眞否然僕謂官屋官取之非民間所得專此於勉衷何與但拳拳倡此議則非耳制府之恩結人者多凡感其恩自報之可也即不能報不忘於心可也而壞天下之公是以伸一人之私情可乎昔白沙先生辭陶公平徭山碑文至于再三陶公於白沙非不厚也當道諸公之請非不重也而先生抗詞不易今取其書讀之詞義凜然陶公與諸公自當服之先文敏公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生平無片語徇人此

白沙之矩度勉衷之家法也何自棄之倘人言未的願丈更籌之當今朋友一味將順世道眞可慨想丈不以鄙劣見罪凡聞僕過亦希不吝督教庶幾彼此相成無玷末路眞切眞切

答蕭曰階書

年來悠悠虛度賴丈鞭策警發良多正學之會眞是寥寥絕響中仰賴倡提不肖旋遭大變哀病相尋不得領教天之降罰何乃至此五月以前眩暈屢仆族兄弟輩來慰勉稍就藥食邇來

氣體雖復而精神頓減亦痛念卽使死去已前之身猶如無生則勉强學問以就正有道門下及諸賢豈非素心哉然有不可者昔陸象山移書責呂伯恭居憂講學援范文正公此處不可以爲標的吳草廬題朱文公墨帖亦謂其失責陳已正憂中論學之非古之朋友責善規過如此折中合併之會未敢承也鄉中之會只因二三知已來請過從切磋問難止如家常茶飯未嘗起爐動竈也此與應元獻之召滿戶外之屨

者恐亦稍異故不辭耳夫淑人自淑原非二理然必先自淑而後淑人則反躬自治眞有不容一毫放過一息放下者人情之所貴賤輕重亦何暇計哉門下拳拳誘進諸生眞是萬物一體之學今諸生勃然而興起羣然而赴會矣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則爲賢矣權則爲聖矣敎云植得根深不至異時摧奪則可與立矣此恐非言語旦夕之間所能也生謂可與共學已自難得門下但審其可與共學者而紆徐以俟其進可也何如何如承示諸詩如獲暫面示諸生四作尤令人感發白沙先生年譜生已尋考倘未能卽寄吾儕另刻可也新會舊志容查訪以復

與馮翔秋書

文廟之祭所謂大祭也春秋二舉耳非有萬不獲已之事自宜奔走若無事坐視便是宴安怠惰之氣夫能克除便非主敬昨區區欲賢一往卽此是學苟於此處因循放過爲害不細言之

無文希照

與何宗伯書

聞偲槎下江門謁白沙先師德以衰絰不得追趨執事爲恨日者捧誦記文多須大敎不獨表章既往實可興起將來卽一息尚存矢不敢負明訓也謹令豚兒代候偕諸侄郭馮諸生輩聽誨益渠輩翹仰高軒之日久矣曩歲象山之會不果倏焉三載幸曰階尚在盛會難逢望從容信宿德輝所動觀感自深非敢爲佞也日來爲

先妣相兆山中將有成緒倘得問當棹舟江干謁謝先此布區區

與李孟敬書

去秋袁父母使來得奉盈紙之命兼領多刻之敎感謝感謝丈光明正大特立獨行海內有幾方權臣焰盛臺臣附炎希旨者何限獨丈所至挺然不撓誰不知之昨沈純甫過我東亭夜談曰朝房常揖啟事遂已成風不赴者李孟敬一人而已公論在人見矣而南北求舊之疏竟爾

見遺舊交當路者安能辭其責哉不肖年來伏跡田園日侍菽水擠我者以爲得計我亦自謂得所詎意變生於正月三日老母無祿即世暹暮之年抱此沉痛形漸衰落無復意人間世矣朋好中所望一出者惟令郎君未審曾赴選否知不以丘園易 廟廊也風便示我如何

與沈純甫書

春日東亭蒙駐彩鷁顧我衡茅淹留彌日繼以通宵良談亹亹至今猶佩服不忘也旣而弟有事道出西南而返聞僊舟方在金山而來則又悔不少須得相將數程領未盡之談也見邸報知晉符卿嗣當不次蓋一代忠良捐軀爲國萬死一生不有大拜殊擢何以厭人心勸天下乎傾耳以聽德藹拙之性於人寡諧於世無補自甘丘壑久矣雖謬叨薦起然自揣甚明況上戀老親下顧弱息進退艮難近又有忌者流謗出自同里可大駭愕世態如此仕進之心益灰耳所望維持世道惟丈是賴尚勉樹功名以慰故

人祈祝之私

復何元偉書

詳觀尊宮順應調和音節衍唱等章五音錯亂淸濁失倫多相凌犯何以稱六律正五音耶至辯容二章以爲釋千古之疑豈其然哉三歷之法按於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其實黄鍾之九寸耳非有二也寸分釐毫絲之數不可損益命筭故變而通之此於歷家布筭及皇極經世諸書皆然何獨於律呂而疑之六

陽辰爲數六陰辰爲法數者積也法者所以進退乎積也布於十二辰而十二律適與之合焉豈其先□而豫定耶且如南呂酉也太簇隔八三分損一下生而得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其實五寸三分也居於衝故未居卯三歷之法原二十七故計二十七分之十六豈豫定以待南呂耶且其稱五寸四分而欠一分者自何而生耶新書分寸毫釐絲之法皆以九如大呂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此不

易之論而云既以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則半當爲四寸一分八釐八毫若止三毫而非八毫則非所謂半是猶知一日而不知爲百刻亦謬矣諸皆創自臆見殊非精究且言多不雅馴無取焉耳吾嘗於李文利律呂元聲書作管窺以正之爲新書解圍耳君子立論何必以異爲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聖人猶然況學者乎丈既進 呈不當復有評議但承拳拳下問不得不竭其愚海內有知音逾僕萬萬者希更一訂之惟恕其狂幸甚

與李孟誠書

歸心殊切上清之遊不得相從講席爲歉舟中披玩佳刻感發良多千里面談常開篋笥然則神交心會不在區區促膝間也但知本之論既已洞然謹獨之訓殊未曉暢竊謂文公於此章解義中多未融如修道指爲禮樂刑政之屬至於訓獨一字未可盡廢僕非知道者但以此內省則便惕然愧汗盡悔平生無非離道以彼反

求不得吾心亦願老兄之更熟思之也向在南浦舟中與諸生論此錄如別幅呈上就正不盡

與易憲副書

五羊把袂殊慰多年馳慕之懷乃吾丈篤念年誼垂盼岑寂分俸相遺意渥矣以遄歸不得再侍領誨爲歉弟先壠濱水離官河不逾一二里榮遷經敝邑千祈入逅一示庶得先期伺迓倘蒙精鑒品視存歿感不朽矣郡博潮陽蕭君學行當于古人中求之不敢虛美昨承教在許可

之中倘得終扶植之弟受賜多矣

與余尚寶書

昔人論知己等於生我之恩其遇知己也狥之以捐軀之報則知己之難逢久矣德海濱鄙人行能無筭不知何自獲取於明公哉逆者權奸用事壞棄
祖宗之典章騰與四海之咎怨于時識微之士深憂而懷位之人杜口未有能逆折其萌者明公獨發憤抗疏指陳四事雖觸忌擯歸固已摧

奸熖於生前比者 詔書求舊特起忠良明公又獨持大議首明憲章庸乃
帝心開悟廷論攸歸復以誅奸雄於既死德昔備員簪筆而識寡言劣竟成底事今焚香取大疏捧誦爾乃心開目明有餘感矣有餘愧矣明公輒又忘其鄙陋謬玷薦剡使再擯之人得蒙齒錄非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者耶部劄三臨而老母無錄下世枕塊苟延何心天地竊惟知己未報而孱病之軀後未知當作何狀敬修尺牘專使道謝并布積衷惟明公其亮之

與李孟誠中丞書

劒江分袂入越旋聞吾丈有此意外之遭洎覩辨章及申救諸疏謂當得理而躡尋嶓甚得非命耶昔人云士爲知己死弟今拘職守不能披歷叩 閽爲兄鳴頌愧負何言雖然門下世篤忠貞勳在社稷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
主上聖神仁厚之德有臣如此何忍棄之終蒙

恩貸有撥雲霧見青天之時願安意以聽酷暑圜土中胡以堪居更祈强飯自愛

與許維楨大司成書

丙秋拜領回章感激星馳進退惟鞠既而往來京索盤桓鄭衛登堂拜玄師爲看葬地悽然把別遂入蘇門登嘯臺訪桃竹園安樂窩淹留二閱月庶幾夢寐康節開春南轅長征誅茅荒園苟鋤抱甕跬步不出者幾三載矣天上故人渺無音耗近覽除書乃知年丈晉輟講筵出秉成

均爲天下人士師表不久入秉鈞衡爲天下持平丈夫得時行道尚有加哉德守拙蓬門舊學荒落然不敢不勉自修勅無愧鄉里垂老二親頗尚康健爲慰他無可報述吾丈者惟雲霄勳業日新使鄙人得與華顛稚赤歌詠太平足矣茲因便羽附問興居種種不盡

報滕方伯書

曩歲林皐仄聞明公暫解大藩遵養時晦彼當路者何人斯而使大賢退處私心憤恨久之既

而曰伊優在堂骯髒倚門從古而然海內知心豈惟臭味之同亦升沉稍類世事浮雲固不足深訝也茲者公道昭明特召老成以霖雨天下乃嶺海之間棠陰之下怏覩明公憩茇何幸如之聞明公下車輒詢鄙人所稽候謁者以台弟近故老親悲懷卧病跬步難離辱華翰殷勤損惠先及銘鏤在心德自歸棲以來抱甕垂綸魚鳥相親不復意人世矣雖藉庇再餘而衰遲親老一出良難種種衷情准擬獻歲上謁傾倒布之臨風不任神馳

與蕭曰階書

別後兩奉華緘久乏便羽無由裁答然千里神交常懸夢寐此志此學直是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想同之也古林先生省城會不輟每見即詢起居道誼臭味相關如是然朋儕中大都講說之功多而誠慎修之功覺少前寄史先生書云聖學極簡且要毋過慎獨二字如事沙門者不精持戒律參悟禪宗雖終日彌陀誦佛不脫

花酒僧也何如何如西河改塞議有成緒值邑公養病數月置之邑公堪輿甚精議自分水江沙頭乾河直通官來橋蓋天設之舊畧加濬闢廻環抱郭前所未及殊爲卓見西河既塞由横滘會熊子妙不容言矣就緒當以報門下一開顏也黌宮清冷日與諸賢講德論藝自是一種無量功德與丈千載爲期不必較目前也生昨得報於杪秋補官浙東衰頓之餘未知能出否即出亦無裨於時門下何以策我

與守備周弘謨書

役回送到手劄具見將軍計慮周悉圖出萬全擇地安營休養兵力謀定而戰此老成持重之見非輕進寡謀者比本道固深諒不待詞說也孟守備來稟亦云只待將軍到約以初六日會剿並無他意願同心協力勿過生疑貳此本道所拳拳屬望者也郝裨亦且含容自有處分臨敵之際兩將異心兵家大忌故懇切言之幸相體勉立功名無負委託之重至望至望

與弟惟吳書

初七日差劉大震十二日差陳嘉猷想以次至矣可即東裝朽兄無益於世亦不合時魂夢常遊臨江烟水之間不能勇退乃以累吾弟奔走媿矣大作見懷何當詳觀來篇大都流寫胸襟不襲舊語可喜但音韻平仄自不可棄此詩之槩據也古詩至陶一變然規矩亦自不失聊舉來作首篇商之魚虞古韻通用支韻猶可置肆則逕庭此處最宜打點又語意忌重如持此遂請闕挾策以干時不旣重乎為更數字先後勿笑狂夫老更狂也

答史先生書

羅生過武昌會題尺素以報計已達記室朱標來得手翰懸念鄙人者不淺聞府第厄於焚或文尊眷困於時疾非先生堅定何以堪此然天心默佑令孫令從俱已無恙則門下純德動天又足徵矣彼身外之物何足介懷承示讀尚書爾時並復精究有得幸抄錄見教讀書不務神

契毋怪古人以為糟粕今人目之陳編也白沙先生云却慚夜半留雙睫早為人間了六經並有得而云然者非門下孰可語此楚中大旱赤地千里疾疫盛行死者相籍不知竟作何狀當事者奉職無狀救災無能實慚祿食矣奈何奈何

復周守備書

守道札來責望甚峻切宜亟圖之按臺亦有札來猶以向在廣濟之遲回也庸此報知孟守備

孤軍深入所望將軍應援者殊急其詞意良美非有侵恨也據禀云云乃生怨忿之詞非所望於將軍也兵糧未至勢難輒行山路險峻騎不成列本道俱已知之語云虛願不至矜功不成今强寇未殄嫌隙先形兵家大忌願謙虛自牧益殫忠謀報效 國家以古名將自期協心破賊則本道亦有光焉戒之勉之

復蘄州道書

承教甚慰孟儒深入移文督催應援自是我輩

事安得快望往事且置亦且含容我輩今惟分猷共念以圖滅賊爲要兩將嫌隙實深作其氣而分任之乃能有濟昨省下來書謂播兵至專責孟儒而但使周弘謨把守隘口此說恐未盡安聞撫臺將至卽欲馳至蘄陽與門下籌度兼有所請今日方與徽寧道面會停前分布進兵之路未遂所懷賊徒不多兩省之兵分道並進賊寡勢分决不能支而欲使孟儒獨當一面我兵聚而不分昔日之敗坐此已具揭報撫臺呈覽

與大司徒溫公書

楚中薦饑今歲尤甚井泉枯竭禾稼焦枯且瘴癘盛行死者相籍父老謂數十年來所未目覩昨巡歷蘄黃目擊荒旱早晚二稻顆粒無收民間餬口不贍何以責辦公賦時艱至此萬分可虞昨撫臺請折請賑疏當已上所以調停劑量救此遺黎卽所以計安國家也非臺下仰賴而誰千祈留神幸甚幸甚

與馬大參書

别三日抵廣濟次日抵黃梅據周弘謨禀稱兵士缺糧已二日臨行囑付該縣五日一運乃漠然不動念是誠何心哉賊已遠遁潛山地方天堂山徽寧道兩次劄至呈覽渠魁未得今孟儒統播兵前去合圍進剿周弘謨令之駐柴家山搜捕殘黨僕卽日亦由二郎河入以便督察搜山者止許俘獲不准首功庶不致妄殺何如何如

四六六首

請餞凌中丞啟 代作

伏以鶴書南下　廟廊注調軸之思虎帳東移黎老切扳轅之念縉紳共美遠邇均瞻恭惟臺下體茂三才學包二酉蔚爲周翰崧嶽所以生申賚作商霖傅巖實惟肖說蒞鎮期月化洽江藩幽遐鏡徹若木之照千尋枯槁回蘇榮河之潤九里鳴桴稀於衹路買犢買牛謳頌徹於窮閻華心華面茲者望隆朝著簡在

帝心深維根本之圖分以計儲之寄爰卜日以戒行乃擁旄而就道驅車白下駐節紫雲甘棠勿剪之歡政成分陝遵渚飛鴻之詠感過在東某等幸叨下僚曉茲眷戀之懷薄具簌蒲聊申祖道之敬謹戒郊郵幸停節麾使羊叔下幕得陪峴首之遊元規叅軍共待南樓之月

寄耒山人啟

伏惟師受籙偃都久標名于石室闡教塵界偶頓駕於芝城獲親冰雪之姿遂動雲霞之念乃蒙掮陳幽鑰洞啟玄關補繡鴛鴦度金針于一線鼎調龍虎傳火候於週天金壇玉版之言海上名山之旨莫不引以戸庭猶登山而小魯舉其條貫若披雲而見天謂龜鶴之齡由於重積而猿馬之性可以靜馴專精司馬之坐忘詎慕羨門之遐舉乃鸞驂遠引在燕市以淹留鶴馭久期約龍沙而未返僕亦解龜巖穴刻鵠烟蘿習靜無成坐馳難遣豈是稽生分淺抑亦向平累多茲者忽枉瑤華之椷重訂金石之信衹增

戀遲莫遂皈依遙想高密之門白雲滿署蒼成道德之句紫氣盈庭鄴下鳧飛顧蔣陵其不遠遼東鶴返度桂嶺以何遙伏望俯憫塵迷重修夙契御風隨雨鞭費杖而渡長江絕景凌烟展葛衣而遊巨海拱瞻青牛白鹿勿拘黑馬金放使性命雙修奚以併金合木雌雄配設如何立鼎安爐起神水於華池延頹齡於昧谷白玉之簡邀西王而可來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襲敬除茅逕專迓雲輧伏惟惠然毋任佈望

答劉承芳處士啟

伏以鶉首初躔正值亨嘉之會鳳鳴叶卜况逢先近之辰詎意絲蘿乃諧援繫偶附姻婭之舊得從臭味之同事固因針情緣采菲仰辱多儀之錫俯成文定之祥喜溢門楣榮踰望外竊念令孫男洛陽風骨已秀異於當年小孫女南磵蘋蘩尚愳齊于季女未覩椒花之頌先覘玉樹之奇一與雖齊二美難並第既命於釆擇敢不勉於訓承謹附回緘畧陳下悃伏惟尊慈鑒念

不備

建何道祠勸義啟

曩歲山海寇發民未寧居萬井星羅附郭殆同壘卵孤城斗立儼居何異鋪金嘗議層城設險之工姝類七襄七文之望天生何公深長謀慮忠實心腸下車而廣詢輿情臨事則獨排浮議洪慈無量大勇不搖初掃藤九之危巢四郊寢羽遂建金湯之偉業百雉連雲役不踰時民寧知費家家戸戸無俟層樓避世之圖子子孫孫永享重門擊柝之固恩深莫報德厚難忘向者我衆醵金買地合力建祠聊同畏壘之民欲效華封之祝而廟貌雖設俎豆未修今功成身退公論已屈於岩廊而人去思存義舉可遲乎歲月卜于孟冬之吉謀爲尸祝之陳兼于地旁構室延道住持所有工費開後凡我安居之衆宜終首義之心謹啟

賀陳張二進士啟

伏以紫水黃雲久萃山川之秀馬鱗象角果符

華赤之謡恭惟執事體茂三才學包二酉秋登桂闕方期席帽離身春入杏園遂覩泥金報信匡海雙珠並媚均爲照夜之珍圭山兩鳳齊飛俱是明時之瑞榮生里閈慕切朋儕不佞仰藉輝光尤深欣躍謹因人而稱賀將不腆以告虔敢干台慈俯垂鑒納

與蔣耀先啟

恭惟門下珪璋令望閥閱名家富尚五車世慕德源之識暇延三益徑餘裘仲之踪過釆冰言

曲垂金諾人非聚德致云天上麒麟里是居仁謬謂東鄰騏驥託蹇修以爲埋止投懷袖之書憑月老以主盟遂探倚囊之籍乃龜文之告吉兆協和　矧鶉火之當躔時逢嘉會謹專人以納采兼沿古以問名章物則義取裁鎔告虔則喻同苦烏羊甘效古清醴薦芳伏願益茂周儀勉修廷訓婉玆季女來斬釜錡之供相我耳孫共衍箕裘之慶

奏記一首

奏記督府

適接傳道手札不勝驚愕柴家山之敗其說有三是日狂風大作逆風而戰失天時一也不審險夷失地利二也兩將異心不謀而行失人和三也而其要歸在不由節制貪功輕率此其已往之失不可追之悔也夫兵難遙制呼吸異情若處置乖方成敗千里周守備雖抱重傷今已平復勇氣視昔尤壯若使之袖手旁觀以待上賞稍有知者恐猶恥之況彼素負勇畧膽雄萬夫者乎善乎徐太守之言曰兵係詭道以正勝者十一以奇勝者十九平地之戰尚當據高避卑以取地利況彼高據其險我卑處其下山路險仄步不能旋陣不能列別無奇兵出其不意使彼得安心悉力乘險以扼我雖賁育必敗也即今播兵稱雄於楚者惟其不愛死敢戰耳非有奇謀勝人也若與之可勝之地則勝與之可敗之地亦敗此爲孤注不可輕試誠爲有見播兵亦周弘謨所嘗用者多舊部曲深望其來今

已約徽寧道一二日會於停前議進兵之路有五族播兵到舉事若如驛傳道之言恐人心解體職亦安能措手倘蒙尊臺不以其愚而俯垂聽納將二守備聽職節制調度分布不許仍前妄動敢妄謂可以成功取效不效則治以罪亦甘心無悔伏冀裁察

謝山存稿卷之六

古剡陳吾德著

邑人李以麟校

講義

子貢問政章

此章論政與他章不同蓋立國之大經大法也他如與子路問政則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則在自身上說於子張問政則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則在自心上說至於尊五美屏四惡節

目亦詳盡然經國之大計惟此三言者約而盡矣政之先務在食無食則國非其國矣其次在兵無兵則以其君與敵矣政之本在信無信則衆叛親離雖兵食俱足不可守矣三者三代之政非後世富國强兵之術也何以謂三代之政也三代之時食取諸民賦有常法足吾之食者民足之十一中正之規以待三年九年之用阜民所以阜國也兵寓諸民役有常制足吾之兵者民足之比閭族黨之衆即五兩卒旅之師保民所以保國也然必上下一心君彰信以待民民歸戴以信上民之食君食之而不疑民之力君用之而不二如手足腹心相爲一體精神命脉相待以生此所以爲三代之政也曰倉廪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離叛其說何如曰此富而後教之說歸民身上足食足兵公私俱足而信貫徹於其中此植國之經也後世之政食固有足者矣兵固有强者矣然食也巧取之兵也强役之上下異心富强不足恃

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奚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奚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設問以見三者之孰爲緩急輕重非眞有所不得已也要之三者豈可去一哉去其一而何能國哉若論其至信者固結人心之本無時可去比之兵食尤急且要譬之一身信爲元神之氣非此無以立命兵食猶五穀藥物所以充養調護使饑渴不害寒暑不侵而已苟去之必如三代之兵寓之於民

去之則猶在民也後世兵農分兵常爲兵民常爲民去之可乎三代之食賦之於民去之則猶在民也後世常賦之外権征雜出猶且不足去之可乎以是知夫子之言乃三代之政大經大法立國之規模備是矣以事體之緩急而言則食爲先以義理之重輕而言則信爲大故曰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答也或曰蔡氏謂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其說何如曰是皆未

會聖賢問荅之旨也聖人於事變之來皆有以預待歲之歉也有備荒之策寇之變也有不虞之戒而豈困頓狼狽若是甚哉故觀聖賢之言不以詞害意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昔子貢之在聖門其學方人億則屢中正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則不違如愚學正相反子貢之不如回夫子知之審矣非以聞知之多寡也一旦呼而謂之曰女與回也孰愈所以進而教之者其意可想矣此子貢未聞性與天道以前事也乃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就聞見知識上較量多寡殊失夫子發問之意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意以賜自謂弗如回也由賜之言觀賜之所學吾誠與汝弗如回也所以抑而教之引而進之者至矣曰然則以其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者非與曰非也重言弗如者其言自簡易明白不必過求也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與

十之分哉泛求之則萬而不足約求之則一而有餘他日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至是則子貢積學功至而將有得故以一貫告之得非自弗如之一言點化來耶宋儒有言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此其所以善學聖人而爲一代儒者之宗也陳處士所聞余爲更字曰道一其說如此

辨天命章與李孟誠

或曰不覩不聞即無聲無臭天之命也戒愼恐懼直於此乎用力者聖賢之學從大本大原上做工夫一了百了也余闢之曰談何容易不覩不聞所謂獨也戒愼恐懼即所謂謹獨也聖賢之學從身心性情上體驗不必過求或曰諸皆落氣魄從半路起耳惟此乃直指精魄豈不要且約乎曰似也非也夫精氣豈不相屬者哉談養生者不務滋養元氣以培命脉而徒播弄精魂以圖久視萬或一得終非衞生之經誤人多

矣愼獨之訓本危微精一之旨而一言蔽之明白痛切非隱語也柰何艱之使深塞之使晦乎夫命也性也道也教也雖同出而異名實由源而之委命即性也指率性而曰率命則不可也性即道也指修道而曰修性則不可也道由修而後成教由道而後立愼獨者修道之要立教之的也踏實地加實功非騰虛駕空茫無把捉者也蓋此景界不覩不聞亦非感非寂危微之界於此焉夾一或不謹末流難救是以君子戒

愼恐懼之也何也蓋道之離者其端每起於隱微而成於顯見而乃忽於隱微喜怒相攻哀樂相奪道日離而不自知也不覩不聞之際發與未發之間獨知獨覺直舉關鍵千古之學脉也透得此關則能性其情大本即達道矣惟精惟一人心即道心矣全體呈露無少夾雜然後德性常用道乃不離建中和之極則天地我位萬物我育所謂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者也此其工夫何等精密效驗何等廣大何必求之玄遠哉

抑首章之言愼獨與末章一也子思之言愼獨與曾子一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從隱微上做工夫也誠中而形外者也小人之道的然日亡從顯見上做工夫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自慊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意誠矣潛伏之中莫非孔昭之地屋漏之內莫非友君子之時則隱而見微而顯愈益可知其十目之視十手之指乎如之何其不愼也苟舍獨知之地而必求之無聲無臭之表則

言微不必言危言道心不必言人心而戒愼恐懼之意荒惟精惟一之旨微矣學者於此旨之下者固不知其解並難下手旨之上者必且以超脫頓悟爲高其流必至於無所戒懼而千聖傳心之要自茲裂矣可無懼

君子所性章

孟子之學其源頭全在此彼其所以藐大人而輕王公亦以至尊至貴之在我也時說謂輕勢分而重性分立意淺之乎其言也廣土衆民只

如作文先起冒頭引歸性分上意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然所樂不存焉極而論之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然所性不存焉夫語勢分則中天立定四海道可謂大行矣然苟徒恃勢分之在人皆可得而加損君子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我自性賦之於天我生時原帶得來的與生俱生與形俱賦一毫加損不得所謂分定也彼窮達遇也適然而來適然而去於我何加損焉所謂性者何也仁義禮智是也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根之於心生之於色周流於面背四體之間則晬然盎然不言而喻者焉亦可見其與生與形俱賦與吾何等相豢可窮可達而此性常貫徹於吾心永不相離何加損之有彼前二者非不可欲可樂然安能根吾之心生吾之色晬盎吾之面背於四體亦施不上來蓋吾生時原無此物非分定也故有時而窮有時而達所謂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明得此時方可語見大一切

世間得喪榮枯皆無足介意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管仲器小章寄座師高相國

此章弟子從前忽畧看過只謂註釋是也及讀老師云聖人譏管仲器小必有所指因有所感發若以不能正身修德致主王道則當時器小者何限以爲量規模言則仲於當時尤爲器之大者也必不然矣弟子因老師之言推之妄意

謂其築三歸與反坫樹門之類卽器小之一端故因或人之問而發之也葢所謂大器者有焉若無冲焉若虛德高天下守之以謙功高天下守之以拙卑宮汙室不爲嫌菲衣惡食不爲陋而器小則易盈焉耳故築臺自娛張官自奉樹門反坫擬於邦君以自尊大是皆自滿假者也故以才言之則仲比當時之卿大夫猶爲優以器言之則仲比當時之卿大夫有不及何者魯之卿有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者齊之相有所

居舋監祿散親族者而管仲曾不如焉與魯三家無異不謂之器小而何哉

夫子與點章

竊意學也者學爲聖人而已其發揮於事業也亦欲爲聖人之事業而已學不至聖人未可謂之盛德業不至聖人不足謂之大業孔門若顏子之爲邦曾子之平天下設其得見之行信非託諸空言者斯其爲未達一間具體而微庶幾聖人之流也其餘學有淺深才有大小要皆足以適於用非如今之俗儒守空文飾空談已也故子路冉有曾晳公西華侍坐而夫子語之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葢實欲觀其用於世非姑探之也如子路之治兵冉求之治賦公西華之治禮樂其用於世信能如其言夫子亦信其言也然獨與點不獨與之又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何哉曾點大意欲學爲聖人者也亦欲爲聖人之事業者也斯道之全體無有間斷無有欠缺如鳶魚之飛躍察乎上下如

川流之奔逝不舍晝夜苟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矣欲趨乎彼則舍乎此矣吾何必遠有所慕哉目前之人皆可樂也吾樂之而已其襟懷之灑落意思之安適眞無一毫沾染無一毫執着充其氣象必爲聖人而後已全體在我美在中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何往不適遇兵賦則治兵賦吾何心也遇禮樂則治禮樂吾何心也固不必慕遠而遺近亦不必舍此而趨彼也彼子路冉有之治兵賦非不能也必欲得兵賦而治

之舍兵賦之外所缺多矣公西華之治禮樂非不能也必欲得禮樂而治之舍禮樂之外所缺多矣故充子路冉有公西華之氣象畢竟止做得箇兵賦禮樂底人而充曾晳之氣象庶幾做得聖人事業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唯其見得大意而不能充之所以卒止於狂也漆雕開亦然曰吾斯之未能信而何暇仕爲也其志亦欲爲聖人者也故夫子悅之不然夫子語之以用世語之以出仕而故取其不用不仕者哉

中庸不可能章

此章夫子之意專以責成於人而非以贊美乎道也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夫天下國家難均也爵祿難辭也白刃難蹈也而負才識意氣者皆能之中庸則不可能也何也中庸之道率於性命於天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然必有愼獨工夫以涵養其性情然後存之爲天下之大本發之爲天下之達道而中庸在我也不然任爾許大英雄豪傑負蓋世智勇絕人節槩於此用不得也如蕭曹房杜之才延陵子臧之節荆軻聶政之勇天下國家非不能均爵祿非不能辭白刃非不能蹈而責以中庸其可能乎否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其人則中庸在我非其人則雖能均天下國家能辭爵祿蹈白刃而不可能是中庸也然則中庸果難乎哉果易乎哉若將三者與中庸品對其難易非夫子意也夫子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然則言中庸之難

能非夫子意也

雜文五首

卲易論 有序

萬曆丁丑之春余謫官塞上經衞源入蘇門尋康節先生安樂窩登孫登嘯臺下訪三僊洞憩百泉書院遍閱諸名公碑刻其中洛陽晦菴劉公謂康節之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及一動一靜之間指氣之初形茲昧者爲理與孔子

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在物爲理其說有間以是不得專祠心頗疑之因不揣爲論於左

大易之爲書也天地萬物之理備是矣而君子之學之也則曰玩數玩象玩辭繼之曰玩意焉耳夫數也象也辭也莫非至理之攸寓也然不曰理而曰意者何哉嗟夫此眞讀書之活法耳豈惟易哉吾夫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也者旨也得作者之旨而其言與書渙然釋矣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是深於詩者也得意而

忘言得言而忘象是深於易者也如以辭而已矣奚自而入作者之藩籬哉易有先後天先天伏羲之易猶之開創也後天文王之易猶之繼述也以理而言則謂先天之理卽後天之理可也以意而言則謂文王之意卽伏羲之意不可也明乎此可與論易矣邵子隱居河洛之間潛心二十餘年著爲皇極經世一書以發明先天之蘊明天地之始終觀古今之治亂知人物之死生庶幾乎握天機心通造化者矣但其書命意命詞別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自非沉潛玩味使其倫類精熟脈絡貫通鮮能有得信有如蔡西山所言者他未暇論若前二言則以爲邵子所以躡天根探月窟而獨得乎環中之趣者其竅妙正在於此耳請爲之明其意復卦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此其意爲復卦言之也夫天之心何心也以生物爲心者也昊天生萬物而其

生也以陽爲主方冬至子之半斯時也隆冬栗烈微陽始動物安從生然陽雖初動也而動以之基物雖未生也而生以之始如玄水之爲酒非無味也淡而已矣惟其淡也有遺味者矣如太古之爲音非無聲也希而已矣惟其希也有遺音者矣是故震交於坤乾之門闢焉其長也由小而浸大躡天根以知人不待至乾而羣龍見矣乾以後則愈分而愈雜巽交於乾坤之門闔焉其消也分大而爲小探月窟以知物不待

至坤而堅冰兆矣坤以往則愈斂而愈微以此往來三十六宮一分一合一交一離兩儀互相推也四象交相錯也八卦遞相盪也此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也而離合之際莫得而窺其迹焉故聖人以此爲見天地之心者也豈曰指迷昧者之爲理與觀物篇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此其意爲孔子言之也夫上既言皇帝王伯有其士矣孔子則無士以萬世爲

土者也春夏秋冬配乎時矣孔子則無時運乎四時者也茲其爲皇極之統亦猶四象兩儀而同歸於太極云耳今夫天太極之一動耳然亘古此一動而未嘗無靜也今夫地太極之一靜耳然亘古此一靜而未嘗無動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妙於動靜者也而其一者常存豈非至妙之謂與夫若此者信至妙矣猶有至妙者焉何也動靜分者體之一定而不易也動靜交者用之流動而不拘也而猶有體用之可言也惟

夫靜之極而將涉於動也動之萌而不離於靜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斯時也體用一源無中含有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至此則天地不得而專之聖人與天地一矣何也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靜也以天而不以我則雖靜而若無靜也其動也以天而不以我則雖動而若無動也三才之理同歸一太極焉耳豈不謂至妙至妙者與故曰仲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然則欲觀

仲尼者舍天地奚之焉欲觀天地者舍動靜奚之焉或曰若爾則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正坤末復初相交之際朱子所謂與周程之言小異者此也曰夫安得而不異也朱子以爲異未嘗以爲非也言雖異者而理則同學者於其異而求同乃爲善學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矣不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乎在物爲理固矣而未有物之先與無物之後理豈遂無乎大抵聖賢之立言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無極之言古未

聞也自周邵二子發之周子統言其理意在於立敎也立敎故其詞顯邵子專言其幾意在於闡易也闡易故其詞微顯則可以言求微則本乎心悟或曰幾者何也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一涉於動則衆所共見而知幾者何以謂之神乎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得意難言正在此矣嗟夫世儒之言天地也言陰陽也則曰其理如此其理如彼云耳而天地陰陽亦物耳矣不有先生

孰闡奥旨哉是故消長相乘者也然必有長而後有消而方其長也孰主張是終始相因者也然必有始而後有終而方其始也孰根柢是此一言所以貫天地萬物之始終而必有爲之元者經世之書所爲作也明乎此則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至于百千萬億而不可紊者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愈少愈細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故曰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而其幾皆始於此一動焉耳動起于無動焉耳故物有出於其幾者矣有入於其幾者矣莊生之言余有取焉而於邵子何疑哉

寄高相國論春秋正旨

伏讀老師此章發聖經之大旨正天下之大經垂萬世之大法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且辭義曉暢痛切直截讀之令人洞然無纖芥之惑夫

子之心得我師始白孟子之言得我師始明豈非千古一大快哉途中三復不能釋手獨夏時冠周月一節竊謂胡氏之意以正月爲周正春爲夏時其說以三代改正朔皆改月不改時如周建子其時當爲冬今乃書春王正月者乃以夏之時冠周之月故曰建子非春亦明矣此眞曲說也所引元年冬十月及元祀十有二月爲據其後吳澄氏遂謂昔人改正朔時月皆不改獨以之爲歲首則尤妄之妄者也歷考前史惟

魏志甚明記黃初四年詔曰以庚午正月爲夏四月蓋以建亥爲正故改春爲夏也魏不足道亦可見漢魏以前皆無異議實起於宋儒之紛紛學者固守舊聞不從上加一步亦已過矣子曰行夏之時有夏之時必有殷周之時矣惟其以子丑爲春不如夏爲時之正令之善是以孔子欲行之也

好學說示會中諸友

爲學急要最是理欲關頭判決得清楚世間多

少英雄豪傑惟於理欲一關不盡徹底伶俐所以被其縈絆頭出頭入終始脫不得凡近以游於高明之域孔學稱好學止一顏子夫子亦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好學未易言矣至於論好學不過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世豈無向學者惟是求安飽之心鮮有能脫然者若纔立志便萎絕根苗把一副心腸洗刷得乾淨絕無一毫粘帶把一段精神收拾完固絕無一毫牽挂由是而敏事愼言就正有道工夫方有專一不爾未見其無二三之雜也此個好眞所謂如好好色好仁者無以尚之之好也看孔顏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等襟懷志趣何暇計安飽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陸象山論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曰不爲富貴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手工夫至三十而後能

立可以竝看求安飽之心最人情易溺者夫子指出喚醒人心學者不於此容易看過方爲斬釘截鐵工夫不然吾未信其可言好學也

倉步圖說

稗史氏曰曩聞士大夫談經畧東粤者謂宜多置縣或嘗恠其言之無當也以爲羊十牧九且滋擾爾矣覩乎廣肇二安二寧之建置至今賴之非其明效大驗也耶夫山海懸隔遥制爲難深谿可馮則狂圖易起譬諸山鹿野麋不近羈

勘劾以服制從教習使然也頃余登皂幕之峰四顧徘徊會明興恩四邑於此襟喉焉蓋皆百里而近幾於聲教不訖矣議者欲因倉步舊城益以會之古博平康興之雙橋一都置縣數里變田價以修解宇招流亡以復里甲蓋事一而功百勞暫而逸永十年生聚教訓庶幾反逋負而供輸帶牛佩犢之衆盡緣南畝矣爲嶺西南圖治安者計寧出此乎嘗聞豐城李公曰倉步建縣爲萬年計建鎮爲數十年計獨奈何竟置

屯非其計不終夕者耶漢人有言曰屯戍之士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况法所不繩乎烏合數邑不逞之徒據茲沃土今稍聞四出剽掠且爲逋逃藪矣建縣之議格不行焉覺非更事者限于後時哉

議律

强盗律內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强盗窩主律內凡强盗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分贓又不行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者分贓而不行行而不分贓皆斬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叅詳律意各有所重强盗重在於身親上盗而得財窩主重在於造意共謀而成盗强盗言得財而不言分贓窩主言分贓而不言得財財與贓故不同也在失主之手而得者謂之財在盗賊之手而分者謂之贓得財者以臨盗而言也分贓者以盗後而言也律意謂凡强盗已行而不曾刼得主家之財者盗未成也故止

皆杖流已行而刦得主家之財者盗已成也故不分首從皆斬重於財之得與不得不論其贓之分與不分也至若强盗窩主爲賊淵藪情尤可惡造意者爲賊主謀其情特重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不行又不分贓流杖共謀者與賊通謀又次之分贓而不行行而不分贓皆斬不行又不分贓杖一百律情曲盡明白如此而引用者每於强盗已行打刦人財或不分贓遽擬以强盗已行而不得財之律是未明乎得財與分

賍之別也萬曆十六年六月蕭山縣招申强盗
李大用等一起打刼何家殺死何某罄刼而去
其夥何福三共謀上盗既刼之後竊慮事覺不
敢分贓據招用强盗已行而不得財之律余為
駁正之如此如之

謝山存稿卷之七

古岡陳吾德著
邑人李以麟校

事宜

條陳合浦珠池事宜

竊覩嶺海地方承平以來十有餘年矣自嘗兵徹而諸山之備疎水寨仍而沿海之防寄則海上宜無足慮者乃今日之患顧兆于海徼桑曲突之謀亟宜講求者也葢自撫賊李茂安揷海南遂專珠池之利十餘年來誘我愚民援以盗珠器具轉相煽誘惡少從者蝟興奸商赴者蠅聚遂乃據輕資而埒王侯廣金錢以塗耳目恣肆橫行藐無法紀往者許林諸寇安插下滄相繼報水貽全省數十年之患今珠池之利何啻萬萬安得不啟戎心而階禍亂乎夫絕利一源用師萬倍法禁一弛如堤斯決奔騰潰裂之禍不勝言矣去歲盗珠之艘十數為群初意竊取耳其至也新順東三邑不期而會者三百餘艘

遂乃擁渠帥出號令拒我王師比其歸也猶懼有後禍及見官司過縱今則治艦繕兵無復顧忌東邑三百餘艘矣新順又不知其幾也惡少嘯聚刼掠爲賚鄉落警報無日不聞海道阻絕商旅不通當此收成之際粟米騰貴職此之由可不寒心哉自去歲之寬處是以有今歲之猖狂設繼今之失處吾不知其所終矣爲今之計或曰嚴什五以稽之則奸無所容或曰調水軍以遏之則惡不得肆是固一道也愚則以爲今

勢已成矣勢成而稽之則緩而無及黨已衆矣黨衆而遏之則或激而生變拔本塞源之論潛消默奪之機蓋嘗蚤夜思惟未得其要領不揣狂妄聊以道路所聞條爲八事以備採擇私憂過計不勝杞人之愚伏希裁奪

一曰增屯戍以斷樵汲闌盜珠之賊所艱苦者惟乏泉水大都每船大者百人小者數十人貯水不盈旬日之用故自開洋採珠數月全不敢浴除炒飯之外每人日分水一小筒耳其登岸樵汲之所曰包金曰百里皆海康所地方曰中塲曰管頭皆海安所地方屯兵守此四處則樵汲之路斷矣近日亦設有官兵防守諸賊登岸惟用小舸大船不能至故往歲每爲官兵所擒恐今歲狡計必且聚衆刼水矣誠宜增兵防守此外沿海凡有灣泊取水之處俱宜置兵屯守

二曰扼險要以據地利閩洋海之間地名圍洲大山屹立海中四周環抱內有八林無賊數

百家居之有魚稻水泉之利前面一山如列屏東西小港可泊舟楫絕無風濤之患東一大王廟西一娘媽廟其神靈驗金珠充斥妖傳惟利賊船不利官軍隱然天造地設海外一盜匭也盜船向由硇洲行經管頭百里等處近皆官軍防守改由廣海衞之南地名坭澳放洋名曰放高洋出硇洲外徑抵圍洲奸商於此接濟焉風便則出海採珠不便則收港灣泊無復顧慮矣誠宜設樓船十艘屯兵

數百名把守圍洲港內奪其地利則進退無據不攻自破矣其二邪廟先爲文祭告海神盡行焚毀其明珠金寶散以犒士毋惑民志圍洲據而賊之邪念息矣此治之以不治第一要策也

三曰禁渡船以斷接濟群盜皆無資橐惟刼掠爲資到彼雖有珠不可食也各處奸商攜重貲往圍洲貿易全仗包金百里二處渡船接濟而在百里者爲多近雖設有官兵把守而

受賄縱容之弊不能無也誠宜嚴爲之禁渡船不許接濟奸商如受賄犯禁柁工及官兵一體受罪奸商攜有重貲擒得者卽以其貲給賞如是而接濟之路可塞也

四曰嚴譏察以杜奸商此等珠盜徒手而去滿載而歸皆奸商攜重貲而邀厚利彼旣售珠得貲卽貿貨而歸就官榷征曰我買船也非珠船也使絕私買之路嚴奸商之禁則雖有珠未易售耳然則盜珠奸徒其流也買珠奸商其源也絕其流孰若塞其源奸商多浙之龍游閩之漳泉廣之東莞患不禁之耳誠禁之安所逃耶彼所以肆然遨遊其間當何恃而無恐噫難言矣難言矣且貿得珍珠詭計百出或收藏於夾箱或寄背於脚夫宜行移雷廉高各府屬及把守地方官嚴加詰問查藏匿之主重闌入之禁懸首告之賞則奸無所容矣彼其攜重資離鄉井棄父母妻子而犯鯨波瘴海之衝有厚利而無害故耳今犯

科禁喪資橐有害而無利孰肯以其身試乎故曰患不禁之耳

五曰嚴律例以折奸萌夫違禁闌出律有重刑聚衆掘礦例發邊戍凡皆以杜禍亂之萌也況珠浦　國家禁池奸盜據而有之操弄干戈私通撫賊肆行刼掠聯艦數百聚黨數千擁立帥酋拒敵官軍與律謂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例謂聚衆至三十人以上者尤相逕庭假令　國家捐此利民亦何不可而

釀禍倡亂漸不可長是可從輕典乎聞奸徒語人曰除却官兵當場殺死它無足畏械繫官司重則黥配輕則笞杖而已誠宜擬定律例重其科條使知官司留心於此犯者必不輕赦而奸徒稍知所懲矣

六曰禁油釘以絕私通照得珠池之利向爲李賊所專今各縣奸徒秋冬開洋盜珠則李賊畏避春夏散歸則李賊開採迭相上下然李賊招誘新順各縣惡少全用船艦其桐油鐵

釘俱會城各縣所出盜珠之賊置造鐵炮等器藏釘在內自泥澳開洋徑抵文昌縣清瀾港僦車運送李賊獲利百倍今宜嚴禁油釘不許貿易海船仍移文瓊厓各屬嚴加盤詰油釘既絕則李賊船艦漸少矣又椽木櫓枝亦我所出爲彼所須都宜嚴禁

七曰議善後以防再舉前六事修明賊當消沮若猶未也體得首禍者皆由舶主揹貲專利其招誘之衆俱各縣惡少歸則散還故處耳乘其散而制之庶易爲力宜於春夏收洋之時行令各縣嚴督各該地方鄉約保甲族長人等嚴加約束互相稽查犯者連坐其船戶雇募篙工亦要保結編籍于官以憑查考其招募俱取本境不許招誘異縣亡賴致難稽察違者船戶逮治又於秋冬未開洋之際調附近水寨戰艦凡泥澳等處放洋處所防守賊聞風膽落矣且商船與珠船迥別商船重載少櫓珠船輕載多櫓或謂稽之過之於此時舉行誠爲上策

八曰芟首惡以正法紀夫蟯蛟小醜投生而生幸耳游魂餘魂以我全力制之其何能爲乃假之名號錄其子弟如奉驕子彼乃陽順陰逆生殺自由廣置良田營修峻宇賄結上下塗蔽耳目典籍以來爲盜者未有安享富閑若斯之甚者也置而不問將長其強耶抑信其順也查其原黨可二百衆耳餘乃招納各縣亡叛授以廩糧責其納珠事覺則以招誘

之徒解官掩塞彼其烏合之衆如發蒙振落耳以其强則如此以其順則如彼乃置不問猶爲有法紀乎曩歲豨將梁守愚追賊至瓊歸相告曰東粤舍此別無可爲舍此不爲則廣且多事因道其故相對歎恨久之今驗若左券矣首禍者不除效尤者何忌彼其出入城市安意肆志豈其順足信而强足恃哉不過以財自衛耳誠宜逮究正法大則誅戮小則竄遣籍其貲財以餉邊士散其黨與盡歸

農畝使遠近群黎曉然知
朝廷有必伸之法惡逆無倖生之理如是則人心痛快奸徒氣沮而全粤生靈可安枕無虞矣或曰當群盜縱橫之時無故而輕動招安之衆彼急則勢合益愈多事矣奈何曰此策者之過也彼其安享富貴以爲根蔕牢固極矣所深忌者盜珠之賊涎其重寶故秋冬退避倘官府下片紙縛之一夫力耳餘黨爲變吾以一水寨之兵殲之易耳盜珠之徒望生

還且擬其後必不合矣曰前七事定然後此一事舉何如曰機有遲速而要以必舉然後法紀正而
朝廷尊也

上邵中丞議征劉寇事宜

十七日發柳邦奇行後段織館齋到旗牌及劄付共一十五道已焚香拜迎又蒙委分守武昌道前來協謀攻守之宜不勝感戴職敢不協衷悉慮以圖報萬一仰祈不負軍門委託至意發

下陸推官條議中多可採容相度施行職所有條議謹開于後

一立賞格照得兵無賞士不往宜先立賞格以鼓舞士氣奉軍門明示懸重賞諸色人等及賊夥內能擒斬劉汝國者遵依發來告示曉諭外其餘尚議一臨陣衝鋒破賊者雖無擒斬賞銀貳拾兩當陣生擒從賊一名者賞銀五兩當陣斬眞賊首級一顆者賞銀三兩獲眞正奸細者賞銀五兩未知當否希裁

一議民兵夫民兵素無紀律節制止可爲虛張疑兵把守關隘之用若征剿之時與官兵並用實兵家所忌職見如此致衂者多矣今之兵士與民兵操戈而稱能戰一也然均不足賴也要之兵士訓練有素重賞懸於前嚴刑隨於後猶可鼓而使勇民兵見利則趨見敗則走刑不可加故也卽如近日大同之事州判陳策爲湯監生所悞所用者不過千長排門起夫而已食不充饑安能殺賊田金溥之

衝鋒坐視不救幾至挫衂可鑒矣或曰龍武二鄉兵非與曰彼素能戰之兵久籍名於官與它鄉異今者之來不願屬官節制費多調停乃肯爲周弘謨用不可執一論也故民兵以之尋常守禦則可以之征剿決不可伏希裁奪

一議招降職聞用兵之際文告爲先開其可生之路征剿在後加以不逭之誅訪得劉汝國等徒以散錢穀誘人因而拘留之陸續逃者多其心腹能戰者亦無幾也今議遣人齎牌徑往賊巢諭以禍福大都謂劉汝國招引荒歲饑民無知犯法相聚爲盜本道體

朝廷好生之心不忍以一人之故槩行殺戮如有悔過投戈歸降者免死發還原籍爲民劉汝國自知悔禍卒衆來降亦待以不死如執迷不悛大兵一至剿無遺類一以攜其黨一以怠其心使之自相疑惑所謂多方以悞之也

一議調度照得出兵之際某路可以扼賊衝某路可以出奇兵某路可以防奔突某路可以設埋伏其山川險易遠近必須主將親見灼知昭若指掌發兵之時因而分布庶不悞事大都此賊不離釣魚臺城隍溝二處其地高山峻嶺下臨大溪一線之路止容一人賊據爲險不敢脫此南出㧞則由二郎河北奔遁則由羅漢尖此其大較也容訪得的確繪寫圖說呈覽至於遥度風聞之言不一未敢遽

信

一議防守照得大同鎮二處把隘官兵九十名姝爲寡弱且皆不練之兵也今已募得精兵百名仍委州判陳策統領前去協同郝文煥朱印登併督率巡司弓兵千長民兵嚴加防禦使之立功自贖但能保境安民以待大兵之至卽以功論仍前擅妄便以軍法從事該州議將龍坪兵五十名發陳策統領前去大同鎮但照二處民兵僅百名不可分而爲二

分則勢弱彼亦不願分不欲去把守仍留周弘謨統領以爲衝鋒破敵之用爲便

一議會剿職于本日會同下江防道前人前往徽寧道約令督兵前來太宿之間駐劄防守俟吾兵齊另定日期夾剿犄角之勢旣成狐鼠之寇焉遁

議建外海社倉事宜

隆慶之末歲值饑荒人不聊生吾鄉素鮮富戶積穀甚少目擊時艱食不下咽雖常對林明府議買倉穀請伍明府領官錢復均派諸家出錢助賑少有存活然譬之一杯之水救輿薪之火所濟幾何盍嘗慕朱晦菴社倉之法而力未逮焉玆者幸蒙督府吳軫念夫歲之水荒下民之艱食爲預備之良圖行社倉之盛舉仁心仁政造福吾民甚厚吾人不相勸勉督率奉行豈不孤德意負造逢哉謹將晦翁原行社倉之法并今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 言乾道四年建

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厫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一其法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

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平曉事爲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稅錢及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已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齊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穀若干石依

簿給關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一常平倉與社倉相似而實不同要之皆以備荒也常平法官出糴本賤則買之以無傷農貴則賣之以無傷人積貯既富凶荒亦賴但官爲買賣委任或不得人至有抑勒民受其害非法之不善也今社倉之法不籍官錢依常平行之數年之間蓄貯必富兼二法而行尤爲周悉

一社倉之地今鄉約亭兩廡俱可妸不足則內兩傍俱可建厫也余嘗於饒州府治前空地創建倉屋一所饒人沈光祿良佐已出穀三百石爲倡余亦謀出糴本穀然行之矣會請官去郡而罷吾湖唐仁卿宰太和亦行之有效其法見西昌鄉約錄中

古岡陳吾德著

邑人李[illegible]麟校

墓表

明處士羅公暨配劉孺人合葬墓表

羅處士者新會之華蕚都鎮康里人也配劉孺人同里劉時用公之女年十七歸公公隱耀不仕有子曰兆鵬嘉靖己酉舉明經歷仕長泰寧洋二縣令以治行高等賜五品服邑階奉故以

大夫稱大夫由鎮康遷邑城奉公及孺人以居公嘗戒大夫曰死則葬我鎮康祖墓側我百歲後魂魄常應遊此山也與國曾有彥者相埋多中謂公祖地不宜扦泄生旺氣兆久未定公遺之詩曰千里與君尋舊約百年何處是佳城嘗導有彥謁余以故往來羅陳二氏甚驩余見而語之曰而泄泄如報公何若嘗言富山龍形者佳地也盍圖諸曾曰亦深念此恐非本意耳姑試之於是以語大夫請於公躬覽徘徊喟然嘆曰是吾藏矣地當鄉邑孔道異日者家人昕夕往來嘗吾墓與里中亡異是真吾藏矣乃與客觴詠酩醉而返人稱其達癸酉七月念八日劉孺人下世踰年甲戌孟冬朔公亦捐賓客大夫奉遺命合葬焉既襄事泣持狀命余表諸石余與大夫交厚公吾執友也丙寅之冬公導曾山人爲先大母卜遷宅兆沒齒不敢忘況知行誼莫余悉公與孺人之墓余敢以不文辭哉公諱誂字孔和系出江西吉水縣螺陂村曾大父沙

原公生長發公長發公生汝承公即公父也從父聰登江右賢科爲吾邑司訓從宦因家焉汝承公四歲而長發公故遭己巳黃賊之亂閒關依鎮康黎君易家因冒黎姓者三世大夫貴乃復姓公甫六歲汝承公殁毋梁太孺人鞠育家業被盜日困公稍知茹苦勤家事梁太孺人以孝聞既壯卜圓岡山葬汝承公形家者言後當貴顯至大夫果驗公幼而好學無父兄督責見片紙隻字之遺莫不珍之弱冠治舉子業不利

棄去偶入館中見讀大學者取覽之即泪落歸語深太孺人曰儒之負荷若是兒寧甘貧讀書雖稗稗有成弗願也更發憤終舊業又數年不售乃絕意仕進授徒里中子弟出公門者繩繩依矩度於是鄉閭父老無不敬重相率延致家塾公外嚴而內寬子弟無弗敬事之至今稱賢師者籍籍歸公云初窘家業由勤儉積累居常早起擇鷄之善鳴者畜之近卧內晨夜以其聲爲起居節而劉孺人親酒醬執井臼治枲絮佐

公寒暑晝夜不輟故用稍裕友人過從大夫講藝會文者不勝喜劉孺人輒治蔬具亡所惜費大夫學早成雖其性然本公與劉孺人之教也治家嚴整而有恩孺人與之同德家人大小無弗得所者大夫性褊急臧獲有過箠楚不少貸每誦陶淵明戒子詩及楊誠齋夫人御下故事大夫輒愧釋童稚有毀雀巢弄鷇雛者戒止之過墮雛即收哺成羽翼縱去好畜犬各一其名與非其名者投之食不敢食嘗讀鄧攸棄子存侄事輒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公曰勿謂天道無知此政有知耳與傳贊暗合宅心坦夷而剛直不阿諸相競者咸赴請質公極力排解無不悅服而去至鄉閭急難匍匐援救即損己貲無吝色亦不責其報故無問遠邇莫不稱頌公德公生於弘治某年某月某日逮終享年八十劉孺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逮終享年若干男女若干人孫男女若干人其後昌衍蕃未量也稗史氏曰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方公之起式微脫佔俾夫妻同德比義至老不倦所謂善人非耶廼後嗣竟以儒術顯身食其報天之與善不亦如執左券然哉且也圜闠卜而貴徵見此豈人力能豫謀者今觀富山佳城又何鬱葱也彼之嬌嬌者龍蟠此之森森者玉立吾不於彼乎而於此乎徵矣於是作處士與孺人墓表

趙侍郎縣君馮氏重修墓表

新會城東一里曰趙村村北二里曰鐵爐坑山

勢自圭峯分支蜒蜿而來風氣攸鍾蓋馮縣君墓在焉縣君者宋朝散大夫戶部侍郎趙公之配也侍郎諱必柠字元極別號后山福建連江人系出宋濮安懿王之後由漕貢進士授新興縣尉召拜戶部侍郎因宦廣悅新會山水擇城東里而居人因以趙村名云縣君適侍郎生二子長曰良衛次曰良軾良衛居廣城遷南海凡窖村又遷順德之碧江故今爲碧江趙良軾居趙村其後遷本邑之滘頭故今爲滘頭趙二趙

並雄兩縣世爲嶺南甲族余始祖朝列大夫以至元間由閩入廣卜居外海與滘頭接壤里第相比計其時與侍郎相後先至今婚媾不絕而父老間嘗爲余言縣君二子以故習聞其先世之詳今二派貴盛繁衍不可殫述其最著者七世孫中順大夫雲南知府善鳴九世孫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崇信皆碧江派而滘頭詩禮箕裘代有聞者咸能世厥家矣縣君生卒失紀以元至元間葬于茲域逮三百年爲大明隆慶辛未副使與其族人慮久或湮沒鳩工重修而今庠生必興必敘徵記於余余惟祖妣本根也子姓枝葉也有數百年之丘壟而後有數百年之人家今夫掩映扶疎夌雲蓋日蔭百畝而無餘歷千禩而不變者木稱喬焉然其植根深而取精也宏矣余嘗奔走燕趙梁楚之間詢其故老無歷代塋墓而惟五嶺以南其名家巨族往往有代數易而如故者時展省而勤繹思亦存乎後之人耳蘇明允氏曰今所視若塗人者其初

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嗟夫自宗法廢而族漫散則有親未盡而慶吊之不聞名次之不知者是相率如塗人耳然則副使與其族人今日之所以修是墓者勢或幾於塗人而欲其不塗人之也數十世而後聚族而登斯壟焉一本之恩其有不油然而興者乎是可以風矣僭爲識之

墓誌銘一首

明節婦梁處士配陳氏墓誌銘

嗚呼此吾姊節婦正娘之墓也姊年十九適山塘處士梁允章無子生三女處士病革遺命曰我死若幸未他適善視三女屋數椽爲祖祠薄田數畝爲祭田歲時伏臘得祔食其間卽若適吾瞑矣姊哽咽抆淚對曰脫君不起吾何生爲所不卽死者以三點血耳君無子兄弟之子猶子也獨不可爲後奈何其祔食哉處士歿姊年二十六號痛旣絶旣祥或勸之改適輒撫膺嘆曰未亡人倘見三女成立掃除墓地待盡耳而

寧犬彘我乎或者不敢復言初擇允謙次子重任爲夫嗣旣娶婦相繼淪沒塊然一室麁衣蔬食紡績至老不倦重任旣故無託捐屋爲祠置田爲祭一如夫命族黨憐之父爲封給諫岸南公常憫念迎之居無何卽告歸曰吾香爐灰冷矣不能久處霜居茹苦垂四十年萬曆庚辰有司採實申聞督學臺使者旌表命甫下而姊歿矣姊生正德辛巳十月二十七日終萬曆辛巳十一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一復擇性爲重任後長女適施紹崧次適黎思載次適李宗長卜以萬曆乙酉正月一日葬于圓山之原憶吾德兒時甫就外傅晨興輒詣姊膝下爲德誦習指授句讀歸則夏薄飯具餅餌哺予否則啼不已賴姊之成就多矣昔軹深井里之姊不畏死難以揚弟之名顧德　兩朝待罪諫垣不能乘時敷奏

闕下以揚姊之烈有餘愧矣今姊歿矣余亦樗散林莽倘一旦先朝露湮沒無聞伊誰之罪哉

余故誌其大者而繫之銘銘曰　圓山之陽佳城鬱蒼中有耿光如日如霜遺烈無疆爲姊氏藏

祭文

祭外舅李公文

嗚呼大化斡流倏來倏去人孰無死惟公死之堪悲古稱下壽六十公年踰六十可以壽稱矣又云平斯爲福公有子有孫後豈無顯者則福亦不薄矣公之死其亦何憾矣乎所爲悲公者

出次于外垂二十年室家仳離妻孥不保形影
相吊孰爲親者言之能不令人酸心墮淚也耶
追念先業傾頹恢復莫伸家益以困而乃櫛風
沐雨誅茅披蓁與麋鹿爲群樵牧爲侶其亦可
悲也已至乃賷志以歿客死山樊羈纘之際舉
目誰親言之又能不令人酸心墮淚也耶嗚呼
公雖已矣遊魂渺渺當夜何之能不返而室家
顧而妻孥陟降依泊於舊日之庭除闔閭也耶
余往於公言如以水投石今陳奠饋于前我酒

匪馨我殽匪旨公亦恍然佑之否耶

祭黎處士文

嗚呼思大化之流斡實明智之所疑云天道之
與善顧菸昧而難知何斯人之明淑乃淹忽而
長辭謂方升其未已類朝陽之赫曦胡溘然而
長息遽西匿乎崦嵫憶與君而同好況伯仲之
連枝或滄洲乎擊楫或江舘乎浮卮曾判袂之
未幾倏死生之乖離嗟重泉之永夜痛再旦之
無期芳草萋兮在渚王孫魂兮何歸滄桑變兮
可見會君面兮無時醴與醢兮盈几涕如雨兮
交頤

祭李襄敏公文 隆慶丁卯欽差

嗚呼彼堯山之西崎勢蜒蜿而徂東聯川原之
迴合聚風氣於源同鬱佳城之嵯峨信龜筮之
協從方繕曹之上議敘先生之勳庸謂宅兆之
安厝宜遺官而鳩工
帝簡念曰俞哉渙綸命於九重乃銜命而宅茲
屬小子之微躬自仲秋以言蒞爰登堂而哭公

茲窀窆之已就序方屬乎孟冬初誅茅而敉土
獲雙芝之丰茸彼丰茸之謂何占靈異之所鍾
天眷公之厚德將食報於無窮嗚呼噫歆昔盍
世而建業今謝質於層峰披龍光之無自聽馬
鬣於新封長夜綿乎無旦玄扃閉兮不通德有
盛而不滅體無惠而不終使人情其何已埋玉
樹於地中痛九原之不作一灑淚於西風聊奠
誠於椒漿曾不盡於微衷

祭李母黃孺人文

嗟夫人之僊去乘白雲於帝鄉杳音容之莫即覩佳城之鬱蒼念藏舟之未遠悵玄夜之無光想惠質於當年出珪璋之望族相夫子以宜家踵鷄鳴之芳躅逮中道而棄捐厲冰霜以自勗可斷絲以竝慈亦和膽而方淑守一經以貽燕振世祿於文儒見五桂之齊芳歡三荊之同株或宣猷而秉鉞或俟時而握㮆或簪筆以摧奸凜風霜於紫殿或製錦而儲邊均王家之碩彥乃白首之最良締余交於異縣歷幽棲以奮庸

洵精金之百鍊況和氣之所鍾稱孝友于一門譬山川之出雲沛霖雨於區寰似儀庭之彩鳳産靈穴於丹山宜褒綸之薦至映章服於慈顏胥期頤之可躋何電光之奄逝吾德偶承乏於此邦誼實均於子弟感宿草之未陳遵崇阿而披蒔瞻壺盧以徘徊撫松楸而出涕奠絮酒與生芻馘醴殽之弗備倘有鑒於丹誠庶靈魂其來賜

祭封太安人陸母文

嗚呼河潤九里祭海則先洪流駿發其來有源於惟孺人稟德之全溫恭和惠秉心塞淵齊眉比淑和膽方賢篤生令子奮起雲間巍科連掇天衢翥軒出司郡理鵠亭辨寃入居比部天刑糾虔簡在

帝心執法殿前廣右攬轡粵東分藩澄清屛翰譽問昭宣暨其持憲視我海壖如冰斯潔如玉斯堅風猷益懋威惠奚偏鳴桴弗警佩犢者遷亦有珠徒解衆歸田人疇不頌華夏謳言人疇

不懷椎赤華顛誰其階此母氏實然

帝昔念功龍章赫奕今斯奏績寵命將騈憶曩初度燕喜張筵碧桃王母兆耆于篇謂母遐算弗崩弗騫胡不愸遺遽爾長捐嗟彼大化斡流而旋德等誼關年好氣合枝連聞訃奔吊涕泗漣漣豈曰弗壽亦躋稀年豈曰弗榮霞翟輝聯矧茲令子騴騠鼎鉉更富蘭玉世澤永綿雖謝塵壒不亡者存旣昌旣熾足慰重泉有酒在前有寃在天再拜泣奠庶其格旃

祭文林郎林公文

嗚呼人之死生循晝夜然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維公之生黃雲毓秀紫水涵英乃鍾異品博大純明壯遊宦海勳績蜚聲晚歸翠麓銳志建城且生賢嗣如蘭如芝考終命令克臻遐齡今日蓋棺可無遺恨顧余聞之哭之慟然憶昔與公對酒彈棋酣歌玉樹時有幾何其在于今天奪良人倏就樓樹瓊瑤之記嗚呼何鄭嫗不相其年巳翁不醫其疾遽爾一蹶而不復支耶噫嘻

公其逝矣而公之神靈在天雖亡猶存也南望夕陽緘辭寄奠具束芻以洩悲托深衷於涕霰公其為余一聽也耶其不能聽也耶

祭陸母顧太安人文 代作

惟夫人之挺秀實川岳之鍾靈稟純和之粹氣邁女流以獨稱彰母儀於內則追闈範於前經相夫子以貽燕產蘭玉於階庭惟恩臺之拔萃洵卓冠於群英體三才之茂質包二酉以成名奪裔科於早歲乃羽儀於　天庭既敭歷於中外多秉憲而明刑持繡斧以西巡爰攬轡而澄清亦旬宣於海表遂分臬以巡兵內順治以肅穆外威嚴而敉寧靖山妖與海若破巨鱷與長

鯨扇和風以被物推赤心而開誠原發祥之所自緣夫人之好生何昊天之不弔隕寶婺之祥星匪工女之寢機與相杵之吞聲在行道而掩泣況感勤乎中情某等咸典兵于海曲備一旅之使令蒙一顧而生色常驤首而長鳴聞凶問之猝至爰夙夜而兼程向靈輀以稽首淚滙滙其沾纓雖醴殽之不腆庶神靈其來聽

祭陳州判文

嗚呼死一也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者君之

死其何如耶自劉賊倡亂侵我大同㷊我郊保謀犯我蘄黃勢日熾矣君奉命守隘奮不顧身以滅賊爲己任龍木冲之戰田金溥死之君策馬向前射殺數賊我軍獲全當時君之不死者蓋不容髮竹麻尖之戰龍武兵北矣君挽弓陷陣亦連斃數賊卒陷陣而死嗚呼君職州倅非有專城統衆之權所有疆圉非有兵符閫外之寄閑報敘遷非有官守叵辭之責或謂君可以無死而君竟蹈白刃視死如歸此其志良足悲

矣當賊聚黨於大湖宿松之境殺人於通都白日之間釀亂胎禍者何人君誠耻之武夫驕將㥽懦而不可用疲兵弱卒驅策而不可前君誠憤之奮袂而起厥功未就然有司懷奸苟祿武將臨難苟全者亦可以愧死矣君之死所係顧不重哉君死僅十日而賊敗渠魁授首得非君之忠魂爲厲鬼以擊之耶又十日而百戶郝文煥獲君於積屍中肢體面貌如生嗚呼異哉制府疏君忠烈以請於朝旦夕且優錄君亦可以含笑於地下矣某等待罪茲土職守攸關憐君之死義膽忠肝臨風一奠不任辛酸

祭東莞祖祠文

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祭海者先於惟我祖胤出莆田冀國流澤永世克延其在于莞公爲始遷在我朝列歷世三傳莞會相望賓兄弟焉賴祖之庇箕裘弗替譬諸泰華東西竝峙譬諸草木均吾臭味水木源同馬牛風異弗問閒者垂四十禩茲駕輕舟來虔祀事我酒旣設我筵旣肆

祖如有靈庶其來視

祭文林郎彭公文

番易太守陳吾德謹以束帛香醴之儀致奠于文林郎前南康尹彭公之靈曰嗚呼哀哉人生世間上壽百年齡逾七衮豈曰不延如公之没亦復何言哀哉公者辭弗能宣世尚伊優公獨直前開敏篤誠明類幾先議苟不合抗論愈堅仕取行志振鐸鳴絃歷官有聲寧紹南連早歲解組遺榮遊誼適意行樂擊肥烹鮮常開花徑

多種秫田酒朋碁侶漱石枕泉我昔歸畊與公周旋或邀明月或棹輕烟公歌我和我醉公眠顧玆赤縣恃彼黑九每一縱談公心憂煎延論旣廣碩人期肩崇墉仡仡事定身捐推功曲突如何可諼知公泉下可以瞑焉晤語無辰涕泣漣漣敬陳絮酒庶其格旃

告文一首

告蓬萊舘山神文

伏以名山福地實鍾天地之靈哲士仁人必稟川岳之秀是以欲求胤嗣仰禱靈山惟崑崙之南來稱蓬萊之最勝仙靈窟宅兆庶攸依每艱嗣而有求洵無祈而不應某等竊念信士陳成德人務存心鄉稱善士年踰四十尚未夢蘭衆發誠心共成善果向仙靈以虔告望慈照之普施使成德佳氣充閭早叶熊羆之夢祥光照社手看蘭玉之輝不勝懇祈之至

謝山存稿卷之九

古岡 陳吾德 著
邑人 李以麟 校

五言古詩

寄懷默丘諸兄弟

歸畊十二載偃仰謝人徒種秫足春醞兄弟時獻酬念此桑榆歡悞隨塵網收懸旌入於越酒淚別滄洲昔爲雲中鳫飛鳴自相求今爲完山鳥飜飛各異洲不惜行者苦常懷居者憂新坪罔露多古洞嵐烟浮狐兎傍人走豺虎嘗晝遊保身在明哲力穡乃有秋尚愼眠與食庶以慰離愁

泊富陽程明府招飮山亭

弭揖富春渚乃在山城隈茂宰來招邀躡蹻凌丹梯雉堞俯奔流鳥道千重堦上有嚴陵廟棟宇胡然頹移尊陟層巓華構鬱崔巍庚桑日以遠俎豆誰家祠飮酒豈不懽感物令心摧晴林散陽彩倏乃四雲垂夏畦漲欲盡晨突半無炊

撫字在艮牧勞心念蒸黎窮陰如不散願假薰風吹

贈別劉近之四首

尊酒平生意與子別河梁顧瞻寡儔侶道路阻且長越鳥依南棲塞鴻向北翔羽翼各有適胡能不參商君子慎厥終下士反其常義馭無還軌荏苒悲流光勉矣即前路引領遲成章

其二

送君龍溪滸彌棹五羊城五仙行問訊胡爲事遐征言從海上來探歷已周星歸裝非陸賈行笥異邊經玄珠娟赤水瑤草冐丹庭言貧九鼎重方價千鎰輕採之當誰遺逝將獻承明挂帆從此去長揖謝仙靈

其三

驅車庾關道上有文獻祠飛甍依絕壁磨蘚認窮碑梅亡嶺尚名猿去洞還疑不念去者寡寧知來者稀金鑑悟唐帝朗照識胡兒改容謝小友歎美非所宜揭還展二忠千秋艮並茲

其四

遙榮十二載蓼寐見芝山下有素心人華髮映朱顏畜修不媿影獨行無改轍伊余昔承乏一榻常晝懸南州稱高士而我非陳蕃高深悟太極短淺窺半班春風吹嶺表桃李復何言

出京別諸省丈

解組辭京國舉袂別親知飄風中道起越鳥向南飛豈無盈觴酒恨恨不能持瞻彼水中鳧感此轅下駒浮沉各有適悲鳴將向誰丈夫秉微尚赴義甘苦飴苟志在溝壑貧賤固其宜周覽大塊內斡流隨化移羲光不停轡葵心祘在茲仰愬明主恩頻愜滄洲期挂帆從此去江海渺無涯愧乏南金報而獲瓊玖貽願言樹嘉績遲暮慰相思

出東門行贈朱次阜

攜手出東門行行日云暮悲風吹我裳況復冷冷露守者欲閉關行者渺廣路青錢豈足𣷹王程誰敢後願言與子偕畏我朋友怒遲遲我心

達十步九回顧全州忽已遠河橋忽已近回瞻
九霄陌氣結不得訴

送許曼植北上

暮春風氣佳之子遠行遊振衣郎前路楊舲萬
里流顧瞻林間鳥好音正相求感念同心友對
酒不能酬昔爲連枝樹根條本同丘今爲完山
鳥翻飛各異州

異州非久異握手待來茲同丘難終竟乖析會
有時丈夫志四方疇能泣路岐要言貴遠大寧

爲兒女私敦交苟不薄去住焉足疑願振飛天
翮庶以慰所思

所思圖南羽燕雀同其塵匪志在粱稻尺蠖冏
有伸成均羅英彥由來多俊人巨卿楊往烈偉
明得其眞毋以明月姿易彼梧臺珍行矣愛玉
體相期金馬門

贈月橋山人二首

幽人挺奇趣結構臨淸渠磵圯駕飛瀑磵道一
何紆窈篁斷來逕喬樹上參虛流飈動淸響隱

隱閧笙竽雲霞生短褐荃杜集長裾朝挹天河
水夕宿鳳山隅曜靈匿西景轉矚流望舒啓川
披素練疎林散瑤琚鶴髮增華澤玄裳亦翩如
伊余一傾蓋把袂共躊躇溪花浮香茗野蔌出
中厨悰懷良未極淹留興更腴已入桃仙域何
必問蓬壺

其二

幽巖有桂樹常抱彌年丹芝蘭生茂林芬芳透
重巒美爾淪霞士棲遲謝塵寰譬彼翰飛鴻冥

冥薄雲間雲路何寥廓鴻飛何弁弁達人契神
理抗志浮雲端恬曠懷高矩吐納頤令顏脅服
非我牽丘園協素忭俯眺淸泉流仰覯明月炫
逍遙步山粱物役一以遣未能濯塵纓聊以寄
繾綣

同羅少南黃叔化陪曹明府厓山吊古因
泛舟觀海分得水字

登臨屬素秋厓山風日美茂宰肅精禋招携集
簪履生平吊古懷覽歷從茲始淸晨陟巘原四

望山烟紫兩厓束怒濤萬籟鳴悲耳披薜問行朝緣蹊觀草市一后有遺陵六師無故壘達彼宛生闢悟茲典亡理泛海帝圖非捐軀臣節是長松皆摧殘虛殿半夷圮感慨恨難平凄涼淚欲洒移尊賡海旁擊楫鯨波裏人疑星漢遊舟以芥盃比未覩朝夕池安知百川水回首塵慮消壯遊乃如此聊以步來章巵言不盈紙

七言古詩

劒江夜泊

去時楓樹青回來楓葉丹丹青轉瞬韶華改逐客天涯何日還曾憶乘槎劍江側劍氣光芒照顏色扁舟今兩宿江干蓬髩如絲非往昔呼童獨酌還獨醒醒來仍把劍文拭掌中寒露滴芙蓉波心隱隱見蛟龍神物變恠每如此豈終淪落在泥土君不見淮安市上多少年匍伏英雄在眼前又不見大鵬搏風九萬里學鳩群笑枋榆裏吁嗟人生有酒且盡傾未須反覆論世情推蓬四顧月光白忽然飛鳥向我鳴問之何事向南征黃雲紫水天溟溟願因雙翼一寄聲飛鳥長逝不我答焚香夜讀中黃經

舟中即事

鷓鴣水下走白鳥水面飛鷓鴣欲飽白鳥饑雙雙齊傍釣魚磯漁翁持竿夜不歸客子扁舟尚未泊江楓汀葦故依依

七言絕句

舟過安德津吏見訶戲贈口號

扁舟初別五陵春爲逐江鬪鷗鷺群津吏謾勞

頻問訊漢庭元有舊將軍

晚泊楊柳青

客子臨高萬里情扁舟東望即滄溟笛聲且莫悲楊柳楊柳如今樹樹青

贈晴川居士三首

門對南臺第幾峰流泉一道曲如弓夜來風雨知多少曉起依然挂玉虹

其二

卜築須同蔣詡儔清泉白石本來親風塵一落

難回首多少園林待主人

其三

萬里題詩到薜蘿不知秋色傍人過他時九曲能相訪與爾中流聞櫂歌

與陳隆之太史僑寓廣陵比園廬者累日臨别贈余六絶用此見答

有客遥從廬阜來舊題名字在丹臺袖間拾得金光草投向滄江夜色開

其二

南北分攜是此筵君遊紫閣我蒼煙不知後夜蕪城月幾向仙人掌上懸

其三

廣陵一葉落梧桐斗酒看君意氣同二十四橋秋色迥參差吹徹月明中

其四

中朝久已待元瑜書記翩翩翰苑孤裁罷明光詔五色應題尺牘到潛夫

其五

鷺斯隨處可遊身羅網疎開天色春已把閒心對漁父敢將哀怨托靈均隆之有滄溟亦有行吟者何事三閭怨獨醒句

其六

酒盡離亭玉露秋風前贈我雙吳鈎飄然攜入空山裏魍魎逢人迴自愁

隆之生女賦贈二首

昨夜歡聲滿玉堂爭言賓婺下祥光盧家只謂添丁喜未識傳書是女郎

其二

喜來輒復醉霞觴美爾明珠掌上光庭內封胡多玉樹不知人世有王郎

安義道中聞何老人道前令林君惠政以不善事上官而去有感書屋壁令名大芳余姻家也

經過茂宰鳴琴地忽憶孤山一鶴飛候館棠陰聊繫馬居人指點欲沾衣

其二

陶令歸來五柳長至今麥穗尚成行郊原日夕驅車馬誰見伊優只在堂

近午發舟

舟發鄱陽快穩流一程行色淡於秋叮嚀莫漫標文旆恐爲江湖消浪遊

午過鄱陽湖

孤帆斜日轉波心萬頃波光似躍金獨立船頭成桎望江東何處五雲深

夜讌鄧卿雲將軍府第同諸生李明卿廉安卿陳子晉潘子敬李大亨時史先生與嚴思孔劉近之駕扁舟送余湖中風濤大

作暮薄相失末首却寄

尊酒維舟與細論咏歌深夜在轅門高懷此日眞吾黨何處河橋可斷魂

其二

匡廬萬仞插青霄彭蠡千源接海潮領畧湖山千古意不妨分手木蘭橈

其三

日暮風濤尚未平舟人漁子太相驚扁舟今夜歸何處回望楓林樹樹青

宿樟樹鎮

煙火相連近萬家古今盤踞水西涯孤舟夜泊渾無定一段詩魂逐柳花

贈張郎

張郎意氣薄層空手挽烏號二石弓然諾從來重相許願隨仙客入雲中

過漂母祠

進食當年不望酬名祠香火煥千秋王孫傳得眞心法應與留侯作伴遊

聞鶴

九臯鳴鶴自喈喈俗韻應知竟寡諧寄語群離莫驚詫九天閶闔爲誰開

題扇

杖策何年徃帝圻短亭依舊綠陰迷楊桃殘雪梅花瘦人領春從天上歸

歲晏寄家書

天氣衝寒入硯池呼童融凍寫新詩客邊渾是凄凉意傳與家人總不知

六言絕句

題旅屋壁

昨日城頭挂冠今朝天外驂鸞從敎執席爭席
且喜畜樊出樊

浮光逆旅主人問余官戲答

楚國有新令尹漢廷無故將軍相逢莫問名姓
誰能更論寒溫

喜友過訪

瘦竹疎梅況味青山綠水襟懷午夢何人驚破

門前君子朋來

古岡陳吾德著
邑人李以麟校

五言律詩

寄沈比部純甫 時謫戍陽江

登臺一以眺秋色倍思君誰解馴龍性聊爲澤
豹文懷沙千古怨抱玉幾時分　聖代多恩詔
終然下五雲

大梁逢吳明卿大參張子承僉憲學閣夜

讌留別一首

白首投邊過青雲有故人醴從芸閣置賦擬兎
園新看劍雙龍在鳴空一鴈頻明朝萬里別那
得不沾巾

別劉簡之年又

相逢俱白髮而我復蒼烟握手三冬晚論交十
載前且酬碧麥釀莫奏朱絲絃明發梁園道離
魂只黯然

除夕書懷二首

除夕天涯客深宵獨掩扉椒盤隨俗態燈蕋報
春暉是夕燈花太奇呼童共守之雪色千林暝塞門一鴈飛鄉
心愁欲折何處是庭闈

其二

五十明朝是因悲逆旅過無聞應自媿有志竟
如何蕉鹿迷眞夢冥鴻任網羅床頭周易在高
枕待羲和

丁丑元旦

蒼龍初正馭萬國覲垂衣獨有孤臣夢空懸舊
瑣闈年光隨曉箭春色到柴扉旅食眞何意迂

疎事事違

七言律詩

答沈純甫見懷

錦字題詩到碧岑天涯一望海沉沉空瞻龍劒
衡南斗不見鴻書報上林痛哭淚收炎徼遠黎
危身在主恩深孤臣舊有生還路肯信終爲
憔悴吟

九日酬贈陶惟謙文學

問爾東籬看月明居然五柳一先生黃花憶共
尊前醉白雪移來調裏清江閣夜寒秋水色海
門風急塞鴻聲投冠欲傍煙霞侶莫向丹臺問
姓名

和曹明府遊白沙相祠地二首

銀花浮動錦函開郢曲新傳白雪裁自是登高
能作賦不因乘興共啣盃湘灘地盡雙流合楚
越疆分一水來欲向江門問眞派願携棚艇泛
波廻

其二

水白山青四望開地留名勝昔人栽當歌共入
春陽里把酒還傳碧玉盃雲去隔溪霜葉墜臺
空明月夜烏來千秋祀典公籌度更從籃輿陟
巘廻

壬午九日偕青霞老人龎少舉遊羅浮

羅浮秋色隱晴空柱杖能追負局翁雛鳳羽毛
連碧漢老龍鱗甲偃蒼松遨來緱嶺吹笙月寒
入參軍落帽風黃菊紫萸聊共醉更從何處覔

仙蹤

五羊別葉男兆

客裏逢君屬歲殘誰能華髮共彈冠白鷗海上呼群急黃鵠天邊並翼難雪夜他年南浦夢河梁今夕北風寒柳條過盡那堪折獨有梅花可贈看

椿庭遺翰卷爲陸憲副賦

柱史傳家鄴下才陽春一曲自何來忽驚手澤星霜改長擬心神倏笥開紫氣崢嶸看斗極銀

光浮動走風雷士衡故有思親賦不寄南雲亦自哀

贈馬用德廣文之任桂林便道省覲

桂水浮空彩鷁歸傳經人似馬融稀盈門桃李經年植得雨蛟龍傍漢飛故國移官還絳帳北堂歸夢自斑衣氊寒莫厭夷城卧會有 徵書下紫微

送蕭以寧憲副觀察蜀中

霜節西征白日寒送君先着惠文冠鄴人終識河渠使蜀地今還陸海看三峽星辰連楚甸五雲東北是長安登朝早晚書應寄莫道衡陽鴈到難

寒食舟中寄懷舍弟懋直

天涯誰不念離群况復連枝暮景分入望千山帆外盡斷行孤鴈雨中聞關心歲序悲遊子墮淚松楸獨看君野哭郊原寒食過扁舟何處不銷魂

贈陳司理及卿解官還閩

濤世憐君製芰裳那堪尊酒別河梁蒲帆曉挂三城雨澤國寒飛五月霜官罷乾坤雙綠鬢夢回湖海一黃粱寄言羅尉高懸者可奈冥鴻屬意翔

贈別青霞鍊師

舊約名山共息機年來眞得遂初衣秋高鄴下雙鳧至歲晏遼東一鶴歸袖裏龍文人罕識枕中鴻寶世全稀丹成且莫冲霄去還記江門有釣磯

松臺同萊化甫何元偉二年丈舟中夜酌

星聚天門暮靄收連枝今作異鄉遊尊前歌動青雲色峽裏寒生紫塞秋獻賦風塵還白首著書歲月自羅浮酒醒吾亦悲漁父明發天涯放釣舟

過南浦陳方伯玉叔招讌賦謝二首

走馬長安憶並遊十年消息自沉浮舊藏五岳圖仍在新擬三都賦更優南浦寒雲當晝合西山積雨入江流遨憔正值蒼痍急願以旬宣翊

帝猷

其二

暫釋漁竿海上遊相逢猶自問羅浮碧霞丹在誰當遇白雪歌來爾最優公服登樓詩便得政成分陝須先流長文更有山陰約未擬廻舟學子猷

夜泊桑園有懷施于我年丈爲余將家口在後卻寄

衛水維舟却望頻獨憐尊酒共誰論秋霜欲上明朝髩夜雨能消旅客魂已有浮槎供使者不勞芳草怨王孫天涯妻子愁相向又得同歸上鹿門

壽陳隱君六十

畫堂日暖進瓊巵才子青春彩袖垂丘壑百年能性在雲霄五色鳳毛奇當筵競進冰桃實照坐爭看玉樹枝奎璧夜來多氣氣定知榮壽應昌期

襄陽館中書懷

不見天南尺素傳乾坤孤使若爲懽青山獨上休隨酒明月重來尚倚欄楚北望鄉何日到汝南歸騎有人看驅車莫問王陽事蜀道于今不是難

登叢臺

趙王胡服定中山自築層臺縹緲間事往尚餘殘碣在春來惟伴落花閒駿駿古陌青驪遠纍纍空原綠樹還試向漳河一回首秖今東去幾時還

送歐楨伯分敎江都

三年待詔出江都繁露才高似仲舒坐上盡逢金馬客囊中多挾羽陵書蕪城爾去還能賦郢曲人傳和不如莫道廣文氊獨冷漢廷前席有時虛

元旦紀夢

天門日麗海潮生獨泛扁舟向曉行一道祥光浮紫翠九重佳氣鬱葱菁星槎有路通銀漢仙侶如雲會玉京十載江湖勞夢寐瞻依常切鳳

凰城

寄陳富伯兄弟

十里蒹葭入望疎美人遥隔水雲居清宵欲上黄猷舸塵路羞回阮籍車目極烟霄摶兩鳳心隨湖海憶雙魚干戈滿地堪垂淚何日相逢話故廬

襄陽遲舒給事汝德從劍閣入蜀(汝德同余使蜀冊封汝川郡王)

蜀使寧辭蜀道難千山空說鳥飛還金牛舊啟通秦路天馬西來入漢關旅泊尚依三楚外夢遊先到七盤間雲邊獨憶乘槎侶夜夜看刀泣寶環

玉泉山謁關將軍廟

運去中原惜漢家將軍孤廟夕陽斜看碑欲酒千秋淚訪古還停萬里槎樹杪流雲愁不散岩前殺氣望來賒山僧共說英靈異風雨時時走亂沙

秭歸阻雨

西去巴梁路渺漫瀟瀟積雨晝生寒孤城舉目

空波涙尊酒看君有肺肝客夢易隨青嶂斷鄉心多共白雲攢巫陽只在啼猿外愁絕陰霾起樹端

別舒汝德給舍兼訂春還之約

共泛歸槎錦水濤一尊岐路惜分襟明河夜落西征賦白日秋懸近侍心七澤風高聞斷鴈五陵花發待華簪經途不負淮南約遲爾同扳桂樹林

王使君召讌峴襄亭二首

明牧招攜興倍長看山終日綺筵張歌傳激楚雲邊調酒進宜城竹外觴堤樹遠連襄漢影巖花輕點芰荷裳習池峴首當年事千載來遊復此鄉

其二

危亭遥枕碧山頭匹馬從來五馬遊千里未忘丘壑興一盃同彼古今愁坐移曲檻青雲繞俯瞰澄江白練浮自是使君能愛客夜闌尊酒尚淹留

劉廷評鎮中乞歸養南還賦此贈之

法署含香二月餘飄然朝上乞歸書西山日暮烏情急南國天遥鴈影疎不是劉殷能遊召如何潘岳在閑居故人燕市今餘幾媿爾風塵合佩魚

出京書懷

躍馬長安願已違故園迢遞思依依月明紫水千門過秋到黄雲幾處飛旭館乍回春草夢兵戈應念老萊衣解貂准擬來朝醉誰道王孫悵不歸

遊金山寺同陳隆之太史陳來源外翰分得江字

詞客招攜謁上方勝遊寧覺滞他邦龜鼉傍岸窺禪翁雲霧當空護法幢海上仙山無弱水人間倒景有長江應知河朔非吾輩良夜何勞引玉缸

登淮上樓席間贈别施于我員外

登樓共酌盃中酒旅次那堪愴别筵愽質自應

明主棄禰袍長得故人憐江城雨過青山外水國寒山白鴈前醉引斗牛看紫氣不知龍劍聚何年

得報削籍放歸書懷

海上田園歸去來片帆風送大河隈白頭好向吟邊過玄草今從静裏栽隨處風塵難淚跡浩歌天地一登臺黄雲紫水春無恙想像茅堂花正開

蘇門觀泉源 有引

京師右拱太行脈盡蘇門衛水出焉東
北由天津入海餉道賴之益國家形勝
命脈所在與尋常名勝供登覽者異矣
憶丙寅以使事經過太守張公約遊不
果無今追昔荏苒十載矣用此書懷

蘇門形勝太行來千里河源一鑑開星宿乍疑
浮瀚海蛟龍時見起春雷轉輸東北天津會襟
帶西南地軸廻十載衛城曾駐馬獨憐華髮始
登臺

登九山

天遣靈山擁衛源萬山羅列此山尊丹梯百轉
烟霞並石闕雙開虎豹蹲春色漸看回大地東
雲猶自護禪門太行望處青霄斷好是庾關入
夢魂

登嘯臺同朱邦瑞訓導

逸士高踪何處尋空留石室倚雲岑孤臺尚想
烟霞色哀壑疑聞鸞鳳音白日坐來蒼靄合紅
塵飛盡碧苔深君看衛水年年在肯向儒門歎
陸沉

寄吳明卿大參

曾握麟符海上來看君元不薄蒿萊江山無恙
詩篇在祠像遙傳父老開絕塞逢人誰問舊中
原下馬一啣盃莫言鳳轄愁羅網已有靈珠照
乘回

度庾嶺逢謝廣文赴漳州博率爾言別

嶺上相逢日欲曛旅亭立馬袂難分十年別有
新華髮三仕宦仍舊廣文苒苒風塵悲異路翩
翩詞賦想凌雲蘭湖漳浦須臾隔愁絕啼猿不

可聞

寄惟異弟孝廉

澤國凉風起白蘋天涯一望絕音塵瑤華欲折
情難寄鴻雁不來秋正新夢入池塘頻見汝別
來詞藻定驚人棲遲莫共垂雙翮萬里青雲好
致身

秋江釣叟約陳道襄侍御

單騎遙從朔漠歸扁舟還泊子陵磯誰能勇退

澼絖水涵獨披簑卷賜衣鷗夢不驚雛鳳翥脏
揚翻羨海艫肥扣舷不用歌醒醉春酒長江任
息機

送曹明府入　覲

仙舄雙飛入紫薇紫衣京兆領班時梯航萬國
覲王會閶闔千門肅羽儀六計總優廉吏治九
霄應有　御屏知循良別有黃金寵次第承
恩下玉墀

陳司理及卿以詩見寄依韻和之

司理已遷潯郡丞被謗其先公昔佐端
州有惠政

郡齋隨處有魚懸爲政人歌奕世賢兩粵風猷
誰易並一官留滯尚難全離筵共對朱明月歸
日孤眠紫帽烟千古峴碑還墮淚君看陵谷幾
時遷

海不揚波卷贈陸憲副奏績

年來百粵靖妖氛奏最新從　闕下聞重譯總
多浮海貢八林全散採珠郡青雲事業當朝重
銅柱功名異代分海國萬家甘寢日好將銀管
述殊勳

浮玉臺呈郡伯郭公

使君神署壓南州新築高臺壯勝遊地脉北連
形勢便海門東望印光浮巨鰲擎出波心石圓
嶠移來郭外洲千古口碑應不泯共看砥柱屹
中流

得陳及卿邸報

忽報飛章出上都遙聞涕淚滿衣裾翩翩鳳轄

淹羅網渺渺魚緘隔歲除握裏總收和氏璧篋
中休辯樂羊書幽懷吾欲從天問何得凌風入
帝居

淸時奏最卷贈魯子與司理報政

萬戸謳聲動海隅薦書奏最入天衢座間獨運
成風手掌上長懸照夜珠人似碧霄孤鶩下心
如明鏡一塵無中年舊業君方駕誰逐驊騮並
過都

粵天霖雨卷爲開府中丞吳公賦

百粵安壤籍此獻太平氣象滿炎州風行萬里霜威肅霖起千年瘴霧收帝錫玄圭元有待人歌赤舄可能留宵衣此日思良佐勿吝還公贊冕旒

贈曾把總之鄖陽兼柬李孟誠中丞

君才豈合老蓬蒿四馬衝炎楚甸高囊裹舊餘黃石畧腰間新佩呂虔刀山當衡岳無賓雁路入宜城有醴醪明到轅門如問訊書回聊慰夢魂勞

春日答羅少南

一鶴傳搣庋海雲長林遲日鬬鮮新花枝帶雨晴猶濕柳色籠烟淡欲勻網到遊魚堪作鱠折來殘桂可為薪滄溟若有乘槎興無限春光共釣綸

新秋寄惟巽弟

寇盜頻年赤羽傳卜居何地問林泉登樓憶弟難成賦為客逢秋殊可憐海闊魚龍能避浪風高鴻雁不同天裁詩欲遲三江使望絕雲烟只惆然

病起有懷穗城諸兄

病起空齋理蠹魚即看人事半全疎自慚懶嫚非躭酒舐有窮愁可著書獨夜虛驚青瑣夢扁舟誰念白雲居梁園故舊無消息閉戶還能賦子虛

題盤洲處士隱居 有序

昔王康琚為反招隱之賦其詞曰大隱隱城郭小隱隱林藪余心非焉渭濱垂

釣鷹揚周家桐江一絲增重漢鼎并大隱其人耶當亦求之城郭乎否也彼豹隱南山龍躍天衢潛見異也君子出則展采巖廊處則躬耕林壑亦猶此耳盤洲劉君抱道巖棲卜築水雲東庄以詩酒自娛伯兄蒼溎先生未老懸車雅愛山水日與君觴詠其間弟獻兄酬塤唱篪和敘天倫之至愛極人間之樂事梁處士向為余道之神飄飄欲往矣頷以

俗緣未斷尚孤雪夜扁舟之興聊綴短章用寄鄙懷

大隱隨緣出薜蘿磻溪何處問漁蓑兩家舊業青雲近別墅新營綠水多高枕江霞當檻落開軒鷗鳥傍人過扁舟載酒堪乘興未脫塵踪奈若何

陳霞谷來顧西園送別時北上謁選

公車待詔出長安曾記青尊共歲寒逸足自言千里易高棲猶借一枝難西園地僻携琴至北

極天遥倚劍看自是鄭莊能愛士肯教詞賦滯儒冠

題黎氏隱居

聞道幽人卧草廬衣冠曾是昔賢居閉門已有潛夫論負郭寧無長者車靜掃落花隨晚逕閑看流水傍秋渠蘭臺金匱幽求盡還覔人間未見書

春日李維任舟中召飲不至賦此贈之

芳菲佳節入韶年錦纜維舟列綺筵酒色杯光浮海氣歌聲舞袖鬬春妍佳人競巧黃金勝遊子爭驅白玉鞭縱覽不知歸路瞑謂誰同上李膺船

遊七星巖答社中諸君見懷

耽遊夢遶玉巖西故縱蒲帆曉入溪自快星光隨杖屨可堪蓮社負留題青山野鶴長如識玄酒汙尊不用攜却憾溟濛歸去晚陌頭瑤草碧萋萋

送容亞石北上

丈夫尊酒即爲別莫動悲歌罷舉盃獨惜鄉關疲戰鬬誰憐戎馬遍蒿萊攜家直上張融舸彈劍孤登郭隗臺先到都門栖息好上林全樹待春來

送黃雲原入都

結髮曾登翰墨塲獨憐留滯卧江鄉家傳美錦人爭羨手握靈珠夜有光燕市久懸收駿價關門誰識棄繻郎秋空舉目長安迥萬仞遙瞻彩鳳翔

寄學恕翁

一別悠悠兩渺然粵臺回望露漫天遥知白髮尋幽事長與青山結靜緣萬里鴻冥隨羽翼百年豹隱自雲烟山中他日搜遺寳應有人修逸士篇

別蕭文學

紫水輕帆帶夕暉傳經人向鬱泉歸安仁本為閒居樂和靖原因祿養稀觀徹乾坤雙綠鬢夢回滄海一班衣王家莫道雲羅少肯逐冥鴻縱意飛

寄黄雲原

憶昔逢君雪正飄共遊北極望璇霄畫樓夜永曾分局綺陌春寒早並鑣粵海風烟成阻絶吳門寇盜未全消匣中雙劍勞看拭肯使星文久寂寥

夏至貽同會諸君

灰飛陽律一陰生物候驚看木槿榮百歲韶光同過馬十年生計付流螢文園寂寞空多病白社交游各有名三徑獨開人不到終朝松菊為誰青

贈趙少尹二首

逃人寄跡遠囂塵不是尋常學隱淪齋月光風俱是道淸苔白石最宜人僊鳧共擬凌雲去文豹誰知澤霧頻藏器方知盤錯用即看出壑起陽春

其二

群山積翠鬱岧嶤澗道晴看雨雪消香藹暮含蘭若氣朱光朝映鳳凰條丹丘路渺芝空秀於澤風高葉易凋何似子眞三畝宅翛然應覺道情遥

朝見

十年湖海憶明光此日追隨鵷鷺行月色漸辭僊苑樹天風遥下御爐香章縫盡逐貂璫入鼓角偏將鳳吹長滿眼陽春詞賦客誰因筆墨賦

即事

年來夷虜逼潮陽羽檄徵兵此一方五月旌旗運海嶠千家鷄犬泣豺狼水軍又報新開府邊將遥聞已裂裳憂世此時心欲折更堪寇盜囬江鄉

觀妓

舞罷陽阿夜未終碧雲飛傍玉樓東綃裙輕曳金蓮細統扇半遮翠黛濃素女調高飛白雪班姬腸斷怨秋風春心應寄朝生槿花落花開處處同

黄梅平寇有懷馬大恭君御

嶺道崎嶇血戰回江亭下馬共卿盃風揺白羽仍如月歌發紅粧盡落梅返照欲從高閣斂青尊還向彩舷開同舟此日君能幾不爲城頭畫角催

省齋陳先生像

省齋陳公像贊

古之名臣如公罕有德言與功三立不朽公居青瑣職勳左右出守饒陽人歌杜母秉鉞衡湘圖棋酒酒妖僧肆横在廷袖手公曰是役誰執其咎仗以忠誠渠魁授首鄉邑蕉苻如雲蒼狗公爲掃蕩直窮淵藪陰霾陽升雷驅電走赫赫皇皇光照九有文臣武德大鳴小扣煌煌丹青銅肝纏口百十年來聞風恐後吾欽仰公之丰標而精神常貫於星斗

後學黃公輔題

又

蹇蹇諤諤不震不渝回天有力奮叱雷霆敷陳
八事桑梓是圖批鱗折檻其斯爲德高牖節肆
田獲封孤幞頭朱衣端笏徐趨遺像懍然展起
懦夫

宗姪孫子壯題

旨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桂月穀旦重刊

謝山存藁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吾德撰吾德字有齋廣東新會人嘉靖乙丑
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吾德傳陳獻章之學
居官忤張居正屢遭罷謫其氣節亦錚錚者詩文
則直述胸臆而已

歸先生文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歸有光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翁良瑜雨金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震川文集初本三十二卷》提要

歸太僕集序

士之遇有三太上遇於道治其次遇於文章其次遇於祿位博窺古昔鮮有能兼之者今讀震川公集而

耶州固袁矣近微無間

寺爰付史館班近臣纂
述未備而玉樓之召継焉
以施之無才而蓄之有尺
郎史還曰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藝綠而獲

矯人情之反也積薪而用
人詰士之慨也使震川以翁
然揚見諸之光採緣緣
之翌时景希奕自殺要
津則其含英咀華亦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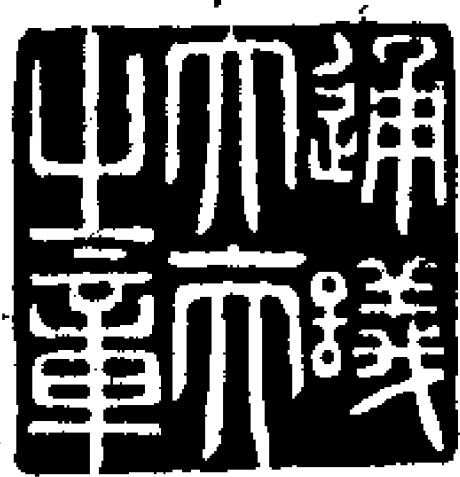
一柄論重鎮　爭衆難
喻之旨以玉以未冀之年
發試而候蹤之於韓退
之謂子序所不知窮不極
則不然自力於文章以傳

後如之意者震川之不遇
有在此而不在彼耶夫困
為作顧蹇以達知人之恒
也有抑之數者不為感揚
之飛之郡倅不為厤白首

為郎署非公之所散秩入
侍從非公之道將備多獲
厥序積而薦發造化拔
抜之意可識矣不然積
乃累仁世哉其顯而不
序　　　　　四
夜出者蓋可勝計也偽
所謂當用之喻非終為而
風格品制奉之奇不以已
割种奴相蕭雲之足不
以庭止觀士者獨以其遇

已乎亦在所志也蓋君子
之於物也以發抒也其諸
論也以亂言也言以彰訓
以立則以飾度以從時道
之經也觀是集也華不
序　　　　　五
近浮質不近俚急皇國之
憂悼末俗之衰善其凌
書星錯之上吞吐吳會之
奇轉從游庭超贏之留
出納山川之秀是以其志遠

其思溪先生博大充滿而不可涯際也吠於往喆之堂粤豈不庶幾幾於哉苟其詩征爲太僕者即可一二數而古僕之集獨傳於則士亦即没之于遇耶

萬曆丁亥孟秋朔又四日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僉三事勅整飭徐州兵備廵視廣東海道總理海防查分巡嶺東道廣東副參政閩人陳奎謹撰

歸太僕集叙

震川先生者崐山歸熙甫也先生與先君子同出張文毅公門稱爲雙璧余兒時知之同舉進士論文驩甚慕司馬子長而學焉各以其文遊相爲叙先生叙余文蓋嘉靖乙丑春也二十年而始定先生之言先生每謂文至六經尚矣明道記事宗焉子長所稱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不有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諸書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柳歐曾王大小蘇諸家即虞伯生何湯少之學史記者李何字字而摹句句而擬也余唯唯否否今讀先生集所論易圖洪範大衍孝經經叙諸篇真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發漢唐宋元諸儒所未發書記之文或道陰陽或道政事或道性情或道名分或道禮

樂必準六藝而穀梁之屬荀孟言物老莊之業多見筆端西京至勝國凡有所長會而通之雖言者蔡易語者約不雕而工不滌而古風行水上水由地中行也明三代之遺紀六合之綜子長復生等三閣左國矣好奇者何得彈射先生以余學史記也余今知先生善學史記也蓋手萬世可傳云先生博學弘才早揚明廷潤色鴻猷乃晚對公車沉淪縣令郡倅之間及丞太僕

兼掌生來纂修 世宗實錄期月而往矣每覽改官乞休諸疏至匡鼎雅負極榮已老尚能誨士成漢二史作唐一經要諸沒齒經術報國未嘗不唏噓使人流涕也獨御倭馬政水利三途並用諸議覽者以為周官之遺卓子康一傳書長興座右至於今口碑馬先生可傳也獨文哉先生嘗欲作茶陵張公傳余曰相業若何先生曰大節在不草玄文 肅皇帝以隱謚之余曰

宜何謚先生曰端而毅可也張公易文毅而喟辭出先生手獨無文毅傳豈有志而未就與先生諱有光字熙甫海内稱震川先生

萬曆戊子秋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奉勅督理廬鳳淮揚糧儲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同年友人沔陽陳文燭撰

歸先生文集小引

吾師震川先生天挺人豪夙負奇質於群經諸史靡不淹貫而為文逼追班馬家法海内學者咸向慕之顧吾師卒於官而家弗給其文不能行於世書林翁賈請梓而傳之梓垂成謀

所以冠諸首者詩乃往海虞求於相國老師養翁嚴公〻躍然以喜曰而師真文章家也往歲乙丑而師登第余謂宜列史館惜當事者格於限年之議遂補外職後雖獨用而未展其才余負快〻久矣今其文章可為

不朽序之固吾責也集既成詩往請
如初會老師有如夫人之喪未克以
為而許之復如初且曰吾與而師意
氣相感有不容不為者茲以向慕者
衆索者爭趨焉賈人亦亟欲其行也
遂出以與四方之士共焉詩故借為

之引若吾師克養之家遂發越之完深
入乎文字之妙者相國老師能鑒之
固將著於序以彰其義而永其傳也
余殆無敢啄矣
萬曆三年十月既望門生周詩拜書

歸先生文集目錄　計選五十三首

卷之十三

序

卷之十四

記

卷之十五

記

卷之三十一

壽序

偶成四絕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火魚

余表兄澱山大泰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余題詩

贈孫太倉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素庵詩

清虛軒詩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庚申中秋子敬聞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相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子敬作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郭都總營中

郭都總戍劉家河因識觀壁間文休承詩次韻

庚申中秋偕王啓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揚李三文學啓事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還賦此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又次陸韻

二石歌

壬戌南還作二首

汶上

登濟城望城武

夜泊胡陵悼周孺亨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送鄴水朱君視水張秋

西北觀刈麥應制二首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璧

趙州石橋歌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當塗令入覲又改崇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將萬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歸先生文集目録 終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經術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横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

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

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舒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

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戚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違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日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

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乂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乂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人

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善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舒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嚮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

凶荒夭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叶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言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

過水曰潤下之一語如此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聽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亂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内之

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邪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治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儆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教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歛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有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時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和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

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圻有雨霽蒙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幷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擧如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予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哲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

雨偕之必為暘舒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

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

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　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覩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illegible]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象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奇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盖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為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假馬曰自為主曰賔降阼㓹尊矣夫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逹而曰天子假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逹冠而敝之可也玄冠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盖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為祖者也何以為宗也曰公子非宗也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為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

祖而宗猶木之有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尚書敘錄

其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盖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歷歷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厉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盖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𦕅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

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六子玄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為他國踪遠之偽書蓋見新雖日本之别序而近

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偘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　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

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

二至啖助以巳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　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宋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

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今而桑間濮上之淫昔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名洛二誥之踈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絡與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阜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

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冐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圜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圜又填圜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文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乎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緊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剌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　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辭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怖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

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篋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

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

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棄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

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〻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書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議

備倭事略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

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来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懼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

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名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單使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大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

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知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儻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放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井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

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忕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
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
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
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請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来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
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
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
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
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内地城門經

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
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
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
不可已然後請　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
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
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
既下倏忽遁去雖雞豚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
然而已乞委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
殄滅有期不煩　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
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　國初為寇
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
今日啓戎名豢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
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　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内外
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
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
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

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
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
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
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累其王始足以伸
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
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
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
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
者愚以為　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
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

揮使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結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賊敗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其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民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三途並用議

某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　國家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皆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適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兼用也愚以為

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　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

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　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

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 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取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惜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塞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至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塞之凡此皆於

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予謂吏道不得與儒並 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達論也蓋 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亦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論謝於仕途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愚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 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刻累世之痼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宜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哉 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

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専馬烏得而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

提調華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說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

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

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開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益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蕃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錄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

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嚴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埒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死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周　詩校

答顧伯剛書

日月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為一三代以後直為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為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知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

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為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

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顓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為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荅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生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説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疑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遷譁聯與庸問事而

口舌是逞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並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某疏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某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説於吾前獨能頑然

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証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其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

限雖極顯榮秪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論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文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盡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始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某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逼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準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

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
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
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遂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
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
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
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
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窪水
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
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縣八七等保膏腴水田均攤
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

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夫
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
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
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
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
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
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
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
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潢潦生壓嗸嗸待盡
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

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
在於其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
之舊税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
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自爲白
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
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
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匹彼無從得布
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
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
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

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
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税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
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
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歛薄之田
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
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歛薄之田均
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
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
不知所歸欲乞査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
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

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自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八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亡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

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大開延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闇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惟行此三策庶幾吾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粘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賦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浙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議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王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其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 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所守者在是也然 天子

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其之所以自信者其人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俱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另引户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某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俠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首被告者必負方欲攟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敝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

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上害人者喧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數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某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户可也今非鄉鄰之踈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焉焉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絶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為矣往者夏忠靖公胡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　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邾庶其莒牟夷黑肱區區竊土地為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

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泫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瘖啞聾瞶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非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

悲者柏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矚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數奐倫反道敗德悄愁煩究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割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幸為撝讓僕何望焉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　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鼉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禎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況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冦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將將馬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詫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冦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

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
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
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
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間
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
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
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
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
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
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

州而府不敢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
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
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
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
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
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況京
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
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
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
吾民所在被其係虜而脅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

閱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
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卅青生
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
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
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
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
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説兵家之所常言
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
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
城闉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

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謂雜以夷獠宜
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為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
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令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
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虜獲之利雖
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
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
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
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
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
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

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羸兵法無貿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來邀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散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

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絕之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其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為守備厲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其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趙侍郎書 代

比歲島夷陸梁踰度大海刼掠州縣屠剗焚汚之慘近古所未有而太平日久民不知戰分閫調兵迄今四載尚逋天誅 天子哀憐百姓無辜重念我
祖開基根本重地特遣心腹大臣臨祭東濱相賊形勢考較將吏拊循元元德意甚厚閣下肅將明命躬至海上祗事齋宮還見父老共宣 天子所以憂念吾民者書辭懇至悲傷慘怛之意溢於言外東南萬姓舞蹈懽呼歌頌 聖德皆以區區小醜為不足平而閣下更為之廣詢博采以求長治之策周公之一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諸葛孔明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更千百年於今復見其也江海迂生曾無九二之議以干左右顧自以令先公與寒家累世交情之厚見閣下佩玉鳴琚持節過家富貴焜燿於時功名流布於世實感慨發憤思欲一見以覩左右之輝光謦之蟠木根柢輪囷離奇然為先容者久矣則固不敢後於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也嘗念閣下之先公以宿學重德當未遇時薄游吾鄉主於先大父之家賓主之間情好甚篤吾父得承下風接餘論閭門微細背肉纖介無不為之委曲教誨其游如父

子先人每念及未嘗不感公之德至於泣下雖地阻
兩浙而往來無間每相過登堂拜母閣下少年時亦
過吾家度必能記憶也其兒時尚能識先公儵然古
貌一日撫其之首命之曰若必讀春秋吾令吾兒授
汝大義其謹識之以至于今不幸先人奄棄身惴惴
於顛覆死亡之中幾不能復視天日而此心之耿耿
者未嘗泯中間契闊二十年非敢猥自疎外實私心
冀得寸進以至京師當以通家子投刺於門下以自
托於故舊之末不幸連遭蹇阻死喪相繼又為勢豪
之家摧剝萬狀先人舊廬自經寇燹蕩然無餘僮奴

百餘大半死於鋒鏑不肖僅以身免寄迹于崑山故
舊之家誠恐一旦死填溝壑以負尊先公之訓與先
人之志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又以少有知識即不
敢以庸衆人自待雖屢擯斥於有司而恥為記誦剽
竊之文獨好觀前代治亂得失之故與自古英雄戰
爭進取之跡而審其成敗勝負之數又生長海上頗
知屯堡要害及營陣之法土兵水卒之習性與今之
所為若有異者欲科條其事為書以獻而急于一望
閣下之顏色是以未果而先之以此書幸恕其狂愚
且知故人之子其志不欲沒沒而或有可教者耳特

與之進幸甚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其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
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 朝廷賜
以水利書夏忠靖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
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
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
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
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
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其所取水

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
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
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
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
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
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
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
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荊舒所用之人世固
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
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毗陵人故多論荊溪運河古跡

地勢蓄泄之法其一瀦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底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

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其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彊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通者

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突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

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

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發為措置米
谷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
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
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踰口入海於今年亭瀦
之流備來年潦至之水亦補時之策也其寒拙非有
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
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某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某非能
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

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
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
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
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
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
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為是
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
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
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
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
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
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
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
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
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
水利某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
水亡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
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
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

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
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
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碩夷之論
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及有支離湮汨之患也
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
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
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
揖橋勢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
賑飢之穀名募饑民或可即工又穿江之民積占茭
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

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過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效有所懲矣其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疏浦閘及而明府親屆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名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

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自渡江違離節下豈勝戀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使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自復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褎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粮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所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嬰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為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

往來以潮汐為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雇船

之役增數倍之費也　國初罷海運為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為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為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　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

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況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為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抵悟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

搒楚流血成滿質鬻妻兒技命賣室廬舍拆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某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某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某庚子之歲舉於南郡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頗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

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其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某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某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某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兩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除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千千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

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某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閣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恠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某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稟成編稟中得雜藁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某再拜

上瞿侍郎書

其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某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其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某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 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為吏吳興夏初入 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郡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奬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

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過者除書忽下歘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為六品官豈求適分然竊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譴而從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 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 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茍而赴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某自顧番影荷 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太半超拔而某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某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

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櫝櫝且復藏於寘寘
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
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
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
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
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
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閣下
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
當有禮不宜黜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
保舉者二應　逮儲詔得恩　封欲求　勑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
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適
然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
之所宜有也某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戾盛德高誼之
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某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
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寘寘之
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毀於誠然鬼神所知
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控詆如此
良可惻惻流言罔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
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
知而信之時人以某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
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
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
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秖如下觀其人之面望其影而
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加
所謂流言者使佞夷巾徒狡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
之塵垢非鐵眾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群吏僅
免下考今已見謫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蒞

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群毀之
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某垂老
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
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御於下列不敢望公
孫丞相桓少卿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若
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
少俊昔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
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
為時惜之某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竊當良
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

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某今已摧殘予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歉則猶欲比有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之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適分令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橹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往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絜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

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某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比上為請先人敕命及上解官疏并遺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某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焉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跛躄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　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

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某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某而加顧自此閤下為郡二千石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某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某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為司徒某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闕下府第深嚴某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閤下不

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某
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
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譴
則閤下之於某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
某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閤
下者某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
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傾令小民之情不聞於
上而某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
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

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
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
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
吏皆積久而成今丞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
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
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
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釆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
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
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
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

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成於閤下贊翊
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其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
知於閤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閤下務
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
世宰相未嘗聞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
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
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
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
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某以閤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
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過至

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旦之故而歸咎於當
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知其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閤
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
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閤下
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
有此意耻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
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
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
於閤下使知其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閤
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

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高閣老書

其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為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晏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為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

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　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為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為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　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為天下之勢莫能為　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論者以為三代各有所尚而我　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　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　五聖至于　孝宗仁恩淪浹號為　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　國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　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聞世之資

銳然有為始用王荊公為新法而天下之士群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治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為今日　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　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纂効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

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恢詭佞捷姦讙嵬瑣者爭先而為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覈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為不終月之計故某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廟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某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為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為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

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擠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與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為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詣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　勑命併上乞骸骨號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其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經
窮之志而年往歲徂奄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
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為恨然其
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
於文章絕出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其之
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
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
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曾明公忤時宰屏居
西蜀者十餘年某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
可見徒念峨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

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
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
我者何也蓋以某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
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
與世然然某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
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遷某
時尚在京師一日　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
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　天子之明
聖能知人如此某又私自喜適之將行也文隱公之
知人不謬也某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

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
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
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
知子深矣力足以一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道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
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
其不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
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
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其如此
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某數十年之嚮慕一

且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峨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
幸甚第以日月逼邁若弟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
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某於今日益恐有
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
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
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
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
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
已知之矣某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

爰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職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乃令晻蔽一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追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譏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群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華竒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兹者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荅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亟咸傳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旹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某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禄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某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歸先生文集卷之四

歸先生文集卷之五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校

制誥奏疏附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諡文毅誥文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
賜施行寔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孚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
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

先皇帝三十餘年徙緻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
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朕隆恩厚
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娼嫉之臣易名未
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
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
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叢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
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
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
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
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
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壽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維爾性含淳懿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𦙶
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慶之原寔由
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惻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開寵
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寵祭以兆牢尚其冥靈歆此
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發占科名歷蹐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項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畣協謀進兵
共成掎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〻念〻以遷閩奄逝
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〻大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延朔方之
攸寄斬首捕虜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中

移闢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殞歿多故朕用惻然人才寔難予所深念特遣諭祭以慰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肯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奧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上鹵獲于幕府恩馳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脩方貢奕世休譽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奏疏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 大喪禮事仰惟 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恭到 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衷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為情伏念 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群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

聖人爲之子臨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 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 陛下膺茲付託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荅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 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

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　國家養育之恩
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
容易臣謹守　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
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璲鋭事刻覈以取目
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逆乎人
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　聖明不加罪譴曲賜
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
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己量力甘
自退廢又自念髮亂厲志白首不衰方　國家收錄
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

萬壽聖節得望　闕廷　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
愚悃伏望　勑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
經訓誨學者臣愚雖貧讀書不廢於官學極祟已老
專門自許於師傳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
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　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
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某官某奏爲乞　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
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　朝
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

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瘀臂調
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　聖恩容臣
休致念臣髮亂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
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
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
來世

歸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先生文集卷之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策問

策問二十六道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徽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於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躬親著述廣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 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 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政元一 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 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 詔條所列凡百本 皇考之教中間與 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

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荅鴻庥於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問 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 皇上深 詔近臣纂脩 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 先皇帝饗國最久年載曠歷又無前代記注之書編摩捃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 詔令天下採取 先皇帝遺事彙進史館方茲者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於篇其毋讓焉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眾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 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莊

仲舒師丹之請限田何罷而不行視生庶出之請
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虞遂司馬遷改朔之議
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
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
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
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此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
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
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

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顔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
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
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
比干而謂之三仁於伯夷叔齊而稱為得仁至管夷
吾霸者之佐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
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
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為孔子未嘗言仁而特
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
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祗見
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
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
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獘孽或萌殆不能不
為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
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
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
間富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顧募之法
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通者雖稱裁
減猶未銷兵以翦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
上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為梗州郡繹騷尤甚通者稍

已帖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
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
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顧募似矣而輸
值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
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袽之戒其可忽
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外人厲禁之守其
可復乎此四者均為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
捄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技之
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捄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
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

丁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士之患諸士子必
能悉其利弊毋徒談之不知也

問我 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
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 太子
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
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群臣當其
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 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
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 太祖之留意國本如
此 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 聖祖
之意否 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

以 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
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
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
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脩德以
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 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
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
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
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

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
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
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
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
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 詔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 君者多矣
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
交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
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

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
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
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
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
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掊譎不相
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
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
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虜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

足二百年强盛之中國李未有以得其勝筭能幸其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没如故非復如　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

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　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揚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揚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温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别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敢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　聖子　神孫者　龍圖延閣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　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録又將饗太廟致齋　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録曰存心曰精誠　聖祖所以嚴事　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　太祖

之於祭祀如此其於　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至于古而莫及也二書實　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　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不可今日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

之金錫幣以捄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責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捄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責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

聖天子振恤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荅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猶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

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夫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循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卵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倘恍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狶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　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灋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軌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　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　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　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于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誡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于災異明哲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亦可述歟至於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儗之政論爲諒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以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誡而倫世務者庶幾如魏

排條陳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敬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

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賢之難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誰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劒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才畧孰勝遺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忠業孰 諸士子尚論古人比此者固宜所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夷狄爲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夷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

舊城虜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
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
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猶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
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
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
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
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
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
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
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
桓溫願王猛而别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
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
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乃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
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
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
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
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
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
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
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
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
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
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
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
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
東乎董卓專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
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楙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
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擣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
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
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
小信而不亟徼虜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劒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欺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温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兼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禹之迹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兼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尚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恠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産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六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瀍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駆夫至于皁師皆員選須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駑稅之須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令民閒養馬放其實不然行劍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爲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死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其以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中騧驪是騋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蓋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蓋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

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内馬也邊群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巂長利高望始昌三苑並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

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
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
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又立四使南使在
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
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
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
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内外閑廄

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
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
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
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内外閑廄都使兼知
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
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
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没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
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廄使張茂宗收故
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
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

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
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
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
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恭跨隴西金城平涼天
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爲
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薦給也五代戰爭養馬之
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
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隷焉真宗咸
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
判官廄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
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
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
市邊州馬閑廄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
餘疋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
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
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
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
牧轉徙驅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

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
性玄黄虺隤因而滅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
皆生於中國不關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
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
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
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爲是則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
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遣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
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
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
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
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一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
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
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
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

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
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
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
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
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
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
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
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
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
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

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
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
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
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
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
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
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
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玄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

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溪峽水
早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
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
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
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
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
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
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

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
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
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
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
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
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
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
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
為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為大名監洺州為廣平監衞
州為淇水監鄭州為廣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

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
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廄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為監者十二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
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
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
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
隸之又以原武為單鎮務于長葛茲自宋興以來至
于仁祖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
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為相銳然有志于天下
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

變而為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
馬政不脩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
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
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為能今上
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
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
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
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
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
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
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
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
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
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
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
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
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
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
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

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
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
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
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
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
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
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
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
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
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邨五千緡若坊郭鄉邨

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
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
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
矣先是熙甯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
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
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
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
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
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
令後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
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司經略司州縣吏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

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

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

並領其事而罷鄉郵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部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

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其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

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

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請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發其廬舍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今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乞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

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洪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買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

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

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牧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

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千匹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来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京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馬歆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随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渴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鄂郢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爲悉仰川秦廣三邊馬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

漢馬圉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鋭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臧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致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

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　於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鄙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死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

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
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翳其後世亦無脤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
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
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況置之磽陿無所蔽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
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獷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
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
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
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
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
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
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
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
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
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
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
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
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
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
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
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
習防胡或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論之　上又以朵
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
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貢中
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
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
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
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遍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愽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益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番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絶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 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甞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甞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旣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番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先生文集卷之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公嘗言自脩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唯咲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道石先生自

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溯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俯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閣一時瀟集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獨首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某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王巖先生文集序

王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王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應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兩月上疏諫 武宗皇帝倖幸疾之欲寘之死而 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倖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詖嗢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誣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 武宗晏駕 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　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　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　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以爲不見省柔徙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

公道後之人猶搤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　國家累洽休明洎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婧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猾賊則奬並蘇令嚼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蔟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薿所述行狀中公殁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桀驁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遠方之讁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薦天之戮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
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傅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
赦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獨平議其可行者
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
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亶至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
力以爭之則囚繫孤臣瘐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
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
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夷人郎擱松犯邊獲其兄子郎
尚加死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爲都
督馬永任邊撫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位　錫可稱紀者如
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
故上爲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
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

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
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
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
齋蓋其自號也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
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
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
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
與其門人脩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

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
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
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
皆至爲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爲君子之事以治
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
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
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
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
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

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淑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氐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三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王雅志

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爽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艸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爲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司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攟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于篇

〇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 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 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 旨觸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惆哀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請予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

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請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楚望特謂其典 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儔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聞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默默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恨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即鄒謝聶契此予之所以為恨而

黄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
歸之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　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
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為書可傳
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
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
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
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
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
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

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為
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
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
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
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
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于人之知
而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而數千載之上太音
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
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為平和人以居
西山故閭人稱為西山李氏代為名族其先有西山
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掌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
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為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為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
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
矣余因論君之為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
既為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
為法以合族而糾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
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
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為秦
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為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

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
開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
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問以其
書示余而為序之如此

浙江鄉試録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
史某監臨之致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為
録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
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
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薫為泰和盖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即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盖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貽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
夫豈偶然哉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
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
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奬直言思遲多士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内之士感會風
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盖才無世而不生
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為奇耳夫浙古
會稽鄣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

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
舉以貢於　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於乎休哉敢因春秋正始之義為　聖天子
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恭遇　冊
天尊　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
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
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　郊廟用之以臣言
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　詔吏部召臣還會　龍

駁上賓　聖天子即位臣起為南京通政司叅議陞
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所拜
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
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輙報可是歲自河北適大
江之南民遺水沴臣稍以便宜覺其誅見馬遺財足
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
少有存者乃為搜訪僅成草創踳襲爽贍雅俗猥併
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
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滿野倒載干戈苞以虎
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臣竊惟　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
年来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
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
冏為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人曰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
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　聖德於萬
一有負　陛下之寵禄臣不勝大懼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
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
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諜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閒出迨九
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迨五季之亂譜諜復散
然自魏以来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
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為不遠於古也今世譜
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述其所
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
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況孝
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

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
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
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
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
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為魯卿士復
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
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世
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
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為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

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

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之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喪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謂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若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隨始遷子孫蕃衍縣之杜山塢岑堂巷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居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妣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西王母圖序

余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

宮闕然終身不得至焉豈追之知舉而忌漢武帝請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珠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豈其樂之慮而造父何用盜驪驊騮騄駬之駟馳以求區區之徐偃者稱玉豈非所謂耄耶列子云穆王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瑤池之上乃視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余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以窮當世之樂猶百年而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

至於西王母之邦，執圭璧以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見所謂崐崙者。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饌，以柈盛桃，啖食之而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蜚簾桂館，間則穆王之車轍馬跡，周流萬里，亦以為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以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惟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其[illegible]乎莊生之論[illegible]秦漢之所能及此哉。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時人未能喻其旨。今王憲使元美、其弟進士敬美作此圖以壽其外祖母劉碩人，欲以貽之。元美兄弟學道，當得妙悟。法華經云：妙[illegible]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當必求佛與西王

母於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

綠衣春燕圖序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為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匯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為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魏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鄔、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門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駪駪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illegible]

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歸圖者因為序之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夏禹錫校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恍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雄偉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郡伯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

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閒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群疑豁如雲披而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獨為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

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乎惟　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為　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衰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内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橐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為重曰彼名進士也

猷雖華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御史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嬴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淇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賍失其守歟抑亦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盡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子未嘗不慨然及此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雙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尚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飢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將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獨為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祿祿者徒鮭襪襪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為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太平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

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林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為天下之望躢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級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顦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

任人志士不幸偃蹇於畎畝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非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非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憂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汩風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遠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

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當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非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訓軌於濡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恂恂焉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旨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

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閱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為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

然二子要為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
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
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為慮顧於歆之意何如
耳後之人奚獸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
予非為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
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為民請
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施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
減德意甚美特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為纖
悉此非樂為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
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為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為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
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為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
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鉤校日以密
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為吏吳中者督賦為
尤難宋侯之為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
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為書
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為
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 國家仰給

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
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
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
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
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
蹶益甚歲復荐飢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
面爭出供役而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斯矣
富人哀此煢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
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
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時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敘代

吳郡為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
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為王畿千里
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五野
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豐遂水陸之珍
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
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
接武於 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軺絡繹千傳舍名
為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

我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為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　天子嘉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特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春風徐來騑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公周覽閭闔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　國家稽古為治妙選良二千名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綏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為郡者得優游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

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累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刓敝疆埸靡寧　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殄凋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其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開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為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為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夫善能敬正法辨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為本盖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利于民者也吏

之貪者非直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害于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為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已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為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為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為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為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　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

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為姦利蓋蠻
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挐攫利
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
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篚之間矣自前歲携李告捷
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婾得暫息然海
防未徹警報不至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為欲
夷狄之無侵害在于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
生在于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于寶貨
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
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流百姓喁喁

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
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
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西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
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為非餘處侯以百里之寄
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
也侯為人清廉不擾真有卻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
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于縣本非所望而人
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于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
悲乎於是鄉進士某等餞于江之滸以為是不能忘
若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
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代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
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
為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
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
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為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
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為八校尉虎
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車衣虎文錦袴為武衛之
貴選　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

六官百官皆遷于北然　皇祖宮寢官司留于南者
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固長江控引南北　祖宗
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
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
游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
守有司亦有不能一日晏然者況環衛之重寄乎臨
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
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
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
君故選畀之邑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

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 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撮秦制趙援燕者乃今部伍殘缺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熊大守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

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 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 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為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儆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 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于有土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加 皇祐之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隳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落職為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于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而侯之賢猶著聞於人侯為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晏閒自若武夫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

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欲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閒而死生存亡于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無戰鬭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則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

為窮寇宜咽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近歲募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而罪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誣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執舉以媢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罪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愧色乎乃區區若爲之自跡者蓋以爲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悲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睢睢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氏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龕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之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又之即眞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與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

諸生尤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讚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送童子鳴序（一作童少瑜）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根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濫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内不知脩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在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　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

澗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皆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　國家典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不足一識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與承式入公之鄉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之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誦迪之俾見柏蒼之士必有文武也教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知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當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為為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起至其開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而無都試之役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　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真而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恨余意廟堂以公賢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　天子與二三

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高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許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

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洛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

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

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許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二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歎許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為序以贈之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嵬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煒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譬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為灘為瀨為湍為瀾為波為潛為滸為沱為洵為沙為瀆為汧為汜為淪為徑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栗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溫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彊弗友之剛克為燮友之柔克為沈潛之剛克為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累累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目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發軔者與其

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遊於情徇以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除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開諭令以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遂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彊蕩不軌蠻夷須洞江湖之盜無世不有而識者以今日三垂多警唯江右宴然以是為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為文序之

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於斯今又進陟　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

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遍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

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爭矣孰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與官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夫漢之儒者號為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不兩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慎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 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

之形勝無逾關中者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撫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

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矜念也長安諸陵稱為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慼耗甚矣豈非任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為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逼近胡虜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　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〻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荅　天子之寵遇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吳郡　歸有光　著
門人　周　詩　校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特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　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婺源俞尤二君數使督之余又病不能執筆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唯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為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為建康要道而神州亦縣其

地固不為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煩尾就於此以
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
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
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斂彫瘵之民之所
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
獨患民貧而上不之䘏財力太屈而斂之不已能知
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
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
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
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

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
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今日守令者之責
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
其在君矣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一作十）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
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
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
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
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日日相聚以觀其德
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
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
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吾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
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
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
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令
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
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
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

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
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
剽之後海上之戍不撤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
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
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趋辦為能
民之病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
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殭仆而
不之䘏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
流冗荒萊蠲免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
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叅

歷觀前代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遠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患者指為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刃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又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與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與年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都國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

盖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因自是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為矣　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　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盖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豪傑力戰之區而藩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設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衛神京為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為　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靡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其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折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贅矣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為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為至此眞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

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願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卭郲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己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吏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御會內廷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固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

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　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迭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蹔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

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亦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

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余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辦香為余默致其禮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　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

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今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縱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縱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煩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

承迎其上無飾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今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為民而為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為者使之得盡其為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為其官之上者也

送濬甫魏鴻臚榮授南還序

昔吾莊渠先生起吳郡天下之士從之講道與餘姚南海角立今沒二十餘年先生之門人存者蓋少甘位于卜朝與遊宦於四方者幾無一人矣今歲先生之子仁父與其從子溫父試南宮皆不第而東倉王

明得與余皆先生家壻幸獲同榜而明得又先以病予告還鄉仁父留乞恩就教慈谿而溫父之母兄濬父以舍選得鴻臚序班濬父與余先妻同母兄弟也思念少時莊渠先生以斯文為已任時自南海及成均還士大夫過吳中必造先生之廬而今兩京及所在講席常滿群言淆亂而先生之道響絕以其門人子弟之無顯者也余既孤立無能有以振先生之道而二君者又南還是以愈默默不自得也因為序以送濬父而復為七言絕句一首以送仁父欲其以先生之道振于浙東也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為天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賢兩梁冠其選即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今制重内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

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令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為酹酒

於三清像前曰毛其善士今喜拾鼎新此㓗廟天子
生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
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
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余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
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
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
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
衛之驍勇翊衛　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
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
輿輦車乘郵驛廄牧而已　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
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實然有養兵之安於今且二
百年邇者營卒驕縱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
羽林之禍　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
能聚之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
求射情憾而愚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乎是欲求
其情而加撫恤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乎自恣如是
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乎習彼以其一旦
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爲習　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嘩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
又嘩矣撫之而後安與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
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
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
所止乎天下之變無不起於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
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萌醸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
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
而橫來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
皆可罷德裕遣趙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
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
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脅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
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
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己此所以可
虞也人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畫數多所
釐革而　靚王之國無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
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
贊於廟堂矣予何詞以助之哉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
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　上之人知

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肯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　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　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　天子命以職三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

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　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遽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　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　天子承統繼作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　朝廷任屬之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鬳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

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首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乎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名望地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

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郁郁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槩覘予父困于試而特為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倘于尋常益不敢具述者蓋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大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夫徒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

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益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為　朝廷不別跡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

翹巖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餞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嗟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由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鞭笞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　不能昧者或時僅見

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删詩三百篇矣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夫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矣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為吏卒所昔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諜而屠割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露溉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徵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昆陵尋詔以常鎮舊弁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與儒學而儆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絕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其無所用於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

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其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　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焉　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其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爾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若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為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追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遲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閘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邇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蕃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舉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適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歡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

否果皆共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宜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黄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刺取以求一切宜黄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辨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黄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

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黄之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綸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娼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黄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同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為天下第一世有顯仕　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　長陵之世吾祖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資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

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　賀而栢泉叔方為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為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鱔其後侍御五子皆横金帶協於五鱔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今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為尚醫賀且視諸弟幾若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宗門之慶與余同也因

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　孝肅皇后以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　憲宗皇帝兩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　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父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来報國寺伽藍殿中宿　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来言　后弟今在其所　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顧也復還寺　后不能強厚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即位后為　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尤存云　孝宗時　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勑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来居於此僧衆実誰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

隆慶元年余入覲来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来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為其教者皆来為道宇賀而道宇之從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　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　英廟以来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峩眉寺覺義海上人序

佛之教自魏以来迄於遼金皆有燕土崇尚是道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為寄寺以法會者常數萬人及皇朝其教不墜今京師內外之寺無慮百數寺有故有新或起或廢由其時之崇尚與俗之喜捨僧之才能振起與否凡寺領於祠部而官之曰善世曰闡教曰講經曰覺義覺義之品列銜猶第八若於其中能傳其道非論佛以往世數其真如佛性出世化人靈變無際世莫得而測也其時之能尊與否及世之知不知一歸於空可得以國王宰官而臨馭係縻之耶

現形示教其行於世與衆同而法在焉世亦莫得而測也今京師之定武關外有曰峩眉寺者不知其所以始蓋自唐玄武曰昔有大士自犍為來先居峩眉山故以為寺號或曰佛以一掌持化自他國共互融無礙智境則大千世界之中即此皆靈鷲山給孤園也何況峩眉乎海上人姓紀氏為保定巨族少而祝髮居於寺凡若干臘上人能自推其世其一祖曰德林二祖曰明善三祖曰真相而自次其世曰四寺幾廢而再新之亦自謂能究竟無所有今年若干祠部上其名予之官曰覺義於是京師諸寺長老莫不欣踴喜是寺之有主也夫竺乾之道世不駁亦不滅綿綿延延而常教人以為善當其猶有是類也耶大悲仁寺住持字上人余識之故為上人請贈言遂為書之

賀戚總戎平倭序 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藉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馬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瀕海之區為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　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器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萃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毙郡邑為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為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郭候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隣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胷中之奇又自以疵庸繆當重寄[illegible][illegible]教以兵不足以應敵方

求龜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
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瘵二蘇
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
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
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隨世謂當今無將蓋
伏而未見也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
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
者出馬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
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鄒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為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賛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滞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

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也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敢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背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顔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沖和蕭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為娛百世之下諷詠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迫於外飢寒憯于膚而怡怡不撓[illegible]淵明所以[illegible]賢也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竊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一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亢桑者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

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搆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為人夷坦任性自適不為周防於人無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為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為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旅旅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惟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嶧則慕陶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要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行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為淩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寬勞而後知今之所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

謂為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雕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豔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為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朝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為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瀫山公自田野登朝官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搆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

而悠然之意無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
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
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為之
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為娼嫉者所不容然至今
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
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
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
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
兩海入閩越之險阻茲山何啻泰山之𡵨石頑所以

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
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為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
為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厓岈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隝中昔仲長統嘗
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
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
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
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
窓扁其室盖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
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雖美使人久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
猶多也卒為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
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
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
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
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嘗兩
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
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
明今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
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
之外父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
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
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
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
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予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
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
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
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
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
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
堂寢廡門若干楹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

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某為記

婁曲新居記

婁〻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
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
故水為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
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為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
而或謂之嘐城江入海口為劉家港嘐與劉聲近訛
吳大嘐蓋在非野那礫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
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
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阯還言吾弟少遊哀吾

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為善人斯足矣致
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
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水際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
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
年之內為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
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
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
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書他姓於今始

下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薤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為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為記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濈濈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簑笠負餱為之取薪蒸搏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為蕉鹿蝴蝶之喻欲為鳥而戾於天為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惟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寐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壇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為哉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斂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隝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漭淼瀰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見中州無有也故凡佛老所殖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

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鐵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峰山叢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開元天寶之際頗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滬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貿徵名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為縣之隍塹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為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欄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為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為娛親之所故以南陔為名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為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為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為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

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薺貍首騶虞及三幽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

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古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古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忘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黃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為弟子而廩卿常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為都事君婿故余識啓貞垂髫之時

都事君儒儀觀其貌鬚髯而啓貞少已豈碩客余家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々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繼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孫潤方在孩稚妣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々以泣遊竹江上濯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佛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為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求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為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予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為無窮之情也余昔嘗再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為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余止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

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為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覩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為之記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埜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為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

為之剝奔焚萊代石疏丈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
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嶺瑶臺
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
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為中朝貴臣而乃
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使
以史君為仙人也由此記之知所疑所謂僊人之蹤
者皆逃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為之而史君類耶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人道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
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
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
傳相呼久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
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
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
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慕焉昔司
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
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
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
東齋先是兩齋之徹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
為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詣先生
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屨跡獨一
卒衣皁衣衣迎左右為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
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
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較往往
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
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碁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

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
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
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今學者之職業而為
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
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會
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
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其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
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
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擊柝可也揚雄
有言非夷齊而是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

之身名有所與夫伏其能砥淑至於大節宇樹可也因書其說使孝婦而賢之先生云

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崑山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婁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橫山，余常

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當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覊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鮮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亦勉之而已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

義村太湖之水逶迤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瀆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即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也城北有包湖隗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為真或謂天監所置即真義以真為信蓋為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為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楨等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為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址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搢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與篤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

聚而名聞四方嘉靖某年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恙於是尚儆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不能亡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舉進士業不日有勝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拋拜可知其後之繁衍

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世美堂後記

予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予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

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為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為吾父母酒醴廼敢嘗酒獲二麥以為舅姑羞醬乃享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識惻不自得者終然然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媼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泣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圮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愀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記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憇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

有興哉人於天地閒獨患其不能花事之外而不知
止其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閒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
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
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閒所共者
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
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
花也哉余與子閒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
為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

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
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
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
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
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
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
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
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
名揭之楣間周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繁發
恍如公昔年夢中[illegible]

閒而謂[illegible]登其堂
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
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
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
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利者為然公以言事忤　天子
閒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
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
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
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
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

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蹇屈於時而人方望其
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
見之矣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
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
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
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
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

後涉歷世途遑其夙好為桓謚所識文簡公歷仕三
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况若有不
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
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
者固如此也唯名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唯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
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
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
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
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安也則其高

世遯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
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
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
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
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
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
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
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
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
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

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
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
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
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
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
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
之往來論文益相歡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
生家在雲夢間而沔以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

花園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
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
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峰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
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攔
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疊峥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
鄭北汜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
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
既役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
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
雲氣各象其山川信有是哉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

東坡以歳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
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歳翁又云潮陽太守南
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
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
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為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為
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
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為縣屬久廢之餘為
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

水門一歳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
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
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
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
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
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
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去
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
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
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

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
黄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
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
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
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
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
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
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
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
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
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
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齓上
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為吉祥
壽考之徵大父為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
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
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
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
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

堂須浦碩太史九和為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蓮作重臺樓子遍園滿架五色燦爛昕來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為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撑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盡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忝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為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為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邮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為館穀之終歲不厭予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為之媿歎也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畫

吏自娛願衙內無精廬洽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為

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延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　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特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

憺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接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適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重修闕里廟記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措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後又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後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

增左布政使其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為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焉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給封子孫修飭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為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流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顏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濵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出為邑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

盡為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狃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吾剌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為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䘏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

國家威靈震蕩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遣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擾循之而已往者太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為姦利吳民父子

兄弟騈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為亂以其愛上忍詬而易使也然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著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　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　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　詔以河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兵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顓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為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為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遷不知為與後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厲揚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裏定為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白銀火耗小差為銀無慮千計吏自以所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點定或貧富不相讐當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騈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為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其業之蹟睹其所發而忍棄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然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為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遵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仰余記之因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是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為政者云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神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乎也獨其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賄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棘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

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脩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

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
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巳巳其員
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
京營歲月輪代其初到官頗為推究非初立法之意
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
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
養之馬皆領　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
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
巳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
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

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
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
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依之馬就近印發一
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社群
譟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遠分
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
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
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
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
令其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
名碑始卿部康僖公鋭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
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
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
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其記
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
言路群工戒飭百度振舉一有忠言讜四字者非加而微臣稍條上
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
懈以助成　德意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夾
行大江南北河海瀰溢畿輔邊關兩雹偏野夫雨水
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

兆臣等職領師蒐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
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
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
種馬無騎兵政之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
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
營則憂四驥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
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　國
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尊重今因仍積弊之
後猶有難者况茲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
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　明

天子之制哉臣其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剥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圂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儀然靚居無溢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决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

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徃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来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来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太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弇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徂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羡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非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巳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緑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巳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黤黮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鄉與胡靴敵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巧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

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徃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胷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為勒石於廟會升不果然自離縣常徃来於懷誌使人皆得是其一時之迹累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遺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

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還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怵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

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

縣有惠愛百姓振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盖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　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瀦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瀆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為塘為漊為涇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紹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群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備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為患害盖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　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蹟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皆見止水薀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為太官丞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二萬九

千勛是用勒石以告来者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夫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無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譜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疏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譜而宗譜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譜詒無譜吾以無譜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庳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壹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

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盖宋揚州刺史王濂
以松江滄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為派流直達
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
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
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為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
有不驗者以為不當飲藥鍼灸而飲藥鍼灸則先期
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鍼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
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
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
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
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為務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
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氏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為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
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
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闊當與

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
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
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
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
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
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
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
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

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
蘊載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
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鑴去堤岍而直爲工橋亦守常
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
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纖浦郟氏自言
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
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
則水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
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
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十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
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

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
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
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自就
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
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
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隋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
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
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
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

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
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
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
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
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
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劉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
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迹或當自見且如劉
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
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
不得所矣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固但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為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為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為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為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嘉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沺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垜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庚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為淞江七十里有水[illegible]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為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崐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為婁江意亦附會也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遍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也　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土樂業而積逋亦少

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戸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即位　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觖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戸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死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内廐則内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王路也太僕寺顓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内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黄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歳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於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已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已也夫以切乎已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饑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合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寔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欲祗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股之闕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爲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爲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爲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爲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爲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爲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爲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背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常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仿周官州黨族閭爲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介及蓬蓽之士其猶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今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顛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輒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擧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聖至明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甑喻

人有置甑道旁傾側墮地甑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甑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甑因奪其甑而以敗甑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甑者持甑者竟不能自而去噫敗甑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甑者不幸

値之乃以其全甑易其不全甑以其不全甑易其全甑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擔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内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更世子孫才賢

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為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

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援兵月漾橋追敗大軍於漢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壩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首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惡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徵　皇考升遐建
文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慝圖任側媚戕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宄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漠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㴰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
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列兒
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
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
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黨

回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
居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
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
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
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
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鄧氏之孫與
良爭襲朝議以鄧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
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廛爲人汲水比都
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

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
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
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
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
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胡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於興安伯家興安有兩鐵券及
讀鐵榜板榜累朝　誥命嗚呼盛矣是時興安伯良
已歿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蓋名存而實亡矣

天子方隆繼絶之義國初元勲以廢起者四五家當此時興安伯勲齋千金入京以求爲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禄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大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禄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有十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眞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伯世指揮使

伯有十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謂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常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脩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為其下陳暠所弒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懬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即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荅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懬立已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為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賢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賢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為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

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弒其君則殘蠢茲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誅宜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為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　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為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皆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土官李珠攻上琴行廳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

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略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

典定於開元中其書放周官叙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群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詔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

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群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隸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薊亦有苑馬苑馬惟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城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

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乢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輿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

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太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　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　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死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圻阤藩級賊圮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疑相顧憮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

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湯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
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闢啓閉以時過者
祗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
卿臣琮而少卿臣贇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
丞臣鐸實敵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
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
王畿千里出車萬乘　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
民益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
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
仁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

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駪駪國馬
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騑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
始誰作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
漢造父王良有祟有祀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
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
興亦以情斁琢石鐫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玄
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　馬
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
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上地祠致拜而已
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

之以桐乳　天子之玉食次以爲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
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
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
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
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
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
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
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
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開廄

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我馬民人是安朕自
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
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
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
社冬祭馬步之神　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
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
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
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
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

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　聖節遣内侍主其祭
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韋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張耳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傳之夏說爲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内史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諡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盛暑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群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為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　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為皇后者三
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為簽書樞密
院事夏貴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
歸元為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椅死焉
　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為元帥總管功在
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為
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為名臣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從也
蓋禹之後別為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

杞繒辛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為天下山川
神主彝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句
踐興其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
而繇王股等猶為萬戶侯而繇子濁維居於北豫世
為北狄主雖在蠻夷皆為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
禹崩會稽子封以為世祀二十餘世至句踐及無彊
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為君王居海
濱無彊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
姑粵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鄞猶皆越之餘
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

其家殲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
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
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
曰君實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
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杲杲昶昺字孟
陽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
謫陰慶復召為中書舍人杲字仲昭少為諸生事訓
導虞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
逃散杲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　太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　上嘗以其名昶

云日當居上改昶為杲故世以昶字皆作杲云 仁
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宋孔易秀才豪晏如並直東
華門時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杲預薦詔杲
書北京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杲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
事正統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碑知瑞州入為太常寺少卿遷太卿後累加
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杲善寫墨竹妙絕一時
海外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為人灑落篤於
倫誼初昺戍隆慶杲亦從坐杲徒步往省脫杲於難

後言于阮長鷹昺授中書舍人杲居翰林二十餘年
其子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為
榮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 賜葬迎
鍾浦昺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
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
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杲子三人
錢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
極亭館花木之盛為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
湘鐸字文振以字行杲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
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

景淮景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向馬
涇三子景滈景灝景瀚昊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
字季章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為族
譜余序之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為
公疑夏公即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荊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閒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
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
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
其微不為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
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
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為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
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迺可以用兵大

府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淡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

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惡貶登州司戶參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鄰郡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泰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並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先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大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

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

崐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彦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猜蠻峒數瘁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辟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

益精明每鷄鳴子壻布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遭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亡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某南以訓如此亦可以見歷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授承事郎生

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恒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

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詣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己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吏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撫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擗上有聲如鷄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

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

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洒

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敕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常卿夏杲之孫壻杲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先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曰忻忻然如少年兒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

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旣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叙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諡恭簡公敷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淡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姊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天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諡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倫謹年十六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己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痛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現後一人而息詒乃

許移封令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　勅雖簡畧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氛氣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殘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

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逼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刼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即絶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荅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戸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足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逼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嫁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徳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震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某自太倉來徙崑山祖某父某母某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

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者爲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蹴鞠[illegible]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一[illegible]折節自矜飾循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氣靖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次第論學庭宇灑掃清潔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趨學宮揖讓儕士前無慍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

株市齋肆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諷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成化某年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一男一人原裵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絕子之義吾老[illegible]愚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第小村

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
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暨配晏恭人行

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
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
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爲耕樂翁有竹龍學士
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爲
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貲雄鄉里吳

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
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
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
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
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
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痊即痛月復繼作然性
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
諸兒爲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
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翁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
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
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
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内外宗黨待之曲
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
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
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貴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
循循未嘗識人間兆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脩至
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己當
世士大夫稱之緊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　貤封如其官金緋煇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

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
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爲仲兄之致也公已
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
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
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
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即爲標識書額自督
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
世諸孫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
業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
翁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

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卽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六之爽之望之豐之罪之榮之旦女九戴九有徐欽張士弘李廷芳張士中其壻也餘幼初憲副君之在典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己愛民爲本往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㡡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卻不往及 誥封命下憲副君卽馳疏於 朝乞 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

來感激 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 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 闕下臣切惟爲国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傍以親旦夕之養實 國家教人以孝之道況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 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 陛下俯察微臣 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卽塡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 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 命不歡行公與恭人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某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群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

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澤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蘄州崐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

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貫吾魚事
閣其巻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
之器公雅自脩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淦二縣僅百
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
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廵

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東最
爲簡易簽　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
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
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
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
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
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
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
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丘

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華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
稱其簡靜醞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擗擾公
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
是識其人會　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
　景王封在漢東來之國　詔命德安造　王府公
董其役又以承天脩　獻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
使受命四月尋擢廵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
蠲貸親行澇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
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
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

多調且無盃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
公檄所至捜閲悉送歸鄉里　顯陵大水衝壞　二
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　龍飛慶雲宮殿多驚摧奏
加脩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　奉天殿灾　勅命
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
郎方受命以憂去　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
任先是　天子稽古制建　九廟而　西苑穆清之
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
乃行巴庸虢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劉之荒
嶠中於是鄧山之木稍出然　帝室紫宮喬杪璨瑰

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鉄令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
國珎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
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鏓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
叅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
峒叅政勒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
入黎州天全建昌董榮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
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
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
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
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

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
黃光昇歷叙馬重𤇺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
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
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
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
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
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
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
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
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

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　皇上敕下該部
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
京師簰筏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憫之將作
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
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
甚褒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俯從之考卜興工

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
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
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
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
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
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
購木于九谿荊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
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
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
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廻

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溪峒由川辰大河以達成陵磯
蜀山縣隔千里排嶽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
會河而夷民冒犯瘴毒林木叢箐龍蛇虺虎豹錯行
爲人所訴推軋崩墜鳥獸氣鳴震天吸地盡出入百
蠻之中翳南紹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
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
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
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今乃獲之
山童木盡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　國家億萬年之
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

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　天子許之行至東
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
有四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
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
擢　旨從中下葢　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　誥
贈妣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
太淑人孝謹每巡行且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
人茹素公思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
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
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

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
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
還自滇南公不出候益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
相責請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
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
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
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魚歷數百萬先時堆積堂
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夷賈購過
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經濟而民夷不驚以
是爲難是歲　奉天殿文武樓告成　上製名曰

皇極殿門曰　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成　天子
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
封淑人子男五延楨國子生延飾延芳延英延賓縣
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
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
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
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燮

賜者爲崐山魏氏館甥遂爲崐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　贈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益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非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爲累擧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

州夏陽臨晉郃陽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屛跡境内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脩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華浮靡絶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脩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　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

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圃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故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太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鄉社會飲酒笑譚無虞日吳中田上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爲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　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

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　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某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鑣常以登仕年老爲憂

公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栽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書給事是以痛恨爲函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在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志銘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

賈與爲學者異趣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涕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岷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其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事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

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益少也雖然賢如仲之也
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邪

葉縣丞蘇君墓志銘

君諱巃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
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
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夾
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益蘇氏至
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
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
公弘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

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
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
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
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
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
害君令平價出銀顓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
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群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爲葉縣人尤稱
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九年君年六
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
太學生女四嫁劉佀陸琛徐佀葛汀孫男二女一二
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頹惟蘇君賢
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庇其牧政家有牝騋
克奮其武遂哲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夾
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

歸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
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諱永
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

三爵霆電女一適錢楳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
學生讓紉女四曾孫男女十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
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墳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
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者數世矣由湖州
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君兄弟行也府
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
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
江海之壖高仰脊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渠置牐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歴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晩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數千人如數十人吳中多种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推益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該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

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跡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徃徃嘆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潁度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别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絶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明晦之終古瀉鹵黍稷嶷嶷有萬斯畝扃不虎符藏於茲土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茂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　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黄其初起七跟隨鄧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絶而鄧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亦多隕命亡國耗爲衛所之世襲常不替富貴淫溢所謂長

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式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捻之流賊南潰以手兵扼京口聞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於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　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

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爲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户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寓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三百户揚州官舍林寓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爲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没海波大漫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兹永遠海沙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志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壁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循謹真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即公所飲酒賦館致飧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廪米有差公則倣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遠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户常巧免移之下户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

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内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請列令坐數十国廪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奬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已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内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五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貞孺人出禎夢穀晉驌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績先從李姓及公子希育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早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銘

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間惟公仲文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巍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鳴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夷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偘偘自將寺中識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廼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橐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 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日月之

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可觀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惋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

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陳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
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其孺人出也側出子一
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
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爲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
葬於其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髙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
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来滄海波濤連毀瘠苦凷歷
二艱永矣長逝無壯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畱其餘耆
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
偏及予取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内家相
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来共居日遊虎山西崦
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
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
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来無虛日以予
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
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斃死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一人
知之勤勤而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予於
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亢願喜自脩
飭介介自將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僵仆
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
至掃地焚香圖史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
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士皆以通經學
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
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
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

事每過其精舍啜茶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殁而予
復徙居經其處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涼
寂寞之嘆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初名艦故又字孟舟
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
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十二月
十二日葬於其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
其敎孝悌厚風俗以施於其鄉者崐山之父老類能

言之公之殁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斎
蓋邑之為公鄉顯人多矣久踵莫能知其子孫而公
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閣藏
之郭快宛然封錄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
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
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
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
遷卒于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為文莊
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
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游

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
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為行冠禮而字
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為不屬草
須刻數千言其詞易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
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益知名于黌
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于　廷分隸南
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殁人以是痛惜之君為人至孝
以衡州公卒于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
而事王夫人謹甚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恨
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群從昆弟恩

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
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
馳騁于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
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師昨皆至大官君猶與
其徒為文自若聞脫籍即詣之吾生辛酉與吾同月
日生者今為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
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
徒相視而哭為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為戲亦終無
所介于心其天性爽曠類如此卒于嘉靖三十二年
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

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為女紅
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于台
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
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于鄉里事王
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
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媵
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
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
士次恭炘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生何恩恭炘
娶女皆側室陸氏出孫男二人鈞衍微女三人次

莊公賜葬在溢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嘗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爲寶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也先期恭煥恭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于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于天下爲名臣士必待于時耶佩玉鳴琚炫煌于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躓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于後之人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擧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潮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埠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叙時術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平儀峻整望之儼然既聲譽浚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亦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

樂善有容子賤之風焉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還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友交之賓餞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容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郡應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遁城三面

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薄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欵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論議施設及於人則嘗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於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取李炤圭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會者數

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荊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説君平生所爲易説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亦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南勸中取九部恠銘

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懾懾言憂陛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醒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瘋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濬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皇贈刑部右侍郎大父諱文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侍郎

微時始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絶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盎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崐山日閭無儲外憂嚴父寄身瘴癘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業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游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

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游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
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
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
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
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孫方童丱撫
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
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
應旌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日不利權
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崐

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
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撤
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
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群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
是時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而排遐之日內外清
議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緊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
於　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
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
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
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
茶究究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靡厥世云
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棫字子培其先出自鄧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
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璿祖鎡
家世力田父淙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
少隋井中覺有神人扶挾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
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黜是年所
舉士後得　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

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候官依阻山海徵召不
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
是常熟陳君明近為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
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為美談既寧李家宰罷家居君
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為輕己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為
家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
揖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為君益怒遂調孝
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
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
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撫止調外兵獨部

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背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静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幾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價八千餘萬朝廷以空名敕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敕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郡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干君君至則與其官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

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産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殁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來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族兄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楚飛搶羣來東海若南翔蓄潛玄鱗生鸞凰兩寧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從清強仁者藹然厚德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閟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余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東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弊相與剽剝竊襲以壞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其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

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以此試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知淵□不遇□馳□謂□翔□之□能化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於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及兄恩義甚篤日闕無備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飲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

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名下而蔽除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蛇蚓當伏藏閉錮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竄居海虞之橫涇後徙僕風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某其幼未許嫁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若干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鄉實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允清治師喪如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千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泯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撰詞勒玄碑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綽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鏞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侃汝侃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俟必

俟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鈿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瀾潮淵瀕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娶室於崐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徹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許著世其家故譜系所可考其在長洲同

歸其賢者也同歸於汝淵爲所從父汝淵夫婦孝敬
倚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
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爲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飄衆我重昏昬折霞餘不仁之殃
治其九族存者子遺迺賢而延惟恭肅玉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允爲士庶亦倫于家
無斁以祭昌以銘之不媿其世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
世爲長洲人始尚賢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貲

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妻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
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
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
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孰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
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
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
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　朝廷
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
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
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
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
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
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瘉二
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其
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
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
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
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
也吳與人惜之其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

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家御之興綦貴而圯黃門績文
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
令母傾傾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東之若急及有代人
脫爲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袾袾觀子循政式遄其歸
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勤詞玄石以詔無窮

汝南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
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
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

爲大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款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閒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啓措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皆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其共皆以

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并歸之事身自為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游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已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輒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恭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於縣君爲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人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泉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 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習貴多惰

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遺書爲諸生兄弟有爭産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藥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葬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圯其祖

外永亭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表兄弟某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鴈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嚻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瀹狀君行事而請某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

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并序

嘉靖十年　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　敕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颮卷為墨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于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曾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揭出在坐者皆歎息以為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

城西絕岸閒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了不以官為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閒五六年愴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湖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曾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為人孝友同母兄大樾三遷二千石不忍其母鴻涯就養自以薪水之奉大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為攝令縣歲饑禦譟寇盜鋤奸支應有稱于溫人君生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
氏側室盧氏子男七人次一人孫男三人沈氏世官
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紛薜荔兮時所弃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
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玎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
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
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
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為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
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為子會

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司之乃生女曰吾德翁
即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
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即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
以身藉之不令著蓆臥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
自桔槔張孺人為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
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
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毋出一二里所
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
復捐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孫係

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閒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
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為人乞貸已而負之
君為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
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
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
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
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
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
者不言也取曆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吾於先至
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

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
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
父之亡某人嘗倣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
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
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槩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
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
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為後必同宗然吾以為聖
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為輔相之功
所以為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略著其文而古書
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槩

生以此事之死以此瘞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忍
桒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
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也銘曰厥德孔厚而槩孕于天若斬之人以力
致白鴉畔于一氣相視既慝既恭有誠無貳亦既有
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節信之如從而和之雖所謂紫徒之如慕高名者亦紛紛爲來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先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如一而不變如君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

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右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輙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　武宗忤倖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遂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

大要以主靜爲功祿合沖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荊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嘗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且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崐山州始爲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詁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擣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

免其後邀君爲賓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殁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輙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吊往還未嘗失禮搆屋婁江上堂宇爽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輙載妻子入越遊西湖杓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閒喜賓客君常參與讌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鶺鴒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

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責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益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瓚執珥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

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官有聲秉憲揚楚實庀其兵碧山流冦辭婚遂王　天子嘉之命駿于滇功膚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丘園書此玄石俟後之賢

○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四日卒高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於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迺叙而銘之叙曰君姓王氏諱墉字邦獻其先居崐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峰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嶽嶽生鄉進士鑑鑑生墉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于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狼役減耗盡矣自儒者皆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此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

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踦跚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其久之而後謝去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潸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以求于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以事其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洄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闇闇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於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有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某生二子繼忠繼孝以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

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祔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令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牧之良與生犢田之頻实生穢維忠與孝後有邁二世儒書今其興

建安縣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絶出持以示他教官僉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教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伉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欵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帖帖汀漳鐵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它縣糴者

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歛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塗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稱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煢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

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生三男升晉泰升晉皆蚤世後孺人李氏生三男鈺金銓鈺庠生女四適左懋鄭懋庠生張激王樞孫男四學禮應麒學詩庠生學易女三曾孫男二鈺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貽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能

以直為訟也彼逆與順猶一吷也噫惟項涇之原有古君子之墳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浦華里考諱錦祖考諱龢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陳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為朱氏今浦華里人皆稱為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散棗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為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彼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

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為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為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　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校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錄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次恭尚幼女三人王項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　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涇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嵩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莞也躬草萊兮委墳典也苦為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閒野兮老閑捷也

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崐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濵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米橘垂纍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字也會東性瀟洒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頗挾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

以傳父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諸錄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逯達述遜令惟還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還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還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蘇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還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日裕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及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覊旅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遺棄是獨執執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咒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真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繞之裕思母黯然淚下裕無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死於是焉生我為是銘可慰幽靈其尚何恨

陳處士妻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　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

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醢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為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凡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

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蝸睆睽睽然甚不自得醫至卻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滕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家為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尤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惠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二儀尊極自初有民陰陽配耦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為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恒王道淩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禖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媛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予政作傳尤凱翼經無微不顯靡幽不呈鐫辭於石以繼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淇之曾孫處士諱淇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

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即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饋饗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伙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捐危疾

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為櫬須若干日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未嘗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為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蓄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

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著方里大臚　馳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齋撇勤勞自書悲彼褕衣不能為娌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癸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焉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篠塘祖塋之次窆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爽倫從予游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恒以是為幸不幸相與為悲喜亦夫人之情也況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為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為之壻孰不為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為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鷄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黜蹶旬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為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為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為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休若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

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予善官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予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老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欷嗚咽涕泗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歿其行獨而不祿

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槨北方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大傑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皆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鄭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元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崐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鼒成化戊子舉人選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其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

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蘄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森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

刻于貞石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壙誌并銘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由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

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　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爲多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摘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爲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暍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嬰楊梅樂民四珠池　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蚤珠蚌之生息甚艱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長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蠢起於珠池也蛋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項羅饑荒彫瘵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　國家之福也乞　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竟不獲奏而二郡卒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僥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僥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僥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

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詐人稱之會　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　宗室惟　親王朝行在所公移　詔旨於省門　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爲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葛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欲竪兵迹兵去復出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東嶺入松溪劫

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吏閩
人以爲嘗索賊以故縱公嘗得其巫非徒兵力所能
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
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
高御史刺溪州縣官被被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
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贓公
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閉戶讀書絶無他好而
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
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
公不振家勢以外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

清華之地而以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壯河
推船者非誑之歎曰腰擎拆此令人以喻兩司官者
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留牧以强爲僶俛
材麓有所不皆知之像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
脫竟黜黜不自得以卒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
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
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
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謙女一許聘李廷
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
北之巴城鄉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瀕瀕東與高原蕭森古木皙人藏焉爰卜山龍
穿中有房聿來從之金井浮窆考事撰詞識其日月
悲則有餘匪言能發奚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
昭垂穹石

○亡兒翽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
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
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戲二
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

曾孫余重念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翽
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
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之書常自喜先妻
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絶之言可以少
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
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
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
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
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

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
衡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
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快然朗
誦歎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
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飡使人視之則兒
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兒
市宅負已錢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
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
前力爭之余殊不省而後悔答者鬧兒死爲之大哭

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
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
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
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
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
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
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
視之兒見余夜坐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
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

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輿還甚苦蓋不聽兒言
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兆無父
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
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
友聰明與其命相背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
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旅
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
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僞瑣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
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
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倣攫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

於原野之間耶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
必蒙倶而鷙驁者乃高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
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煢煢
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稱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
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
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
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
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為之大法

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葢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塋塋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冦權厝于某地已卜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與幼不克葬其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葢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

一人而已取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邇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昔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穀之其人亦有竊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而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

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計吏行時時絶大江徘徊北岸輙返棹登金焦二山倘佯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絶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扺談視其齦齶必以氣陵之間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讃嘆求其解説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騎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説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髪遁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

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潰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潰乎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仕以殁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宋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釗

陽之女男一人累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廣東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儼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輙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徒今附城須浦七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卭筰間有神人來迎將之詣與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綸季叔祖諱紘府君仲之子也諱椿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

父之功爲多其後吾縣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
倚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頻江海府君
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
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
從省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
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
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
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
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斷絕
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輙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

有異稟讀書過目輙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
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
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
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
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
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
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闕
官署街衢至今歷歷記之　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
典數更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
且將一死也　附死而葬不得從所也夫府君卒于嘉
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倚武
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
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
人章氏出漢陽太守熙孫男四人上弘士和士毅士
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
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
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
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
於宗後嗣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識宮室

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
慟哉其葬也叔祖壘以下皆自崐山往哭之同學諸
生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顏供
葬事尤盡其力云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崐山人曾祖諱用
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積考諱安甫祁州知
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積其長
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大中
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

號二張先生次科濮州判官始　英宗皇帝臨軒策
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又入對策中順
第一　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
二甲第二大中積官嘗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
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大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
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
季生大理評事中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
世故爲祁州滿任即致政　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
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
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

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撫循流亡
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頃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脩學
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
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備待候望公
遂疏乞改官濮州濮於濟比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
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
有大賊　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豪桀遂
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
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閼之田
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之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

姦轄二州志脩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
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
無冤居頃之　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嘗
同臥起須臾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
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閒散衙後
即從名流賦詩會　九廟災　詔京朝官三品以上
自陳而公秩五品從見夏學士問　詔旨欲自陳夏
公諷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悞之也公遂自陳得
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
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

揮翰竟日不倦而好游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
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
渡浙江南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
黃山白嶽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琉
陸崑莘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
尚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
昔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
而翁獨與公善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
春秋如期至苕上社畢輒遊山態以其人爽曠多愛
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

後學者稍稍離散公嘗登其門奉書年吉水鄒謙之餘
姚錢德宏以師門高第會講惜王之山公欣然赴之
欲以明年爲太獄之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
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
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
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賙義田以贍宗族少年
有善推奬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
訃誤繫從公抗言使者貧白其冤楊太僕杖死朝堂
召故人賓客爲棺歛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猶不絕
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陵忤但坐聽少頃

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
在舟中之日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
仙之氣殁後郡人有設香若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
得仙乎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
自懷玉還即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
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
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
沖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
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
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科　朝廷用伯子官推
封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　詔又以
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
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
眩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
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
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益
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
孫群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

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
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
官通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
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傜上林
死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
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黌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
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栗柹蜜
餌餦餭必愜其意一日行仆階下傷其足病至危殆
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
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齎行乞于

市且餓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惻之厚資
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
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為藥濟活貧人甚
衆居家無燕媠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
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顱骨隆起乍開
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
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烱烱不寐亟索枕中書
又索阿羅漢傳欻然而逝人尤以為異是歲八月十
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
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

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
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玄孫男女十六人以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焉鞍墕先塋之傍予
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
由令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
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為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
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摭其大畧書之於篆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
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
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眘叔眘叔生仲禮始徙上海
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銑
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
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餽食飲久之赦
歸家人驚以為鬼物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
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為建寧太守王以
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援於民璵卒為廉吏王子
究汀州通判究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

不類凡兒及為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
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
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
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
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將
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
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
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

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增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訟欲
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留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
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而有黑子已而果非真
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呼寧知
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別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俯遊二老峰皮冠挾矢從僮
如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潰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廨
見一女子從倚几旁以爲其姆也呼之取茗恍惚不
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
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
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遣大學生補從德縣學生張時
雍張秉彻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
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
一二已無愧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
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發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
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
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
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
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殁未幾其夫
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
林隆慶元年　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
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顯且貴

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而　國厚恩而
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
之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
歙人君諱鉄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
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貲從季父行賈有
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
游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
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産弟鉦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
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貲
或搆鉦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鉦

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産諸弟絡繹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鉦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貲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貲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旣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負空手來歸入門意惟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illegible]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某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彭子子乎盍許處士自傷無子也君

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閎無儲嘗大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嫗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閒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某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客舍容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夫其流興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游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李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

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

之子在猶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所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節孺人傳猶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君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碑碣

南陵何氏墓碑

南陵何氏晉孝子琦之後也葉在其縣之西大王冲亞春山山亘數里群峰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今戶科都給事中煃五世祖諱海字德廣生至正辛巳卒永樂甲午年七十四妣項氏後年生同年卒年七十三曾伯祖諱銘生永樂己亥卒成化壬子年七十四妣孫氏生卒同年曾祖諱銳生正統戊午卒成化丙申年三十九妣孫氏生正統己未卒嘉靖甲申年八十六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別葬界橋山祖諱旺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別葬桓山嶺而祖妣生成化丁亥卒同其姑之年年七十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嘉靖十二年煃舉鄉貢又明年加脩封之來請記余以凡何氏之葬悉山澤之敦龐淳厚而不顯於位其積之久宜有待碑既具未立而墓旁民稍侵其山龍嘉靖三十二年煃舉進士來歸復疆於是煃爲行人使詔使魯闕里遷兵科給事中使西走賀蘭山之

下進戶科右給事中又遷禮科左給事中才猷日聞
受　誥封其親又進戶科都給事中是歲嘉靖四十
一年也余在　京師烇以侵地還而修墓事始迄前
記有軼請續之余亦謂何氏之積者數百年而烇始
顯其敦龎淳厚之餘發之宜大而烇之所以自待者
宜不輕矣并載前語系之詞曰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汜鄉蜀陴慎濟陽究族以蓮撥成陽陽夏
潁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郯廬江相望雅道郁郁
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
名德孔比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茁迢迢千載
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
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
逢時濬發松柏芃芃石虎馬羊青蔥㟳岉凡爾後世
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西溢瀆之原公以
成化十年薨於位　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
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　冊寶上　祖宗徽謚
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
勅葬墳冢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冢復其人稅未除者
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
山獨否至是民業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
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
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
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　國家正統已巳之
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
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
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
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

無敢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為陝西
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
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久春運發霜不可田
請增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
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
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
知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不宜府所築八城七百
堡為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
簡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

思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 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飢饉食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設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墜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 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為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 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 天子命吏為賊刼質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請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請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縱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楩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入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恵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

州諸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郡州之融縣高祖子贇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州學正未上丁内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為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内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今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

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隐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内江民扳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為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隐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更治民號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案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内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

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為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殁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豈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刼質 帝嘉精忠恩 詔優至彼亦何人 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閫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絶我實銘此有石嶪嶪其詞則幟後千百年可配栁子

○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飭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為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茍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

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為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為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甫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為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子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子岐官達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

籍甚太末亦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髮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雜書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卻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

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六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曾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一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宋灃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蓋又二十年始為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為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輴題湊之室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為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為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

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為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世為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憚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為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

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沖字
應和其先濠州人　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為富
家翁為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
燕還受人寄千金為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乘訊翁
紿曰金皆在盡以已貲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姪代其
戶徭翁好為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攜吳姬度歌曲為
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
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吏之業而好聚古書為子
致千里容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
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

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
于　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藪草莽之中泯泯者多
矣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
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　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
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鏜仁善好
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明閒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為東
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
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為母持佛氏盂
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葷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
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為弟吏娶後
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
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
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
禾為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為直其
事歲飢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
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
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
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

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甕困
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
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
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
男五人鐵鋌鉄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鉄登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墟昀昀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濈濈有美伊人
仁服義襲巍巍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
前聞是追公卿是為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　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黄於墓而先是墓石
未具梁既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
唯文林君之懿美　制詞所襃盡之矣君姓吳氏諱
翰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
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
子而形於　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
求知於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
而皆世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

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
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
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　制詞
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雖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
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註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
榜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
君之弟如此　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
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
可以及人而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甁之罄矣賑卹
不倦日闋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　制
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愧矣凡此皆人之所
難君又非爲好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
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
邑名著於　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
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
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梁之孫濮州通判效
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

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
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
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
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
田泼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
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解也是時沈師道
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
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
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

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
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子友李
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
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揜軀徇義之士求之於
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
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
最烈予嘗為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
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實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
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實
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圩字圩
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實又請
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實
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欷曰男子壯年何憂疾吾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
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塟葬漫荒莽間
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壘壘間給與誰
此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焚我颺灰浦
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實是以營茲新兆蓋今
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
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
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鄉從古禮
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
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
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實之稱其姑一言

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
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
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
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
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
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
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
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已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世人爲立葬北
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
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
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盖烈婦之
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
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
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
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覽古書父謁選卒於　京師姊
每哭之聞者莫不歎然泣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
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

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
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盖未甞
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
水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
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
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
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
奏下禮部旌其閭　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
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
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
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廢其事
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
兒或長者或幼者盖其精爽不亡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銘

爲善居銘 并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㷆盧兗州熊林參政鍔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衍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況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蠹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循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官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未僦居三年始定今君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几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内含幼子天

折之戚外受風寒暵沙之勞病悴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備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作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游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與之諛情抵實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墳石昔涉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舉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眞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東瑞即其家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祖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殁積不善之殃貽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陽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汩其彝倫爲變罔極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下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醢黻文

綉莞箳丹涂彤戟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鞂索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惆愊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晋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　國家已一百七十
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
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
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應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　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
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
軍同鎋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
遞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
定王　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
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周藩代有明德而
恭靖之後尤以詩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
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
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
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殁哀毀骨
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
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
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
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
十一年也於是祚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
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㮮益修學知名當

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陽侯及北海王睦迫向
歆駒駼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
旌
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丗餘周以五分王諸子　成祖同母脈牒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覿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　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
美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
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羔民罔不保極

聖井銘并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冊冊宋康工

為帝以臣宋吉中外望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絡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 以左諸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靡沸水泉浴帝始誕源虹瑈月

應時則減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諸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舜寘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叢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頌

詹事陸公壽頌代

詹事陸公異時以文學官禁林侍黼扆繫天下之望
久矣其昔年仰公于日月之上今日拜公于湖海之
間鸞姿鳳骨玉色金聲年彌高而彌壯也天祐 皇
家貽以國老翊贊鴻圖調燮——！元氣固宗社不拔
之七十年[illegible]為山澤之

癯而已小子不佞廼作頌曰
巍巍陸公系自機雲惟陸於吳奕世有聞傳至于公
文而愈芬滄海育靈協氣氤氳昔我 孝皇聖德淵
淳為億萬年培植以仁豈維以仁又貽其人公方壯
齡厥聲日新南金的皪公為絕倫登于 廟廊華國
以文石渠東觀古風再敷爛然雲霞光耿紫宸羽儀
三朝如鳳如麟胄子之命學士斷斷譚經講幄正道
是陳造膝數語人誰敢云公或居外 亦著其勳公
還于 朝寵光日臻位于列卿庀 帝典績身負日
月氣蘊風雲春宮濟濟公率其群 天子念公曰維

汝勤錫以歸老以慰元臣公居于野葆性全真大江
之南五湖之濱冷然御風其樂無垠國有黃耇朝野
所祈天錫難老以為吾君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佐我
皇明萬億千春

周御史保障江南頌并敘代

古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
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民愛戴之如父母令
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
子能以道得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

美其還婦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侯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廵行天下州郡率一歲還報侯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　詔得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攺命督學于南畿蓋廵按御史無再歲者自國初以來如侯等比三四人而已侯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如此可以為榮矣　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尚不肯議蠲貸而自頃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閒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尚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貸之語往往相顧而笑侯獨慨然上奏書停蘇松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或者拘攣之見非惟兵無以出將盡驅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於擾攘急迫之中綽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夷狄之患庶乎可免矣侯為政寬大不擾故　朝命

分閫督先進老臣特裁以法所謂天下兵皆聚海上狼虎叟獒之人羈絡城下無不斂戢民自以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紀者侯去吳之明年吳中士大夫皆紀之予以公之事不可以無述乃為之作頌其詞曰東南揚州環以大海其外蠻國浮海磊磊天紀維夏執莫我逮時亦不王獻其琛賮至元窮武五龍貽悔自我興戎彼來貢觧　皇家開運蠻寇始偝帝考其武率由厥常傳世十一海波不揚萬里禦衛狎於太康姦民闚出天險弛防遂自閩越軼我吳邦二百餘年生聚淪亡天命降亂下民靡寧兵禍既燎歲仍大荒翼翼周侯厥德孔厚持邦之憲為民父母曰此寇亂追惟厥咎匪寇之棘人用疚首告于　天子念我民疚遂蠲百萬自昔未有撫此瘡黎保其子婦乃還室廬乃安田畝惟時將臣日請調兵惟時守臣日事乘城卒聚城守夷猶跳梁侯之一言東南底平吁嗟小夫繭絲是營孰知時保障我疆顯顯周侯萬民望之盛德在吳何世忘之

松江新建府治頌并叙代

自諸侯為郡守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二州部刺史秩卑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宰相職也近者　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侯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

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　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徂城之寄者也蝦蟆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袵席之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
帝命不改蠢爾島夷窮山阻餕來求衣食生此罪悔
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徃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
湖海之匯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
我民之飢勞徠不息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寘海波濤
風雲埃曀朕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嵩鬼敢作奇侅
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為　天子宰公之勳
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幷敍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為患　朝廷并勅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

倭國前世為寇絕少　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幷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于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略謂海外九夷黠虜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

龍之潰為剿此自由將帥々失耳然是二者豈 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 天下之根本在内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為安内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俞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為四司才望蔚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内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夷氣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轄三邊之輸南捍兩浙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為命也巡

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漴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

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閎是元元雀蘭拊循于非文爽卓為名鄉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中興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蠻夷猾憾陵亦來侵 天子曰命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中生出又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于兵公拜稽首 天子丕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遐遐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贊

周公贊

三后在天惟公德明穆穆徙衛和恒四方保于沖子受祿無喪所其無逸世有哲王亦寫几几錦衣繡裳

葉文莊公像贊并敘

文莊公之從孫女子敬之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

敬夫父為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竹用樂參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入督學 京畿有見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以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宋先生像贊并敘

宋先生莆田人名某字某為崑山教諭三年去嘗學

者至今思之為立去思碑學徐元祿舉其像請予作贊

溫溫德人無營易足與世淡泝義形則獨悲彼高位不容微祿悠然閩海一往不復丹荔黄柑何山之麓我懷伊人春陽可掬謂為此像翼予丸祿

聖窓老僧像贊

吾居安亭自擬畏壘終媲庚桑無變斯里[illegible][illegible]學者兀然深坐用菩提道度以超度

殷先生贊 并敘

無錫有殷先生其祖嘗仕永樂之間至先生種學積德不遂於有司以諸生久次補信豐學官信豐故少仕者先生訓迪成就蔚為文物之邦已而告歸閉門謝客恬澹自娛嘗保泰公同學故人時致繾綣之意亦少答焉邑有惠山亦曰九龍山先生因自號龍巖子嘉靖癸卯年八十其子旦以書來告曰旦無以娛吾親請子貺之以文乃作贊曰

太宗御極時有殷君秉政岳伯寵光日新其後四世而生先生閟而不耀為人典刑信豐斷斷接武南宮自昔未有先生之功斯然歸來視其故居庭滿綠草出無舟輿豈無故人慰勞生平謝彼張相吾為蘇卿

世人汩汩榮不在身猶日驅馳慕豔于人於惟先生高風邁塵九龍之阿中有紫英先生食之年壽千齡

嘉瓜圖贊

有瓜氏王芃芃其葉產于王家厥性孔協造形瓌詭連掌如鴻自天有隕積絪而通依類以言錫慶無窮我勗王子維孝與忠庶其承之贊爾先公

松鶴圖贊 并敘

莊子稱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固空言無事實而龜筴傳云龜千歲遊蓮葉上生於深淵長於黄土遊三千歲不出其域然為國重寶大卜取之故世人於動植之類最壽者言松鶴二物蓋萬物之出於天者同也而全其天為難所謂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鶴千歲則變為蒼又千歲黑又千餘歲與鸞鳳同為群此豈世人所恒見者哉雖然非二物也特其不夭於斧斤不困於樊籠而全其天至於數千百歲是宜為神仙之所服馭崑崙瑤池之所有而非世之所恒見者比也予友潘子實與其弟子希讀書耕田以養其父家藏古繪松鶴圖常懸於堂愛日之誠著於不言之表

今年太孺人七十之誕辰先是海寇掠其境蕩然兵燹之餘賊至子實之舍獨無所犯唯是圖絹素有刀劃處盖賊諦玩久之以刀爲戲亦竟不敢有毀也於是子實使工裝治復懸於堂以爲太孺人壽而使余爲之贊其辭曰

蒼松横走虬龍形二鶴徙倚松下行玄天弗成烏夜鳴昆侖移鎮東南傾忽見王母少廣庭不煩清吹長風聲倭奴番鬼皆辟兵願持此物獻君王滇海波濤靜不驚　天子萬年泰階平

錢春林先生像贊

懐道藴術壽鄉邦内葆黄庭守中央黄髮皤皤神愈王小心翼翼德彌彰誰爲畫者藝絶良儼然見君於此堂

約齋錢雎州像贊

懿矣錢君儉德俊俊履繩蹈矩辭榮讓分虞鄉之政自初有開后媼失位覆壓紛紜室家異處寧宴各臻天之所護兹惟善人河埽效勤王國乞身鄉飲秩秩禮盛賓僎維其令儀宜爾子孫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后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吾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罵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渧泣奉迎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黄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自言其后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

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紉綸及愛縣斷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贅只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遇[illegible]也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遠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慨也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群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汙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齓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耳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山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誦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窶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懽自新視豪勢盼然不為意吳中子弟多輕儇治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荅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群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詈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游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儕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叙列其實自新家存翁詳
江以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雲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
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
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
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
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庶公廉生愚好
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
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蘷贅居塘北又

為塘北顧氏蘷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為
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
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為禮科給事中
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為人敦樸
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
徭役事隱君為之賦鴻鴈之詩夾止于吳門君故生
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
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
官舍縣中人無知者 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
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
闕一飯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 天子恩不得此居
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
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
發世先屬意隱君子為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
見家人持官物即椎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
孜孜以濟人為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
已許之不變也或偽指隱君贓人金隱君曰吾不知
金而金實為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
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
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

有其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
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䘏其里人嘗曰海上
吾故鄉吾不能一日忘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
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逍年老兄弟相樂也竟
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為教曰古人
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
杉有一不然是為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
存仁為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謫居保安州保
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録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盖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漆濟兄弟一時竝起海上竝為給事中寂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碩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盖有以哉冢宰玉峯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愧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殁之三年其子士瀹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士瀹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為傳予讀而悲之為叙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為太倉故今為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為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嘗以之官每隨侍宴集必呼與俱應對儀學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為憲僚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問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尋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尪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踰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游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為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十三元忠為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纚纚不可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也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為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躓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絛字宗肅世為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乞祭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為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將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呂公並以八座居留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埽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為盜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覘為不法或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為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捕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取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胡兵自寧武關趨太原旅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令蘇門會爵信不至而羅壁以吉州知州歲旱民饑彈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為案籍人人閱之鞭朴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春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閒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卧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源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為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為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閒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又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為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為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陵文潤以[illegible]誠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
貧克勵清操以撫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
錦衣家有高節之堂　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
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
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
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為
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
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
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
以司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
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
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嘗　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
所藏文字為芟其蕪而歸之贊作戴錦衣家傳然余
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異賢初自燕徙任縣
遂占籍于邢今為邢臺人祖禎宣德間以鄉進士為
平度州同知杭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觀政大理授户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為虜圍公皆率衆
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榷九江税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絶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
天下士大夫二人深欲詆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
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　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為鄖陽守從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
河南左右參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
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川人感其
德立祠祀之尋以材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
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
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
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
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
為賦詩楨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

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鄉人張得才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惻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貝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令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為恥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蘇公之化也嘉

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 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為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為諸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為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郊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修盧溝河橋雷尚書檄八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毋之有後也陞盧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為學精專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遣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欲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疏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為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剿駁藁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来為司馬因採
摭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
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
以自見迺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
規謭謭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辦治哉化
中蓋深以予言為然云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為事出無與從一
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

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
邑夷陵今世為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為盡力人亦以
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為兩
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為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
賢者哉初山西旱飢命先生賑河東崗陸猗夏蒲解
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
奈何取以為已奉即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
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尚旁立稱停褒
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
晉人以甦　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
城中宗室常數百人来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
不得米饑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
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
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
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
司詰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
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
贏以為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所有類若烏者

群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
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
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
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旦日民列狀請
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
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鍾簴樓
中為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尚
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産實沈臺駘黃熊之
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峦疊巘如
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

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灘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

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迁州先生時攝守為之刋山麓決沮洳自陸波瀦縱横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迁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為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聞輒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後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璫膻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貴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為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来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苴中餽郄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奨之夷陵故有黄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為作黄陵行祠按黄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黄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黄陵廟旁有黄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陳開達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崐山之西盆瀆村崐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瓔馬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艸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訣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為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啜輒嘔噦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嘿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白善為之徐步入房閉閤戶眷縊死衰麻葛重襲面士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檜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也亦來長與桼等耳不謂其後適有賢婦異

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柰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以榮已而為郡學弟子貧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它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

廷試選為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

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峕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婦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歘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

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書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王孫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遠不可知吹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仆沉仆浮月明中婢從蚪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尸以面淡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毋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王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刼江西湖東西殺虜愚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為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闢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為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擒仙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為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

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為兵部職方郎中虜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為推臣所惧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年進士兩人皆在　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

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豪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慬實亦因烈婦之死為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為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為好言勸解皆不荅久之父母謀奪其志郎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為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為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為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

退讓遜逡有禮矣余官雉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媼後毋舉女及蔡媼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即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烈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為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

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恺之聲洽於閭
里朱公為御史殁　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為諸生
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為二千石
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鸕鷀二其子察鄉愛弄
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
竟不許朱公卒時察鄉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
曰女吾出然終為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
宗祊故於察鄉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
時或加笞已後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
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贅女孺人為取

壻終身養之女死後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
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媼舁來及歸時或
勸私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鄉已成立
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
齋跪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斂衣辭訣謂察鄉及
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鄉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
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
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每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

察鄉後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卷二十七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說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
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
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於上下艸木鳥獸至仁之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
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
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
象上帝王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
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
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
以為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
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歌有虞氏之風滛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為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舜百

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歎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歛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為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為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間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為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為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為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群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為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崐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尒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憔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吾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為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啓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為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祭文 哀辭誄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之歲其與公孫欽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蹟屈於南宮之試予亦歎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莅永康民戴其德釐理其田石不可渤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欲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叙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

銜旌旗一麾首馘頸縶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
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士習選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齮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
流涕思得公等適曾里社薦公爲禰惟公孝友宗黨
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
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葉世德文

嗚呼昔文莊公奮跡兹地爲時名臣天子所庇嘉謨
讜論史官有記圖書千卷子孫是遺皎然冰蘗昭映
百世唯先生生實繫其類煒然才華邦家之瑞如汗

血馬於野而躓承華雖空九方莫致結童入學白首
求粟嗚呼先生孝友樂易終日恂恂不見崖異亂以
斯人而非國器年踰強仕始貢廷試俾獲隨調以究
民事知古循吏亦償厥志又奪之年終此憔悴悠悠
蒼天莫知其意某等昔荷親知交情靡二既失良友
又隕國器奠以斯文誰不隨淚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中丞文代

嗚呼士負卓犖之材瑰特之器非以其辯黠仕握利
柄之爲榮而以其身之所至有惠愛足以及其人使
夫有所庇賴於我之爲可尚也公昔起甲科分符吾
邦既而歇歷外服翱翔中臺爰執憲矩崇映日臻而
我宕渠之人愛慕而不忘者則以公有君子長者之
德而不爲苛撓之政折獄解紛有召伯甘棠之澤興
學厲士有魯侯在泮之風出嘉陵上下所以至今歌
詠於無窮也某以邑子夙庇仁宇兹者竊祿來公故
鄉吳水吳丘公昔遨遊朱衣象笏想見生平而宵爾
斧屋欲聞公之謦欬而無從矣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毋以訓以摹年踰弱冠
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刖七上春官每進踟躕

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
冠絶群儒向之嗤者泊愧歎離吾邑名邑世産璉瑜
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
天胡中道頓蹶駒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
旦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
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縈畫錦
忽聞惕呼指金散糈以邺荷殳厲志循城卒全其邦
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伏義往明其辜遂罹毒著
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

歳之正月歸先公墓凡我親交出祖於野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歆此清酤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禄文

某七歳為公之壻不幸先妣早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懐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自辛丑以来四厥南宮郷里親戚以為嗤笑公慰藉懇惻未嘗不以遠大為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来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卜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女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如剜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継疾病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

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公一擧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冐區宇其仁如天思遅多士六策臨軒唯崑為縣僻在海堧三選大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為公相燦爛星纒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逓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黄石渠天禄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叙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求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内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躬槃云胡不慭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奠此溍酒以告殯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某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巻衣之後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葵絅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寔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借踰獲撰次其行事穆淑有云是三不朽

於以吝公亦無媿矣敬陳泂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倍倍誦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曾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温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户閾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歲耿歎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

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吷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洒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學士文

維某年月日某官門生某等謹致祭於某官胡公之靈曰國家以科目牧天下之英賢而猶以館閣爲非常之選二百年間元臣碩輔多出於此足因學古而有志於用世者之所共羨然與是而不能至者此又非人情之所可以預測而命數之所限也會稽之産號為南金東箭公既占春官之第一而臚傳又爲多士之先今且方向用進上宰之業不日而可見胡不永年暘谷始升而濛汜遽晏某等形迹之疎或未及乎宵皆而平生之分已定於中書之一面嗚呼今也思公於青天白雲之表昔也望公於玉堂黄閣之間信造物之鳥有而人世之幻變感古今之在於瞬息不能不爲之痛悼而嗚咽也嗚呼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胥胥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於呼痛哉尚享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　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

寵咨為姦究父子持權濱亂天下一旦殘虐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　先皇神武雄决盖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繄　皇不慭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懸公撲其方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惘不顧避賊臣切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虜薄都城犬羊猇呼嶷齒生氓廟議失策以羈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嗚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鐵骨曾不畏爍閔萬里謣謣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之英亦自公敎龍駕欲忽未及褒美　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肯逮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覩彼踐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群耳如雷之鬨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擣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開元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某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為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為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遺時齷齪以邀令子方發其璞衎衎於食珪璋有渥於呼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涕然府君於子欸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奠以大夫亦顯考賢嗚呼尚享

弔何氏婦文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崐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為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為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猶議其為奇苟割己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古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獨見兮婦為夫而自虧夫與父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意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為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為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况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髫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灕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晢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為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哀哉昔也越巂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門祭光封君文

惟公忠信孝友積德累善自晦於蓬蓽之間幾於沒世而不見乃以令子山東名儒進於科選仕官恒趙卓有聲跡而公之姓名遂得達於　天子之庭為恩封之所先迨於給事黃門道光文陛偘偘自將而朝廷采其論諫子道獲行親譽益著方迓天休之滋至而為閭里之所慕羨不幸公僅逾於中壽旬月之間仲子奄忽而復罹此大變將天命之無常吉凶消長循環而代禪猶恨造物者之栽培福澤未能以徧也雖然貽厥後人子孫侁侁世將益昌天亦不可謂之不眷矣某等同為太史之門人有同路之義而尤切於哀戀瞻勃海之千里聊致詞於一奠尚享

同年祭光封君文

於維先生歷世之積其來徐徐當身猶鬱亦寡其儔
莫望履舄乃及子顯名著於冊 皇隆大霈振珂里
陌樂養不違為懽罔斁門庭光爛鄉邦嘆嘖 天寵
尚多 恩賁方赫胡不大耋云遽日夕吁嗟人世歲
月何迫凡我同升誼如連璧不十年間路岐異適玄
理幽微莫探其賾於今在列人不盈百倫倫令子吾
儕之蒞嵩其旋歸表廬是宅載懷耆宿俛仰今昔敬
寫哀忱荐以嘉炙尚享

祭頤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

文康公太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純壹 聖
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大室穆穆佐止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遵
西苑膴膴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為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 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
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 恩
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
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衢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繇昌也三十
年間遽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
故構此痛究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
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峥嵘霜天千
里玄沍慘慘令毋携持子婦帷精相屬往即長路吁
嗟造物為幻群胥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

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
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
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
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
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毋扶而歸席疾既
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户外風淅淅曰天寒風
且作吾毋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

頓臨死垂絕之時毋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
中某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挺携三孫屬之外毋夫
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
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某寓松江之
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
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
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轄車將次于墓
門嗚呼死者有知毋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徐毋文

吁嗟坤則艳德淳誠粤彼小星幽人之貞維昔大夫
內贊邾荊厥閫孔多傳爰亭午出宰花縣亦甚宜民
宦位方騁忽覯霣霜房櫳寂歷夫人在堂雖無子姓
有女淑明嬪于大室粲粲華纓況有嫡子克善孝仁
庶幾終始女道之成婁水洋洋大夫佳城往祔于兆
百世其寧嗚呼尚享

告祭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遇見
山之艸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
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為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
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秋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後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
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
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頗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
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
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
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
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
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漓胡剗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
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
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嗑而淫及於[illegible]善之
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
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
惟神鑒之

祭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
未遑昂構聊爾塗塈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
尚享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為名邑通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借帝用不懌降此旱殃其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頗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嗸嗸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霶霈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豢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享

祈雨文

某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後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頗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居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某官某於今日祀厲即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来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今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為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遂令祀厲敢復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君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嗸嗸之民也敢告

哀詞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為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歷内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為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宫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騃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

以為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鎔亂户弟為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為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足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為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

之別不一見公為恨雖公之心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嘉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埶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苫塊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齋戚歌于牛口兮揖公舉火于昏夕酸明晹踏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莞爾吾之見逐兮絕予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欵欵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為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愁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之柰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薊遼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為詞載于素旂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祖靈而家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泰蔚魏錯奮鉞秉麾漢庸皓駿名賢纍纍雕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與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逖矣朐封迄唐熾武瑯琊之別分水有譜裔蕃廣學為吳始祖泊先司馬

運理擢英兩枝之亂絕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屢
没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欻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
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為大行主諸有經
有國之郵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獄
獄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蠹蠹察理究獄活者千
人湎湎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虜兵宄其尾
探冀我　帝策遂恭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撤咸寧璇節析其句萌　帝聲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澥朱腥越堠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過
虜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悖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遇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虜
歲有報閑圉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寨々藎驕驕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咼賞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

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
之又復剝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
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
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斡流隨之以
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不隕其世必復其
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賛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某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巿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橅逈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　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　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神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通再使馬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埶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埶益異乃歆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嘆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漸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卻其使迄於

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熈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

来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隷釋後

丙辰歳予在南宮見關陜之士問前歳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園如鷟邠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録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隷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鈌二篇而符泰論頗有脫悞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熈寧間徐禧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優重光册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益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冦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入座鄉少之列方䎀翔天衢而褒美之猶不一而足嘵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為爵禄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晏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亡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跋夏氏世譜

其之先祖母承事郎女也年始五歲時隨祖母歸猶記奉常公寫竹之堂及祖母謙會處而外曾祖母張夫人卒于余家頗有圖書遺留甲寅歲在安亭舍中為倭奴所略是年夏返縣城即奉常公次子大理之宅居焉始昌化君術族譜表凡去宜增修以示余母余據其大略著夏氏世譜一篇余幼來居此宅老父猶尚能記其塋殯少年時所經游處也今余書此譜於此堂不能無感矣祖母家諸孫與余方敦中表兄弟之誼而中書之玄孫禹功禹錫禹範皆從余游庶乎子孫之好世世不絕也

跋張心甫詩

詩與文一也詩特文之一體耳論詩自三百篇至蘇李建安而下以世代似也然常觀其時之文雅頌之作與典謨訓誥實相表裏言文者稱史漢而詩亦稱蘇李建安史自陳壽以下詩自建安以下萎荼不復振矣此非有所相待而但為盛衰氣之使然也 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天地之氣渾完謂宜有開元之風雅元和之制述而一時慕尚乃若浸淫於八代之間而莫之或覺者韓子所謂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竊雖文章亦然靡靡之音識者憂之張君心甫年甚少而喜為詩往往多妙語其志欲追晉魏而上焉間出一編以示予蓋其進未已也故予論詩之所以然而且為之防其流不知心甫以予之言為然否

書譙南遊卷後

其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

太祖高皇帝從部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寔肇於此自少知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

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譙南遊巻見示謾書其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少司馬熊公余試南宮時相識公既登第出知太倉州自後由佐郡陟按察副使在吳中者十二年以余少至城府特加禮敬及余登第公方治河徐兗遇之於滕甚懽曰自喜聞君之得舉喜甚於巳之得之也其見知愛如此明年余入覲公亦以陜西按察使入覲又見之京師及公在廣朝中士大夫皆念公之勤瘁比聞報捷而公訃亦至矣盖公自筮仕吾吳中百

餘年不見兵革有倭寇及公之殁終始兵閒豈亦有命數也哉　天子贈公少司馬賜葬祭恩數隆矣公之子上舍君某以年譜見示載其行事日月具悉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讀之不勝感歎云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贅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揆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為築垣廡遶交第後

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之　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户部賜玉帶麒麟服歸嘉靖初名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禄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盖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欵納

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盖以此自媿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閒死生乃至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别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跋唐石臺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知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没知州軍事何續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領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群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詳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乾化五年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累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葵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彊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與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没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堯帝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

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韶慶即今之鉅鹿鄗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關賓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内黄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大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大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内黄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内黄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悮以河亶甲爲大戊耳梁元裹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乞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　内庭以言事忤　旨安置保安益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　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某昔爲吏邢州

適典厩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　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撽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某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其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爲太僕繁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書沈毋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毋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

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
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
為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
其前毋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
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
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閒言子羽之言如
此賢母之懿德蓋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僊人呂
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僊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
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僊者即之其世
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

毋姓蔡氏上海沈齋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
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
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
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
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為文然復有不能辭者
今子寧等所編緝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槩亦
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蘇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
欲徧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
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亂朝雖有可觀並不足
錄夫喘息謦欬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
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此子寧等編緝先
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
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
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
隆慶壬申嘉平日男子寧謹識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宮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以同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舉不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　朝者餘一紀矣而　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厠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乎故不論獨序元儒賢與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巳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

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亦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任官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巳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

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来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予行要為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

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　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　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峰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玉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柴公為京兆尹顧文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　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来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来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

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吾邑吳氏自相虞先生與其子大參公相繼登科第以才猷著於一時至今子弟詵詵不敢墮詩書之業鄉里稱之鴻臚君者大參公之仲子也於是年躋七十以四月某日誕辰其子上舍子獻與其子壻稱觴

上壽于弟其偕其同好徵予文以為贈時屬海上之警又歲惡不入邑里蕭然而君家子弟不以菲廢禮能修承平故事以娛其親可尚矣予昔應貢　廷試見君方待選天曹後試春官而君為鴻臚以此具知君在　京師中事而少保顧文康公寔君之姑子也故君館于其邸而文康公友愛之如親昆弟每休暇與君對食飲不得君無以為歡君時試中書中格禮部上其卷有沮言語關從中罷之自是終文康世不得官其後乃官鴻臚以使事過家為御史所論同使十數人皆左降君得江西建昌府幕官又之解組以

歸自君在宰相家及為官所見　朝廷大典革大廢置二十年間變故多矣當其時以勢權相傾軋凌轢震屬驚動天下者今幾何時皆歸於烏有矣今君優游林壑回首思之向之所見赫然燁然者能不嗑然一笑也夫紛華馳騖為性之孽安靜恬愉得壽之理君昔在三千里外所與接者公卿宰相侍從之臣今不出户庭數步之内田夫野老莫或識君之面孔子曰仁者壽仁者之所以壽者靜也君之壽自是知其遠矣世俗道薄婚姻再世不復相通君母夏夫人寔予祖母之姑予每見君君獨以舅氏尊行自處以是識君之厚於其壽也幸得從子弟之末敢不為之致其辭乎

壽周封君八十序

周君子純以尚書秋官郎丁内艱還家既除服適封君八十之誕辰郡縣諸大夫鄉老皆往為壽有文序之者矣其稱封君年耄而康強祈黄耇而介景福於方來無窮也予何辭以加諸而其姻郡學生顧文戴來言曰君以仲春吉旦將入　朝前此所以遲進者獨為封君之故不能謝諸鄉老大夫之意而封君之賢要亦不可以無述請更為序之予謂生辰為壽非

古也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凡為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不備盡獨於今之禮若有缺焉然見於養老之政蓋所以致意者深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皆發咏焉退省之以孝養也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於又痛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每入學必養老而外饔割烹酒正供酒槁人供食羅氏獻鳩伊耆氏供齒杖而遣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事焉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下迨于豳俗田野之間四代之際無遺年可知矣今世之禮存者惟

鄉飲酒耳固以名存而實亡則夫生辰為壽雖不出於古其有養老之意焉雖然世苟無其事可矣有其事常患於力不能致今力足以致之是子純之所以為孝也初子純為郡學生卓然已出群類人皆稱封君之能教及為進士調進賢令入為尚書郎清廉不苟所至皆有聲跡而封君隱約如布素時人又稱封君不獨能教其子以舉進士又能教其子以為官也昔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即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不疑以此為漢名臣以其母之教也

今子純行且建功名于 朝世之君子必將考論其所自者矣此前敘者之所未及故為著之云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闕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蓋要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鄭洪許邁陶弘景揚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恠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 句曲人以進士歷令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

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山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 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 覲京師公所舉劾竄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

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蔡之命請於　朝得綬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為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謭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

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踈斥鬱鬱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為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公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奎迎君還菰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翁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洺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矣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矣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矣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推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必敵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竊予之先生未可以壽也予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蘊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傍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　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予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予也張予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予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知予之先生而病僞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請予之言矣

○　壽晉其大六十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説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寘寘之也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與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晋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某以姨之子從予學偕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

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其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某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通來屏跡荒江上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髣彿兩鬢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某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壽顧夫人八十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　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　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亦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

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厚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勖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

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夫公歷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　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今　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頒　慈宮之訓于海內舉　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爾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

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鱉皆不夭其性故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　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逮於鳥獸魚鱉則　天子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

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澧涇之陽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往往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椁齋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室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己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

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厝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殺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

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其考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贊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閒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

共其祿養憲副受　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于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其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以憲副廸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踈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立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立公

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立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立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孫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于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立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多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　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優期順之福閒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閒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　京師　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

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而不能於兩

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勝蓋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葉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壽顧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衛　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榮此今之所詡以為富貴者盡世俗咸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

子行之先君事　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　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㩼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入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踪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緝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怡怡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

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為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貞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之如此云

鄢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鄢陵梁策對之與余同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而余於余太史之門最先識之對之為人誠篤不以一第自華方慨然有慕學之志余與之語間問大梁之故

余雖未能至而自羲黄以來帝王王侯至於汴宋之所
遺蹟宫闕陵寢園林池館之勝與夫名臣賢士之所
聚皆若親履其處恨不得亟往以觀黄河之流而緬
然思太古之世訪黄帝於具茨之山尋大隗之所存
也梁氏世居鄢陵蓋本其國地以梁為姓云對之又
時道其家世而稱其大母太夫人之行於古所稱孝
婦無以異也在梁氏宜世載之初太夫人之夫梁隱
君蚤亡遺孤四五人大者數歲小者二三歲牽衣裾
相持終日嗥皆拊育之以至於長而養姑尤謹姑中
歲瞽太夫人扶侍不離左右姑非太夫人食不食而

姑未食太夫人不食也迨姑年九十而亡如一日當
是時姑猶有他子與其先後而獨宜夫人豈非所謂
孝婦者乎太夫人春秋高對之之尊府封君方怡然
侍養蓋晚歲而見其家門光榮孫子襃然為王家楨
唯梁氏之世德遠有厚積而發於是而太夫人孝行
之報其又可誣哉會太夫人年八十對之將奉使過
家為壽同年進士南城丘浙子東輩徵余文為贈而
對之又自來請之勤勤惟恐其大母之行不彰於世
也對之亦賢矣哉余故具對其所稱者俾大梁之人
知太夫人之饗遐齡而膺厚福蓋有自矣

朱君同頎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頎孺人先君一
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
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
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
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
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
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
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
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黄

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裘裳之間可謂盛矣由
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
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
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
軍並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
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
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寀非有民社
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冢宰王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継出　孝宗皇帝嘗咨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昂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閭之人矣於是乎書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邑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吳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兢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端默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備貞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覲見夫人朝　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聞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柏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窶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猶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来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来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娯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　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艮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酢既酢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其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

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貽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廼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若不能者以為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献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僮從之攜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　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荊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　天子躬視獻陵謁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强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者冨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真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乂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敎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朱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考古五禮無為壽之禮先王于養老事親義甚備無為壽者為壽者祝其萬壽百年如詩所云無飲宴召賓客及為之文者況為之文不徒稱其年而已稱其有德及備福而著之又無是者然徒稱其年非所以為文也今開州守陳允升晉卿尊君號新安先生者其守起諸生不一年遂刺方州而先生與其子偕之任板輿就養覽觀衛之風土知子之足以辦吏治亟辭以歸于是先生與夫人同躋六袠先生之誕以四

月三十日而夫人後一月九日鄉里親戚見先生之榮歸又與其夫人偕壽荊州雖遠在二千里外不能無屺岵之感然閉閣而思吾鄉里山川與先生夫人之享福而樂也亦足以自慰矣思吾鄉里親戚之登堂而賀者眷而人又可以自慰矣先生歸與夫人道其子之為官尊榮而治辦又足以自慰矣夫如是雖父母與子相去二千里知其樂也晉卿之前母夫人蓋秀水令周君之女生晉卿甫三歲而棄晉卿晉卿育于外家父之先生娶今華夫人字之如所生子而晉卿事之亦如所生母先生無荐已曾參之顧蓋卜

築城隅闢圃植花藥卉木養禽鳥以為娛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日與人彈琴歌咏以娛其子之長而為官而喜怒好惡一不拂其性于是可卜其長年知食其子之報未有已也先生之誕日余弟某來請余文余方治裝將有邢臺之役邢去所治州不遠又當有事大名見晉卿且道先生為壽之樂又足為晉卿慰矣是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過於彭城遂於傚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儲直內閣尋吏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輙嘆其議論之進是時　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

其有子已又得　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臺省鬱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余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迨祿養少矣已迨祿養而至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見

今以子言之年与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禄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禄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無禄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其道藝之美而有禄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皆試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弸於中而襮於外者矣 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禄秩比七品可謂有禄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

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其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壽郴州計先生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四山賦覩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游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

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
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粤之間求任中朝者柳州尤
盛文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
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先生厚庵以乙榜
進士来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
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
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歲即掛冠
歸其鄉搆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
稱余不見先生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之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illegible]生某某為之遥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illegible]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illegible]

朱夫人六十壽序

兖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 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
未及 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
人夫人方二十九年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栢舟之
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
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
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
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為請夫應秀之為
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
為士自初束脩為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
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
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
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
勞詩曰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

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為夫人之壽
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
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觧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
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
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觧應秀者姑謂世俗之
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
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
學執醤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

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豳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盖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緊其生平而書之或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畧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異俗侈靡特如此

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某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盖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贈通政立齋王先生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聽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為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為常達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君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為大行稍遷郎署出為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為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早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illegible]

而富貴壽考將來而受之大也初先生為冬官屬魏恭簡公為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屢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久以為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昔祖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滓者不知其幾殆除冬窮歲百卉畧

盡而長松巨柏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為鄉輔予故以大臣之事頌之焉

歸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鳴喧喧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鑿蒼鼠戲樹捷野鹿循人間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傍偟宋金之季韃靼强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爲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老柏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色淡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為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面背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內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青春日以逝吾道何迍邅昨者南宮試列郡皖英賢
顧獨不見君諸子走翩翩予復遭擯落自視真茫然
仲尼殁已久軻死失其傳大道如白日諸儒或守筌
群言雖淆亂遺編可鑽研與君東海上此意十年前
倘可理前語忻忻夜不眠未出長安門夢君洞庭間
今歲返故廬復此耕石田一見吳淞江思君在眼前
如何三十里猶自隔山川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卧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徇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儋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毋塚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鷃與鳩相笑榆枋間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惧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送王柳州姊丈

首夏天氣清送行十里亭楊柳夾脩岸騑駕朱轓明
分符向狼荒萬里按南行戚戚感陽鳥依依悲鶺鴒
迢迢五嶺外天盡見龍城大夫志四海不敢憚遐征
陸梁久爲郡天下今太平嶺南有霜雪谿峒樂耘耕
爭出深州池來迎太守旌孰能不請吏而肯逆顏行
近者小不靖夫豈好稱兵遠方亦吾人擾之而後驚
願言弘愷悌可使百粵寧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合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雨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雞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詠史

桓桓後將軍受鉞綏西疆徐驅出湟中不戰屈先零落都山前夜萬騎羽林營天青靜無塵月明刁斗聲春耕浩疊田千頃連臨羌王者師無敵天道本好生云何漢天子廟計乃倉皇璽書卒報從於此見靈明嗟哉酒泉守得無事窮兵但令多殺人功名亦可成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決匃深霖澍千里破封蟄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潛高居朱明闕赫翕希微潛將開淅瀝吹又急過夜轉連綿繹流更浛潗

萬壑響霰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穀林色浸淤色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歗灩湖光翻壓咽海潮澀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發水鉅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鳴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歷邑夢離思明兩笳坎成游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繽紛餘花落寂寞愁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㶑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鳴濛濛睇宵熠作乂徵時暘思大憂民粒黿鼉貫灰酒魚蝦饒掇拾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關安能使家給泥塗唅重繭樵涧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㭊依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蟄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俯仰觀宇宙块扎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南旺

嗟我南行舟月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脩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截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潾潾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嗟我亦何為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廟亦清幽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髑多髑髏使節沉白馬守臣記黃樓嘆我亦何為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豈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吕梁述水勢大畧

黄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為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擔檻半頹傾日月照蛟室風波倀蜑泯
侵薄連群山浩蕩烱霞明山廻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横此来頫覺異日在江湖行
吕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没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歲

吕梁洪

河流西楚日瀰瀰峽東千流忽自披粉署門擔高淤
土海王宫殿濕琉璃石沉浪漫蛟龍去水闊山迫日
月低来往塡胥陵谷變百年空復歎支離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小紫亦逞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采麥乃以水蕩瀦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椰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群賊肆狂猾少射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牙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為此强驅卒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為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容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為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豢亂非弘策

早渡楊子江

早到瓜州渡扶桑日始出天地開鴻洞風波静不激
金山獨靚麗暉暉映旭日緑樹間紅祠新粧畫歴歴
群峯擁水氣空明含崒嵂蒸然白雲浮翠柚有動色
春来浦子口紛紛方雨雪驅馳在北土于今已五月
我本江南人南還乃故業木偶與土偶人世何足述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塡關之土高屋藏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耻五歳小兒皆能關
號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床之愛忍弃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田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蹲
踞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聚野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計烏鴉群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片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宜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途中悼內

其一

憶昔事遠役何嘗憂別離不自愛斯須謂當百年期
寧知有今日抱恨此天涯白鷗雙雙飛使我心摧悲
魯山常崔巍魯水如昔時空憐今夜月不復照相思

其二

默默忽自歎獨語誰能聞思君在寥廓長看天上雲
行盡燕與齊空然涕淚零珊瑚間明月照耀碧羅裙
昨夜還鄉夢清姿猶見君

其三

丈夫各有為豈非兒女情死生代所有念子非世人
高山與流水今世誰能聽自我久行役何日無歸心
每念復黯然涕淚常滿膺有時靜閉目家鄉路分明
月色照羅幃小步尚盈盈見我遠還歸出門來相迎

甲寅十月紀事

其一

滄海洪波變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雞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湖上逢王五

王五遙來湖水東太平六典貯心胸得因避難親師
受絕勝侯黃繫獄中

繚繞燈火西涯韻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
易寶燈今日盛傳流夷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膚久
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乙卯春喜聞蠲賦有作

忽聞丹詔自天來萬戶歡聲動九垓掃徑今無催吏
了飲藜亦可笑顏開即占星動鯨魚死共觀風晴鶴

鶴叫從此　聖人無量壽漪波清淺近蓬萊

歸騎馬於發春坊敝寓同諸友宴集

上客天邊至尚情世外長渺逈平野綠花帶沁園香
溫樹無言對尖膠盡日嘗不知醉歸後還復夢長楊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江河氷斷樹枝催萬籟嗥呼鳥獸哀自笑衰安高臥
穩雲深一尺少人來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邑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進人多笑屠龍世又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丙辰自南宮下第還避倭往來無定居親交少
至獨有一二同志時來問學

江鄉卜築又城闉春去秋來似鴈臣總是寂寥楊子
宅如何更有問奇人

謝陳估惠桃樹

古木寒江共寂寥亦依簷日讀離騷豈年似自無租
稅只種西垣幾樹桃

讀佛書

天竺降靈即利品具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摺尚纏巳
非徒食馬麥空缽良可恥紛紛崩茶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疑深濃往往開紅花偷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洒與夷叔同

春寒

句芒不受職玄冥司春節雨雪自深冬開歲無時歇
草木失光輝厚地閟芽茁西池山茶花歲歲開臘月
至今怯寒威繁蘤藏綠葉昨日一花開鮮紅方映雪
哀哉枝頭鳥毛羽若摧折何曾見春陽空爾弄啁哳

梅花謬先春此時猶重發幽居臨園池靜坐觀群物
天運苟不至豈惟吾生拙

感興

昔日柴公子家富埒侯王一朝棄妻兒被髮入武當
青松以為食白露以為漿天空無疑碍往來得自將
近者入峨嵋雲山杳茫茫吾乃世間人慨慕徒徬徨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鄧尉山前古佛宮洲波萬頃貯群峰欲尋老子當年
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己亥庚子余在山中佛殿東決堂前有五株杏

此余讀書處也

山寺常關滿逕苔梅花歲歲待吾来于今廿載無消
息開說梅花也浪開

精廬高處下封雲俯見波濤無際垠五十三参應識
得始知人世有腥葷

内典有五十三参舊僧寮中作此像山中因以
呼其處諸友今舍於此

偶成四絶

一白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圝於今生事如秋
水唯有芙容花奼飡 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發極是稯稯六弢金版知何
用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

西窓聽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
在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遠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义為愛如來深決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 忤逆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水小慕節義潰錏誠所安隱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洗瀾兩髩尚如混廿年骨已寒

巧余書貞石廢錢兩不刋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火魚

水蓄非昔種火魚自漸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鱗
勺水停淵瀦方池迴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彫紅蓼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森毎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潎沫蹄涔寬吞舟堂坳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翺
飼蟲疵蟩竈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效
誰思閒鵝戾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為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黦物理是怪象天宇信奇鳥

何者為妖祥何者為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藐滄海晏清晏小夷悉剗剿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余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春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絶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垂髫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濺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鳥夷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𡈼得此尺素千嶠不齊𪘬海質感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欻忽週堂廡剸然此壁開戶牖雨

勢欲滿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蘋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書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肯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為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為知己坡
有予期之比坡詩云老可為能竹寫真

贈孫太倉

君侯粤中産羽林忠孝門曾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鑾舟驕朝暾
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有恩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代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东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賡以遠聞爰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負笈還從海上遊鳥鳴伐木自相求天涯草色年年
綠春水桃花事事幽清曉樓臺觀蜃氣晦冥風雨聽
龍愁明朝我亦西湖去莫惜音書到冉頭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賁帝理
大羹尚玄尊大輅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為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惜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𤼵攦齒指
捄塵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耳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千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氷宗西方有聖人清凈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蹤黃泉可以登大皇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悵淡川逆尚脩紆水駛凌方約雲疾日未舒
彌旦多芳草叙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颯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憐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庚申中秋子欽問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相
從作詩追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
子欽作

海天樓閣近瀛洲秋水憐君不共舟長夜波濤亂風
雨軒中清夢定來遊

自劉家河将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其一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為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其二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為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蛟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覩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郭把總營中

日看雲飛東海來天空孤壘戍門開夜中風雨尤堪
畏更羨将軍浪裏回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謁觀壁間文休承詩次韻

将軍此日建雙旄祅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
夜潮即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庚申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户劉楊李三
文學詹事子一葵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還賦
此

我欲泛東海乘此秋月明來到江流盡曠然向滄溟
何以驚鼓龍欻忽風雨鳴假息天妃廟還按戍将營

淹留遂經宿日望天氣清中夜覘微月披衣看潮生
公子敬愛客高會皆良朋坐有楊户侯臨海每彈琴
藉此聊遣興三神竟杳冥乘潮賦歸來悵望有餘情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中秋最恨月光慳今夜微雲影尚圓試問此時誰把
酒誰人臨海撫朱絃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吳門連白水偏此大侵年竭來江上居庭艸如綠錢
盜賊群並過夜眠得宴然所賴娱性靈亦復有遺編
年荒與餓死此事寔由天擾擾塵寰中驅馳謝時賢

非以甘窮俯應世畏多愆

又次陸韻

積雨漲時月蛙蟆上篴浮生涯隨野宿世事任江流此日旅蒲水何鄉杜若洲平生萬里志垂老困潜幽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隨我前大者恢詭作盤舞高者脩偉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刪巉巗爭來献庭戸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煩可歎初如大旗絶漠起睥視巍然又若九皇聖人鵷居鳥行衣垂

羽獨立空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柰若何逬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暴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轂乘快得順流溯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掛席鷹翅揆轉棹魚尾續長閘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為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月飛霆今來見秀麥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凿鄂有假號建州乃充斥柰何唐尭朝不用賈生策玄文故幽賾危蝸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汶上

夙昔遊齊魯經過此城下立馬勿躊躇愛其縣名古

孝哉閔子騫宣尼特稱數弟子三千人迺與曾氏伍不屑為費宰將言懷兹土信知非義食何異拘奴虜菽水諒可懽禁祿竟何補參亦勵高節平生未仕魯不洎三千鍾莊周無乃誣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為令期年化方覃性本愛瀟散候望若不堪飛霆漬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漸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夜宿胡陵悼周孺亨

抄歲事徂征獲與周子行周子蘊道妙志行抱絜貞
余生亦同縣故是夙所傾追逸徐泗間兩舟日相并
杯酒共談宴覺我形神清雖懃李郭望乃有王貢誠
一朝忽稱疾中途遂分舲予力不能挽千里棄悲情
昨者在京華猶慕發君亭如何到南皮倏爾承訃音
令吾神恍惚頓覺身世輕固知道將廢何望身外名
今日出魯境夜宿胡陵城經過昔別地能不涕淚零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黄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罷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為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海内相聞髫髻時相逢渾似故相知水曹開閤陪清
論星使行河悵遠離白馬當年沉璧處金牛依舊卧
神祠君侯有道高王幹鄰子波流昔從隄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玄元暘德路高穹帝錫豊年二麥同芬拂諸香來廣
陌瑞臨黄氣接離宫禮先寢廟方嘗薦道為蒸民首
部農江海微臣遭際晚翠華遥望五雲中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兼黄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為祈年多瑞雪鄭來甘雨應
玄術豈禳淺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壁

昔我文隱公攬擷天下士俯拾俛有取英髦皆引萃
云何意恍惚獨置所尤異臨沒有遺恨空餘千載淚
同時二三子零落俱憔悴當年席上珍還為道傍遺
古人重師門援薦以其彙公昔所進引豈無在列位
顧我忽若忘誰能復念記昔在雞籠山與君敦夙誼
道映富春水高情絶娟忌匆匆當計偕時歡然共即次
倏忽二紀餘歲月不我遲君今隨常調去為濠上吏
行矣復何言邑勉將所事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為余言石橋之奇以圖
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佚之言而

歸先生文集　詩　十一　兩金堂

為作歌

六王虎鬭趙吏驕壯哉武陵尤雄梟嘗從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大圍嵬嵬靈壽祀岩嵬一日沙丘變卮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逝至今誰言邯鄲獨有河漳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惜不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搆神師斲成班爾屈致龍若伸勢敵虹扶扳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進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滎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聖代在大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吾郡有桑生特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肆論議喧子的來公卿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為縣吏宦轍如郵傳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民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譏俯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台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中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咨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群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犬方狺狺惜哉簡衷亡家篋少所蘊徒為當一觴盈觴未有分四賢宦遊地悼逝多前聞為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宜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絶句一首

褰帷初識蔟黄面傾蓋嘉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上巳日晚泊糸閘次俞宜黄韻

三月長安春事繁桃花千葉李花單掖垣裊裊多揚柳宮砌葉葉似蕙蘭㡧子屬車臨霸水佳人貼鬢印晴灘微臣獨向長沙路坐對孤燈夜飫闌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黄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為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北橋屐今即下邳街淮酒市醲酥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盈廣陌離褷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巷拙遺時廢荏苒謝年華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覽有青雲望柰何白髮鬆絶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廄混龍蛇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畬畬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朞以餘日月方將攬雲霞自是性所適良非為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出港難

出港難入港難南北二閘千橋攢港水一線絶欲乾中流豁然天地寬飛鳧點點水漫漫田看萬里如銀盤日月之所出沒何限藐悲夫世人所爭惟一斷古今無異觸與蠻君不見堯幽囚舜野死何如潁陽之安安又不見丹浦之役開兵端何如具茨大隗空峒之窮山

舟泊華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一首

二年苦為吏期以古道行恬愉鎮澆俗拊循勞疲氓天地興道寶山川有神靈時雨稻苗發甘泉桂子生虎狼河已渡雞犬夜不鳴子蘭既入朝進明洒專城一朝起混濁百里無清明果然江夏守欲殺彌正平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東夷鄉化歲年深太史新將詔命臨旌旆近看遍鴨綠文章先已到雞林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作

雲代持胡兵千里羽書亟飛騰畏明收術山轉危躋
巴谷數行迴在所皆行至猶犯雖匪茹中國亦有臨
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衷頗不異
浪落高崖排懸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
對花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追追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袂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有作

曠志困拘因茲遊得邂逅君子樂愷悌清談勝金奏
古刹餘殘衲新臺敞華構山高厲寒威栢老欝蒼秀
圓沼象碎疏靈泉向奔溜雖無尚花賞嶺雪良可酎

苦寒

十月飛雪滿飛臺經旬凍雪猶皚皚客子無衣愁卒
歲日中市薪暮不回為乞寺人枯楊樹便燒榾柮勝
玫瑰織女苦寒但叉手園葵歲晚未可栽江南日暖
食有魚好彈長鋏歸去來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讌賦詩為謝

白首尚隨牒牧馬古邢城風塵望冠蓋蹌蹌皆友生
使君擁旄節歲晚來觀兵獨念馮唐老尤憐許靖名
麼遼今後見跳躍肯將迎幕府魚書息營門鶴列屏
香開裘帶緩雪照酒樽清妙論窮墳典高懷愜性情
何加鴈門守問鴈郎呼卿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荊湖

追惟未得塹徘徊此去荊湖幾日回明月自通巫峽
好清樽還向洞庭開秋風木葉旌旗靜春雨桃花谿
洞來真許使君能漫浪太平何事畫雲臺

邢州承陳太理寄詩未及答將至京先寄謝

戚戚念遠別夢寐迷所之故人在金闕畜為江漢思
風雲方黯慘豺虎正當岐遊子悲日暮水波不可期
今日渡滹沱良覿喜不違飛雪白皚皚千里無塵緇
吾與故人心潔白亦如茲殷勤挂尺素愛甚增噓唏
願今勿言此吾道盍其宜直須沽美酒為君傾一卮
但恐相見後悲復別離時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守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欝欝斜松枝低壓迷廣殿當年帝舅剃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守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叙述三首

壯歲成蹇落末路籍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談詩慕匡鼎妙玄擬揚雄
通達如賈誼後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擴劈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鄆東
邑勉為祿養折腰媿微躬

鄆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敎化除姺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廷分遣毋口吁庭中無一人
況究出殊死無盍盡群生時有纖因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為一清
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憯甚鏌鋣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為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僦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台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丘

送陳王叔淮安太守之任

淮右今大府輜湊綰二京黃河天上來遠與清泗并
悠悠向滄海蚤潮紅日生使君卿農出湖水如洞庭
五月稻花秀百里菰蒲青醇酒常延客新詩近逼人

文章能辦治愷悌獨宜民狗跡成流俗雕觚損道真
異時東海郡汲尹尚傳名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行盡黔巫山萬重春風匹馬到南中遍看紅槿花千
里為約黃龍酒一鍾

送同年溫都諫荊湖行省

封章屢奏斥回邪諫闥遥瞻五彩霞莫謂 聖朝輕
外補江湘猶對紫薇華

香山九老圖

昂藏九老人欻然見茲圖猶如少年子求友相追呼

紅顏不可駐白髮聊自娛婆娑林木下放浪詩酒餘
情歡惬日永性適忘歲徂翩翩青鳥來若若紫綬紆
吾愛白居士高懷絕世無有此一老奇八老爭相扶
會昌已千載勝事傳東都非因商山芝汾水似藐姑

檟溪跳澗

滹沱角啓中興功俏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illegible]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沉七陵煙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壞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群髦會萃皆才良大夫逢時能自見智詐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唵遐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悵薛生先蚤亡

雲龍風虎歌

龍未翔兮虎未揚鯢鰌制兮孽狐祥一朝雲蒸兮蔚起
萬竅號而百獸為之鼓戰君不見莘野之夫王覇起
遂安海內佐明主傅巖野叟為胥靡帝賚良弼復興
殷道作霖雨

唐堯出遊康衢圖

帝運開中天欽明昔在御有臣重華協多士庚明勵
若時暘昧分咨水平成致拊石百獸舞垂衣萬方治
名天浩難言就日瞻初曙黃收纁襮清彤駕順神馭
觀覽凝聖情宣遊遂民豫熙熙游混沌含哺罔識慮
偶爾康衢間遽得黃童譽不如訪大隗聖賢皆迷處

觀漁

昔在任公子形骸自天放蹲身會稽頂投竿東海上
期年不得魚旦旦失所望俄然大魚至驚揚特異狀
承餌五十犗海水為震蕩爀赫驚百里拔離侈千盎
顧笑秦皇帝強弩射高浪是道始落落終焉得所償
以語經世人斯言真非妄陋彼但川觀跼蹐竟何向

題秦皇跳虹霓澗圖擬作鐃歌鼓吹曲一篇

皇神武晉陽起天厭隋頑英主尺劍挺群雄靡負贊
猛呈角比迫之陡臨危圯萬靈[illegible]神龍桃飄然逝風

冥漠誰能困王不死成娛命濟生尚神之福報鄰時
事宜有軼帝紀傳帳惝屬畫史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穆携木肯菰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文孰
辨偽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妄媸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圜題隨丹青嗚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麒趾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終

明故太僕寺寺丞熙甫歸先生墓志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内其仲子
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
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
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
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
旣深悲其意乃為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
黎之後封于歸墟是為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
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
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徽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

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
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
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
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
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元至順
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
夜郎卭筰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
之外隍又二世為永第郎璲璲生城武令鳳鳳生紳
紳生正肯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
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

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才閎高識見熙甫所為制義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大學多他省人更寘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是時天下士相率為浮游泛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古發為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

是時讀書談道于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異于人者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皆以為非常人既見熙甫姓名相賀時新鄭高公主試喜曰茶陵公數十年不能得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盗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

解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盗發而為所株連者為洗滌後百人有重囚毋死営救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因不忍負先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縣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捕之賊蠭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挾間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囓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捉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輙斬以聞熙甫令嚴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為方岳必

且谿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隆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猾腹内欲一一買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獨升斗而已是不如不赦之無擾也一切非問又有勾軍之令每閲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户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非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户而貧户顧充里甲會有議里遞充粮長者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户所分子户為里甲因以充粮長小民安

居自如而蒙宗多怨會有蜚語閒將中以考功法公
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待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
諸公不為上熙甫至順德為土室蓬户讀書其中不
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大僕寺脩熙甫纂修寺志以熙
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
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
僕寺丞而綏陽李公從脩先生掌
制勅修
世廟實録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為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

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閽
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
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于書無所不通
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文溫潤
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
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謠泆之自不能已已
至于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
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
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
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

難及者余益為之嘆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辛亥
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
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丈夫子六人詳具于狀銘
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
或秋以萉時則為之匪前是詩先生之文六經為質
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邈匪庸
悉有有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賜進士及第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經筵纂修　國史　王

牒總裁　予告　存問太原王錫爵撰

先君述

先君諱某字熙父一字開父世為吳郡人歸氏之先與楚同姓重黎之後周於胡是為胡子以氏為姓為歸氏當春秋時齊歸為齊昭公母夫人秦漢魏晉迄隋無聞焉至于唐宣公崇敬以文學科名顯于世子登登子融三世皆有封爵自天寶歷同光百八十年為卿相侍從至今吳人稱為著姓焉宋咸淳開罕仁為湖州判官而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遂勝國時暘為國子祭酒廉訪之後始居崑山太倉之項脊涇洪武初叔度避難走于夜郎節筰之閒賴有神人持護之得不死於是渡江以南復居崑山之城外隍作道訓歷敘祖宗之所以艱難辛苦之意以垂示子孫度生仁仁生璿璿為承事郎承事郎生高祖鳳鳳舉成化甲午進士以射策乙科為城武令不樂仕進即告歸家武城公生曾祖紳紳縣學生好神仙之學延攬天下方士有所遇得道引之術遂以壽終生祖正誼遊縣學屢試不第閉門謝事與里中結社日飲酒而會性坦率未嘗與人有所分爭社中人莫不敬愛之會　今天子新即位得推恩　勑贈文林郎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祖妣周氏贈孺人河南參政大楷之從姑也正德元年歲在丙寅祖妣始妊數有祥瑞華落更開群鳥並來朝一日庭有虹起自地聯嘔五色屬天于是遂舉先君焉先君生而穎異少岐嶷年九歲從屬文喪祖妣哀毀如禮性醇謹篤學手不釋卷每讀聖人之書必有所悟年十四試于有司輒取高第時先輩名流一見先君遂歎賞以為不可及是後出試必居第一御史輒以文檄示四方當是之時名已震三吳間矣是時天下學者專事剽竊之習締章繪句爭以相高而不知六經聖人之旨言蹈而行背之先君於是悼道之鬱滯刪述尚書辯禮經悟春秋之微撰詩人之意皆有卓然之見多所論著自宋以來世之儒者往往以文章道德為二嘗以為六經聖人之文章而子貢之徒與仲尼門人之高第以文章與性天道同言而夫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孟子荀卿著書百餘萬言而五帝三王之道至今彰明較著此其已然之明驗也於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徧覽諸子百家之言而折衷之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稗官醫卜之書無所不博而尤好太史公之書每倡其說于學者於是海內慕學之士靡然

嚮風矣初先君娶先妣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
常少卿諡恭簡公校之從子也恭簡公為當世名儒
學者號為莊渠先生先生創道於星溪之上先君每
過其巖必劇談竟日議論莫能難嘉靖　年始貢
於是渡江涉淮泗沂汶之間歷河洛濟漯沱觀大禹
之跡考禹貢而辯諸儒之說過鄒魯覽孔子之遺風
還業成均明年試南都不第又明年張文毅公以翰
林出主試事見先君文以為非今世之作者遂欲置
之第一以國子生疑他省遞置第二公尋自悔然復
自喜以　天子得人為慶云是時名動天下雖嶺海

窮徼皆知讀先君文又明年試南宮不第還先是先
妣蚤卒繼娶我妣王氏王氏宋魏公之後世居吳淞
江濱時其家適官物無所於出欲以其居鬻人先君
即假貸贖以全濟之於是日讀書其中雖家無擔石
之儲意豁如也先妣親操井臼務耕織奉事舅姑又
以供四方之學者先君得相與修明六經表章仲尼
之道每譚說當世之務至于　國家興革廢置之間
未嘗不撫髀歎息也每大吏至必力陳當時之弊時
有施行民輒受其利自吳淞江湮塞而三吳水旱不
均飢荒荐仍田里虛耗盜賊生發黎民愁歎先君以

為當今　國家賦歛仰給東南而三吳為東南重地
恐一旦有變則為　朝廷心腹之疾不可以不為之
所於是作水利書是時海內傾慕者於海虞則有嚴
太保訥　瞿侍郎景淳　於松江則有林侍郎樹聲　於宜
興則有萬侍郎士和　於金壇則有曹太史大章　於江
陵則有李少師春芳　於新鄭則有高少師拱　於蜀則
有趙太保貞吉　王中丞廷　於宗室則有西亭中尉　每
計偕同事者問知姓名所至皆竦然環立言吾等少
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
張文毅公再為考官每與諸翰林相戒欲得之見先

君落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　國得士三百人不
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先君謁公於邸第謂先君曰
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
者也公輒留就乙科欲有所他處先君辭不肯就給
文毅公之世不得第是後翰林諸公以為江南未了
之事每試必加意焉自嘉靖辛丑至乙丑凡九試于
禮部雖數非意氣自若未嘗沮喪門生故舊往往起
家至大官而先君獨淪落于荒江寂寞之濱泊如也
嘉靖四十四年始得舉進士中朝士大夫莫不以得
人為慶自是田野愚夫小童皆有慕學之志而海內

枯藁沉溺之徒抵掌而歎息矣 廷試故事皆從翰
林所薦時浙江余太史及翰林諸學士皆以第一人
見待卷當進呈當事者令校尉故亂其卷遂落三甲
榜出天下莫不失望試吏大司空數建言當世之務
居京師數月士大夫講藉問學者填里門是時 今
上在藩邸有中官素唆幸中官故士人知所慕向遣
其從子来受業每邀先君私謁于 上先君固謝之
私謂其從子曰 王不久當為帝我令歸先生見之
請為異日地何不可而歸先生服固若此耶每使小
黄門来輒拜跳先君必坐受未嘗為禮及 今上即

位益隆貴先君絶不與通例當外補或勸告就博士
先君不肯曰豈以我為諸生不能為吏耶仲尼之教
皆以文然如子路冉有其志皆欲得國而治之而子
弓游夏之徒多以治邑有稱若謂儒者不能為吏則
天下之官其誰任之邪遂補浙江湖州府之長興明
年之任於是崇學校修昔賢之祀存名臣之後以友
其賢士大夫為吏治以孔子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為
訓而飾以經術理究滯出殊死者三十餘人縱誣盜
六十餘人一意撫循不忍施鞭笞而抑損豪強擊斷
無所畏避 廷無留獄擒治盜賊湖山中為之肅清縱

死囚復来歸禱雨事神多所靈異不肯抗敝以阿上
官事得其理雖御史亦抗言折之會覲京師署官緣
為姦利後事發繫獄疑先君害之遂與豪右搆謗百
端誣惑大吏然終莫得而害也其明年遷邢州司馬
天下莫不惜之上疏乞致仕中朝士大夫寢不肯上
不得已明年之官時新鄭高公移書慰勞曰君宰邑
豈弟忠實以百姓之心為心蓋漢代之良也然稍得
敘遷深以為恨夫道之將廢也命會之不遇者天即
孔孟且安之若夫讀書窮理攄其哀聽以成一家之
言此則人所不能禁也其官雖專董一郡之馬然事

多在縣不過受成而已少有紛更民輒受其害先君
唯靜以鎮之日讀書衙舍中諸郡縣每歲入馬于冏
寺馬一有選下必破數家之產先君移文問寺悉得
准格全濟者甚衆邢州在京畿三輔之間為四方之
孔道得以友教天下士大夫而士大夫之過者莫不
見訪然未嘗不歎息以為屈也往歲 天子稽古禮
文建郊丘藉田大射蒐狩之典 車駕臨幸太學命
儒臣侍講舉釋奠釋菜之禮慨然[illegible] 先帝元老舊
臣於是新鄭高公以 東宮師傅少保致政家居徵
為首相而成都趙公於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內閣二

公相與輔政欲圖中興之治方為　天子求賢而以
先君為南京太僕寺寺丞尋留侍　文淵閣掌制勑
無何即預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嗚呼向肖為郎著
不可謂之遇而得為　天子左右侍從之臣為中朝
之所倚重方欲與元老大臣建言天下之務追復[illegible]
祖宗之法考求帝王之禮俾　國家于唐虞三代之
治庶幾生平之所論說得見之於行事而遂不幸以
歿嗚呼痛哉先君為人寛仁大度周人之急奮不顧
身以斯道自居優游俟命不肯矯拂然忼慨守節激
昂萬乘之主揮千金而不顧也當世少年精銳之士

重自負荷議論風發方將揚眉瞬目及先君一至則
不覺歛衽而退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屏居江上四
方來仕宦者欲見之而不可得其高尚如此嘗以為
自歐陽永叔蘇子瞻以後文章絕響仲尼之道於茲
不明每為之感慨歎息焉嗚呼先君於積世弛弊之
餘崛起于科舉末學之間倡其說于天下使五百餘
年不絕如綫之統絕而復續嗟乎繼二公而起者先
君豈真其人哉而卒偃蹇不遇蓋不特斯文之不幸
抑亦世道之不幸也嗚呼豈不痛哉及晚節末路稍
得自伸况上有　明天子下有賢宰相臣工百僚忠

誠弼亮而不相得丨與克臻弘業嗚呼豈不痛哉先
君生于正德丙寅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卒于隆慶
辛未初月十有三日享年六十有六妣周氏繼母薛
氏娶魏氏生男子子一人曰翻孫天女子子一人適
吳原長卿進士中英之子繼娶王氏生男子子三人
即不肖子祜子寧隆孫子祐娶劉氏太學生在之女
前年卒子寧娶盧氏[illegible]部員外樞之女今年卒隆孫
天女子子一人適張棟廣東僉事寬之曾孫再娶貴
氏生男子子三人子駿子慕子瀟子駿娶顧氏子慕
聘周氏太學生廷望之女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孫刑

部尚書謚康僖公倫之曾孫子瀟聘傅氏禮部儒士
贇之女女子子一人遺腹未字孫男女人珝未聘[illegible]
聘張氏山東副使意之孫女[illegible]未聘孫女三人長適
王在[illegible]進士炳衡之子翰林院編修同祖之曾孫次
適管復泰禮部儒士承時之子山東[illegible]布政琪之曾
孫次未字嗚呼子祜等不肖淪落無似又不孝不能
繼先人之緒業以闡揚令德於是泣血黽勉稍得敘
述先君生平之志及其行事之實以乞于當代之名
公書之金石以垂不朽焉
隆慶壬申仲夏端午不肖孤子子祜謹泣血稽顙述

先君序畧

歸氏之先出自黃帝高陽之後曰重黎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參胡董姓封於韓原為胡子國以歸為氏當周定王時失國其後分散或以國為姓或以氏為姓以國為姓者居汝頴之間以氏為姓者世家吳郡秦漢以來子孫微弱歷魏晉迄隋莫得而聞至唐天寶間曰崇敬崇敬子登登子融皆以甲科累官尚書僕射崇敬封餘姚郡公登封長洲縣男融封晉陵郡公蓋不獨以科名貴顯然世修容典為天子議禮樂與辟雍明堂之制也融五子皆舉進

士為達官少子仁澤以第一人至六世尚書觀察使子諤亦舉進士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諤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至禮部侍郎自是以後歸氏之顯者殆二百年宋咸淳間有罕仁為湖州判官其孫德甫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有曰暘者歷官刑部尚書國子祭酒至　高皇帝時曰叔度叔度避難自竄於邛楚之間常關歷危險卒得神明之佑是時歸氏之後不絕如綫然卒還吳子孫繁衍有子七人嘗曰我居於外數十年濱於死者數矣然常有奇遇得不死我後世必有興者吾子孫其識之度長子曰仁仁生璿璿

生鳳鳳為城武令鳳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尼為先君嵩自禮部侍郎以後十四世為湖州判官湖州判官以後凡世為武考云先君生時有虹貫庭中祥光燭天因以為名及弱冠以學行推於鄉里時有莊渠魏先生講道於虎溪之上一時學者雲集而先君自有所見獨慨然於其間雖先生無以難也及里中有吳秀甫先生好古倜儻不拘流俗如沈玄朗張子賓之輩皆一時之儁無不向慕先君以為不可及其後秀甫門人以科名多至大官者是時先君名聲藉甚四方學者多歸之嘉靖中舉於鄉累試南宮不第然學

益力名益重蓋恬如也時屏居吳淞江上講學受徒手不擇卷至忘寢食海內知名之士一時傾慕然足跡未嘗及公府而凡大吏循行吳中者無不欲一見之而不能得也先是張文隱公知貢舉須以置先君第二為恨其後累主試南宮至試事畢輒不懌者經旬曰我為　朝廷取士不以得三百人為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其見知慕如此先君嘗憫時習之弊源本既失而支流益壞以為六經為聖人之文章至宋以來有道學之名於是文章道德離而為二及　國家以明經取士而明經反病於科舉常欲一起而大振

之然世莫得而知也先君於六經頗有著述於諸子
百家之言無不深究尤好司馬子長之書嘗云班孟
堅所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學者多醇駁其間予獨
不然細觀其序孔子世家非知道者不能至於禮李陵
之禍多憤激不平之言然其要歸反之大道而已嘗
病宋史之繁亂紕繆訪求遺書以編緝之嘉靖乙丑
先君始舉進士補長興令蚤夜苦心求治於是興學
校理冤獄時習更化而全活甚衆及至發姦擿伏縱
囚復歸禱雨輒應奇政甚多不可枚舉然務在懷保
小民抑損豪強以故不能媕阿苟合多所觸忤嘆曰

附　十一　南金堂

今世以文學飾治為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為不奉
國典蓋孔氏之書致之無用矣居二年稍遷邢州倅
治馬政縣邑不擾時常考課諸生室中蕭然獨有圖
書數千卷日吟詠其間殆不類居官者中朝士大夫
往往惜之隆慶四年入賀聞寺因撤留京師修馬
政志蓋胥馬官素隸太僕故也尋遷太僕寺寺丞兼
掌　制勅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明年秋寢疾欲乞
歸以實錄未就勉留竟卒於京師時隆慶五年初月
十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在邢時嘗言馬政之弊蓋
國家捍禦北虜而馬政不修一旦有急何以徵發宜

修茶馬之市與古人養馬之法及宜募民間丁壯勝
兵者各自養馬免其徭役庶幾存古寓兵之意作馬
政議以略見之又言漕渠之事動費鉅萬皆東南民
力是以國用常匱而民生日蹙欲有所建明然為國
家大興革大廢置非當事者不可欲作賦以表見之
而不果先是先君嘗作三吳水利書欲通吳淞江
言募饑民以疏鑿則饑者得濟而居民不擾往時南
海海公巡撫江南得是書因行其法所全活者數十
萬人於是吳淞江遂通而民間不知興役之費今雖
蕪穢之地無不盡墾而吳民于于然有樂生之心矣

附　十二　南金堂

蓋海公僅用一二而明效若此使國家盡行是書則
其功豈不偉哉先君平日論事大率類此非空言也
嗚呼先君不獨以文章名重天下而淵雅高尚以遺
自居操行孤子卓然不苟雖文隱公極加敬慕而未
嘗私謁也平日詢詢如處子至於議論天下事每慷
慨激昂令人飄飄然有臨翰海封狼居胥之意年甫
冠時隱然已係海內之望而識者謂為朝廷大器當
與　聖明天子興樂校禮振起流俗以章中興之盛
此殆非一世之人也不意連蹇不遇至於老而獲第
及得第竟外補至後居館中以為得稍展素志矣然

竟奄忽以逝嗚呼天道是非殆不可知也夫人之生於世富貴榮名蓋不足多獨悲夫天之嗇其才當其事而無以施之耳夫既厚之而終於扼窮之豈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抑亦有曆不可知者存耶殆不可以人事推也先君臨終書以示子祜子寧曰假我數年卒成大業庶不負先師今竟不可得命也然乘化而往亦復何恨嗚呼豈不痛哉今先君已矣而先君之志在天地間者可得而泯哉先君赴邢時子寧侍從及至京師以事不獲已遣歸及先君搆疾時子祜子寧居家音問隔絕至捐館後僅得一紙惶惑痛絕匍

匐北上沿流飲泣冒越艱阻欲死者數然所以不敢死者欲一明先君之志也子寧等不才無以顯先君又不得侍湯藥親殯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悠悠長恨永世無極豈不痛哉先君留京時館閣諸老與一時名公卿無不知愛每赴閣常從容論天下事復有所著作先是新鄭高公主乙丑試事余太史得先君之文進之高公公喜曰張文隱公數十年不能得者吾一旦得之矣世傳以為美談云吾鄉瞿太史少與先君友善素相知石麓李公為太史門生太史每為公言多推讓之語當張文隱公之歿嘗與內江趙公

言吾平生以不得歸君為恨他日君自當得之世稱文隱公為知人而又以嘆二公之不忘其師也當是時諸公皆見推獎而此一二公尤加接引識者以為一時之盛與斯道之將行也先君卒無不痛惜時趙公先以辭官去諸老及諸相厚者皆使人視後事而歙郡許太史時時視先君疾日夜望先君之起及卒親視殯斂悉其家事誠為古人之交殆不可以世俗論也子寧等眇么無似於諸公無以効犬馬之報然沒身感佩非言所盡今以先君之志素常聞教妄自以為能知以故累具一二藉諸明公採擇有以垂之不朽則泉壤之輝與後人之賜豈可量哉

[illegible]日男子寧泣血稽顙謹撰

愍道賦并序

先君少負大志雖天下大學知名者無不向慕而
於世落落不遇終無以自見至今　天子新即位
之明年修郊禘行蒐狩耤田之禮而元老大臣及
直言極諫之流幽滯者無不一時進用盖海內志
意之士靡然向風矣是時先君以邪倖入　賀遂
留部中預修　先帝實錄　天子方與二三大臣
勵精求治而先君亦與近侍之列庶幾有裨於一
時而竟得疾以卒隆慶壬申時先君卒已一年矣
予寧遭罹多艱僅存視息至是稍得校閱先君之
文盖深嘆道之終不能行也作愍道賦云

粵皇穹之浩浩兮溯莫莆乎隅隈嗟下民之蚩蚩兮
隨蕩忽而不知其適歸彼信修之鮮絜兮將與芳蕙
而芬馨以蔡籬之洪迅兮遂無暗其繽紛固方軌之
孔辟兮亦何覩乎險峻之嶙峋感滄濟之衝波兮夫
孰知於㟞盡而驥騁斯蜉蝣之睫蠹兮以何適而遲
乎駝氷彼甌越之沫沈兮孰善泳而乘乎軾輪羨皇
之盤礴兮將匪植以自伸恂巨靈之麗宇兮必參
化而並神茲若是而或不然兮亦誰能覽乎幽冥吾
將騁雲龍之旖旋兮遑望舒之氷輪扣玄途之琁霤

兮以長揖而欵乎帝閽何允恭之唐君兮唯黃收而
纊中迺下民其適濟兮寔憂勞乎九重彼在猝之黎
恭兮遂竄殛而化乎黃熊斯壽命之或不延兮亦何
冀乎厥功兹則天道之適恒兮胡迄今之無同睹梟
鵂之鴟張以翺翔兮顧鳳鸞之粗蕭乎筱籠嗟狡狐
之跳踉於巖嵌兮而麒麟以嫚娗乎庖充故三閭懷
瑾而彷徨於澤畔以行吟椒蘭嗖佞而靈修卒不能
免於入秦是以宣尼睿聖而反滑稽乎晏嬰趙孟賢
哲而恣剸劇乎竇鳴斯則骯髒首陽鼓奮東陵偃息
萬萊結駟連城抑鳥知其得失哉降是後也大道湮
而經典之不明也聖化遠而文章之多屯也吁卜筮
之靡協兮而何類乎萬物之情音聲之不解兮而莅
不知乎比興閔帝王之墳典兮猶未睹乎古今刻腐
楮之纖言兮而何致乎太平彼禮樂之在人兮迺大
化之咸臻斯王道之適存兮以何謂而止乎獲麟嗟
篡莽之濫僞兮文姦言而飾之六經胡李唐之租庸
兮遂彷彿乎王制之可行悲斯文之既詘兮哀吾生
之邅迍伊孰明而振策兮亦遑冀其大正昔桑兆之
攝提兮寔先禰之降生茲山岳之毓秀兮而川澤之
流靈秉墳典之奧誼兮咀文章之華英曠千古之遼

邈兮直上邇乎孔門因帝王之良規兮何慢歷之坎壈斯神龍之未御也蟥螘為之制而無異乎鳥翅之儀牲將菹醢於庖廚兮而不能望乎蟠蜒而況蹦跨顯蒼跨騰風雲倏忽鬱律沛澤蒼生也哉吁嗟傷蛾眉之娟娟兮與戚施而同其容蘐卷菌桂與薜芷兮委蔓葛而悴乎江濆暘煇畫翳明珠陸沈抱璞懷璧而泣涕乎山岑斯固曷足言耶夫珠璣琲瑂玫瑰琳琨珹玏隨侯夜光炫燿炳爛之屬不備無以充帑藏之紛殷鵷鸛鵁鶄鴛鷥孔鸞鵰鷲之鳥貔豹騶蜒貂豻狖豗猨犺之獸不多無以恣死囿之泓灤派菡葭女琭鬈纖腰衿芰茄被夫容競容淖約飄累蛾眉逍遙紛紜悱優侏儒展齒牙樹胲頰擢項顒吐唇吻嗟喋便娟呪呰喔咿懦讘从森亦足樂矣至於空言繆辭累世當年莫得其因而何暇施之用哉是以沈淪掩遏越趄蹇滯終於莫容斯亦已矣夫既垂翮回蹊兮猶能奮翼嵴滉焦明騰躍乎渤澥兮忽鵬搏而負乎蒼冥將驂駕騂騮兮以逞高足乎崑崙沛霖雨之施於無涯兮倚恃以賴乎生民豈特闡揚先烈攄文揮翰而發乎帝德之幽明也哉胡昊天之不愁兮將淤木之既壞而泰山之頹傾實斯文之不幸兮乃安放乎後昆謂天命之慘毒兮而尼父猶嘆乎無戌嗚呼山岳峻兮江海深開天門兮決地垠啓丘索兮播典墳親我考兮游其神裨斯志兮垂千春亂曰桃李芳兮路渺茫兮瞻望父兮靡所方兮巉巖隔兮我心創兮怨兮悲兮永無忘兮

祭文

維

萬曆四年歲在丙子二月十有六日旅人太末翁良瑜謹以鵝酒香楮之儀告奠于

故太僕丞震川先生歸公之墓曰於乎惟公江海精英文章宗匠一世之師群倫之望瑜也賈人敢曰知公竊仰聲華亦諫于秉公今則殁遺稿在笥僭為鐫行龔開來裔惟公有神馮夢謂我、、文子鐫子慎乃可余竊悅然不覺駭汗至人不亡於斯可勘今工告完布行有日敢訴公靈寔懷祇栗繫公之文元氣並流豈丗區、足寄千秋獨惟寸忱耿不能捨願托斯編永配班馬於乎鑒丮尚饗

萬曆癸酉男子祜子寧編次

丙子浙人翁良瑜梓行

附錄終

震川文集初本三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子子祜子寧所輯前有萬歷三年周詩序所謂崑山本者是也其中漏略尚多故其曾孫莊又裒輯爲四十卷而有光之文始全相傳子寧改竄災書有光見夢於賈人童姓其事雖不足信而字句之訛舛誠有如莊所指摘者末載行述一篇子祜所作又序畧一篇子寧所作也